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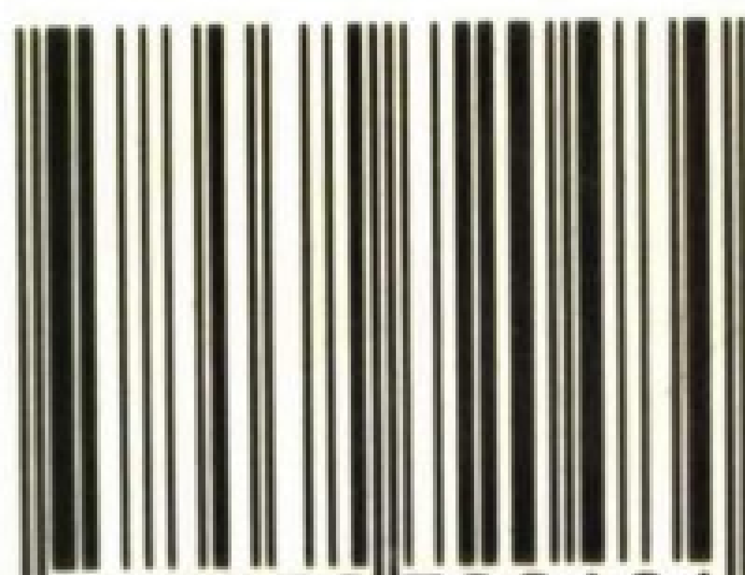
下卷

〔波兰〕莱蒙特著

吴 岩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327-2048-9
9 787532 720484 >

农民

下卷

〔波兰〕莱蒙特著
吴 岩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 本 序

波兰杰出的小说家符拉迪斯拉夫·莱蒙特，在一八六八年五月六日生于罗兹城附近的大柯别拉村。父亲是个乡村教堂的风琴师。母亲和她的五个兄弟曾积极参加一八六三年起义，反抗沙俄的统治。他自己也因坚持讲波兰话、不肯讲俄语而多次被官办的学校开除。他从小就出外谋生，学过裁缝，做过小贩，在跑码头的戏班子里作过演员，在铁路上当过小职员和小车站的站长，甚至还在钦斯特霍瓦一个保罗传道会的修道院里充任过修道士。青少年时期的艰苦的流浪生涯，使莱蒙特对沙俄统治下的波兰社会，对城乡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和苦难，获得了广泛而又深切的了解、体验和感受，为他后来的创作积累了素材，奠定了基础。

莱蒙特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写些诗和短篇小说。他在一个小车站当站长时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女喜剧演员》。翌年，即一八九七年，又发表了它的续篇《酵母》。这两部小说都是以流浪艺人为题材的，写的是有才华有抱负的艺术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找不到出路，崇高的理想遭到痛苦的幻灭；女主人公终于在家庭生活中找到“安慰”，把艺术的理想置之脑后了。一八九九年，长篇小说《福地》问世。这部书如实反映了莱蒙特在工业城市罗兹亲眼目睹的惨状：工人遭到残酷的剥削，陷于贫困和饥饿的深渊；作品同时也揭露了资本家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

明争暗斗以及庸俗、腐化、堕落的生活。小说体现出莱蒙特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敏锐的洞察力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才能。

早在九十年代初期,莱蒙特已经就波兰农民的生活、苦难和习俗,写了一些短篇小说,例如《死》、《汤美克·巴朗》、《母狗》等;这些题材都是他从孩提时代起就朝夕相处、十分熟悉的事物,写来颇有特色。这些也都还是试笔,是包括《秋》、《冬》、《春》、《夏》四卷的长篇巨著《农民》的前奏。莱蒙特反复酝酿推敲,在《农民》这部长篇小说上作了长期的辛勤劳动,(作为书,出版的年代是:第一、二卷,一九〇四年;第三卷,一九〇六年;第四卷,一九〇九年。)① 他以绚烂多彩的笔墨,亲切关注的热情,从容而细致地描绘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沙俄统治下的波兰农村、波兰农民的悲惨生活与艰苦斗争。这部宏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为莱蒙特赢得了全世界的读者。一九二四年,"由于他的伟大的民族史诗式的作品《农民》",莱蒙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

莱蒙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了历史小说《一七九四年》,这个三部曲写的是波兰独立的最后一年,大量细节模糊了历史的轮廓,没有取得突出的成就。此外他还写过《风暴》、《黎明之前》、《幻想家》、《在普鲁士的学校里》、《吸血鬼》等小说。作家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作品也较前逊色。

莱蒙特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去世。综观他一生的作品,标志着他的创作的最高峰的,无疑是波兰农村生活的伟大史诗《农民》。

《农民》首先是土地的史诗。是在那个历史时期、那种社会

① 在杂志上分章发表于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八年。

制度的波兰农村里，土地如何主宰着人们的生活，引起一系列纠纷、矛盾和斗争的史诗。

波兰在十世纪后半叶形成封建国家。一七七二年、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五年，先后三次被普鲁士、奥地利和沙俄瓜分。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波兰王国里，争取独立的秘密组织纷纷建立，而在广大的农村里，反封建的农民运动也在扩大，卷进去的农民近二十万户，很可能转变为反对沙皇制度的全民斗争。一八六二年底，许多密谋活动家被捕。沙皇政府决定在波兰王国进行强制性征兵，以便把可疑分子征召入伍，破坏独立运动的群众基础。密谋活动家获悉后，宣布成立临时民族政府，号召人民同沙皇制度进行斗争，并且颁布了解放农奴的宣言和法令。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六千名起义者向许多俄军驻防地发动了三十三次进攻。起义部队的指挥官，有的在农村里公布了解放农奴的法令，当地的农民便开始参加起义队伍；但许多贵族指挥官却对这个法令秘而不宣，甚至镇压农民运动。一八六三年秋，罗穆阿瓦德·特劳古特担任起义的总指挥，发出了给农民以土地所有权的命令，如果地主违抗命令，规定判处死刑。因此，农民纷纷支持起义，积极参加起义部队。可是，正确的政策来得太迟了，得到增援的二十万沙皇军队，破坏了整个国家，压倒了起义部队。一八六四年三月，沙皇政府又颁布了在波兰王国解放农奴的敕令，以争夺农民，削弱起义者的影响。其实，沙皇给予农民的，不过是起义政府早已宣布、并由农民自己实现了的东西而已。但这一假仁假义的敕令，使政局复杂化了，使进攻也化为乌有。起义的领袖纷纷被捕、牺牲，迫害浪潮席卷全国，波兰人民争取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俄国政府在彼得堡成立了“波兰王国事务委员会”，其

宗旨就是要取消一切与波兰有关的东西。波兰王国的下级政权和机构均被取消。在城乡一切官府中一律开始使用俄语。在官办的学校里一律采用俄语课本，进行奴化教育，并以谎言和辱骂代替了波兰的历史。

沙皇在波兰废除农奴制，倒是达到了它瓦解起义的目的，至于波兰农民的处境，其实并没有多少改善。在一八六四年的所谓"改革"以后，波兰和俄国的大地主、大贵族仍然拥有大片的领地。当时几百万农民只有八百万莫尔格土地，而一小撮地主却拥有一千万莫尔格的土地。由于人口逐渐增加，分给农民的少许土地，后来也就格外分散了，有的土地还重新落到了地主手里。于是成千上万的贫雇农，为了寻找活计和面包，在波兰的土地上到处流浪，有的则流入工业城市充当廉价劳动力。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还卷起了无地、缺地农民到西欧、北美和南美去谋生的大规模迁移的狂澜。在那一个时期里，波兰王国流行着一句谚语："农民身上的锁链是脱掉了，但是靴子也给拿走了。"那些无以为生的农民，只得离开那浸透了自己和祖先的汗水的故土，光着脚远走他乡异国了。而那些仍旧留在故乡故土的农民，基本上依然过着日夜劳碌也还难以温饱的生活。一九〇五年下半年，特别是一九〇六年，波兰农村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农民要求土地，要求取消压在他们身上的沉重的负担，甚至开始攻击地主的庄园。乡村会议往往变成了反地主和反沙皇的集会，不仅提出了土地的要求，而且提出了取消俄语作为官方语言、实行法庭民主化和建立农村自治机构等要求……

长篇小说《农民》所描写的，正是波兰王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农村生活。沙俄的反动统治依旧象严冬的暮色一样笼罩着波兰的农村。当初参加过一八六三年起义的农民，这时都

已垂垂老矣。回到农村里，还是土地所有权决定一切。地主还是地主，富农还是富农，贫、雇农还是贫、雇农。土地所有权决定了人的地位、人的贫富，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农民》就是以这样的阶级关系为底色，描绘波兰农村一年四季的生活和斗争的。在人物和情节的安排上，除了运用长篇小说的传统手法外，另有一番匠心的创造。居于舞台中心的那些角色之外，另有一个潜在的主角，那就是土地，那个历史时期那种社会制度下的土地；传统的、联结情节发展的戏剧线索之外，另有一根潜在的贯串线索，那就是土地的魔力，那就是人们（特别是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以及土地对人们的影响、支配和冲击。正如命运支配着希腊悲剧里的角色和剧情的发展一样，土地支配着《农民》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的发展，只是小说里的土地和土地所有权的魔力，较之希腊悲剧里在冥冥之中主宰一切的命运，具有更加鲜明的形象，已经成为看得到、听得见、摸得着的、发人深思的东西了。《农民》在一九二五年出版英译本以后，美国有个评论家誉之为"土地的史诗"，是很有些道理的，可惜她只是从人与自然的斗争这一角度着眼，只是把土地看作是一种慷慨大度而又残酷无情的自然力量，没有看到作家莱蒙特环绕着土地问题所揭示、描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矛盾、斗争以及各色人等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因此，作品的重大社会意义也就落在评论家的视野之外了。

小说一开始便用绚烂的油画似的笔触，描绘了列普卡村丰富多采的秋色，农民们在土地上忙忙碌碌地翻耕农田、播种麦子、收获马铃薯、放牧牲口和家禽等等劳动景象。然后笔锋一转，转到土地所有权上了。大农户波利那家的斑牛，到森林里去吃

草，尽管文契上规定农民有权利在林中放牧，却被地主家的守林人撵了出来，一路上又累又热，死了。拥有三十多英亩土地的老鳏夫波利那为之百感交集。他深切地感到缺少一个替他忠诚地管理家业的人。儿子安蒂克和儿媳汉卡只顾自己，心里老是估计着："大约有八英亩地可以归我们的"；铁匠女婿也一样，纠缠着要分去六英亩麦田和一英亩森林，还说什么"其余的财产，我愿意等待"……六十多岁的老头儿打定主意："只要我的手脚能够行动，谁都休想搞到我一英亩地！"他决意续弦，而且看中了村子里的美女，寡妇多米尼柯娃的年青女儿雅格娜。雅格娜有两个兄弟。波利那自有他的如意算盘："三个人，十五英亩田：大概五英亩田是归雅格娜的，再加上她分到的那份房子和牲口。五英亩田——就在我自己的那块马铃薯田旁边。跟我的合在一起，就快到三十五英亩了。"他派人去做媒。可老婆子也挺厉害，要他立一个授与婚姻财产的文书："你分六英亩地给她——挨着大路、夏天你种马铃薯的那六英亩地。"这场交易终于谈判成功，立了文书。同安蒂克有着私情的雅格娜，便由母亲作主，带着五英亩田的陪嫁，作了老头儿的续弦。安蒂克夫妇为那六英亩地同父亲大吵特吵。老头儿认为："土地是我的，我爱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儿子说："土地是我们的。是爷爷和老祖宗传下来的。"父子俩大打出手，老头儿狠心地把他们逐出了家门。后来老头儿发觉雅格娜同安蒂克偷情，他放火烧了他们躲在里边幽会的干草堆，从此把雅格娜从主妇贬为丫头，而且逐渐把媳妇汉卡叫回来替他管理那一份家业。接着，列普卡村的农民为了夺回被大地主觊觎、霸占的森林，同大地主展开一场大搏斗、大厮杀。老头儿被守林人打得奄奄一息，安蒂克杀死了守林人，父子俩在保卫农民的土地的斗争中取得了谅解。安蒂克等被囚，老头儿临终前

嘱咐媳妇到衙门里去打点，把儿子赎回来继承家业。老头儿临終时也还念念不忘土地，神志昏迷地走到自己的田里，抓起一把把泥土，当作种子撒到田里，他撒呀撒的，終于倒在土地上死了。安蒂克从监狱里回家来时，汉卡在波利那家里已经夺得当家主妇的地位，她不仅掌管着全家的土地和家务，而且把雅格娜逐出家门，硬把老头儿授与雅格娜六英亩地的契纸也拿到手了。……在这一系列的情节发展过程之中，作家莱蒙特对于拥有二、三十英亩土地的农民以及眼红这些土地的农民的那种私有者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作了入木三分的刻划。这些多少有点儿土地的农民，不仅死抱着那一点儿不放，而且日思夜想、身体力行的，就是使自己的土地再多一点儿。人身依附固然取消了，小土地所有者可依旧死命地依附在那一小块土地上，土地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土地主宰着他们的命运，支配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就这个意义上说来，他们依旧是土地的奴隶。

为土地问题而引起家庭纠纷和涕泪滂沱的，也决不止波利那一家：西蒙坚持和没有土地作陪嫁的娜斯特卡结婚，寡妇多米尼柯娃便把这儿子逐出家门，连一亩地一分钱也不给他；儿子只好到荒山野地去开荒。（作家在这些篇章里出色地写出了无地农民渴求土地、拚死拚活垦荒的心情和景象，十分动人；然而西蒙后来得到的各色人等的帮助，却不过是体现了作家的同情和幻想罢了。）鳏夫别列察把土地传给了女儿女婿，原是讲好条件由她们赡养他的，可是第三代生出来了，顾了小的就顾不了老的，于是别列察只好当巡礼乞丐，“见识世界”去了：“如果好心肠的人愿意周济我，我干吗要拖累你们呢？”寡妇雅姑斯叮卡也把田地交给了儿子和媳妇，满以为他们会供给她膳宿的，结果是有家归不得，年纪一大把，倒沦落成为一个到处打杂的女佣了。神

父叫她等待天恩，她瞧着和她断绝往来的后代还是日益困苦：牛死了，马铃薯烂光了，牛棚给大风吹倒了，媳妇分娩后长期卧病，小孙儿哭哭啼啼的："奶奶，给我们东西吃呀！"她跟孙儿们说：哪怕斫掉双手，从圣坛上偷了东西卖给犹太人，也要给他们吃东西！于是她重新和子孙们住在一起，拚着一身老骨头反而来照顾扶养后代了。（地少人多，原来可以养活一、二个人或一代人的土地，现在却有两代乃至三代人要靠它过日子，这就是列普卡村普遍存在纠纷、苦恼和眼泪的根本原因。作家通过精心选择的细节，具体而生动地揭示了这一社会问题。）那些无田无地而又无家可归的、年老体衰的农民，例如老婆子阿伽沙，那就更惨了。多年以来，当巡礼乞丐是她的谋生之道，也是她的求死之道：她对这个世界已经不存什么指望了，她只求能往生天国，她梦寐以求的，就是死的时候有个人家肯收留她，让她把一生求乞来的殡殓用品穿戴在身上，象个农家主妇似的死去。至于当时波兰农村里有不少人离乡背井、到处流浪、甚至逃荒到国外的情景，则从马秀和巴尔特克东飘西荡的遭遇里，安蒂克一度想逃到美洲去的情节里，也已经透露了一点儿消息了。

自然，当时波兰农村中最大的土地纠纷和斗争是发生在地主和广大农民之间的。巧匠马秀说得很清楚："我们，村子里的农民，四面受困，就象落在网里的鱼一样；四面八方都是大地主的田产，排挤得我们活也活不成了。——你要送牛去放青吗？你办不到，因为是大地主的土地。你要给马吃草吗？你办不到，因为哪儿都是大地主的土地！——你把一块石子扔出去，根本不可能不落在大地主的土地上……而且你还要给送到法院去——受审判——罚款——坐牢！"年迈的农民还记得当年波兰贵族怂恿农民参加起义时，怎样赌咒发誓，说什么"只要波兰一旦独立存

在，我们就可以称心如意……就可以有我们自己的田地，自己的森林，自己的一切东西。贵族们又是许愿又是演讲，于是我们其他的人都去帮助贵族了……”可农民实际上得到了什么东西呢？有个老头儿说：“清算旧账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不得不受罚遭难的倒是谁啊？嘿，是我们农民！哥萨克驻扎在我们村子里，是谁挨打？是谁吃苦受罪、关进监牢？只有我们农民啊！地主士绅决不会为你农民出一把力；他们鬼鬼祟祟地溜掉了，这些出卖农民的犹大，见死不救，把我们抛弃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庄园里请政府官吏大吃大喝呢！”这番话反映了起义失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地主贵族背叛了他们的临时同盟军农民，跟沙皇政府妥协，重新变本加厉地欺压、剥削农民了。广大农民同地主贵族之间当时存在着旧恨新仇。

正是在这种旧恨新仇的基础上，列普卡村全村的农民同大地主展开了一场大搏斗和一系列的冲突。导火线是大地主要侵吞原来属于列普卡农民所有的森林，竟擅自雇工大量斫伐。这是件对村民们生死攸关的大事。大家看得很清楚，再也不能屈服了，如果今天不保卫森林，明天大地主就会来夺走土地、家宅和所有一切东西。连开头有些动摇的富裕农民也觉得“我们既不能忍受，又不能宽容了！”尽管帮地主说话的神父、磨坊老板和铁匠等出来劝阻，大伙儿还是带着镰刀、连枷、木棍、斧头等等，冲到森林里去把斫树的家伙撵走。全村的壮丁和男劳动力一齐上阵，同几十个大地主手下的人展开了一场猛烈的搏斗。尽管波利那受了致命的重伤，其他的人也折骨、流血，但安蒂克打死了守林人，大伙儿终于把斫伐森林的人统统打败、撵走了。然而，胜利的喜悦是短暂的。森林的产权固然尚待法院判决，全村参与这场大搏斗的男劳动力却都给关到监牢里去了，列普卡村里

只剩下老弱妇孺，春天的田野一片荒芜凄凉的景象，"象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坟墓。"可大地主又出了新花样：他招来十五户德国移民在农场上落户，准备把波德尔赛的土地卖给他们。如果大地主这步棋下成了，那就意味着列普卡村的农民们子子孙孙永远只能围困在这个穷苦的小村子里，不仅毫无发展余地，而且处处要受到德国佬的威胁。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再一次地突出在农民们的眼前。农民们再一次地行动起来，集体赶到波德尔赛去警告德国人，千万别冒险买进这块土地。此外还想了一点别的办法，终于迫使德国佬从波德尔赛迁走了。地主这着棋没下成，便对农民换了一副嘴脸，说什么他"宁可把田地卖给本乡本土的人"，丝毫不计较条件，因为他家祖祖辈辈都是"同农民站在一边的"。贫农当场嗤之以鼻："这倒是事实，大地主的父亲用马鞭子抽打我的背脊，叫我牢记他的恩典！如今我背上还有伤疤呢！"大地主以波德尔赛的土地为诱饵，拿它来换农民的森林地；农民们疑虑重重，大伙儿下不了决心订立集体协议，他们过去受骗上当的次数实在太多了。于是大地主就搞各个击破，悄悄地同个别农户谈判条件。小说结束时，这个回合的斗争也还没有结束，但，出于对土地的渴求，已经有些人上了钩，答允调换，大地主又得以重新斫伐森林了……

尽管莱蒙特并没有在《农民》里写到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波兰农村里农民直接攻击地主庄园和在乡村集会上进行反地主、反沙皇的斗争，但他已经把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那种斗争的趋势和先兆迹象充分反映出来了。他没有写到这一场暴风雨，但已经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写出来了。（例如他触及了农民反对征税创办俄语学校的斗争。）这样，莱蒙特就把那个时代的决定历史发展的某些本质方面的东西表现出来了，这无疑是一

个杰出的贡献。

《农民》也可说是列普卡村的长篇叙事诗。莱蒙特摇着镜头，摄取了列普卡村的全景和特写，展开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卷又一卷的、在异族统治下的波兰贫困农村的人物画、风俗画和风景画。这三种画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全书里，有时这一种和那一种画面叠印在一起，有时三种画面叠印在一起，收到了五彩缤纷的套色的效果，令人目不暇给。有的文学史家认为：把《农民》称之为长篇小说还不尽恰当，它是用艺术形象写出来的、波兰农村的“百科全书”；其根据，恐怕也就在这里。

列普卡村是个一眼能望到底的村子，村子里除掉一座教堂、一个磨坊和一家犹太人开设的酒店外，基本上都是农田和农舍了。人们偶然到市镇上去赶集、打官司、参加官府召开的乡村大会，平常日子基本上都是在村子里劳动、做礼拜、走亲戚、恋爱、跳舞、闲谈、喝酒、打架。以这样一个小乡村的居民们为主体，兼顾某些和农民生活密切有关的人们，作家用实写和虚写的方式，在这长篇小说里勾勒或描绘了近百个人物，其中着墨较多、栩栩如生的代表性人物，也有二十多个。

人物大致可分四类：

一是官方人物：沙俄派来的专员没有出场，只是虚点了一下，以此象征俄国对波兰王国内政的控制。出场的是威风凛凛、老奸巨猾、以高压手段迫使乡村大会投票创办俄语学校的区长大人；是区公署里狐假虎威、敲榨勒索的文书；是法院里庇护有钱人、惩办小百姓的审判官；是贪污腐化、盗用大量公款、终于捉将官里去的乡长；是奉命办事的村长；是欺软怕硬的宪兵和偷鸡摸狗的警察。

二是地主及其家属：拥有两个村子的土地和大片森林、诡计多端、不断地欺压农民的大地主，本人出场的地方虽然不多，却充分写出了他的势力和影响；正面着墨的是地主的哥哥，他济贫扶困，一心向着农民，可以说是信奉托尔斯泰主义的、忏悔的贵族。

三是依附官方和地主的农村头面人物：精神上统治和麻痹着农民群众，只关心别人的灵魂和自己的庄稼、养蜂场等等的神父；利用职务敛钱肥己、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神父的风琴师；既有田产、又经营磨坊、放债牟利的全村首富；既给地主通风报讯，又在筹建水力磨坊、一心往上爬的铁匠。

四是列普卡村的广大的村民——从富裕的自耕农到穷困的贫、雇农，从他们的家眷到犹太人和巡礼乞丐，包括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

首先，围绕着土地所有权的或大或小、或有或无，作家塑造了一系列的个性鲜明的乡村角色：拥有三十多英亩土地而仍被大地主歧视的，刚愎自用、精明能干的大农户波利那；好打官司、死抱住十五英亩土地不放、弄得骨肉分离的寡妇多米尼柯娃；原来如火如荼地恋爱、搏斗，几经波折，终于继承父业成为大农户、却丢了锋芒和锐气的安蒂克；被剥夺遗产，在白手起家、艰苦垦荒过程中，从窝囊废一变而为漂亮能干的庄稼汉的西蒙；傻头傻脑，颠三倒四，却处处受到姑娘们欢迎的、拥有十英亩土地的独生子雅斯耶克；把十英亩土地传给子女后成为到处打杂的女佣，因而时刻冷嘲热讽的雅姑斯叮卡；只有三英亩沙地，因为手脚不干净而被法院惩办的柯齐奥尔；家里没有土地、一年倒有半年在外乡的、多才多艺的马秀，经常要到远处“去见识见识天主所创造的世界”的巧匠巴尔特克，同样心灵手巧、年迈时只能在教堂

当杂役的、贪杯风趣的可怜人安姆勃罗司；参加起义回来后忠心耿耿为东家卖命、衣服穿烂了都没钱买的老年长工古巴，服兵役回来后难免要调皮捣蛋的青年马夫彼特；不知父母是谁的、稚气而又聪明善良的放牛娃维蒂克；开始沦落为巡礼乞丐的别列察老头儿，以巡礼乞丐终其一生的阿伽沙老婆子……

其次，作家刻意经营，创造了不少年青女性的动人形象。其中最突出的自然是村子里最美丽的少女雅格娜，她的遭遇之不幸正同她的美丽成了正比例：热恋着已经有了妻室的儿子，却被嫁给了他的六十岁的父亲；私情被识破后给剥夺了主妇的地位，还得苦恼地守着那长期昏迷不醒的丈夫；寂寞中又遭到乡长勾引玩弄；后来同风琴师的儿子之间刚产生一点彼此也还没有完全觉察的感情时，就被风琴师的老婆伙同乡长太太煽动群众，把她绑起来丢在粪车里、作为荡妇驱逐出列普卡村了。（有的文学史家从全书的气氛和艺术效果着眼，把《农民》比之英国作家哈代笔下的"威塞克斯小说"，把雅格娜的遭遇比之苔丝姑娘的悲剧。苏联的评论家则认为雅格娜被驱逐出村子的场面，堪与高尔基的《出妻》媲美。）还有汉卡这个人物，作家也花了不少笔墨：她在痛苦复杂的夫妻感情的旋涡里，在反复变化的翁媳关系里，在飞来横祸的遭遇里，在艰难辛苦的农活和家务劳动中，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媳妇变成了独力掌管二、三十英亩庄稼和繁重家务的主妇，这一性格的发展过程的描绘，把人物维妙维肖地写活了。此外，一往情深，坚决嫁给没得到遗产的青年，在荒山野地成家创业的娜斯特卡，新婚不久丈夫便长期服兵役，自己年幼无知而一度失足的特雷莎，以及被人始乱终弃、抱着孩子有怨无处伸的艾娃等，虽然着墨不多，写来也都发人深思。

作家还写了两个犹太佬和两个巡礼乞丐。一个犹太佬开酒

店，设舞场，买卖农副产品，放账放债，重利盘剥；另一个推小车，走乡过村，收破烂儿，卖零星杂货。两人地位不同，性格迥异，即使是市侩气也各具特色。巡礼乞丐中，一个是靠大户人家吃得胖胖的盲丐，一个是披着巡礼乞丐外衣的神秘人物罗赫。罗赫不住高门大院，颈子上挂着念珠在农民中间做工作，他扶危济困，给孩子教波兰文，宣传波兰的历史，抵制沙俄的统治，"为人民要求真理和正义"，深信"时机到了，便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城市和乡村，从茅屋和庄园，揭竿而起"，用鲜血和生命，建设起人们"所希望的神圣的教堂"。农民把他看作是救世主似的圣人，官府则千方百计地要追捕他。在罗赫这个人物身上，既反映了彼时彼地波兰农民的阶级觉悟的程度和民族民主的要求，又寄托了作家莱蒙特的希望和憧憬；而塑造这样的人物，寄托这样的憧憬，又同时体现了作家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总之，作家莱蒙特把他从小就十分熟悉、深切了解的波兰农村中的各种人物，把列普卡村里的全体人马，连同盲马、家犬和鹳鸟，都写进他的小说里去了。他真实而鲜明地刻划了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描绘了他们或她们的思想感情，有时甚至触及了她们的潜意识活动；即使是次要人物，稍稍勾勒几笔，略加点染，也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这一系列农村人物的塑造，加上一系列风俗画、风景画的配合，使作品弥漫着当时当地的生活气息，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不论从认识作用或美学鉴赏来看，都是现实主义的胜利，都是作家丰富积累和辛勤劳动的成果。

小说里的风俗画是丰富多采的。作家不仅写了圣诞节和复活节的农村盛况，而且写了万灵节扫墓祭祖，圣体节礼拜大典，圣马可节为村子的地界祝福等等，鲜明而生动地使读者感觉到

宗教礼拜、宗教仪式、宗教习俗乃至宗教感情已经深入渗透波兰的穷乡僻壤，成为农民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因素，并且在农民心灵上留下了他们自己还意识不到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细心的读者因而也就明白了神父为什么会成为乡村中大部分人迷信崇拜的权威人物，他的布道和谴责为什么会那么震撼人心，他同官府和地主沆瀣一气，他的极端自私和极端伪善，又为什么长期不被大部分人识破；同时，也就明白了农民们在大地上播种的时候为什么会产生那么虔诚的感情，老人们在送葬时为什么有那种哲学冥想，少女在爱情萌芽时为什么会把意中人和圣像联系在一起，寻求正义的农民为什么又把巡礼乞丐罗赫当作救世主。莱蒙特若不是长期在农村生活、并且在钦斯特霍瓦当过修道士，这些风俗画的章节是写不出也写不深的。此外，作家还描绘了殡殓、守灵和葬礼，结婚的仪式和喜筵上一系列的习俗。老乞婆阿伽沙深感安慰地盛装着等死的景象，令人酸鼻；波利那喜筵上种种排场和活动，衬托出了大户人家的阔气。莱蒙特不是为风俗画而风俗画，他笔下的风俗画都是为人物和主题服务的。

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着重指出：风景的描绘，是莱蒙特的长篇小说《农民》的一大特色。一年四季绚烂多彩的田野和森林，风、云、雨、雪的变化，曙光、丽日、夕照和明月繁星的交替，构成了小说的背景、作品的诗情画意。莱蒙特笔下的风景不是静止的，他写出了大自然的动静变幻。季节时令的变异，固然都写得有声有色，即便是一个特定的场面，也总是写出了它的动态、气氛、情趣和诗意。例如他笔下的大雪之夜：

“夜如今是白茫茫的一片浑沌，是闪闪烁烁的珍珠般的一片洁净的曙色，宛如最精美的漂白过的羊毛。这种亮光闪烁来自无垠的天宇——倒象是繁星的闪闪寒光，从天空下射之际，凝

聚在一起，磨成了粉末——如今纷纷洒落在整个田野里了。松林不久就把白色尸衣披上了，牧场消失了，大路隐没了，整个儿村庄都溶化在银色雾霭和眩目的粉末里了。除掉川流不息地筛下来的雪花，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了。雪花寂静地滑溜地轻柔地飘洒而下，仿佛是月明之夜的樱花！”

莱蒙特笔下的景色，往往是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通过特定的人物的眼睛看出来的，在大自然本身的色彩之外，又用人的感觉和情绪予以点染。例如，小说刚开头的时候，矛盾斗争也还没有展开，读者对人物所处的环境也还陌生，作家莱蒙特便让怡然自得的神父，“瞧一眼沉睡在秋天的宁静里的茫茫景色，又极目凝望淡蓝色的天空，或是漫看在他指挥下俯身犁田的农民”，正是由于神父无忧无虑，才能感到、看到“空气里到处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恬适和宁静，一片阳光照彻的尘埃，蔚为金雾，弥漫在刚收割过的田野上……”因而作家也就可以从容不迫地摇动镜头，摄取列普卡村远远近近的景色，使读者一开始就亲切地看清这个波兰村庄的全貌及其周围环境。再如：莱蒙特写严冬的威力，首先从大风落笔，以云霾、积雪的变幻为陪衬，写出了“大风象千军万马似的呼啸而过，象洪流似的急泻而下，无可阻遏”的那种声势，他不仅对声势作一番客观描写，而且让破旧茅屋里的农民们彻夜无眠地感觉到这种咄咄逼人的声势，为之忧心忡忡，因而大风也就格外猛烈地在读者的心灵上激荡呼啸着了。同样，列普卡村的男劳动力都给关在监牢里了，春天田野里一片荒芜凄凉的景象，都是通过在外地行乞归来的巡礼老婆子的眼睛看出来的，因而格外触目惊心，令人感慨万千。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些例子都说明：莱蒙特不仅借人物的眼睛和感受来点染大自然的景物，使他笔下的风景画色彩鲜明，达到了动人的情景

交融的境界；而且还有意识地借以烘托大自然对小农经济和贫苦农民的影响、威胁和打击，反映庄稼汉靠天吃饭的不可靠。自然，莱蒙特也写了风和日丽，农民们耕耘和收获时的喜悦，但他更多的笔墨是写大自然的严酷的，例如干旱、大雨滂沱等等，这是符合那个时候的波兰农村的真实的。莱蒙特懂得农民的甘苦，他没有把《农民》写成“田园诗”一样的东西，这也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顺便说一句，大自然的景物是那么贴近作家莱蒙特的心，几乎和人物占了同等的地位，他不仅经常以拟人化的手法写自然景色、风云变幻，而且喜欢借用自然景物来写人的外形和内心感受。例如：他把老乞婆皱纹凹凸不平的脸，譬喻为“好象新耕耘过的秋天的田地”，让人们从肃杀的秋天去联想老婆子脸上的气色。他把一对情人的幽期密会，又作了这个独具匠心的描绘：“他们现在就象那些繁花盛开的辽阔原野一样，浸润在欢乐的光辉与和谐里；他们精神焕发，眼睛好比绽开的花蕾；他们的灵魂呼应着浴在阳光里的草原的炽热芳香，呼应着小溪流水的闪光，呼应着小鸟又低又轻的啁啾。他们悸动的心跟这春意盎然的境界和谐一致。他们说的话，寥寥几句，也听不大清楚，却充满了意义；这些话是从他们的灵魂深处涌出来的，正如幼芽在五月早晨的曙光里从母树的躯干上长出来一样。他们的呼吸好象吹拂稚嫩麦穗的微风。他们的灵魂好比春天里的日子——灿烂如正在欣欣向荣的麦叶，歌唱之多不亚于云雀，充满了光明、悄悄的私语、眩目的苍翠之色，以及不可抗拒的生命的喜悦！”尽管这对情人是在严冬寒夜的积雪田野里相会的，作家却写出了他们的冬天里的春天。这里丝毫没有庸俗的低级趣味，有的是诗情画意。

莱蒙特是描写日常生活的能手，他把周而复始的农村日常生活写得那么清新，那么富于情趣和色彩，那么诗意浓郁而又引人入胜，除了由于人物画、风俗画、风景画三者的巧妙安排之外，也还有整个戏剧结构上的匠心创造：雅格娜的曲折而又复杂的爱情纠葛及其悲惨结局，构成了贯串全书的扣人心弦的主要戏剧情节；而围绕着土地的各种欲望、打算、矛盾和斗争，则形成了一条比较隐蔽的辅助线索，因而在这样的戏剧情节的发展过程中间，得以从容地展开了农村阶级关系的复杂景象，嵌进了生和死、贪欲和虔诚、爱情和财产、阴谋和搏斗、镇压和反抗等各种插曲，从而深刻地广泛地反映了波兰农村生活的真实，赋予作品以高度的社会意义。

莱蒙特年青时在跑码头的戏班子里当过演员，当年戏剧实践的经验，在《农民》里也结出了丰盛的果实。他熟悉他的材料，也善于剪辑他的材料。人物的上场下场，场景的转换，是那么自然而然，就象在生活里一样，一点也不生硬、勉强，丝毫斧凿痕迹也看不出来。全书之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有时波澜迭起，有时又风平浪静，正如四季的流转、阴晴雨雪的变化一样。紧接着戏剧性的情节，往往出现抒情的篇章；而诗情画意之后，却又响起了紧锣密鼓，闪出了刀光剑影。莱蒙特驾御着一切情节、场面和具体细节，细致而又从容地进行剪辑和配置，浓和淡，疏和密，起和伏，动和静，热和冷，都调节得既错落有致、又相映成趣，既自然和谐、又引人入胜，从而使贫困农村日常生活的描绘，取得了史诗般的壮丽，有不少地方还达到了电影蒙太奇的艺术效果。

列宁在论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时说："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那末他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来。"莱蒙特以他的如椽之

笔在长篇小说《农民》里写出了波兰农村，写出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波兰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土地问题，写出了异族统治下波兰农民热爱祖国和民族的思想感情，写出了风景如画的乡村里农民的生活、习俗、苦难和方兴未艾的斗争，写出了原始的农民民主主义情绪，农民的仇恨、渴望和未成熟的幻想，而且写得那么形象生动、有声有色，确实不愧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这个译本是根据一九二五年在美国出版的 Michael H. Dziewicki 的英译本转译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曾先后出版过前面二卷，《秋》和《冬》。后来一搁就是十多年。这回四卷一起出齐，《春》、《夏》二卷是新译的，前面二卷也从头至尾作了修改。感谢出版社编辑同志对全书重新进行了仔细的校订，使疏漏错误之处得以改正。

吴　岩

一九七九年岁尾

重版的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通力合作、共同研究制定规划，然后分头编辑出版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第一批书目中就收有符拉迪斯拉夫·莱蒙特的《农民》。莱蒙特之成为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就“是因为他的民族史诗《农民》写得极为出色”。莱蒙特也是波兰的“国宝”。1925年12月5日，莱蒙特因心脏病在华沙逝世。波兰的总统和总理亲自参加了他的葬礼。

这个全译本，是根据1925年在美国出版的 Michael H. Dziewicki 英译本转译的；1981年8月，在经过祝庆英同志逐字逐句仔细校订以后，由“上海译文”出版的。初版即印行46,000册，读者还是欢迎的。

1991年，新闻出版总署主办的“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1980——1990)揭晓，收有本书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荣获特别奖。

1996年，承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增辉先生送我《莱蒙特》传记一书，他是华沙大学波兰语文学系毕业的波兰文学的专家，有不少专著，与人合译过《福地》。《莱蒙特》是他的研究著作，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书中参考了您的大作，并引用了大作中的译文。”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在八十年代出版得比较多，进入九十年代便渐渐稀少，版权便是诸种原因之一。现在两社打算重整旗鼓，也打算重版当年列入第一批出版的《农民》，为减轻读者负担，由《秋》《冬》《春》《夏》四卷，合并成两册出版。我自然是高兴的，因为市场早已缺货多年了。爰缀数语志喜。

吴　岩　1997年夏

第　一　章

春天来了。

四月的早晨，懒洋洋地起床露脸了，好象一个劳动者，筋疲力尽，沉沉睡去，刚睡了短短一忽儿，天还没有大亮，就不得不起床，赶紧出门去耕田了。

曙色苍茫。

处处都寂静无声，只听得浓雾笼罩、睡意蒙眬的树木上，有不少露珠点点滴滴落下来的声音。

黑沉沉的大地沉浸在寂静与幽暗里，上面的天空开始朦胧地透出亮光，看上去象是一块拧过的、潮湿的淡蓝画布。

所有地势低下的牧场上，都白茫茫地蒙着雾霭，仿佛牛奶桶里泛起的泡沫一般。

暂时还看不见的村落里，公鸡在啼鸣，此起彼落，互相呼应。

残星闭上疲倦欲睡的眼睛，退隐消失了。

如今东方燃起了一团红光，就象人们在灰烬中吹旺了半熄的火炭一样。

动荡的雾霭，沉重地卷到这里滚到那里，在暗沉沉的田野里奔腾而过，仿佛融雪的春潮，或者袅袅升入天空，稀薄、蔚蓝、作螺旋形，象是香炉里飘出来的烟氤。

白昼正与逐渐苍白的黑夜争持不下，黑夜蜷缩着，紧抱着大地，用它厚厚的潮湿的大氅掩盖着大地。

光芒徐徐照遍整个天空，也愈来愈逼近地面，跟纠缠不清的雾霭搏斗。有些地方，沿着高原，可以看到从暗夜中崭露出来的、浸透露水的淡褐色原野，水面微微发亮而又缺乏光彩的水坑，以及在逐渐消散的雾霭与逐渐辉煌的曙色之间流动倾泻的溪水。

天光逐渐明朗起来，东方的晨曦由青紫色变成熊熊大火的血红色。物象也逐渐分明可见了。跳到人们视野中来的，有天边上黑苍苍的一圈森林，有上坡大道中一长列的白杨（枝叶低垂，仿佛由于四肢沉重，十分疲倦）；而零零落落散布在田野里的村庄，刚才还埋藏在阴影里的，如今这儿那儿地在晨光里崭露头角了，好比黑色岩石在打漩起泡的激流中冒出来一样；还有附近的一些树木，满沾朝露，银光纷披。

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可是显而易见，太阳就要在周围一片红光中跳将出来，跟大地相会了；大地刚睁开蒙眬的眼睛，稍稍动弹了一下，却依旧安息养神，懒洋洋地玩味着养神的情趣。如今寂静似乎更加大声地叩着人们的耳膜，因为大地仿佛在屏息静气呢：只有微微的轻风，轻微如婴儿的鼻息，从森林里吹来，从树木上拂下一滴滴的露水。

田野依旧沉睡未醒，暗影幢幢，象是充满了缄默的顶礼膜拜者的教堂一样。在那些田野之上，在苍茫的晨光里，突然响起了一只云雀的歌声。

云雀从地上飞腾而起，一面扑动着翅膀向上翱翔，一面发出银子般的啁啾鸣声——象是弥撒的悠扬钟声——又象是春天的芳香，凝成馥郁的香柱，冉冉上升；云雀在东边寂静神圣的高空，对着所有的村庄田野高声啼唤。

片刻之间，其他的云雀也应和着它的歌声，腾空而去了；它

们振翅翱翔之际，向万物宣告着白昼的来临！

太阳在升起来了，快要露脸了。

太阳终于在遥远的森林之上探出头来了，好象是从深渊中升起来似的。仿佛有什么神圣的看不见的手，把这闪闪生光的巨大圆盘，高举在睡意蒙胧的大地之上，以其幸福的光芒，祝福着大地上的万物，不论是活的和死的，方生的和垂死的；白昼神圣的奉献就这样开始了，而万物则泥首膜拜，在这神圣庄严的光景之前，默默地闭上了卑微的眼睛。

天色大明了。

雾霭象芳香的烟氲一样从牧场里向上飘扬，飘向泼着灿烂金光的天空；飞禽和一切生物迸发出了一曲赞歌——这是一种呼唤，一篇感恩戴德的祈祷，发自内心的由衷的祈祷！

这时候，太阳在黑沉沉的森林和无数的村落之上出现了，高高的，强有力的，往下边儿散播着温暖——真是天主慈悲的眼睛啊！——太阳开始君临了，它对整个大地的和平而温和的统治开始了。

就在这个时候，克莱姆巴家的年迈的亲戚阿伽沙，出现在森林附近的沙丘上；几个属于大地主的干草堆，就堆在那边儿车辙又多又深的道路旁。

阿伽沙从初秋之日起，就开始了她的行乞巡礼，从此一直吃着“天主恩赐的面包”过日子。

就象总是在春天里重访旧巢的候鸟一样，现在阿伽沙回来了。

她走着道，浑身衣衫褴褛，手里拄着拐棍，背上负着布袋，腰上挂着念珠；年老体衰，呼吸短促，象是种在沙地上的枯萎而有气无力的杨柳，摇摇欲倒。

她踏着急促小步走过大地主的干草堆时，太阳正在升起来，她朝着太阳抬起饱经风霜、满是皱纹的脸，灰色的眼睛里虽然充满血丝，却迸射出了喜悦的光彩。

啊！经过漫长而严酷的冬天以后，终于回到自己的故乡来了！——这个思想使她脚步轻快，象长了翅膀一般；布包在她的肩膀上左右摇晃，念珠在她的腰间喀喇喇地响。可是，没有多久，她的呼吸短促了，她的肺部累得吃不消了，她不得不停下步来，然后重新更加缓慢、更加痛苦地前进。但，她那饥渴的眼睛却使劲打量着周围的景色；对着那些透露出麦苗朦胧绿意的灰色田野，那些逐渐在雾霭笼罩之中显现的村庄，那些还没有生长叶子的、拱卫在大路上或是孤零零地散处在平原上的树木，她莞尔微笑了。

这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光芒射遍了最遥远的田野。整个儿乡村里闪烁着玫瑰红的露珠，翻耕过的黑土在阳光中发亮，水闪耀着在沟渠里流过去，凉爽的空气里嘹亮地响彻着云雀的歌声。更远的地方，在一些突出的岩石下面，几块融剩的残雪依旧熠熠生辉。有几株树上垂着一簇簇黄色的柔荑花，在空中摇摇曳曳，象是琥珀念珠一般。在某些角落里，在阳光晒干了的水潭底里，或者是金黄的鲜嫩草叶在去年的铁锈色的枯叶之间冒出来了，或者是野花张开了黄色的眼睛。一阵轻风，送来了悠闲地晒着太阳的原野上浓重而又潮润的气息；周围的一切是那末光辉灿烂，那末辽阔广大，洋溢着那末甘美的芳香，阿伽沙真想插翅高飞，大声发出欢乐狂喜的叫喊。

“天主啊！亲爱的耶稣啊！”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她坐下来眺望，象是要把全部景色，都收到她那欢跃的、温柔善感的心底里去似的。

啊，春天正在广阔的原野上潮水似地滚滚而来，云雀的歌声也在向万物宣告春天来了……神圣的太阳！……啊，春风柔和温暖的爱抚，简直就象母亲的亲吻一样！……大地满怀沉静而神秘的渴望，等候着锄头与播种者哩！……啊，到处出现生命的沸腾，春风又孕育着即将成为叶片、成为花朵、成为饱满的麦穗的种种因素！

啊，春天来了，象是个以日光为衣裙的美丽妇人，脸如玫瑰色的曙光，发如流动的溪水！春天来了，她从太阳里漂浮而下，在这四月明朗的早晨，徘徊于麦田之上；从她张开的手掌里飞起来不少云雀，放它们自由自在地欢唱那赞美春天的歌曲！在她后面，仙鹤成行成列地飞翔，鸣声欢乐而又嘹亮，大雁排成人字形，横过淡蓝色的天空。鹳鸟出现在沼泽地区，燕子在茅屋附近呢喃，所有的禽鸟都欢唱着飞出来了。每逢她那日光衣裙接触大地的时候，青草就在微风的吹拂下抖抖索索地冒了出来；肥大的幼芽从粘性胶质的外衣里闪出光来，细小的嫩叶喁喁低语；到处都有一种强壮的多汁多液的新生命方兴方旺。

啊，春天普遍地爱抚着那些可怜的东歪西倒的低矮茅屋！她用仁慈的眼睛照着屋檐底下，使人们寒冷而麻痹的心活跃起来；现在，人们在这渴望已久的、安慰的时刻里，丢开他们的悲哀和忧虑，梦想着也许还可以获得的比较幸福的命运了！

大地响起了生命的声音，就象长久沉默的钟发出了新的铿锵之声。在阳光普照之下，壮丽的声音响起来了，迸发着喧哗的欢乐，哄传开来了，它激动怯弱的心，歌唱最为神奇的事物，终于在每一个灵魂里找到了回响和共鸣。泪水涌到了每个人的眼睛里；人的不朽的精神，以全部力量振奋起来了，在狂喜之中跪将下去，拥抱着大地——拥抱着它自己的世界——拥抱着大地上

每一块隆起的怀孕的泥土！——拥抱着每一株树木，每一块石头，每一团蒸发起来的气氤——拥抱着他抚育珍爱的一切东西！

阿伽沙心里这样想着，一路慢慢走过去，贪馋地眺望着她梦寐以求的圣地，有时候，脑子里恍恍惚惚的，仿佛喝醉了酒一般。

钟塔上响起的弥撒钟声，终于使她从出神状态中醒将过来，她跪下来祈祷。

"……天主啊，蒙天主的恩惠，我又回到家乡来了。

"……天主大慈大悲，保佑了无依无靠的人！"

她好不容易才说出了祈祷的话来。泪水象一股瀑布似的从她心底里涌出来，在她枯瘦萎黄的面颊上倾泻而下。她十分感动，感动得念珠也找不着了，话也说不出了，只有不连贯的语音，象燃烧着的火花一般从她灵魂里迸射出来。最后，她花了好大的力气，才从跪着的地上站将起来，眼睛望着四周的乡村景色，向前走去。

现在是明朗的白昼了。整个儿列普卡村的景象都展现在她眼前：就在她的脚下，围着池塘，村子形成了一个圆圈儿，池塘现在是深蓝色的，透过薄纱似的淡淡雾霭，象镜子一样在闪烁生光。茅屋都蜷缩在沿岸的土地上，座落在还没有长叶子的果园中间，模样儿象家庭主妇。有几个屋顶上升起了淡淡的炊烟，玻璃窗在阳光里闪闪发亮，新近粉刷过的白墙，跟遮住部分白墙的黑色树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现在她可以把村子里的房屋一一分辨出来了。她一路走过去时，磨坊里轰隆轰隆的声音，愈来愈清晰了；磨坊兀立在村子的一头，靠近她所走的那条大路。在村子的另一头，在粗大的树木之间，耸立着教堂高大白色的正面，老远就看得见它的窗子和

钟塔上的金色十字架在闪烁发光，附近神父住宅的红瓦屋顶，也分明可见。房子背后，一直到天边上，绵亘着郁郁苍苍的森林地带，辽阔广大的麦田，窝在果园里的遥远村落，突出的山崖，曲折的山路，一列列斜斜的树木，稀稀朗朗长着杜松的沙丘，以及那在茅屋之间穿来穿去、闪闪烁烁地奔向磨坊池塘而去的一线细细流水。

离她较近的地方，铺陈着属于列普卡村的耕地——好象是铺在高地上的几幅布匹，随着坡度的变化，起伏不定。耕地这块挨着那块，连成一片，蜿蜒伸展开去，只是被弯弯扭扭的小路和棕色的休耕地稍稍隔开而已。小路上密密地种着亭亭如盖的梨树，还蔓生着野蔷薇和荆棘；休耕地在金黄色的晨光里显得轮廓分明。现在正返青发绿的、一块块秋天下了种的田，颜色黑沉沉的、去年早收获过了的马铃薯田，一小片一小片新近翻耕过的田畴，以及在低洼地面上漾出熔化玻璃似的粼粼苍白微光的积水，都点缀得这幅图画格外生色。磨坊外伸展着泥炭色的牧场，可以见到鹳鸟在那儿跋涉，听到"克里克""克里克"的啼叫；再远一点是卷心菜田，全浸在水里了，只有田畦的高处露出水面，仿佛是干搁在岸滩上的鱼；白肚皮的田凫在田畦上往来飞翔。十字路口，竖立着耶稣受难像或是圣徒像。村庄就舒舒服服地安居在一片低洼地带里，在这个小天地之上，悬着暖和辉煌的太阳；而云雀颤声啼啭，牛棚里传来哞哞哀鸣，鹅儿大声嚷嚷，人们互相呼唤，风又带着这些声音吹拂而过；风的气息是那末温暖，那末柔和，大地似乎沉溺在孕育着新生的恬静喜悦里了。

耕地里可还看不到多少干农活的人，只有两三个妇女在紧挨村庄的田里撒粪施肥，一阵阵飘扬开来的强烈臭气直扑到阿伽沙的鼻子里。

"懒骨头！这样的天时，土地简直在求人去翻耕它，村子里的人都在干什么呀？……干活儿的，怎么这样少啊？"她咕咕哝哝地说道，心里老大的不高兴。

为了更挨近耕地，她离开大路，走上一条横过水沟的小径；水沟里，青草长得茂盛极了，许多雏菊已经对着太阳张开了它们的粉红色眼睫毛。她记得很清楚，在过去的那些岁月里，这时节田野里早缀满了红色衣裙，响彻着姑娘们的歌声和喊声了；她也知道得很清楚，这种天气正是施肥、翻耕和播种的好时光。那末，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奇怪，她只看见一个庄稼汉站在田里的什么地方，一边儿走，一边儿挥手成半圆形，把种子撒到地里去。

"他一定是在种豌豆，春天才开个头呢……不用问，准是多米尼柯娃家的一个小伙子，"她说道，接着又全心全意地补充道："亲爱的播种的人啊，愿天主保佑你丰收！"

小径崎岖不平，到处是新堆的鼹鼠丘，水潭也不少。可是她全神贯注于眼睛看到的每一块耕地，根本没注意这些东西。

"这是神父的黑麦田。长得多好啊！我记得的，我动身出去巡礼的时候，长工们正在这儿耕地，神父就坐在附近监工的。"

她又痛苦地慢慢前进，呼吸急促，流泪的眼睛凝望着四周。

"这是普洛希卡的黑麦田……不过，一定是麦苗长得迟了，再不然就是地里的根有点儿烂了。"

她俯下身去——她要俯下身去可不容易！——用她颤抖枯瘦的手，怜惜地摸弄潮润的麦叶，就象她摸弄孩子的脑袋一般。

"啊，这儿是波利那的小麦田。好一片宝地啊。当然罗，难道波利那不是列普卡村农民中的头挑人物吗？——不过，有点儿给霜冻坏了；去年冬天冷得太厉害了，"她一边儿想，一边儿望着去年秋天耕耘过的一大片平坦的田地，以及深陷在土里沾着泥

浆的麦叶——可见去年下的雪以及溶雪的水有多么大了。

“咳，”她叹息，“村里的人吃苦不小啊。”她用手遮住阳光，望着正从村子里走过来的两个少年。

“一个是风琴师的学生，一个是风琴师的儿子……好大的篮子呀！啊，没有错儿，他们准是把一年一度的忏悔名册送到伏拉去。是的，他们就是去办这件事的。”

他们打她身边走过时，她向他们打招呼，很想跟他们闲谈一番；但他们仅仅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一声，就只顾自己说着话儿，急匆匆地走了。

“从他们会走路的时候起，我就认识他们了！”她说，心里又是失望又是气恼。“罢了，罢了！他们眼睛里怎么会有我这样的叫化子呢？——不过，米哈尔可出落得挺好，如今一定在给神父奏风琴了。”

阿伽沙现在走近克莱姆巴的地产了。“天哪！这儿一个人影儿也瞧不见！”她嚷了起来。——现在她已接近村庄了，可以闻得到炊烟的味道，看得到晾在果园里的被褥和垫子。居然让她活到如今，容许她重新回来和众人相聚：想起这一点，她心中洋溢着感谢之情。她就是抱了这个希望，才能够度过这个严冬的；这个希望支持着她，加强着她的力量，使她克服了寒冷和贫乏，甚至克服了死亡。

她在几棵灌木树下坐了下来，要想把身上的衣服掖掖齐整，可是力不从心。喜悦使得她四肢颤抖，她的心又蹦跳得象只给勒着脖子的鸟儿一般。

“这儿毕竟还有些慈悲心肠的好人啊，”她紧瞅着自己的布袋，低声说道。她还另外攒积了好些东西，她心里明白，足够她自己丧葬时用的了。

好几年来，她的心里就存着一个指望：指望天主召唤她的时候，她能够死在自己的村子里，躺在茅屋里铺着羽毛被头的床上，上边儿墙上挂着一排圣像：就跟一切家庭主妇们死时的情况一模一样。好几年来，她就一直为着那神圣的最后一刻，省吃俭用，节衣缩食！

却说在克莱姆巴家的顶楼里，她就摆着一只柜子，柜子里藏着一大条羽毛被头，还配着被单和枕头，外加崭新的枕套：全都是干干净净的，哪一件也从来没有使用过，只是储备起来，以便随时应用。她没有别处可以存放这些被褥枕头，因为她从来没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从来没有一只自己的床，却老是依照当时的情形和屋主人的许可，睡在屋子角落里的一摊稻草上，或者就睡在牛棚里。她心中十分明白，世界上的事情都是遵照天主的意志安排的，罪孽深重的人是改变不了的；所以她从来不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也从来没有什么抱怨。

然而，她也梦想着一桩事情，秘密地缄口不言地梦想着，并且请求天主宽恕她的狂妄；她梦想着能象乡村主妇一样地埋葬入土。为了这个梦想，她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地作着祷告，已经多年了。

正因为如此，在到达村子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最后一刻为时不远了，她就自然而然地有所考虑：是否还有什么东西疏忽遗忘了呢？

不。她已经搞齐了一切必需的东西。她带回来了一支“圣烛节”用的蜡烛（那是她在给死人守了一夜灵之后乞求来的），一瓶圣水，一只洒圣水用的新毛刷，一张钦斯托霍瓦圣女像（她临终时要捧在手里的），以及作为葬费的几十个兹罗提。这笔钱也许还可以在尸体跟前举行一次弥撒，包括点上蜡烛以及在教堂

门口作洒圣水的仪式在内。因为她从来没有梦想神父会伴送她的尸体到墓地去的。

神父送葬，那是压根儿办不到的。连地主们也不是谁都有福获得这种光彩；再说呢，光是这笔费用，就会把她全部积蓄都吞光了！

她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觉得自己的身体比往常更衰弱了。她的肺害苦了她，她咳得浑身疼痛，几乎连脚步也拖不动了。

"如果……"她心事重重地想道，"如果我能撑到翻晒干草的时候，或者一直撑到秋收开始的时候，那就好了！啊，那时候我就会心甘情愿地躺下来，咽气，亲爱的耶稣啊！躺下来，咽气！"

她觉得自己的这种希望是罪孽深重的，她要求天主宽恕。

可是，现在她心里又涌起了惶恐不安的思想：有谁会收留她、让她死在他家里呢？

"我要去找个慈悲心肠的人家，"她说，"如果我答允付给他们一点儿钱，人家也许就比较愿意收留我了。确实，没有一个人肯为了陌生人的缘故，给自己家里招来麻烦和懊恼的。"

至于死在她的亲戚克莱姆巴家里，她连想也不敢想。

"孩子那末多！——茅屋里没有空地方；现在又正是鸡鸭下蛋的时候，得给它们准备地方——何况，这样的有田有地的人家，竟让一个要饭的穷亲戚死在他们家里，也太不光彩了。"

她想到这种种事情，心中倒并不觉得痛苦。她一面想，一面拖着沉重的脚步，在沿着堤岸的大路上行走。堤岸是为了防范洪水，筑起来保护牧场和卷心菜田的。

在她的左边儿，磨坊池塘熠熠生辉，深蓝色的水里反映着金发一般的阳光。长满了倒垂的赤杨树的塘岸上，一群群的鹅儿

在扑动翅膀，扬声鸣叫；依旧泥泞不堪的大路上，一群群兴高采烈的孩子们在东奔西跑大吵大嚷。

列普卡村就在这池塘两岸的土地上，毫无疑问，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是这个样子：藏在广大的果树园里，躲在周围一圈儿乱丛棵子里。

阿伽沙慢吞吞地走着，目光却迅速犀利，立刻就把什么都看在眼里了。磨坊老板娘正坐在她家大门口，身边是一群她所看守的吵吵闹闹的蜡黄色小鹅。阿伽沙跟老板娘打个招呼，赶紧走了过去，躺在墙脚下晒太阳的几只狗儿居然没有注意到她，她心里很是高兴。

她走过桥去；桥下的水已经开始向磨坊里的水轮涌过去了。桥下的大路分岔成为两路，合抱全村。

她犹豫了一下，结果是想看看各种情况的欲望占了上风；她转向左边儿，走上了一条稍为长一些的道路。

她首先经过铁匠铺，铺子里静悄悄的，一点儿生气也没有；煤烟熏黑的墙上，竖着一辆货车的前半截儿，还有几把生锈的犁头；铁匠本人出门去了，铁匠老婆只穿着衬衣和裙子，在果园里忙着掘土。

阿伽沙一路兜过去，在每一家人家门口停下步来，身子靠在低矮的石栏上，好奇地打量着屋子里她所看到的东西。狗跑过来嗅嗅她，但好象认得她是村中居民似的，又回到原地去晒太阳了。

她不论走到哪里，都感到一种奇怪的寂静和空虚。

“所有的男人都出门去了……不是打官司去了，就是到什么地方聚会去了。”她走进教堂的时候，终于这样跟自己说道。

弥撒已经结束了；神父坐在忏悔台那儿；十多个从遥远的村

庄来的人坐在座位上，断断续续地发出深深的叹息，或是高声祈祷几句。

悬在大祭台前的明灯里，透出一缕淡蓝色烟氲般的气体，在高处窗子里泻进来的阳光中袅袅上升。麻雀在外边儿咭咭喳喳的叫，时常衔着稻草闯到会堂过道里来；时或有一只燕子呢喃着飞进大门，沿着寒冷寂静的墙壁绕一个圈儿，又迅速飞回到外边儿阳光灿烂的天地中去了。

阿伽沙作了个简短的祷告就匆匆走出教堂，她急于要到克莱姆巴家去。就在教堂门口，雅姑斯叮卡遇上了她。

"啊，你回来了，阿伽沙！"她惊异地嚷道。

"是的，好太太，我回来了，我还活着呢；"她俯下身去吻雅姑斯叮卡的手。

"啊呀呀，人家说你在老远的什么地方翘了辫子了啊。可是，我看'天主的面包'虽然得来不费事儿，可没有给你的身体带来多大好处。坟墓在盼望你呢！"老太婆嘲弄地瞅着阿伽沙说道。

"你说得对，好太太；我是差点儿不能把我这副老骨头拖到这里来了啊。"

"上克莱姆巴家去，可是吗？"

"当然罗！难道他不是我的至亲吗？"

"你的布袋里装得满满的：他们一定会欢迎你的。我敢大胆说一句，你还有几个钱缝在什么烂布头里呢。是呀，是呀！他们一定会承认你是他们的亲戚的。"

"他们身体都很好吗？"对方的嘲弄使阿伽沙痛苦，她插嘴问道。

"都好。汤马斯可得除外，他身体很不好；不过，坐牢以后倒好了一些了。"

“汤马斯！坐牢？——你可别开玩笑了；我不爱听。”

“我讲过的话，我还要反复讲。不过，让我补充一句：汤马斯坐牢，有的是伴儿；全村的人也都在跟他一起坐牢啊。法律出面干涉的时候，牢门啦，铁窗啦，可凶呢，不管你有土地没土地，都得吃官司！”

阿伽沙惊惶失措地站在那里。她呜呜咽咽地说道：“耶稣，玛利亚，约瑟夫！”

“现在你赶快到克莱姆巴老婆那儿去吧：你马上就会把各种新闻听个够的……哈哈，男人们因为复仇雪恨，如今都在休假呢！”雅姑斯叮卡说道，恶意地哈哈大笑。

阿伽沙费劲地走着路：她没法儿相信这个消息。一路上她遇到好几个她所认识的妇女，她们都亲善地跟她打招呼；可是她装作好象没有听到似的，而且有意识地尽可能把走路的步子放慢，迟迟不去证实老太婆雅姑斯叮卡告诉她的可怕消息。她徘徊了好久，东张张，西望望，不想知道那最不幸的真相。

然而，最后她还是鼓起勇气踏进近在眼前的克莱姆巴家。她浑身上下都在发抖，她用害怕的眼睛望着果树园及其背后的茅屋。紧挨着窗子，母牛正就着一个大桶大声饮水；在贯穿全屋的过道的另一头，可以看到一头母猪带着几只小猪在泥泞中打滚，鸡呀鸭呀急不及待地在粪堆上寻找着食物。水桶现在是喝空了。她把水桶拿起来（手里拿着件东西走进屋子去，心里就感到胆大一些），踏进灰暗的大房间，口中说道：“赞美天主。”

“是谁啊？”内室里一个悲哀的声音接口道。

“是我——阿伽沙。”她的声音梗住了，好容易才说出这句话来！

“阿伽沙！哦，我真是没有想到！……”克莱姆巴的老婆说

道，她突然出现在门口，围身布里满满地兜着许多小鹅儿，母鹅也嘘嘘地跑过来，绕着她的身体呷呷地直叫。

"啊！感谢天主！人家说你早在去年圣诞节时就死了；只不过没有人知道你死在什么地方，我丈夫还到警察局去打听过呢。——坐吧，你一定累了。你瞧，我们的鹅孵了小鹅了。"

"品种好！数量也多！"

"是啊，孵了五十五只小鹅。——你到房子前边儿来吧；我得喂小鹅儿，得留神别让大鹅把它们踩倒了。"

她把小鹅从围身布里放出来，小鹅就开始跑来跑去，绒毛蓬蓬的，象是柔荑花序一般；母鹅也都过来了，高兴地呷呷呷地叫着，冲着小鹅伸出了长长的颈子。

克莱姆巴的老婆给小鹅拿来了一种用碎蛋、荨麻叶和燕麦片做成的混合饲料，搁在一块木板上让它们吃，自己还蹲下身来保护它们；因为小鹅的父母们，正发出愤怒的大叫，拚命地来抢饲料吃，甚至把小鹅踩倒，用嘴来啄它们。

阿伽沙在房子前边儿坐下。"翅膀中间的羽毛上，都有个灰色记号呢，"她说。

"这是特大鹅种的标记。我从风琴师老婆那里搞来的鹅蛋：我三只鹅蛋换她一只。——啊，你来得正好；家里的活儿那末多，叫人不知道先干哪一桩才好。"

"我马上就来动手帮忙——马上！"

她挣扎着站起身来，要想动手做点什么事情；可是她的力气不济，她晕头晕脑地靠在墙上了。

"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克莱姆巴的老婆看到她脸色灰白、脸古怪地浮肿变形，便开口说道，"一眼就看得出来的，你已经筋疲力尽，再也不能帮忙干活儿了。"

看到阿伽沙这种光景，她心里就恼火了；事实是明明白白的，这个老婆子不仅不会有什么用处，而且还会引起许多麻烦。

阿伽沙一定是猜到了对方的心思，她用怯生生的抱歉的口吻说道：

“你不用担心：我决不拖累你们，也绝不吃你们的饭食。我不过是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就要走的。我不过是想来看看你们大家，问候你们的健康。”她的眼泪快要夺眶而出了。

“哦，我可不是在撵你走啊。——坐下吧；除非你自己想走，你才离开我们吧。”

“小伙子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阿伽沙立刻问道。“恐怕是跟汤马斯一起在田里干活儿吧？”

“这样说来，你没有听到他们都在坐牢吗？”

阿伽沙默不作声，痛苦地扭紧了双手。

“雅姑斯叮卡跟我说了，可我没法儿相信。”

“咳！她说的是真话——千真万确，跟福音书一个样儿！”

她想起了发生的事情，僵硬地挺直身体，哭起来了。

“咳，这简直是列普卡村的末日。他们都给捉到城里去了，他们大家——大家都给捉去了！——我怎么把日子熬过来的，我自己也说不上来……已经是三个礼拜以前的事情了，可是我脑子里记得清清楚楚的，就象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般。只留下了马切克，现在在田里撒粪施肥的姑娘们，还有我这个苦老婆子！”

“滚开！”她突然向母鹅大声喊道。“难道你要象母猪一样弄死你自己的子女吗？难道你要这样吗？”

接着，她就把那些已经跟着母鹅跑到院子里去的小鹅重新叫拢来。

“没关系的，让它们跑来跑去好了，”阿伽沙说道：“眼前一只

鹰也没有，而且我也会照顾它们的。”

“你自己连手脚都不方便，怎么能跟着鹅儿跑呢？”

“我踏进了你家的大门，就觉得身体好些了。”

“那末你就试试看吧。——我给你去弄点吃的东西来。要不要替你煮点牛奶？”

“谢谢你，太太；除了四旬斋里的礼拜六，我是一向不吃牛奶的。给我一壶开水就行了。我身边带着面包，把它弄碎了浸在水里就可以吃了。”

不多一会儿，克莱姆巴的老婆给她端来一碗开水，水里还搁了点儿盐，阿伽沙就着盐汤，把面包弄碎，吃下去了。同时，克莱姆巴的老婆就把那一场激战，打起来的原因和结果，统统都告诉了她：波利那的脑袋怎样给守林人打坏了，安蒂克又怎样为父亲报仇，把守林人打死了；波利那老头怎样从此一直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其他的人们怎样也在激战中受伤很重，他们又怎样满不在乎，因为他们在战斗中获得了胜利。

“可是，”克莱姆巴的老婆继续说道，“就在接下来的那个礼拜日，大打出手后不过四天，就出了事情了。那天，湿雪下得密密麻麻的，几乎出不了门；我们正准备上教堂去的时候，古尔巴司家的孩子们在村子里到处跑，嚷开了：‘宪兵来啦！’

“宪兵的确来啦——足有三十个宪兵，此外还有法官和推事……整个儿法院里的人都来了！——住在神父家里。接下来，他们就着手问话，一句句地记录下来，而且他们派兵把每一个人都押去审问了。没有人抗拒；农民们都大胆地讲了出来，象作神圣忏悔一样坦白地把真相讲了出来。——审问到黄昏时才结束。法院要想把全村的人都抓去，连妇女也要抓去！可是，孩子们大哭大闹，男子汉们在找寻棍棒，打算打它个落花流水……这时

候，准是神父跟法官求了情，因为法官没有抓我们，让我们留在村子里了。他们连柯兹洛娃也没有抓走，虽然她恶狠狠地骂了他们。光是把男人们关到牢里去了。至于波利那的儿子安蒂克呢，他们下命令把他捆绑着带走。”

“捆绑！天哪！”

“他们把安蒂克绑了起来，可是他把绳索挣断了，好象它是烂草绳似的。大家都见他害怕，他象是给高烧烧得发疯发狂了，又象是有魔鬼附在身上了。他挺胸凸肚地站在他们面前，狠狠地盯着他们直瞧，嘴里说道：

“‘用脚镣手铐把我的手脚牢牢扣住，小心监视着我——不然的话，我就把你们大家都杀了，然后结果我自己的性命！’

“安蒂克为了他父亲伤势严重，心神惶惶不安，因而自动伸出手脚，让人套上了镣铐。他们就这样把他带走了。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是怎样把他抓走的，不会，我到死也不会忘记的。他们也抓走了我的丈夫，我的儿子们，以及其他的人们：大约抓走了六十个人光景。

“这当儿，我们村子里乱哄哄的——但听得一片号啕大哭，诅咒恶骂——我真没法儿说给你听了！

“现在，春天来了；雪融化了，田地干燥了，在叫人去翻耕了，耕耘和播种的时候到了：可是我们没有人去干农活了！

“留在村子里的，只有乡长、铁匠和几个龙钟老汉；年轻人中间，就剩了个傻瓜，颠三倒四的雅斯耶克！

“而且，现在正是生小牛小羊的时节啊。说到我们妇女呢，这些日子里好多人刚生了孩子；我们得关心坐牢的小伙子们，给他们送吃的东西去，送点儿钱和一两件干净衣服去；同时，我们忙得晕头晕脑，活儿还是干不过来，哪儿也雇不到人帮忙，个个

农民都自顾不暇啊。”

“他们会不会很快就释放呢？”

“那可只有天知道了！神父到警察局里去过；乡长也到警察局里去过：说是审问完了，就可以判决了。可是三个礼拜过去了，还是一个人也没有回来。上星期四，罗赫也去打听过的。”

“波利那还活着吗？”

“他还活着，可是跟死人也差不多；他象段木头似的躺在床上，神志迷糊。汉卡给他请了最好的医生来看病，可是他们毫无办法。”

“医生能有什么办法呢？人犯了绝症，医生就不管用了。”

克莱姆巴娃把冬天里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她的客人，因为阿伽沙什么也没听说过。

阿伽沙现在听到这些事情，惊骇得双手无力地垂下来了：这些个消息使她心疼。

“天主啊！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列普卡，可是我做梦也想不到，也想不到……我这一辈子还没有听到过象这样的事情。——难道是魔鬼撒旦跟我们住在一起了吗？”

“大概是吧。”

“一定是这么一回事。为了安蒂克跟他继母所犯的弥天大罪，我们的天主在惩罚我们了。可是，另外还有别的罪孽，现在都露了头，给大家看见了。”

别的罪孽究竟是什么，阿伽沙不敢问；她抬起颤抖的手，划着十字，口中喃喃地念着虔诚的祷告。

“可不吗，大家都得为了他们吃苦。”说到这里，克莱姆巴娃把声音放低了，“波利那象死人一样躺在床上的时候，据说雅格娜却跟乡长打得火热。安蒂克不在村子里，马秀也不在村子里：

她身边没有什么年青小伙子，所以她遇上第一个愿意跟她相好的，就跟他勾搭上了！天主啊，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啊！”她突然扭着双手叹息道。

阿伽沙答不上话来。她听到的消息使她沮丧万分，刚才的疲倦现在变本加厉地重新袭来，她蹒跚地走到牛棚里去休息一下。

太阳落山前后，阿伽沙又出现了，她到几个熟人家里绕了一个圈儿；当她回到克莱姆巴家里时，这一家人正在吃晚饭。

她们为她摆好了一把汤匙，留出了一个座位；当然啦，并不是什么贵客坐的首位。可是她胃口不好，宁可给她们讲讲她在要过饭的几个城市里的见闻。

夜色降临了，就寝之前，她们在房间里点起了蜡烛；阿伽沙把她的布袋拿了出来；她们怀着好奇心，屏息静气地把她团团围住，她慢慢地把她买给她们的各种东西掏将出来：给每人一个圣像；给每个姑娘一串项链；（啊，姑娘们接一连二地走到镜子边打量自己，看看戴上的项链有多么合适，大家伸长了颈子，象是一大群火鸡！）给小伙子们的是锋利耐用的小刀；给汤马斯的是一大袋烟草；给善良的女主人的，是一大块皱襞，上有彩色刺绣，打着扇形深裥，美丽非凡，女主人看了，拍手叫好！

大家都万分高兴，大家都尽情欣赏着礼物；阿伽沙以大家的高兴为乐，每一件礼物值多少钱，在哪儿买的，她都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她们。

她们坐了好久，谈着那些当时没有在场的人们。

“村子里冷静得要命，叫我感到有一块东西在喉咙里梗住了似的！”大家都把话说完了的时候，阿伽沙终于说道，而她的周围，便是那一片凄凉深沉的寂静。“去年这个时候真是大不相同

啊！全村叫喊欢笑的声音闹得地动山摇呢。”

“是啊，现在村子看上去就象个大坟墓一样，”克莱姆巴娃哀伤地附和道；“只配立上墓碑竖起十字架的了。”

“真是啊。——太太，我可以上楼去睡觉吗？”阿伽沙谦卑地问道：“我一路上走得骨头都痛了，我的眼睛也睁不开了。”

“你爱睡在哪儿就睡在哪儿，随你挑好了；现在可有的是地方！”

但，当阿伽沙踏上楼梯向顶楼走去的时候，克莱姆巴娃从开着的门里对她说道：

“啊，我差点儿忘记告诉你了……我们把你的羽毛被头从柜子里拿出来了……狂欢节的时候，玛尔茜哈出天花病倒了……天气很冷……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使她暖和的东西——所以就借用了你的羽毛被头……现在刚把被头晾过，明儿就给你拿到楼上来。”

“我的羽毛被头吗？——嗳，你们想……既然你们需要，用用也没关系。”

她的话中断了，没法儿再说下去了；她摸索着走到了柜子旁边。她打开柜子的盖，双手狂热地摸弄着她的那些个陪葬的东西。

是的，她收藏起来的全新的羽毛被头是给拿走了！全新的，连一次也没有用过的羽毛被头！为了准备这临终的一床被头，她在饲鸭场上苦心搜集；塞在被子里的羽毛，都是她一根又一根地亲自捡来的啊！她放声哭了出来：这个打击是太残酷了。

她祷告了好久，她流着辛酸的眼泪作着祷告，同时也把自己身受的欺侮向亲爱的耶稣婉转诉苦。

第　二　章

第二天是棕榈主日①。

汉卡大清早就起来了，只穿着衬裙，因为冷，肩上披了条围巾。

她打量着房子周围，甚至越过围着院子的篱笆，一直望到了外边儿的大路。大路上空荡荡的，毫无生气，只有干巴巴的曙光，点缀着道路两旁脱尽叶子的树梢。

她回到门廊里，好不容易地跪将下去（因为她在七八天以后就要分娩了），开始作她的晨祷，惺忪的眼睛却东张西望地看着风景。

载着白焰的白昼正急匆匆地来到，殷红的早霞在东天融化成了一片金光，好象是还看不见圣体龛时远远望到的、圣体龛上面的灿烂的丝绸华盖。

夜间有过轻微的霜冻；篱笆，屋顶，茅屋，都闪耀着白色的光彩，而树木的形态宛如许多羊毛般的云朵。

村庄依然沉睡于萦绕地面的雾霭里；只有很少的一些靠近大路的房屋，开始露出雪白的墙垣来了。磨坊的水轮毫无间断地转动着，水潺潺地汩汩地低声流动，听得见，可是瞧不到。

公鸡啼声喧闹，许多鸟儿在果树园里啁啾，好象是一起在作

---

① 棕榈主日：复活节前的礼拜日，即基督在受难前入耶路撒冷的纪念日。那天，人们把棕榈叶子撒在路上，以资欢迎和庆祝，故称棕榈主日。

着晨祷；这时候，汉卡又走出门来，到处照看一番，把还在睡觉的人们叫醒。

她先打开猪栏的半截儿小门。她看看食槽，给添上一些新鲜饲料的时候，一头大肥猪竭力要想站起身来，可是它实在太胖了，身体又顺着笨重的后屁股滚倒在地上，只是把猪鼻子转向汉卡，咕噜咕噜地叫着。

“腿臀上长满了膘，它简直站都站不起来了。膘至少有四英寸厚，没有错儿！”她高兴地摸摸猪的胸侧。

接着，她走进了家禽栏；为了把鸡招引过来，她撒了一些带在身边的猪食。鸡群急急忙忙地从栖息的地方赶过来，公鸡喔喔地大声叫嚷。

她赶开了来袭的鹅群；她仔细查看鸡蛋，一个个地擎在阳光里透视。

“再过一个钟头就可以孵出小鸡来了！”她说，因为她恰好听得见里边儿有轻微的啄蛋壳的声音。

就在这时候，也不管鹅群在周围乱叫乱嚷，拉帕从狗窝里钻出来了，懒洋洋的神气，大声打着呵欠。

拉帕一看见汉卡，就吠叫一声，摇摇尾巴，穿过鸡群跑到汉卡身边去了；一时鸡毛乱飞。拉帕向汉卡跳过去，把前脚搁在她胸膛上，用舌头舔她的手；同时，汉卡也轻轻地拍拍拉帕的脑袋。

“啊，这不说话的狗，倒很有些人情，许多人还不如它呢！……喂，彼特！该起身啦！”她一面喊，一面打着马棚的门，直打得她听到了含糊答应和拔开门闩的声音，方才罢休。于是，她又打开牛棚的门，在食槽前面，母牛排成一列躺在那儿。

“啊呀呀，维蒂克哪！你竟睡得那末死，那末晚？小鬼，快起来！”

小家伙给叫醒了，他从稿草床上坐起身来；虽然嘴里嘀嘀咕咕，可还是开始穿起裤子来了，因为他怕汉卡。

“在我挤奶之前，给母牛吃点儿草；喂好牛，马上来削马铃薯皮。可是，你听着，一把草也不要给里苏拉吃！”她严厉地补充道。里苏拉是雅格娜的私产。“让它的女主人去喂它好了。”

“是啊，她喂着里苏拉呢；喂得可真好，这可怜的牲口饿得直叫唤，在吃那铺在它身子底下的干草了！”

“让它去挨饿好了，我才不管呢：又不是我的损失！”她恨恨地说道。

维蒂克咕咕哝哝地说了几句话，汉卡一走，他就重新倒在稿草床上，再睡它一会儿。

在储藏室里，铺着干草的打麦地上，放着选出来播种用的马铃薯。汉卡往储藏室里瞧瞧，也向附近的棚子里张张；棚子里存放着全部农具。汉卡按照每天的老规矩查看过一切，看到夜间并没有丢失或损坏了什么东西，这就走到外边儿的麦田里，在那儿继续做她那中断了的晨祷。

现在，太阳升起来了，仿佛有火焰象一阵大风似的在果树园里奔涌而过。露水从树木上滴下来了，风柔和地在枝叶间簌簌鸣响，云雀的欢歌愈唱愈嘹亮。人们开始走来走去，池水拍打着堤岸，门户咭咭嘎嘎地打开了，鹅儿呷呷地嚷了，狗儿汪汪地吠了，断断续续地也可以听到人声了。

人们比往常起身得晚。今儿是礼拜日，他们乐得让疲乏的四肢多休息一会儿。

汉卡只是有口无心地祈祷着：她的思想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汉卡凝望着那些广阔的土地，远远地为一溜儿帐幔似的森

林所围住的土地；而东天的赤焰正象洪流般的涌进了森林，使兀立在郁苍苍的灌木丛中的新生枞树，显得象琥珀一般。她凝望着另外一些田畴，它们在摇曳的黄澄澄的光华里一明一灭地闪露微辉，麦子正在抽芽，好象潮湿的嫩绿色的羊毛。她凝望着银线般的纤细流水，它们在凉爽轻风的吹拂下，在一切生命都在大地上显露出来的神圣寂静之中，正沿着潮湿麦田的深沟流到这儿流到那儿。

然而，这一切汉卡都视而不见。

升腾在她眼前的，乃是过去的那些饥饿、贫乏和不公平的日子，安蒂克对她不忠实的回忆，以及她自己的各式各样的忧愁和痛苦——忧愁痛苦是那末大，她居然能有力量承受下来，等待天主今日赐予她较好的命运，这一点，连她自己也觉得奇怪。

你瞧，现在她重新在波利那的田地上安身立命了！

而且，现在谁会有权把她撵走呢？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她经历了许多人一生都没有经历过的坎坷：如今不论天主要她受什么苦，她都能熬得住了，她可以一直熬到安蒂克醒悟过来、田产永远归他们所有的日子。

她又想起了年轻力壮的人们是在什么时候、是怎样地奔赴森林大战的。

她被迫留在村子里了；就她的情况而言，也去参加搏斗，就会是一桩困难而危险的举动。

人家告诉她，安蒂克没有跟别的人一起去作战；这个消息使她心神不安。毫无疑问，她认为，这是出于安蒂克对他老父亲的仇恨……也可能是乘此机会跟雅格娜鬼混去了！

后边儿这个猜测使她心痛如噬：至于跟踪侦查安蒂克呢——她可决不干这种事情！

接着，在快到中午的时候，古尔巴司家的孩子跑进门来，大声叫喊道："胜利了！地主手下的人，被我们打败了！"说完就跑掉了。

她跟克莱姆巴娃约好了，一起去迎接胜利归来的人们。

这时候派吉斯来了，而且老远就嚷开了："波利那给打死了，安蒂克给打死了，马秀给打死了，还有许许多多人给打死了！"他拍着手，嘴里咕咕哝哝地说着含糊不清的话，人却倒在地上了；他完全失去了知觉，牙关咬得紧紧的，人们不得不用小刀撬开他的牙齿，灌他喝水。

幸亏在小伙子派吉斯醒过来之前，别的人打森林那边沿着大路涌回村子里来了。这些人详细讲明了一切情况；一会儿以后，安蒂克也到了，浑身是劲地在他父亲的车子旁走着；不过他满身上下都是血迹，脸色苍白得象个死人一样，而且神经错乱，不能自制。

汉卡的悲哀是深刻的，她觉着自己快要哭出来了，不过，她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她的父亲，老别列察，把她拉到一边，说道：

"你好生注意罗：波利那活不了多久了，安蒂克神经错乱了，没有一个人来照顾波利那的家宅了。铁匠会来霸占房子的，一旦给他霸占了，还会有谁来把他撵出去呢？"

汉卡立刻赶回自己家里，赶紧带着她的孩子们以及随手能拿的一切东西，重新搬到房子一头、波利那房间对面、她以前住过的房间里去了。

当安姆勃罗司还在用绷带给老人包扎着脑袋，人们都出了家门，全村沸腾着胜利的狂欢，回响着伤员的呻吟的时候——汉卡悄悄地踏进了波利那的家门，定居下来了，决不让人再把她撵出去了。

她十分警惕地看守和保卫着这份家业，因为土地是属于安蒂克的，他的父亲快要咽气了，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她十分明白先下手为强的道理：首先夺得产业据为己有的人，别人是很难把他轰走的，而且法律也一定袒护他的。

铁匠对于汉卡这样偷偷地抢先下手，很是恼火，他威胁她，臭骂她；可是，汉卡才不管他呢。

难道她要去求铁匠……或是别人允许吗？她已经把一切产业拿到自己手里，而且象狗一般忠诚地守护着这份产业；除了她，还有谁有这种权利呢？她知道：老头儿必定是很快就要死的了；正如罗赫郑重其事地跟她说过的那样，安蒂克又是会给关进监牢里去的。

情况既然如此，那末，她该去倚靠谁的保护呢？她只有自力更生，天主才会来帮助她。

当安蒂克给逮捕的时候，她沉着对待：她只能如此。

何况，一切家务农活都压在她肩膀上，她哪有闲工夫号啕大哭？

她既不躲避劳动，也不对敌人退让，虽然她是单枪匹马，她的敌人却为数众多：雅格娜，铁匠和他的老婆，都对她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乡长在打雅格娜的主意，这就使他强烈地偏袒雅格娜；甚至神父也被多米尼柯娃煽惑得反对汉卡了。

不过，这些敌人都是软弱无力的；汉卡一点儿也不屈服。她掌握家业的权力一天比一天坚强，过了两个礼拜不到，整个儿田产都在她的控制之下，大家都得听从她的命令了。

的确，她自己吃也舍不得吃，睡也不大睡，根本没有什么休息，总是起早摸黑的不断地干着活儿。她非如此不可。

她天性软弱，过去不断地被安蒂克痛骂吓唬，既不习惯于干

活儿，又不习惯于担当重大的责任。对于象她这样的人说来，现在这种处境，有时是特别艰苦和难堪的；但是，怕被撵出去的担心，以及对雅格娜的仇恨，却给了她熬下去的力量。

凭着不知从哪儿来的精力，她稳扎稳打地保住了她的地位和权力；不久以后，大家都开始怀着惊讶和尊敬看待她了。

列普卡村最能干的家庭主妇们经常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她："啊呀呀，过去我们还以为她对鹅儿也不会大声吆喝的呢；你瞧，现在她可跟精明强悍的庄稼人一模一样了！"普洛希柯娃跟别的女人们做得更过分，甚至时常去向她请教，心甘情愿地给她出主意、帮忙。

这些个好意，她都感激地接受了；可她根本不主动跟人交际；不久以前人家对待她的冷酷态度，她心里还记得牢牢的。

再说呢，她也不爱多嘴多舌，她不喜欢街坊邻居之间说长道短，隔着篱笆嘁嘁嚓嚓地讲人家的坏话。

她不爱那一套。她自己的困难已经够受了；邻居的缺点什么的，她可没有兴趣。

汉卡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强烈地兜上心来的，乃是关于雅格娜的问题——她正一声不响地跟雅格娜作着你死我活的顽强斗争。这个问题，是刺在她胸口的匕首，使她跳起身来，划着十字，捶着胸膛，赶紧把祈祷结束。

她心情恶劣地回到家里，看见正屋里偏屋里的人个个都还在睡觉，心里就越发恼火了。

她大声痛骂维蒂克，把彼特从稿草床上逼了起来，而且也责备了犹兹卡，因为"日高三丈，她还在床上躺着呢"！

"只要我的眼睛一刻不看牢他们，去做一忽儿祷告什么的，他们就各自躲在一边，呼呼大睡了！"她一面生火，一面嘀嘀咕咕

地说道。

这之后，她把孩子们带到外边，给每人切了点儿面包，叫拉帕跟孩子们一起玩儿，她自己就到里边儿去照料侍候老波利那了。

房子的那一边儿，什么声音也没有，象死寂了的一般；她愤愤地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可她还是没有把雅格娜闹醒；老头儿仍旧象昨夜汉卡离开时那样地躺在那里，长满粗短胡髭的死灰色的脸，露在红色条纹的被头外面，衰弱、憔悴、木知木觉，好象是个木雕圣像。他的眼睛张得大大的，一动也不动，呆望着前边儿；他的脑袋用布头包裹着，两手无力地下垂着，一点活气也没有，就象是一棵树上的断枝一般。

她给他整理被褥，因为屋里闷热，就把两腿附近的被子拉上一点。她把新鲜的水端给他喝；他就慢吞吞地喝着水，浑身上下动也不动、挪也不挪，静静地躺在那里，活象一棵斫倒的树木。仅仅他的眼睛里还有一些暗淡的光芒闪现，就象昼夜之交、阴影笼罩的河上那种转瞬即逝的微光一样。

汉卡对着他发出一声悲恸的叹息；接着，恨恨地对睡熟的雅格娜瞅了一眼，便拉起一脚，向木桶踢去。

脚踢木桶的声音，并没有把雅格娜吵醒。她侧身睡在那里，脸朝外，因为闷热，胸前的被子给推到背后去了，颈子和肩膀都裸露在外面。樱桃红的嘴唇张开着，露出了象洁白念珠一样的皓齿；蓬蓬松松的头发，秀美如晒干了的上等亚麻，披散在被子上，下垂到地板上。

“吓！我满可以用指甲掐你那漂亮的脸，直掐到肉里，叫它再也美不了！”一阵剧烈的辛酸猛刺心头，汉卡怀着不共戴天的嫌恶，咬牙切齿地说道。她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头发摩摩平伏，

对着挂在窗边的镜子照照自己的脸，可是，看到自己憔悴失色的脸和红肿的眼眶，她就缩回来了。

“她啊！……她什么折磨也没有经受过；她吃的东西多，睡的床暖和，又不生孩子：还有什么来糟蹋她的美丽呢？”

她走出房间时，猛烈地把门碰上了。

门声惊醒了雅格娜；但老波利那还是象以前一样躺在那儿，瞪眼呆看着前边儿。

自从人家把老波利那从大打出手的地方送回家来以后，他就一直这样躺着。难得有时候好象要想从床上撑起来，握住雅格娜的手，挣扎着要讲出话来；可他总是又陷入了昏迷状态，从来没有能说出一字半句。

罗赫替他从城里请了一个医生来看病；医生给病人作了检查，在一张纸头上开了个药方，拿走了十个卢布的诊费。那药也很贵，效验却跟多米尼柯娃免费给念的咒语不相上下。

不久以后，大家心里都一明二白：老波利那的病永远好不了啦，所以他们也就随他去了。

现在他们给他的护理，只不过是换换脑袋上的潮湿绷带，给他喝点儿水或是牛奶罢了；至于硬的食物，他也没法儿吃。

人们都说，对于这种事情颇有经验的安姆勃罗司也说，波利那如果再不恢复知觉，他不久就要死了，虽然死的时候当然不会有什么痛苦。于是，他们天天指望着他的最后的结局；然而，这结局却迟迟不来。这种拖延日子的情况，是令人厌烦的。

护理病人陪伴病人是雅格娜的权利和责任；可是她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她在那儿连一个钟点也待不住！事实上她已经对波利那厌恶透顶了；加之，不断地跟汉卡明争暗斗，她也感到厌烦，而汉卡已经篡夺了她的地位，把她完全丢在一边了。

所以雅格娜宁可经常跑出门去，她喜欢在温暖的晨光里晒晒太阳，在村子里自由自在地玩儿。她把照料丈夫的事情，丢给了犹兹卡，自己经常出去闲逛；谁也不知道她逛到哪儿去了；逛到晚上才回家来，倒是时常有的事。

于是犹兹卡就来照料老波利那，但也只是在有别人在旁边的时候；她还不过是个小姑娘，傻头傻脑，喜欢东跑跑西看看，因此汉卡就不得不独自一人照顾这个垂死的老人。铁匠夫妇确实每天要闯进来看望好几次；但他们是来监视汉卡的，来看看她有没有把屋子里的东西拿出去，他们迫切地盼望着波利那可能恢复知觉，恢复到足以把遗产分赠给他们。

他们围绕着垂死的老人大吵大闹，就象一群狗绕着垂死的羊争吵一样：谁都急不及待地要抢先用牙齿去咬那可怜的畜生的内脏，把尸体上最好的一块肉抢走。同时，铁匠看到什么就拿，就攫为己有；这就不得不严加防范，甚至要用强力从他手里夺回来。没有一天不是在吵架和破口大骂中度过的。

常言道："凡是和太阳同时起身的人，天主都赐福予他。"这话说得有理，铁匠可早在日出之前就起身了，甚至深更半夜就起身了，如果确信有大利可图，哪怕是十个村子以外的地方，也快马加鞭地飞跑而去。

现在，雅格娜刚起床，刚穿上衬裙的时候，门就呀的一声开了，铁匠蹑手蹑脚地溜进房间里，他径直地走到老波利那床边，打量着老人的眼神。

"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吗？"

"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雅格娜一面把头发裹在头巾下面，一面没好气地答道。

雅格娜光着脚，穿上身的衣服挺少，人还是不胜娇懒困倦，

浑身散发出一股不可思议的魅力，仿佛灼热的光芒一般；铁匠不禁眯细眼睛贪馋地盯着她直瞧。

"你可知道，"铁匠走近雅格娜说道，"老头子一定有一大笔钱藏在这儿。风琴师告诉我的，去年圣诞节之前，波利那就打算把整整一百卢布借给德比察村的一个人，因为他要的利息太大，这笔借贷才吹了。他一定把钱留在这儿，在屋子里的什么地方藏起来了。——你可要提防汉卡啊！……你不妨在有空的时候，悄悄地找一找……"

"行啊！"雅格娜说，她把围身布披在赤裸的胳膊上，因为她感到了他盯着她直瞧的眼神。

铁匠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心神不定地向墙上画框背后打量着。

"你可有杂物间的钥匙吗？"他对附近的一扇紧闭的小门狡猾地瞧了一眼，问道。

"挂在靠窗的十字架旁边。"

"一个月以前，我借给他一把凿子，现在我自己要用了，可是哪儿也找不到。我估计是在杂物间里，丢在什么杂七杂八的东西中间了。"

"你自己去找吧。我才不替你去找呢。"

突然，听到过道里汉卡的声音，铁匠就从杂物间门口缩了回来，重新把钥匙挂起来了。

"那末，我明天再顺道来看看吧，"铁匠拿起帽子，说道。"罗赫来过吗？"

"我怎么知道？问汉卡去吧。"

铁匠搔搔他那蓬蓬松松的红头发，犹豫了一会儿；同时，眼睛滴溜溜地东瞧西瞧，一副鬼鬼祟祟的神气。接着，露出贼忒嘻

嘻的微笑，走出房间去了。

雅格娜丢下围身布，动手收拾床铺，她不时地瞧她丈夫一眼，可又留心着绝对不碰上丈夫呆瞪着的眼神。

由于丈夫给予她的种种折磨和虐待，雅格娜确实讨厌他，怕他，恨他；当丈夫叫唤她，伸出冰凉潮湿的手来握住她的手时，她就感到一种由厌恶和恐惧交织成的痛苦：老头儿身上散发出一阵阵死尸和坟墓的恶臭！然而，尽管如此，最最真心诚意地但愿老人活下去的，恐怕还是雅格娜。

因为雅格娜现在才明白：丈夫一死，她就得蒙受损失。跟丈夫一起过活，她感到自己是个主妇，大家也都服从她；至于其他的妇人们，不管愿意不愿意，总得把第一位让给她。为什么？就因为她是波利那的妻子。而玛蒂亚斯呢，虽然在家里对待她粗暴严厉，当着众人的面却处处关心她，使大家都尊重她。

这一点，在汉卡闯进家门占据上风之前，雅格娜是一直没有看清楚的；因而她终于感到自己无依无靠、吃亏遭难了。

雅格娜对土地倒毫不在意：土地对她有什么用处呢？压根儿没有用处。虽然她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习惯于以地位自夸、以财富自豪，但她娘家也是够富裕的，不至于为这份损失过分伤心。最使她怵目惊心的是：她不得不向汉卡——向安蒂克的老婆屈服；她感到忍受不了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这一点激起了她的怨恨和敌忾之心。

她的母亲又伙同铁匠不断地在煽动她。不然的话，也许她很快就会放弃这种明争暗斗了；因为这些个拌嘴吵架搞得她厌烦透顶，她真想干脆抛弃一切回到娘家去。

可是多米尼柯娃严厉地回答道："老头儿还活着的时候，决不要回来！你必须照料你的丈夫；那边才是你安身立命的地方！"

所以雅格娜就在老人家里待下去了，虽然心里怀着不可言说的不满：没有可以谈谈说说的人，没有可以对之微笑的人，也没有可以拜访的人！

在家里，身边是个死样怪气的病人；汉卡又随时都准备大吵大闹；还有那明争暗斗——明争暗斗——怎么也忍受不了的明争暗斗！

有时候，她带着纺线杆出去串门儿——不过这也是个不堪忍受的苦刑。村子里只有女人，谁都垂头丧气，心事重重，眼泪汪汪，再不然就是大吵大闹、大发雷霆，跟三月的天气一个样儿；到处是一片诉苦抱怨之声，耕田的小伙子，连一个也见不到！

现在，她的思想开始又转到安蒂克身上去了。

的确，在发生大灾殃之前的那最后几天里，她已经对安蒂克感到生分疏远了，没有一次遇见他不觉得痛苦和恐惧，末末了儿又受到他那样的冷待，以致回忆也变得苦涩而懊恼。但，那个时候，她总是让他在黄昏时分在干草堆后边等候着，如果她高兴，便可以去会他……那个时候，尽管她担心被人发现，怕他经常骂她迟到，她还是心甘情愿地去幽会了；他是个烈火般的情魔，也不请求同意，就把她一抱抱在怀里了，这时候，她也就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忘掉了！

而现在呢，她是孑然一身，十分孤独的一个人儿！那个耐心追求她的人，那个坚持守候她的人，那个主宰她的情人，再也不在她的身边了。乡长确实拥抱过她，在树篱间同她调过情，还跟她一起上酒店去喝过酒，乡长倒很想取安蒂克而代之。但她也只不过容许他放肆到这种地步，因为身边没有第二个男人，聊以寻欢作乐罢了。——谁能跟安蒂克相比呢？

除此以外，雅格娜也还另有动机：她要嘲弄全村的人——连

安蒂克也不饶他几分！

啊，在械斗后的那最后三天里，安蒂克是多么欺人地不把她放在眼里啊！他整天整夜地坐在老头儿的床边（不，甚至还睡在她自己的床上呢），难得离开屋子一步；然而，他倒象并没有看见她似的，虽然她始终待在他的身边，象一头狗一样，用渴望的眼睛瞅着他，期待着他可有什么情爱的表示。情况不是这样吗？

安蒂克始终没有看过她望过她一次，他的眼睛一味地看着他的父亲，看着汉卡，看着子女——看着狗！

可能就是他这种态度，把雅格娜对他的全部爱情都摧毁了。所以，当安蒂克给扣上脚镣手铐带走的时候，在她心目中看来，他已经象是别的什么人了——象是陌路人了。她在自己的心里，找不到为安蒂克而悲痛的迹象；她幸灾乐祸地瞧着汉卡：扯着头发，用脑袋撞着墙头，大哭大嚎，就象小狗统统被淹死了的母狗一样。

她不怀好意地欣赏着汉卡的痛苦，同时又厌恶地转过身子，不惜看一看安蒂克脸上可怕的疯狂神情。

现在的安蒂克，她没法儿记得清清楚楚，跟只见过一面的人也差不了多少。——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那末疏远见外了！

然而，她越发记得清楚的，乃是过去的安蒂克，那些情爱绵绵的日子里的安蒂克，幽会与拥抱、接吻与狂欢的日子里的安蒂克；为了这个安蒂克，她半夜醒来时，整个身心反复思量渴念，而她的相思的心悲痛欲裂，如疯如狂地呜咽着渴望着，高声叫唤安蒂克的名字。

对这个过去幸福的日子里的安蒂克，她的灵魂在高声呼唤；然而，事实上，这个过去的安蒂克，现在是否还在这个辽阔的世

界上的什么地方呢？

过去的安蒂克——活在她脑子里的一个甜蜜的幻影——出现了；就在这时候，突然，汉卡尖厉的声音把幻影赶跑了。

“这女人大叫大嚷的，就象头给活活剥皮的狗一样！”幻影消失时，雅格娜在心中评论汉卡道。

阳光斜照进来，映红了灰暗的房间；鸟儿啼啭；随着气温逐渐增高，夜来的白霜化成晶莹的水珠，从屋顶上滴将下来，而雅格娜也听到了鹅群吭吭啼叫着在池塘里戏水的声音。

她收拾房间，因为今儿是礼拜日，她立刻就得准备上教堂去，并且把宗教仪式上要用的棕榈枝也预备好。她前天割来几根红柳嫩枝，上面长满着银色的幼芽，都插在水壶里了；她正要仔细地把红柳扎起来修饰一番，维蒂克打门里大声叫唤道：

“女东家说，你的母牛没有东西吃，在哞哞地叫唤，要你来喂它草料。”

“你告诉她，我的母牛不用她操心！”她尽力拉开了嗓门儿回答道，静听着那一个又会嚷些什么来接碴儿。

“哦，”她想，“你大叫大嚷吧，喊哑了嗓子也没关系；今儿个你休想惹我生气，我才不睬你呢！”

于是她就好整以暇地开始选择上教堂时穿的衣服。但，一个突如其来的可怕的念头，使她心灵上的明朗天空里阴云密布，整个世界变得一片灰暗了。——她究竟为什么要打扮呢？她为谁打扮呢？

娘儿们的眼睛会估量她身上每一根缎带的价钱，娘儿们的贫嘴恶舌会沸沸扬扬把她诽谤中伤——难道她为这些可憎可厌的娘儿们打扮吗？

这个痛苦的念头使她背过脸去，不再看什么衣服了。她一

面动手梳理着自己浓密的头发，一面伤感地凝望着窗子外的景色：村庄沐浴在阳光里，露珠璀璨生辉。果园后清晰可见的白色农舍，屋顶上冉冉升腾起蓝色炊烟。水边树木的一片苍翠里，影影绰绰地闪现出不少妇女衣裙的红浪，绿树红裙，又一齐倒映在水里。鹅群排成长长的行列，仿佛是在蓝天倒影里游泳而过，它们掀起的半圆形黑色水纹，正在象蛇也似的舒展蜿蜒开来。肚皮白亮的燕子，也沿着水面飞掠而下又飞掠而上。

接着，她又把视线从这些个景色上转移开去，仰望深蓝色的天空。空中白云浮动，仿佛是白皑皑羊群在牧场上一般；鸟儿在云端之上翱翔，高不可见，只听得它们悠长、凄凉、颤栗的歌声。——这歌声，当她低头凝视周围的世界，凝视起伏的流水和摇曳的树木的时候，使她心中充满悲哀，泪眼模糊。现在她在景色中看到的，只是她自己的郁郁寡欢之情的反映而已；这就使泪水——从她内心深处涌将出来的泪水——开始从她苍白的面颊上流淌下来，涓滴不绝，仿佛断线珍珠一般。

如今袭上心来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情绪？——她自己也搞不清楚。

她觉得：有一种什么东西，一种无可奈何的渴望，逮住她，把她举起来，带她远走高飞，而且不论把她带到哪里，她都愿意去，决不回头。她不自觉地、几乎是没有痛苦地不断流着眼泪；好比一棵繁花纷披的树木，从土地里汲取滋养生命的汁液，伸展着大树枝与小花枝，被阳光晒得暖和和的，在春天早晨的清风里摇摇曳曳，滴下大量的露水。

“维蒂克，”汉卡尖厉的声音又在叫喊了。“去问问那位太太：她可不可以赏个脸，过来吃早饭吗？”

雅格娜从神思恍惚中惊醒过来，她擦擦眼泪，梳好头发，赶

紧进去吃早饭了。

大家都坐在汉卡的房间里吃早饭。马铃薯在一只很大的盘子里冒着热气，犹兹卡刚给它浇上了一点用洋葱熬过的奶油。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所有的调羹都忙个不停。

汉卡坐在桌子中央的首位上；彼特坐在末位，维蒂克蹲在他旁边的地板上；犹兹卡捧了盆子站着吃，一面照料大家的吃食。孩子们在火炉旁边对着满满一盆大吃而特吃，同时用调羹把拉帕赶开：拉帕想探到他们的盆子里来吃呢。

雅格娜的座位靠近门口，正对着彼特。

这顿早饭吃得很沉闷，大部分时间都是沉倒着脑袋，连眼睛也不抬起来的。

犹兹卡竭力要想按照自己的作风，咭咭呱呱地乱讲一气，可是失败了；彼特时不时地插嘴一两句，甚至汉卡都被雅格娜眼睛里若有所思的神色所触动，也想谈谈话儿。可是雅格娜却一句话也不说。

“维蒂克，谁打得你脸都肿了？”汉卡问道。

“哦，我不小心把脑袋撞在马槽上了！”但他的脸红得象只螯虾一样，他擦擦伤处，意味深长地对犹兹卡看了一眼。

“你把棕榈枝搞来了没有？”

“我吃完早饭就去搞回来。”他一边儿急急忙忙地吃着，一边儿答道。

这时候，雅格娜放下调羹，走出去了。

“她怎么回事啊，”犹兹卡给彼特再浇上点酸菜汤，低声对他说道。

“有的人，没有你那份儿咭咭呱呱的本事。——她给她的牛挤过奶没有？”

“我看见她拿着桶到牛棚里去了。”

“顺便说一句，犹兹卡，咱们一定得给灰牛搞点儿油饼来。”

“说得对，今儿早晨我看见它的奶变稀了。”

“这样的话，那末，一二天内它就要生小牛了。”

“你上教堂去做棕榈礼拜吗？”犹兹卡问汉卡道。

“你跟维蒂克一起去吧！彼特照料过了马，也可以上教堂去。我得待在家里，侍候爹。说不定罗赫会来，把安蒂克的消息告诉我们。”

“可要去叫雅姑斯叮卡明儿来种马铃薯？”

“当然要去叫罗：光我们几个干活儿，人手是不够的；而且挑选种子的事，非赶紧办不可。”

“那末大粪呢？”

“明儿中午以前，彼特就把大粪都车到田里去了；吃过午饭，就和维蒂克一起浇粪施肥；你一有空闲工夫，也得去给他们帮忙。”

外边儿一阵响亮的鹅叫声——维蒂克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来了。

“你怎么啦？别惹鹅儿，难道这也办不到吗？”

“鹅要咬我，我不过是把它们赶走罢了！”

他随手丢下一大捆开满柔荑花序的柳枝，上面还湿漉漉地沾着露水；犹兹卡立刻把它分成几小束，用红绒线缚好，然后小声儿问他道：

“可是鹳鸟在你额上啄了一下？”

“是的；你可别告诉人家。”他对女主人看了一眼，女主人正忙着把漂亮衣服从柜子里取出来呢。“我统统都告诉你吧……我看见鹳鸟老是在神父家的门廊里过夜；所以我就趁大家都睡

熟的时候，溜了进去……虽然鹳鸟啄我，我却紧紧地抓住了它；我正打算把它裹在我的短衫里带走……可是，狗嗅到了我，我不得不拔脚飞跑……我的一只裤管儿都给撕破了。——不过，我还是要把鹳鸟弄到手的。"

"如果神父知道你偷了他的鹳鸟，那怎么办呢？"

"他的吗？鹳鸟本来是我的！……而且谁会告诉神父呢？"

"你把鹳鸟藏在什么地方，才能不叫人发现呢？"

"我找到一个藏鸟的地方，可安全呢，连宪兵也搜不到的。过了一阵以后，我再把它带回屋子里来，我会叫人家相信：我又捉到了一只鹳鸟，把它养起来了。谁会看得出它就是原来的那只鹳鸟呢？——只要你一句话也不讲出去，我就捉些鸟儿，或是捉只小兔儿，送给你。"

"让我玩起鸟儿来了，难道我是个男孩子吗？你这个傻瓜！——去穿衣服吧：咱们要一起到教堂里去呢。"

"犹兹卡，让我来拿棕榈枝，你肯吗？"

"说得才妙呢！你知道，只有女人才可以拿着棕榈枝去接受祝福的啊。"

"我的意思是，我替你在路上拿着，走完村子，走进教堂之前，我就把棕榈枝还给你。"

他恳求得这么热心，她就答允了；犹兹卡转向刚走进门来的娜斯特卡：她身上穿着她的最好的衣服，手里拿着棕榈枝。

"马秀可有什么消息吗？"汉卡立刻问道。

"也不过是乡长昨天说的那些：他身体好些了。"

"乡长啥也不知道，他胡编一气、让人高兴罢了。"

"可他告诉神父的消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啊。"

"那么，为什么他对安蒂克的事，一句话也不提起呢？"

“当然是因为马秀跟大伙儿关在一起，安蒂克可是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的。”

“乡长不过是个爱胡扯一气的碎嘴子。”

“他可跟你说过什么话吗？”

“乡长天天来，可他只是来看雅格娜的。他跟她有些秘密事儿，所以他们凑到一起，谈一谈。躲开了大家，在院子里谈心。”

汉卡把声音放低，一字一句可说得挺有分量；说话的时候，眼睛始终瞧着窗外。就在这当儿，雅格娜在大门外出现了，穿得很讲究，一手拿着棕榈枝，一手拿着祈祷书。汉卡瞧着她走出门去。

“村里的人都动身到教堂里去了。”

“还早，钟还没有敲呢！”

可是，就在她说这话的时候，钟声大作，轰然雷鸣，召唤人们上教堂去。

没有几分钟，所有的人都出门去了。

汉卡一个人留下来了，她先把锅子放到火上去煮，然后把孩子们带到门外，给他们把头发彻底梳一梳——这是她在平常日子永远没有工夫切实做到的一件事。

接着，她和孩子们一起走到铺在薯坑上的一摊稿草上，让他们留在那儿玩耍。这之后，回到屋子里看过了所有的深锅平锅，她便作起念珠祈祷来了，因为诵读祈祷书太难，她没法儿办。

时间快近中午了，列普卡村沉浸在安息日的宁静之中，在这初春温暖的气候里，除了麻雀的啁啾、屋檐下营巢的燕子的呢喃，此外别无声息。万象之上，笼罩着明朗蓝天的灿烂华盖；果树伸出了丫枝，枝上缀满硕大的蓓蕾；镶在池塘边上的赤杨树，默默地摇曳着黄色的柔荑花序；铁锈色的白杨嫩枝上，鼓起着芳

香而粘性的幼芽，向阳绽开，好比小鸟求食时张开的小嘴。

温暖的墙壁上，苍蝇已经开始聚集在一起了；雏菊附近，吐出绿色火舌的灌木之上，不时有一只蜜蜂嗡嗡而鸣。

只有一阵阵潮湿的风，依旧从遥远的田野和森林里不断地吹来。

弥撒大约做了一半光景了；因为在宁静的春天的空气里，恰好听得见远远的有赞美诗声掺和着风琴声一起传过来，有时还夹杂着隐隐约约的小铃铛的声音。

时间过得慢慢的，太阳还没有高升到中天；万籁寂静无声，只有一只鹳鸟掠过地面低飞时发出喀喀的啼声，再不然就是一群打量着要攫走小鹅的乌鸦扑向池塘，引起了雄鹅愤怒的叫嚷。

汉卡继续作着祷告，同时也照料照料小孩子们，进去看看公公。波利那依旧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干瞪着玻璃似的眼睛；他一点儿一点儿地衰竭下去，逐渐接近死亡了……就象阳光中逐渐成熟的麦穗一样，只等镰刀来收割了……他认不清人。哪怕是叫唤雅格娜握住她的手的时候，他的眼睛也望着别处远处。可是，汉卡却认为她自己说话的声音引起老人抿动嘴唇，而他的眼睛里也流露出有话要说的神情。

汉卡进来看望老人时，她心里就想：这光景真是叫人看着难受啊。

“天哪！谁料想得到会落到这种地步呢？这样能干的一个农民，这样聪明、这样富裕的一个人物！现在却躺在这儿，象一棵给天雷打倒的树，丫枝上还长着叶子，可是已经不可避免地注定要死了！——并没有死去，然而也不再是活着的了。

“的确，仁慈的天主虽然是万能的，但人的命运依旧是艰苦的，总是在劫难逃……”

不过，现在中午已过，不得不去给母牛挤奶了；汉卡便长叹一声，结束了她的祷告。叹息不过是叹息罢了：干活儿却是责任；非首先干活儿不可。

汉卡提着满满的牛奶桶回到屋子里的时候，看到大家都回来了。犹兹卡跟她谈起了布道和上教堂去的人们；房间里立刻变得十分热闹，因为犹兹卡带了几个跟她年纪相仿的姑娘回来。姑娘们开始狼吞虎咽地吃着供奉过的棕榈枝上的嫩芽，相信吃了以后，就可以防止喉痛。姑娘们大笑而特笑，好几个人发觉绒毛似的柔荑花序咽不下去，呛得她们直咳嗽，非求助于喝水捶背不可；说到捶背，维蒂克可十分愿意效劳呢。

雅格娜没有回来吃午饭，人家看见她跟她妈妈和铁匠一同散步去了。——饭还没有吃完，罗赫来了。大家热诚地欢迎他，感到他和她们之间的关系，比自家人还亲密。罗赫在每个人的额上亲吻，跟每个人打着亲切的招呼；可他不愿意吃东西。他十分疲倦，不安地在房间里东看西看，汉卡跟着他的视线打转转，却不敢发问。

罗赫眼睛不看汉卡，低声说道："我见过安蒂克了。"

汉卡从她坐着的柜子上跳了起来，强烈的感情揪紧了她的心，使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身体挺好，也很有精神。有个牢头禁卒守在旁边；可我跟他至少讲了个把钟头的话。"

"可他——他戴着脚镣手铐吗？"汉卡哽咽着问道。

"瞧你想的！跟别的人一个样儿……他没有受到虐待；别自己吓唬自己了。"

"可是，柯齐奥尔说，他们都挨到鞭打，而且给锁牢在墙上呢。"

"别的案子，也许有这种事情；可是安蒂克告诉我，谁也没有碰过他。"

汉卡高兴得合起了手掌，脸上容光焕发。

"我临走的时候，他叫我告诉你，千万要在复活节前宰一头猪，他自己也想尝尝'斯威康'① 呢。"

"咳，这可怜人一定是在那儿饿着肚子呢，"汉卡悲伤地说道。

"不过，"犹兹卡大着胆子插嘴了，"爹嘱咐我们，那猪养肥了，就要卖掉的。"

"爹是嘱咐过的；"汉卡毫不让步地说道，"不过，现在安蒂克说是要把猪杀了吃，就不用管爹的意见了，应该按照安蒂克的意思办啦。"

"他还让我转告你，"罗赫继续说道："田里的活儿，凡是必需的，你都得去干。——我告诉他，你已经搞开了头，搞得挺好。"

"那末，他对这事又怎么说呢？"汉卡容光焕发地问道。

"他说，你打定主意想搞什么事情，总是有本事搞好的。"

"是啊，我快要有本事——有能耐了！"她大声说道，眼睛里闪耀着决心的光彩。

"可是，他们不久就会释放他吗？"她急不及待地问道。

"说不定复活节后就要释放了，也许还要晚一些时候。无论如何，侦讯一结束，就要释放了。所以拖得那末久，"他避开汉卡的眼睛，颇有几分道理地补充道，"是因为被告人太多了——事实上是全村的人都成了被告了。"

"他可曾问起房子……问起孩子们……问起我吗？"

汉卡很想再加一句："可曾问起雅格娜？"但她不敢这样公开

---

① 斯威康：面粉和各种肉类做成的食品，复活节前夕由神父为之祝福，在复活节期间与彩色蛋同食。

把问题提出来，而她又没有本领引导他把她想知道的事告诉她。何况，现在提出来也太晚了："罗赫来了"的消息，已经传遍全村，晚祷的钟声还没有响，妇人们已经拥进来打听她们的吃官司的亲人们的消息了。

罗赫坐在大门口，把他所知道的消息都告诉了大家，每一个人都仔仔细细地讲到了。他没讲什么伤心的事情，可是听他说话的妇人们，却立刻呜咽起来了，甚至还放声大哭。

这之后，罗赫就到村子里去，几乎家家户户都走遍了。他用他圣人般的风貌，雪白的长须，以及口中所说的安定人心的言语，使家家户户都充满了光明、安慰和希望。然而，人们流的泪还是不少，她们的忧愁之感复苏了，过去种种辛酸的回忆，使她们垂头丧气。

昨天，克莱姆巴娃跟阿伽沙说过：列普卡村现在就象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坟墓。她说出了事实的真相。这地方，看上去就象过去不幸的日子里的情景一样，那时候瘟疫流行，大部分居民都埋到坟墓中去了，那时候战争蹂躏着这片土地，农舍凄凄凉凉的，只是充满了妇人的哀泣，孩子的号哭，充满了怨天尤人之言，居丧悼亡之痛，以及回忆过去的伤心事所引起的强烈的痛苦。

她们现在受的苦、遭的难，更是难描难画。

三个礼拜过去了。列普卡村不但没有平静下来，而且感到遭受的创伤和损害日益严重了，不，甚至随着每一个早晨、中午、夜晚的来到而越发严重了；因此，不论屋内屋外，都响起了愤怒的吼声，报仇的渴望就象撒旦种的魔草似的，在每个人的心里萌芽、成长起来了。许多人，捏紧了拳头，吐出了不顾前后的狂言，发出了雷鸣般的咒骂。

所以，罗赫安慰她们的话，——就象是漫不经意地投进将灭未灭的灰烬里的木柴，使死灰重新燃起了熊熊的火焰——就只有一个效果：激起了闷在心里的痛苦，引起了身受的横蛮欺侮的回忆。那天傍晚，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去做晚祷。他们一群群地聚集起来，挤在院子里，站在大路上，甚至跑到酒店里，心中充满悲哀，嘴里发出恶狠狠的咒骂。

只有汉卡稍稍得到了一点儿安慰。她丈夫的称赞，使她充满了力量和愉快的憧憬，她迫切地要大干一场，要让丈夫看看她有本领对付非常事变——她的那种迫切之情，简直非笔墨所能形容。

其他的妇人们都走了；铁匠老婆已经坐到波利那床边去了；汉卡便和犹兹卡一起到猪栏去。她们把猪放出来：那猪太肥了，它倒在污泥里打滚，再也不肯走动。

"今天什么东西也别给它吃，这样它肚子里就干净了。"

"那就太妙了，我今儿下午就忘了喂它。"

"好；既然如此，咱们明儿就宰了它。你去叫了雅姑斯叮卡没有？"

"叫了。她说明儿晚上到这儿来。"

"你换件衣服，到安姆勃罗司那儿去跑一趟。叫他明天至迟在弥撒以后上这儿来，把一切必需的用具也带来。"

"可是，安姆勃罗司来得了吗？——神父说过，明儿有两个教士要到村子里来听忏悔呢。"

"他心里明白，我准会给他喝好多伏特卡：他一定会腾出工夫上这儿来的。说到宰猪，切肉，腌肉，谁也不及他手段高明……雅姑斯叮卡也是个好帮手。"

"那末，我可要明儿大清早就赶到镇上去买盐和别的作料？"

“你这个野姑娘，倒想出去逛呢。——不用到镇上去，我们在杨开尔的铺子里，什么都买得着。我立刻去买。——嗳，犹兹卡！”她在后面喊道，“彼特和维蒂克到哪儿去了？”

“大概是到牧场上去了。我看见彼特带了小提琴去的。”

“如果你见到他们，叫他们上这儿来。他们得把偏屋外边儿的水槽搬过来，摆在正屋前面：我们得在早晨用开水泡猪，把它拔掉毛、洗刷干净。”

可以跑出门去，犹兹卡是高兴的；她立刻奔到娜斯特卡家里，跟她一起去找老人安姆勃罗司了。

然而，汉卡那时却没有上酒店去，她的父亲拖着沉重的脚步来看她了。

她弄了些东西给父亲吃，高高兴兴地把罗赫讲过的关于安蒂克的事情，告诉父亲。——突然，玛格达冲了进来，大声嚷道：

“爹有点不对劲儿：快来！”

波利那坐了起来，两腿伸在卧床外边儿，眼睛骨溜溜地打量着房间。汉卡跑过去扶他，防他从床上摔下来。他好端端地看着汉卡，接着又盯牢了正好在这个时候出其不意地闯进门来的铁匠直瞧。

“汉卡！”

他大声说道，咬字清清楚楚，声调却使她吃了一惊。

“我在这儿啊，”她答道，身体也发抖了。

“外边儿，怎么样啦？”

这是个奇怪的声音——稀奇古怪的、不连贯的声音。

“春天来了，天气暖和了，”她结结巴巴地说道。

“他们，还没有起床吗？该在田里干活儿了！”

他们惊惶失措，要说话也找不到词儿了；玛格达突然放声哭

了起来。

“伙计们，保卫你们自己的财产！别屈服！”

波利那的声音提高，变成叫喊。突然，他不开腔了，身体在汉卡的怀抱里猛烈地东摇西晃，铁匠和他的老婆玛格达因此要想来接替汉卡。但，汉卡虽然手臂和背脊都很酸痛，还是把老人抱住了。三个人都呆望着老人，等候他把话说下去。

“得先种大麦。——快去援救啊，伙计们！在我身边集合！”他忽然用凄厉可怕的声音叫了起来，他直挺挺地向后倒了下去，两眼紧闭，喉头咕噜咕噜地响着。

“天主啊！他就要咽气了——咽气了！”汉卡大声喊叫，用足全力摇撼着老人的身体，也不知道她自己在干什么。

玛格达把一支圣烛塞到老人手里，并且把圣烛点亮了。

“米哈尔！去请神父！——马上去请吧！”

但，她丈夫还没有能走出房间，波利那的眼睛就张开来了，圣烛从他手里掉下来，跌断了。

“危机过去了……你瞧，他在找什么东西呢，”米哈尔低声说道，一面向老人俯下身去。可是老人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知觉，他毫不迟疑地把铁匠推开，吩咐道：

“汉卡！把这些人撵出去！”

玛格达流着泪，跪在老人面前；可是老人好象并不认识她似的。

“别来这一套……没有用……把他们撵出去，”他固执地再三说道。

“请你们出去吧——至少到过道里去吧；别惹他生气了。”汉卡恳求地说道。

“玛格达，你出去吧：我可一步也不离开这儿。”铁匠猜到波

利那有事要叮嘱汉卡，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可是老人听到了铁匠说的话，他从床上仰起身体，一面指点着房门，一面用可怕的神色看了铁匠一眼，于是米哈尔骂了一句就退将出去，跟正在门外哭泣的玛格达重新凑在一起了。但铁匠很快就恢复了冷静的理智，他蹑手蹑脚地绕到尽可能挨近窗口的地方；窗子正好靠着波利那的床头，铁匠千方百计要把房间里的谈话听个清楚。

铁匠走了以后，波利那吩咐汉卡道："坐到这儿来，坐在我身边。"汉卡大为感动，依他的话坐下了。

"你在杂物间里可以找到一些钱；藏起来，不然就会被他抢走的。"

"在哪儿呢？"她问，紧张得身子也发抖了。

"在麦子里。"

他一字一顿，说得清清楚楚。她按捺住心中的恐惧，紧瞅着他奇怪地发光的眼睛。

"要替安蒂克申诉……哪怕卖掉一半产业也行……决不能把他抛开不管啊……"

他不再说下去了，却往后向枕头上倒了下去；他想结结巴巴地说出一两个字来，他想把身子仰起来，可是全办不到了；现在他眼睛里的光芒熄灭了，黯淡昏沉了。

汉卡大吃一惊，叫了起来；铁匠夫妇一齐冲进去，侍候病人，给他水喝。可是病人并没有苏醒过来，他躺在那儿，就跟过去一样，身子僵硬，一动也不动，眼睛干瞪着，可是好象什么也没有看在眼里。

他们陪他坐了好久，两个女人都默不作声，只是掉着眼泪。黄昏追近了，房间里逐渐暗下来了，他们才走出房去。西方最后

的霞光，映紫了池水，这便是白昼唯一的残辉了。

铁匠向汉卡转过身来，问她道："老头儿跟你说了些什么？"

"就是你们俩都听到的那些话。"

"可是，他单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又说了些什么呢？"

"啥也没有说。"

"你别惹我生气，汉卡，不然的话，你就懊悔也来不及了。"

"你可吓唬不了我！"

"老头儿把东西塞到你手里了，"铁匠来一下试探，补充道。

"那末，你到粪堆里去找找看吧。"

铁匠向汉卡冲过去，正要动手打她，可是就在这时候，雅姑斯叮卡进来了，她用她那种尖酸刻薄的腔调说道：

"哈哈，你们俩这么相亲相爱，怪不得全村的人都在谈论你们两人了！"

铁匠骂了一句，径自走掉了。

黑夜来临——没有星星，有风在树木间柔和而又悲怆地簌簌作响，预示着天气要变了。

汉卡的房间里又亮又热闹：哔剥爆响的炉火上煮着晚饭，老妇人们跟雅姑斯叮卡闲扯着各种各样的事情，犹兹卡跟娜斯特卡和颠三倒四的雅斯耶克坐在房间外边儿，彼特正用他的小提琴奏着使人心忧的哀歌。只有汉卡一个人不能安心坐定下来，她不断地反复思量着波利那的话，再三向波利那睡的房间张望着。

"彼特，别拉了！"她大声说道。"圣礼拜一都快到了，你还是在拉你的提琴，提琴！——简直是罪孽！"

汉卡骂彼特，只不过是因为她被琴声搞得心烦意乱，快要哭出来了。彼特不拉琴了，他们大家都走进大房间里去。

那天晚上，她有好几次听到狗在院子里吠叫，她就给狗打气：

“咬他，拉帕！——咬他，勃雷克！——咬他！”

不过，狗每次总是突然停止吠叫，满意地摇着尾巴走回来了。

这种情况发生了好几次，汉卡心里因此发生了可怕的疑问。

“彼特，留神把门户都锁好闩好。有人在附近偷偷走动，而且不是外人；因为狗认识他！”

最后，大家都上床睡觉了——只有汉卡一个人没睡。她查看门户，看到都上了锁才放心；接着，她又站着仔细听了半天动静。

“放在麦子里——大概是在哪一个麦桶里吧……啊，如果有人比我先下手，那就糟了。”

想到这里，汉卡心跳得厉害，额角上也沁出冷汗来了。那一夜，她根本没有睡好。

第　三　章

“犹兹卡，把火生好；壶里都盛满水，搁在火上把水煮开。我上杨开尔铺子里去买作料。”

“你赶紧吧；安姆勃罗司马上就要来了。”

“不用担心；他不可能来得那末早。他在教堂里有他分内的事，要办好了才能来。”

“不过是为弥撒打钟罢了。其余的事，有罗赫替他办呢。”

“好吧，我及时赶回来。同时，你督促小家伙们，叫他们快点把水槽擦洗干净，搬到正屋外边儿。——雅姑斯叮卡立刻就来了：叫她洗木盆。——杂物间里的空桶也得拿出来，滚到池塘里，好好浸一浸，叫桶板涨出来，免得漏水。——别叫醒孩子们；他们睡得愈久愈好，免得他们碍手碍脚的。”——汉卡把事情嘱咐完毕，用围身布裹好脑袋，就急急忙忙地在清晨雨水濛濛的潮湿空气里出门去了。

天气阴沉而潮湿，冷得极不爽快；灰白色的雾气，蒙蒙松松，点点滴滴；泞滑的大路是潮湿的，浸透了水的；茶褐色的农舍隐隐约约地在纷纷雨丝中浮现出来；树木悒郁地垂于池水之上，看上去象是畏畏缩缩、战战兢兢的摇晃不定的鬼影，朦朦胧胧，仿佛就是雾霭凝聚而成的。在这种险恶的天气里，简直看不到什么景色，也还没有人走出门来。只是在弥撒钟声叮叮哨哨响起来的时候，才看到一些穿红色裙子的人，在泥泞中跋涉着，向教

堂走去。

汉卡急匆匆地快步前进，她满心以为也许会在大路转弯的地方遇上安姆勃罗司；可是，哪儿也见不着他。只是遇到了神父的盲马，盲马按照老规矩在清晨的这个时刻里，拉了载着大木桶的滑橇，向池塘走去，虽然逢到车辙不是停顿便是打趔趄，可还是凭着嗅觉摸索到池塘边上；等候着盲马的牧童，已经藏在灌木丛中躲雨，抽起纸烟来了。

就在神父住宅门前，有一辆由两匹肥壮栗色马拉着的四轮马车停下来了，面色红润的拉兹诺夫教区神父从车子里走出来。

"来听忏悔的，跟斯伍皮亚的神父一起来的吧，"汉卡没有找到安姆勃罗司，心中想道。她绕过教堂，沿着白杨大道走去：道上的泥泞更多了，树木笼罩在迷濛细雨里，象是透过蒙着水汽的玻璃窗见到的影子一般。她走过酒店，折入潮腻腻的小路，到她姐姐家去了。

她心里盘算过，看看父亲，跟姐姐谈谈，时间是尽够的；现在她搬回波利那家去住了，跟她姐姐处得挺好了。

"昨儿，犹兹卡告诉我，爹身体不大好！"她一进门就大声说道。

"咳，有什么办法呢？他裹着老羊皮躺在床上，哼哼唧唧的，说是他闹病了，"薇隆卡很不高兴地答道。

"这儿多冷啊！我觉得冷气从小腿上直往里边钻呢！"

"我半点儿柴火也没有啊！有谁去给我搞些干柴来呢？家里有那么多的活儿要干，我怎么能赶到森林里，背一捆野柴回来呢？你瞧，桩桩件件，都得我一个人动手去办啊。"

于是两个人就一起慨叹起她们的苦命来了。

"斯泰和在家的时候，他在家里干的种种活儿，我都没有放

在心上。可是丈夫一走啊，这才知道他的确是个好帮手了！——你要到镇上去吗？”

“当然啦；我老早就想去了，可罗赫告诉我，复活节以前是不准探监的。因此我打算礼拜日去，给我那可怜的丈夫带点儿‘斯威康’去。”

“我也很想带点东西给我丈夫；可我有什么带给他呢？带块一口就吃完的面包吗？”

“你放心好了；我一定准备双份，够他们两个人吃的；咱们一起送去。”

“你心肠这么好，愿天主保佑你；我一定替你干活儿，用换工来报答你的恩情。”

“别提换工什么的；这是我诚心诚意送给你的礼物。”她的声音变得低沉了。“我知道贫穷的滋味：贫穷是头咬人的狗，咬得可狠呢。”

“这头狗啊，对我们可忠心呢，它总是恋恋不舍，非得等我们死了，它才会离开呢！——我本来打算，攒积几个钱，希望在春天买头小猪，养得它肥肥壮壮的，秋天到来时，就可以赚不少钱。可是，我不得不把所有的钱都给了斯泰和；我的积蓄，象水一样地流掉了：现在我两手空空。这就是他为大家的权利挺身而出的结果！”

“不，别这么说。他自动站出来保护这个权利的，将来总有一二英亩地是归你们的。”

“将来总有！咳，俗话可说得不错：‘青草生长时，马儿已饿死！’还有呢，‘乐师给出钱的主儿演唱，’可是，‘穷人要挣钱就得流汗，有饭吃就该知足！’”

“你景况很窘吧？”她迟疑不决地问道。

“我啥也没有，”她双手绝望地往外一伸，大声说道，“我就凭犹太佬或是磨坊老板赊给我的东西过日子。”

“要是我能帮助你就好了！但我住的家宅可不是我的。我象头用链子锁着的狗熊，周围的狗儿都在耍我逗我；我必须小心提防，要不然他们就把我撵出家门了，因此，我有时简直是神经错乱了。”

昨天夜里紧张的感受，重新强有力地兜上了心头。

“同时，”她姐姐插嘴道，“雅格娜又压根儿不操心。她是个狡猾的家伙，这婆娘，她称心适意地在享福呢！”

“怎么啦？”

她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惊惶地望着她姐姐。难道雅格娜找到了钱，把钱拿走了吗？

“哦，她就是一味地享福，凡是她能寻欢作乐的，她决不放过：她穿得漂漂亮亮，看看她的好朋友，一个礼拜过七个礼拜日，从来不干活儿。昨儿就有人看见她跟乡长坐在酒店单间里喝酒，喝得犹太人给他们拿酒都来不及！”

“一切事情，一定都有个完有个了，”汉卡气恼地喃喃说道，把围身布裹好脑袋，准备走了。

“说得对；不过呢，常言说得好：‘享受到的福气，抢走不了。’——她是懂得这个道理的。”

“一个人，如果他没有什么要操心的，做到这样聪明是容易的！——啊，薇隆卡，今儿我们要杀猪，晚上你来帮帮忙。”汉卡打断她姐姐没完没了的牢骚，走出房间去了。

她父亲现在住在她过去住过的房间里；他正躺在那儿呻吟，身体几乎被一堆稿草全遮掩住了。

“爹，你生什么病来着？”

她在他身边坐下。

“没病，我亲爱的女儿，没有什么病：只不过打摆子，抖得好苦，五脏六腑都在绞痛。”

“那是因为这儿又潮又冷，跟屋子外边儿一模一样。你从床上爬起来，到我们那儿去吧：你可以照料孩子们。再说呢——我们要杀猪……你可想去吃一点？”

“吃？好啊，吃一点儿。昨儿她们忘了给我东西吃。——我一定来，汉卡，我一定来！”于是他一面从草堆里爬将出来，一面叹息——然而是快乐的叹息。

汉卡脑子里充满了关于雅格娜的事情，她尽力快跑，赶到酒店里去。

犹太人不再斤斤计较地要她先付钱了，却用最殷勤的热情态度，把她所要的一切东西称好量好，另外还摆出了许多东西来吸引她。

她对待他却是挺生硬简慢的。“杨开尔！”她傲慢地说道；“把我要的东西给我，别的我不要。我又不是小孩子，我愿意买什么东西，我心里明白。”

但犹太人只是笑。她买了十多个兹罗提的东西；又买了足够欢度复活节时喝的伏特卡；此外，还买了几十个面包卷儿，好些上白面包，八条咸青鱼……甚至锦上添花，买了一瓶朗姆酒。所有东西包扎在一起时，她几乎拿不动这个包包了。

“吓！雅格娜在享福；我工作那末辛苦，难道我的日子要过得连狗也不如吗？”

但是，开头她虽然有这样的思想活动，后来却很快就懊悔了。这种花费是不必要的。——要不是怕丢脸，她真会把朗姆酒退还给犹太人的。

她看到家里人人都在忙碌地准备着。安姆勃罗司坐在炉火旁边，正跟雅姑斯叮卡唇枪舌剑地说着话儿，雅姑斯叮卡手里忙着把各式应用的碗钵洗涤干净。房间里热气腾腾。

“我们正等着你呢，等着给你那小猪脑袋一闷棍呢！”

“你来得真早啊！”

“我请罗赫替我管圣器室；神父的男佣人拉风琴的风箱，玛格达把教堂打扫干净。我什么都安排好了，免得来不了，叫你失望。神父们要吃完了早饭才开始听忏悔呢。——不过，今儿天气可真冷！”他抱怨地叫了起来。“我觉得一直冷到骨髓里。”

“在炉火边烤着，你居然还嫌冷吗？”犹兹卡惊异地嚷道。

“你真蠢：我觉着五脏六腑冷，连我那木头假腿也完全冻得麻木了。”

“马上就有东西使你暖和起来的。——犹兹卡，你立刻去浸一条咸青鱼。”

“不用浸，就把咸青鱼给我拿来好了——伏特卡解咸味最有效了，只要喝够量就行。”

“你老是这个样子的，”雅姑斯叮卡挖苦地说道，“你只要听到酒杯的声音，哪怕是半夜三更，你也会立刻爬起来，去喝上一杯。”

“说得对啊，我的好老太婆。不过，你的舌头不是很干燥吗？你岂不也想在伏特卡里浸湿你的舌头吗？”他擦着双手，哈哈大笑。

“我的老祖宗！我哪天都可以跟你一杯对一杯地喝酒！”

这时，汉卡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们唠叨不完的关于伏特卡的暗示和俏皮话，使汉卡心烦。

“上教堂去的人还很少呢，”为了改变话题，汉卡说道。

“还早呢。用不了多久，大家就会你推我挤地涌过去解脱罪孽的。”

“是啊，”雅姑斯叮卡说道，“去消磨时间，听些新鲜事儿，准备再去犯罪作孽！”

这时候，犹兹卡用尖脆的声音咭咭喳喳地说道：“姑娘们昨夜就把忏悔准备好了。”

“因为，”雅姑斯叮卡说道，“她们不好意思在自己村里的神父面前忏悔。”

“老太婆，你与其在背后这样说你邻居的坏话，还不如自己去坐在教堂门口，数着念珠忏悔的好！”

“木腿！你陪我上教堂，坐在我身边，我就去！”

“我还不忙去呢。我倒想先给你打丧钟，用一把铲子送你进长眠之地呢！”

这句话可把她惹恼了。“别惹我，要不然你就后悔也来不及了！”她怒吼道。

“你出口伤人，我的棍子会叫你闭嘴；可惜你剩下的几颗牙齿也要保不住了！”

她没接嘴。就在这时候，汉卡倒满一杯酒，为他们两个人干杯；犹兹卡给安姆勃罗司送来了一条咸青鱼，他把鱼在自己的木腿上拍了几下，去了皮，在炉火上烤了烤，便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了。

“干活吧！我们鬼混得太久了！”安姆勃罗司大声说道，他脱掉外套，卷起衬衫袖子，在磨石上终于把刀子磨得锋利无比。然后，抓起一根原来捣马铃薯用的粗大棍子，急匆匆地赶到外面打猪去了；大家都跟着他。

彼特给他帮忙，那头畜生虽然用足全力抗拒，还是给拖到院

子里来了。

“快！把盛血的盘子端过来！”

大家站在周围，瞧着那头猪肥胖的身体和下垂及地的肚子，笼罩果园的雾霭滴着濛濛细雨，很快就把猪肚子渍湿了。有两三个女人站在院子外边，有几个孩子急于要看个明白，爬到篱笆木桩上去了。

安姆勃罗司划过十字，从斜刺里向猪走过去，棍子斜捏着藏在背后一边儿。于是，猝然站住，突然举起胳膊，身子猛烈一扭（衬衫上颈子边的钮子也绷掉了），转过身来，一棍子正打在猪的两耳中间。那畜生前腿一软，号叫着蹲了下去。他又打了一棍，这回是双手捏着棍子打下去的。猪横倒在一边了，四脚痉挛地踢着蹴着：于是安姆勃罗司就横跨着猪肚子，把他那闪闪发亮的刀子整个儿都戳进了猪心。

手边就摆着一个盘子：猪血富有节奏地喷射出来，发出汩汩的声音，象温水一样地流淌着。

“滚开，拉帕！——瞧这恶狗！——它想舔些血吃吃呢，可是四旬斋还没过呢！”他一面把狗从盘子边赶开，一面大声说道，因为用力过度，喘得厉害：对一个百岁老人说来，用的力气可不小哩。

“咱们在过道里用开水泡猪吗？”

“还是把水槽搬到房间里去吧，开割以前，猪身要挂在房间里的。”

“在房间里，地方不会太小吗？”

“在大房间里——在你公公房间里，地方就不小了。反正也不碍他的事。咱们就是得赶紧搞，猪身还热的时候，猪毛容易拔掉。”

他出主意的时候，手里就在忙着把猪背上的长毛拔下来。

没有多久，就把那头肥猪泡也泡过了，毛也拔掉了，洗得干干净净，挂在波利那的房间里了，还用一根缚在椽子上的板条，把猪身撑得开开的。

雅格娜出去了，大清早就上教堂去了，她做梦也想不到他们会这样自作主张的。她的丈夫象往常一样躺在那儿，干瞪着没有光彩的眼睛。

他们起初静悄悄地干着活儿，时常回过头来看看波利那；可是不久就把波利那近在身旁这件事忘了，他们全神贯注在猪身上，猪肉的膘厚得远远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呢。

"我们哄得它长眠不醒了，我们把它送到这个房间里了：现在是为它干杯庆贺的时候了！"安姆勃罗司在水槽里洗着手，大声说道。

"来吃早饭吧，有酒请你喝呢。"

的确，在他坐下来吃早饭（马铃薯和酸菜汤）之前，他就喝了一大杯伏特卡。然而，他吃得很少，因为赶紧要继续干活儿；他也催别人快点儿吃，对雅姑斯叮卡催得特别厉害，因为在腌肉、调味的手段方面，她决不比他差，而且懂得的东西，也跟他一般儿多。

汉卡也尽其所能地来帮忙；犹兹卡亦然如此，她巴不得待在房子里新宰的猪旁边，压根儿不愿意跑出去。

可是汉卡大声叫唤犹兹卡道："你马上出去，嘱咐他们把粪车走，他们撒粪施肥的时候，你自己也去帮他们一手！都是懒货！我担心今儿晚上这活儿还完不了呢。"

犹兹卡只得满不情愿地跑到院子里；可以听到她在院子里痛骂两个雇工，骂了好久，把满肚子的怨气都发泄在他们头上

了。

屋子里渐渐热闹起来了：健谈的人接二连三的闯进门来，熟不拘礼地东拉西扯，交握着双手，对肥猪啧啧称羡。

“好肥的猪！浑身厚膘！磨坊老板家的猪也好，风琴师家的猪也好，都远不及它肥！”

汉卡感到十分高兴，听了这些赞美肥猪的话，更是洋洋自得；虽然她确实舍不得请人喝酒，却禁不住邀请大家，她按照在这种情况下的乡间习俗，请来客喝伏特卡、吃面包和盐。而且，对所有的来客，她都谈笑风生；这些人络绎不绝地跨进门槛，踏进屋子，就象进教堂领圣餐似的待一会儿。房子周围，孩子们也聚了不少，纷纷地在每一个窗口向里边儿张望。

此外，列普卡村子里现在开始出现了不少与寻常不同的活动：村民们巴扎巴扎地在泥泞里行走着，邻村的车子喀啦喀啦地驰进村来，大家为了参加复活节的忏悔，纷纷向教堂涌去，也顾不得道路难行，气候恶劣多变了！忽而下一阵雨，忽而一缕温暖的轻风吹过果园，忽而雪花象燕麦片似的撒将下来，忽而太阳微笑着从云端里探首观望，把金色的光芒洒遍了大地。但，春天头上的那些日子里，气候总是这个样子的——就象年轻的姑娘一般，一忽儿笑一忽儿哭，一会儿快乐一会儿气恼，全凭兴之所至，连她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聚集在汉卡周围的人们，现在可谁也不在意气候的变化：他们活儿干得十分热闹，话也谈得十分热闹。安姆勃罗司忙个不停，同时又不断地讲笑话，叫人捧腹不置。然而，他不得不几次三番地上教堂去，照料一番，使得教堂里的一切事情得以正常进行；每次回来的时候，他总是抱怨天气寒冷，要求吃些使身体暖和起来的东西。

“我已经让忏悔的人把神父缠住了，不到中午，哪个神父也休想脱得了身，”他说。

雅姑斯叮卡把拉兹诺夫神父嘲弄一番，惹得安姆勃罗司颇不愉快，接着她又说道，“据说，从斯伍皮亚来的那个神父，他身边老是带着一个香水瓶，因为他讨厌普通老百姓的气味，每次听过忏悔以后，就用手绢儿给自己打扇。”

“神父的事不用你管，你替我闭嘴！”安姆勃罗司愤愤地嚷开了。

“罗赫在教堂里吗？”汉卡赶紧问道；她也讨厌那老婆子的贫嘴恶舌。

“他整个儿早晨都在教堂里，照料着做弥撒，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那末，米哈尔到哪儿去了呢？”

“跟风琴师的儿子一起上热普基编忏悔名册去了。”

“‘手拿笔杆耕耘，纸包砂子播种，远比翻土耕地赚钱！’”雅姑斯叮卡喃喃地说道。

“的确如此。他写下一个名字，至少搞到一只鸡蛋。”

“而且，忏悔符的价钱，涨到了一个半戈比一张！难怪他的布袋里塞满了好东西。上个礼拜，风琴师的老婆卖出了近一千五百只鸡蛋呢。”

“据说，这一家子是凭着两腿徒步走来的，随身只带了一个小包袱儿，现在呢，四辆最大的货车也装不下了。”

安姆勃罗司竭力给风琴师辩护：“不过，他也在村子里生活了工作了二十多年了，教区的范围又大；他是个勤奋、机灵、节俭的人，他当然把钱财攒积起来了。”

“什么攒积的钱啊！从老百姓身上榨取的钱罢了，而且，能

榨多少，就非榨多少不可！有人要给什么人做个弥撒什么的，他就先要知道他可以从中捞到多少好处。可不吗，一场葬礼，就得付他三十个卢布：为什么要出他那末多的钱？——就为了他在风琴上按按捺捺，用拉丁文咩咩地唱几句！”

“无论如何，他是他这一行的高手，而且尽心竭力，不辞辛苦。”

“是啊，是啊，他可高明呢：他知道什么时候尖声尖气，什么时候粗声粗气——特别是，他知道怎样从别人身上把钱拿走骗走。”

“别人会把挣来的钱喝酒喝光了；他可在把儿子培养成神父啊。”

“那是为了他那过了分的光荣和利益啊，”愤愤然的老婆子接嘴道。

说到这个紧要的关头，他们的争论就中断了。雅格娜进来了，她在门口就楞住了。

“这肥猪大得叫你大吃一惊吗？”雅姑斯叮卡大笑着问道。

“你们难道不可以在那一边儿干活吗，”她结结巴巴地说道，脸红得象芍药一样。“我的房间全给弄脏了。”

“那就洗一洗、擦一擦好了！你有的是时间啊，”汉卡冷冷地答道，说到时间两字，特别加重了语气。

雅格娜做了个愤怒的手势，可是没有再说什么话。她在房间里走动，拿起《耶稣受难经》，把围巾丢在还没有整理过的床上，便走出屋子去了，她默不作声，嘴唇却由于竭力掩盖起来的愤怒而扭动着。

犹兹卡在过道里遇到了雅格娜，说道：“你满可以给我们帮帮忙，我们正忙得不得了呢！”

雅格娜只是用大发雷霆来答复她，接着就疯也似地冲出去了。维蒂克看清楚她是朝那条路走去的，他一口咬定她是直接到铁匠家去了。

“她干么不去呢？她可以去诉诉苦，出出这口冤气啊。”

“不过，”雅姑斯叮卡压低了嗓门儿说道：“铁匠很快就会赶来的……这就要大吵大闹了。”

“好心的婆子啊，我的一生除了大吵大闹还有什么？”汉卡沉静地答道，但她觉得雅姑斯叮卡的话说得不错，一场蛮横的吵架是近在眼前了。

“铁匠立刻就会来的，”雅姑斯叮卡不无同情地说道。

“不用担心——我抵挡得住这场吵架，”她微笑着答道。

雅姑斯叮卡一面点头表示钦佩，一面意味深长地瞧着安姆勃罗司——他刚把手里的活儿丢在一边。

“我得上教堂去看看，去打打午祷钟，”他说，“我马上就回来吃午饭。”

他果然马上回来了；他告诉大家，神父们正在吃午饭，磨坊老板给他们送去了满满一网鱼，下午他们还要继续听忏悔，因为等候着的人可多呢。

午饭虽然时间短促，伏特卡却很充足，可安姆勃罗司还是叽叽咕咕地埋怨：青鱼这样咸，咸得跟罗得的妻子①一样，伏特卡就太淡太差劲了，压不住咸味。他们重新动手干活儿：安姆勃罗司先把猪身斫成几块，再把适于做香肠的肉割下来；雅姑斯叮卡先把一扇门卸了下来，当作台板使用，然后把肋肉放在上面，忙着

---

① 据《圣经·旧约·创世记》第十九章第十二至二十六节，上帝要毁灭所多玛城，派天使通知罗得带家属逃出城去，罗得的妻子跟在后面逃走时回头朝城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盐柱。

切成一块块，用盐仔细腌好。就在这时候，铁匠进来了，脸上显出拚命按捺住怒气的神色。

“你们买了那末一头大猪，”他嘲弄地开言道，“我还不知道呢。”

“哦，我——我还把它宰了。”

汉卡感到多少有点惊惶。

“好一头肥猪。总得花上三十个卢布光景吧。”

铁匠仔细打量着猪身。

“膘这么厚的猪，可轻易见不到啊，”老妇人说道，大笑着把一块腌好的猪肉递给他瞧个明白。

“这是波利那的猪！”铁匠突然嚷了起来，再也控制不住他心头的怒火了。

“猜得可聪明呢！”雅姑斯叮卡嘲笑道；“哦，你想知道究竟是谁的猪，只要看看尾巴就是了！”

“你们竟敢宰掉这头猪，凭的是什么权利？”他愤愤地大声嚷开了。

“请你别嚷嚷。这儿不是酒店。——凭什么权利吗？因为安蒂克叫罗赫来关照我宰了它的。”

“安蒂克有什么资格在这儿发号施令？难道猪是他的吗？”

“当然！”她答道，现在她已毫无惧怕之心了。

“不！猪是我们的！——你干出这种事情来，你就得负严重的责任。”

“这件事情，我可不用对你负什么责！”

“不用？——那末对谁负责？”

“别嚷嚷！住嘴！这儿躺着病人，猪是属于他的。”

“吃猪的是你们，可不是他！”

“可是你啊，不管怎么样，你可连嗅嗅香味也没有份儿！”

“把猪肉给我一半吧，”铁匠改变语气，说道，“你们总不愿意我大闹一场，可不是吗？”

“你休想狠天狠地的硬要，连一条腿也不给你！”

“那就给我四分之一吧，再加一块肋条肉，随你便给几块就行了。”

“如果安蒂克嘱咐我，我就给。不然的话，你一块骨头也休想拿走。”

“安蒂克！安蒂克！”铁匠大叫大嚷，他重新又冒火了。“那末，难道猪是安蒂克的吗？你疯了？”

“猪是公公的，”她坚定地说道，“可是现在安蒂克代替了公公，掌管一切了。往后呢，该是谁的东西，天主都会安排妥当的。”

“让安蒂克在牢里掌管他的一切东西吧！如果他喜欢庄稼事儿，他不妨到西伯利亚去当庄稼汉吧！西伯利亚才是他去的地方！”铁匠嘴边口沫直冒，大声喊道。

“他也许会上西伯利亚去，”她咬牙切齿地反击道，虽然心如刀割，为安蒂克担忧害怕；“可是，哪怕你比现在还诡计多端，你也休想到手一寸土地！”

铁匠的双脚激动地在地板上移动着，双手痉挛地搭在带兜儿的外套上，他心里巴不得要扼住汉卡的喉头。但他还是把自己按捺住了：他不是一个人在这儿。汉卡根本一点儿也不害怕了，她手中挥动着切肉用的刀子，用镇静而鄙夷的神色瞅住对方。过了一会儿，铁匠坐下来，点了一支卷烟，红眼眶的眼睛骨碌碌地瞧着室内，脑子里翻来复去地考虑着问题。不久，他站起身来，平静地跟汉卡说道：

“到茅屋的那一头去一趟吧;说不定咱们还能求得个谅解什么的。”

汉卡擦擦手,走出房间去,可是让房门半开着。

“我但愿不仅不打官司,而且连吵架也不吵呢,”铁匠抽着烟卷儿,开始说道。

“因为打官司吵架也没有用,”汉卡反驳道。

“老丈人昨儿夜里可跟你说什么话来着?”

这当儿,铁匠笑嘻嘻的,十分和善可亲的样子。

“哦,没说话;他跟现在一样,一声不吭地躺着。”汉卡满腹狐疑,提防着不泄露一点儿秘密。

“猪是件小事情;咱们不用再计较它了。把猪肉斫斫切切……你们自己吃吧,悉听尊便;对我也不是什么大损失。——一个人,时常会说些他事后懊悔说的话。——我刚才说的话,请你不要再记在心上了。我要谈谈更重要的事。你该知道,村子里的人都在说,有现洋,大批现洋,藏在这房子里……”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咄咄逼人的眼睛紧瞅着汉卡的脸。“把现洋找出来,现在是件紧要的事情;不然的话,万一他死了(千万死不得!),现洋就会找不着,或者落到什么陌生人的手里。”

“可是,他把钱藏在什么地方,他会说出来吗?”

“对你,他会说出来的,只要你用巧妙的话去套他就是了。”

“好吧,我尽力想办法;不过,他先得恢复神志才行啊。”

“如果你保守秘密,咱们又找到了钱,那末,咱们就来个对拆对分。不,如果数目很大,还可以拨一部分钱来营救安蒂克出狱。别人呢,哪一个也不让他知道:干么要让人家知道呢?雅格娜得到的那份赠予财产的文书,使她够富裕的了;我们甚至也可以去打官司,废除文书,不给她遗产。——至于格利哥里,你想想

吧，他当兵时寄给他的钱就不少了！"他说，身体越发挨近汉卡。

"你说得对……很对，很对，" 她结结巴巴地说道，拼命不让自己知道的秘密露出一点儿风声来。

"我想他一定把钱藏在屋子里什么地方了，你说呢？"

"我怎么会知道呢？他从来没有把这件事跟我提过一言半语。"

"可是昨夜他提过……好象是提到了麦子什么的？" 铁匠提醒她道。

"是啊。他说该种麦子了。"

"他也提到了木桶，他没提吗？" 他一口咬定地说道，眼睛盯牢汉卡的脸直瞧。

"当然提到啦。麦种是放在木桶里的呀。"她答道，表面上装得不明白铁匠这些问话的真意何在。

铁匠大失所望，暗暗地在心里痛骂汉卡。然而他愈来愈深信汉卡一定是知道个中秘密的。她的脸紧绷着，她的眼睛小心地不露出表情来。

"我对你说的事，跟谁也不要讲啊。"

"难道我是那种老是通风报讯、搬嘴弄舌的人吗？"

"哦，哦，我不过是提醒你一声罢了。——你可得好生注意。老头儿已经有过一度神志比较清楚的时候，也许哪天会完全恢复神志的。"

"愿天主保佑他早点恢复神志吧！"

铁匠的眼光在汉卡的脸上又逗留了一会儿。最后，他捻捻胡髭，丢下汉卡，走出去了，汉卡用鄙夷的眼色瞧着他走出去。

"犹大！奸细！盗贼！"

汉卡跟着他走了几步，她又气又恨，肚子都快气炸了。——

西伯利亚的矿山，安蒂克锁在手推车上在煤矿里做苦工！铁匠当面胡扯这种可能发生的可怕后果，拿它来吓唬她，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她倒并不盲目地完全相信铁匠所说的话；她知道他说出这种话来，乃是出于憎恨，要叫她害怕，借恫吓来尽量榨取她的东西。

然而，她还是十分害怕，她曾经小心谨慎地打听过：安蒂克可能被判什么刑，至于无罪开释，她倒不存这个奢望。

的确，安蒂克是为了保护他父亲的性命；不过，杀死守林人这一节，总要判一点刑吧。总得吃官司！

村子里比较有见识的人都是这么个看法。她曾经带了神父的介绍信，到城里去请教过一个律师。律师讲给她听，安蒂克的案子，可能判得很重，也可能判得很轻；耐心和不惜花钱是绝对必要的。但，最使她心惊肉跳的是：村子里的人竟跟铁匠的看法一个样儿。

因此，铁匠刚才说的话，残酷地折磨着她。她继续干活，可是觉得几乎站也站不住，谈谈说说，更是办不到了。而且，铁匠走了以后，他的老婆来照料病人，给病人赶苍蝇，(根本一只苍蝇也没有！)对于汉卡的一举一动，她当然都偷偷地瞧在眼里。

玛格达对照料病人不久就感到厌倦了，她主动提出要帮汉卡干活。可是汉卡答道：

“不用费事了，我们自己都做得了的：你家里的事情岂不够你忙的了吗？”

汉卡的话说得斩钉截铁，玛格达就打消了自己的主意，只是不时怯生生地插进来说几句话儿：玛格达是个生性羞怯、缄默的女人。

可是，那天晚上，重新又出现在大家眼前的，竟是雅格娜，还有她母亲陪着她呢！

她们母女两人，仿佛挺亲热似的跟汉卡打招呼，态度友好而又殷勤；汉卡被她们的亲善所感动，也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她们，愉快的谈话也好，伏特卡也好，都毫不吝惜，虽然她依旧不无戒备。可是多米尼柯娃推开了酒杯。

"啊！在复活节前一个礼拜里喝酒？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喝伏特卡呢？"

汉卡坚持说，即使在这样的日子里，遇上现在这种机会，在家里喝点酒，是决不会有罪的。

"啊！"多米尼柯娃咕咕哝哝地说道，"人总是随时随地找得到借口来放纵自己，享乐享福的！"

"太太，为我干一杯吧，"安姆勃罗司喊道；"我可没有风琴师的种种顾忌。"

"你啊，只要酒杯叮当一响，嘴就馋了！"多米尼柯娃咕噜道，动手给病人包扎绷带。

"可怜的人！"她怜惜地大声说道，"无知无觉地躺在这里，不能去做礼拜，天主的世界，他都没有份儿了！"

"而且永远也尝不到香肠和伏特卡的滋味了。"雅姑斯叮卡附和道，把怜悯变成了嘲弄。

多米尼柯娃严厉地呵斥她："你竟嘲笑一切，你！"

"难道哭泣会减轻我的痛苦吗？我的笑，就是我的全部福气。"

安姆勃罗司说："光让那些播种'恶'的人在苦恼中自食其果，并且用忏悔来赎罪吧。"这句话巧妙地击中了多米尼柯娃的要害，那一个狠狠地瞪眼瞧着他，反唇相讥道：

“大家说得一点也不错，安姆勃罗司虽然在教堂里做事，却巴结罪恶，为的是贪图享受今世的乐趣！”接着，她又压低了嗓子，威胁地补充道，“只有他一个人决心背弃好人，跟恶人做朋友，恶人是不考虑他今后会受到的惩罚的！”

大家都不说话了。安姆勃罗司虽然心里恼怒，还是继续干着活儿。他已经准备好了一段尖刻的报复的话，可是没有说出口来；他知道，他说过的话，她明天都会去讲给神父听的，最迟弥撒以后就会去讲的；老太婆上教堂那么勤，她自有她的目的。除此以外，大家都躲避她那夜枭般的眼睛，怕被她盯牢了看个不休；连天不怕地不怕的雅姑斯叮卡，当着她的面，也是畏畏缩缩的。

是的，全村的人都是如此。不止一个人，尝到过她那毒眼的作祟；不止一个人，受到她魔法的播弄，如今不是四肢歪歪扭扭，呻吟不止，便是生着悲惨的绝症，脱不了疾病的魔掌！

于是他们都搭拉着脑袋继续干活儿；房间里面，就只看见她的脸在众人之中昂得高高的，干瘪多皱，苍白得象白蜡一般。她跟雅格娜在一起，也是一言不发；不过她们母女两人都很积极勤快，汉卡也就无意拒绝她们所给予的帮助了。

但，安姆勃罗司走了，给神父的仆人叫到教堂里去了，其余的人仍旧留在那里，忙着把肋条肉和腿肉装进大盆大桶里去。

“肉放在这边儿的杂物间里可以凉一些，这儿的炉火小得多呢。”老太婆作了决定，仗着雅格娜帮忙，立刻把木桶滚进去了。

这一切全做得挺迅速，汉卡还来不及提出抗议，东西已经放进杂物间里去了。汉卡心里十分气恼，她立刻叫彼特和犹兹卡来帮忙，把其余的猪肉都搬到她自己那一边的房间里去。

黄昏时分，她们在灯下动手做香肠，猪血布丁，五香猪肉。汉

卡的气恼还没有消失，她暗自怀着阴郁的愤怒，坐在那里剁碎猪肉等等作料。

“把东西留在这儿，让她吃掉，让她偷走？我可不干！……可是，这母夜叉多狡猾啊！”她咬牙切齿地想道。

“明儿早晨，她上教堂去了，你就可以无声无息不慌不忙地把一切东西都搬到你自己的杂物间里去。她当然不会冲进来把东西强抢回去的！”这就是雅姑斯叮卡给汉卡出的主意，那时，她正在把香肠的作料塞到象蛇一样盘在桌子上的又长又干的肠子里，时不时地把塞好的肠子挂起来，在烟筒里熏它。

“啊！这场把戏是她们两个合计好了的，她们是特地来搞这把戏的！”

汉卡给惹得恼火极了。

“安姆勃罗司回来以前，香肠统统可以做好了。”雅姑斯叮卡说道。

汉卡不想再说什么话，她全神贯注地干着活儿，打算着怎样把肋条肉和腿肉重新弄到自己手里。

炉灶里哔哔剥剥地燃烧着，火焰熊熊；整个房间里映着一片红光，做猪血布丁用的各种作料，在好几个锅里煮得泡沫直冒。

“天啊！我闻到这股香味就口水直流！”维蒂克一边儿贪馋地闻着香味，一边儿叹息道。

“别站在这儿东闻西闻的，要不我就要责问你了，”汉卡大声说道，“快去给母牛饮水，给槽里添足草料，给牲口身底下铺好稿草。天色已经晚了……这些活儿你什么时候才能干完？”

“彼特就要来了；我一个人干不完那末多事。”

“彼特上哪儿去了？”

“怎么，你不知道吗？他在房子那一头帮她们收拾整理东

西啊。”

“吓！——喂，彼特，你来！”她大叫一声，冲着过道里吆喝道。“来照料牲口过夜的事——马上就来！”

她下命令时的口气和声调，使得长工彼特立刻就跑出房间，到院子里去了。

“至少也得让她自己动动手，打扫打扫她自己的房间啊！你瞧瞧她，瞧瞧这位高贵的太太，她不愿意弄脏自己的手，非要用个长工来帮忙不可！”汉卡一边儿把一锅热气腾腾的猪肝猪肠倒将出来，一边儿怒气冲冲地这样说道。屋子外，铃声玎珰、车声辘辘，这就使她的念头转到别处去了。

这时候，她的父亲老别列察走了进来，据他告诉她，原来是神父带着临终圣餐到什么人家去了。

“不过，究竟是谁死了呢，据我知道，可没有人闹病啊。”

“神父打乡长家门口走过去了！”维蒂克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在窗子外边大声说道。

“到哪一个柯莫尔尼基家去吗？我看不是的。”

“雅姑斯叮卡，也许是到你的家属普利乞克家去的吧，他们住在那一头啊。”

“哦，他们这些不信神的人，倒永远不出什么岔子，祸祟永远近不了他们的身！”她结结巴巴地说道，虽然经常跟她的子女们闹别扭，她还是战战兢兢地感到焦灼不安。

“我去看看情况，马上就回来。”她急急忙忙地出去了。

可是，黄昏渐深，雅姑斯叮卡还是没有回来。安姆勃罗司倒回来了，他说，神父是给请到克莱姆巴家的一个亲戚——阿伽沙那儿去的：她出外求乞，上礼拜六才回村子里来。

“可是，怎么回事呢？她不是住在克莱姆巴家里吗？”

“不；她临死搬家了：不是住在柯齐奥尔家里，就是住在普利乞克家里。”

接着就不再去谈它了，因为要干完的工作很多，特别是因为犹兹卡和汉卡两人几次三番地不得不丢下手里的活儿，去照料牛栏和马棚。

外边儿漆黑，里边儿困乏厌烦。

正下着冷雨，雨势很猛，风鞭打着墙头，呼啸着穿过果园，刮得树木沙沙直响，有时风往烟囱里倒灌，扰得火星四散飞迸。

全部工作都做完，已经快近半夜三更了——可是雅姑斯叮卡还没有回来。

“天气这样坏，她一定是不想摸黑回来了！”上床以前，汉卡在屋子周围巡视的时候，心中想道。

的确，在这样的风雨之夜里，把一条狗撵出门去，也是怪可怜的！屋顶在狂风中嘎叽嘎叽地响。满天都是大块大块的铁锈色雨云，正如释重负地往下倾泻着雨水；高空里，哪儿也没有一点儿闪烁的星光。除了汉卡她们之外，别人都早已睡觉了；风在田野里手舞足蹈、恣意胡闹，从池塘里卷起了大片大片的水。

所以她们不再等雅姑斯叮卡了，大家都上床睡觉了。

雅姑斯叮卡第二天早晨才露面，可她愁眉不展、郁郁不乐，就跟潮湿泥泞的天气一样。她刚在炉子上烘暖了手，便向谷仓走去，从那卸在地板上的一堆马铃薯里，拣出薯种来。

大部分时间只有她一个人在干这活儿，犹兹卡去撒粪肥了。彼特打破晓时起，就一直在把粪肥用车子运到田里去。昨天，因为自己懒惰，给汉卡狠狠地骂了一场；今天，为了改过迁善，他对维蒂克大发雷霆，把马儿猛抽猛打，逼得它们在泥泞里快速驰骋，踩得泥浆四溅。

“混蛋！”老妇人咕咕哝哝地说道，“因为他自己懒惰，就来惩罚马儿了！”

犹兹卡跟她说话的时候，她没有回答一句，却郁郁不乐地坐在那里，用裹在头上的围身布，遮掩着她那哭红了的眼睛。

汉卡进来过，可只进来看过一次。她在等候雅格娜出门，好找个机会把猪肉拿到她那一边的房间里去，同时也检查一下那几个小麦桶子。可是，仿佛故意跟她为难似的，雅格娜却绝不离开屋子。

汉卡急不及待，终于走进房间去看波利那，接着就表面上装得象找什么东西，走进杂物间里去。

“你要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给你找出来！”雅格娜大声说道；看到汉卡进去，她就跟了进来，这时候，汉卡不过刚把手探进小麦桶里面。——她一无所获；不过，钱可能深藏在麦桶底里。汉卡离开木桶；她料定雅格娜准在监视她，决心推迟到相宜的时机再着手寻找。

“现在我们非给人送礼不可了，”她苦恼地瞧着挂在横竿上的一排香肠，心中想道。波利那和农民中的一切头面人物，都有个习惯，不论什么时候宰了猪，总要送一条香肠，或是一点儿别的好吃的东西，给自己的至亲好友。

“说实在话，送掉是挺可惜的；不过你没有别的办法，不然人家就要说你小气了。”别列察猜中了汉卡的心事，给她出主意道。

于是，虽然很想规避送礼，她还是把要送出去的东西放到盆子和碟子里：一忽儿把一条大的换一条小的，一忽儿又把一条小的换一条大的，一忽儿添块猪血布丁，一忽儿又减去一块……好容易才安排停当。她垂头丧气，疲倦不堪，叫唤犹兹卡道：

“你换上漂亮衣服，把这些东西送出去吧。”

“天啊！送掉的肉好多哪！”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非送不可啊。我们总得跟人家有来有往。——‘连枷一个人可以打，跳舞一个人可跳不了。’——这一大块送给叔母。她恨我骂我；但也无可奈何。——这个送给乡长，他是个混帐东西，可他跟玛蒂亚斯很有交情，而且，也许有朝一日用得着他帮忙的。送给玛格达和她的铁匠一整个猪血布丁，一条香肠，一片腿肉，他们就不好说我们把你爹的猪独吞了。当然，他们还是会说我们坏话的，不过总要说得少些。——这条香肠送给普利乞柯娃。她莽撞，贫嘴恶舌，可她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还有这最后一块，送给克莱姆巴娃。”

“一点儿也不送给多米尼柯娃吗？”

“下午再送。当然要送她的。跟她打交道，要跟对待垃圾一样：小心点儿，远着点儿……你把这些东西分别送出去，不要跟别的小姑娘聊天浪费时间，家里有许多事情要你做呢。”

“给点娜斯特卡家吧：他们太穷了！”犹兹卡恳求道。“他们连买盐的钱也没有！”

“叫她来吧：我要给她一点儿。——爹，你把这块肉带给薇隆卡；她昨天就该来的。”

“昨儿下午她得给磨坊老板打扫房子，他们家里有客人要来。”

汉卡把犹兹卡打发出去以后，穿上一件较暖的衣服，跑出去督看了一下长工们干活，便给雅姑斯叮卡帮忙去了。

老妇人现在沉默得异乎寻常，汉卡跟她说道：“我们昨夜盼你回来吃晚饭的。”

“我看到这种光景，晚饭就吃不下了——现在我肚子里还挺难受呢。”

“大概是阿伽沙吧？”

“是啊，是这苦老太婆！快过世了……在柯齐奥尔家里。”

“怎么不是在克莱姆巴家呢？”

“因为这些人啊，逢到亲戚不用他们照顾，或者随身带来不少东西，他们才承认这份亲戚关系；换了一番光景，哪怕是至亲，他们也要叫狗赶他出门！”

“真的吗？他们总不见得把她撵出门吧？”

“哦，她上礼拜六上他们家去的，当天夜里就病了……据说，克莱姆巴娃拿走了她的羽毛被头，把她赶出门去，她几乎连衣服都没穿上。”

“克莱姆巴娃？她会这样吗？那末好的一个女人！——不，准是人家在说她坏话。”

“我啥也没有瞎编，不过是把我亲耳朵听见的话告诉你罢了。”

“而且是在柯齐奥尔家里！谁想得到他家的女人这么慈悲心肠？”

“常言道：‘为了现金的缘故，哪怕神父也会对你大发慈悲的！’——说起来奇怪，事情倒是确确实实的，柯齐奥尔的老婆从阿伽沙那儿到手二十多个兹罗提的现洋呢。为了这笔钱，她愿意收留阿伽沙，直到老太婆咽气为止。——不论哪天，她随时都会咽气。……当然，另外还有安葬费——她一两天里就要死了，不用等多久了，咳，不用等多久了！”

她没法儿压住喉头的呜咽，放声哭了出来。

“你怎么啦，亲爱的？”汉卡问道，语调亲切。

“人间的苦恼，我尝足了滋味，尝得过了头，过了量了！我的心不是石头；我对大家使性子发脾气，竭力使自己的心肠硬起

来；可是不管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的心再也忍受不了，它带着痛苦粉碎了。”

有如风暴骤发，她痛哭流涕，浑身发抖。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又继续讲话了，话里面透着愤怒和辛酸，句句都烧灼着汉卡温柔善感的心。

“而且这种凄凉是没有穷尽的——一点穷尽也没有。神父从阿伽沙那儿出去以后，我就待在她身边。接着，从池塘对面来了一个人——斐利普的老婆——她哭哭啼啼地说是她的大女儿快要死了……我赶紧跑到她家里。——天啊，那是什么房子啊！冷得跟冰一样！窗子上没有玻璃，塞着稿草。只有一只床：别的人都睡在草荐上，象一窝狗一样。——一点不错，姑娘快要死了，可是什么病呢？饿出来的！她们的马铃薯吃光了，羽毛被头卖掉了，每一升燕麦片都是从磨坊老板那儿乞求来的，因为谁也不愿意借东西给她们度过秋收之前的难关。借了，谁又还得出呢？斐利普跟其他的人一起关在监牢里啊。——我刚从她家里出来，格利哥里的老婆又来告诉我：弗洛尔卡·普利乞柯娃刚生了孩子，需要接济帮助。虽然她们是坏东西，也欺骗过我，我还是去了。她们家里，穷神也在张牙舞爪！一大堆孩子——弗洛尔卡躺在床上——一文钱的积蓄也没有——哪儿也得不到帮助。的确，土地是她们的，可她们能吃土地吗？——没有人给她们煮……她们的土地还没有翻耕，因为她的丈夫亚当，同样也在监牢里。——她生了个小儿子，好一个壮实的小家伙，可是用什么东西来养活他呢？弗洛尔卡瘦得象根木板条儿一样——没有一滴奶喂她的孩子；她们的母牛刚生了小牛。到处都是一团糟。没有人干活儿，也揽不到活儿干；从哪儿也搞不到钱、得不到接济……咳，但愿天主大发慈悲，让这些最穷苦的人都死了吧。一

了百了，她们就不会这样受苦了！”

“村子里还有什么人有余钱剩粮呢？”汉卡说道，“大家都穷，处处都听得到叫苦的声音。”

“常言道：‘人无善心，规避善举。’——我这话倒不是对你说的；田产不是你的，我十分明白你不得已的处境。可是还有些满可以做点好事的人啊：——磨坊老板啦——神父啦——风琴师啦——此外还有好多人啊。”

“如果把情况统统告诉他们，也许他们会做点好事的，”汉卡替那些人辩护道。

“慈悲心肠的人，毋需别人告诉他，他自己会发觉的。我的亲爱的，穷人忍饥挨饿，他们都一清二楚：他们发财发福，就是靠着这些人的穷苦啊。可不么，现在正是磨坊老板渔翁得利的时候：大家团团围着他买面粉买燕麦片，把腰包都掏空了；要不就是向他借高利贷，将来替他干活还债。——总得弄到钱买东西吃啊，哪怕要把自己睡的床卖给犹太佬，也不得不卖啊！”

“事实上，没有人愿意白给东西的，”汉卡说道，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因为不久以前的回忆涌上了心头。

“我跟弗洛尔卡一起坐了好久，”雅姑斯叮卡继续说道；“许多女人走进门来，把列普卡村里发生的事情讲给我们听。她们说——”

“天啊，糟了！”汉卡突然跳起身来，大声喊道。一阵大风正把门往里直吹，风势猛烈，险些儿把门刮得脱了链。她小心地把门关上，用几根木桩把门撑好，挡住大风。

“起了这样大的风，我担心不久还要下好多雨呢。”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地里的车子，泥泞也已经没到车轴上了！”

“春天了：只要有两三天好太阳，地面立刻就会重新干燥起来的。”

“咳，要是我们在复活节之前能动手种马铃薯就好了！”

她们就这样一边继续讲话，一边忙着干活，马铃薯不断地骨碌碌地丢到地板上：太小的丢成一堆，损坏了的又丢成另一堆。

“猪吃了这些马铃薯会长胖的，牛可以喝煮马铃薯的水。”

但汉卡简直不在听她说话，汉卡正想着怎样把公公的钱弄到手。有时候，她从开着的门口往外望着在风中摇晃搏斗的树木；风又冷又潮湿，饱和着附近粪堆的强烈臭味。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几只鸡竖起羽毛跑来跑去。大鹅全蹲在挨近篱笆的一个角落里，翅膀下掩护着咯咯啼叫的小鹅。彼特不时地赶着空车跑将进来，双手拍着两胁；接着，丢给马儿一束干草，在车上装满粪肥（维蒂克帮着忙），便推着车子越过车辙和窟窿，再一次地赶车到田野里去了。

犹兹卡也好几次赶回家来，脸色渲红，气喘吁吁，大声说着话儿，拿了礼物再上别的人家去；她来来往往，一路上总是咭咭喳喳地说个不停。

没有人问她，可她还是说呀说呀地说个不休，但见她拿着一只仔细用手巾包好了的盆子，重新又出发了。

“这姑娘是只话匣子，却不是个傻大姐，”雅姑斯叮卡说道。

“确实不是傻大姐；只是她脑子里除了恶作剧和游戏就什么也没有了。”

“那末一个小不点儿！你要她还动什么脑筋呢？”

“维蒂克！”汉卡突然喊道，“有人进屋子去了。你瞧瞧，是什么人。”

“是铁匠，他刚进门。”

一阵疑虑兜上心来，她立刻跑到她公公房间里去：公公象往常那样仰天躺着，雅格娜在窗下缝着衣服。房间里没有别人。

"米哈尔到哪儿去了？"

"就在附近，他在找一把玛蒂亚斯不久以前借给他的钥匙。"雅格娜解释道，也没看看汉卡的脸。

汉卡走进过道，走进自己的房间（别列察跟孩子们一起坐在炉火旁边，在给他们做玩具风车），甚至走进院子内的偏屋里——可是哪儿也不见铁匠的影踪。于是，她笔直地向公公那一头的杂物间飞奔过去，虽然杂物间的门是关着的。

她看到铁匠在杂物间内，站在小麦桶子旁，肘拐儿以下的两臂都伸在麦子里边，正用九牛二虎之力在掏摸着什么东西呢！

"啊！"她气急败坏地嚷道；"难道你的钥匙藏在麦子里吗？"她一脸咄咄逼人的神气，站到铁匠面前。

"不，……我在瞧瞧……瞧瞧麦子霉了没有……能不能做麦种，"铁匠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说道。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问你，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勾当？"她大叫道。

铁匠挺不情愿地把手臂抽了出来，勉强掩饰着愤怒，唧唧喃喃地说道：

"你监视我的行动，好象我是个小贼似的！"

"我怎么知道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勾当呢？有个家伙，闯进了人家的家宅：为什么？我看到他在麦桶里摸索；难道他不会扭断铁锁，打破柜子吗？"她说话的声音愈提愈高，变成了叫喊。

"咱们得寻找的东西，我昨儿不是跟你说过吗？"铁匠答道，竭力要镇静下来。

"你说的话全是遮眼法。你想蒙蔽我，欺骗我，你自己却在

打别的主意。可是我看透了你的诡计，你这个奸贼!”

“汉卡，”他大喝一声，要想吓唬她一下；“你闭嘴，要不然我就打得你闭嘴!”

“你敢？只要你碰一碰我，我就大叫大嚷，叫得半个村子的人马上都跑来，来看看你是个什么样的坏蛋!”

汉卡大声警告的时候，铁匠骨碌碌地又朝周围看了一回，接着，嘴里吐出恶毒的咒骂，他走出房间去了；两个人还互相瞪了一眼，彼此的眼光——如果可能的话——简直要刺穿对方的心脏。

汉卡这一阵愤怒，搞得自己完全昏头昏脑，可是她喝了一杯水，又立刻恢复了常态。

“非把钱找出来不可了!——而且要把钱藏在安全的地方：这家伙只要找到钱，就一定会拿了跑的。”回到杂物间去时，汉卡心里这样估计。可是，她走到半道儿又停住了，重新回到正屋里去。她打开房门，冲着雅格娜这样说道：

“你坐在房子里这边儿看守着的，可你怎么让一个外人直闯到最里边儿的房间里去的呢?”

雅格娜轻蔑地答道：“米哈尔不是外人：你在这儿有多大的权利，他也有多大的权利。”

“你放什么狗屁！你们两个是一搭一档；你好生记住我说的话——如果家里有什么东西不见了，我对天发誓，我一定要去打官司，告发你是他的同谋。你记住了!”汉卡冒火地大嚷道。

雅格娜顺手抓起一件东西当做武器，从椅子上跳起身来。

“你存心跟我打架吗？你倒试试看：我要撕得你那漂亮脸蛋儿破了相，抓得它血红血红的，叫你妈也认不出你来!”

汉卡尽量提高嗓门儿，发泄满肚子的仇恨，继续把雅格娜咒

骂糟踢个不停。

这场吵架会弄到什么结果，可没法儿猜测。她们正要扭打起来的时候，碰巧罗赫进来了。这就使汉卡恢复了理智，不再嘀嘀咕咕了。她从房间里冲将出去，砰的把门关上，声音响得象打雷一般。

雅格娜不言不语地呆了好一会儿，胸膛起伏不定，嘴唇颤抖，象发疟疾的人一般。最后，她把自己手里的摇肉机往角落里一扔，和身扑倒在床上，抑制不住地号啕痛哭起来。

这时候，汉卡正在屋子那一头，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罗赫。他耐心地听着她讲下去；她的话却毫不连贯，又夹着呜咽，讲得断断续续，罗赫几乎一句话也没有听清楚，于是他就非常严厉地责备汉卡。罗赫把她放在他面前的食物推开，十分生气地伸手去拿帽子。

"既然你的行为都是这个样子，那末，我就要出远门去了，再也不回到列普卡村来看看了！咳，这一切吵呀闹呀，恶魔一定幸灾乐祸，高兴极了；可不吗，那些犹太人也在嘲笑我们基督徒，骂我们是吵架的傻瓜呢！仁慈的耶稣啊，难道灾难、疾病和饥饿还嫌太少，得来个雪上加霜，妇道人家也非吵架打架不可吗？"

罗赫陈说一通以后，站在那儿直喘气；汉卡这下子可后悔和害怕了，她吻罗赫的手，诚恳地求他宽恕，生怕他愤然离去。

"咳！要是你知道就好了，"她补充道，"跟她一起过活，真是痛苦啊！她一举一动，都在欺负我，损害我……娶她到我们家里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对我们大家的一种损害！……好几英亩田地都弄到她手里去了！……再说呢——你难道不知道她是个什么行径的女人？她跟年青小伙子又搞些什么名堂？"（不过，她可没有勇气提到安蒂克的名字。）"现在呢，"她屏息静气地补充

道，"据说她又在犯罪，正跟乡长勾勾搭搭呢！——所以，我看见她的时候，心里就恨得火星直冒，恨不得杀了她！"

"天主说：报复在我！她也是个人，有什么人损害了她，她同样也会感到痛苦的。至于她犯的罪，她总有一天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的。因此，我嘱咐你，你别损害她。"

"啊！我有什么地方损害过她呢？"

她惊讶地站在那儿，想不出雅格娜可能在哪方面在她手里吃过亏受过害。

罗赫吃着一小片面包，向一片虚空凝望着，深思着。最后，拍了拍来到他膝下的小孩子们的脑袋，他走出门去了。

"在最近几天里，我晚上再要来看你们的。现在我可只嘱咐你一句话：随她去吧，你尽你的责任就是了，其余的事情，天主自会留神安排的。"

第 四 章

罗赫沿着池塘缓缓而行，想起村子里的种种不幸，心里悲怆万分。是的，列普卡村里的情况凄惨极了，糟得不能再糟了。

疾病流行；好些人饿死了；人们动不动就吵嘴打架；丧钟比往年打得更多更响了。——这些个，还不是最糟最坏的事情。村子里的人们，对这些个已经习惯了，他们低头屈服，就象屈服于难逃的“劫数”一样。最糟糕的是田地都没有翻耕，压根儿没有耕田的人。

春天已经来了，春天的一切鸟儿也都来了，回到它们去年的旧巢来了；高地上的田在干燥起来了，各处的积水全都涸干了；土地简直在大叫大嚷地要求耕耘，要求施肥，要求种子——播种者所给予的神圣的祝福。

可是，谁能到田地里去干活呢：全都到监牢里去了啊。只有妇女留在村子里，要把农活儿搞好，胳膊没有力气，脑子也不管用。

何况，这也是每年春天常有的事，有些妇女这时候就到了分娩期了；同时，牛要生小牛，猪要生小猪，鸡鸭也要孵蛋。而且，这也是播种和植树的季节。马铃薯等着选种，粪肥得运到田里，积水得从田里排出去。没有男人帮助，妇女们哪怕把胳膊都累断了，也干不了这许多活儿。此外，还要给牲口喂食，饮水，切刍草，劈柴或是到森林里拾柴，以及成百成千的其他各种事情，（譬

如说，照料那么多到处乱跑的孩子们）——咳，也说不完这许多！天主啊，这简直是折磨人的劳动！到了晚上，骨头也痛了，腰也酸了，可是活儿才干了一半也不到呢！

而土地躺在那里，有所期待，有所企盼。土地被阳光晒暖，被清风吹干，饮啜了柔和滋润的雨水和春夜甜润的露珠，开始长出浓密的青青草叶来了，而麦子也迅速地萌芽了。云雀在原野上空鸣啭，鹳鸟在潮湿的牧场上踯躅，沼泽地上许多花朵朝着灿烂的天空抬起了头；天空，象美丽的篷帐一般笼罩在原野之上，仿佛一天高似一天，距离大地愈来愈远了。现在，有所期望的眼睛，老远就可以分辨出森林和村落的鲜明轮廓来了，这在冬季灰暗的日子里是永远看不分明的；而整个田野则仿佛从昏迷状态中醒过来了，欢欢喜喜地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好象是结婚之日的新娘一样。

列普卡村的周围，眼睛望得见的地方，人们都在辛勤劳动。不论晴雨，空气里响着愉快的歌声，田地里耕犁闪烁有光地往返，人在跋涉，马在嘶叫，大车活泼泼地隆隆而过。只有列普卡村的田地荒芜而死寂地躺在那儿，象是一大块令人伤心酸鼻的坟场。

除了上述种种苦恼之外，对于坐牢亲人们的牵挂和忧虑，更以压倒之势折磨着留在村子里的人们。

每天总有几个人长途跋涉到镇上去，背上抗着捎给犯人吃的食物包儿，还带着徒劳无用的请求：他们是无罪的，应该释放他们。

总之，村子里的情况是悲惨的；附近村落里的人们开始感觉到：对列普卡村民的迫害，也就是对全体农民的迫害。“只有猴子才是互相敌对的，”他们说，“我们是人，我们应该挺身而出，支持

我们的农民同胞；不然的话，同样的厄运，也会落到我们头上的。”

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其他村子的人们，过去为了地界问题或是类似性质的事情，跟列普卡村的人吵过嘴的，或是因为这边妄自尊大、凌驾于他人之上，而妒忌失和的——现在都把这些个宿怨统统丢在一边了，却时常偷偷地来到列普卡村，来搞清楚事件的是非黑白：他们有的来自罗德卡，有的来自伏尔卡或德比察，甚至热普基的“贵族”，也有人来过了。

前天，邻村的人来作复活节忏悔，他们就频频问起关在牢里的人们的近况，听到答复时，气得脸都绷紧了；他们对这种不公平的处理，又咒又骂，对吃足苦头的人们，表示同情关怀。

罗赫正想着这件事情，考虑着该采取某种重大的措施，他不时地停下步来，避开迎面袭来的大风，他的眼睛里有一种高瞻远瞩的神色。

现在，天气更加晴朗而温暖了，可是风却不断增加强度，在田野里到处咆哮呼啸。风吹得纤细的幼树弯倒了身子，一面叹息，一面以鞭子似的枝条抽击着池水。风刮走了屋顶上一块块的茅草，折断了脆弱的树枝，以猛不可挡之势，在头顶上狂奔疾卷而过，似乎一切东西都在动荡摇摆：果树、篱笆、茅屋、孤零零的树——似乎一切都在随风动摇；不，甚至出没在飞驰的云层里的苍白太阳，也显出要从天空中慌慌张张逃走的样子。教堂上空，有一群无力逆风挺进的野鸟，展开了双翅，顺着风势滑翔而下。

但，大风虽然造成了损害，可是在使土地干燥方面，却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风把道路上的水分清除殆尽的同时，土色从清晨起逐渐由浓转淡了。

吵架斗嘴的人声，打断了罗赫全神贯注的思索。他赶紧走近去。

他急急忙忙地看了一眼，便看到一大群穿红色裙子的妇女，在池塘对岸，村长家门前以及附近的院子里，包围着一群男人。

罗赫迅速向前走去，急于要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是，看到这群男人是一帮跟乡长搭档的宪兵，他就转身走进最近的一个院子里去了，他挨近群众，小心翼翼地从一个果园走到另一个果园，罗赫不知怎么的不愿意落在警察的眼睛里。

骚扰变本加厉了。大部分是妇女；小孩子们也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他们互相推推搡搡的，在大人中间插进去，院子里挤得满满的，一直拥到大路上，也顾不得脚下泥泞深深、脸上挨到风中树枝的抽击了。大家都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讲着；有时候，这个人的声音盖过了那个人的声音，可是究竟说些什么话，却听不清楚；暴风实在太大了。罗赫打树木间望过去，只能看见带头的普洛希柯娃：一个又大又胖的红脸妇人，嚷得比谁都响，就在乡长的鼻子底下忿怒地挥舞着拳头，逼得他向后退缩；其他的妇人们也都大叫大嚷地附和响应，象是一群给惹得恼火的火鸡。柯勃司的老婆也在场，竭力要扑到宪兵身上去，可是她站在人群的外缘，扑不上去；许多人冲着宪兵们挥舞拳头，这里那里还挥舞着棍棒或是肮脏的扫帚。

乡长狼狈不堪，搔着脑袋，竭力使妇女们的怒气平静下来，同时也把妇女们的攻势引向自己这一边来，宪兵们这就狡猾地设法从群众的包围中脱身而出，朝着磨坊那一边退去。乡长一面跟在宪兵的后面退去，一面继续应付妇女们的责难，吓唬那些开始用烂泥扔他的孩子们。

“他们要啥呀?”罗赫向聚在一起的妇女们问道。

“他们要我们村子里供应二十辆大车、马匹和人力，给他们修理森林里的道路!”普洛希柯娃告诉他道。

“有几个大官儿打这里路过，他们要把大路上的窟窿填平。”

“我们早说过了，没有大车，没有马，也没有人!”

“这儿还有谁能赶车的呢?”

“叫他们先把我们的小伙子放出来;然后我们才可以考虑修路!”

“大地主! 让宪兵去叫大地主拉车好了!”

“要不，宪兵自己去干活好了，可别把他们的猪鼻子伸到我们屋子里来打搅我们。”

“啊!这些狗腿子，臭死尸，穷凶极恶的恶棍!”许多人同时嚷了起来，闹成一片愈来愈厉害的叫骂声。

“他们整个儿早晨都跟乡长在一起，一起在酒店里交头接耳商量的。”

“是呀，是呀，他们先喝伏特卡，然后就挨家挨户地派民伕!”

“乡长对村子里的境况可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啊，”罗赫说道，他竭力要在一片喧哗声中让大家听见他的说话，却只是白费劲儿。“乡长早该在官府里把事情解释明白的。”

“乡长! 乡长是我们的敌人的最好的朋友!”

“乡长就是一心只想搞钱!”她们大家又叫嚷起来了。

“可不么，他劝我们每家孝敬二十个鸡蛋，或是一只鸡; 那末，他们就放过我们，去强迫别的村子出人干活儿。”

“不如孝敬他二十块石头吧!”

“别嚷嚷了，善良的妇人;不然的话，你们会因为目无官长受到处罚的。”

"我不在乎。让他们逮我到监牢里去好了。就是碰到最大的官儿，我也要理直气壮地把我们含冤受屈的情况告诉他。"

"见乡长害怕吗？呀，我怕他吗？"普洛希柯娃嚷道。"这个卑鄙无耻的东西！我见他害怕的话，我见了稻草人也要害怕了！是我们推他出来当乡长的啊，他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我们推举出来的，我们就能推倒他！"

"他会惩办我们，他会不会？难道我们没有缴税，送小伙子去当兵，他们吩咐什么就干什么吗？他们从我们身边抓走了我们的男人，难道他们以为这也不过是件小事儿吗？"

"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一露脸，就有灾难跟着来了。"

"去年收获的时候，他们在田里打死了我的一头狗！"

"他们控告我，因为我的烟囱着了火！"

"还有小古尔巴司向他们扔了一块石子，他们把他鞭打得多厉害呀！"

大家围着罗赫一齐叫嚷不休。罗赫大声说道：

"吵吵嚷嚷，能有什么用处呢？还是安静下来吧！"

"那末，你就到乡长那儿去，把事情摊给他看，讲给他听！"性子火爆的柯勃索娃建议道。

"不然的话，我们就上乡长那儿去——带着我们的扫帚一起去！"

"我一定去；可是要等你们散了，我才去。现在，我请求你们大家都回去吧：人人家里都有好多好多活儿要干呢！——我会恰当地把事情当面跟乡长说清楚的。"他真诚地说道，生怕大家不散，宪兵们还会回来。

钟楼上响起了午祷的钟声。妇人们慢慢地走回家去，她们三五成群地站在茅屋跟前，急切而激动地谈着话儿。

罗赫匆匆忙忙地赶到村长家去。现在他住在村长家里，因为他在西可拉家的空屋里教孩子们念书。空屋就在村子尽头、酒店过去一点的地方。可是，村长不在家，他乘车到区里去缴纳税款了。

索哈的老婆，把今天发生的事情统统告诉了罗赫，但用的是一种故作镇静、强自抑制的方式，而且在结束时说道：

"但愿天主保佑这些个骚扰不会闹出什么祸殃来！"

"这是乡长的不是。宪兵们不过是奉命办事罢了。可是乡长知道得很清楚：村子里可以说是只剩下妇女了；别说替政府干活儿，就是自己田里的活儿，也没有人去干啊。我要去见乡长，请他把事情安排妥当，免得又落个罚款。"

"看起来，这倒很象是森林纠纷的报复呢！"

"谁在报复？——可是大地主吗？我的好老太太，大地主跟政府又有什么关系呢？"

"老爷们总是和老爷们格外的投合，他们是穿连裆裤子的。而且，大地主说过要对列普卡村人报复呢。"

"天啊！连一天的太平日子也没有——总是有什么新的苦难落到我们身上来！"

"我求求天主，但愿不要有更糟的事情落到我们身上来！"她一面回答，一面合掌祈求。

"她们大家都在吵吵嚷嚷地闹成一团，象一群喜鹊似的，啊，天主保佑我们！她们嚷得多凶啊！"

"身上有痒的地方，就一定会伸手去搔的！"

"可是吵吵嚷嚷没有好处，也许会招来更大的祸害呢！"

罗赫心中悲痛激动，担忧着要有更大的灾难临头了。

"你还要回去教孩子们念书吗？"她问。

罗赫站起身来。

“我已经叫孩子们回家去了。复活节放假的日子到了，再说呢，家里有那末多活儿要干，也需要孩子们回去呢。”

“我今儿早晨到伏拉去雇短工，我出三个兹罗提一天的工钱，还供给膳宿，可是我一个短工也没法儿雇到。人人都要先把自己的田地耕好了再说。他们答允来干活儿，可是要过一两个礼拜以后才来。”

“咳！”罗赫叹了一口气，说道；“一个人只有一双手：他能有什么办法呢？”

“啊，可你对我们村子里的人是帮了忙的，帮助真不小。亏得有你聪明头脑和慈悲心肠帮忙啊，不然的话，我们大家就不知道会落到什么下场呢。”

“如果我心里想做的事情，我都能办到的话，那末，世界上的苦难就可以有个尽头了！”

罗赫痛苦而无可奈何地把两手往外一摊，接着就急匆匆地往乡长家里赶去。可是，他走了好久才走到乡长家里；一户复一户的人家吸引着他。

村子多少沉静下来了。有几个分外气愤的妇女，仍旧在茅屋外面大声谈着话儿，可是大部分妇女都回家准备午饭去了。只有风还跟以前一样，沿着大路呼啸咆哮，穿过树木疾驰奔腾。

可是，吃过了午饭，虽然风很大，立刻又到处都挤满了人了；在园子附近，在院子里，在茅屋前，在过道里，在过道所通达的房间内，妇人们吵吵嚷嚷的声音愈来愈响了。村子里只有妇女和姑娘们在干着活儿；至于男性呢，那就只有小男孩儿了。

她们都在拚命地认真干着活儿；因为前天神父来听忏悔，象半个休假日似的过去了，今儿上午的时间又由于宪兵的缘故白

白浪费掉了。

复活节快到了，圣火曜日已经过了，可是还有那末多的活儿要干！春季大扫除是必不可少的，得给孩子们添置衣服，必要时也得给大人们添置衣服；麦子要磨成粉；又要准备斯威康。家家户户的主妇都在晕头转向地动脑筋想办法：怎样把这种种事情都办好。她们煞费苦心地在储藏室里东找西寻，搜索可以出卖给酒店老板的、或是拿到镇上去变卖应急的东西。有几个妇女甚至一吃过午饭就赶着车子出发了，车子里稿草下面就藏着要变卖的东西。

"我希望一路上不致有什么飞来横祸落到你身上，"罗赫对古尔巴司的老婆提出警戒道，因为她在车上套着一匹毫不中用的老马，顶着大风，简直寸步难行。

罗赫说完这话就走进了她家的院子，几个小姑娘正在那儿设法填补墙上的裂缝，可是够不到窗子上边儿的地方。罗赫给她们帮了一手忙，他在桶里化了一些粉刷墙壁用的石灰，还做了个涂石灰用的稿草刷子。

接着，罗赫就走到了瓦赫尼克家，小姑娘们正在赶车运粪，可是笨手笨脚，揪住马笼头拉着那不听话的马儿前进的时候，一半粪便都落到大路上去了。罗赫走上前去，把粪铲上车子，把一切安排妥帖，这就扬鞭策马，叫它乖乖儿地赶路。

再过去点儿便是巴尔绥雷克家。玛丽亚（大家认为，除雅格娜·波利诺娃外，村里的女子就数她最美）正在紧挨着树篱的施足肥料的黝黑土地上播种豌豆。可是，头巾缠绕在她的脑袋上，罩在裙子外面的、她父亲的带兜儿外套，又长得一直拖到地上，她别别扭扭地扭动着身体，象是一头粘在胶水里的苍蝇。

"不用这样急急忙忙的；你有的是时间！"罗赫走近她身边

时，微笑着说道。

“咦，难道你不知道吗？‘圣火曜日种的豌豆，一加仑收一蒲式耳！’”她大声回答道。

“恐怕你还没有播种完，那些先种下去的就要发芽了。不过，玛丽亚！你下的种子太密了；等到长出来的时候，会纠成一团倒伏在地上的。”

于是罗赫就教她怎样在风中撒下种子；这傻女孩子可从来没有想到要把豌豆播种得处处均匀。

“瓦甫雷克·索哈跟我说过：你是个心灵手巧的姑娘，”罗赫沿着泥泞的田畦一步步退回去时，好象漫不经心地说道。

“他跟你说过的？”她问道，手里的活儿停顿了，突然气也透不过来了。

她的脸红得发紫，可她不好意思再问一遍。

罗赫只是报之以微笑；但，当他离开她的时候，他却说道：“到了复活节，我要告诉他，你干劲儿真大！”

在普洛希卡家的土地上，又有两个小男孩儿在紧挨大路的马铃薯田里耕作。一个在赶马，一个算是在耕地。可是，两个孩子的身材还没有马尾巴高，根本没有什么力气，犁头东晃西晃的，象个醉汉，母马又时不时地要跑回马房去。看到母马要跑，两个孩子就一齐用鞭子打它，用粗鲁的话骂它。

“我们干得了的，罗赫老爹，我们干得了的；只不过是讨厌的石子挡得犁头东扭西歪，母马又存心要回马槽那儿去罢了。”大的一个孩子舌音不清地给自己辩解道，这时候，罗赫握住犁头柄，翻耕出了笔直的一畦，同时也教给他怎样驾御马儿。

“现在可行了，”孩子勇气百倍地叫喊道，“天黑以前，我们就可以把整块儿地都耕好了！”他疑惑地东张西望，看看可有人亲

眼目睹罗赫帮了大忙；当老人走了的时候，他就在犁头上坐下来，用背挡着风（他看见过他父亲这么办的），点起了一支烟卷儿。

罗赫继续前行，东看看，西望望，哪儿需要帮助，他就帮上一手。

平息争吵，解决纠纷，出主意给忠告，他也都竭力帮助，不论工作多么艰巨，不论何时需要帮助，他都随时支援。克莱姆巴的老婆在劈柴，对付不了一段多节硬木头——他就给她劈；多米尼柯娃需要汲取池水——他就给她汲水；那边儿的孩子们调皮捣蛋了——他就去说得他们乖乖儿的。

罗赫是个聪明而虔诚的人，世间少有的、懂得人了解人的人，他观察敏锐，看一眼就知道该说什么话和怎样把这话说出来；他懂得怎样用一个快乐开心的故事来驱除烦恼，他懂得怎样跟这个人一起大笑，跟那个人一起祷告，怎样又用严肃明智的话或是厉害的警戒来责备第三个人。

他是个心肠慈悲的人，对大家都满怀同情，他时常不待人家请求就自动地熬上好几夜陪伴病人；他对病人的关怀照顾很多，所以他们把他看得比神父还重。

有时候，人们开始把他看做是天主派来的一个圣徒，给穷苦人家带来慈悲和安慰的圣徒。

咳！难道他能击退一切艰难困苦？难道他能阻挡一切不幸？难道他能使一切饥饿的人吃饱，使一切生病的人痊愈？难道他单枪匹马就能支援这许多急需的人力？

因为，列普卡村确实是个大村子。光是房子就有近六十所，房子周围又有大片广阔的土地；还有许多牲口、许多家禽要喂，为数不少的人要张口吃饭。

这一切，自从男人们给抓走以来，现在主要是听天由命了；因此，势所必然，女人们的困难和贫乏，她们的抱怨和牢骚，确确实实是大大地增加了。

这情况，罗赫是早已知道早已明白了的；但，只是在这一天，当他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地走过去的时候，他才看到大家是已经多么可怕地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没有耕过的田野荒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在耕耘或是播种（她们干的那些农活儿，不过是儿戏罢了），那倒还是次要的灾祸。你不论走到哪儿，都可以看到衰败之势在蔓延开来：篱笆塌倒了，栋梁和椽子从破破烂烂的茅草屋顶里露出来了，门户的铰链断了，门象个折断的翅膀似的吊在那里，磕磕碰碰地扑打着墙头，还有好多茅屋倾斜歪倒，急需用木头来支撑扶直。

茅屋附近都是死水潭，要不就是把墙头团团围住的深可及膝的污泥和秽物：这就使人走起路来很是困难。步步都可以看到村子荒凉败落的景象，惹眼触目，叫人心疼流血。好多人家，母牛白白地鸣叫着要吃饲料，马儿没有人给它们梳栉，满身粪污胶得牢牢的，结成了硬块。

到处都是这样。小牛犊浑身污泥，独自个儿在大路上踯躅。家用器皿在雨里糟朽，犁头在生锈，母猪在运货马车里生小猪。有什么东西扭弯了，撕破了，折断了，就随它去了：有谁来收拾修补呢？

妇女们吗？——咳，可怜的人儿！她们干那最迫切的活儿，都还没有工夫和精力哩。啊！要是男人们能够回来，那末，种种事情就会在眨眼之间统统改观了！

于是她们就等待着男人们回来——等待着天主大发慈悲；她们日复一日地信赖着天主，拚命按捺着性子忍耐下去。

然而，男人们既没有回来，也不可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会释放。

罗赫离开教堂那边最后一户人家（哥拉勃的家），吃力地走去和乡长相会的时候，黄昏正在把苍茫的暮色撒到土地上。

大风丝毫没有减弱，它猛烈地和树木搏斗着，时常有树上的断枝给摔到地上来，因此，走起路来很是危险。

老人伛偻着身体，沿着篱笆轻手轻脚地走将过去，在这象涂粉玻璃一般不透明的、凄凉朦胧的暮色里，看也看不大清楚了。

“你去找乡长吗？他不在家，可是在磨坊老板家里，”雅姑斯叮卡突然出现，说道。

他立刻转身向磨坊走去；他讨厌这恶作剧的老太婆。

可是她跟住他，加快步子在他身边走着，低声细语地说道：

“请你上普利乞克家，也上斐利普家去看看——我求求你！”

“如果我能助一臂之力的话……”

“她们求我请你去的，——请你一定去瞧瞧他们！”

“好吧，不过我得先去看乡长。”

“多谢，愿天主保佑你！”

当她吻他的手时，他感到她的嘴唇在颤抖。他很是惊异：她往常一直是跟他吵架的。

她进一步说道：“每一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时候：象一头丧家的狗一样受到大家的驱逐，就乐于让好心肠的手来抚摸了。”他还没有找到一句答复的话，她就急急忙忙地走掉了。

人家告诉罗赫，乡长已经不在磨坊老板家里，却跟宪兵一起坐车到镇上去了。弗兰尼克把他请到自己的小房间里，有几个本村和邻村的来碾麦的人也坐在房间里。罗赫打算就在这儿等候，可是跟大家一起坐在那儿的、兵士的老婆特雷斯卡，怯生生

地向他走过来，偷偷儿地打听马秀·哥拉勃的消息。

“您见过坐牢的人，您当然一定知道的。他身体可好，精神可好吗？……什么时候会释放他们呢？”她提出了这些问题，说话时眼睛却是低垂着的。

罗赫用严肃的痛心的神情瞧着她。“你丈夫可在军队里，他身体可好？他挺健康吧？大概快要回到家里来了吧？”

她的脸涨得通红，逃到水磨那边去了。

他摇摇头。“可怜的盲目的人儿！”他想，便起身去追她。可是，灯在充满麦粉的、昏暗的空气里朦朦胧胧地发着光亮，他没法儿找到她躲藏的地方。水磨隆隆地转动着，流水挟着不断的哗哗之声冲击着轮子；风在屋顶和墙壁周围咆哮呼啸，气势很象是麦子从什么巨大的袋子里倾泻出来一般，因此，一切都在颤栗抖动，仿佛快要粉碎飞扬开来似的。罗赫这就不再找她了，他遵守诺言，去瞧瞧那些穷苦的人们。

现在，黑夜已经降临了：这里那里都有灯光在摇摇晃晃的树木间闪闪发亮，象是狼的雪亮的眼睛。但，四面八方却亮得奇怪；茅屋老远就看得清清楚楚；天空高悬，黑色中透着淡蓝，没有什么云朵，只有一些儿象零落雪花似的小小飞云；撒在天空里的星星愈来愈多愈密了，而大风则愈刮愈猛，威慑着整个大地。

大风就这样继续不断地刮了一个通宵。很少人能合上眼睛睡觉。大风窜进屋子，闹腾得真可怕，大风刮得树枝猛叩墙头，打碎玻璃窗子，大风象攻城撞墙车似的猛攻猛撞着茅屋，弄到后来，人们简直担心大风要把整个儿列普卡村一起卷到天空中去了！

黎明之前，风势稍稍小了一点儿；然而，公鸡刚报过晓，疲倦的居民刚睡熟，便有雷霆发出怒吼，一条条血红的闪电在天空纵

横腾跃，一阵瀑布似的大雨倾泻而下。后来才听说，森林里什么地方这时候还落下了一个霹雳。

可是，当早晨完全来临的时候，天色就开朗灿烂了；雨停了，暖气从田野里蒸发上来，小鸟愉快地啁啾鸣叫；虽然太阳还躲藏着没有出来，低垂的白云分散了，蔚蓝的天空露出来了。人们说，这是天气晴朗的预兆。

现在，满村响起了哭声和号叫之声。大风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大路上散乱地横着一排排倒下的树木；篱笆给吹倒在路上，还有给刮下来的一爿爿茅草屋顶也落在那里，路因此就没法儿通过了。

普洛希卡家里，猪栏坍掉了，把所有的鹅儿都压死了！没有一户人家没有受到风暴的损害；院子里聚满了妇女们，满脸都是泪水，就象大雨天一样。

汉卡刚跑出去检查棚屋，看看受到了多大的损害，却遇上了冲进院子里来的、西可拉的老婆。

“啊！你还没有听说吗？斯泰和家的房子坍掉了！真是奇迹，人倒没有受伤，”她老远就大声叫道。

“耶稣，玛利亚啊！”

这消息叫她楞住了。

“我是来叫你的。——那些人都搞得六神无主了！”

汉卡把围身布往脑袋上一搭，就往出事地点跑去了。

事情是千真万确的。斯泰和的房子只剩下墙头了。整个儿屋顶都给刮跑了，只留下几根断了的椽子还悬在那里。烟囱也坍掉了，只剩下一段还兀立在那儿，象是只蛀牙的残根。地皮上撒满了零落的木片和茅草。

薇隆卡坐在墙头外边儿一堆坍下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上

面，抱着她的小孩子们痛哭，小孩子们跟着她一起大声号哭。

汉卡穿过围住她的人群，跑过去安慰薇隆卡；可是薇隆卡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她继续不断地呜咽哭泣，哭得十分厉害，浑身抽搐。

"啊，我的可怜的、不幸的孩子们啊！"她呜咽道，听着她哭，好几个女人落下了同情的眼泪。

"我们这些苦命人上哪儿去呢？到哪儿去睡觉呢？"她把孩子们紧紧地抱在怀里，如疯如狂地恸哭道。

畏葸憔悴、脸色苍白得象死尸一样的别列察老头，在房屋倒坍的废墟上走过来走过去，一忽儿把家禽赶在一起，一忽儿丢些刍草给那系在樱桃树下的母牛吃，一忽儿紧挨着墙头蹲下身子，吹起口哨引狗，同时又瞪着眼睛对人傻看，象个精神错乱的疯子。

事实上，人们也都以为他是神经错乱了。

人们突然纷纷让路，俯首鞠躬到地：原来是教区的神父出乎意料地来到了。

"安姆勃罗司刚把这件不幸的事情告诉了我。斯泰和娃在哪儿？"

人们闪向一旁，让神父可以看到斯泰和的老婆；可是，她满眼都是泪水，根本没有在意。

"薇隆卡，"汉卡低声跟她说道，"神父亲自来看你了！"

她听到这话，吃了一惊；接着，看到神父，便涕泪滂沱地扑倒在神父的脚下。

"别哭，安静一点吧；别掉眼泪了。——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咳，这是——天意啊！"他说了两遍，擦掉了一滴眼泪，深为感动的样子。

“我们只好离开这儿，到外地去要饭了！”

“不，不，不必这样灰心丧气。有的是慈悲心肠的人，他们不会忍心让你们走上绝路的。何况，天主还一定会以天主之道来保佑你们的。你们可有什么人受伤吗？没有吧？”

“这倒是天主大发慈悲，没有人受伤。”

“这样的逢凶化吉、死里逃生，确实是天主大发慈悲啊！”

“他们很可能全家都给压死的，就象普洛希卡家的鹅一样，”有人说道。

“是呀，”另一个人说道，“统统压死，一个也不留。”

“牲口和家禽可有什么损伤吗？”

“托天主保佑，出事的时候，都在院子里，都保全了性命。”

神父嗅了一撮鼻烟，打量着那一堆废物，那倒坍的房屋的遗骸；神父的眼角边又含着泪水了。

“确然如此，确然是天主大发慈悲。你们很可能全都给压扁了的。”

“不过，倒还是压死的好，我就不用亲眼目睹这坍倒的房屋了，也不用活着眼看我们这份人家完蛋了。我的耶稣，我的耶稣啊！我跟我的小孩子在这儿，无家可归！叫我怎么办？上哪儿去呢？”她重新号啕大哭，绝望地扯着自己的头发。

神父局促不安地挪动着身体，双手一摊，一副踌躇不决的姿态。有人给他在脚下垫了块木板，说道，“要不，你的脚就要沾湿了！”这话一点不假，地上的泥浆一直要没到人的脚踝骨。神父站到木板上，又吸了一撮鼻烟，考虑着该说些什么话来安慰她。

汉卡跟她的姐姐和父亲一起忙着，其余的妇女们这时就向神父围了拢来，把他饱看一番。

时时刻刻有更多的妇人小孩走将过来，木底鞋踩得泥浆四

溅。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压低了声音议论纷纷;议论声中,可以听到薇隆卡和她的孩子们的、现在比较缓和的呜咽饮泣的声音。周围所有的脸上,虽然围身布遮掩了额角,还是可以看到不少忧伤关切的神情,脸色暗淡,犹如头上云霾密布的天空;而同情的热泪,也从好多面颊上滚滚而下。

然而,他们的忧伤和关切也是并不激动的,对可怜的邻居所遭到的天威也是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的。"如果人人对别人的痛痒过分关心,那末,还有什么心来对待自己的事情呢?"

等了一忽儿,神父转过身来,对着薇隆卡,说道:"最重要的是,你们应该感谢天主保全了你们的生命。"

"当然应该感谢天主啊,如果非卖掉猪不可的话,我也一定卖掉了猪来做一场弥撒。"

"无需这样。你把钱留着应急吧:复活节以后,在礼拜规程许可的范围之内,我就给你们做个弥撒好了。"

她感激不尽地吻神父的双手,而且按照农民的规矩,抱住神父的双脚;这时候,神父也划着十字给她祝福,而且,象最慈祥的神父一样,拥抱了向他围拢来的小孩子们。

"哦,把经过情形说给我听听吧。"

"经过情形么?——咳,灯里没有油,也没有生火取暖的木柴,我们很早就上床睡觉了。风刮得很大,房子都震动了,可是我并不害怕,因为更厉害的大风,过去它也抵挡住了。窜进房间里的风,叫我好久没有睡成,不过,我准是终于打起瞌睡来了。突然,哗啦啦一声震响,接着又是墙壁喀喇喇裂开来的声音。主啊!我想,天崩地裂了!——我从床上跳了起来,可是,刚把小孩子抱在手里,头顶上所有的东西就开始拆裂,跌落下来了。我才跑到外边儿门廊下,屋顶就轰隆隆地坍了下来。我还在发楞,烟

囱又发出可怕的声音，倒下来了。院子里，风大得可怕：我们站也站不住，屋顶上的茅草一片片地随风刮将下来。我在黑夜里跑了好一段路，才到了村庄里；村庄里大家都睡熟了，我大叫大喊，可是没有法子，谁也听不见。所以我只好回来了，带着小孩子在马铃薯窖里躲了一夜，直躲到天亮。"

"天主一直在守护着你们啊。——系在樱桃树上的那头母牛，那是谁家的呢？"

"我们家的。这头牛供养着我们：我们就靠它活命的。"

"毫无疑问，准是一头好奶牛：你瞧它腰板笔挺，象横梁一样。——好象肚子里还有着小牛吧？"

"这几天就要生小牛了。"

"把这头牛寄到我家的牛棚里去吧；有的是地方，不妨让它待到青草肥壮的时候好了。——哦，你们住到什么地方去呢？告诉我，到什么地方去呢？"

这当儿，一只狗突然大声吠叫，凶猛地向在场的人们直扑过来。给人赶开以后，这狗又在房子门口坐了下来，阴惨惨地号叫着。

神父躲开了扑过来的狗。"这狗疯了吗？"他问。"这是谁家的狗啊？"

"这是克鲁契克，我们家的狗。咳，这场灾难把它搞疯了。原来倒是头挺好的看门狗。"别列察结结巴巴地说道，赶紧使狗停止吠叫。

神父这就走了，而且招呼西可拉的老婆跟他同行。他一面向拥上前来的妇人们伸出双手，让她们吻，一面慢慢地走将开去，但也可以看到他有时候在路上和妇人们谈话。

妇人们对不幸的邻居恰当地表示了同情，现在也都急急忙

忙地离开了；大家立刻想起了早餐和眼看着非干不可的活儿。

除掉斯泰和一家人以外，没有人再留在这房坍屋倒的地方了；他们正考虑着怎样从这破烂屋子里再捡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时，西可拉的老婆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了。

“你们一定要跟我一起住，就住在罗赫一直在教书的那个房间里。当然，那儿没有炉子，不过你们可以搞一个临时灶头，暂时应应急。”她急急忙忙地说道。

“不过，好奶奶啊，我怎么付得起房租呢？”

“这倒不用担心。如果你们有了钱，就随意付一点房租；如果没有钱，就帮助我们干干活儿，或者干脆说一声多谢，也就可以了。反正房间空在那儿！我真心诚意地请你们去住；神父给你们送来这张票子，让你们好买些眼前必需的东西。”

她摊开了那张三卢布的钞票。

“愿天主保佑他身体康健！”薇隆卡吻着神父资助的钞票，大声说道。

“世界上没有比我们的神父更仁慈的人了！”汉卡说，老别列察补充道：

“寄在神父家的牛棚里，我们的母牛也可以过得挺不坏了！”

他们立刻就动手搬家。

西可拉的房子就在大路旁边，并不太远；他们把匆忙间从废墟里设法捡出来的东西搬了过去。汉卡叫彼特来帮忙，不久罗赫也来了，人多手快，午祷的钟声响起来时，薇隆卡早已在新居里安顿好了。

“现在，我跟叫化婆也差不了多少了！”她环顾四周，伤心地慨叹道：“只有四道墙壁一只炉灶：圣像也没有一个！完好的盆子也没有一只！”

“我给你捎个圣像来，”汉卡安慰道，“盆子碟子，我能匀得出来的，也给你捎来。——斯泰和也快回来了，就可以叫人跟他一起把房子重新盖起来。——爹在哪儿啊？”

汉卡要他跟她住到波利那家去。可是老头儿却留在倒坍的房子这儿，坐在大门口，给狗儿裹好肚皮上的一条伤口。

“你到我家里去吧，”她说，“薇隆卡住的地方不大，我们家里可以替你安排个地方住下的。”

“不，不，汉卡；我要留在这儿；我生在这儿，也要死在这儿。”

不论讲道理也好，恳求也好，都不能动摇老头儿的决心。

“我可以在过道里铺个稿草铺睡觉的……如果你一定要我住过去，我也得照料小孩子，我在你家吃饭，也得付钱……这狗受伤了，你还是带这头狗去吧……它可以看守房子——是一头很好的看门狗。”

“可是，”她指明道，“过道的墙头会坍在你身上的！”

“不，不；墙头不会坍的，它会比好多人寿长呢……把这狗带去吧。”

最后，汉卡依了父亲。波利那家里确实没有什么多余的地方，老头儿别列察要借住也很困难。

汉卡嘱咐彼特在克鲁契克的颈子上套一根绳子，把它带回家去。

“勃雷克跑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克鲁契克正好可以代替它。——啊，你这不中用的家伙！”看到彼特对付不了那狗儿，她大声叫道。

别列察老头帮助他把狗拉走，一面严厉地骂那狗道：“你这傻里傻气的克鲁契克！这儿，什么东西也吃不上；那儿，东西可以吃到好多，又有个暖和的地方可以睡觉！”

于是汉卡先走了，她要在回家之前去看看她姐姐的新居。

使她诧异的是：她看到薇隆卡又在哭了，而且还有好几个妇女跟她在一起。

“你们待我太好了，我怎么好意思收下呢？”她呜呜咽咽地说道。

“我们能送你的东西，就这么一点儿；我们也穷；可是我们捎来的，你就收下吧，我们也是诚心诚意送给你的啊。”克莱姆巴娃说着把一个大包裹塞到她手里。

其他妇女也随声附和道：

“好大的灾难啊！”

“我们明白，这场灾难给了你多大打击；我们也不是铁石心肠啊。”

“而且你的丈夫也不在家，就跟我们的丈夫一样。”

“这就使你更加困难得多了！”

“天主加在你身上的考验，远比我们难熬难挨啊。”

妇人们已经凑到一起，想法把她们能捎来的都捎来了：豌豆，珍珠麦，面粉等。

“好心肠的太太，你们对我真象是我亲娘一样地亲啊！”她亲热地拥抱她们，呜呜咽咽的，她们也陪她伤心落泪。

不过汉卡没有工夫待下去了；世界上还有好人，她心里感到高兴，她急急忙忙地赶回家里去。

虽然没有直射的阳光，天却是大好的晴天，有大量的光芒从云端里滤将下来。天空高高在上，象一大片淡蓝色的帐篷，上面嵌着破碎的白手绢儿似的云朵。下边儿，田野连绵不断，看得清清楚楚，有的地方一片青翠，有的地方呈赭褐色（那是收割后的庄稼的残株，或是一小块一小块的休耕地），有的地方溪水明

亮，象玻璃窗一样地闪烁生光。

云雀高声啼啭。平原上飘过来春天的新鲜气息，芬芳馥郁，掺和着潮润的暖意、白杨树嫩芽的甜香。

有清风吹拂，却又那末轻微和煦，因而连枝头的新绿嫩芽也纹丝不动。

教堂附近燕子成群结队，多得不计其数，槭树和菩提树的伸展铺开的枝柯上，黑压压的都是燕子，仿佛涂上了煤烟一般，而它们震耳欲聋的呢喃之声，也响彻了全村。

平滑光亮的池水上，雄鹅大声鸣叫着照料小鹅，而洗衣妇清脆的捣衣声，说明她们洗的衣服为数极多。

家家户户的房间和过道，都前通后通地打开着；洗好的衣服晒在篱笆上，被褥晾在果园里，有的人家还在粉刷墙壁。猪被狗儿闹得烦死了，便在沟渠附近嗅来嗅去；这儿那儿有些母牛，从栅栏后面仰起有角的脑袋，哞哞地发出一声长叹。

好几辆运货车子也在大路上隆隆而过，到镇上买复活节的用品去了；可是，正午一过，老货郎犹德卡，就赶着长长的货车，带了他的老婆和一枝柔嫩的橄榄枝，到村子里来了。

他们赶着车挨家挨户地走过来，后面跟着几只挑衅捣蛋的狗；老犹德卡难得空手走过一家人家的。因为他不是骗子手，跟酒店老板和许多其他人是截然不同的：他收进东西肯出好价钱；如果有人需要借一笔钱，到秋收时再还，他也可以通融，条件又不苛刻；他是个机灵乖巧的人，摸熟了全村的人的脾气，知道怎样跟他们打交道。他回去的时候，货车后牵上一头牛犊儿，或是车子里装上半蒲式耳好麦子，也是常有的事。他的犹太婆娘也做买卖，她的买卖可是她独立经营的，大多是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她收进蛋，公鸡，或是脱毛母鸡，然后加上叫人唾骂的利润，

换给人家绉边和缎带，缏子和别针，以及其他花里胡哨的、妇女们你贪我爱的装饰品。

当他们经过波利那家的门口时，犹兹卡尖声尖气地嚷着冲进屋里：

"汉卡啊，买些红毛线带吧！……我们还要复活节染蛋用的苏木！……我们也需要线呢！"

她的声音渐渐低下去，变成了苦苦哀求。

"可是你明儿要到镇上去，需要什么，就可以买什么。"

"是啊，是啊，镇上的价钱便宜些，要谎要得好些！"她大声说道；想到明儿要坐车，心里就快乐。也不用别人提示，她立刻就跑去告诉货郎夫妇：他们的货物，她们家一件也不需要，也根本没有什么东西要卖给他们。

汉卡把脑袋探到大门外，在犹兹卡背后喊道："把鸡鸭赶拢来，别让它闯到他们的车子里去啊！"

兵士的老婆特雷斯卡，现在往波利那家跑来了，似乎她是猝然掉头离开犹太婆娘的，那婆娘还在哇啦哇啦地对她说着话呢。

特雷斯卡冲进屋子，嘴里结结巴巴地说着话儿，脸色通红，十分生气。长长的睫毛上闪着一两颗泪珠。

"啊，特雷斯卡！你怎么啦？"汉卡好奇地问道。

"这条羊毛裙子，那女骗子只肯出价十五个兹罗提。全新的裙子哪！而现在我又急着要钱用！"

"让我瞧瞧……这裙子——很贵吗？"汉卡自己很想买这条裙子。

"至少值三十个兹罗提！全新的；七'腕尺'①半拃长！我用了四磅多纯羊毛织的，染色又花了不少钱。"

① 腕尺：由肘至中指尖的长度，约18至22英寸。

她把裙子摊开在桌子上，彩虹般的颜色在亮光里鲜艳夺目。

"这比我见过的哪条裙子都漂亮！ 咳，可惜我现在没有钱买它！……因为要过复活节，我手头的钱也很紧。你能不能等到复活节后第一个礼拜日呢？"

"唉！ 我可立时立刻要钱花呀！"

她迅速地把裙子卷好，不好意思地扭转头去。

"乡长的老婆也许会买的：她口袋里总是有现钱的。"

汉卡又把裙子拿在手里，量量它的长短，又惋惜地把裙子还给她了。

"你准是要给军队里的丈夫捎点东西去吧？"

"是啊！……他写信来……诉苦……他有急用。——再会了！"

特雷斯卡急急忙忙地走出去了。忙着在桶里捣烂马铃薯的雅姑斯叮卡，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你弄得她跑得这么快； 她一路逃跑的时候，裙子不掉下来才怪呢！——她要弄钱，是为了马秀，可不是为了她的丈夫！"

"啊，那末他们俩相好吗？"汉卡十分诧异地问道。

"你住在哪儿啊？ 难道你住在森林里吗？"

"可是，这种事情，我怎么会知道呢？"

"不过，这倒确有其事；特雷斯卡每个礼拜都跑去看马秀，整天象头狗似的在监狱外面转来转去，而且把她能弄到手的东西，全给他捎进监狱里去。"

"嗨，天哪！ 难道她自己没有丈夫吗？"

"的确，她有丈夫，可是丈夫老远地在军队里，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才回来……这婆娘一个人孤单单的，好不寂寞，……眼前正好有个马秀——有个强壮、年轻的漂亮男人。那末，她又何乐而

不为呢？”

汉卡想到安蒂克和雅格娜的事，便沉思起来了。

“所以，官府把马秀捉去的时候，她就跟他的妹妹娜斯特卡交上了朋友；她们一搭一档，搞得很好，两个人总是一起到镇上去：娜斯特卡说是去看她哥哥的，其实是去看多米尼柯娃的儿子西蒙的。”

“啊！你倒是什么都知道呢！”

“我一猜就猜出来了；你想吧，那些蠢东西什么也藏不住，没法儿不露馅儿！”雅姑斯叮卡讽刺地补充道；“这婆娘把她最后一条裙子也卖掉，就为了要买点好东西给马秀吃啊！”

“的确，人专爱做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我要去看看安蒂克。”

“路很远哪……你眼前的处境又是这样……恐怕对你有害无利吧？——犹兹卡能不能去呢？或者……或者让别的什么人去一趟？”雅格娜的名字已经来到她的舌尖上了，可是她没有说出口来。

“天主保佑，我去一趟也不要紧的。罗赫说，复活节可以允许探监的，我要去看看。——啊，对了，我们先得把那些腌肉肋条拿到我们这边房子里来啊！”

“是啊，肋条在盐水里已经浸了三天了；也浸得差不多了——我立刻去拿来吧。”

雅姑斯叮卡出去了，可是立刻就十分气恼地回来了，她说，一半肋条给人拿走了！

汉卡跑到杂物间去，犹兹卡跟在她后面。两个人立刻都诧异地在木盆跟前站住了，心里纳罕，腌肉怎么不见了呢？

“决不是狗吃掉的！”汉卡嚷道；“我看得出有刀切的痕迹，我

看得清清楚楚。——一个陌生人，如果他要偷什么东西，一定全部偷走的。——这准是雅格娜干的好事！”她终于说道，象一阵旋风似的冲进雅格娜的房间。可是房间里空空如也，只有老波利那跟往常一样地在对着虚空凝望。

于是犹兹卡想起来了，雅格娜今儿早晨出去的时候，围身布下面捧着件东西，当初她还以为是雅格娜跟巴尔绥雷克的女儿一起缝纫的那件复活节穿的衣服呢。

“她把肉拿到她母亲那儿去了。贪心的人，不管是谁的东西，都要拿走的。”雅姑斯叮卡说道。这话激起了汉卡的愤怒。

“犹兹卡！叫彼特来。剩下来的腌肉，现在就得搬到我的杂物间里来！”

这件事立刻就办了。汉卡也想趁此机会把那些麦桶也搬过来，以便自己从从容容地仔细搜寻藏在桶底的东西；可是，麦桶很多，铁匠也可能听到这件事情的风声，她就打定主意不搬了。

整个儿下午她都执拗地盼望着雅格娜回来；雅格娜在黄昏时分回来了，她就直扑过去，当场破口大骂。

“哦，我吃掉了！”雅格娜冷冷地答道：“我跟你同样有吃的权利！”整个儿晚上，汉卡几乎一直继续不断地责骂着雅格娜；可是，仿佛故意要惹她恼火，雅格娜再也没有接嘴答腔。雅格娜甚至若无其事地进来吃晚饭，笑嘻嘻地大胆瞅着她的敌手。汉卡没法儿战胜雅格娜，她恨入切骨，却又无可奈何。

那天夜里，什么事情都使她生气；一点儿小小不如意就大发雷霆，终于使大家都比平常睡得早了。明天是洗足木曜日①，他们得着手准备过复活节了。

---

① 洗足木曜日：基督受难前一日，曾与使徒们一起晚餐，并为他们洗足，故名洗足木曜日。

汉卡也比平常上床得早，不过她隔了好久好久方始睡熟。听到狗在狂吠，她望望外边儿。

雅格娜还没有把她的灯熄掉。

“夜深了，”汉卡隔着过道生气地对雅格娜喊道，“你在糟蹋灯油：你以为灯油不用花钱吗？”

“你通宵点着油灯，我都不管！”这就是雅格娜的反唇相讥；这句话气得汉卡直到鸡叫第一遍时还没有睡着。

犹兹卡虽然是个睡懒觉的姑娘，却因为一心要到镇上去，第二天大清早第一个从床上跳起身来，她赶紧把长工们都叫醒了，嘱咐他们把马儿准备好，回来又呕气和汉卡吵了一架：汉卡居然嘱咐彼特只套上一头栗色母马。

“我决不坐那瞎眼母马拉的、最蹩脚的货车！”她大声喊道，哭了出来。“竟坐了装粪的车子出门，难道我是个叫化婆吗？镇上的人都知道我是波利那的女儿！——爹决不让我这样出门去的。”

凭着争论吵闹，犹兹卡终于如愿以偿，她乘上套着两匹好马的四轮大马车，按照大农户家主妇的气派，车夫坐到前座上，驱车出发了。

“买些金纸，买些红纸，各种颜色的都买一些！”维蒂克从菜园子里向犹兹卡大声喊道。他从大清早起就一直在园子里翻土，因为汉卡要想在当天把卷心菜种好。时间过了好久，汉卡却没有到园子里来；所以维蒂克就跑到大路上去，跟别的孩子们一起在篱笆边上转“地黄牛”了。（按照老规矩，洗足木曜日是听不到教堂打钟的。）

跟昨天比较起来，风平静得多了，可是不及昨天爽快宜人。夜间寒冷，早晨露重雾浓，凉飕飕的，直到快近中午时才转暖；燕

子在屋檐下战战兢兢地呢喃而鸣，给赶到池塘里去的鹅群，叫声更加响亮更加刺耳了。虽然如此，全村的人可早在日出之前就起了床，忙作一团了。

早在吃早饭之前，便有了使劲干活儿的乱哄哄的喧声；小孩子们在家里碍手碍脚，都给撵出了家门，他们闹得小街小巷里尽是呼呼旋转的"地黄牛"的声音。

今天的弥撒没有钟声也没有风琴声，来望弥撒的人也不多。

谁也没有工夫上教堂去。一切准备过节的必不可少的工作，现在都得做起来。主要是烘制面包和糕饼；几乎家家户户的门窗都关得紧紧的，否则生面团就不会发酵了。炉火烧得明晃晃的，烟囱里的浓烟直冲到多云的天空。

这也就是为什么牛在空槽旁边哞哞直叫，猪在圈子里用鼻子掘地寻食，家禽在大路上乱跑，孩子们毫无管束地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互相打架，或是爬到树上去摸鸟窠。所有的妇女们都在专心一意地揉着搓着做面包糕饼用的面团，或是干着种种与此有关的事情，这就几乎把其他的一切都丢在脑后了。

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忙忙碌碌；不论是磨坊老板家里，风琴师家里，神父家里，不论是普通农民家里，柯莫尔尼基家里，都是一个样儿。为了吃到一年一度的肉和其他丰盛的美味，他们无论怎么穷，哪怕要借债，哪怕卖掉他们的最后半蒲式耳小麦，也得准备这复活节的大菜。

因为烤面包的炉灶并不是家家都有的，便在果园里搭起临时应急的灶头，小姑娘们跑来跑去，忙着往灶里添上干柴和木头。时常可以看见衣着马虎、面粉满身的妇女们，小心地捧着橱柜和捏钵，橱柜里摆满了还没有烘烤过的、遮盖得密不通风的糕饼，就象在礼拜行列中所见到的、捧着的圣像一般。

教堂里也有要做的工作。神职人员从树林里弄来许多枞树的嫩枝，风琴师跟罗赫和安姆勃罗司一起在装饰天主的圣墓。

圣金曜日①到来时，忙碌得更加心无二用了，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风琴师的儿子扬尼克回来了。他是回来过节的，在村子里走来走去，不时向人家窗子里张张望望。

走进不论哪一家去都是办不到的：过道里，甚至果园通道上都摆满了衣橱、卧床和各种各样的家具；因为这一天人们急急忙忙地在粉刷房子，擦洗地板，把搬在外边儿的圣像拂拭干净。

到处是紧张忙乱：人们跑来跑去，催促别人赶紧，这就越发乱成一团。甚至孩子们现在也有了用处，叫他们清除房子上的泥污，到处撒上黄沙。

这是自古以来的习俗，从圣金曜日到复活节日不吃热的食物，为了纪念天主，人们宁可稍稍挨一点儿饿，只吃干面包和预先烤好的马铃薯。

波利那家里同样也是忙忙碌碌，不同的是人手多一些，经济上也没有多大困难，所以不久就准备齐全了。

礼拜五那天早晨，曚昽的曙光刚出现，汉卡就带着彼特把正房和偏屋都粉刷好，然后匆匆梳洗一番，上教堂去了。别的妇女们已经聚集在教堂里，参加把基督的圣体移至圣墓的仪式。

屋子里，炉灶中的熊熊火焰朝烟囱里直窜；灶头上，一只两个人也很难举得起的大镬子里，煮着整整一脚火腿，而香肠则在另一只小锅子里上下翻腾。这些食物发出浓烈鲜美的香味，弥漫全室；忙着给小孩子们削制玩具的维蒂克，再三地仰起鼻子闻嗅，馋涎欲滴地深深吸气。

炉火前最明亮的火光里，坐着雅格娜和犹兹卡；两个人亲切

① 圣金曜日：即耶稣受难日。

友好地一起在给复活节蛋染上颜色，尽管彼此展开竞赛，染色的方法也互相保密。雅格娜先把她的蛋在温水里洗净，揩干，然后涂上一点点一块块的蜡油，接二连三地放进三只小锅的沸水里去。这是件麻烦的事儿：有时候，蜡脱落了，要不就是蛋在手里打破了，或者蛋煮得爆裂了；但她还是染成了三十个左右。成功了，啊，多么美丽的彩蛋！

犹兹卡的办法可跟雅格娜正好相反！她用黑麦穗和洋葱皮煮蛋，这就染成了红棕色，然后描上各种白色和黄色的花样，非常赏心悦目……可是，当她看到雅格娜做好的彩蛋时，她惊讶得张大了嘴巴；紧接着惊讶而来的，却是躁急和气恼。——啊，那些彩蛋的红色、黄色、紫色，以及蓝油油的亚麻花田的颜色，真叫人看得眼花缭乱啊！而这些底色上描绘的图画，又美妙绝伦，看得她甚至没法儿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个蛋上画着一只公鸡躲在篱笆上张开嘴巴啼叫；那个蛋上画着不少鹅儿正在呷呷地攻击一只在泥泞里打滚的母猪；这儿你看到一群鸽子飞过绛色的田野，那儿你看到风格魅人的瑰奇窗饰，好象冬天玻璃窗上的霜花。

犹兹卡惊奇不止，再三凝视着彩蛋。汉卡跟雅姑斯叮卡一起从教堂里回来时，也打量着彩蛋，不过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有那老婆子，一眼把彩蛋都看了个遍，便惊叹道：

“好美啊，你怎么想得出做得出的呢？了不得，了不得！”

“怎么吗？哦，心里这么想，就顺手这么做出来了。”

雅格娜自己也很得意。

“你不妨捎几个彩蛋给神父。”

“我要送他几个的；他大概会接受的。”

“神父吗，当然会接受啦！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了不起的东西呢！他会看得发呆，象遭了天雷打一样！”雅格娜走到房间外

面去时，汉卡冷言冷语地说道。

那天夜里，村子里好多人睡得很晚。

这是个漆黑的夜，云霾覆蔽，却又宁静无风。磨坊里的水车不急不缓地哗哗回转，人家窗口的灯光，一直亮到快近子夜时分，把无数条灯光投进小巷里，映在抖动的池水上。

礼拜六到来了，十分温暖，有点儿雾气，可是比上一天明朗多了；所以，人们虽然都已经把艰苦的活儿干完了，却愉快地起身迎接新的工作。

教堂外一片喧哗吵闹：因为，根据古老的习俗，在这四旬节结束的日子里，人们大清早就走拢来了，来为四旬节期间当作食物吃的"组尔"① 和青鱼送殡。列普卡村里现在没有成年男子，所以由小家伙们组成了送殡的行列，打头的是颠三倒四的雅斯耶克。他们从不知什么地方搞来了一大瓶"组尔"，还在里边加了些肮里肮脏的东西。

维蒂克一时高兴，接受大家的怂恿，背着那个大瓶子。瓶子装在一个网里，晃晃荡荡地挂在他的肩膀上。维蒂克身边，还有一个小家伙，在地上拖着一条用绳子系住的木雕青鱼。他们两人走在最前头，其余的人成群结队地跟在后面，发出震耳欲聋的谈笑和叫喊的声音。

雅斯耶克指挥着这个送殡的行列，他在日常生活中虽然有点儿傻里傻气，搞这种胡闹打诨的玩意儿却头头是道，绰绰有余。他们列队绕着池塘和教堂兜了一圈，然后转上白杨大道，要在那儿举行葬礼。……就在这时候，雅斯耶克一铲子打下去，把大瓶打得粉碎！而"组尔"和其他肮里肮脏的东西，泼得维蒂克

---

① 组尔：一种汤。面粉和水，掺上麸皮，待其发酵变酸后，再加上各种作料，煮熟即得。

浑身衣服上都是!

这个鬼把戏使得人人哈哈大笑，十分开心；只有维蒂克笑不出来，他向雅斯耶克扑过去，跟他打架，也跟其他的孩子们打架，终于因为寡不敌众，不得不号啕大哭着逃回家去了。

回了家，又因为糟蹋了外衣，被汉卡打了一顿；接着，她就派他到树林里去采集装饰用的松枝了。

雪上加霜，彼特也讥笑嘲弄维蒂克；甚至犹兹卡也没有对他表示同情。犹兹卡正忙着把黄沙从住宅直撒到大路边上；黄沙是从墓地搞来的，那儿的沙子颜色最黄。她把黄沙撒在从大路直到大门口的通道上，撒在所有的屋檐下，给房子围上一条番红花色的沙带子。

波利那家里，开始把那些要请神父祝福的食物摆出来了。

大房间已经扫除清洁，铺好沙子，窗子擦得干干净净，墙上圣像上的蛛网拂拭得痕迹全无。雅格娜的床上，也铺上了美丽的披巾。

汉卡、雅格娜和多米尼柯娃一起干着活儿，可是谁都不开口，互相不说一句话儿。她们把一张大桌子拖到靠窗角落里，跟波利那睡觉的床并列起来；桌子上铺着一块雪白的亚麻台布，雅格娜还在台布边上缀上了一条奇妙美丽的红色剪纸。桌子中间，对着窗子，竖起了一个饰着纸花的大十字架；十字架前面，在一只翻转的盆子底上，放着一头雅格娜巧妙地用黄油做成的羊羔，栩栩如生。羊羔的眼珠是念珠做的，羊尾、羊蹄以及高举的旗帜，是用鬈曲的红羊毛做的！羊羔后面第一排是大面包和小麦做的或大或小、或白或褐的点心；有的粘满了葡萄干（其中有几个是特地为犹兹卡和小孩子们做的），有的是最精美的奶油点心，有的撒上了白糖和罂粟子。桌子边上，一头是一只大盆子，

里边盘满了蛇一般的大香肠，中间还点缀着几个去壳煮熟的白鸡蛋；另一头是一只平锅，盛着一整只火腿和一大块猪头碎肉冻。这许多东西，跟散置桌上的彩蛋配在一起，相映成趣。可是，陈设还没有完成，还得等待维蒂克把青翠嫩绿的松枝摘回来，缀上以后，才能算是十全十美。

她们陈设停当时，好几个邻居捧了盛着复活节食物的盆子和篮子进门来了，他们把东西放在桌子横头的长凳上。神父没有工夫挨家挨户去祝福，所以他嘱咐他们把复活节食物捎到少数几个大农户家去。

神父本人住在列普卡村里，他总是最后才给本村的人祝福，而且往往是在天色快要暗下来的时候了。因此，村里的人老早便把一切准备齐全，这样就可以来得及赶到教堂里去参加"圣火圣水祝福仪式"，而家里事先熄灭了的炉火，事后又可以用新的清净圣火重新点起来。

犹兹卡跑到教堂去，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可是她不得不等待很久，回家时已经快近中午了，她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刚才在教堂里点亮的那支蜡烛，不让它熄掉。跟圣火一起带回来的，还有一瓶圣水。汉卡立刻把预先准备好的木柴燃着了，汉卡首先喝了一大口圣水，虔诚地深信喝了就可以防治喉病；接着，她挨个儿给其他的人也喝一些，最后则把圣水撒在牲口身上和园中果树上，这样一来，牲口就可以毫无困难地顺利生产，果树就可以多结果实了。

稍后，看到雅格娜也好，铁匠的老婆也好，都根本不关心波利那的事情，汉卡就用温水替他洗净身体，把他蓬乱的头发梳好，给他换了衬衣和被褥；而波利那自始至终依旧跟平常一样地躺在那里，茫茫然瞪着眼睛。

中午以后，多半是节日的气氛了。虽然有些人还有一点儿更加讨厌的事情得了结一下，但大部分人都在准备过复活节了，给孩子们梳梳头发，洗洗擦擦，好多人家响彻着孩子们叫叫嚷嚷的声音。

直到天都快要黑了的时候，神父才从外乡外村回到本村里来。神父穿着白色法衣；风琴师的门徒米哈尔跟在他后面，手里拿着圣水瓶和洒水刷子。汉卡到大门口去迎接神父。

神父匆匆忙忙，赶紧走进门来，作祷告，在“天主的恩施”上洒圣水，接着便对波利那长满胡子的死灰色脸看了一眼。

“没有变化？是吗？”

“一点变化也没有。伤口倒痊愈了，人可没有起色。”

“把鹳鸟卖给我的那个小孩——他在哪儿呀？”

维蒂克的脸涨红了，犹兹卡把他推到前面去。

“你把鸟教得真乖：它把鸡看管得好好的，不让它们进果园，哪一只鸡都不敢进去呢。——这五个戈比是给你的。——明儿你们村子里可有谁去探望丈夫啊？”

“至少半个村子的人都要去的。”

“好的；不过行动要小心谨慎，别吵吵闹闹的。——可要到教堂里来做复活礼拜啊。礼拜十点钟举行。——十点钟，记住了！还有，”神父走出门时，又严厉地补充道，“如果有人在教堂里睡熟了，安姆勃罗司已经奉到命令，要把他撵出教堂去的。”

有几个人把神父一直送到磨坊老板那儿。

可是维蒂克却一面把铜币给犹兹卡看，一面大发脾气说道：

“我的鹳鸟决不会长久给他看守鸡的，哦，决不！”

天色逐渐暗下来了。黄昏降临大地，把茅舍、果园和田野淹没在一片半透明的苍茫暮色里。只有茅舍矮墙这里那里地隐约

可见。一些摇曳不定的灯光，在果园里闪烁而过，半轮苍白的月亮，在天空中微微放出光芒。

笼罩全村的，是复活节前夕的宁静；透过黑暗，远远地可以看到教堂的窗子高踞在全村之上，倾泻出光芒的洪流，而敞开的教堂大门，也涌出光辉的溪流。

第一批车子隆隆地开进村子，停在教堂墓地跟前；从最远的村庄徒步走来的人们，也都到达了。也有许多人来自列普卡村的茅舍；时刻都有一扇门打开，一道亮光射出来，投在漆黑的池塘上，橐橐的脚步声和喃喃低语声在温暖多雾的空气里纷至沓来。人群在路上互相打着招呼，象一条慢慢地然而又不断地起伏着的河流，涌向前去做复活礼拜了。

波利那家的正房和周围的偏屋里，留下看家的只有狗，别列察老头和维蒂克。维蒂克正跟克莱姆巴的儿子马切克一起在使劲儿干活——做一只"鸡"，这"鸡"在几天之后要建立一桩丰功伟业呢。

汉卡先叫犹兹卡带着彼特和小孩子们上教堂去；她自己呢，说是随后就来。

然而，打扮好以后，她又拖拖拉拉的，好象在等待什么似的，因为她不断地走出房间，从过道里张望着大路。当她看到雅格娜和玛格达一起出发了，听到铁匠在去教堂的路上跟乡长说话，她就回到茅屋里，默默地向老头儿别列察作了个暗示。老头儿立刻跑到茅屋外边去望风，汉卡踮着脚走到她公公的杂物间里……过了足足有半个钟头，她才慎重地把一件东西藏在胸衣里，扣好钮扣，从杂物间里走将出来。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她的手在发抖。

她喃喃地说着毫不连贯的话，出门做复活礼拜去了。

第五章

小巷里漆黑漆黑的；家家户户的灯光都熄灭了；磨磨蹭蹭的人现在也进到教堂里去了。教堂外停着许多车子，马儿都卸下了马具，蹄子搔地和打响鼻子的声音，叫人听得出它们是在幽黯中什么地方。紧挨着钟楼，有几辆大地主家的马车傲慢不群地现出朦胧的轮廓。

汉卡走进教堂大门时，把胸衣内藏着的东西摆摆妥帖，把裹得太紧的围巾放放松，接着就使劲分开众人，走向第一排座位去了。

教堂里真是满坑满谷。肩挨肩的会众挤在座位之间的过道里，他们发出混成一片的祈祷声、感叹声和咳嗽声，在四壁之间摇摇晃晃地涌来涌去，直涌得插在座位上的旗子和装饰教堂的枞树嫩枝，也都波动起来了。

汉卡刚挤到她的座位上，神父就开始做礼拜。

会众虔诚地跪将下来，这就挤得越发厉害，终于大家紧挨着一起跪下，象是一片脑袋的田野——一片人群的丛林——可是他们的眼光都迅速地向大祭台投去飞去。祭台上站着复活了的耶稣像，手脚赤裸，只裹一件红色斗篷，神圣的手里擎着神圣的旗帜，并且把身上的五处伤痕显示在众人的眼前！

人们的祈祷逐渐趋于紧张热烈；低声轻吐的话语，随之而来的叹息，涌到了他们的唇边，仿佛是雨点落在叶子上的声音；接

着，他们的头俯得更低了，两臂恳求地向祭台伸出来了，抑制着的哭声也听得见了。在柱子高大的黯淡正堂的阴影下，会众们象是原始森林内大树下的一丛灌木林薮；因为，虽然祭台上烛火熊熊，教堂本身却笼罩在一片幽暗里，而黑沉沉的夜色又从窗子和洞开的大门里悄悄流泻进来。

不过汉卡没法儿静下心来祈祷；她浑身颤抖，激动之情，也不亚于片刻之前在公公杂物间里的时候。

她战战兢兢的，再一次感到自己的手在冰凉的麦粒里掏摸着；她把肩膀向前耸紧，让自己明确地感到那一包东西仍旧安安稳稳地窝在她的两乳之间。

快乐和恐惧交替地揪住她的心。念珠从她的手指间滑掉了；她记不起祈祷的词儿；她用燃烧的眼睛瞧着四周，可是她一个人也没有认出来，虽然犹兹卡、雅格娜以及雅格娜的母亲就坐在她的身边。

设在圣坛两侧的座位上，来自罗德卡、莫德利查和伏尔卡等地主庄园的淑女们，正在照着祈祷书诵读祷文；圣器室门口，几个大地主站着交谈；磨坊老板的妻子和风琴师的妻子，盛装华服，站在大祭台两侧。然而，就在领圣餐的栏杆外边儿，过去原是列普卡村首屈一指的大农户们待的地方（每逢做什么礼拜，这些人总是居于出头露面的地位，他们为神父撑着宝盖，在行列中陪着神父步行），现在那儿却跪着密密层层的一大群别的村庄的农民，除了乡长、村长和红头发的铁匠之外，就没有什么可以代表列普卡村的人了。

除了汉卡的眼睛以外，别人的眼睛也在朝着那个地方张望，她们想起了不在场的亲人，忧伤万分。这些人，过去是教区里的头面人物，现在却唯独看不见他们了！想到这里便意气沮丧；许

多人都把头低垂到地面上，痛苦地回忆着他们眼前被剥夺自由的情况。

咳！复活节，原是一年之中最大的节日啊！这儿多的是来自教区其他部分的、陌生人的脸，虽然由于四旬节的长期斋戒而有点儿瘦削，脸上可都洋溢着欢乐的光彩。他们穿得漂漂亮亮地来了，在教堂里昂首阔步，象大地主家里的人一样，而且还把所有最好的位置统统占据去了；而列普卡村的可怜的人们——他们又在哪儿呢？他们在监狱里，挨冻挨饿，渴望着回到家里！

对于大家，今天都是个盛大的欢乐的节日；只有列普卡村的人们是个例外。人家立刻就可以回到家里，享受天伦之乐，休息休息，吃点好东西，领略灿烂的春光，亲切友好地谈谈话儿；而可怜的列普卡村的人们，却没有这种福份！

她们只好慢吞吞地回到凄凄凉凉的家里，寂寞，颓丧，悲惨；流着眼泪吞咽复活节的食物，上床睡觉时心中又充满了忐忑不安和徒然的指望。

"主啊！主啊！"周围的座位上腾起一片悲怆哽咽的哀叹声，终于使汉卡清醒过来，注意到熟悉的面孔和模糊的泪眼。甚至雅格娜也低垂着脑袋，对着祈祷书哭得好苦，直到她母亲用臂肘轻轻推她时，才心神安定下来。不过，雅格娜的悲伤的原因，却是截然不同的，根本没法儿消解的。圣诞节那天，她听到安蒂克的如火如荼的私语，感到安蒂克的头俯在她的膝盖上，难道不是就在这个座位上吗？这回忆，这回忆所引起的突如其来的折磨人的思念之情，使雅格娜五中俱裂了。

就在这时候，神父开始布道了；大家站起身来，尽可能地紧挨着讲坛围拢来，人人都把脸转向神父，听他讲道。神父先讲耶稣受难：耶稣为了拯救世界，替被压迫的主持正义，给穷苦的以

声援，便降临世间，卑鄙的犹太人却因此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神父把耶稣身受的苦痛说得活龙活现，以致许多人愤火中烧，不少农民捏紧拳头，急切地要为基督报仇雪恨，所有的妇女都齐声呜咽，哭成一片。

神父接着就把话题转到了大家身上；他从讲坛上探出身子俯瞰会众，挥舞着拳头大声说道：由于我们的罪恶，我们的不敬神，我们的蔑视天主戒律，耶稣在一切地方一切时日里受到磔刑，遭到杀害；我们大家都在自己的身体里，使耶稣日复一日地重新遭受磔刑，我们忘掉了耶稣所受的神圣的创伤，忘掉了耶稣为我们的得救所流的血！

听到神父这些话，会众发出了暴风雨般的号哭和呜咽；哭泣的风暴激荡着过道和内堂，神父不得不暂时停顿一下。接着，神父又继续讲下去了，可是讲得比较高兴，用的是安慰的言语，说的是基督的复活。神父讲到了天主慈悲为怀，给有罪的人们送来了春天，并将始终如一地送来春天，直到最后审判的时候；那时候，耶稣将要来审判一切活人与死人，贬责骄傲的人，把犯罪的人投入地狱的劫火之中，将善良的人安置在天主右边不朽的光荣里。是啊！最后审判的时候要到来的；到了那个时候，一切不义都将终了，一切罪孽都将惩罚，一切眼泪都将揩掉，一切邪恶祸害都将永远用铁索缚住手脚！

神父讲得那末真诚，那末心肠慈悲，因而每一句话都深入人心，使人心悦诚服，给每一颗灵魂都带来了阳光和煦。人人都感到获得了安慰，容光焕发——列普卡村的听众却是例外。这些人记起身受的种种迫害，心如刀割，痛苦得浑身发抖。他们发出号哭和呻吟，伸出双臂，和身倒在地上，从心底里哀求天主大发慈悲，解救他们的苦难。

整个教堂里的情绪是激动的。腾起了一阵发自众口的呼天抢地的声音；可是，他们不久就记起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们把倒在地上的列普卡妇女们扶起来，用好言好语安慰她们。神父也大为感动，用法衣的袖子擦着眼泪；接着就告诉她们：天主垂爱的人们，天主才惩罚他们；又说，她们虽然没有把事情做对，她们的惩罚也很快就要终结了。“只要一心信赖天主，不久就可以看到丈夫回家来的。”

神父这样安慰她们，她们又重新开始有了信心。

不久，神父在大祭台上诵念庄严的《复活赞美诗》；风琴应声而鸣，发出宏大的呜呜之音；所有的钟也响起来了，朗朗齐鸣。神父这就捧着圣体，在青青的香烟缭绕中，在激荡的嘹亮钟声里，走下台来，向善男信女走过来了。赞美诗继续不断地从每个人的喉咙里迸发出来，会众象波浪似的涌来涌去，一阵虔信天主的狂热之风，吹干了每一个人的眼泪，把每一个人的灵魂都送上了天堂。大家一齐跟着神父，排成行列，向前走去，他们庄重地合唱着赞美诗，身子东摇西晃，仿佛是一丛摇摇曳曳的小树林。神父高高举起的圣体，象是在众人头上燃烧着的金光灿烂的太阳，它是众目注视、众心敬爱的对象！它的前后左右是一片歌声，它的周围是烛火辉煌，香炉里腾起的烟氤把它蒙住了，看不大清楚。

挨挨挤挤的行列，歌声朗朗，语声嘈嘈，以缓慢而匀称的步伐，绕着正堂、穿过座位之间的过道。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声音震耳欲聋；柱子和拱门也应声和鸣。心灵和嗓子合成一片，齐声呼唤；而那些炽烈的呼声，那些具有天生的神秘之火的呼声，象火鸟一样地飞上拱形圆顶，远远地飞到外边儿的黑夜里，飞到此时此刻人们的灵魂

借着狂热出神之翼翱翔而上的那些境域里，去寻找太阳。

礼拜结束，会众开始散去的时候，已经逼近子夜了。汉卡留恋未去。她一直在出神地作着祷告；因为神父的话使她充满了信心，而礼拜仪式，以及她当天办好的那件大事的回忆，又给她带来了深刻的欢喜之情，所以她很想把这一切都在复活的基督足下陈述出来。可是安姆勃罗司终于提着叮叮当当的钥匙走过来了，而且向她示意：现在她必须离开教堂了。

汉卡走出教堂的时候，她那盘据心头动辄出现的、为安蒂克而惴惴不安之情，现在也自以为突然从心里消失了。

她远远地看到她家里其他的人正在走回家去。马车接连不断，排成一字长蛇阵在那里辘辘行进，步行的人就只好成群结队地在大路旁边走着，现在月亮落下去了，到处一片黑暗，人影儿也几乎看不见了。

这是个温暖宁静的夜，露水多，湿气重，从田野中吹拂而过的轻风里，挟着浓重而潮润的泥土气息；从大路上传来了白杨和桦树发芽返青的甜蜜的芳香。人们挤在一起在黑暗中行走着；夜色不太浓的地方，有几个脑袋露了出来，隐约可见。四面八方都响着足音和人语声；愤怒的狗狂吠着，在栅栏后面奔跑着；在大大小小的农舍里，灯光开始亮起来了。

汉卡进门时看了看牛棚和马房，就走进房间，立刻躺下了。

"只要他能回到家里做个一家之主就好了：过去的事情，我一句话也决不跟他提了，"汉卡脱衣服的时候，这样打定了主意。听到雅格娜在打开另一边的房门，她又重新想道："啊，不过……如果他不上进，又跑到她那儿去鬼混，那怎么办呢？"

她听着想着，静静地躺了好久。一切都在逐渐静下来了，模糊不清的人语声在远处消失了，最后一辆马车的轻微的辘辘声

也远去了。

“——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就根本没有天主，没有正义了！”她愤愤地说道。——可是，浓浓的睡意袭来了，她也就不再想下去了。

*　　　　*　　　　*

第二天，村庄很晚才醒来。

早晨已经把它那淡青色的惺忪的睡眼睁大了，而列普卡村居民的眼睛还是闭得紧紧的呢。

太阳很快从东方升起来了，使池塘和带露的牧场闪烁生光：阳光从上面苍白的天空浮动而下，给世界唱着它的哈利路亚——唱着它的温暖和光明之歌。

欢乐愉快，金光灿烂，这歌在大地上的濛濛雾气里激荡着：鸟儿欣然啼啭，流水怡然琤琮鸣响，大森林萧萧低语，微风吹拂，嫩叶颤栗，而土块也在颤动；麦田里起伏不定的羊毛似的麦苗上，璀璨的露珠，象泪水一样地纷纷落到地上。

啊！庄严欢乐的日子破晓了，
在这复活节的早晨，
战胜死亡，基督复活了！
哈利路亚！

是的，基督复活了——由于人的罪恶而受到折磨、遭到杀害的耶稣基督复活了。万众爱戴的耶稣，犹如光明从黑暗中升起，死而复生了；耶稣打破了残酷无情的死亡的囹圄；为了人类的幸福，耶稣征服了那不可征服的。看吧，天主耶稣在这春之季节里，神秘地隐身在他的神圣的太阳里，把幸福的种子播向全世

界——衰退的，叫他振奋；死亡的，使他复苏；跌倒的，把他扶起；休耕的，让它肥沃！

遍地响起了欢呼声：哈利路亚！为了天主所创造的伟大日子而欢呼！

唯独在列普卡村里，欢乐的声音不及去年热闹了。

村民们睡得死死的。只是在太阳升到果园之上的时候，人们才开始行动起来，大门轧轧作响地打开了，从屋子里探出来邋遢的、头发蓬乱的脑袋，眺望着田野。田野浸在阳光里，响彻着云雀的歌声，布满了嫩翠新绿。

波利那家亦然如此，人们都在睡觉。只有汉卡，因为急于要叫彼特把马和马车准备好，起身得稍为早一些，接着她就着手给每人分好一份复活节大菜。

犹兹卡，手忙脚乱，多嘴多舌，立刻动手给孩子们梳梳洗洗，穿上最好的衣裳；院子里井水旁边，彼特和维蒂克正在从头到脚地洗着身子；老别列察在门廊里逗着狗玩儿，时不时的探索地用鼻子闻嗅着：汉卡可开始切香肠了没有？

根据自古以来的习俗，这一天她们不举火，圣餐是冷吃的。汉卡刚从老波利那的房间里把复活节大菜拿了出来，正在分放到盆子里，让每个人得到数量相等的一份，其中包括香肠、火腿、干酪、面包、鸡蛋和甜糕。

汉卡自己先梳妆打扮好了，就一一招呼大家进来……连雅格娜也招呼了。雅格娜立刻就出现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艳光照人，犹如朝阳，蔚蓝色的眸子，在光滑的淡黄色的头发下闪耀着光彩。——大家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维蒂克诚然是光着脚丫子，可他也穿上了一件新的上衣，钮子闪闪发光；那副钮子是他跟彼特要来的。彼特脸上刮得精光，头发是新剪的，前额上修

得整整齐齐，身上穿一套全新的衣服——深蓝色开襟外套，绿底黄条纹的裤子，系着红色缎带的衬衫。彼特走进来的时候，大家都为他的面目一新而大吃一惊，犹兹卡乐得拍起手来。

“啊！彼特，你的亲生母亲都要认不出你来了！”

别列察说道：“他一脱下那身狗皮制服就漂亮神气了，比哪个大农户都不赖！”

彼特被他们称赞得很是高兴，脸上露出微笑，他上下打量着雅格娜，自己也不自然地挺直了身体。

汉卡划着十字，挨个儿地向大家举杯祝贺，请大家坐到食桌边的长凳上去。甚至维蒂克也怯生生地在末一个座位上坐下了。

他们慢慢地仔细地品味着他们的食物，在虔诚的沉默里领略着好几个星期以来没有吃到过的食物的各种滋味。香肠里塞了很多大蒜，透着强烈的蒜香；房间里弥漫着蒜香，狗儿们也挤到里边来享受这扑鼻的香味了。

在第一阵饿火平息以前，谁都没说一句话。

第一个开口的是彼特，他问：“我们马上动身吗？”

“是的，吃完早饭，马上就动身。”

“雅姑斯叮卡，”犹兹卡提醒汉卡道，“她想跟你一起到镇上去。”

“她要赶得上，我就带她去；我可不等她。”

“带饲料吗？”

“只要够喂一回的饲料就行了：我们晚上就回来的。”

他们继续吃着圣餐，直吃得脸上泛出快乐的红光，觉得身上的衣服裹得太紧，甚至有人眼睛都快从眼眶里突出来了。这种慢吞吞的吃法是故意的，为的是要尽可能吃个干干净净，享受个痛痛快快。汉卡站起身来的时候，食桌上的东西都还没有吃完；

彼特和维蒂克甚至把自己那一份里吃剩的东西，都带到马棚里，留待以后再吃。

“立刻把马套好！”汉卡大声命令道。她把带给丈夫的东西，打了一个大包，重得连她自己都快拿不动了；这之后，她就穿上出门的衣服。

雅姑斯叮卡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正赶上马儿在屋子外边搔着土地、准备出发的时候。

“我们正打算出发，不等你了！”

“咳！复活节大菜都吃过了？”雅姑斯叮卡懊丧地用鼻子嗅着，长长地倒抽了一口冷气。

“多少还有一些东西剩下的，坐下来吃吧。”

可怜的饿得发慌的老婆子也不用别人催促，象头饿狼似的吃起来了，把盆子里吃得一干二净。

“天主耶稣创造了猪；天主心里很明白，他是在做一桩怎样的事情！”她吃了几口，便大声说起话来；而且用讲笑话的方式，补充了一个很文雅的暗示：“可是说也奇怪，猪活着的时候，人让它在污泥里打滚，猪死了以后，倒心甘情愿地让它在伏特卡里洗澡！”

“喏，这儿还有点伏特卡：为我们的健康干杯吧；可得赶紧才是，时间来不及了！”

不多一会儿，她们就动身了。汉卡从马车上嘱咐犹兹卡，别把她父亲忘掉。犹兹卡立刻捧了满满一盘肉，来到波利那身边，并且竭力要跟他谈话。他虽然没有答话，却把她喂到他嘴里的东西都吞下去了，眼睛还是跟平常一样，茫茫然干瞪着。可能他还可以多吃一点；不过犹兹卡没有多久就不高兴喂他了，跑到大门口去看热闹了：路过的妇人很多，有的坐着车子（大约有二十

来辆)，有的肩上扛着大包袱徒步向镇上走去。

然而，热闹的车马声不久就消逝了，悒郁之情又弥漫在整个儿村子里了。

真是悒郁不乐啊！虽然光辉灿烂的太阳升得高高的，池塘仿佛是透着火光的镜子，树木沐浴在馥郁的芳香里和璀璨的新绿里，虽然宁静甘美的春意如今笼罩着四野——蓝蓝的雾霭飘浮在辽阔的起伏的平原上，云雀引吭高歌，远远的村子在白日的光焰下微微颤动，而且响起了宏亮的枪声和欢笑声！

列普卡，只有列普卡村是悲伤的，被抛弃的，被丢在一边的；时间惨淡沉闷地一刻刻地挨过去，挨过去。

靠近中午的时候，罗赫踅到波利那家里，去探望病人，跟孩子们谈谈，在太阳下坐坐。他读一会儿书，时常抬起眼睛来瞧瞧大路；不久就看到铁匠老婆带着小孩子走进屋子里来。她进房间去探望过了她的父亲，便在屋子外边儿坐下。

"你丈夫在家吗？"过了一会儿，罗赫问她道。

"噢，不！他跟乡长一起到镇上去了。"

"今天列普卡村里的人都到镇上去了。"

"是啊，那些可怜的坐牢的人们，今天可以吃到一些复活节的食物，得到一点安慰了。"

这时候，雅格娜正从屋子里走出去。

"啊！"罗赫出声说道："你没有跟你母亲一起到镇上去？"

"我到镇上去有什么事情？"雅格娜答道，她走出院子，若有所待地沿着大路望去。

玛格达叹了一口气。"今天她穿了条新裙子！"

"这是我母亲的裙子！"犹兹卡气愤地告诉玛格达道。"你没看出来吗？她挂在胸口的那些珊瑚项链、琥珀项链，全都是我母

亲的东西。她头上的头巾是她自己的——除此之外，都不是她自己的东西！”

“的确。他那些过世的妻子们给他留下了好多东西！哪一件东西他也不许我们碰一碰；现在，全变成雅格娜的了，让她打扮得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

“可是雅格娜前些日子还埋怨这些东西呢——她跟娜斯特卡说，衣服都发霉发臭了！”

“哼，让她闻闻魔鬼的恶臭吧！”

“只要爹的病治好了！……我立刻就把珊瑚项链的事告诉爹……五串项链，串串都跟鞭子一般儿长，颗颗珊瑚都跟最大的豌豆一般儿大！”——玛格达说了她心里要说的话，长叹一声，便不再说下去了。——犹兹卡溜走了；维蒂克在马房外边儿，正忙着做一个象公鸡似的玩具；孩子们在门廊里跟狗儿一起玩耍，老别列察瞧着他们——他守护着孩子们就象母鸡守护着小鸡一样。

“田里的活儿，干完了吗？”罗赫问别列察道。

“哦，就是种上了豌豆和马铃薯，别的都还没有动手。”

“村子里能做到这样的还很少呢。”

“据说，一切就要好起来了：坐牢的人，下礼拜日就要释放了。”

“哦，是谁那么消息灵通……把消息传出来的？”

“会众都悄悄地传开啦——而且柯兹洛娃要去恳求大地主呢！”

“她越发傻了！把他们关进监牢里去的，难道不就是大地主吗？”

“大地主调停说情，就会把他们释放的。”

“那大地主曾经说过一次情，可是什么结果也没有。”

“大地主要有一点儿好心肠倒好了！可是我丈夫说，大地主恨列普卡村，决不会给我们帮什么忙的……”玛格达说到这儿突然住口，她变得越发一心照顾自己的孩子们了，罗赫这就没法从她那儿再探听到什么消息。

“那末，”他关切地问道，“柯兹洛娃什么时候去看那大地主呢？”

“立刻就去，一过中午就去。”

“哦，看来她可以得到的收获，不过是走一趟路呼吸点新鲜空气罢了。”

她没有接碴儿。就在这个时候，大地主的哥哥雅赛克先生，那个大家认为是头脑糊涂的人，从大路上走到院子里来了：长长的黄胡子，游移不定的眼神，伛偻的身子，象平常一样，嘴里含着烟斗，胁下挟着小提琴。罗赫走过去迎接他。他们两人必定是一向交情很深的；因为他们一同走出去，一起坐在磨坊池塘边的石头上，谈了很久，直谈到太阳过午以后好些时候，方始分手。可是罗赫回到门廊里时，精神颓丧，悒郁不乐。

“那位老爷瘦得多了，”别列察说道，“我几乎认不得他了。”

“那末你从前就认识他啦？”罗赫说道，对铁匠老婆看了一眼，把声音放低了。

“当然啦，我从前就认识他……他从前是个快乐的小伙子……是啊，而且还是个玩弄姑娘的不可救药的家伙……据说，在伏拉，没有一个姑娘能逃得出他的手掌的。——啊，我还记得他经常骑的那些出色的马儿——过去，他真是个浪荡子——是啊，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老人唠唠叨叨地说道。

“他现在为此作着痛苦的忏悔。真是痛苦的忏悔。——你不是村子里年纪最大的老人吗？”

"不，安姆勃罗司一定年纪更大：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起，我就记得他是个老头儿了。"

"他自己也说，"铁匠老婆插嘴道，"死神已经把他放过了。"

"不，死神从来不放过哪一个的；不过是为了让他悔悟，才把他留到最后一个死去。因为他执迷不悟得厉害。"

静默了好久以后，别列察又继续说道："我记得那时候，列普卡村不过十五家农户。"他的手犹犹豫豫地向罗赫的鼻烟壶伸过去，罗赫立刻把鼻烟壶递给他，说道：

"现在可有四十多户人家了。"

"所以土地只好一分再分。不论丰收歉收，人们只好始终愈来愈穷。你总不能叫土地本身长出来啊。再过几年，我们的土地就狭小得没法儿靠它过日子了。"

"说实在的，现在的土地已经是小得够呛的了，"铁匠老婆说道。

"是啊；我们的下一代结婚时，他们顶多也不过一人分到一英亩地罢了。"

"所以，"罗赫说道，"他们就不得不跑到外国去了。"

"他们到外国去干什么呢？难道去抓风，把风捏在空手里吗？"

"不过，"他有点悲伤地说道，"有几个德国移民，买下了斯伍皮亚的大地主的地，现在正在耕种啊：每个移民点七十英亩土地呢。"

"这件事我也听说过。可是德国人有钱，而且见多识广：他们跟犹太人做买卖，还用叫别人吃苦受难的办法大发其财。如果把那些土地交给象我们这样的两手空空的农民，说什么也播种不了啊！我们呢，列普卡村里一点儿空地也没有了。而大地

主呢——附近有的是大片望不到头的、还没有开垦的土地!”他手臂一挥,指点着磨坊那一边的一片大地主的土地:一层层地绵亘到森林地带,上面长着一丛丛的羽扇豆,显得黑苍苍的。

“这全部土地,都紧靠着我们的土地,而且可以大致分成三十份。”他继续说道,“可是大地主从来不肯出售:象他这样有钱的人,就根本不把银钱放在心上了。”

“有钱?他有钱?”铁匠老婆插嘴道。“他需要钱,就象泥鳅需要泥土一样。嘿,他已经弄得要向大农户借钱呢。犹太人在他那出售不了的森林名下把钱预支给了他,如今正逼着他要债呢。他拖欠着税款;他雇的人,工钱他也没付——他们新年应得的实物,也都没有到手。他欠着每个人的债;现在,政府又禁止他在农民同意之前斫伐森林,他怎样去弄钱来还债呢?他做伏拉的主人的日子是不长久的了,主人快不是他了!——据说,他在找寻买主呢。”说到这儿,她又出乎意料地中止了,就跟她出乎意料地开口说话一样。罗赫想从她那儿再探听一点儿内幕的种种努力,都是白费劲儿;她用一些平平常常的话来搪塞过去,而且立刻带着小孩子们回家去了。

“她的丈夫一定告诉过她好多事情,不过她不敢讲出来。……”老别列察心里想道。“一点也不错,靠近列普卡的土地是肥沃的,牧场上的草也可以刈两次,即使如此……”他继续沉思默想着,眼睛凝望着邻近森林的土地和大地主的庄园。——这时候罗赫看到柯兹洛娃和其他妇女们在池塘旁边,他就赶紧跑到她那儿去了。

别列察还是在沉思:“现在我们已经把大地主打败了。现在是我们农民好生利用这个优势的时候了。——当然啦。——我们也许找到另外一个村庄:有足够的土地,也有足够的人手情愿去

耕它……”可是小娃娃跑出院子，闯到大路上去了，这件事情打断了他的思索。

晚祷的钟声已经响起来了。

太阳在向森林那边沉落下去；道路上和池塘里的影子在长起来了。一切是静悄悄的，听得见远远的地方有车子辚辚的声音，灌木丛里有鸟儿啼啭的声音。

有几个妇人从镇上回来了，大家跑去听她们带回来的消息。

晚祷以后，神父立刻坐车到伏尔卡去了；据安姆勃罗司说，是去参加大地主的宴会的。风琴师带着他全家的人去拜访磨坊老板，他的儿子扬尼克穿得漂漂亮亮，陪着他的母亲，一路上向姑娘们不断地行礼致敬——姑娘们在她们家的篱笆后面偷偷打量着他哩。

黄昏姗姗而来，夕照映得半个天空都是血红的火云，左一团，右一簇，就象明晃晃地燃烧着的火炭一样；河水幻成猩红色，玻璃窗红艳艳地闪耀着，从镇上回来的人多起来了，屋子前面的喧声也闹起来了。

虽然汉卡还没有回家，她家门口也人声嘈杂，很是热闹。好些跟犹兹卡年龄仿佛的小姑娘都来看她，象一群莺鸟似的在她周围咕咕喳喳地说着话儿，还嘲笑捉弄着颠三倒四的雅斯耶克；犹兹卡把这个节日里家中拿得出的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款待小姑娘们。

娜斯特卡的年纪比哪一个姑娘都大得多，她是她们的首领。她正在拿雅斯耶克开玩笑，因为他虽然是个傻头傻脑的家伙，却竭力摆出一副寻开心的神气来。他这时候正站在全体姑娘们的面前，穿一件崭新的短上衣，歪戴着帽子，两手撑在腰间，贼忒嘻嘻地瞧着姑娘们，说道：

“你们大家非尊敬我不可——我啊，是当今村子里独一无二的男子汉！”

“才不是独一无二呢：象你这种人有的是，都在放牛呢。”有个姑娘说道。

“要不就在给娃娃擦鼻涕呢！”另一个姑娘嚷道。

雅斯耶克可没有给小姑娘们唬住，他自命不凡地说道：

“象你们这种黄毛丫头——都还不过是些傻里傻气的小丫头——我可看不上眼！”

“吓，这家伙去年还是个放牛娃娃，现在却装得象个大人了！”

“可是他看见公牛就拚命逃跑，跑得裤子都掉下来了！”

“去吧，去跟犹太人的女仆玛格达结婚吧：她跟你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她替犹太人带娃娃，也会替你擦鼻涕的！”

“不然的话，”有人更加尖酸刻薄地说道：“你去娶阿伽沙做老婆，跟她一块儿出去要饭吧。”

“哦，不吹牛，”雅斯耶克反驳道，“你们中间不论哪一个，如果我找人去说媒的话，她就会终生每逢礼拜五只吃干面包，用斋戒来感谢天主赐福呢！”

“可是，”娜斯特卡大声说道，“你娘会让你跟谁结婚呢？你家里需要你洗盆子洗碟子呢！”

“你，你可别惹我生气！我一气之下，就会去跟玛丽亚·巴尔绥雷克结婚的！”

“好啊，去吧：去跟她结婚吧；她会用扫帚来欢迎你的——说不定比挨扫帚还要糟糕呢。”

“去吧——可是留神别在半路上又掉了东西！”娜斯特卡说道，一面大笑着轻轻地拉了拉他的裤子。——那裤子，就象他身

上的其他衣服一样，确确实实是太大太宽了。

“从前他爷爷穿的裤子呀！”

俏皮话和嘲笑纷纷落到他身上，来势之猛，象下冰雹一样；他跟大家一样的由衷地哈哈大笑着，悄悄地伸出手臂揽住了娜斯特卡的腰部。可是，有个小姑娘伸出脚来一拦，他就扑倒在地上，而且，他也没法儿站起身来，因为姑娘们又把他推倒了。

“姑娘们，放过了他吧！你们怎么能这样呢？”犹兹卡说道，她过来搭救雅斯耶克，把他扶了起来。他虽然是个笨蛋，可毕竟是个大农户的儿子，又是她母亲那一方面的亲戚呢。

接着，姑娘们便一起跟他玩儿“捉迷藏”。当然啦，由他当瞎子，给蒙上了眼睛；他虽然费了好大的劲儿，可是哪一个姑娘也没有捉住。姑娘们在他身边跑来跑去，轻捷得象燕子一样，奔跑、欢笑和喧哗的声音愈来愈响。

黄昏来临，游戏达到高潮，这时听到院子里好些鸡突然大叫起来；犹兹卡立刻跑过去，看见维蒂克站在偏屋里，背后手里还拿着什么东西，也看见小古尔巴司从犁头后面探出黄发脑袋来张望。

“没有什么，犹兹卡，”维蒂克慌乱地说道，“没有什么！”

“你杀了一只母鸡：周围有鸡毛，我可看得出来！”

“没有，没有！我不过是在鸡尾巴上拔了几根鸡毛，我做的那只‘鸡’身上，用得着鸡毛。——不过，犹兹卡，这可不是咱们家里的鸡！啊，不是的！小古尔巴司给我弄来的鸡。”

“拿出来给我看！”她严厉地下命令道。

他把那只鸡放在她的脚边：鸡毛几乎全给拔光了，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的确不是我们家的鸡，”她说，虽然她也很难辨认。

"现在，把你做的那件了不起的玩具，拿出来给我看！"

维蒂克这就把他刚做成的那一只"公鸡"拿给她看：鸡身是木头做的，上面涂满湿面，湿面上插着鸡毛，一根棒子上套了一个嘴巴齐全的真鸡头——看上去真象一只活生生的公鸡。

这公鸡安在一块涂红的木板上，而且非常巧妙地接连在一辆小车子上。维蒂克拉动车轴的时候，公鸡就立刻一边跳舞，一边扑动翅膀；小古尔巴司也在这时候发出鸡啼的声音，直啼得母鸡也都咯咯咯地应和着叫了起来。

犹兹卡蹲下身来，欣赏着这奇妙的手艺。

"主啊！真是了不起啊，我出生以来，还从来没有见过象这样的东西呢！"

"怎么样，犹兹卡，挺好吗？——我脑筋动得不坏，是吗？"他悄悄地说道，心中充满自豪。

"你做这个东西，全凭你自己的脑袋想出来的吗？"

她惊异，叹服。

"是的，全凭我自己想出来的，犹兹卡！那个茵德雷克只不过给我弄了一只活鸡来。——是的，全凭我自己想出来的！"

"啊，啊！它动的时候，就象活的一样！然而它是木头做的。——维蒂克，给姑娘们瞧瞧！她们大家都会大吃一惊的！——维蒂克，给她们瞧瞧吧！"

"啊，不！咱们明天去逛'丁格斯'①，那时她们就会看见了！我还得在周围装上一道栏杆，保护它。"

"那末你照料过母牛以后，就立刻到我们的大房间里来做

① "丁格斯"，或称"斯米格斯"：是一种庆祝节日的民间娱乐，每逢复活节后第一个礼拜一举行，有许多热闹的游戏，例如把人浸在水里，甚至大泼其水。相传是十世纪中波兰人接受基督教大批受洗时流行起来的。

吧。那儿光线亮些。”

“我就这么办；不过，我得先在村子里办好了点事情再来。”

犹兹卡回到老地方，可是同伴已经做完游戏，正在纷纷散去。因为天黑了。家家户户亮出灯光，天上闪出星光，而晚间的寒意也从田野里升腾起来了。

现在，人人都从镇上回来了，就是汉卡还没有回家。

犹兹卡准备下了丰盛的晚餐：碎香肠酸菜汤，煎咸肉马铃薯。她把菜放在桌子上。罗赫已经在桌子旁等着了，小孩子们在哇哇叫喊，雅格娜也来张望过不止一次。就在这时候，维蒂克悄没声儿地溜了进来，立刻面对热气腾腾的菜肴坐了下来。他的脸红得象火烧一样，他只吃了一点儿，他的牙齿在格格地打颤，他的双手在发抖；晚饭还没有吃完，他就溜跑了。

犹兹卡闹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在猪栏旁边遇到了维蒂克，她一边从猪槽里掏出渣滓，一边严词盘问他。

他竭力把真相隐瞒了好久，用些鬼话来搪塞她；可是终于把什么都说出来了。

“啊，我把我的鹳鸟重新从神父那儿搞回来了！”

“天哪！没有人看见你吗？”

“谁也没有看见。神父出门去了，狗在吃东西，我那鹳鸟站在门廊里。马切克看到了鹳鸟，就来告诉我。我把鹳鸟裹在彼特的外套里(不然它要啄我的)，带了回来，藏在……藏在一个地方！——可是，我的犹兹卡，我的金子一样的犹兹卡！这件事情啊，你可一点儿风声也不要走漏啊！再过几个礼拜，我就会把鹳鸟带到咱们家里，你就会看到它在门廊里大摇大摆地行走；而且谁也不会知道它仍旧是那一只老鹳鸟。只要你别出卖我就好了！”

“出卖你？难道我做过这种事情吗？……我倒是对你的大胆感到惊奇——天啊！”

“我不过是重新拿回了我自己的财产。我说过，我决不愿意把鹳鸟给神父：你瞧，我又重新把鹳鸟弄到手了！真是莫名其妙，我养这头鹳鸟，竟是为了叫别人高兴！——可不吗，太莫名其妙了！”——他说罢就吹着口哨跑掉了。

维蒂克不久就回来了，他走进房间里，跟小孩子们一起在火炉旁边坐下，专心一意地完成他那个创造性的玩具。

房间里变成了一个昏昏沉沉的百无聊赖的地方。雅格娜到茅屋那一头她自己的房间里去了；罗赫跟别列察坐在房间外边儿，别列察感到昏昏欲睡。

“回家去吧，”罗赫对别列察说道，“雅赛克先生在那儿等着跟你说话呢。”

“雅赛克先生……等着？”别列察断断续续地说道，他大吃一惊，完全清醒过来了。——“跟我说话吗？好，好！”就匆匆忙忙地出去了。

罗赫还是待在老地方，喃喃地作着祷告，眺望着深不可测的夜空；夜空因群星闪烁不定而似摇似晃，月亮在升起来了——这是一个切破黑暗的、明朗皎洁的半弦之月。

家家户户的灯光，一个复一个地熄灭了，仿佛是紧紧闭拢的睡眼；万籁俱寂，惊动这寂静的，只有树叶宁静的萧萧飒飒，中间还掺杂一些儿遥远溪水的琤琤淙淙。只有磨坊老板的家里，所有的窗子都还是通明雪亮地照耀着，他们一直吃喝玩乐到深更半夜。

波利那家一点声息都没有；人人上床休息了，灯光熄灭了，只有炉灶上锅子旁的余烬将熄未熄；看不见的蟋蟀，在炉灶附近

咻咻而鸣；可是罗赫依然没有睡下，他在门外等候着汉卡。快近子夜了，这才听到马蹄叩在磨坊附近桥面上的得得之声，马车也就随着驰进院子里来了。

汉卡沮丧之至，沉默无言；直到吃过晚饭，彼特到马棚里去了，罗赫才大着胆子问她可曾见到了她的丈夫。

“见了一个下午。他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叫我向你问好。……我也见到了别的小伙子。——他们快要释放了，可是谁也说不上是什么时候释放。我也见到了替安蒂克辩护的律师……”

然而，她把那象大石头似的压在她心上的事情，隐瞒起来了，却不断地讲些其它不相干的事情；最后，她突然忍耐不住，哭了出来，她掩住脸，泪水却从手指间淌下来了。

“我明天早晨再来，”罗赫说，“你需要休息，你在路上受尽了颠簸，可能损害你的健康。”

“唉！”她突然叹息道，“只要我能死掉，了结这种痛苦就好了！”

罗赫搭拉着脑袋走了出去，什么话也没有说。

汉卡立刻去到孩子们身边睡下；可是，她虽然疲倦，却没法儿睡成。唉！安蒂克对待她，就象她是头缠扰不休的狗儿似的。他食欲旺盛地把复活节的食品吃了，把几个卢布也收下了，也不问问她从哪儿搞到这点钱的，甚至连害得她一路辛苦之类表示歉意的话，居然都不肯说一句！

她曾经把她在田地上所干的活儿统统告诉了他；他听的时候，一句赞扬的话也没有，却说了不止一句严厉申斥的话。接着他问起了全村的人——却把自己的子女忘记得干干净净，只字不提！她跑去看他，是怀着多么忠诚热烈的爱心，是多么迫切地

渴望着他的爱抚啊！难道她不是他的妻子，不是孩子们的母亲吗？然而他既没有拥抱她，又没有亲亲她，甚至也没有问一声她身体可好。他的行动举止象个陌路人，他也象个陌路人似的冷眼瞧着她。最后，因为痛苦绞着她的心，她再也没法儿把话说下去了，她的眼泪涌出来了，他竟大声嚷嚷："难道你跑到我这儿来是为了对我哇啦哇啦哭一场吗？"——主啊，当时她多么痛苦哪！……对于她为他所做的一切艰苦工作，她所干的一切力不胜任的劳动，她所尝味的一切辛酸的忧愁，这就是唯一的报酬哪！什么也没有，连一句亲热的话，甚至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啊！

"基督啊！发发慈悲可怜可怜我吧，因为我没法儿再忍受下去了！"她呜咽着，她的脸深深地埋在枕头里，以免惊醒了小孩子们；她躺在那里，哭泣着，忧愁着，心中充满了深受委屈之情和惨遭虐待之感。

不论当时在安蒂克面前，不论后来在其他任何人面前，她都没有能够把灵魂里郁积着的情绪倾吐出来；只有现在，她才终于把心里的悲痛绝望宣泄了出来，终于让那比世界上任何辛酸都要辛酸的眼泪流了出来。

* * *

第二天，复活节后第一个礼拜一的早晨，天气格外美丽，田野格外茂盛地沐浴在露水里，沐浴在缭绕的青色雾霭里，沐浴在阳光和欢乐里。飞鸟的歌声格外嘹亮了；温暖的风在树木之间奔腾而过，使树木喃喃自语，仿佛是平静的祷告。那一天，人们也起身得早些，把门窗开得大大的，跑到门外去凝望着天主的世界——望着那苍翠的果园；望着那辽阔的原野：缀着葱茏的春意，浴着璀璨的阳光，处处闪着金刚钻似的光芒；望着那秋天翻耕过的田畴：柔嫩的茶色的叶片在风中起伏波动，仿佛一泓被轻

风吹皱的湖水，粼粼地一直荡漾到家家户户的门口。

男孩子们拿着水枪跑来跑去，口中呐喊着“斯米格斯！”互相把对方弄得满身淋漓。——要不就躲在池塘周围的树木背后，不仅对过路的人，而且对那从门内探出脑袋来的人，都送过去一阵瓢泼大雨；所以好多房子的墙头都给淋湿了，水潭在周围亮晶晶地闪烁着。

小哥儿们在道路上、篱笆附近奔来跑去，嘻嘻哈哈地追逐着他们的“牺牲者”，死命地攻击着小姑娘们。小姑娘们也同样地喜欢这种娱乐，把满桶满桶的水泼在小哥儿们的脑袋上，又钻到果树园里去躲避对方的追逐；因为小姑娘中间有好些是已经成长的大姑娘了，这些人很快就占了上风，以锐不可挡之势把小哥儿们赶了回去。用水龙头攻击过娜斯特卡的、颠三倒四的雅斯耶克，连他自己也被巴尔绥雷克家的小姑娘们困住了，从头到脚都给浇得湿渌渌的，接着，小姑娘们又大获全胜，把他扔进了池塘。

雅斯耶克给惹恼了；小姑娘们居然占了他这个男子汉的上风，这样的耻辱可不能容忍，他就去叫波利那家的长工彼特来帮忙。彼特诡计多端地跟雅斯耶克一起打了个埋伏，把娜斯特卡紧紧抓住，拖到井水旁边，浇得她大叫大嚷。……接着，取得维蒂克的支援，会合了小古尔巴司和几个年纪较大的小哥儿们，他们又向巴尔绥雷克的女儿玛丽亚猛扑过去，对她大泼其水，弄得她的母亲不得不拿着棍子跑来搭救女儿！他们也把雅格娜逮住，浇得她浑身是水；他们甚至也没有放过犹兹卡，虽然她苦苦哀求，流着泪跑到汉卡那儿去哭诉。

“由她哭诉去吧！”他们大声说道；“可她心里还是喜欢泼水的，瞧她的眼睛都乐得发亮了！”

“可恶的小鬼！他们浇得我浑身是水！”雅姑斯叮卡咕咕哝

哝地走进了屋子，虽然心里倒是高兴的。

“这些小鬼，谁也不会放过的！”犹兹卡一边换上干燥的衣服，一边抱怨道。话虽这么说，可她还是忍不住要到门廊里去看热闹：条条道路上都是喧嚷鼓噪，全村闹得沸反盈天。小哥儿们快乐得疯也似的，成群结队地跑来跑去，谁走近大水龙射程以内，他们就猛浇谁。最后，村长看到他们这样胡闹下去，谁也没法儿出门了，这就不得不出来制止这种游戏，把小哥儿们驱散了。

“昨儿赶了一趟路，没有觉得身体不舒服吗？”雅姑斯叮卡在汉卡家的炉火旁边烘干身上的衣服，她问道。

“我觉得不舒服。胎儿在肚子里折腾，不断地跳动；我觉得几乎要昏过去了。”

“你快躺下，喝一些野百里香草煎的热汤。——昨儿你颠簸震动得太厉害了。”

雅姑斯叮卡十分关切汉卡；可是一闻到油炸猪血香肠的味道，便跟其他的人一起坐下去吃早饭了。

“东家，你也来吃一点吧；饿肚子是没有好处的。”

“我现在看到肉就嫌它腻味：我自己来弄点茶喝喝。”

“喝茶可以清肠胃；可是，如果你喝些搁上猪油和香料煮热的伏特卡，见效还可以更快。”

“当然啦，这样的药，哪怕是死人喝了，也会活过来的。”彼特哈哈大笑道。他挨着雅格娜坐在那儿，随时注意着雅格娜的眼色，她的视线落在什么东西上，他就恭而敬之地给递过去，并且竭力想跟她说说话儿。可是，雅格娜根本没有睬他；所以他立刻踅过来向雅姑斯叮卡打听她所见到的坐牢的人们的情况。

“我都看到他们了，”她说，“他们不是分开来关在一个个的

牢房里的，而是一起关在一个大牢房里，就象在大地主家里一样，光线充足，地板也不错。不过，每扇窗子上都装了铁丝网，不然他们会打主意跑出去的。至于他们吃的伙食，也不算最坏。我尝过他们中午吃的豌豆粥。倒象是在旧靴子里煮熟，又搁了点机油似的！……还有炸玉米。——这东西啊，就是咱们的狗儿拉帕，恐怕也不想碰一碰，不想嗅一嗅，宁可找别的东西！……他们非得自己花钱吃饭不可；如果有什么人没有钱，那就只好对着伙食祷告，求天主来改善了，”她用她常用的那种尖酸刻薄的口吻结束了自己的说话。

“据说，有些人下礼拜日可以释放回家了，”她补充道，声音放低，还看了汉卡一眼。雅格娜听到这话，就跳起身来，走出房间去；于是雅姑斯叮卡就开始讲起了柯兹洛娃所进行的事情。

“她们回家很晚，完全失败了；不过，她们看见到处都挂着腊肠，她们把大地主的公馆看了个够。她们告诉我们，那儿的味道，跟咱们家里不一样！——可是大地主说，他压根儿没有办法帮助她们，那是政府和地方长官掌管的事情。即使他有办法，他也不情愿替列普卡村的什么人出什么力：他在这桩事情上吃了很大的亏，倒了很大的霉，都是列普卡村的人害他的！——你们瞧，已经不许他出卖森林了，就因为这个缘故，商人们现在要控告他。——他赌神罚咒，破口大骂，说是如果他因为农民们的缘故，给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就希望天降瘟疫，叫全村的人都瘟死！——柯兹洛娃整个儿早晨都在挨家挨户地把这消息告诉大家，而且说是非要报复不可呢。”

“她这一着就更傻了，光是口上说报复能有什么用？”

“咳，我们大家都知道，即使是最弱的人，也能找到一个击中对方要害的地方的！”——她说到这儿就猝然住口，跑去搀扶汉

卡。汉卡正无可奈何地靠在墙上。

“天啊！”她惊惶地喊道。“可是闹流产了？”她把汉卡扶到床上。汉卡昏过去了，满脸都是汗珠，脸上透出一块块的淡黄斑痕；她几乎没有气息似的躺在那儿，老婆子用醋擦着她的太阳穴。接着，她又在汉卡的鼻孔里放了一些辣根；汉卡这才张开眼睛，苏醒过来了。……

其他的人都各自干活儿去了。只有维蒂克留了下来；他候准机会，请求女主人让他把那活动玩具送到村子里去。

“好吧，你就去一趟吧；可是留点儿神，别胡闹，也别弄脏了衣服。把狗儿系住了，否则它们会跟你到处乱跑的。——你什么时候动身？”

“晚祷以后。”

雅姑斯叮卡这时从窗外探进头来，说道：

“维蒂克，狗儿在哪儿？我拿东西给它们吃，可是哪一条狗也不来吃。”

“啊，我今儿早晨就没有在牛棚里看到拉帕。勃雷克，来，上这儿来！”他跑来跑去地喊着，可是连回答的吠声也没有。

“它们一定闯到老远的地方去了，”他说。

谁也想不出狗儿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是，过了一会儿，犹兹卡听到一声轻微的呜呜咽咽的声音，仿佛从院子里的什么地方发出来。没在院子里找到踪影，她就跑到果园里去，她以为维蒂克在打什么闯进来的野狗呢。奇怪的是，什么人也看不到；果园里静悄悄的，呜咽的声音也停止了。可是，回来的时候，她的脚在勃雷克身上绊住了。勃雷克躺在紧挨着房子的地方，死了，脑袋都给打瘪了！

她立刻大叫一声，这一叫，把全家的人都招来了。

"勃雷克给打死了——一定是给贼打死的！"

"确确实实，必定是贼干的！"雅姑斯叮卡叫道，这时她看到许多泥土给掘了起来，宅基下面挖出了一个大洞。

"这洞掘得很深，一直通到爸爸的杂物间呢！"

"洞这么大，连马也钻得过去呀！"

"而且洞里到处撒满了麦粒！"

"主啊！说不定强盗还在这儿呢！"犹兹卡嚷道。

她们跑进波利那的房间。雅格娜已经出去了；老头儿象块木头似的躺在那里；往常一向黑洞洞的杂物间里，现在从掘出来的洞穴里送进来了亮光，室内的一切东西，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全给弄得乱七八糟了。麦粒胡乱倒在地上；晾在竹竿上的衣服，一件件地给拉扯下来了；衣服和麦粒之间，没有纺的羊毛，纺成的毛线，成绞成束的毛线，七零八落、纠结不清地丢在那里。——可是，究竟偷掉了什么东西呢？哪一个人都还说不上来。

然而，汉卡心里可断定这是铁匠干的好事，她涨红了脸想道：如果她再耽误一天，铁匠就会找到那笔金钱，把它偷走了。她欠身俯视洞穴，免得自己心满意足之情，给在场的众人看了出来。

"牛棚里可丢失了什么东西啊？"她假装不安地问道。

运道很好：什么都在，没有丢失东西。

"门锁得好好的呢，"彼特说道。他跨上薯坑，把那塞住坑口的一大捆麦秸拉了出来，而且从洞里拖出了拉帕；那狗仍旧活着，呜呜咽咽地吠着。

"事情很清楚，是那混蛋把拉帕硬塞在里边的；不过，拉帕好凶呢，怎么会听任他塞进去的呢？"

"怎么昨儿夜里一声狗叫也没听到呢？"

她们派人把事情报告了村长，这消息立刻传遍全村。人们涌到果园里来，那洞穴象教堂忏悔所一样地再三被人围得水泄不通：人人都往洞穴里探望，打量勃雷克的尸体，发表自己的意见。

罗赫也来了。他抚慰着犹兹卡；犹兹卡十分激动，一边掉着眼泪，一边滔滔不绝地把经过情况告诉他。接着，罗赫又去看望重新躺下了的汉卡，说道：

“我担心你伤心过分啊。”

“干么伤心呢？感谢天主保佑，他什么东西也没偷走。”接着又压低了声音补充道：“因为他来晚了。”

“你多少有点儿知道是谁了？”

“一定是铁匠！我可以用性命来打赌！”

“那末，他是有一定的目标的啦？”

“他有目标，但他没有找到。——我可只跟你指名是他。”

“当然啦。——除非他当场被你捉住，或是你拿到了证据，才能公开讲出来。——咳，咳！金钱使人胆大妄为啊！”

“好老人，”她恳求道：“哪怕是安蒂克，也别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啊！”

“你也知道，我不是什么随便乱说的人。何况，杀个人容易，生个人可没有那末容易。——我知道这个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可从来没想到他会做出这种盗贼的行径来。”

“啊，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我可把他看透了。”

乡长和村长一起来到了，随即着手进行一场彻底的踏勘，仔细地询问着犹兹卡。

“要不是柯齐奥尔关在牢里，”乡长喃喃地说道，“我就会认为这是他干的坏事。”

“轻点儿，彼得，”村长用胳膊肘儿推推他，打断了他的话。“他老婆在这儿，刚来。”

“那几个贼一定是给吓跑了；所以什么东西也没有拿走。”

“当然，我们必须通知宪兵队……还有许多事要办！撒旦决不让人安逸，哪怕在复活节也不让人安逸。”

村长俯下身去，捡起了一根血迹斑斑的铁棍。

“是用这铁棍把勃雷克打死的。”

铁棍在人们的手里传递着。

“这是做铁叉用的材料啊。”

“也许是从米哈尔铁匠铺里偷来的。”

“铁匠铺从上礼拜五起就关门了。”

“贼偷了铁棍，带到这儿来的：这就是我的判断，我这乡长的判断。铁匠不在家：怎么办呢？这可不是别人的事儿，而是我的——也是这位村长的职责所在。”他提高了嗓门儿，向大家吆喝，叫大家回家去，别白白地浪费了光阴。

大家根本不把乡长的怒喝放在心上，现在是上教堂的时候了；人群很快就纷纷走散了，因为别个村子的教民们已经在进村，桥上马车声正隆隆地响着呢。

大家都走了以后，别列察去到果园里看他的狗，轻轻地跟它说话，竭力要哄它活过来。

汉卡仍旧一个人躺在床上，别人都上教堂去了，屋子里空空的。她作了一会儿祷告，想了一会儿安蒂克；接着，老头儿把小孩子们带到大路上去了，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她也沉沉睡去。

时间悄悄地逝去，汉卡仍旧在酣睡，快近中午时分，风琴的鸣奏声和人们合唱赞美歌声随着轻风飘送过来，而举扬圣体的钟声响得窗子都震动了。终于使汉卡惊醒的，是马车在大路上

越过车辙和坑坑洼洼疾驰回家的辚辚巨响；按照乡下的习俗，每逢复活节礼拜一，举行过大弥撒以后，就互相竞赛：谁第一个赶到家里。这是一道人马车辆的混乱的激流，一路上鞭子上下挥动，眨眼之间横穿过了果园。竞赛激烈，风把辚辚车声和笑语喧哗传到汉卡的耳朵里，她感到房子都在震动了。

她打算从床上起来，去看看外边儿的热闹；可是她家里的人现在都回家了，雅姑斯叮卡正在动手准备午饭。雅姑斯叮卡一面干活，一面作着报导：教堂里人头挤挤，有一半人只好站在外边儿；大地主家全体人马都到了；弥撒完了之后，神父把所有的农户都叫到圣器室里，跟他们商量事情。犹兹卡咭咭喳喳地谈论着大地主家小姐太太们的衣着打扮。

"你可知道，伏拉的小姐们屁股上填着鼓起来的东西，看起来就象翘起尾巴的火鸡？"

"她们在里边儿塞着稻草或是破布头呢，"老婆子解释道。

"还有那腰身啊！束得那末小，就象黄蜂一样。一鞭子抽上去，就可以把它打成两段。而且，她们把肚子藏到哪儿去了呢，真是谁也说不上来！哦，我离她们很近，看得可仔细呢！"

"肚子吗？说给你听吧，她们用紧身褡把肚子裹住了啊。有个大地主的女佣，她做过莫德利查的大地主家的伴房丫头，据她告诉我，有些个小姐呀，唯恐肚子发胖，就有意不吃饭，睡觉时用带子把腰绑得紧紧的！大地主家的小姐，要身材细得象柴爿一样，屁股翘得高高的，才算时髦漂亮！"

"那可跟我们不一样；骨瘦如柴的姑娘，就要给小伙子们取笑、看不起了。"

"她们有她们的道理。我们的姑娘该生得匀称端正，象炉灶一样，浑身都是圆鼓鼓的，浑身散发出一股热气，男人们靠拢她

们的时候，感到暖烘烘的，”彼特说道，他的眼睛饱看着雅格娜；这时候，雅格娜正在把锅子从炉火上端下来。

“哼，我说你这丑八怪呀，真该死！”雅姑斯叮卡大声骂道，“你才有点儿休息的时间，才有点儿肉吃，瞧你呀，你就立刻胡思乱想，想吃天鹅肉了！”

“这样的一个姑娘干活儿的时候，身体一动，紧身褡不绷断才怪呢！”彼特说道。要不是多米尼柯娃来照料汉卡、把他撵出房间去的话，彼特还要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来博得大家的一笑哩。

她们在外边儿门廊里吃午饭，那儿又明亮又温暖。早发的嫩叶在枝条上颤动，闪闪有光，好比蝴蝶蹁跹；果园里鸟儿啼啭的声音传到了她们的耳边。

多米尼柯娃不许汉卡离床起身。午饭以后，薇隆卡马上就带着孩子们来了。靠床摆了条长凳，犹兹卡拿进来几份复活节的食物，一瓶蜜酒。汉卡按照农民们在这种场合的庄重习俗，勉强打起精神，拿起这些食物来款待她的姐姐和邻居。邻居们是顺便进来看看她慰问她的，她们尝味着蜜酒，慢慢地咀嚼着甜糕，讲起各式各样的事情——特别是小贼要偷窃杂物间而挖掘的那个洞穴。

外边儿，也有人走来跟波利那家的人聊天，在果园里进进出出，看着那个洞穴费尽脑筋猜测一番。乡长下了命令，在文书和宪兵到达现场踏勘之前，不许擅自把洞穴填平。

小哥儿们带着那活动的公鸡走进院子里来的时候，雅姑斯叮卡已经把贼掘洞穴的全部故事讲了上百遍了。带队的是维蒂克，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甚至还穿上了靴子，戴上了波利那的帽子——戴得歪歪斜斜的。跟在维蒂克后面的小哥儿们有：马切

克、克利勃司、古尔巴司、茵德雷克、枯巴以及歪嘴格利哥里的儿子等。这些人，手里拿着棍子，背上背着布袋；维蒂克却在胁下挟了一把彼特的小提琴。

他们排成一队，大摇大摆地走着；按照往年小伙子们的做法，首先到神父家去：他们大胆地走进果园里；在正屋前面排成一行，玩具公鸡在他们前面走动，维蒂克便在这时候拉起了小提琴。接着，古尔巴司旋好公鸡的弹簧，公鸡啼叫起来了，小哥儿们都顿着脚，用棍子打着地皮，开始用尖脆的声音唱几句歪诗，结尾是请求给点礼物。

他们唱了好久，愈唱愈响，唱得神父终于走出门来，他对活动公鸡赞美一番，给每人一个五戈比辅币，把他们欢欢喜喜地打发走了。

维蒂克吓得直冒汗，生怕神父会提到关于鹳鸟的事。可是神父似乎对混在同伴们中间的维蒂克没有在意，他回到内室以后，还派女佣给他们拿来了几块甜糕。他们高声唱着感谢之歌，随后就继续游行，先到风琴师家，接着又一家家地走遍了全村。在村子里，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儿保护"公鸡"，不让人们粗暴地用手去摸弄和用棍棒去挑拨探测。

维蒂克是小哥儿们的领袖，他全神贯注地指挥一切，顿着足叫大家开始唱歌，挥舞着弓弦嘱咐大家什么时候提高嗓门儿什么时候又放低声调。总之，整个儿"丁格斯"都演得有声有色，他们的歌声响彻全场，看到这些顽皮小家伙居然把成年人的玩意儿搞得很象个样子，人们都很惊异。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胖太太普洛希柯娃先进去探望过波利那之后，也过来看看汉卡。

"还是老样子，还是老样子！天主啊！——我跟他说话，他一

句话也答不出来。太阳光照在他床上，他的手指捉着阳光，倒象在跟阳光玩儿似的：就跟吃奶娃娃一个样儿啊！咳，看到他这样一个人物，落到如今这种地步，我简直要哭出来！”她说着话儿，在汉卡床边上坐下；不过，她喝蜜酒，伸手去拿甜糕，那种高高兴兴的劲儿，可跟任何人没有什么两样。

“现在他可吃点什么东西？他好象稍为长胖一些了。”

“是的，他能吃一点儿东西了；也许他一天天好起来了。”

犹兹卡冲进房间里来，大声嚷道：“他们把那‘公鸡’拿到伏拉去了！”可是，瞧见普洛希柯娃在那儿，她就转过身子，向雅格娜那边跑去。

汉卡在背后叫她：“犹兹卡，你得去瞧瞧牛啦，现在该喂牛啦。”

“是啊，是啊，”普洛希柯娃说道，“‘节日尽管是节日，牛肚子总得喂饱！’——小哥儿们也到我家里来过了。你家那个维蒂克，倒是个聪明伶俐的角色，也是一个有眼光的人。”

“不过他总是玩儿第一个，干活儿最后一个！”

“咳，佣工们决不会十全十美的。磨坊老板娘告诉我，没有一个女佣她能雇满半年的。”

“她那边雇的黄毛丫头太多了——所以结果都走到歪路上去了。”

“也许是这样吧；不过，给他们帮忙的，有过路的人，有他们的儿子（他在学校里，可也常回来瞧瞧家里），而且，据说磨坊老板本人，也决不让哪一个人闲着……说实在的，我们的佣人一天大胆一天了。现在我丈夫不在家，我们家那个看牛的家伙，对待我就死不要脸，下午非要吃牛奶不可！这种事情，有谁听见过？”

“啊，我知道他们的脾气，我家也有个长工。可是他需要的，我全得依他；不然的话，活儿最繁重的时候，他就要辞工不干；家大业大，没有了长工，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留神别让人家把你的长工挖走了！”她压低声音警告汉卡道。

“你可知道有人打主意挖他吗？”汉卡大吃一惊地喊道。

“我听到一些——一些谣言，说不定是胡扯的鬼话，我也说不上来。——不过，我说呀说呀的，把我上你这儿来的目的倒忘掉了。有几个人答允到我家来聊天儿。你也一定来吧。村子里有体面的人都会到的；小波利那的太太非到场不可啊。”

这是奉承汉卡的话；可是汉卡不得不谢绝了，因为她感到身体不好。普洛希柯娃大为生气，她跑去邀请雅格娜。雅格娜也托辞说，她先前已经约定要跟母亲碰头呢。

从茅屋外边儿传来了雅姑斯叮卡嘲弄讥笑的声音：

“你倒很愿意去，雅格娜，不过你一心想跟小伙子们厮混，普洛希柯娃家里呢，除掉象安姆勃罗司那样的老废物以外，就没有一个小伙子。这可没有关系，老废物穿的紧身裤可跟小伙子的一模一样！”

“你啊！跟往常一样，你说的话，句句都是刺！”

“说到我啊，”她嘲笑道，“我爱寻欢作乐，我但愿人人都能满足她心里的欲望！”

雅格娜气得发抖，她走出屋子，茫茫然望着眼前的景色，没法儿把泪水抑制下去。确确实实，她心里热烈的渴望是难挨难受的。

即使空气里弥漫着节日的欢乐，人们成群地涌来涌去，村子里响彻着笑语喧哗，远处红色衣衫映衬着播种过的灰色田野，妇

女们的歌声与村子这边的笑语相应相和，这一切对雅格娜又有什么关系呢？自从大清早起，她就一直忍受着渴望所引起的难堪的悲哀，在这种沉重的精神压迫下苦苦挣扎。为了驱除这种压迫，她已经遍访了她的老相识们，在大路上和牧场上作了长长的散步，甚至连衣服也换了二三次，然而全没有用。她依旧渴望着，甚至更加强烈地渴望着要到什么地方去，作点什么事情，寻求……她也不晓得要寻求什么！

现在雅格娜在白杨大道上踯躅着，呆望着巨大圆盘似的夕阳慢慢地沉下去，把一条条的光与影，斜斜地投射在大路上。

平原上依然暖洋洋的和风，使她充满了沁入心脾的、有节奏的欢乐之感，然而黄昏的凉意不久就开始向她围拢来了。村子里的人语声隐隐约约地传到她的耳边，而提琴悲伤的哀鸣，一声声叩着她的心弦。

她继续向前走去；走到什么地方去？是什么怂恿她走去的？她也说不上来。

她有时郁郁不乐地呜咽呻吟，有时一边走一边挥动着双手，有时突然站住，无可奈何，向周围投射着火一般的炯炯目光。接着她又向前走去，脑子里交织着微妙而不可捉摸的思想，象是空中飘荡的游丝，又象是水面上一触即逝的一缕缕浮光。她往夕阳那边望去，可什么也没有看见；眼前一排排的白杨似乎影影绰绰模模糊糊，仿佛只是在记忆中依稀见到的形象。但她强烈地意识到她的“自我”，意识到纠缠着她那“自我”，使她痛苦、使她号哭流泪的某种东西，意识到弄得她不由自主、使她但愿借西飞鸟儿的翅膀、跟它们一起飞到任何地方去的某种东西。她感到有一种力量把她抓住不放；这力量，天生有一种如火如荼的柔情，迫使她流泪，也迫使她燃烧……她一路上采摘着白杨树的嫩

芽，用来擦着干燥的嘴唇和喷射出火来的眼睛，给它们添上清凉之感！

她不时地在树下坐将下来，两手捧着面颊，沉入迷离恍惚的白日梦……

这一切，仿佛都是春天在她的心里唱着热情如火的颂歌，仿佛是春天渗透了她的全身，仿佛是春天在她的身体里有所作为，就象春天在多果多实的田野里有所作为一样，就象春天在树木之间有所作为一样——那些树木啊，生气勃勃，汁液横溢，一遇阳光的温暖，便将迸发出生命之歌。

她蹒跚前行，眼睛刺痛，软弱无力的两腿几乎再也支持不住自己的身体了。一种新的欲望袭上心头：她想大声哭泣，她想跳舞，她想在那些柔软如羊毛、因露珠而透着凉意的麦苗中间打滚；接着，她又渴望着在黑莓丛中跳跃，在荆棘丛里奔跑而过，从而体会那挣扎搏斗时甜蜜而又野蛮的皮开肉绽的痛苦！

她突然转过身来，接着，听到了小提琴的声音，便循声走去。啊，一切都在她胸中疯狂地沸腾，异乎寻常的兴奋又在她的心里磅礴横溢，她真打算东跳西跃，在人头挤挤的酒店里狂饮。哪怕醉死也在所不惜——她还有什么可痛惜的？

从教堂到白杨大道的路上，现在完全淹没在夕照的红光里了。有人在这路上独自走来，手里拿着一本书；他已经在一丛银色的桦树下站定了。

那人是扬尼克——风琴师的儿子。

她想在树木之间看他一眼，可是他已经看到了她。

她打算拔脚就跑，可是她的脚好象在地上扎了根似的，她的眼睛盯住他呆看，象着了魔。他微笑着走上前来，红唇之间露出了雪白的牙齿：好一个身材修长、肤色象牛奶一样白净的青年。

“你认得我吗，雅格娜？”

他的声音叩响了深藏在她胸臆某处的心弦。

“我怎么会不认识呢？……可是您多少有些变了，扬尼克，跟过去不大一样了。”

“啊，当然啦，因为我们在长大，我们一定无疑地要发生变化呀。——你到勃第去拜访什么人来着？”

“不，我只是随便走走；您知道，复活节要到明天才完呢。”用手碰碰他的书，她问他道。“宗教书，是吗？”

“根本不是什么宗教书。讲的是遥远的地方和围绕这些地方的海洋。”

“天啊！是讲海洋的吗？那末，里边儿的画图，就不是什么圣徒的像吧？”

“你瞧！”他当着她的面打开书来，把插图翻给她看。他们不自觉地肩挨肩、股挨股地站在那儿，低下脑袋来看书，脑袋几乎碰在一起了。他断断续续地给她解释一些图画；她心旌摇摇，抬起眼睛来欣赏他，由于感情动荡，连气也不敢透。现在他们靠得更拢了，因为太阳已经沉到森林底下，图画看不大清楚了。

突然，他浑身一阵颤栗；他把身体稍稍缩回去一点儿，喃喃地说道：“暮色下降了，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那末，我们走吧。”

他们默默地走着；隐在树荫里，几乎看不见了。现在，霞光已经褪色，黄昏正在把它淡蓝色的雾霭撒遍整个儿田野。那一天，西天没有绚烂焕发的夕照，透过高大的白杨树，但见白日光在一片金色中逐渐消溶。

“书里面印的东西，可是真的吗？”雅格娜站定了一会儿，问扬尼克道。

“确实是真的：句句话都是真的。”

“主啊！那末广大的海洋，那末美丽的国家！简直难以相信啊！”

“然而，这都是确确实实的，雅格娜，”他悄悄地说道，温柔地直瞧着她的眸子；两人离得那末近，她气都透不过来了，她浑身一阵颤栗。她俯身向前，作出一个委身于人的姿势，指望他拥抱她；她靠到附近一棵树干上，正向他伸开两臂去的时候，他突然缩了回去，说道：“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再会，雅格娜！”人便消失无影了。

雅格娜站在原地，好几分钟以后，方始挪动身体。

“怎么啦！难道这小伙子对我施展了魔法吗？我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啊？”她一面慢慢地拖着沉重的脚步，一面诧异地自己问自己道，她的脑子里一团混乱，象刮着旋风似的，她浑身上下古怪地打着哆嗦。

走过酒店的时候，她听到了闷在房子里的含含糊糊的音乐和谈话的声音。她从窗子里望进去。雅赛克先生站在房间中央，正在拉着小提琴。安姆勃罗司挨着酒柜踉踉跄跄地走动，跟柯莫尔尼基们大声谈着话儿，时不时地伸出手去拿起酒杯喝酒。

有个人出乎意外地挽住了雅格娜的腰：她叫了起来，竭力要挣脱身子逃跑。

“这回我可把你逮住了，我决不会放你跑掉的。——跟我来喝一杯吧！”原来是乡长的声音，他紧抱住雅格娜不放；他们俩从一个小门走进酒店的“雅座”里去了。

没有一个人看见他们，因为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天色又是很黑很黑的。

村子里寂静无声：户外的一切声音都沉静下去了，房子周围

的田地上是空荡荡的，静悄悄的。人人都回到了家里。复活节，这个可爱的休息的时光，快要接近尾声了；辛苦的明天正躲藏在大门外，已经向人们露出它那尖利的牙齿来了。

那天晚上，列普卡村是相当忧郁和沮丧的：仅仅普洛希卡家里有个人数众多的聚会。她的邻居们一起来了，正在一本正经地谈着话儿。乡长太太坐在上首。坐在她旁边的是巴尔绥雷克的老婆，身体壮健，嗓门儿响亮，正在坚持着她的意见呢。挨近她坐着的是西可拉的老婆，跟以前一样地瘦得皮包骨头。还有波利那的堂妹，十分热中于唠叨；铁匠的老婆，手里抱着孩子喂奶；村长太太，用低沉而虔诚的调子说着话儿。——总而言之，村子里最体面的妇女都到齐了。

她们庄重地坐在那里，严肃而拘礼，教人想起一群竖起羽毛孵蛋的老母鸡。她们穿上了最好的漂亮衣服：头巾按照列普卡的习尚半披在背后，领子上的大褶边高出于耳朵之上，而且尽其所有地把珊瑚项链之类都挂在身上了。她们还是按照她们那种慢吞吞的作风，品味着酒；她们的心情逐渐愉快，脸颊也逐渐红起来了。不多一会儿，她们便小心翼翼地撩起裙子（免得弄皱了），互相愈挨愈近，很快就絮絮聒聒地闹成一团了。

可是，当铁匠也参加进来以后，她们就越发热闹了。铁匠自己说是刚从镇上回来；这家伙是个少有的能说会道的人。他喝得醉醺醺的，跟她们胡扯一些可笑而又神秘的事情，使得她们捧腹大笑。整个儿房间里闹哄哄的，铁匠本人笑得更响，波利那家也听得见他的笑声。

这个聚会闹了好久，普洛希卡不得不三次派人到酒店里去买伏特卡。

波利那家的人都坐在院子里。汉卡也起了床，跟大家一起

坐着，肩上披着一件皮外套，抵御夜间的寒冷。

光线还充足的时候，罗赫读书给大家听；黑暗降遍大地时，他就继续讲了不少神奇的故事，大家听得十分有趣。暮色不久就变得很浓了，大家的轮廓只模模糊糊地映在房子的白墙上。户外凉飕飕的；天上一点星光也没有；一种沉闷的寂静，笼罩着四面八方，只是被潺潺流水、狺狺狗吠打破而已。

娜斯特卡和犹兹卡，薇隆卡和她的娃娃们，克莱姆巴娃和彼特，都聚在一起，几乎都坐在罗赫的脚边；汉卡离得稍为远一些，她坐在一块石头上。

罗赫讲了许多波兰的历史，也讲了不少神圣的传说和世界上的奇事逸闻，他讲了那末多的不平凡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些个统统记住。

她们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地静听着，啜饮着他那蜜一般甜的言语，正如干旱的大地啜饮着温暖的雨点一样。

罗赫呢，勉强看得见他坐在幽暗之中，用庄重而低沉的声调，说出了这样的话：

“凡是用祷告和劳动来等待春天的人，作着种种准备来等待春天的人，对于他们说来，在冬天过去之后，春天是一定会来到的……

“归根结蒂，被压迫者总是取得胜利的，所以你们要有信心……

“人的幸福，是一片要用鲜血、牺牲和劳动来播种的田地，谁这样播种的，谁就可以看到谷物生长，就可以有所收获。……

“然而，凡只关心每天的面包的人，是不可能坐到天主的餐桌边去就食的。……

“凡抱怨恶而不行善的人，只能使恶变本加厉。”

罗赫讲了很久，但用的是难以记住的、智慧的言语；他讲话的声音愈来愈低，愈来愈动人，一直讲到黑暗把他整个儿吞没了。这时候，就好象是有什么圣灵在地底下说着话儿似的：好象是波利那家祖先的亡灵，蒙天主恩准，在这神圣的复活节重访人间，从颓垣断墙里，从低垂多节的树木里，从周围浓厚的黑暗里，正在向自己的后代，致以庄重的警诫的训辞。

她们在脑子里深深地思索着这些训话；象钟一样，这些训话在她们的内心深处回荡震响，引起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情绪——一种新奇古怪的、虚无缥缈的、莫可言状的欲望。

村子里的狗全吠叫起来了，许许多多人的脚步飞跑过去了——他们都没有在意。

"起火了！波德尔赛起火了！"果园后面有人向他们喊道。

真的。座落在波德尔赛的、大地主的农舍着火了，一簇簇殷红的火焰正在黑夜中蔓延开来。

"不得了啊！"雅姑斯叮卡说道，心中闪电似的想起了柯兹洛娃说过的威胁的话。

"天主的惩罚，降到大地主身上了！"

"就因为大地主叫我们遭殃受难啊！"许多声音在黑暗中嚷道。

门砰的关上了；人们衣服都没穿好，跑出门来；磨坊附近的桥上，人愈挤愈多，因为那儿遥望大火最清楚。没有几分钟，全村的人都集中在那儿了。

大地主的农场座落在靠近森林的山坡上，离列普卡村只有几公里路；火势蔓延的情况，列普卡村看得十分清楚。在以黑沉沉的森林为背景的地方，火舌现在增多起来了，不少暗红色的滚动着的烟柱往上直冒。没有风，大火笔直地窜起来，愈升愈高；

房子象一捆捆树脂很多的木柴似的燃烧着；一片殷红的颤动的熊熊大火，突入黑夜的阴影，腾涌直上，中间还夹着直冲云霄的黑色烟柱。

空气立刻被痛苦的牛鸣马嘶声扯破撕裂了。

“他们的牛棚着火了；牛棚只有一个门，没有几头能救得出来的！”

“啊！现在稻堆也着火啦！”

别的人又惊惶地嚷道：“现在谷仓也着火了！”

神父、铁匠、村长、乡长（虽然喝得醉醺醺的，脚也站不稳）都到场了，向农民们大叫大嚷，要他们去救火。

哪一个农民都不忙动弹。人群中响彻着怒吼：

“把我们的男人们都释放了，他们就一定会去救火的！”

辱骂也好，威吓也好，甚至神父流着泪水苦苦哀求也好，全没有用。农民们站在那儿，脸色阴沉，顽强地凝望着大火，身体可依旧一动也不动。

柯勃索娃甚至对她瞧得见的、那些大地主家的长工们挥舞着拳头，骂道：“那些狗崽子！”

最后，只有村长、乡长和铁匠向火烧场跑过去了；可他们也是空着双手跑去的，农民们连一只水桶也不让他们带去。

“哪一个混帐东西敢碰一碰水桶，就用棍子把他活活打死！”农民们齐声呐喊道。

全村的人，直到年纪最小的，都密密匝匝地汇集在那儿，妇女们忙着抚慰怀里哭泣的小娃娃，几乎没有人说话。大家眺望着那场大火，眼里心里都图个畅快，幸灾乐祸地想到天主因为大地主欺压农民，现在来惩罚他了。

大火一直延烧到深夜，可是观火的人一个也不回家去。农

民们耐心地等到一切都已烧完——整个农场化为一片火海，屋檐和屋顶烧得飞了起来，又化作一阵火雨落将下来；在黑暗中飘摇动荡的大红火幕的反照，既染红了树梢和磨坊的屋顶，又投射一片微弱的火光进入池塘，仿佛撒了一池光色暗淡的火炭一般。

辘辘的车声，人们的喊声，牲口的吼声，梁坍屋倒的震动声，响彻了全村，人们可依旧象一垛活的墙垣似的兀立在那儿，瞪着眼睛把大火看个痛快，宣泄心头的仇恨。

可是，酒店外边儿却升起了老安姆勃罗司嘶哑的酒醉的声音，不断地唱着那只毫无变化的老歌曲！

第　六　章

第二天早晨，汉卡听到了一个奇怪的消息，这使她从床上跳了起来。幸亏雅姑斯叮卡及时抓住了她，强迫她重新躺在枕头上。

“安静一点吧！难道房子着火了吗？”

“可是他说出了那样的痴话！——他一定是疯了！”

“不，”别列察答道，他闻了一大堆鼻烟，弯起腰来打嚏；“不，我的脑子挺正常，我说的是我所知道的事情。打昨天起，雅赛克先生是我的房客了！”

“你听到了吧？他简直完全疯了！……请你替我瞧瞧吧，她们可回家了没有：我那刚生的娃娃，一定要挨饿了！”

老妇人继续收拾房间，在地上撒上沙子。

汉卡的父亲打了一个好厉害的喷嚏，把人也弹回到长凳上去了。

“这喷嚏好响，就象市场上的报时大喇叭。”

“啊，因为我闻的鼻烟厉害；雅赛克先生给了我整整一包呢！”

时间挺早。太阳，明朗而又温暖，照进屋子里来了；果园里的树木摇摇曳曳；半开的房门口，探进来大鹅珊瑚色的嘴巴，笔直的颈子；一窝肮脏吵闹的小鹅，竭力要想爬过高高的门槛。于是，一只狗汪汪地吠，鹅儿吭吭地叫，正在过道里孵蛋的老母鸡

惊惶地咯咯地啼，开始从窠里飞出来了。

“请你把它们赶到果园里去吧；果园里至少有青草可吃。”

“我这就去，汉卡，我这就去，而且留神不让老鹰飞近来。”

“长工在干什么啊？”过了一会儿，汉卡又问道。

“啊，彼特在小山丘附近耕马铃薯田，维蒂克在耙麻田。”

“地还潮吗？”

“还潮；木底鞋要粘住呢；不过，耙了以后，很快就会干燥的。”

“我也许在土地能播种之前，就可以起床了。”

“啊，现在你还是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吧！别担心旁人会偷做了你份内的活儿。”

“母牛挤奶了没有？”

“我挤了！雅格娜把牛奶桶放在牛棚外边儿，人却走掉了。”

“她不断地在列普卡村里东跑西跑，象头狗一样：一个没出息的女人，对她是不能存什么指望的。——你告诉柯勃索娃，我可以让她种那儿块卷心菜地。彼特会给她运送肥料，耕地；可是，她每周得在每块地里干上四天活儿。一半活儿是在我们播种马铃薯的时候干，还有一半在收获的时候干。”

“柯兹洛娃一定情愿按照同样的条件来租种那麻田的。”

“她可不行：太懒了。——让她到别处去找活儿干吧：去年她在村里到处说神父的坏话，说他待她不公平。”

“你自己作主吧：土地是你的，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啊！斐利普卡为了马铃薯的事，昨儿来过了，正赶上你分娩的时候。”

“用现钱买吗？”

“不，干活儿偿还。她家里一个小钱也没有：人可都在挨饿。”

"现在让她拿一蒲式耳去吧。如果她再要的话，就得等到我们播种好了马铃薯再看。我们还可以剩下多少马铃薯，我自己也说不上。叫犹兹卡去量一蒲式耳给她吧。——虽然斐利普卡干起活儿来是差劲的。"

"叫她从哪儿生出力气来呢？吃得太少，睡得太少，再加上每年要生个娃娃！"

"艰难的时世啊。收获物远在山岭的那边，饥饿可近在我们的大门口！"

"你说是在大门口吗？不，饥饿已经登堂入室，掐得我们命都快要没有了。"

"你把母猪放出来了没有？"

"母猪正靠墙躺着呢——那一胎小猪可真好，只只都是滚圆滚圆的。"

这时候，别列察在门口出现了。

"我把鹅儿赶到鹅莓树丛里去了，"他说。——"啊，赶上复活节，想不到别人不来看我，雅赛克先生倒上门来了，说道：'别列察，我决定跟你住在一起，做你的房客，房钱从丰。'我以为他是在拿我开玩笑，因为地主老爷总是拿农民开玩笑的；所以，我就回答他道：'拿点儿房钱，我并不反对，而且我是有一间房间空着。'——他哈哈大笑，给了我一包烟草（彼得堡名贵的烟草），他对我那地方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番，说道：'你能在这儿住得下去，那末，我也能住得下去；而且我要把你的房子修葺修葺，用不了多久，它看上去就会跟我们家的房子差不多！'"

"啊，这可怪了！"老婆子惊异地说道。"那末一个大人物——大地主的亲哥哥哪！"

"于是他就在我的床旁边，亲自铺好了一个稿草床——就是

这样！我出来的时候，他坐在门口台阶上，一边儿抽着纸烟，一边儿丢些麦子给麻雀吃。”

“不过，他自己又吃什么东西呢？”

“他随身带来几个锅子，老是不断地在煮茶、喝茶呢。”

“这一切行动后面，必定有什么奥妙的。一个这样有地位有身价的人，干出这种行径来，决不会毫无道理的。”

“道理嘛，就是因为他已经疯疯癫癫，不懂得道理了！人人都在找门路想办法，竭力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点，为什么象他这样的人，反而竭力要过得坏一点呢？没有别的道理，就是因为他的脑子有毛病，颠三倒四了。”汉卡说着便抬起头来，因为听见院子里有人在说话的声音。

上教堂去参加婴儿洗礼的人们回来了。大踏步走在前头的是犹兹卡，手里抱着婴孩（裹在枕头里边，外面还盖了一条围巾），护送着婴孩的，是多米尼柯娃，其次是当教父的乡长和当教母的普洛希柯娃，最后是安姆勃罗司，他一瘸一瘸地跟在大家后面。

可是，在进门之前，多米尼柯娃就把婴儿抱了过去；接着，一边划着十字，一边带着婴儿在家宅四周兜了一圈，走到每一个墙角时就按照古老的、史前的仪式，站住不动，念念有词道：

风自东来。
寒自北来。
夜自西来。
热自南来。

接着又说道：“人的灵魂啊，你要处处留神，戒备邪恶，你要

专一地虔信天主。”

“哼!”乡长冷笑道;“看起来,多米尼柯娃倒象个虔信天主的人,不过,她还是个著名的精通法术的人呢!”

“是啊,”普洛希柯娃答道,“做祷告,大有好处;不过,谁都知道,祷告里加点儿法术,倒也无妨。”

他们一同走进屋去。多米尼柯娃把包在外面的东西解开脱掉,把那赤裸裸的、红得象只龙虾似的婴儿,递到作母亲的怀里。

“为娘的人啊,我们给你送来了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在神圣的洗礼式上,已经给他命名为罗赫。但愿他长命富贵,让你得到莫大的安慰!”

“但愿他再生下十多个小罗赫!他是个大嚷大叫的小家伙!洗礼的时候,也不用拧他掐他;他把圣盐吐出口来的劲儿,可也真大!”

小家伙哇哇大哭,两腿在羽毛褥垫上乱踢。多米尼柯娃用几滴伏特卡擦了擦小家伙的眼睛、嘴巴和额头,这才允许汉卡把他抱到怀里喂奶。小家伙立刻凑到乳房上,贪馋地吸住不放,哭声也就静下来了。

接着,汉卡诚心诚意地感谢教父和教母,吻了教父教母以及其他在场的人,而且为了这个洗礼草草不恭,跟波利那家的子弟不尽相称,向大家表示歉意。

“那就明年再生一个儿子吧,”乡长抹抹胡髭,笑呵呵地说道,因为酒杯传到他这儿来了。“那一个就可以补这一个的不足了。”

说到这儿,安姆勃罗司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道:“孩子受洗,父亲不参加;就象犯了罪,没有经过忏悔赦免一样!”

这句话触动了汉卡的心,打开了她的悲哀的闸门,妇女们随

即举杯向她祝贺，以此来安慰她，并以最大的同情来跟她拥抱。她不久也于心稍慰，她向大家表示歉意，请大家随意吃点儿东西。事实上，一大盘碎香肠炒蛋正香气四溢呢。

上菜招待客人的是雅姑斯叮卡，因为犹兹卡正哼着催眠曲，摇着躺在揉面大木盆里的婴孩，哄他睡觉。旧摇篮上的摇杆坏了，所以只好睡揉面木盆了。

调羹叮叮当当地在盆子里响了好久，谁也没有在这当儿开口说话。

孩子们聚在外边儿的过道里，探进房间里来张望的小脑袋愈来愈多；所以乡长撒了一把硬糖到院子里去，这可引起了孩子们不少的争吵和打架。

“啊，连安姆勃罗司也变成哑巴了！”雅姑斯叮卡第一个开口说话了。

“哦，他是在想，那个刚生下来的男孩儿，将来该有块田地归他来耕种，该有个姑娘由他来求婚！”

“找块田地是他父亲的责任，找个姑娘呢，倒是我们的责任。”教父说道。

“田地也好，姑娘也好，全不会短缺，全都会落到你头上来，除了你要挑选的姑娘以外，还会有一笔嫁妆呢！”

“我猜得出，乡长太太在指望再生一个孩子了，前天我看见她在篱笆上晒着死掉的娃娃的衣服。”

“看来乡长已经答允她在今年秋天给孩子行洗礼了。”

“而且，他是个这么能干的官儿，一定也不会忘记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必需干的事的。”

“是啊，”他庄严地答道：“家庭里要快快乐乐，非有一帮热热闹闹的孩子不可！”

“有了孩子，的确要添出许多麻烦，不过孩子倒也是希望和安慰的保证。”

“好极了！”雅姑斯叮卡咕噜道。——“不过，‘哪怕是金子，也有价钱太贵的。’”

“的确，有的孩子存心不良，也不管父母的死活。不过，这倒是条过硬的法则：‘什么样的母羊生什么样的小羊。’‘你种什么，就收什么。’”多米尼柯娃回答道。

雅姑斯叮卡感觉到这话是针对她而发的，便冒火了。

“你家里有着那末听话的男孩子，纺纱呀，挤牛奶呀，洗刷锅子呀，干起活来就象训练有素的小姑娘一样——你自然可以在这儿嘲笑别人了！”

“因为他们是用正确的方法教养大的啊——从小就教他们要听话的啊。”

“所以他们就很象他们的父亲，好比照片似的一模一样，——谁打他们，他们甚至会把脸颊凑过去叫人痛打。是啊，‘什么样的母羊生什么样的小羊。’你说得一点也不错。你年轻的时候跟小后生们鬼混的事情，我都记得；所以，雅格娜走你的路，模仿你模仿得那末象，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她凑到对方的耳朵边，恶毒地低声说道，“哪怕是一个木桩子——只要戴上男人的帽子，打扮得气气派派的——向雅格娜求爱，慈悲心肠的雅格娜，也决不会说一个‘不！’字的！”雅姑斯叮卡的这些话吐出来时，多米尼柯娃的脸苍白得毫无人色，她把头沉倒下去了。

正在这个时候，雅格娜打过道里走过。汉卡唤她进来喝一杯。雅格娜进来了，可是她进来后对谁也不看一眼，却重新走了出去，走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乡长等候着雅格娜回来，可是白等了，显然十分失望。

乡长再也没有什么话跟别人谈谈的了；当雅格娜重新走出房间、走到院子里去的时候，他的眼睛偷偷地紧瞅着她的背影。

谈话开始冷落了。两个老婆子皱紧眉头坐在那儿，你瞪着我，我瞪着你，眼睛里都在冒出火来；普洛希柯娃凑在汉卡耳朵边悄声说着话儿。只有安姆勃罗司一个人忠诚不渝地守着酒瓶，虽然谁都根本不听他的，他还是在说话，还是在讲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乡长不久就告辞了，装出要回家去的样子；可是他急急忙忙穿过果园，转到了院子里。——雅格娜正坐在牛棚门口台阶上，让一条斑牛舔她的手指哩。

乡长小心翼翼地向前后左右张望了一下，便把一些牛奶硬糖塞在雅格娜的怀里。

“拿着，雅格娜，”他说，“今儿晚上，你到酒店雅座里来；我还有更好的东西款待你呢。”

不等雅格娜回答，他就急急忙忙地回到房子里去了。

“啊！”他大声说道，“我看到你们养了一头壮实的小公牛：准可以卖个好价钱。”

“不，不卖的，我们养着传种：是大地主家的良种呢。”

“从这头牛身上，你们可以大发其财：现在磨坊老板家的那头公牛根本不中用了。看到钱象水一样地流进来，安蒂克该多高兴啊！”

“咳！他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才能看到啊？”

“不用多久就可以回来了。话是我说给你听的，你相信我的话就是了。”

“我们大家都一天天地等候着，等得烦闷死了。”

“他们总有一天要回来的——大家统统都要回来的；而且，

这些事情，我想我是略知一二的。"

"但是田地可等不及了啊，这是最糟糕的了。"

"啊！当我想到秋天到来时……"

一辆马车辘辘地走过去了。犹兹卡向外张望了一下，向大家宣布道：神父带着罗赫到什么地方去了。

"去买举行弥撒用的酒。"安姆勃罗司解释道。

"那末，"雅姑斯叮卡冷笑着反问道："神父干么不找多米尼柯娃，偏要找罗赫去品评酒的好坏呢？"

多米尼柯娃没有来得及反驳；就在这时候，铁匠进来了，乡长举起杯来，说道：

"米哈尔，你来迟了；快来补喝吧！"

"我一忽儿就赶上你们了；他们要来找你去呢！"

铁匠正说着，村长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了。

"走吧，乡长；文书和宪兵要你去商量事情呢。"

"狗肏的！怎么，连一刻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了？……也罢，责任第一哪！"

"快点摆脱他们，再来和我们一起喝酒吧。"

"能办得到吗？那是关于波德尔赛大火的事啊，他们也要问起这儿掘壁洞的事呢。"

乡长跟村长一起出去了。汉卡的眼睛盯牢着铁匠直瞧。

"他们要来查问的，"她说，"米哈尔，把一切都告诉他们吧。"

铁匠捻着胡髭，表面上装得十分注意地瞧着婴孩。

"我能说什么呢？我能讲的，也不过是犹兹卡能讲的那些。"

"我不打算叫那小姑娘去见官吏：她去不恰当。还是你去告诉他们吧：就我们所知，杂物间里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偷走。真相是否如此，那就只有天知道了……而且……"——她的话中断

了，摸着羽毛被头激烈地咳嗽起来，把她自己感到的、出现在脸上的嘲笑，掩饰了过去。铁匠只是耸耸肩膀作为回答，接着就跑出去了。

“啊，这个刁滑的恶棍！”汉卡在心里骂道，脸上微微透出一丝笑意。

“就因为这个洗礼式搞得气派不大，所以大家都已经走散了。”安姆勃罗司咕咕哝哝地埋怨道，拿起帽子要走。

“犹兹卡，切一段香肠给他，让他在家里庆祝这个洗礼式吧。”

“难道我是个干巴巴光吃香肠的人吗？”

“那你现在就喝伏特卡，润润你的肠子吧，可别咕咕哝哝地埋怨。”

“聪明人说得好：‘煮到锅里去的麦子，数数无妨；干活时可别看望你的手指，喜宴上可别计较喝酒的杯数。’”

他们继续且喝且谈了好一会儿，直到村长向家家户户传话，叫大家到乡长家里去见文书和宪兵，方才停止。

这可把普洛希柯娃激怒了。她两手往腰间一撑，开始大发脾气。

“什么乡长的命令，我才不睬它呐！这难道是我们的事情吗？难道是我们去把他们请来的吗？吓，谁有什么工夫去参加宪兵的招待会？我们可不是狗：谁先吹哨子就跑到谁的脚跟边去！如果他们要想调查什么事情，就叫他们跑来问好了……只有这样做法才对头……不，我们可不去！”说罢她就跑到大路上，对着聚集在池塘附近的一群吓坏了的妇人们大声说道：

“街坊们，去干活儿吧；到田里去吧！谁有事要跟主妇打交道，谁就该知道到哪儿去找她！——咱们可别去拜见他们，别搞

得好象咱们一听到他们的命令就会放下一切，象狗一样地蹲在他们的大门口等候！他们这些人都是混蛋！”——她大声嚷嚷，心里气愤得厉害。

因为普洛希柯娃是列普卡村子里仅次于波利诺娃的头面人物，妇女们都听从她的话，她们象受惊的母鸡一样地纷纷走散了；由于大部分村民从清早起就已经在田里干着活儿，村子里这会儿显得空荡荡的，只有小孩子们在池塘附近玩耍，老人们在晒太阳。

文书当然很是忿怒，狠狠地把村长臭骂了一场；可他还是非得亲自到田里去不可。他吃力地在田里来来回回地跑了好久，向每一个妇人打听：“波德尔赛大火灾，你可知道其中的底细？”她们告诉他的情况，不过是他已经知道的那么一些；因为，要保守秘密的事，谁愿意让宪兵知道呢？

他在那些可恶之至的道路上跑来跑去，整个儿上午就这样浪费掉了；有时候，泥浆一直溅到腰间，因为田里面依旧是东一摊烂泥西一摊泥浆。

因此，文书来到波利那家实录有关掘壁洞的申诉状的时候，心里的怒火就冒得八丈高了。文书象个兵油子似的破口大骂；恰巧在门廊里碰到别列察，文书向他直扑过去，挥舞着拳头怒喝道：

“你这狗东西！小贼到你房子里来掘壁洞，你干么不好好地看守？”他气势汹汹地骂下去，连别列察的老娘也给骂到了。

“管管你该管的事吧：我可不是你的奴仆！你听到了没有？”老头儿遭到侮辱，便插嘴跟他顶撞。

文书听到这话就咆哮起来：“住嘴，你跟一位官吏说话，怎么这样放肆？要不我就把你关起来！”可是老头儿气得血都在沸

腾。他站起身来，眼睛里冒火，用嘶哑的声音嚷道：

"请问，你是什么人？你是老百姓的公仆，老百姓出钱养你！那你就按照乡长的嘱咐办事，别来打搅我们这些自由的农民！——瞧这家伙！瞧这刀笔吏！我们的面包养肥了他，现在他倒神气活现地骑在我们老百姓的头上了！——不过你也有你的长官管着，他们能够处分你收拾你！"

乡长和村长这时便走上前来劝他，因为老头儿正在气头上，手指哆哆嗦嗦，正打算抓起手边的什么东西来，当做武器使用。

"你！你课我一笔罚金好了：我一定付清罚金，而且，如果我一时高兴，另外还会掷给你一个子儿的酒钱呢。"老头儿大声说道。

可是文书不再注意老头儿了，他正在把情况一一记录下来，对发生事情的前后经过，也问明白了每一个细节。这时候，老头儿在宅子里踱来踱去，嘴里咕咕哝哝地说着话儿，眼睛往墙角落里东张西望，他根本没法儿叫自己平静下来。他甚至把狗也踢了一脚！

现场调查结束的时候，文书他们很想吃点儿东西；可是汉卡叫人给他们传话道：她正好短少面包和牛奶，只有早餐吃剩下来的一些马铃薯。

他们只好上酒店去，凡是想得到的辱骂的词儿，全给他们用来咒骂列普卡村的人们了。

"你做得好，汉卡，"老头儿说道；"而且他们也拿你没有办法。——哦，就说老地主吧，那时我是他的农奴，他有权利侮辱我，可他也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这样地侮辱我啊！"

吃过午饭后不久，有消息传来，说是他们仍旧在酒店里，而且村长下了命令，把柯兹洛娃带去见他。

“他还可以到草原上去捕风捉影呢！”雅姑斯叮卡鄙夷地说道。

“她准是在森林里拾野柴。”

“不；昨儿她就上了华沙。她到养育院里去接小孩子的，打算领两个回来。大概都是弃儿。”

“是啊，领回来，再让他们饿死，就跟两年前她领的孩子一样。”汉卡说。

“可怜的小娃娃！也许这样倒好些；他们不用苦挨苦熬一辈子的悲惨生活了。”

“是啊，不过，哪怕私生子也是人的骨肉啊，她在天主面前必须为他们的生命负责，这可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啊。”

“不过，”雅姑斯叮卡辩护道，“她并不是故意把他们饿死的；她自己也时常不够吃，挨饿；她从哪儿去弄东西给他们吃呢？”

“她把他们从养育院里领出来，不是出于慈悲心肠；她带领孩子，人家付给她钱的啊！”汉卡严厉地答复道。

“带领一个孩子，每年付她五十个兹罗提，那可不是什么大数目。”

“那点儿钱是算不了什么。她立刻就喝酒把它喝光了，而小孩子们也就挨饿了！”

“也没有全饿死。——例如，你们家的维蒂克，还有现在住在莫德利查的那个小子。”

“是啊，不过神父把维蒂克从她那儿领过来的时候，维蒂克才歪歪斜斜地学走路呢。那一个小子的情况也差不多。”

“我是在替柯兹洛娃说好话吗？不，我不过是把见到的事情告诉你罢了。穷人既然没有东西吃，总得有个糊口之计才是。”

“一点也不错：她的丈夫不在家，没法儿偷什么东西给

她了。”

“还有，她收留阿伽沙，也是做了件不上算的事。这老太婆，偏偏不死了——老太婆还不是存心把身体重新养好了离开她？现在老太婆在村子里到处唠唠叨叨，说是柯兹洛娃因为她还不死，大大地吃亏了，所以天天骂她。”

“毫无疑问，阿伽沙准是要回到克莱姆巴家去的：除了克莱姆巴家，她还有什么栖身之地呢？”

“阿伽沙给克莱姆巴家气坏了。为了老太婆的羽毛被头和现钱，克莱姆巴娃是愿意收留她的。可是她不愿意待在她们家，而且把她的柜子寄到村长家里去了。现在她正在找房子，打算安安静静地死在那房子里边。”

“她还不会死呢。到处都有她干的活儿，哪怕是看看鹅也行啊。——咦，雅格娜究竟上哪儿去了？”

“大概是在风琴师家里，给他们的女儿绣花边。”

“倒象自己家里没有事儿干似的！”

“自从复活节以来，”犹兹卡用一种控诉的腔调说道，“她一直不断地上风琴师家去。”

“我一定要教训她一顿，叫她怎么也忘不了。——让我瞧瞧娃娃吧。”

她把孩子放到床上，跟她一起睡觉。一吃过午饭，她便把每一个人都派出去干活儿。不久，就只剩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听着孩子们在外边儿别列察的照顾下玩耍，想着老波利那躺在那儿的样子：眼睛凝视着被单上一道道的阳光，要想伸出手指去捉住它们，嘴里喃喃地说着含糊不清的互不连贯的话，就跟婴儿牙牙学语一般。

村子里寂无人影，因为，天气是头等的好天气，凡是能够干

活的，都出去干活儿了。

自从复活节以来，天气一天温暖一天，一天明朗一天。

白昼也在长起来了：早晨雾气濛濛，中午暖热而多云，晚来夕照绚烂多彩——真正的春天的日子啊。

有几天，凉快、明朗、澄澈，撒了一地的黄色蒲公英和白色野菊花，柳树上也都透出了青青嫩芽，日子在安宁平静的美丽中度过去。

有几天，气候是炎热的——炽热的；潮湿，可又浸透了阳光，散发出各种各样的芳香，孕育着强大的生命力，因而在晚间鸟儿停止鸣啭、村民入睡的时候，几乎可以感觉到：在树根和麦苗里，在绽开的蓓蕾的幽微的飒飒声里，在如今来到天主的世界中的万物的萌动里，都有生命在脱颖而出。

但也有另外一种日子，和这些日子完全不同。

没有太阳，大雾弥漫，天地间一片死灰色，挺胸凸肚的密云在空中低垂；空气浓冽，使人头昏眼眩，仿佛中酒一般；树木摇晃震荡，万物充满了模糊的渴望，渴望什么？连自己也心中无数。而人呢，只是一味地要想叫喊，要想打呵欠，要想在芳草萋萋的潮湿牧场上打滚，就象他们身边的愚蠢的狗儿一般！

也还有下雨的日子，从早晨起便开始下雨，给万物都蒙上了一片麻布尸衣，使大路也看不见了，就象深藏在湿淋淋的果园里的房子一样地看不见了。而雨还是不缓不急地下着，井井有条的颤抖的灰色的雨丝，仿佛是从天地间一个看不见的锭子上抽出来似的一般，万物耐心地在倾泻而下的雨水里低倒着头，倾听着那冒着白沫在黑色田地里奔腾而下的流水琤琤琮琮的声音。

然而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谁也没有在意，天刚破晓大家就出门，晚上很迟才回家，连吃一点东西透一口气的工夫都还不

够哩。

因此，列普卡村整天整天地寂无人影，只有几个老人在守着村子。有时候，有个巡礼乞丐拖着年迈的腿在路上走过，有辆车子磨磨蹭蹭地向磨坊行去；接着又寂无人声了，村子沉没在果园日益浓重的苍翠里了。

日子就这样慢慢地过去，充满了艰辛的劳动，天气也并不老是挺温暖的，有时候甚至还有雪意呢。如果这儿没有什么喧哗或是吵架，那也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他们没有工夫，每个人的颈子都套在沉重劳动的轭下了。

早晨刚睁开沉重的眼睛，第一只云雀刚引吭高歌，全村的人就立刻跳起身来，叫叫嚷嚷地闹成一片，孩子在哇哇地哭，给赶到户外去的鹅群在呷呷地叫；马匹给拉出来套上了犁头，一袋袋马铃薯种也用车子运到田里去了——接着，一切又重新归于沉寂。哪怕是神圣的弥撒，参加的人也寥寥无几；风琴时常是在空空如也的教堂里鸣奏着，听到风琴声的，只是那些待在附近田地里的人们，而当当的钟声宣告礼拜开始的时候，人们便就地跪下来作他们的晨祷。

大家都拚命干着活儿：然而土地仿佛碰也没有碰过似的，就跟她们不在田里干活时一模一样。只有仔细的观察者，才看得见这里那里有马儿拉着一把铁犁沿着田畦吃力地耕过去，有一辆运货车子在田塍上往前移动，有些妇女在明朗的天宇下广阔的平畴上掘土，象红色毛毛虫一般。

在她们周围的一切村落里，——可以看见那些村庄从果园树梢头崭露出来，青灰色的背景映衬着白色的粉墙——空气中震荡回响着劳动者的叫喊声和唱歌声。直到天边上小山冈那边，肉眼都可以看到大群大群的农民在播种或是扶犁耕地，看到人

们在忙忙碌碌地种植马铃薯，看到哪儿在耙沙土，哪儿便扬起一缕缕的沙尘。

只有列普卡村的土地，仿佛是遭到了灾荒的打击，与众不同地成了一片凄凉景象。咳，土地好端端地躺在那里，不过全是没有开垦翻耕过的；因为，即便是从早到晚汗流浃背地拚命干活，十个妇女也抵不上一个男人。

要妇女们自己来干活，她们又对付得了什么活儿呢？她们只好松松土，锄锄草，种种马铃薯或是亚麻。在其余的田地上，鹧鸪咕咕鸣叫，也没有人去赶它们，这就越来越胆大妄为了；也可以看到有只兔子奔跑而过，可是它跑得从容不迫，短尾巴上闪闪生光的白毛都能数得清清楚楚；还有一群群的乌鸦，经常扑动着翅膀在斜坡和小山冈上飞掠而过。

天气异乎寻常地晴朗，初升的太阳好象浸在璀璨银光里的黄金圣体龛：对于列普卡村的人们，这又有什么相干呢？草木欣欣向荣，洋溢着温暖的芳香；众鸟悦耳动听地啼啭；条条沟渠里充满了蒲公英的金黄色，条条田塍变成了绣着雏菊的翡翠带子，而辽阔的原野上星星点点地撒满了万紫千红：对于列普卡村的人们，这又有什么相干呢？棵棵树木都在沁出最俏丽的绿色，苍翠欲滴；整个儿世界在盎然的春意里变得闹盈盈的，有声有色：对于列普卡村的人们，这又有什么相干呢！

因为，列普卡村周围的土地，静静地躺在那里，没有翻耕，没有播种，也没有施肥，就象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懒洋洋地晒太阳一样：在那肥沃的丰产的地面上，五谷不生，倒是有莱乔栾那野草冒出来了，野蓟蓬勃生长起来了，红褐色的酸模也长高了；秋天耕耘过的田地里到处都是野芥子，庄稼的残梗间长着毛蕊花和牛蒡。所有这些妨害庄稼的寄生植物，现在都鼓足勇气向四

面八方蔓延开来了；过去它们怯生生地战战兢兢地雌伏躲藏的地方，现在都大胆地露脸了，而且长得很快，一畦又一畦地侵略征服着土地。

这荒芜凄凉的土地，瞧着也叫人沮丧！

那高踞山头俯瞰下界的森林，那在一块块荒芜的田地之间胆怯地东绕西转的流水，那白色花蕾已经压满枝头的李子树，那疏疏落落地长在田塍边上的野梨树，那候鸟，那从异乡异域来的孤独的飞禽，以及那守望在大路边上的十字架和圣像——这一切似乎都在惊异地呆望着，向艳阳天和荒芜了的田地提出疑问：

“农民们哪儿去了？那些歌曲，那些纵情的欢笑，哪儿去了？列普卡村出了什么事了？”

光是妇人们的哀哀哭泣就把这些疑问解答无遗了。

情况就这样继续下去，丝毫没有改善，倒是愈来愈糟糕：因为妇女们连家务劳动也对付不了，到田里来干活就越发少了。

的确，波利那家还是一切照常进行，虽然比过去要缓慢一些，效果也不及从前，那是因为彼特一向干不惯农活的缘故；但他们还是设法把活儿干了，劳动的人手也够对付了。

汉卡在床上指挥着一切，她精明能干，处理有方，连雅格娜也不得不出一把力，跟别人一起去劳动。汉卡考虑着各式各样的事情，家畜啦，病人啦，耕耘的时机啦，播种的地点啦，打婴儿洗礼那天起就害了病的别列察没法儿再照顾的小孩子们啦。汉卡一个人整天躺在床上，一个人也见不着，中午和晚上才见到她家里的人，多米尼柯娃一天也只来看她一次。邻居们，包括玛格达在内，一个人也没有上过她家的门；再也没听到罗赫的音讯，自从他跟神父一起走了以后，一直没有回来。汉卡在床上躺得腻烦透了；为了更快地恢复健康，她也不再舍不得吃粮食、鸡蛋

和肉了。她甚至杀掉一只老母鸡炖鸡汤吃！的确，那鸡也太老了，生不出蛋来了；不过，要是拿到市场上去卖，总还可以多那么两个兹罗提的收入啊。

结果，汉卡很快恢复了健康，复活节后的那个礼拜日，她就可以起床步行了；她决心要去做产后还愿礼拜，虽然大家纷纷劝她别去。大弥撒之后，她就由普洛希柯娃陪伴着，立刻上教堂去了。

汉卡还是两腿无力，身子摇摇晃晃的，她不得不靠在她的同伴身上。

"春天的香气那末浓，我的头都晕了。"

"再过一二天就不会头晕了。"

"啊，一个礼拜的变化那末大，就象过了一个月呢！"

"春天骑着快马，谁也赶不上它。"

"四面八方，多么绿啊，主呀！多么绿啊！"

是的，每一个果园里都浮动着一层青枝绿叶的翠云，除了白色的烟囱顶以外，茅屋都被掩盖得瞧不见了。绿荫深处，飞鸟在尽情啁啾；和煦的风从下边儿的田地里吹来，吹得篱边的野草起伏波动，池塘里的水也漾起了涟漪。

"樱桃树上的蓇葖儿可大呢，都快开花了。"

"除非遭到一场厉害的霜冻，樱桃准可以丰收。"

"有一句老话：'庄稼歉收日，水果丰收时。'"

"我担心列普卡村就要应上这句老话了，"她叹息道；她望着没有播种的田地，泪眼蒙眬。

还愿礼拜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婴儿使劲儿地大哭大嚷，汉卡一忽儿就十分疲倦了，回到家里，她不得不立刻躺下休息。可是，喘息未定，维蒂克就冲了进来，口中大声嚷嚷：

"太太，茨冈人，茨冈人来了！"

"真是坏消息！难道我们的灾难还不够吗？——叫彼特来；叫他把门都锁上，不然东西会给偷走的。"汉卡说罢就惊惊惶惶地跑了出去。

没有多久，这帮茨冈人就满村都是了：脸色黝黑，衣衫褴褛，背上背着婴儿，这些要饭的家伙，死乞白赖地跟人纠缠不休，到处跑来跑去，硬要给人算命，甚至千方百计硬闯进人家的屋子里来。一共也不过十个人，可是闹得沸反盈天，倒象是整整一村的人似的。

"犹兹卡，把鹅和鸡赶到院子里去，把孩子们带到屋子里去；别给偷走拐走了！"

汉卡坐在门廊里守望着；看到一个茨冈妇人要想闯进篱笆里来，她就叫狗去对付她。

拉帕顽强凶狠地攻击那茨冈妇人，虽然她高举棍子要打它，口中念念有词，用魔法来骂它咒它，它还是一点也不退让。

"你这种咒语，休想触动我一根汗毛，你这贼婆娘！"

"如果你让她进来，她就根本不会对我们施展什么魔法了，"雅格娜说道，露出生气的样子。

"不！让她进来，东西就要给偷走了！对付这种人啊，哪怕你的眼睛始终看住她的双手，也是不保险的！——你要算命的话，你去找她好了。"

汉卡已经机灵地猜中了雅格娜没有说出口来的心意。雅格娜出了门，跑到村子里去了，跟着茨冈人转了一个下午。她既无法摆脱朦朦胧胧的恐惧之感，又克服不了想知道未来命运的好奇心，她回到家里来好几次，回来了又重新出去了；只是在暮色降临、茨冈人在向森林走去的时候，雅格娜看到一个茨冈妇人进

酒店去，这才跟她走了进去，接着，雅格娜不断地划着十字，诚惶诚恐地听那妇人给她算命，也顾不得旁边有人站着了。

波利那家里，彼特在晚上大谈其茨冈人：说是茨冈人有个大王，他来来去去身上都挂满了银质饰物，大家都死心塌地地服从他的命令，哪怕他开个玩笑，要什么人上吊自杀，那个人就立刻会去上吊！

“一个偷儿的大王！”维蒂克轻轻地说道；“一个大家叫狗去咬他的大人物！”

“该死的异教徒！”雅姑斯叮卡老婆子附和道；她挪近身子，讲起茨冈人怎样老是在村子里拐走小孩子的事情来了。

“而且，为了叫孩子们皮肤变黑，他们就把孩子放在赤杨树皮煮的水里去洗澡，这样一来，亲生的母亲也认不出来了；然后，他们又用砖头来擦掉孩子的肉——甚至一直擦到骨头上——肉是受洗礼时抹过圣油的地方啊，他们这就干脆把小孩子变成小魔鬼了。”

“据说，”有个姑娘尖声说道，“他们还懂得妖法和咒语；这些妖法和咒语，说起来也叫人害怕！”

“是啊，确实是这样啊，他们只要对你吹一口气，你嘴上立刻就会长出二尺长的胡子来！”

“我们还听说过，斯伍皮亚教区的一个男人，他叫他的狗去咬一个茨冈妖婆；那妖婆只不过拿一面镜子在他眼前摇晃了一下，他就立刻给变成瞎子了！”

“他们说不定有这种本领：想把一个人变成什么，就可以变成什么——甚至把人变成一头畜生！”

“哈哈！要是谁喝酒过了头，倒的确把自己变成了一头猪了！”

“那末，莫德利查的那个汪汪吠叫、四肢爬行的农民，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可是恶魔附身，后来神父替他把恶魔赶跑了。”

“啊呀！能有这种事情吗？想起这种事情，我浑身都是鸡皮疙瘩。”

“是啊，恶魔在四面八方游荡，就象狼绕着羊栏打转转一样！”

恐惧揪住了大家的心，他们互相靠得更拢了；维蒂克更是心里忐忑不安，他结结巴巴地说道：

“恐怕这屋子里也有魔鬼出现呢！”

雅姑斯叮卡立刻叱责他：“别傻里傻气的；别胡说八道！”

“我没有胡说。因为，我知道，夜间马房里有什么东西在走动，把草料都抖出来了，马也叫起来了……然后，这东西就跑到干草堆那边不见了；因为拉帕跟着它，起初是汪汪地猛叫，后来就摇头摆尾的讨好它了，可又见不到一个人影儿……那准是古巴的鬼魂！”他压低了声音补充道，害怕地向四周东张西望。

“古巴的鬼魂！”犹兹卡应声叫道，接连划了好几次十字。

大家都被他吓坏了，背脊里冷飕飕的。房门咯吱咯吱地响起来了，房门打开来了：大家直跳起来，大声叫喊。可站在门口的，只不过是汉卡。

“彼特，今儿晚上茨冈人睡在哪儿？”

“据说睡在森林里，在波利那竖的十字架那边。”

“今儿你一定得守夜，不然他们会把我们家的什么东西偷走的。”

“离他们的帐篷那么近，他们倒不会偷我们的。”

“那也不过是可能这样罢了。两年以前，他们也睡在这个地

方，临走可顺手把索哈的老母猪偷跑了，”汉卡拿出警诫的实例，郑重地说道。睡觉的时候，汉卡留神把牛棚和马房锁得好好的；回来时，又朝公公的房门里张望了一下。

“犹兹卡！快去找雅格娜：叫她立刻回来：今儿夜里我可不开着门等她，我要锁门！”

犹兹卡不久就回来了。多米尼柯娃家的窗子里没有灯光，几乎整个儿列普卡村都沉沉入睡了。

“这夜游神！——好吧，我可不让她进门。她不妨在屋子外边儿过夜吧，”汉卡一边闩上门闩，一边说道。

时间一定是深夜了，有人推门的声音惊醒了汉卡，她去开门，厌恶地缩了回来：原来是雅格娜，喝得酒气熏人。她摸索着门上的插销的样子，她的醉态就一目了然了；接着，听到她在家具上磕磕碰碰的，象段木头似的倒在床上了。

“哪怕是赶集的日子，也不该喝得这样烂醉啊！——唉，真该死！”

那天夜里注定是要出乱子的。破晓之前，一阵哀哀哭泣的声音响彻了列普卡全村，那些还在睡觉的人们，全都披上衣裳，跑出门去，以为村子里起火了。

巴尔绥柯娃和她的女儿们正在跑来跑去，大叫大嚷。她们发觉自己家里的马给偷走了！

全村的居民立刻都聚集在她家门口，她们衣衫不整，呜呜咽咽、哭哭啼啼地告诉大家：天明之前，玛丽亚出去把草料放到架子上……发现门给打开了，马棚里空空如也！

“主啊，发发慈悲吧！——好人们，帮助我吧，给我出把力吧！”老妇人叫喊道，一面揪住自己的头发，向篱笆上撞将过去。

村长来了，并且派人去请乡长了。乡长也马上来到，可是他

醉得厉害，几乎站也站不住。他压根儿办不了什么事情，只是叫人莫名其妙地叨咕，下命令叫大家走开，弄到最后，村长不得不把这位乡长扶走了。

这场飞来横祸实在令人伤心，因此倒没有什么人特别注意乡长的醉态。人人惊惶失措，从大路上走到马棚边，又从马棚边走到大路上，互相交谈着，不晓得往哪方面去追寻线索，倒是完全给吓坏了。可是，突然有人嚷道：

"准是茨冈人干的好事！"

"准是这样：他们还在森林里，昨天才到我们这儿来的。"

"咱们赶快跑到他们那儿去，"古尔巴索娃喊道，"把马拿回来，把他们狠狠地揍一顿！"

大家听到她的话应声大嚷大闹的时候，太阳正在升起来。她们动手从篱笆上拔起木桩，握紧着拳头跑来跑去互相激励，正准备要出发的时候，事情又有了新的发展。

村长的老婆跑来了，满脸都是眼泪，哭哭啼啼地说是她们家的马车给偷走了！

这消息好比晴天霹雳，大家站在那里，半晌透不过气来，神色惊慌，面面相觑。

一匹马和一辆马车一齐给偷走了！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列普卡村遭到劫难了！"

"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灾难深重了！"

"从前，一年里出的乱子，也没有现在一个月多。"

"咳，收场结果，会落到什么样的地步啊！"她悄悄地说道，心中惶恐极了。

大家立刻赶到巴尔绥柯娃的果园里。果园里带露的青草和

潮湿的泥土上，清清楚楚地可以看到马蹄的痕迹；她们循着蹄痕走到了村长的谷仓跟前。马在这儿套上马车，经过磨坊附近的小路，然后上了通向伏拉去的大路。

半村的人循着车辙蹄痕的方向走去，可是到了波德尔赛附近烧毁了的禾堆那儿，一切痕迹都没有了，再也找不到什么线索了。

这桩盗窃案搞得大家都垂头丧气，虽然天气挺好，却没什么人有干活的心情。她们沮丧地走来走去，绞着双手，安慰着巴尔绥柯娃，而且人人都为自己的财产是否安全非常忧急。

至于老婆子巴尔绥柯娃呢，她站在马棚门口象站在灵柩台前似的，伤心地哭泣着，断断续续地倾吐着心中的怨愤，中间还夹杂着叹息。

"我的栗色马啊，我的唯一的马，我的亲爱的马啊，我的仆人中最好的仆人啊！——唉！它才不过十岁，我从它吃奶的时候起一直带到它现在这么大的啊！它就象我的亲生儿子一般……它和我的孩子斯泰和是同一年生的哪！——咳，马啊，没有了你，我们怎么办啊！"

她的诉苦是分外真诚的，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她的田地里一个男劳动力也没有，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失掉这匹马儿，就跟斫掉她的双手一样。

她的邻居们，当然啦，把她团团围住，想尽古里古怪的办法来安慰她，而且大家都称赞起她的马儿来了。

"一匹头等好马，仍旧身强力壮呢，脾气又温和得跟小孩儿一样！"

"它踢过我的孩子，邻居；不过，它仍旧不失为一匹挺好的马儿。"

“虽然它的一条腿上有个肿块，可是不论怎样都能值四十个卢布。”

“它跟小猫一样的爱耍爱闹！它老是要把晒在篱笆上的被褥拉下来！”

“象它这样的好马，一时之间是找不着第二匹的，”大家一致称赞道，好象说的是一个死去的基督徒似的！——巴尔绥柯娃看一眼马槽，她的悲伤便重新涌上心头，空空如也的马棚，就象新掘的墓穴，促使她回忆起自己遭到的损失和残酷损害；后来听说村长已经从波利那家叫了彼特，从神父家叫了伐莱克，再加上磨坊里的人手，一起出发，追赶茨冈人去了，她这才稍稍宽心一点。

“这可跟在草原上捕风捉影一个样儿。常言道：‘偷得到，藏得了。’”有个人说道。

真是一点也不错，他们很晚才回来，说是茨冈人影踪全无，就象石子投到了水里一样。

乡长终于出场了，虽然天色已暗，他还是带了村长去向警察局报告；而巴尔绥柯娃和她的女儿玛丽亚则到邻村去寻访马匹的下落。

她们一点线索也没有带回来，只知道邻村的盗窃案件同样是很多的。于是就有另外一种沉重的烦恼折磨着人们了：大家都为自己的财物担忧，怕给人偷走。乡长因此组织了一个“巡夜团”；由于缺少青年壮丁，他关照两个小姑娘，跟全村所有的大孩子们一起，夜间绕村巡逻守望：除此以外，姑娘们都睡到牛棚或是马棚里去看守。

这一切措施都没有见效。就在第一夜里，有几个贼跑到池塘对面的斐利普卡家里，偷走了他家的快要生小猪的老母猪！

老妇人伤心之至，即使是死了亲生女儿，也不过如此。因为

她要勉强挨到秋收时节，全得倚靠这口老母猪。她拿脑袋撞着墙头时的绝望的哭声，听着也可怕。她把她的伤心事告诉神父，神父给了她一个卢布，慈悲地答允送她一只小猪——秋收时可望生下地来的小猪。

她们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制止盗窃的办法；人人心里充满了可怕的预感，走来走去就担心当夜会出什么岔子。

幸亏罗赫在晚上出现了，还带来了好得简直无法相信的好消息。礼拜四——就是后天——有一大群邻村的人要来帮助列普卡村耕地！

不，她们没法儿相信；可是，神父也庄重地证实这个消息的时候，她们才终于高兴得叫了起来。就在那一天，雨停了，冒着水气的池塘在夕照中映得一片绛红，大路上都挤满了人群。家家户户都因为这好消息而兴奋得沸反盈天，邻居们奔走相告，议论纷纷，心中十分诧异；盗窃的事情完全丢在脑后了，出乎望外的帮助使她们欢天喜地，没有什么人高兴去守夜巡逻了。

第二天大清早，就为接待客人作起准备来了：茅屋打扫干净，面包烤好，车子准备停当，播种的马铃薯切妥，田里成堆的肥料也都四面撒开了。每一家人家，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那些没有见过的客人准备下吃喝的东西；因为大家都很明白，必须好好款待客人，这也是农民应尽的地主之谊。不少的鸡和鹅，本来打算要卖掉的，现在放到锅里去煮了；也向酒店老板和磨坊老板借了好些债。总而言之，列普卡村仿佛是在大节日前夕似的。

要说兴高采烈、欢天喜地，那就谁也比不上罗赫本人。他整天吃力地跑来跑去，遇到需要帮忙的地方，就帮着加紧准备，又快乐又健谈；因此，当他转到波利那家时，身体不好、重新卧倒的汉卡，也禁不住说道：

“你的眼睛发亮，倒象在生病发烧似的！”

“眼睛因为快乐才发亮啊！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感到快乐。想想看吧：那末多的农民要到列普卡村来，整整两天，干一切最急迫的农活！我怎么能不高兴呢？”

“可是我还弄不清楚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帮助——分文不取，就听我们说一声‘愿天主保佑你们’吗？”

“是啊，就凭这‘愿天主保佑你们’这几个字，他们就一定会来给我们帮忙，就象真正的波兰人和真正的基督徒一样。是的，这种事情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因此罪恶遍地滋生……事情会好起来的：你瞧着吧！——我们的老百姓会了解到：我们该把指望寄托在自己身上；谁也不会帮助我们的，我们自己非互助不可，在有困难的时候互相帮助支援。——你瞧着吧，这种时代会到来的！”罗赫大声说道，他容光焕发，伸出手来，仿佛是要拥抱全村人民，而且用坚强的爱的联系，把大家团结起来。

但是，当她们问起是谁创造了这个奇迹时，罗赫悄悄地溜掉了，在农舍之间往来徘徊。姑娘们正在屋子里准备明天穿的衣裳——几乎是节日穿的漂亮衣服——她们心里存着希望：可能有几个没有结婚的小伙子要到村子里来呢。

早晨第一线阳光刚照到屋顶上时，全村都准备就绪了：烟囱里升起了炊烟，小姑娘们从这家跑到那家，小孩子们爬到屋脊上，朝着大路张望。一切都庄严寂静。那天阳光不好，有点阴沉沉的；可是天气暖和，空气中有一种忧郁之感。鸟儿在果园里引吭高歌，可是人们的声音却是低沉的，跟这温和潮湿的天气是一致的。

她们等了好一会儿，恰好在举行弥撒之前，这才听到了大路上模糊的马蹄声，接着，一长列马车也在遥远的淡蓝色的雾霭里

出现了。

“他们来了！从伏拉，从热普基，从德比察，从普热莱克来了！”

她们一边儿这样喊着，一边儿向教堂跑去，第一辆马车就停在教堂门前。没有多久，这块地方全部挤满了套着车的马匹，挤满了人群。穿得漂漂亮亮的农民们从车子上跳将下来，跟那从四面八方挤过来的妇女们打着招呼；小孩子们象往常一样，用一片哇啦哇啦的吵闹声来欢迎陌生人。

正开始做礼拜；所以农民们首先进教堂去望弥撒。

弥撒一结束，村民们就在钟楼周围一群群地聚集拢来，主妇们打头，姑娘们站在她们的两边儿，稍为靠后一些；柯莫尔尼基们远远地站成一堆，不愿意在神父的面前显得过分大胆；神父不久就出现了，热诚地跟大家招呼行礼，跟罗赫异口同声地一起解决了谁在哪一块田地里劳动的问题，而且留神让最富裕的农民在最好的田里干活。

不到半个钟头，就把工作都分配好了。教堂前只剩下几个柯莫尔尼基在流泪，她们希望能有几个干活的人分配给她们，可是她们的希望落空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忙作一团，长凳搬到了茅屋外边，桌子上放好了早餐，而且为了她们的最好的朋友们，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伏特卡。姑娘们敏捷地端菜侍候客人，因为大部分的来客都是未婚小伙子，身上穿得漂漂亮亮，与其说是来从事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倒不如说是来参加订婚礼的。

大家没有工夫谈话。早饭也吃得并不从容，因为，正如他们客气地所说的，“殷勤款待，愧不敢当。”

所以，他们在主妇们的引导下，赶紧到田里去了。

庄严隆重的一天，在列普卡村的田野里开始了。荒芜的土

地，不久之前仿佛瘫痪了的土地，现在重新活跃起来了。家家院子里都有车子拉出来，条条大路上都有人抗着犁头在走动；所有的田塍上都是闹盈盈的，人们隔着果园和篱笆兴高采烈地互相呼唤；马在嘶，狗吠叫着追逐马驹子；一种强烈的、意气风发的、生之欢乐，洋溢在人心里，泛滥在田地里！而在麦田和马铃薯田里，空地和杂草丛生的未耕地里，响起了一片快乐兴奋的喧哗之声，就象起舞之前的跳舞厅里一样。

继之而来的是寂静，只是被马鞭噼啪声和马具叮当声打破而已；马用足全力在拉犁，依旧铁锈斑斑的犁头，深深地铲入泥土，翻起了第一畦黑油油的犁沟。人们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划了个十字，用眼睛把田地瞧了个遍，这就干劲十足地弯下身体干活了。

好象是个刚开始做礼拜的大教堂。人们怀着何等虔诚的心情，俯身在田地上耕耘啊！又怀着对大地母亲的何等的忠诚和信任，把那明天要带来五谷丰登的、神圣的种子撒下地去啊！

人们象一群蜜蜂似的攒集在芳香的土地上——为数众多的、勤劳而又缄默的一群。云雀振翅高翔，在他们头上歌唱，翅膀却高不可见；风吹掠而过，吹得树木摇曳，麦苗低垂，妇女们衣衫飘拂，然后风又大笑着溜到森林里去了。

他们一气儿接连干了好几个钟头的农活，只是偶尔稍稍欠伸一会儿弯曲的腰背。甚至中午也没有离开田头，只是在田塍上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吃一点盛在钵头里送来的食物。可是，马还没有吃罢饲料，他们就回到田里重新拿起犁耙了，连片刻的滞留都没有。直到暮色四合，才使他们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劳动。

现在村子里灯火辉煌，家家户户打开的窗子里和大门里，都看得见炉火熊熊：人们都在屋子里忙着准备晚餐哩。热闹喧哗

的声音愈来愈响了：小孩子们吵吵嚷嚷，马匹引吭长嘶，开合的门户轧轧作响，牛犊哞哞而鸣，从草原上赶回家来的鹅群呷呷乱叫——整个儿列普卡村忙忙碌碌，热热闹闹。

晚餐时，沉静下来了。客人们被邀到桌子边，作为贵宾，被请上了首席：他们非把最好的食物吃下去不可。肉是大量的，酒尽可以开怀畅饮。

从打开的门户里，从窗子里，可以看到围坐在桌子四周的脑袋，可以听到调羹碰到盆子的声音，远远的在大路上，也可以闻到煎咸肉的香味。

罗赫从这家走到那家，挨家挨户地播下金玉良言的种子，仿佛一个勤俭的农民，充满了对土地的关心——可是，他心头的快乐，跟列普卡村任何人比起来，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汉卡家里，同样也感受到了那天的欢喜之情。虽然她们家不需要什么帮助，可是为了有所效劳，她们也请了热普基来的两个人来吃晚饭。他们是分别在薇隆卡家和哥拉勃家帮忙干活的。

汉卡所以选中这两位客人，是因为热普基村的人据称是属于贵族血统的。

的确，在列普卡村，人们都嘲笑这种所谓“贵族血统”；可是，热普基人一进门，汉卡就感觉到他们的举止言谈之中，处处都透露出微妙的、不同凡响的品格。

他们生得瘦瘦小小，象城里人一样穿着合身的带兜儿黑色外套；亚麻色的胡髭又硬又挺；神色庄重，彬彬有礼，说起话来跟绅士一模一样。他们的行动举止有规有矩，谦和而大方地称赞着眼睛见到的一切东西，谈吐又那末讨人欢喜，妇人们都听得舒服高兴极了。

汉卡特别留神注意迎合客人们的各种需要，摆上丰盛的晚餐时，她还准备了一块洁白的台布，铺在桌子上；她家里的人也不断地照料侍候着客人。至于雅格娜，她特地打扮一番，穿上最漂亮的衣服，高兴得不得了；她的眼睛盯住那个年纪轻的客人直看，简直象粘牢了似的。

可是，雅姑斯叮卡悄悄地说道："他心里自有他的意中人；光脚丫子的姑娘可不在他眼里！"雅格娜一听到这话脸就红了，她急急忙忙地跑出去，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了。

这时候，罗赫进来了，来看看款待客人的晚餐。

"我们村子里的人，"他说，"要是他们知道热普基人也来帮忙了，他们可要大吃一惊呢！"

"我们过去在森林里跟你们打过架，那可不是什么个人的利害关系；所以我们也不记仇不记恨，"年纪大一点的客人说道。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

"罗赫，你说得对。如果双方交上了朋友，也许渔翁就只好为此伤心了。"

"渔翁会伤心的。你说得妙极了，先生。"

"今天列普卡村不得不背上的苦难，也许明天会落到热普基人身上。"

"我的好先生，如果大家不团结起来，却互相争吵打架，个个村子都会落到敌人的魔掌里去的。聪明友好的邻居，就是稳当可靠的保障，就象有了墙头和篱笆一样：猪仔都休想闯进田地中来捣乱了。"

"罗赫，我们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可是我们的年轻小伙子还不明白，真是遗憾啊。"

"可是，敬爱的先生，时候就要到了，年轻小伙子就要变得更

加聪明了！”

他们谈着话走到了门廊里：彼特正在那儿拉着小提琴给围拢来的小姑娘们听哩。

夜是静悄悄的，只有一点儿风；白濛濛的雾霭在田地上飘浮移动，田凫在沼泽中锐声鸣叫，磨坊里的水车象往常一样辘辘作响。可是列普卡村热闹了好久，有纵声哈哈大笑，也有愉快的窃窃私语，青壮年和小姑娘们一起在池塘边散步聊天，老人们却坐在茅屋门前跟年纪较大的客人谈家常，享受着休息和凉意。

第二天，东方的天空几乎还没有发红，大家都已经动身到田里去了。

天气是晴朗的，夜来有霜冻，使景色在冷冽清晨的寒影里象银子一样地闪闪生光。鸟儿鸣啭，树木簌簌作响，溪水汩汩流动。大风震撼着乱丛棵子，挟走了嘎啦嘎啦呼噜呼噜的喧声，也挟走了到田里干活去的少女们的歌声。

有好一会儿，田地冻僵地躺在曙光里，沉沉入睡，可又孕育着蓬勃的生命；但是，干活儿的人们不久就从四面八方扑向那些沉睡的土地，默默地一块块地耕耘起来，如今土地都淹没在阳光照彻的尘土之云里了。从泥土里，从树木上，从灰蓝色的远方，从溪水流动所及的闪烁生光之处，从苍穹里的炽红圆盘之上——从森罗万象之中，春意正以醉人的力量倾泻而出，人们欢喜得为之屏息静气，人们面对着这神圣的生命的奇迹（哪怕是在最卑贱的、在春风里摇曳的草叶上，也显而易见），一种幸福的感情袭上心头，使得眼泪也流出来了，膝盖也弯曲下跪了，胸膛也起伏不定了。

因此，人们怀着敬畏之情，长久地凝望着周围的景象，划着十字；做过晨祷以后，便默默地动手干活，所以弥撒的钟声还没

有敲响，大家都已经在各就各位地工作了。

雾气不久便消散了，所有的田地都在阳光里照得明晃晃的。在极目可见的列普卡村的土地上，在那间隔着一片片绿油油的、去年秋天种下的麦子的土地上，到处尽是红色的裙子，犁头起落闪光，中间还夹杂着姑娘们使的耙子，而一排排种马铃薯的妇女，又在用锄头除草。也时常有农民沿着一长条一长条的黑土走将过去，腰间挂着个大布袋；他稍稍俯身向前，张开的手虔敬地一挥，就把谷种撒到期待已久的泥土中去了。

大家热心地劳动着，根本没注意到弥撒刚完，神父就出现在他家的长工身边了；长工正在紧挨着大路的田里耕地。人们的惊异更是达到了极点，看到神父竟来到麦田附近，欣然跟他教区里的人打招呼，请他们闻鼻烟，友好地交谈几句后，又摩摩小孩子的脑袋，跟年轻妇女开个玩笑，拿起一根树枝把飞到大麦上来的麻雀赶走，给第一捧即将播种的种子祝福祷告，甚至自己也动手播了一捧种子！他自始至终、强有力地激励着大家干活儿，世界上没有一个监工能胜过他的了！

吃过午饭以后，神父立刻又去看望大家；因为，正如神父告诉妇人们的，虽然这天是圣马可的节日，教堂里的仪式却推迟到第八天，要到五月三日才举行哩。

“我们决不能打断我们的农活，因为帮忙的人明天就不在这儿了。”

神父在露天里一直待到活儿干完的时候，因为他是个肥胖臃肿的人，他倚着手杖，撩起了法衣的下摆；可他又毫不疲倦地走来走去，只不过偶尔坐下来擦擦秃顶上的汗水罢了。

大家看到神父，心里十分高兴；在神父的看望之下，活儿多少干得更快速更轻松了；而且，神父屈尊前来监工，大家也感到

非常荣幸。

红红的太阳向森林那一边运转过去了；人们已在赶紧结束手里紧迫的工作，因为他们急于要在天黑之前赶回家去。

有几个来帮忙的农民，连坐下来吃顿晚饭也不同意，胡乱塞了几口东西就走了；其余的人把盛在盆子里请他们吃的食物包着带走了；因为他们的马已经套好，正在茅屋外边等着他们哩。

神父和罗赫挨家挨户地走过来，向每个客人，特别是向那些热普基人，感谢他们的友好帮助。

“你们给予穷困的人们的帮助，也是给予天主耶稣的。是啊，虽然你们在望弥撒时给教会的捐献为数不大，忘掉了教会的困难，虽然我在整整一年里一再告诉你们，你们的神父家的屋顶漏雨，你们也没有在意——然而，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将永远记住你们对列普卡村的慷慨帮助。”神父这样说着话，动了感情，甚至眼泪也流出来了，他一一吻着农民们低垂着的脑袋。

神父和罗赫走近铁匠铺，正要向村子尽头走过去时，给一群由柯兹洛娃带头的、哭泣的柯莫尔尼基们拦住了。

“神父，请原谅我们；我们来问一问：这些人是否也来给我们帮忙呢？”柯兹洛娃大胆地说道，嗓门儿挺大。

“我们正等着挨到帮助我们呢。”

这时候，其他的人也随声附和道：“难道我们这些穷苦的人，就只好一直什么帮助也得不到吗？”

神父大窘，脸涨得很红。

“我有什么办法呢？”神父说道，“给大家都帮忙，人手不够啊……事实上，他们已经好心好意地为我们辛苦了整整两天了……而且……而且……”他结结巴巴的，说不下去，眼睛瞧瞧这个又瞧瞧那个。

"是啊,"斐利普卡呜呜咽咽地说道,"他们是帮了忙了,——可是帮了谁的忙呢?……还不是只帮了有田有地的人……只帮了有钱的人的忙?"

"可是对我们,对我们这些讨厌的穷鬼,压根儿谁也没有想到过、关心过!"

"可不吗?在我们的马铃薯地里,连一畦二畦地也没有帮我们翻耕过啊!"她们忧郁地埋怨道。

"可是,诸位,现在他们走了……而且……是啊,总可以给你们想点办法。的确,我知道你们的艰难……你们的丈夫跟别的人一起关在监牢里……哦,我向你们担保,一定给你们想点办法。"

"你那点办法,"古尔巴索娃大声嚷道,"我们得等候多久?如果我们种不了马铃薯,我们不妨立刻找根绳子上吊去。"

"可是,我肯定地告诉你们,一定要给你们想办法的!你们可以借我的马去用——哦,哪怕用上一整天也行……可是请你们别累坏了这可怜的牲口……我也要去跟磨坊老板商量商量;波利那家说不定也可以帮点儿忙……"

"说不定!"柯兹洛娃怒吼道。"'青草生长时,马儿早饿死!'——走吧,各位!——一切都为了有田有地的人的;我们,我们这些可怜的挨饿的人哪,就不妨吃石头,喝眼泪!——这个牧羊人啊,他只关心他能剪羊毛的羊,我们可没有羊毛给他!"——然而,这时神父掩住耳朵,拔脚跑掉了。

她们聚成一堆站在那儿,又痛苦又愤怒。罗赫尽力劝慰她们,真诚地答允给她们找帮手,终于劝得她们离开了大路。来帮忙的友好的人们正坐在辘辘转动的马车里,打从大路上驰回家去,家家户户传来了响亮的、感谢的声音。

"愿天主保佑你们！"

"祝你们健康幸福！"

"我们总有一天要报答你们的！"

"每逢礼拜日都要想起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咱们成了亲戚啦！"

"问你们父母的好！下次来的时候，带你们的妻子一同来啊！"

"以后需要什么的话，找我们就是了！"

"亲人啊，愿天主保佑你们繁荣昌盛！"

他们这样叫着喊着，挥舞着手也挥舞着帽子。

少女们和全体孩子们，把客人们一直送出村子。

现在是黄昏了，夕照依旧在水面上这儿那儿地闪着红光，寂静随着夜间的雾霭一起降临，可是青蛙却齐声唱起来了。

少女和孩子们把客人们一直送到十字路口，这才在叫喊和欢笑声中告了别；当客人们驱车离去的时候，有个姑娘唱起了一支歌：

雅西奥，
现在，你可愿意跟我结婚？
啊，好象爸爸的马车来了，
一路上车声隆隆，
嗒，嗒哪，
一路上车声隆隆！

小伙子们在车子里转过头来，用歌对答道：

现在天寒人冻，
谁会喜欢冰冷的接吻？
让我们在五月里结婚！
嗒，嗒哪！
让我们在五月里结婚！

清新的、青春的歌声，响彻了露水晶莹的草地，又随着车轮滚滚远去了。

第 七 章

“咱们村的男人就要回来了！”

仿佛电光一闪，传来了消息；这消息象燎原野火一样地传遍了列普卡村。

他们要回来了，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什么时候回来呢？

谁也不知道。

只有一件事是确实可靠的：区里的警察带了一纸公文来到乡长家里，克莱姆巴娃正把她的鹅群赶到池塘里去，警察便把这事告诉了她。她立刻跑到邻居家去送讯；巴尔绥雷克家的姑娘们又大叫大嚷地把这消息告诉了最近的几户人家，不多一会儿，全村就出现了一片欢喜雀跃的气象，家家户户都闹哄哄的。

这是五月初的早晨，天气阴沉沉的，细雨绵绵，开花的果树上濛濛淞淞、点点滴滴地洒满着春雨。

“男人们要回来了！”——家家户户一片欢乐声；每一颗心里有一朵火焰，每一个喉咙里有一声欢呼。

兴奋激动之情愈来愈高涨：门户砰的一声开了又关了，孩子们跑来跑去，妇女们在大门外一边儿打扮着，一边儿不胜企盼地凝望着春雨，透过那遮掩遥远大路的开花果树，纵目望去。

“大家都要回来了——农民，长工，年青小伙子，一个个都要回来了！——他们来了！——他们出了森林了！——走上白杨大道了！”她们你一言我一句地嚷嚷道；那些格外兴奋的人便冲了

出去，几乎要发疯了。

木底鞋在泥泞中啪达啪达地踩得泥浆四溅，她们急急忙忙往前跑，跑过了教堂，踏上了白杨大道。但是，在那漫长潮湿的整条大道上，看到的只不过是深深的车辙和肮脏的水潭而已；整条长之又长的、雨水淋漓的白杨拱廊里，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

她们大失所望，赶紧又跑到村子的另外一头去：因为那些释放归来的男人们，也可能从另外一个方向回到村子里来的。

另外一条大路上也是空无人影。路面上尽是坑坑洼洼，雨打在路上，形成了一片颤动的面纱；路旁沟渠中泥水泛溢，涌进附近的田畦里，泻下了大量浮动的泡沫；青翠麦田的边缘上，是开花的黑莓丛，那花似乎在料峭的寒气里瑟缩着。

她们再往前走了一点儿，终于有人从波德尔赛火烧场走将出来，出现在大路之上，向她们走近来了。

他是个巡礼乞丐，双目失明，年纪也老了；她们大家都认识他。他用绳子牵住的那头狗，凶猛地吠叫着，竭力要挣脱束缚，向她们扑过来。他戒备地拿起棍子，静听了一会儿；可是他不久就听出了她们的声音，于是他喝住狗，以天主的名义向她们招呼问好，说道：

"你们是列普卡村的人，是不是？好象人数还很多呢。"

姑娘们向他围拢来，同时说起话来了。

"我准是给一群咭咭喳喳的喜鹊包围住了！"他喃喃地说道，她们走得越近，他听得越发注意。

她们大家就一起回到村子里去，巡礼乞丐走在中间，拄着拐棍儿蹒跚而行，歪歪扭扭的两腿悬在下面，瞎了眼睛的大脸伸在前面。他是个圆桶似的矮胖子，圆鼓鼓的红面颊，蒙上白翳的眼睛，灰色蓬松的浓眉，又大又红的鼻子。

他耐心地听着她们说话，直到弄明白了她们所以跑出村子来的缘故，这才开口道：

“我赶到这儿来，就是要给你们报这个喜讯啊！有个不信教的人，偷偷地告诉我：你们村子里的人，今天要回来了；我希望我是第一个上这儿报喜的人。再说呢，列普卡又是个值得拜访的好村子。告诉我，在我身边的，是哪儿位呀？”

她们告诉了他几个名字。

“啊，我敢说，都是列普卡村花朵一样的美人呀！——哈哈，你们出来迎接你们的年青小伙子……却碰上了一个瞎了眼睛的、要饭的老头儿，可不是吗？”

“不！”她们大声嚷道，“我们大家都是来接自己的父亲的！”

“咳！咳！我眼睛瞎了，耳朵可没有聋啊！”

“我们听说他们要回来了，便跑出来迎接他们了。”

“你们出来得太早了。当家人中午到家，那就很好了；年青小伙子，夜晚也可能到不了家呢。”

“如果一起释放，年青小伙子当然也一起回来啦。”

“哦，可是镇上有的是玩儿地方哪！镇上的姑娘难道还少吗？这儿村子里毕竟有什么能吸引他们的呢？哈哈！”他捉弄地打趣道。

“让他们去寻欢作乐吧！我们不生气，决不生气！”

“对啊，”娜斯特卡说道，心里挺不乐意，“镇上有的是奶妈，也有的是犹太丫头：喜欢这种货色的人，正好得其所哉。”

“如果他们宁可到镇上那些下贱的地方去，那末，他们就不配跟我们谈情说爱了！”

“老爷子，你有多久不到列普卡村来了？”有人问道。

“很久了；事实上，打去年秋天起，就没有来过。我跟好心肠

的人一起度过了冬天，始终住在大地主那里。"

"啊，在伏拉？跟地主老爷住在一起？"

"就住在地主老爷家里。我在他们家里总是受到欢迎的，主人们也好，主人的狗也好，都欢迎我：他们都认识我，而且待我很好。他们给了我一角住的地方，紧挨着炉灶；我老是搓着草绳，赞美天主。我长胖了，我的狗也长胖了。——哈哈！地主老爷是个聪明人。他是巡礼乞丐的朋友，因为他心里挺明白，巡礼乞丐准会把他们所有的东西跟他平分的。哈哈！"他笑得前仰后合，一边儿眨巴着他那瞎眼的眼皮，一边儿补充道：

"可是，当天主把春天给我们送来的时候，再住在他们的公馆里，我就觉得讨厌了……我渴望着庄稼汉的屋子和广大的世界，——啊，这毛毛雨哪！这场雨下的是金子，它是温暖的雨，旺盛的雨，肥沃的雨，叫遍地青草发出清香的雨。——可是，姑娘们，你们在往哪儿跑啊？"

她们纷纷走散，把他丢在磨坊附近了；他听到她们的足音远去，再一次地呼唤她们，可是没有人理他。姑娘们看见妇人们朝着乡长家走去，她们也朝着那边飞跑过去了。

这时候，村子里一半的人已经在那里了，急着要打听到确实可靠的消息。

乡长似乎刚起床，穿着衬衫和裤子坐在门口台阶上，一边儿叫他妻子把靴子拿来，一边儿在脚上裹着代替袜子的裹脚布。

大家都冲到了乡长跟前，满心渴望，急不及待，连气也透不过来了。

乡长让她们去说她们的，他穿上擦过油的靴子，在过道里洗脸，然后，在敞开的窗口梳着又密又乱的头发时，他才轻率地答复大家道：

"你们那么着急地要男人回来吗?——不用担心:他们今天就可以到家了,管保一定可以到家了。——孩子的妈,你把警察送来的公文拿来;就在画框背后。"

乡长摆弄着公文,用指头弹弹它,说道:

"公文就在这里,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吗?——'查蒂姆夫区列普卡村信奉天主教之居民……'——拿去,你们自己去念吧!既然你们的乡长告诉你们:他们要回来了,那末,他们就一定会回来的。"

乡长丢给她们看的公文,在人们的手里传递着;虽然谁都是一个字母也不认识,可她们知道这是官方的公文,谁都怀着惊喜交集的心情呆望着它,把它挨个儿地传下去。最后传到了汉卡,她隔着围身布接住公文,又把它还给了乡长。

"乡长,"她怯生生地问乡长道,"大家都释放吗——大家?"

"公文上怎么写,就一定怎么办!"

"亲爱的,"乡长的妻子说道,"到里边来吧,别站在雨里了,你浑身都要湿透了。"可是汉卡无心久留,她把围身布兜在头上,带头先走了。

可是她走得很慢,既喜且惧的矛盾情绪撕裂着她的心。

"安蒂克——安蒂克要回家来了!"她自言自语地说道,一阵奇怪的头昏眼花忽然发作了,只好抓住篱笆,免得跌倒。她挣扎了半天才透过一口气来,可又感到周身无力,甚至要昏厥的样子。——"安蒂克要来了——要来了!"她满可以高高兴兴地这样大声欢呼,若不是她心头涌起了一阵阵畏惧之感,不安之感,盲目的毛骨悚然的恐怖之感!

汉卡扶着篱笆,慢慢地吃力地走动着。整个儿大路上尽是妇女们,高兴得面孔也涨红了,她们哗然大笑,欣然大叫大嚷。有

的妇女，也不管春雨连绵，聚集在茅屋外面说着话儿；有的站在池塘旁边；大家都异常兴奋。

雅姑斯叮卡遇上了汉卡。

“那末，你终于知道了？——哦，这是个好消息。我们盼他们回来盼了好久好久了，如今盼到了，我倒反而发楞了。——你看到乡长了吧？”

“看到了；乡长说是确实可靠的；他把公文也给我们看了。”

“那末——那末一切都好了！——光荣归于你，主啊！可怜的人们要回来了……我们的庄稼汉要回到我们身边来了！”她交叉着十指，虔诚热烈地说道。

雅姑斯叮卡蒙眬的眼睛里掉下了一滴又一滴的泪水，这使汉卡吃惊不小。

“啊，我还以为你会对这件事生气呢，就象你对其他的事情都要生气一样；可是瞧你，你在哭着呢。啊，多奇怪呀。”

“你怎么想的啊！逢到这样的时刻，还有谁能生气呢？不错，因为心里特别辛酸，我时不时地要嚼舌头骂人；可是在我心底里还有另外一种感情，使我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都要跟别的人一同欢喜一同伤心。不，一个人是不能跟大家完全隔绝地生活下去的……”

她们说话之间走近了铁匠铺：铁锤有节奏地叮叮当当地响着，熔铁炉里飞溅出桃红色的火焰，铁匠正转动一个炽红的轮箍，使它在紧挨着墙头的一个轮子上逐渐冷却收缩。铁匠看到汉卡，便停了手，伸直身体，眼睛盯着汉卡的脸直看。

“哦，列普卡村终于有理由高兴了吧？我听说有些人要回来了。”

“有些人？不，大家都回来！”雅姑斯叮卡纠正他。“乡长读

的公文，难道不是这样说的吗？”

“大家吗？他指的可决不是重罪的人。不，犯了罪是一定要惩罚的。”

汉卡听到这些冷酷的话，脑子都发晕了。她心头沉重，脚步蹒跚地继续往前走，临走时可也说了句气话：

“你那恶毒的舌头，要是粘牢在上颚上，多好！”

铁匠的哈哈大笑，象狼牙似的啃着汉卡的心，她赶紧往前走去，躲避他的笑声。

一直走到自己家门口，汉卡才感到完全镇静下来。

“今儿下雨了，”雅姑斯叮卡说道，“我们耕起地来就不容易了。”

汉卡以为这倒没有多大关系。

“常言道：‘早晨的小雨，老太婆的跳舞，长不了。’”

“我们还得锄地种马铃薯呢。”

“我在等妇女们来帮忙呢。——这些个消息叫她们耽误了，可是她们一定会来的。昨儿晚上我到处去请过她们，大家都答应我记在心上的。”

屋子里，炉火熊熊，比门外温暖明亮。犹兹卡正在给马铃薯削皮，婴儿饿得哇哇地哭；汉卡在摇篮旁跪了下来，给婴儿喂奶。

“犹兹卡，你听着，彼特必须把粪从弗罗卡的棚子里运到派吉斯家麦田旁边我们家的田里。雨停止以前，他总可以运上五六车的。”

“你不留情面，硬是不许人偷懒！”

“我自己也没偷懒啊！”汉卡掩好胸膛，回答道。

“啊，我差点儿忘了。今天是半个节日哩：圣马可节的仪式，延期了八天，今儿要举行了。”

"怎么，这种仪式只是在祈求日①才举行的啊！"

"神父宣布今儿举行：我们要跑到大路旁的圣像那儿，为我们村的地界祝福，可不举行什么祈求仪式。"

"哈哈！"犹兹卡对那刚走进来的维蒂克嚷道；"你们这些小伙子啊，为了叫你们记住那些地界，你们就要在那儿挨一顿鞭子了！②"

"妇女们来了；你跑到田头上去监督她们。我待在家里，收拾东西，准备早饭，犹兹卡和维蒂克把马铃薯种运到田头去。"

汉卡一边儿这样吩咐，一边儿向外瞧着柯莫尔尼基们。她们都在衬衫外面系着围身布，手里拿着篮子和锄头，沿着墙头排成一列，把木底鞋在墙上拍打着，去掉鞋上的泥泞。

她们立刻在田里干起活来了：两个人一组，每组负责一长溜土地；两个人相向而立，在地里掘一个洞，丢进一块马铃薯，又用土把它盖起来——她们就这样在那片土地上一路播种过去。

雅姑斯叮卡老婆子担任监工，不让大家偷懒。

然而，活儿还是干得慢吞吞的。她们的手冻僵了，潮湿的泥土又使木底鞋里渗满了水；毛毛雨虽然并不冷冽，可它还是下个不停，把她们都淋湿了。

不过，天气不久就变了；天空里透出了斑斑驳驳的蓝色；燕子是阳光的先驱者，它们开始窜过来掠过去；乌鸦也离开屋顶，在地面上鼓翼低飞了。

妇人们弯着腰弓着背，继续在那里掘地下种，看起来，简直就象一堆堆潮湿的破烂衣衫。她们从容不迫地干着活儿，停手休息的时间很长，彼此谈着话儿。过了一阵，在一畦畦马铃薯间

① 即祈求丰收日，在耶稣升天节前的三天。

② 这是当地的一种习俗。

种着扁豆的雅姑斯叮卡，望望四周，大声说道：

“今儿个看不到几个妇女在田头干活呀！”

“啊，当然啦！男人要回来了；她们脑子里想的，可不是干活哪！”

“不错，不干活了：光是忙着准备油腻的菜、烘暖羽毛被褥了！”

“啊，你还笑呢！”柯兹洛娃说，“可是你们自己，为了男人，整个儿冬天也是这样啊。”

“那倒是确实的：列普卡村如果没有男人，住在那里就没有意思了。——我虽然老了，我还是要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虽然男人们是混蛋、是骗子、是暴徒——哪怕是男人中最丑陋的粗人莽汉，只要他一露脸，这个世界就立刻变得欢欢乐乐，日子也好过得多了。谁要说这话不对，谁就是个撒谎的人！”

“说得对呀，”有一个妇女叹息道，“我们女人一直在盼望着我们的男人，就象鸢盼望雨天一样啊！”

“啊，为了盼望男人，不止一个女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呢；特别是那些小姑娘们！”

“明年春天之前，神父要给婴儿作的洗礼式，就没完没了！”

“老婆子，你这是在胡说八道。我们的天主创造女人，为的是什么？怀孕难道是罪孽吗？”歪嘴格利哥里的老婆这样说道，她老是跟别人唱对台戏的。

“你啊，老是这样！怎么，居然为私生子辩护起来了！”

“当然啦，一直到死为止，我当着随便什么人的面，都要这样告诉他：私生子也好，不是私生子也好，小孩子总是我们的亲骨肉，他跟任何人一样都有活下去的权利。天主耶稣一定会公平地审判他们，而且只根据他们行善或作恶来进行审判！”

她们大叫大嚷地压倒了她，她们嘲笑她；可她只是击击掌点点头而已。

“天主保佑你们工作顺利！”汉卡从篱笆踏脚墩那边向她们招呼道，“活儿干得怎么样？”

“多谢关心：还顺利，可是有点儿潮湿。”

“马铃薯种可够了吧？”她在篱笆踏脚墩的横档上坐下来了。

“尽够了；可是，好象还可以切得小一些。”

“不能再切小了，把一个马铃薯切成两爿就成；磨坊老板家把小一点的马铃薯整个儿种下去呢。罗赫告诉我，用这个办法，收获可以大一倍。”

“那一定是德国的办法，”古尔巴索娃生气地嚷道。“打从列普卡村成为列普卡村以来，我们一向总是马铃薯上有多少芽就切成多少块的。”

“我的好太太，现在的人可不比从前的人更加愚蠢啊。”

“的确不蠢！所以鸡蛋要教训老母鸡，而且还要掌管鸡埘呢！”

“你说得一点不错。不过，另外一个道理也是一点也不错的：有些人，年纪一岁一岁的加上去，智慧聪明可一点也没有长进，”汉卡离开踏脚墩时说道。

柯兹洛娃斜眼瞧着汉卡，咕哝道：

“神气活现，自以为是；好象她真是波利那家的当家太太哩！”

“可别说她的坏话！”雅姑斯叮卡说道。“她不是什么普通寻常的女人，她的心可是纯金做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比她更好更贤慧的了。我日夜都跟汉卡在一起；我有眼睛可以观察，我

也不是傻瓜。啊，这女人不得不忍受天大的痛苦啊！”

“是呀，她还得受更多的罪呢……雅格娜不是跟她住在一个房子里吗？安蒂克一回来，灾难和烦恼又要重新冒出来了。”

“我听说，”斐利普卡悄悄地说道，“雅格娜跟乡长搞上了，可是真的吗？”可是她们都讥笑她：燕子都在喃喃说个不停的事，她还要问哩。

“你们别嚼舌根了！”雅姑斯叮卡责备地说道，“说不定风会听到你们的谈话，把它吹送到不该去的地方去的。”

她们重新动手干活，锄头闪烁生光，有时当的一声碰在一块石头上；可是她们一面干活一面继续说话，把村子里所有的人都说到了，一个也没有放过。

汉卡离开踏脚墩，去看看院子里的情况，经过樱花树的时候，她俯倒了身子；因为那长满了叶芽、蓓蕾和白花的潮湿树枝，正碰在她头上，洒了她一头的水滴。

做过产后还愿礼拜后，汉卡身体又不大好，所以她自从复活节以来，根本没有出过房门。今天的好消息使她离了床，迈动两腿出了家门；虽然她感觉仍旧十分虚弱，还是东瞧西瞧，不过，她愈瞧愈生气。

母牛照料得不好，肚子两侧粘着一块块的粪便；乳猪发育不良；甚至鹅群也异乎寻常地缄默无声，似乎没有吃饱的样子。

“为什么，”她愤愤地向彼特嚷道，彼特正赶着车到外边儿去运肥料；“你为什么不替马梳毛？”可是彼特径自跑出去了，牙齿缝里漏出了嘀咕的声音。

接着，又发现了叫人恼火的事情。谷仓里，雅格娜的猪吞吃着堆在地上的马铃薯种，鸡群啄着一大堆早该放到阁楼上去的次品麦粒。因此她狠狠地骂了犹兹卡一顿，又揪住了维蒂克的

鬈曲的头发；小家伙挣脱身子逃走了，犹兹卡也哭泣着埋怨着溜掉了。

“我老是在干活儿，你还不断地骂我；雅格娜啥也不干，你倒随她的便！”

“好了，好了，别再嘀嘀咕咕的了，蠢丫头！这儿的种种事情你照料得可太好了！”

“什么事都要我干，我怎么干法？我怎么干得了？”

“你听着，别再多说了——现在你把马铃薯给她们送去吧，不然她们又得停手歇工了。”

汉卡觉得，骂也没有用处。“的确，小姑娘对付不了这许多；至于雇来的女工呢——真是天晓得！中午还没有到，她们就在盼望太阳落山了！要想从雇工身上沾光，就跟叫狼去牧羊一样。她们根本没有良心！”

汉卡心里有这些个苦闷在翻滚，她就把一股怒气发泄在猪身上；猪哇哇直叫着逃跑开去，拉帕恶狠狠地吓唬着它。

汉卡往马房里打量时，她心里越发恼火了，她看到母马正啃着空槽，肮脏不堪的马驹子正从厩肥里拣麦秸吃。

“古巴看到这种情形，准会伤心的！”她一面说，一面给它们在马槽里添上刍草，顺手拍拍它们的柔软温暖的鼻子。

可是，现在她心力交瘁，再也撑不住了。一种沮丧之感袭上心头，她觉得非大哭一场不可；于是，坐在彼特的矮脚床铺边上，她按捺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大哭。

她的全部精力都瘫痪了，她感到自己的心象石头一样沉重。她对付不了自己的命运，没法儿跟命运搏斗。她在这世界上孑然一身，遭人抛弃；她的生活好比是生长在多风地带的一棵树木，遭到每一阵暴风的袭击！甚至没有一个人可以诉苦；噩运也

看不到一个尽头；只有永久的苦痛和烦恼，只有无穷的困难；瞻望前途，却又愈来愈险恶！

马驹子舔她的脸；她让自己的脑袋垂在马驹子的颈脖儿上，重新放声哭了起来。

庄稼活儿顺利进行，大家对她都很尊重——如果内心里连片刻的幸福之感都没有，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

她回到屋子里。婴儿又在哭着要吃奶了。给孩子喂过奶，她茫然向窗外眺望；春雨淅沥，窗子上一片模糊。

可是婴孩仍旧不乐意地呜咽哭泣。

"别哭，小宝宝！——爸爸要回来了，我的儿子啊，爸爸要给你带玩具回来了，你也可以骑在爸爸的膝头上了，因为爸爸给释放了，我们一家子就要很幸福了！"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儿唱着歌，一边儿摇晃着怀中的婴儿。

"也许他真的回来了！"她重新自言自语地说道，突然站住了。

她的脸涨红了，弯曲的肩膀也挺直了，她想到要上杂物间去给他切一片火腿，然后上酒店去打点伏特卡……可是，铁匠的话在她流血的心里回响着，仿佛兀鹰扑将下来，用利爪撕裂她的心似的。她怔住了，好象求救似的左顾右盼：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甚至也不知道怎么想才好！

"主啊！如果他永远不回来了，那怎么办呢？"她举起双手、按住额角，呜呜咽咽地说道。

孩子们又闹又吵，她把他们赶到了门外去，便动手准备早餐；犹兹卡已经不止一次地探进头来，贪馋地等着吃早餐哩。

眼泪和悲哀不得不重新丢在一边；日常劳动的车轭，沉重地压在她的灵魂上，提醒她工作是没法儿丢开的。

虽然腿酸脚软，摇摇晃晃，她还是尽力而为；只是间或掉儿滴眼泪，有所期待地眺望着外边儿那个朦胧可见的世界。

“雅格娜去不去帮忙播种马铃薯呀？”犹兹卡打窗子外边大声问道。

汉卡把一锅酸菜汤放在炉子上，赶紧跑到房子那一边去了。

雅格娜正对着搁在橱顶上的一面镜子，梳着她那润泽有光的长发，老头儿侧身卧在那儿，仿佛正打量着雅格娜似的。

“你活儿也不干；难道今儿是什么节日吗？”

“我不梳好头发不出去。”

“从大清早梳到现在了，哪怕你梳十个头，也满可以梳好了。”

“我可以梳好，可是我还没有梳好啊。”

“雅格娜，我可不愿意给人捉弄，你留点儿神！”

“我留神什么？”她猛烈地反击道。“留神别给撵走吗？留神别给解雇吗？我可不是因为你的恩典才待在这里的，我也不是待在你的家里！”

“那末，请问，你是待在谁的家里？”

“我是待在我自己的家里——你千万别忘记这一点！”

“要是公公死了，你在这儿究竟有什么权利，马上就可以见分晓了！”

“可是，只要老头子活着，我就可以叫你滚。”

“什么？你说的什么话？”

“你叫人忍无可忍！我对你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废话，可你老是找我吵架。”

“你去感谢天主吧，我还没有叫你知道厉害呢！”她说，气势汹汹，却虚弱无力地俯身向前。

“你使出全副狠劲儿来吧！我孤零零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帮我的忙；可是，瞧着吧，看谁占得了谁的上风。”

雅格娜把头发甩到背后。她们的眼睛，充满了怒火，象刀子似的互相交锋着。汉卡完全失去了自制，一时性起，挥舞着拳头，使足劲儿大发雷霆。

“什么？你吓唬我？……那末，动手吧，你这无辜的，你这受害最深的人！——嘿，嘿，全教区的人个个都知道你干的丑事呢。——不止一次，人家看见你跟乡长一起在酒店里！——有一天夜里，我去给你开门，你出乖露丑、寻欢作乐回来，你喝醉了——醉得象一头猪！——俗话一点也不错：谁胡天胡帝地过日子，人家就贼贼喳喳地数说他。——啊！不过，你的权力完蛋了，那时候，乡长也好，铁匠也好，都不会来保护你——你！——你！”

汉卡叫着嚷着向雅格娜吐出了这些个詈骂。

“我干什么都是我自己的事，别人用不着来管闲事……谁要管闲事，我就不客气！”雅格娜大声怒吼，突然又把她那美丽的亚麻色头发披散在两肩上。

她给惹得愤怒透顶，火辣辣地要打上一架，她的双手激动地在臀部附近挥来挥去，眼睛里射出一道仇恨的凶光；这凶光使汉卡畏缩，她二话不说，离开了房间，砰的把门关上了。

这场争吵过度消耗了汉卡的体力。她不得不抱着孩子在窗畔坐下，让犹兹卡去给雇工们准备早餐。

大家都走了，她这才感到稍为有点儿力气，心里打算把工作搁一搁，去看看已经病了几天的父亲。然而，走去望病她也吃不消，走到半途又无可奈何地折回来了。

过了一阵，她总算恢复了一点儿精力，能够做些轻便的劳动了，可是动作机械呆板，心里尽想着安蒂克，想得远远的。

天气正在转好，人们指望中午可以出太阳；因为燕子现在在空中高飞，一簇簇镶着金边的云浮游而过；果园里，繁花一片雪白，鸟儿高声啼啭。

列普卡村开始象一个蜂房似的热闹起来了；个个烟囱里都升起一缕羽毛似的炊烟；屋子里正做着美味的菜肴呢。随着妇女们的谈笑风生，快乐的气氛一家家一户户地弥漫开去；小姑娘们在辫子里编上缎带，把自己打扮起来。有些人急急忙忙地去打酒；因为那个犹太佬，对农民们快要回来这件事，很是高兴。现在不论谁要赊购什么东西，他都愿意照办。时不时地有人端个梯子，爬到屋顶上，了望着所有的通向镇上的大路。

简直没有什么人到田里去，大家都忙着迎接亲人的准备工作了。她们甚至也忘掉把鹅群放出去，让它们在院子里吭吭吭地乱叫乱嚷；孩子们也没人管教，让他们去独出心裁，跑来跑去玩儿那些十分淘气的把戏。大一点的孩子，拿着竹竿，爬上白杨树，把老鸦窠打将下来；而那些身为父母的乌鸦，象大黑斑儿似的，在空中打转，伤心地号叫着。别的小家伙恶作剧地拿神父的瞎眼老马寻开心，老马拖着一辆汲水车，他们追逼老马，想把它赶到池塘里去。老马设法跟那些折磨它的小家伙抵抗了一阵，可是，末末了儿，鼻子里闻到一股烟火味儿，大吃一惊，它就一下子窜进了波利那家的院子，拉翻了院子的大门，脚又给横档绊住了：小家伙们利用这个机会逼近老马，把它痛打。

老马在不顾前后地逃跑的当儿，很可能折断它的一条腿；然而，幸亏雅格娜刚好走过来，她赶跑了顽童，搭救了那头可怜的牲口；接着，看到小家伙们仍旧埋伏在那里等候老马，雅格娜便亲自把马拉到神父家里去。

雅格娜带着马走到神父和克莱姆巴的两座果园之间的一条

小路上，正好碰上风琴师家的马车。扬尼克正在门口台阶上跟他一家子人告别，他的母亲已经在马车上落座了。

"我把神父的马送回去，"她装作郑重其事地说道，"许多小淘气在折磨它。"

"他爹，叫伐莱克把马送回去吧，"风琴师的妻子大声说道，当伐莱克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她又嚷道，"你这笨蛋！你放着老马不管，让它乱闯！差点儿把马腿也折断了！"

扬尼克见到雅格娜，看了他父母一眼，便向她伸出手去。

"雅格娜！天主与你同在！"

"回学校去吗？"

他的母亲骄傲地回答道："我正送他去学习当神父！"

"神父！"

雅格娜抬起眼睛，爱慕地瞧着扬尼克。扬尼克在马车上最前面的那个座位上坐下，却反方向地背对着马匹。

"我这么坐，可以多看一会儿列普卡村！"他大声说道，依恋地瞧了瞧他家长满地衣的屋顶，瞧了瞧周围浸润在露水里的、繁花压枝的果园。

马儿疾驰而去了。

雅格娜跟在马车后面跑着，扬尼克再一次跟他的站在房子门前流泪的姐妹们告别，而他的眼睛呢，却一味地凝望着那一对美丽如五月苍穹的、水汪汪的蓝眼睛（那对眼睛也在盯着他直瞧哩），凝望着那漂漂亮亮的脑袋（辫子在头上绕了三个圈儿，终于在两只耳朵附近弯成一道道弧线），凝望着那脸蛋儿——那末白净、那末雅致、那末……简直就象一朵野蔷薇！

雅格娜被他明亮眼睛里的神色所蛊惑，跟着车子一路走下去。她的嘴唇在颤抖，因而她无法把嘴巴抿拢。她的心又跳得

多猛啊！她恭顺地目送着他，沉溺于不可思议的甜情蜜意之中，几乎因此昏厥过去！一种神奇的慵倦之感流贯身心，一种令人昏昏然的芳香仿佛在使她的知觉迷迷糊糊起来……

直到马车转了弯，走上了白杨大道之后，他们的眼睛再也不能相对凝望的时候，雅格娜这才醒将过来，对自己周围可怕的空虚感到惊愕，不再跟着扬尼克走下去了。扬尼克挥动帽子，作最后的告别，车子便在白杨大道的浓荫中消失了。

雅格娜擦擦眼睛，仿佛大梦初醒。

"主啊！主啊！"她感叹道，"这样的眼睛，硬是要把人吸引到地狱里去的啊！

"一个风琴师的儿子！……看上去倒象个年轻的绅士！……当一个神父，一个神父！……也许会派他这神父到列普卡村来的吧！"

她又向周围看望了一下；可是，虽然还听得见马车的声音，马车却再也看不见了。

"还不过是个小家伙哩！几乎还不过是个娃娃呢！……然而，他瞧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象是拥抱，陶醉得迷迷糊糊的。"

她微微颤栗，舔着猩红的嘴唇，由于狂热的情欲而百脉愤张，身子也僵硬了。

突然，她打了个冷战。她现在才注意到：她光着脑袋，光着脚丫子。而且她几乎没有穿什么衣服——只穿了件衬衣，肩膀上披了条破旧的围巾！

她羞得脸都红了，开始打那不大有人走的小径走回家去。

"你可知道，男人们要回来了啊？"姑娘、妇人和孩子们，从自己的院子里向她大声喊道。她们得到了好消息，快乐得气也透不过来。

"回来也罢，不回来也罢，还不是都一样？——真是傻瓜！"她叨咕道，大家因为丈夫回来而感到的如疯如狂的欢喜，叫她生气。

她踅到她娘家去看看。只有安德烈一个人在家。今天是他起床行动的第一天，他那折断的腿还绑着绷带。他坐在门口台阶上，正一边儿编着篮子，一边儿向那些在附近跳跃的喜鹊吹着口哨。

"雅格娜，你可知道？我们村里的人要回家啦！"

"我整天就只听到这个话！"

"为了西蒙回来，娜斯特卡简直疯疯癫癫了！"

"为什么？"她的眼睛严厉地闪闪有光；那正是她母亲的那种冷酷无情的眼色。

"哦，不为什么！……我的腿又疼起来了，"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因为泄露了秘密，心中害怕。"安静点儿，该死的东西！"他大声吆喝，把一根棍子向一群咯咯乱叫的母鸡抛将过去。

接着，他假装摩弄自己的腿，焦急地瞧着她那阴沉得出奇的脸色。

"妈妈上哪儿去了？"

"上神父家去了。——雅格娜！关于娜斯特卡的事……我说了……我不该说的话……"

"你这蠢驴！还以为没有人知道呢！——他们要结婚了，这不就到了尽头了吧。"

"可是——妈会让他们结婚吗？娜斯特卡只有一英亩地。"

"如果他请求妈，妈一定会拒绝的。可是他已经长大成人，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他自己尽可以拿主意了。"

"他是拿定主意了，雅格娜。如果他跟妈闹翻了，不顾妈的

拦阻结了婚，那末，他就决定拿了他那一份土地，靠它过日子。”

“随你高兴去讲去唠叨吧；可是小心妈听到了你的话。”

雅格娜感到恼火。啊！那个娜斯特卡！她居然也有了情人，也在跟别的人一同欢天喜地！今天，每一个男人都回到他自己心爱的女人身边来了：她想到这一点就生气。

“是呀，是呀，他们都要回来了呀！”

然而，接着却是一阵突如其来的兴奋激动之情兜上了她的心头！——她离开了始终对她十分敬畏的安德烈，直接回到了自己家里，她象其他女人一样，为了亲人归家而把自己打扮起来，也象其他女人一样，怀着狂热的急不及待的心情，等待着被开释的囚人归来。

雅格娜十分仔细地化妆着，由于欢乐和渴望，口里还唱着歌儿；而且好几次跑出去望望那条众目所视的大路。

有人向她提了个出乎意料之外的问题：“你的眼睛是在盼望谁啊？”

她的两臂无力地垂下来了，仿佛是鸟儿的折断了的翅膀，一阵惨痛之情骚扰着她的心。

的确，她的眼睛在盼望着谁啊？没有一个男人是急急忙忙赶回到她身边来的。——“也许，只有安蒂克一个人吧！”她低声喃喃自语，接着又长叹一声，这时候，心里面浮起了过去的回忆，仿佛是一个神奇的梦境一般，咳，梦也是好久好久以前的旧梦了！

“不过，铁匠昨天就跟我说过，安蒂克是不会跟别的人一起释放的，他可得在牢狱里再待上好几年。”

“然而，如果他碰巧也释放了——那又怎么样呢？”她反复说道，倒象她的心是倾向于盼望他回来似的。然而，这种盼望可不

带着高兴或是狂喜，倒是带有暗藏的嫌恶之感。

"即使他回来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说，生气地。"现在，他对于我也是无足轻重的了!"

就在这当儿，老波利那在含糊不清地喃喃而语。她明白，这是老头儿要吃东西的表示，可她厌恶地背转了身子。

"死了就算了!"她突然怒气冲冲地说道，便走到门廊里去，免得看见老头儿。

池塘边上，捣衣棒捣着衣服，洗衣女的红色衣衫掩映在绿色枝条中间。一阵阵干爽的微风刚好吹动柳枝。太阳时而从白云的帐幔后面探出头来，照得小小池水闪烁生光，金色的涟漪在池塘里荡漾。雨湿迷蒙的雾气已经消失了；在低矮的灰色石墙之上，露出了果园及其花满枝头的树冠(仿佛是莫大的花束)，把芬芳的香气和啁啾的鸟声，送到空气之中。

"说不定，我也可以见到他的!"她做梦似地想着，把脸转向迎风的那一边，转向露珠从逐渐干燥的花叶上滴将下来的那一边。

"雅格娜!"犹兹卡在院子里喊她，"你到马铃薯田里去帮忙吗?"

去就去吧；她无所谓。虽然她仍旧处于泫然欲泪的忧郁心境之中，她倒愿意接受可以使自己摆脱心绪不宁的命令。然而，她动手干活时却尽心竭力，不久就把所有的雇工们都抛在后面了；她坚持着那一份干劲，既不理会雅姑斯叮卡的冷嘲热讽，也不理会其他妇人们的眼色——她们都用准备咬人的恶狗的神气，瞧着她的一举一动哩。

有时候，她确实也把身子挺直一会儿，好比一棵梨树，在狂风中弯倒以后，又挺直树干，展示满树的芬芳馥郁的花朵，而且，

说不定还回忆起已经过去了的冬天的风暴。

她有时想到安蒂克，但她想得更多的，是扬尼克的灼灼欲燃的眼睛，是扬尼克的樱红的嘴唇，是在她耳朵里回响震荡的扬尼克的声音。她竭尽全力紧抱住回忆中的这些个依恋；这些个依恋使她心里阳光灿烂！因为她的天性有如野酒花，为了自己的生长、开花和生存下去，必需缠绕在别的植物身上；不然的话，失去了支持倚傍，就会倒在地上枯萎而死。

柯莫尔尼基们嘁嘁喳喳地低声讲了个心满意足，现在纷纷把头巾和围身布从头上取将下来，因为天气在暖和起来了；她们互相大声谈着话儿，欠伸着四肢，打着哈欠，渴望着午间的休息了。

"柯兹洛娃，你个儿最高，请你瞧瞧白杨大道上究竟有人回来没有。"

柯兹洛娃踮起了脚瞧着，可是她回答道："一个人也瞧不到！"

"他们不会那末快就到家；路很远；黄昏时才到得了。"

"再说呢，"雅姑斯叮卡用她尖酸刻薄的口吻补充道，"一路上还有五家酒店呢！"

"可怜见的！他们还有什么心思上酒店去啊？"

"这一阵子他们也够受的了！"

"也不见得！睡得暖，吃得多，够受些什么呀！"

"睡的，不比荨麻好；吃的，不比粗糠好！"

"再说呢，只要人是自由的，哪怕只吃个马铃薯，也胜过关在最好的监牢里啊。"格利哥里的老婆说道。

"事情奇怪就奇怪在这里，"雅姑斯叮卡沉思着说道，"我们津津乐道的自由，不过是不用缴罚金，不给宪兵抓去罢了，不过

是挨饿的自由罢了。”

“你说得很对，我的亲爱的；可是坐牢毕竟是坐牢啊！”

“一盘豌豆熏肉毕竟不是一碗白杨木栓汤啊！”雅姑斯叮卡答道，她模仿着对方说话的声调，使得大家哄然大笑了。

雅姑斯叮卡乘势咒骂了磨坊老板，说他出售的面粉，“赊帐的是烂面粉，当场付钱的，可又分量不足。”接着，便跟柯兹洛娃一唱一和，数落起列普卡全村的人了，连神父也没有放过。

格利哥里的老婆要想给某些人辩护，这就使柯兹洛娃嚷了起来：

“你连教堂强盗也要帮他说话了！”

“因为我们大家都很需要别人帮忙的，”她温和地回答道。

“格利哥里特别需要帮忙，当你举起摇肉机打他的时候。”

“错也好，对也好，都跟你不相干，你这巴尔特克·柯齐奥尔的老婆！”她厉声还嘴道，身体也完全挺直了。

大家都给吓得心怦怦直跳，眼看立刻就要动手打架了；然而她们只是虎视眈眈地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并没有下文。这时候，维蒂克来叫她们吃午饭了，而且叫她们把篮子带回去，因为下午不用干活了。

汉卡替她们把午餐安排在房子外边；吃饭的时候，她们很少说话。太阳辉煌地照耀着，到处散布着雪白花朵，一切都很美丽。

天气依然晴朗，微风轻拂着树梢，犹如母亲的手抚摩着孩子的面颊。

今儿不再干什么庄稼活儿了。牲口也都赶回家来了，只有极少数的最穷苦的村民们，牵着饥饿的母牛（他们的命根子）到田塍上或是水沟附近去吃草。

太阳开始映出长长的影子的时候，村子里的人都聚集在教

堂前面，低声谈话，声音之轻微，跟高大的枫树和菩提树上的啁啾的鸟声一般。这些大树在教堂屋顶的上空伸展着丫枝，树叶都还没长遍哩。

象往常早晨下过雨的日子一样，太阳是炽热的。妇女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成群地站在一起，有的人视线越过墙垣，急不及待地向白杨大道那边探望；巡礼盲丐带着狗坐在停柩门口，用单调悲怆的声音哼着赞美诗，注意地谛听着他所听到的每一个声音，向过路的人们伸出求乞的盘子。

不多一会儿，神父从教堂里出来了，他穿着白色法衣，披着圣带，可是没有戴帽子，秃头在夕阳里闪闪发光。

彼特拿着十字架，因为路太远，安姆勃罗司拿不动；乡长、村长和几个最强壮的姑娘掮着法旗，旗帜飘扬起伏，亮出辉煌斑斓的色彩。风琴师的徒弟米哈尔端着圣水盘，挥动着圣水刷；安姆勃罗司分发着圣烛，风琴师手里捧着《圣经》，挨在神父身边。他们默默地出发，穿过繁花纷披的村庄，当他们在池塘旁边经过的时候，平静的池水映出了整个儿盛装的行列。

一路上有更多的妇人孩子参加到行列里来；而磨坊老板和铁匠终于硬挤到了神父身边。末末了儿，远远落在众人之后，来了因垂死的干咳而浑身发抖的阿伽沙和拄着拐杖、蹒跚而行的瞎眼乞丐；不过乞丐走到桥头就拐了弯，向酒店走去了。

他们在经过磨坊时才点上了圣烛；神父戴上了四角法帽，划了十字，诵读《诗篇》第九十一篇："住在……"①

整个行列热烈地跟着吟诵；他们沿着河边走去，穿过还有许多水洼的牧场，不止一次地要在深可及踝的泥泞中跋涉。他们

---

① "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用手护着圣烛，沿着狭窄的小径蜿蜒前进，妇女的裙子形成了长长的一条红道道，犹如一串念珠。

河流在阳光里闪闪烁烁，在饰着白花和黄花的一片苍翠的牧场中琤琤琮琮地曲曲折折地流过去。

法旗在头顶上飘扬，仿佛鸟儿在扑动着红色和金色的翅膀。前边儿，十字架在艰辛地前进，依然透明澄澈的空气里，升起了唱诗的人们的从容不迫的吟咏声。

河岸上星罗棋布地开着金盏草花，河水潺潺流动，犹如《诗篇》柔和的回响，河水向众目所注的遥远天涯，向远处山冈上的村落，滚滚流去；村落掩映在白漾漾的开花的果园里，如今在淡蓝色的雾霭中依稀可见。

神父和他的侍从们紧跟着十字架行走，并且和他们一起唱着赞美诗。

"野鸭可多呢！"神父向右边瞧了一眼，悄悄地说道。

"是赤颈凫，"磨坊老板俯瞰着河滩答道，河滩上长满了枯萎的陈年芦苇和接骨木，成群的野鸭不时地扑着沉重的翅膀从那儿飞将出来。

"鹳鸟也比去年多！"

"它们在我的牧场上找到很多吃的东西，所以从四面八方飞到这儿来了。"

"咳！我的那头鹳鸟没有了，复活节的时候逃走了。"

"大概是跟着成群的鹳鸟一起飞走的吧。"

"你在这些烂泥田里种些什么呢？"

"我种了一英亩地光景的玉米：土很潮湿，不过，据说夏天就会干燥的；所以有希望搞点什么名堂出来的。"

"但愿你种的玉米别象我去年种的一个样儿！我种出来的

那些啊，连收割也不值得收割。”

“只有让鹧鸪来受用了。倒可以喂好几群呢。”磨坊老板吃吃地笑着说道。

“是啊，鹧鸪倒是大地主餐桌上的好菜，而我家里可怜的牲口却没有东西吃。”

“如果我种玉米成功了，我一定送一车给神父。”

“多谢，多谢；我去年种的苜蓿，产量本来就不高，如果今年来一场干旱，我的事情就糟糕了！”神父叹了一口气，接着就重新念起《诗篇》来了。

他们说话时正走到了第一个界标，那是个长满了开花李树的土冢，它披一身美丽的外衣，隆然耸起在那儿：缀着白色的花朵，响着成群蜜蜂的嗡嗡之声。

他们在土冢四周，围上了一圈圣烛，烛火摇曳不定，十字架昂然高耸；法旗下垂而又急速升起，临风招展；人们跪在土冢周围，仿佛跪在圣台前一般，神圣的春之神正在花丛里蜜蜂声中显身。

于是神父作祷告，祈求上天勿降冰雹，接着又把圣水洒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上，洒在树上，土地上，水面上，洒在低首膜拜的人们的脑袋上。

这之后，人们又唱起另一首赞美诗，向前走去了。

这一回，方向稍稍偏左，踏上徐徐隆起的上坡路，横穿过牧场。可是孩子们却稍稍离开行列，待在后边儿；古尔巴司的儿子们，靠着维蒂克的帮助，按照自古以来的习俗，在那儿狠狠地把几个孩子痛打一顿，打得他们哇哇地直叫，神父这就不得不赶来干预，使他们安定下来。

再往前去，他们到了教区边界的广大牧草地带，边界上东一

簇西一簇地丛生着小小的杜松林薮。牧草地带逶迤连绵，曲曲折折，仿佛是一条苍翠的河流，青草为浪，花朵纷披，甚至陈旧的车辙上也盛开着雏菊和蒲公英。有些地方还长着大树，周围荆棘丛生，根本没法儿挨近它们；接着遇见的是野梨树，繁花满枝，群蜂吟唱，树身巍然高耸，形态壮丽如神祇；看见的人，都想跪下来吻吻那培育出这样的大树来的土地！

还有那白桦树！窈窕躯干上披一袭银色树皮，伸出的青枝绿条蔚为华盖，叫人想起第一回去领圣餐的、怀着圣洁热情而战战兢兢的少女！

他们逐渐走上斜坡，从北边儿绕列普卡村而行，沿着磨坊老板的一片沃翠的麦田走去：打头的是十字架，其次是神父，再次是姑娘和少妇们，然后是落伍的、三三两两的老人，最后是脚步蹒跚、不断咳嗽的阿伽沙。

他们走上平原时，寂静更加深沉了。风减弱了，法旗无力地垂下来了，行列拉长到二百米左右，周围的一片苍翠映衬着妇女们的绚烂衣衫，烛火颤动摇曳，犹如金色的蝴蝶。

高处，天空瓦蓝瓦蓝的，只是略略有些羊毛似的云朵，仿佛是无垠蓝野里的白羊，而炽热巨大的太阳，便在这一片蓝野里滚滚而过，把世界浸润在炎热和光芒里。

赞美诗的吟唱声愈来愈响亮了，大家聚精会神、放开喉咙大唱而特唱，声音震耳欲聋，鸟儿都吓得从附近的树木上飞走了；有时候，一只鹧鸪惊惶失措地从他们的脚下窜了起来，或是一只小兔子连蹦带跳地逃跑了。

“秋天播种的田里，庄稼长得很好。”神父低声说道。

“我看到麦子已经在长穗了，”磨坊老板说道。

“这是谁家的田啊，耕得太不象话了！田畦里多半都是

大粪！”

“穷苦的柯莫尔尼基的马铃薯田；看来是用母牛耕的。”

“说不定是神父家的雇工耕的，”铁匠暗含恶意地插口道。

神父愤愤地转过脸来瞧瞧铁匠，可是一句话也没有骂出口来，却重新跟大家一起唱起赞美诗来了。神父时不时地放眼瞧瞧那一片辽阔广大的田野：这儿那儿高高隆起，好比是母亲喂奶的乳房，仿佛在微微起伏，象是满心要收容和哺育一切来到她胸膛上的生物似的。

夕照在给麦子镀上金色，开花的树木投下愈加颀长的影子，池塘在它那由果园构成的美丽画框里耀眼地闪闪发光；果园里落英缤纷，一片雪白。村庄座落在果园下方，仿佛是在一只大盆子的盆底里似的，而且周围树木丛生，灰色的储藏室也难得看见。只有教堂雪白的墙头高耸在一切农舍之上，金色的十字架在空中璀璨闪耀。

“一点儿风声也没有啊！希望今夜不要下雨才好！”神父说。

“不会下雨的；天空廓清了，而且还有凉风在吹呢！”

“上午还在下雨；现在可一点儿水的影子也没有了！”

“春天里水干得快，”铁匠随声附和道。

这时他们来到第二个土冢跟前，这土冢也成了区的界碑。土冢很大，据说埋在冢里的便是在“起义战争”中牺牲的人。土冢顶上有个摇摇晃晃的木头小十字架，上面留着去年装饰上去的圣像和花圈，还挂着许多布条。附近长着一棵柳树，树干坼裂而又腐朽，新生的幼芽掩盖了老朽的隙缝。这地方荒凉阴沉，煞是凄惨；没有鸟儿在附近做巢。四面八方都是丰产的田地，然而，这些田地中间隆起的这个土冢，冢面上却都是不毛之地，只有一条条黄色的沙土，多的是这儿那儿到处成堆生长的、象肮脏的水

疱疮似的石莲花，此外便是毛蕊花和龙葵的隔年枯茎了。

他们念过了驱除瘟疫的祈祷文，便加快脚步，又折向左边儿，在白杨大道之外，沿着一条狭隘的、车辙很深的道路走去。

可是阿伽沙又待了一会儿，从十字架上撕下几片破布条。重新跟在行列后面行走时，她就把破布条一一埋在田塍里；出于迷信，她自有她的目的。

风琴师开始做起连祷来了，然而，响应却是有气无力的，只有极少的几个人在随声附和。

神父现在是精疲力尽了，这时候，他擦着秃头，环顾邻近的田地，跟乡长说道：

"我看这儿的豌豆长得挺好。"

"准是一种早豌豆，土壤也弄得很好。"

"我在复活节前周就下了种，可是我那豌豆苗却不过露了点头儿！"

"因为神父的田是低田，而且又是朝北的。"

"哟，这儿的大麦苗长得真整齐啊，倒象是用条播机播种的！"

"莫德利查人是很高明的庄稼汉，他们耕起田来就象大地主家的雇工一样。"

"咳，我们的田耕得多糟糕啊，但愿天主饶恕我们！"神父悲伤地叹息道。

铁匠嘲弄地哈哈大笑。"那是凭人家大发慈悲，帮着耕的地啊！赠送的马儿可不能看看它是否老掉了牙啊！"

"你们这些小混蛋！你们再不住手，我就要拉你们的耳朵了！"神父对几个用石子扔鹧鸪的顽童大声吆喝道。

谈话停止了，因为风琴师又开始唱诗，铁匠在伴唱，妇女们

的声音渐渐响成一片忧伤的合唱;连祷声在大地上飘飘荡荡,犹如一群鸟儿,被长途飞行累坏了,慢吞吞地向地面上沉落下去。

他们穿过一块块苍翠的田地向前走去,莫德利査人,哪怕是站在很远的地方的人们,也都停止了工作,摘下了帽子,甚至在田里跪了下来,而耕牛却抬起长角的脑袋,哞哞地叫着。

他们走到离第三个土冢和白杨大道大约二百米光景的地方时,有个人大声叫喊道:

"有不少农民从森林里出来了!"

"说不定是我们村子里的人!"

"我们村子里的人!我们村子里的人啊!"他们纷纷叫喊,拥上前去。

"站住!"神父严厉地下令道。"首先要礼拜天主!"

他们确实都遵命站住了,可是不耐烦地蹬着脚。现在大家一齐挤到神父背后去了,神父虽然喝住了大家,自己却也加快了脚步。

起了一阵清风,把圣烛吹灭了,把法旗吹动了,而且使黑麦、灌木丛林和开花的树木都在行列经过时向他们低头鞠躬。人们唱得更加响亮了,脚步也快得几乎变成了一阵奔跑,眼睛始终在向道旁树木间张望着,要想看清楚农民的白色带兜儿外套。

"他们决不会逃跑的!"神父责备道,因为妇女们挤上前来,踩了他的脚跟。

汉卡走在主妇们的队伍里,看到白色带兜儿外套,她就大声叫了起来。虽然没有指望看到安蒂克和别人一起回来,可是眼前的景象却使她心里充满了强烈的欢喜之情。

雅格娜挨着她的母亲走着,她也感到了非冲上前去不可的冲动。一阵热病似的欲望袭上她的心头,牙齿格格地上下打战,

没法儿控制。其他女人急于要和亲人相见的焦灼之情，也不亚于她。不止一个小姑娘和小孩子再也按捺不住，虽然有人叫唤阻止，还是抄着近路向白杨大道跑去了，一路上腿子闪闪生光。

行列不久就走到了波利那所树立的十字架附近，正好在一个土冢前面，它构成了列普卡村和大地主的土地的天然边界线。

在那儿，在那遮荫着十字架的赤杨树下，站着列普卡村的全体壮丁们——她们的丈夫——她们的情人！他们看到行列时便脱掉了帽子，所有的妇女便看清楚了怀念已久的，她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和儿子的脸：瘦削而憔悴，可是焕发着欢天喜地的光彩！

"普洛希卡们！"——"西可拉们！"——"马秀！"——"克莱姆巴！"——"可怜的亲人啊！"——"我们最心爱的人儿啊！"——"啊，我主耶稣呀！"——"圣母呀！"——空气中充满了祈祷、叫喊和亲热甜蜜的低语，每一只眼睛里都燃烧着欢乐，每一只手都伸出来握手，每一张嘴都发出欢天喜地的叫喊。可是神父用一句话就叫大家静了下来，他走向十字架，沉静地念着祈祷："从火焰……"可是他念不快，他情不自禁地频频把同情的眼光投在那些可怜的消瘦的脸上。

神父作完祷告，把圣水洒在他们的低垂的脑袋上，用足全力喊道：

"赞美耶稣基督！——我的亲爱的村民们，你们大家都好吗？"

他们齐声回答神父的问候，象羊群围着牧人似的围上前来，有的吻他的手，有的拥抱他的双膝。他紧紧地把每一个人抱在他的心口，摸摸对方瘦削的面颊，亲切关注地问他们身体可好。最后，神父筋疲力尽了，他坐在十字架下面，擦着额上的汗和眼

睛里渗出来的慈父般的泪水。

神父的周围，他的教民们都在尽量倾吐胸中激荡着的热烈的情愫。

这就腾起了一片欢声：笑，接吻，高兴的眼泪，稚气的饶舌，火一般的言语，热情的喁喁私语，以及象歌唱似的从欢乐的心里迸发出来的叫喊。妇女们把她们的丈夫拉到一边去，男子们摇摇摆摆地站在一圈妇人和孩子中间，说呀，哭呀的，幸福地闹成一片。凡此种种，持续了好几分钟，而且还要继续下去，可是神父看到天色已晚，便示意大家可以走了。

于是他们向最后一个土冢走去，土冢在森林附近的大路上，周围长着稚嫩的杜松和松树苗。

神父念道："我们最敬爱的圣母！……"大家随声附和，仿佛是一个人在大声叫喊，他们的心里洋溢着幸福之感；那赞美诗有如春天的风暴，腾涌而起，迸射出火一般的欢喜之情，冲击着森林。

森林垂首掩蔽着大路，俯瞰着人们，在夕阳中摇曳着树梢，但森林内部却是静悄悄的，啄木鸟笃笃啄木的声音清晰可闻，而杜鹃的啼唤和野鸟的啁啾，也听得清清楚楚。

一路上，有几个地方是沿着耕地的边缘走过去的；排成密集的队伍、默默地傍着路边沟渠行走的农民，便蹲下来看望那一大片翠绿之地，凝视那夕照里灼灼欲燃的开花的树木，那横陈在他们眼前的一长条一长条的麦田——田里麦浪滚滚，仿佛在发出欢乐的喃喃细语，一直翻滚到他们的脚边。他们眉开眼笑地瞧着那一片土地，那真正哺育他们的母亲！有人甚至向土地脱帽致敬；大家都在精神上跪了下来，默默地热烈地向土地膜拜，向神圣的、日夜盼望的土地膜拜！

继这些个最初的致敬膜拜之后，出现了更加嘈杂响亮的谈话和更加自由舒畅的欢乐心情。不少人很想跑进树林里去大叫大嚷，把喉咙喊哑了方才罢休，或是躺到田地里去流下至纯至净的幸福的眼泪。

只有汉卡感到自己与大家隔绝，孑然一身。在她的前后左右，男人们走来走去，高声谈话；妇女孩子们都挤在男人身边，欢天喜地，似乎要一起挤到男人的羽翼之下。唯独她根本没有人关心。大家都有说有笑，喜不自胜，而她呢，虽然处身在他们中间，却是垂头丧气的，憔悴不堪的——就象她看见过的那些枯树一样，周围虽是青葱的灌木丛林，可它已经是垂死的了，连乌鸦也不愿意在此筑巢，也没有一只鸟愿意在此栖息！谁也没有费神跟她打招呼问好。当然，人人都急于要赶到自己的亲人身边去。——释放回家的人是那么多！连柯齐奥尔也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大家又得好生看守杂物间，把猪栏也锁起来了！领头大打出手的人，格利哥里，乡长的兄弟，马秀，也都回来了。只有安蒂克还关在监牢里，也许她再也看不到他了！

这些个想法很快就变得不堪忍受了，它们压迫着她，弄得她路也走不动。然而她还是在走着，头昂得高高的，表面上还是勇往直前，兴高采烈。大家唱赞美诗的时候，她用坚定的声调唱和；神父作祷告的时候，她第一个跟着作祷告，虽然嘴唇是苍白的。只是在寂静的间歇里，听到周围深情蜜意的喁喁私语时，她就不得不两眼紧瞅着闪烁生光的十字架，大踏步向前走去，留神不让她的泪水流出来，以免人家知道她心头的滋味——这些个泪水可真是叛徒，它们涌到了她红肿的眼皮下面，正要夺眶而出。她生怕自己支撑不住，暴露了心里的痛苦，所以她甚至抑制自己，根本不去打听安蒂克的下落。不——不！她已经忍受了

那末多的痛苦，再多的痛苦她也可以熬过来，她可以耐心地忍受一切煎熬。

还有一个人也在跟她一起苦恼。雅格娜也不比汉卡好受。她走着走着，在人群中胆怯地走动着，象是树林里吓得丧魂落魄的野兽。起初她高兴得不得了，第一个跑过去迎接男子们；可是谁也没有跑上前来，把她抱在怀里，亲她吻她！她老远就看到马秀巍然站在众人之中，她的明亮闪光的眼睛向他瞧了又瞧，心中本能地勾起了早已忘怀的情欲，她排开众人挤向前去。可是，马秀似乎没有认出她来；她还没有赶到，他的母亲的两臂已经抱住了他的颈子，他的妹妹娜斯特卡和其他的孩子们也从四面八方围上来拥抱他；而士兵的老婆特雷莎呢，也不管有什么人会看到她，满面泪水，正紧握着他的手哩！

雅格娜心里的火立刻给熄灭了，仿佛被灌上了一川冰水似的。她曾经多么强烈地希望自己感到她也是群众中的一分子，也是那熙熙攘攘的一部分；她曾经多么强烈地希望参与这一个迎接亲人的激动人心的欢腾场面，让自己也象别人一样地尽情欢乐一番！因为，就象大家一样，她的心里确实燃烧着热情，准备接受柔情蜜意带来的一切喜悦；而现在她却发现自己孤零零的，跟这一切欢乐全然无缘，“简直就象一只癞皮狗啊！”她想。

对她说来，这是十分、十二分凄苦的，她勉强忍住了流泪哭泣，她一路走去的时候，脸色阴沉，犹如一团随时会泻下倾盆大雨的乌云。

她不止一次地想溜回家去，可是办不到；要离开这个行列实在是太难了！因此她仍旧和大家待在一起，可是心烦意乱，就象拉帕在拥挤的人群里寻找主人一样。她既不想跟母亲一起走，又不想跟她哥哥西蒙一起走，而西蒙呢，已经有目的地跟娜斯特

卡一起溜到道旁的杜松丛里去了。——凡此种种，终于弄得她十分恼火，真想捡起石子，向大伙儿，向那些露齿呆笑的蠢脸扔去！

大家走过森林的那一头时，雅格娜觉得多少好受了一些。

最后一个土冢正好在十字路口，其中一条路直通磨坊。

太阳已经落山，一阵凉飕飕的风从低洼地带吹来。神父赶紧举行仪式，伐莱克准备了马车等着他呢。他们仍旧在唱赞美诗，但声音是疲倦的；男人们低声问起复活节时烧掉的花圈，他们看到乌黑的废墟距离土冢很近；他们也好奇地凝望着近在脚边的、大地主的土地。

可以看到大地主骑着枣红马在他的田地里跑来跑去；还有几个人，看上去象是在用棍子测量土地。紧挨着十字架，就在道路交叉的地方，烧毁的干草堆那儿，可以见到一辆黄色大马车。

"这是在干么呀？"有人问道。

"他们在丈量土地，可是看上去又不象测量员。"

"大概是买卖人：他们毫无庄稼人的神气。"

"倒象是德国佬！"

"对了，对了；深蓝色的带兜儿外套，长长的裤子，嘴里含着烟斗。"

他们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凝望着，低声交谈着，也夹杂着一些朦朦胧胧的不安之感；他们全神贯注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注意到铁匠悄悄地溜走了——沿着沟渠匍匐而行，直奔大地主家而去。

"也许他们买进波德尔赛庄园呢？"

"复活节的时候，我的确听人说过，大地主正在寻找买主呢。"

"跟德国佬这样的邻居相处，那可只有靠老天保佑了！"

现在仪式结束了。神父坐上马车，带着风琴师一起走了；村

民们分成一小群一小群的，慢慢地步行回家，有的从大路走，有的列成纵队从各种不同的小径穿过去，谁都取道最近的路赶回家去。

大地上暮色四合，被落日映成洋红色的天空，高处正变成一片苍茫。白色的水蒸气，象成团成块的羊毛似的，从磨坊那边升腾起来了。寂静正在笼罩四野，透过寂静，响起了鹳鸟"克里克—克里克—克里克"又高又尖的啼声。

田野上再也听不到人声了，因为行列已经分散溶化在田野里了。

然而，村子里不久就充满了人声，人们闹盈盈地从四面八方进到村里来了；人人都在他离别了很久的大门口划着十字，不少人动了感情，俯伏在圣像跟前呜咽。

现在，又有了新的问好问安，妇女们的没完没了的言语，娃娃们的舌音不清的说话，许多原原本本的叙述也开始了，可又被狂热的接吻和哄然大笑打断了。妇女们，脸色渲红，头发蓬乱，把一盆盆的菜肴放在可怜的吃足苦头的男人们面前，食物是那末丰盛，又用急不及待的心情逼着他们吃下肚去。

他们重新回来和一家团聚，心里高兴极了，这就忘记了过去所受的一切创痛，忘记了积日累月的长久别离，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自己的亲人抱在怀里，没完没了地询问各种事情。

吃过晚饭，他们便走出屋子，到院子里去看看；虽然天色已经在黑起来，他们还是设法在果园里、偏屋附近走来走去，用手拍拍牲口的身体，或是摸摸给繁花压着的树枝，好象它们就是可爱的孩子们的脑袋似的。

然而，那天晚上列普卡村欢天喜地的情景是根本无法描绘的。

的确，家家户户欢天喜地，可也有例外的人家——全村最大的一户人家：波利那家。

波利那家几乎寂无人影。雅姑斯叮卡回家去跟她的儿子团聚了；犹兹卡和维蒂克到伙伴众多、更加热闹有趣的人家去了。汉卡一个人待在黑洞洞的屋子里，喂着她那哇哇大哭的婴儿，她终于按捺不住心头的痛苦，掉下了辛酸的热泪。

然而，汉卡也并不是完全孑然独处。隔壁房间里就坐着雅格娜，她也成了同样的苦恼的俘虏，就象一头用翅膀扑击笼子栅栏的小鸟一般。

奇怪的命运同样地落到她们两个人身上了！

雅格娜比其余的人都回来得早，虽然面色阴沉发黑犹如黑夜，却立刻动手干起活来了。她给母牛挤奶，给小牛饮水，甚至还给猪喂食；汉卡心中纳罕，几乎不相信是亲眼看见的。可是雅格娜却对谁也不理不睬，她使出一股狠劲干着活儿，好象是要让劳累把心头的苦楚压下去似的。

但是劳累也不管用。她的双臂无力地垂下来了，她觉得她的背脊也快要断下来了，可是她的泪水还是象泉水似的涌出来，还是沿着面颊在滚下来，而她的痛苦与凄凉之感却愈来愈甚。

雅格娜泪眼蒙眬，对周围的人，都是视而不见，甚至也没看见彼特；自从她回家以来，彼特一直跟踪着她，急于要给她帮忙，不论她走到哪里，他的眼睛总是跟着她打转，有时候，他跟她挨得很近，她不自觉地让过一边。最后，当他们两个人一起在谷仓里把切好的刍草放进篮子里去的时候，他抱住她的腰，把她推到一垛隔墙上，口中喃喃地叫了一声，便来探索她的嘴唇。

雅格娜心无二用，没有在意，以为这不过是长工的粗暴的恶作剧罢了，看到自己不是那末绝对无人理睬，也许心里还有点高

兴；可是，当彼特把她推倒在刍草上，把自己潮湿的嘴唇压到她的嘴唇上时，她突然明白了他打的是什么主意。她象狂怒的旋风一样一跃而起，象甩掉一束稻草似的把他甩开去；他直挺挺地倒在地板上了。

“你这缺德的丑八怪！”她上气不接下气地骂道，顺手抓起了一把铁耙。“你这瘟神！畜生！蠢货！要是你胆敢再碰我一下，我就打断你浑身上下的骨头！你调戏女人，我非教训你不可，非叫你碰得头破血流不可！”

不过，过了一会儿，她就不再把彼特的事放在心上了；她把所有的活儿干完，便走进正屋里去。

她在正屋门口遇到汉卡。两个人都用那蒙着泪水和悲哀的眼睛互相对看一眼——立刻擦身走过去了。

可是，双方的房门都是开着的，双方的灯都已经点亮，两个人这就时不时地我望望你、你望望我。

后来，共同准备晚饭时，两个人又不得不凑到一块儿，虽然谁也没开口说一句话。谁都明白对方不得不忍受的痛苦，可又时常互相投射着深仇大恨的眼色，而紧闭的嘴巴，也都泄露出不言而喻的幸灾乐祸的恶意：

“自作自受，活该——活该——活该！”

然而，某些时刻，她们也有点儿互相同情，如果两个人中有一个愿意开个头的话，也会亲切地谈起话来。她们甚至依依地用期待的眼色互相睃望；她们相互间的憎恨似乎平息下去了，她们共同的艰苦命运和孤独凄凉之感，正在使她们渐渐接近。可是，到此为止，不再发展。一忽儿是有个小家伙哭了，一忽儿是一种屈辱之感，一忽儿是关于吃亏受害的痛苦回忆——总有个什么东西阻挡着她们言归于好。过了一会儿，她们又重新分裂

了，她们的愤怒再一次地抬头了，她们的心重新被深仇大恨搞得象中暑一样。

“自作自受，活该——活该——活该！”大家都在心里痛骂，大家的眼睛都冒出火来，准备吵一场，甚至打上一架，一泄心头的憎恨。

幸亏事态并没有发展得太严重；因为，吃过晚饭，雅格娜立刻就到她母亲家去了。

一个温暖的黑沉沉的夜晚。天空黑暗深处，只有几颗星星在闪闪烁烁。沼地上蒙了一层薄薄的白色雾霭；青蛙使劲儿高声大叫，受惊的田凫时而发出一两声哀鸣。映衬着天空，沉睡的树木巍然兀立；果园朦胧浮现，作灰白色，仿佛撒了石灰一般；香气荡漾，象是从香炉里喷出来似的——樱花，半开的紫丁香蓓蕾，流水，露珠浸润的泥土，都散发着香气；每一种花都吐出它独特的芳香，一齐混合成为一种美妙醉人的芬芳馥郁之气。

村子内，门口台阶上，沉浸在暗影里的房屋的前后左右，依旧还有些谈话的声音；人们聚集在道路上，路上树木森然笼罩，只有几处亮着窗子里流出来的灯光。

雅格娜原是打算去看她母亲的，可是她转了个弯，向池塘那一边走去，一路上老是停下步来；因为她走一步就碰到成双作对的人们，手臂勾着腰肢，热情地悄悄谈着话儿。

她的哥哥和娜斯特卡在那里热烈地拥抱着接吻。

她也在无意中遇上了玛丽亚·巴尔绥雷克和瓦甫雷克：他们站在树篱近旁，温柔地接着吻，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

还有别的许多人，她听声音就辨认出来了。从池塘附近和篱笆旁边的每一处阴影里，都传来了温柔甜蜜的言语，热情如焚的叹息，以及衣裙窸窣和拉扯抗拒的声音。整个村子似乎沸腾

着温柔甜蜜的情意；甚至未成年的男女孩子也在小巷里玩着恋爱的游戏。

一种突如其来的憎恶之感涌上雅格娜的心头，同时她也下定了立刻到母亲家去的决心。她在途中面对面地遇见了马秀，可是他毫不在意，就跟碰见了个树桩一样。他正跟特雷莎一起散步，互相偎依得紧紧的，谈得正欢；他们从她身边走过去了，可她仍旧听得见他们说话的声音和吃吃地掩口而笑的声音。

她猝然转过身去，拔脚就跑，好象被一群狗追逐着似的；她向自己家里跑去了。

这时候，黄昏宁静地流去，散发着春天的芳香，洋溢着这些个团聚的欢乐以及种种超凡入圣的幸福的安宁。

夜色中，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不是在芳香的果园里便是在田野里，有一支笛子吹起了一曲情歌——仿佛是这一切喁喁情话、接吻和狂欢的伴奏。

沼泽里的青蛙，发动了一个大合唱；这大合唱有时也被打断，其他青蛙从雾霭笼罩的池塘那边，用漫长的、沉沉欲睡的、渐次微弱的、打鼾似的咯咯声，跟它唱和。在小巷里玩耍的小孩子们，听到了蛙声，便跟它们竞赛，唱起了拙劣的、嘲弄的拟声小调：

鹳鸟真蠢，
蠢，蠢，蠢！
愿它喉头阻塞，
噎，噎，噎！
叫起来，
咯，咯，咯！
这有多乐，
乐，乐，乐！

第　八　章

这是令人愉快的一天，温暖而又爽朗；在这样的一天里，农民们经过一夜酣睡，一醒就从床上跳起身来——先做过祷告，便毫无倦容地动手干起活儿来了。

一轮巨大的红日缓缓上升，在那广大无垠的天空里，在几缕稀薄的雾霭之间，飘浮着一簇又一簇的羊毛似的白云。

凉风可忙呢，那神气，就象早晨催促一家子起床的农民一般：它使软弱萎靡的麦子抖擞精神，把雾霭吹开驱散，叫下垂的树枝东摇西晃，它绕着果园奔跑，而且冲进园里，摇得最后的樱花象雪片似的纷纷落地。

列普卡村的人也醒来了，赶紧起床了。好些头发蓬松的脑袋探将出来，用惺忪的睡眼张望着这个世界；有些在洗脸；不少只穿了一半衣服的妇女，正汲水到家里去。这儿有个男人在劈柴，那儿有辆货车开到了大路上。炊烟象花彩似的从烟囱里冉冉上升，贪睡的人挨到了厉声的詈骂。

天色尚早。东方的太阳还不过升到一人高，殷红的光芒斜斜地投进了果园林木之间；然而每个人都已经生气勃勃地活动开了。

风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去了；人们享受着舒畅的宁静，享受着新鲜馥郁的早晨：阳光在水面上戏耍闪烁，家家户户的屋顶上滴下珍珠般的露水，燕子在澄澈的天空里掠过，鹳鸟从巢里飞出

来觅食。公鸡扑动翅膀，在篱边放声啼鸣，呷呷地叫着的大鹅，带着小鹅进入玫瑰红的池塘。牛棚里，牲口在哞哞地叫着；在它们周围，在院子里，人们急急忙忙地在给母牛挤奶。家家户户把公牛从院子里赶到了大路上，它们迈着笨重的步子，懒洋洋地鸣叫着，在树木和篱笆上摩擦着身体；羊群走过去了，昂起脑袋咩咩地叫唤着，挤到尘土弥漫的道路中间去。所有这些个家畜都给赶到了教堂前的空地上；在那儿，上了年纪的农民骑在马上，挥动鞭子，使性儿大声咒骂着，把散了开来的家畜聚集拢来，驱策落在后面的赶上前去。

不多一会儿以后，又来了赶着呷呷乱叫的雪白鹅群的人，牵着母牛的人，带着跛脚马到休耕地上去吃草的人。

可是这些个忙乱纷扰很快就过去了，村子里其余的人都在纷纷准备赶集。论时间，男子汉们从牢里释放回来已经有一个礼拜光景了；列普卡村里的一切情况，也渐渐地或多或少地恢复常态了。

可也并不是完全恢复到了应该如此的地步。男人们仍旧是懒洋洋的，时常赖在床上太久。有的人，上酒店去的次数也太多了——说是要保持消息灵通哩。不少人跑来跑去地东拉西扯，不惜浪费掉半天的光阴；还有人连最紧要的事情也马马虎虎地敷衍了事。经历了这么一段时间的强制性的无所事事以后，生活一旦脱离了轨道，要纳入正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情况每天都在改善，工作日上酒店去的人愈来愈少了，匮乏贫困扼住了人们的咽喉，逼着他们汗流满面地辛勤劳动。

不过，既然今天蒂姆夫有集市，他们就宁可去赶集，把工作搁一搁再说。

何况，收获前捉襟见肘的情况来得又早又猛，大部分人家都

在叫苦连天。凡是剩下来可以卖掉换钱的东西，他们都急急忙忙地送到集市上去。其他的人呢，也去赶集，不过只是去跟邻居聊聊天，兜一圈看一看，或是喝上一口伏特卡。

人人都有他自己的苦恼；除了在集市上，在当地的节日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寻找安慰、诉说苦恼、求得金玉良言的忠告的呢？

所以，牲口都赶出去吃草之后，有车的就立刻备车，没车的就立刻开步走了。

最穷最苦的人首先上了路。斐利普卡伤心地赶着六头鹅往前走；她不得不忍痛把它们卖掉。她的丈夫回家时就病了，家里又根本没有吃的东西可以放到锅子里去煮的了。

有些柯莫尔尼基们，把才怀孕的小母牛，也牵出去卖掉。贫穷可真是腿长爪凶；歪嘴格利哥里虽然有八英亩田，可也不得不出卖乳牛，而他的邻居约瑟夫·瓦赫尼克，正赶着一头母猪连同一窝小猪去出售哩。

他们不得不竭尽全力把生活维持下去。由于拮据窘迫，被逼把最好的马卖掉的，也不止一个人。例如，古尔巴司。他欠巴尔缨柯娃十五个卢布；她告了他一状，打赢了官司。所以，在全家痛哭声中，这个可怜人儿跨上栗色母马出了门，要把它卖掉了。

马车接着马车，辚辚地挨在一起前进。富裕农民也在车子里带着一些东西，乡长提醒过他们，他们得缴纳捐税。许多主妇同样也带着东西去赶集：母鸡在车内围身布底下咯咯地叫；步行的妇人呢，手巾里包着鸡蛋或是黄油。还有人在肩上抗着打算出卖的几块麻布或是几件节日穿的衣服。

弥撒举行得比平常早，也分外匆促；士兵的老婆特雷莎有事

非跟神父说话不可，可她来到时正好神父离开教堂回去吃早饭了。她不敢招呼神父，便站在他家花园栅栏外边等他出来，可是，她还没来得及走到神父跟前，神父已经登上马车，向蒂姆夫驰去了。

特雷莎叹了口气，悲伤地望着神父；神父的马车驰上白杨大道，不断地扬起一团团的尘土，落在周围的田地里。不少货车仍旧辚辚地前进着；稀稀朗朗的一串红色的裙子，在大路边上列成一个纵队，她们穿行于树木之间，色彩忽明忽灭。不多一会儿，列普卡村便归于沉寂了。磨坊，铁匠铺，都关门了；大路上不久就寂无人影了，留在家里的人，不是在果园里忙着干活，便是在院子里磨磨蹭蹭地做事。

特雷莎十分懊丧地走回家去。

她住在教堂那边，紧挨着马秀家；住的是小小的茅屋，只有一大间和半个过道。在分家的时候，她的兄弟分到半所茅屋，就把他那一份拆走，在他自己的土地上重新盖了房子。如今屋顶上板壁上锯过的木板，象瘦削的肋骨似的，突出在尽是烟煤的烟囱旁边。

娜斯特卡在自己家门口看到特雷莎。——两家之间，仅仅隔着狭狭的一段果园。

"怎么样？神父替你把信念过了？"娜斯特卡大声问道，向她跑了过来。

特雷莎把她的失望讲了出来。

"我想风琴师也能念信的。他能把意思讲出来的。"

"当然啦；可是我怎么能空手去见他呢？"

"带几个鸡蛋去就是了。"

"家里只有鸭蛋；妈把鸡蛋拿到集市去卖了。"

“那有什么关系；他也不会不收鸭蛋的。”

“我很想去；可我又很怕去！如果我自己能知道信里边写些什么话，那就好了！”……她从胸口掏出一封丈夫写来的信，那是乡长昨天从邮局里给她带回来的。“信里究竟写的是些什么话呢？”

娜斯特卡从她手里接过那封弄得肮里肮脏的信，坐在篱笆旁的踏脚墩上（特雷莎坐在上面的横档上），拚命要把那信读出来。特雷莎双手捧着下巴，恐惧地凝望着娜斯特卡竭力要把它拼出来的、那些神秘的字母。可是，娜斯特卡除了头上的“赞美耶稣基督！”外，一个字也认不得。

“不管用，我读不下去。不过，马秀一定读得出的。”

特雷莎面孔涨得血红血红的，小声儿回答道：“娜斯特卡，我求求你，千万别把这信的事告诉马秀！”

“如果是印刷体就好了。我什么书都能读，个个字母我都认得清的。——这些个笔直的杠子啊、曲里拐弯啊，我可什么也看不懂……就象掉进墨水里的苍蝇满纸乱爬一样啊。”

“不过，娜斯特卡，你不会告诉马秀吧？”

“昨天我就跟你说过，我才不管这闲事呢。——不过，如果你的男人回家了，准会什么都瞒不住的！”她说着就站起身来。

特雷莎一个字也答不出来；竭力忍住的眼泪使她哽不成声。

娜斯特卡有点儿恼火地走掉了，一面走一面叫唤着她的鸡群；特雷莎包了五只鸭蛋，上风琴师家去了。

她走了好一阵才走到，一路上她经常停住脚步，躲到树荫里，呆望着眼前的那些个不可解的字母。

“也许他要回来了。……”

她在恐惧的袭击下挣扎着，她的双手发抖，她的心猛烈跳

动；她两眼蒙眬地蹒跚前进，就象急待扶持的人一般，她不止一次地把身体靠在树上，以免倒下。

“也许他不过是写到寄钱的事！……”

她的脚步开始软弱无力；这封信成了她的负担和折磨；她不断地把信从手里放到胸口，又从胸口拿到手里。

风琴师家好象一个人也不在似的。所有的门都开着，所有的房间都是空空的。有个窗口挂着一条裙子代替窗帘，从那儿传出了鼾声。她一面怯生生地向过道走去，一面向院子里东张西望。有个女佣坐在厨房门口，正一面搅着奶油一面用树枝赶着苍蝇。

“太太在哪儿啊？”

“在果园里；你马上就可以听见她的声音的！”

特雷莎仍旧站在那里，把手里的信都揉皱了；她把头巾往前拉了一拉，因为阳光正从披屋上面笔直地照射过来。

神父家的院子就隔了一道篱笆。在那儿：鸡咯咯地大叫大嚷，鸭子在池塘里大吵大闹，小火鸡在篱笆附近哇哇哀号；阁阁而鸣的大火鸡，翅膀下垂，正向那些在泥沼里打滚的乳猪发动猛攻；一群鸽子在天空中打着盘旋，慢慢下降在红色的屋顶上，象一朵朵雪白的云。

特雷莎的眼睛里泪水盈盈。她扭转了头，问道：

“风琴师在家吗？”

“他还上哪儿去？神父出去了，他就重新躺下睡觉了。”

“神父赶集去了，可不是吗？”

“是啊，去买一头母牛。”

“怎么，他有那末多牛，还嫌不够吗？”

“老财们还不是富了还要富！”女佣咕噜道。

特雷莎沉默了一会儿。别人理应发财，她活该贫穷，这可真是冷酷无情啊！

“太太来了！”女佣说道，使劲地将棒杵在乳钵里上下搅动，搅得奶油都溅出来了。

“懒东西，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因为你不肯老远地把马赶到休耕地去，你就故意把马放到苜蓿田里！”但听得这位太太在大叫大嚷。“竟吃掉了六十平方米的苜蓿！可是，我马上就要告诉你的叔叔，叫你狠狠地挨一顿打，你这窝囊废！”

“我可是亲手把马带到休耕地去的，我亲手带去的，还用绳子把它拴住哩！”

“别撒谎！你叔叔会跟你讲道理的！”

“可是我说，婶娘，我压根儿没把马放到苜蓿田里去。”

“那末，谁放的马？难道是神父吗？”她反唇相讥道。

“你猜着了，婶娘。是的，是神父在那儿放过马的。”小家伙提高了嗓门儿回答道。

“你疯了吗？闭嘴，这种话给人家听见了怎么办？”

“我决不闭嘴。我当着神父的面也要说出来！——今儿天刚亮的时候我去把马儿收回来，褐色马躺着，公马吃着草，两匹马都一点也不错地待在我昨夜放出去的地方。我解了绳子，骑上褐色马，这时我看见有几匹马在我家苜蓿田里大吃大嚼。那时天色还灰蒙蒙的——我骑着马从斜刺里穿过去，靠近神父的园子，打算把那些马带出去；所以我沿着克莱姆巴家的小路走过去。这时候我看到了神父，神父念着每日祈祷书，东张西望了一下，就挥动鞭子，把他的马儿往苜蓿田深处赶进去，赶进去！”

“别说了，米哈尔！……好一件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神父本人！……我老是说，去年的干草……可是，别声张了；有个

女人来了。”

她急急忙忙、趔趔趄趄地走进院子，睡在被窝里的风琴师在叫唤米哈尔。

特雷莎把鸭蛋送过去，拥抱了太太的双膝，请求把她丈夫来信的内容讲给她听。

“你稍等一下。”

过了一会儿，他们叫她到房间里去。风琴师衣服穿得很少——只穿了一件衬衫和一条短裤——正在喝着他那早晨的咖啡。他开始给她念信。

她听着他念的时候，心都碎了。是的，他——她的丈夫——在收获的时候要回家来了，要跟伏拉的古巴·雅尔契克以及波利那的儿子格利哥里一起回来了！这信是亲热的：他渴望着要见到她，问起家里每一个人，向他的老相识老朋友们问好；他想到可以回家了，欢喜之情溢于言表。格利哥里还附了一笔，请她把他要回来了的消息告诉他的父亲。可怜的人啊！他根本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这些亲切的话象鞭子一样地打击着特雷莎，撕碎了她的心。对待这可怕的消息，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是她的眼睛不久就润湿了，流出了泄露秘密的眼泪。

“她的丈夫要回来了，她是多么高兴呀！”风琴师的妻子故意嘲弄地说道。

听到这话，她哭得更加厉害，为了不让人家看到她哭得死去活来的丑态，她从风琴师家逃也似的跑了出来。她蜷缩在篱笆附近，呆了好久好久。

“我怎么办呢？咳，我怎么办呢？”她绝望地哀号痛哭，心中极为痛苦。

她的丈夫要回来了……一切都要败露了！想到这里，恐惧就象摧毁一切的巨风似的扫荡袭击着她。她的雅斯耶克是个生性善良的好人，可是脾气非常暴躁。普洛希卡一家子都是这个样子的。他决不会饶恕这种罪行；他会杀了他。“天主啊！发发慈悲吧！”她呼吁求救道，可是她一点也没有为她自己着想。涕泪滂沱，中心欲裂，她过了好一会儿才摸索到了波利那家里。汉卡不在家，她出门好久了；雅格娜在娘家干活。只有雅姑斯叮卡和犹兹卡在家，她们正在果园里把麻布摊开来漂白。

她把格利哥里要回来的事告诉了她们，打算说完立刻就跑。可是那老婆子却把她拉到一边，用低沉而异常亲切的口吻说道：

“特雷莎，克制自己吧；别再糊涂下去了。贫嘴恶舌是阻挡不了的……你的雅斯耶克就要回来了，不论怎么样，他总会知道的。你好生想想：情人，不过是个把月的事；丈夫，那可是终身之事。我讲的是金玉良言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她结结巴巴地说道，假装听不懂对方的说话。

“别装傻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们两个人的事情。现在趁着还来得及，把马秀打发掉吧。如果你断了这个关系，雅斯耶克就不会相信闲言闲语了。他一直在想念着你；你很容易使他什么都相信的！马秀喜欢跟你同床共被，可他又不是非同你同床共被不可的；趁你还办得到的时候，把他摆脱掉吧……私情，一忽儿就过去了，就象昨天已经过去一样：如果你把一生都押在私情上，私情就不会长久了。私情——不过是星期日的好菜：谁天天吃好菜，谁就根本不在乎它了。——常言道：‘两颗心生了私情，生气勃勃；两个人结了婚，死气沉沉。’——也许是这么一回事；可是，跟丈夫孩子一起过日子，哪怕是死气沉沉，也比跟野汉子

一起自由自在来得好。——别呜呜咽咽的，及时挽救你自己就是了。如果你的丈夫，因为你做了这档子事，不再爱你了，把你从家里撵出去了，你怎么办？你到哪儿去安身？你就这样毁了，成为大家的笑柄！傻瓜！凡是男人都穿裤子，马秀也好，古巴也好，都一样。谁都指天发誓说是爱你，那股热劲儿没有消歇的时候，谁都甜得跟蜂蜜一样。——你好生想想吧，牢牢记住我说的话吧；因为我是你的姑妈，我一心巴望你好啊。”

可是特雷莎不愿意再听下去了。她逃到田野里，坐在黑麦丛中，尽情痛哭。

她竭力要考虑雅姑斯叮卡的忠告，可是考虑不了。她对马秀的热情十分强烈，一想到要丢开他，自己就痛苦得象受伤的野兽一样在地上打滚。

过了一阵，附近忽然有吵架的声音，使她吃惊地跳起身来。

就在乡长的房子前面，一场猛烈的吵架正闹得不可开交。

乡长太太和柯兹洛娃正用最凶狠的谩骂互相攻击着。

她们隔着大路和两家的篱笆，面对面地站在那里，谁都只穿着内衣和裙子，谁都恼火得上气不接下气，使出全身的劲儿痛骂着对方，向着对方挥舞着拳头。

乡长正往自己的车子上装东西，他不时地瞧瞧那一个从莫德利查来的农民。那农民坐在门廊里，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这场吵架，怂恿她们吵下去。

老远就听得见她们大吵大叫的声音；不多一会儿，许多人都从邻近的篱笆后屋角边探出头来张望。

天啊！她们两个吵得可真是天翻地覆！乡长的老婆，平常那末文静和气的，今儿可暴跳如雷，可怕极了，而且她的怒气一刻复一刻地在高涨着；柯兹洛娃呢，好象蓄意寻衅似的，辱骂她，

嘲弄她，毫不留情地惹得她格外生气。

“讲吧，讲吧，讲吧，我的乡长太太！”她大声说道，“统统抖出来吧！哪一头狗也不及你乡长太太吠叫得厉害！”

“我家里没有一个礼拜不丢失东西的！生蛋的母鸡——小鸡雏儿——甚至还有一只老鹅——都不见了。咳，就在我自己的园子里，果园里，我丢失的东西算也算不清！但愿我丢失的东西毒死你！呛死你！”

“好极了！——哇哇地叫吧，你这老乌鸦！哇哇地叫吧，我的乡长太太！你叫了就舒服了！”

“我当然要讲，就在今天，”她对站在大路上的特雷莎说道，“我拿出五块麻布到果园里来漂白……吃过早饭，我出来洒水，一瞧——一块麻布没有了！我东找西寻！——麻布好象是被大地吞掉了！——你瞧，我用石头压住的，而且一点风也没有！……挺好的麻布，细麻布！哪一家铺子里也买不到比它再好的麻布……可是你瞧，丢失了！”

“你的眼睛里涨满了脂肪，所以你就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是因为你这贼，把它偷了！”她大声嚷道。

“我是贼？——说，哦，你再说一遍！”

“你是贼！你是贼！而且，当着大家的面，我可以作证！我把你加上脚镣手铐关到监牢里去的时候 你就会招认了！”

“她——她说我是贼！——乡亲们，你们都听到了？我对天主发誓，我要控告她诽谤。——你们大家都听到她说的。吓，你这木头人，难道我抢了你偷了你？你的证据在哪里？”

乡长老婆一听这话，就抓起一根棍子，象狂怒猛窜的狗似的冲到大路上，大声嚷道：“你挨到棍子就有了证据了！我要证明你有罪！我要……”

“来吧，我的乡长太太！哼！你这头猪，你敢碰我！稻草人婊子，你敢碰我！”她大叫着，同样也冲上前来了。

她推开了要想拦住她的丈夫，叉开双腿，两手撑腰，嘲弄地叫喊道：

“打我吧，打我吧，我的乡长太太，你打了我，你就得坐牢！”

“住嘴，娘们！”乡长插嘴道：“要不我就把你先关到监牢里去！”

“把你自己家里的那头疯狗锁起来吧，这才是你的责任；用根绳子把你老婆缚起来吧，要不她就要咬人了！”柯兹洛娃怒不可遏地喊道。

“娘们！”他威胁吆喝道，“我说话时，可得尊重我的官职！”

“我啐你这官职！”——她骂出口来的话可更加大胆——“你可明白我的意思？他，他居然恫吓我？——瞧瞧他这个人吧！说不定是他自己偷了麻布，去给他的姘妇做衬衣的呢！可不么，乡里的公款都是这样变得无影无踪的；你这酒鬼，你把公款统统喝光了！——吓，我们都知道你的所作所为，不用担心！——哈哈，我的乡长大人，你，你也得躺在监牢里啊！”

这段话可成了柯兹洛娃引火烧身的稻草：乡长夫妇俩象狼一样地向她直扑过来。乡长老婆首先一棍向柯兹洛娃的脸上打去，接着就发出一声野蛮的叫喊，指甲直向对方抓过去掐过去；乡长呢，凡是他动手打得着的地方，他都狠命打去。

巴尔特克立刻飞跑出来搭救他的老婆。

他们四个扭在一起，就象一群打架的狗一样；究竟是谁的拳头、谁的脑袋在挥舞摇晃，究竟是谁的声音在大吼大叫，没有一个人弄得清楚。从篱笆到大路，从大路到篱笆，他们来来往往地直打趔趄，身子摇摇晃晃，好比被大风刮起来的一束麦秸似的，

最后，终于在一阵酣战之中，都倒在一个沙堆上了。

他们落在一团沙土飞扬的云雾里了，诅咒和臭骂的声音依然可闻；可是，他们立刻又冲到大路上来，搏斗着，拚命叫着嚷着。

有时候，这个或那个人倒在一边了，有时候，大家都站起来了；接着，互相揪住头发，掐住喉头，抓住颈背，又重新打起来了。

不过，这场骚扰不久就惊动了全村的人；妇人们无能为力地绕着战场东跑西跑；最后，男人们也来了，这才把打架的人硬拉了开来。

可是，诅咒、谩骂、哭泣、恫吓依然继续不断，无法形容。邻居们很快都走开了，生怕给传去做证人；然而全村暗中传遍了消息：乡长夫妇给了柯齐奥尔两口子一顿毒打。

几分钟以后，打肿了脸的乡长，跟他那也挨过拳头也被指甲抓破脸的老婆，一同坐上马车，出发了，去控告他们的仇敌了。

大约一个钟头以后，柯齐奥尔两口子同样也出发了：普洛希卡老头儿十分亲切地自愿免费用马车把他们俩送去——乡长站在大地主那一边，他就用这个办法来泄愤报复。

柯齐奥尔两口子去告状，模样儿就跟他们刚打完架时一式一样，根本没有费什么周折把自己打扮得更体面一些。

他们赶着车子在村子里慢慢地走过，一路上把他们受到的虐待讲给大家听，把受的伤指给大家看。

柯齐奥尔的脑袋给斫了一道口子，深达骨头，所以他的脸上，颈子上，胸膛上都沾满了血，透过衬衫的裂缝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事实上，伤势并不厉害；然而他时时刻刻地紧按着腰部呻吟不已。

“我的天啊！我再也顶不住了！他把我浑身的肋骨都打断了！——救命啊，好邻居，救命啊！不然的话，我就要死了！”

他的老婆也接上来哭诉。

“乡长拿棍子打他！——啊，可怜的人儿！你别躁急，你吃的苦太多了；可是天下还有正义，要惩罚那些恶霸的……可不么，乡长打算杀害我的丈夫，乡亲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阻挡住了：乡亲们会出庭作证的！”在这些个解说中间，她又不时地夹进可怕的号啕大哭。的确，她的脸已经变了形，认不出来了：头巾也丢了，光着脑袋，整绺整绺的头发连头皮一起给扯掉了，耳朵给撕裂流血，两眼充血，整个脸上都是指甲抓过搔过掐过的伤痕，活象翻耕过的田地。虽然大家明明知道这妇人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可是看到她这副模样，也引起了好多人的同情。

“啊，啊！这样辣手辣脚的对付他们，也太不象话了！”

“这简直是罪恶，无耻！他们差点儿给打死了。”

“是啊，打的好可怕啊。可是乡长大人有什么事干不出来——那末一个官儿，那末一个大人物！谁管得了他？”普洛希卡恶意地插嘴向众人说道。

听了这话，大家都没了主意，完全手足失措了；柯齐奥尔两口子都走得看不见了，大家还发楞了好久，定不下心来。

他们打架时躲了起来的特雷莎，直到双方都走掉以后才露脸。

巴尔特克跟她是远亲，她就上他家里去看看。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柯兹洛娃刚从华沙带来的三个孤儿坐在房子外面，他们挤在一块，一面贪婪地吞吃着半生半熟的马铃薯，一面用调羹来阻挡那些抢吃东西的猪，向它们大叫大嚷。他们是那末凄惨，那末苦于无人照顾，那末肮脏污秽，她从心里可怜他们，她把他们带到过道里，把他们的敌人关在门外；然后，她跑开去传布消息。

哥拉勃家里，只有娜斯特卡一个人在家。

马秀在吃早饭之前就上了斯泰和(别列察的女婿)家，去看看那塌倒的房子可有什么办法好想。老头儿别列察也跟他在一起，时不时地结结巴巴地说上一言半语。雅赛克先生象往常一样坐在门槛上，吸着纸烟，对着在樱桃树顶上打盘旋的鸽子吹口哨。

离开中午不远了。

热空气在田野上颤动荡漾，有如一泓涟漪；田野和果园舒畅地沐浴在阳光里；时而有一朵花从别列察的樱桃树上落下来，飘飘荡荡，好象一只白色的小蝴蝶。

马秀勘察完毕时，都已经过午了。他一面戳戳这儿那儿的木头，一面作出了判断：

"全是烂木头，一碰就粉碎了；你没法儿用这种木头盖房子。完全不中用了。"

"也许，"斯泰和忧心忡忡地说道，"我可以买一点儿新木头，然后……"

"你得买整个房子用的木头。这儿的横梁一根也不管用了。"

"天哪！"

"可是下梁也许还顶用，"老别列察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们只要换上新的上梁，把整个儿木架紧一紧，把它撑起来就是了。"

"如果你那末聪明，你就那末办吧！我可不用烂木头盖房子！"他反驳道，把外套也穿上了。

这时候，薇隆卡抱着孩子，伤心地哭泣着，走过来了。

"咳，咳！那我们怎么办呢？"

"盖一所新房子，得花二千卢布。"斯泰和十分苦恼地说道。"我们可以从森林里搞到一些木头；其余的我可以另外想法

子……向政府机关提出申请……”

“可是，现在森林操在法院手里：现在这个当口，他们还会给我们什么木头？咳，到森林里去打野柴也不许可啊！你等着法院的判决，到时候再盖房子吧！”这就是马秀的忠告。

“的确！好主意！——可是请问，今年冬天我们住到哪儿去呢？”薇隆卡说道，眼泪重新涌了出来。

谁也不说话了。马秀收拾工具，斯泰和搔头皮，别列察在角落里擤鼻子。

就在这时候，雅赛克先生站了起来，提高嗓门儿说道：

“薇隆卡，别哭。你们盖房子的木头，有办法搞到的！”

大家张口结舌地站在那里，惊异得楞住了；马秀终于首先头脑清醒过来，纵声大笑。

“聪明人的诺言，傻瓜蛋才相信！——他自己连个睡觉的地方也没有，却大谈什么要给人家盖房子呢！”马秀粗暴地大声叫喊，皱紧眉头瞪眼看着对方；可是雅赛克先生又重新坐下，继续抽着烟，捻弄着胡须，两眼凝望着天际。

“再过一忽儿，他准会答允给你们整整一片农场了！”马秀说道，他大笑一声，耸耸肩膀就走了。

马秀立刻向左转弯，循着通向偏屋的小径走掉了。

那天在园子里干活的人很少；但见孤零零地有一条裙子在闪着红光，再不然就是这头那头有一个男子在修葺屋顶，或是在面向田野的谷仓门口蹓跶。

马秀没有什么急事儿；他随心所欲地闲荡着，跟邻居们聊聊乡长大打出手的事情，跟姑娘们嘻嘻哈哈地说说笑笑，再不然就跟果园里的老婆子们讲些十分有趣的笑话，叫她们忍不住哈哈大笑；当他走远了的时候，好多人会唏嘘叹息，用中意溺爱的眼

神望着他的背影。

他也的确是个漂亮的男子汉；体格结实，好比橡树，而且可以算是列普卡全村年青人中的“王”；论力气（除了仅次于安蒂克·波利那外），全村就数他第一；论跳舞，他也不亚于斯泰和·普洛希卡。而且，他又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什么活儿都能干；他能造货车，砌烟囱，修葺房屋，又吹得一口好笛子。所以，虽然他几乎没有一分田地，跟人打交道时又很慷慨，手头毫无积蓄可言，然而许多作母亲的，甘心情愿花上一头牛的代价请他喝酒，只要她能取得他的好感、促使他跟她的女儿成亲就是了；姑娘们中间，容许他跟自己十分亲近，但愿结婚预告得以早日公布的，也决不止一个。

可是，大家都没有达到目的。他跟母亲们喝酒，跟女儿们闹恋爱，然而一提到婚姻问题，他就象黄鳝一样的滑掉了。

“挑选妻子是很难的。——每个人都有她的优点；别的女孩子也正在长大起来，比哪一个成熟了的姑娘都好。——我决定等一等再说。”媒人们去纠缠他的时候，他经常这样答复。

接着，他在去年冬天和特雷莎勾搭上了，几乎公开地和她同居，闲言闲语也好，忠告也好，他都不理不睬。

“雅斯耶克回来的时候，我就把特雷莎还给他，我替他很好的照料了老婆，他会请我喝一杯呢！”他释放回家后不久，有一次哈哈大笑着说过这样的话。他对她厌倦了，慢慢地跟她疏远了。

现在，他要回去吃午饭，却故意绕远道行走，无非是为了跟姑娘们寻寻开心，跟那些愿意让他调情的戏谑一番。

这样，他就完全出乎意外地，跟正在她母亲的果园里拔草的雅格娜，面对面地遇上了。

“啊，雅格娜！”他满心高兴地大声喊道。

她突然挺直了身体，高大优美，犹如蜀葵。

“你眼睛里居然看到我了？哦，看到得多快啊！从你回家那天算起，不过一个礼拜居然就看到我了！”

“呀，你看上去比过去更加美丽可爱了！”他用低低的惊讶的声调说道。

她那衣裙的下摆，卷到了膝盖附近，红色的头巾，在下巴下面挽了个结；一双又大又甜的蔚蓝色的眼睛，打红色头巾下面往外张望，雪白的牙齿在樱桃色的嘴唇中间闪闪有光，整个脸蛋儿焕发着苹果似的红润的光彩——那末美丽好看，仿佛在逗人去吻它。

她大胆地将两手叉在腰里，把不可抗拒的明晃晃的眼神向他投射过去，深深地穿透了他的心灵。他小心谨慎地向四周打量一番，便向她挨近来。

“这整整一个礼拜我一直在找你——可是没有找着！”

“跟狗去撒谎吧，狗自会相信你的。——哈哈，夜夜嬉皮笑脸地在果园里蹓跶，夜夜向别的姑娘献媚，这样的一个男人，现在他还敢老皮老脸地在我面前撒谎否认吗？”

“咳，雅格娜，难道这就是你对我的欢迎吗？”

“呀，这样说来，最好是叫我跪下来，感谢你还记得有我这个人吗？”

“去年，我得到的是另外一种欢迎！”

“不过，今年可不是去年！”她转过身去，以手掩脸。他立刻走上前去，急切地伸出手去拥抱她。

她愤怒地挣脱了他的拥抱。

“别碰我；特雷莎会为了你挖掉我的眼睛的！”

“雅格娜！”他叹息。

"你走吧；去跟她，跟大兵的老婆谈情说爱吧；在大兵回来之前，为她效劳一切吧。——你坐牢的时候，她给你吃得美美的：现在你该报答她一些了！"

雅格娜的每一句话都是狠狠的一拳，而且说话时都带着极大的鄙夷，马秀怔住了，答不上话来。

他深感遭到了羞辱；他的脸窘成了暗红色，他搭拉着脑袋，立刻拔脚逃跑。

雅格娜虽然不过是把一个礼拜以来自己心里的感受和眼前的心情讲了出来，现在她却懊悔说出这些话了。她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会生那末大的气，一走了之的。

"我真傻！我只说了一肚子气恼的话！"她想，伤心地凝望着他的背影。"突然跟我生那末大的气！——马秀！"

马秀仿佛逃命似的穿过果园跑将出去，没有听见雅格娜叫唤他的声音。

"黄蜂！雌老虎！"他咕咕哝哝地骂道，这回可是笔直地向家里走去了，脑子里，一忽儿是愤怒压倒了惊异，一忽儿是惊异压倒了愤怒。以前，她对他总是那末多情，那末温柔！现在她简直把他当作垃圾了。他剧烈地感到受了羞辱，所以他又向四周东张西望，看看是否确实没有被旁人听见。

"她还跟我提起特雷莎呢！蠢丫头！——特雷莎才不在我眼里呢——她不过是我玩弄的东西罢了！——雅格娜的眼睛多末明亮啊！她两手插腰的姿势多末神气啊！——哦，给这样的黄蜂螫一下，也不算什么耻辱……只要以后有蜂蜜流出来就好了。"现在他快到家了，他把脚步也放慢了。

"我提起过去的事情，她就生气了。——不过，难道是我的错吗？……至于特雷莎，"——他想到这里就扮了个鬼脸，就象大口

喝下酸醋的人一样——“我对这哭娃娃已经受够了。我并没有发誓跟她永远厮守在一起，我没发过誓吧？……牛尾巴才粘在母牛身上，我可不是母牛的尾巴！……而且她还有她自己的丈夫；为了她的缘故，我可能遭到神父在讲坛上公开申斥呢……这样的一个女人，会把一个男人毁了的。——让天下的女人见鬼去吧！”他在极端恶劣的心情中作了这样的结束语。

家里的午饭还没有准备好。马秀责备他妹妹偷懒，接着便进去看特雷莎：特雷莎正在果园里挤牛奶，抬起她那十分悲哀的泪水盈盈的眼睛向他望望。

“又哭哭啼啼了？干么呀？”

她道了歉，深情地瞧着他。

“留点儿神吧：母牛把奶溅到你裙子上了。”

他今天干么对她这样生硬、这样粗暴？他可有什么心事？她心中纳罕。她可温温和和，尽其所能地温和；然而，不论她说什么话，都给他凶恶地喝住了。

他好象是在果园里找寻什么东西似的，可又时不时地偷偷瞧她一眼，而且在心里再三思量着。

“我的眼光到哪里去了？……这样一个毫不足道的、没有生气的女人……既不美丽，又不风骚！……骨瘦如柴，叫人恶心！……皮肤又黑得象个吉普赛人；说到风度，根本没有风度可言！”

的确，她的眼睛，也只有她的眼睛，是美丽的；也许跟雅格娜的眼睛差不多：巨大，象蓝天一样的明朗，从黑眉毛下面向外探望着。可是，他每次看到这双眼睛，总是转过脸去，自言自语地低声咒骂道：

“她象牛犊一样地翻动着眼珠！”

她的这些个眼光，使他不耐烦，使他愤怒。

"我不要瞧这双眼睛，我不要瞧！——哦，哦，你愿意做多少媚眼就做多少媚眼吧，你可抓不住我的心。"

他们一起同吃午饭，他可从来没有跟她说过一次话，也从来没有向她那边瞧过一眼。的确，他跟娜斯特卡是讲了话的，可也没有好言好语。

"这些燕麦片是连狗也不要吃的：焦得叫人受不了！"

"稍为焦了一点儿：正好有些香味。"

"我说话，你可别打岔！——你在麦片里搁的苍蝇比咸肉末儿还多！"

"怎么，你现在反对起苍蝇来了？可别这样臭讲究了！不会把你毒死的。"

接着他又埋怨白菜汤是用臭猪油煮的。

"你还不如用车轴润滑油来煮白菜汤呢！"

"你不知道用车轴润滑油煮的汤是什么味道吗？我不知道，可我也不愿意试试，"他的妹妹尖锐地答复道。

可是他继续找寻一切嘟嘟囔囔的机会。特雷莎自始至终闷声不响；所以，吃过午饭以后，看到她的母牛在屋角上摩擦身体，他就直接向她开火道：

"母牛脏透了，浑身都是粪：你就不能把它擦干净吗？"

"我们的牛棚潮湿，它在牛棚里弄脏的。"

"潮湿，倒说的是！"他大声嚷嚷道。"森林里有的是松枝，够你作干草的：但你们一定要等着人家去捡了松枝给你们送上门来。牲口的肚子可就要烂掉，跟大粪一起脱落了。——屋子里的女人那末多，可就是懒得收拾，连一丁点儿的清洁干净也说不上。"

但是特雷莎从来没有顶嘴；她不敢为自己辩解，只是用眼睛恳求他发发慈悲。

她温和而且柔顺，象蚂蚁一样辛勤劳动；看到他对待她这样专制横暴，她甚至还感到快乐！恰好是这一点，使马秀越发生气。她那热情的胆怯的眼睛使他愤怒；她那安静的脚步，低声下气的态度，盯住他不放的方式，同样也使他愤怒。他几乎要大声叫出口来："滚开！我不要看见你！"

"狗东西！——该死！"他终于骂出了口。午餐后也不休息一下，他拿起工具，就到克莱姆巴家去了，那边有点修理房屋的活儿要他去做一做。

克莱姆巴一家人都在院子里，午饭还没有吃完。

马秀在靠近墙头的地方坐下抽烟。

克莱姆巴家的人正谈着格利哥里·波利那要从军队中回来的消息。

"啊？这么快就回家了吗？"他问道。

"呀，你还不知道？"老克莱姆巴说道。"跟他一起回来的还有特雷莎的丈夫雅斯耶克和伏拉的雅尔契克。"

"收获的时候，他们就回乡了。今儿早晨，特雷莎拿了信去请风琴师替她念的，风琴师把这件事告诉了我。——雅斯耶克要回来了，你可得特别注意这个消息啊！"他说滑了嘴，这样的话就冒了出来。

接踵而来的是一阵沉默。所有的眼睛都朝着虚空呆望，妇女们压抑着要想哈哈大笑的欲望，脸都涨得很红。马秀毫不在意，好象听到这消息很高兴似的，镇静自若地说道：

"他回来了就好了：也许大家就不会再诽谤特雷莎了。"

大家十分惊异，手里的调羹也不动了，虚悬在盆子上面。马

秀向周围看了一看，一点也不难为情地补充道：

“你们大家都很清楚，对特雷莎的诽谤，是一点儿也不留情的。她跟我的关系，只不过她是我父亲那一边的远亲罢了。可是，如果有什么卑鄙小人影射其他不正当的关系，我就会搞得他闭嘴，叫他终生难忘！不过，最糟的还是妇道人家；女人们是从来不放过另外一个女人的。哪怕她象雪一样的洁白无瑕，她们也会想出办法来污辱她的！”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他们眼睛望着盆子，一齐答道。

“你到波利那家去过没有？”他担心地问道。

“我老早就想去一趟；可老是有些事情绊住了腿，没有去成。”

“他为我们大家受苦受难，而我们——我们把他忘了！”

“你呢——你到他家里去看过吗？”

“我吗？——要是我一个人去的话，人家就要说我是追求雅格娜去的了！”

“倒象失足后的姑娘一样小心谨慎呢！”阿伽沙老太婆喃喃地说道，她坐在篱笆旁边，膝上放着一只小碗。

“哦，所有这些个恶言恶语，我可听够了。”

克莱姆巴哈哈大笑。“狼掉了牙齿的时候，”他说，“就改变它的生活了。”

马秀补充道：“或者是当一个人打算成家立业的时候。”

“哈哈！那末我们不久就可以看到你派媒人去向某一位少女求亲了？”小克莱姆巴兴高采烈地大声说道。

“是啊，我正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马秀，赶快选定一个吧，请我替你们做女傧相吧！”克莱姆巴的大女儿凯特尖声说道。

“啊，这倒是个难题。姑娘们同样都是极好的，每个人都有胜过别人的长处。玛格达最有钱，可是她缺齿烂眼；乌利西亚是个花儿似的美人，不过她的一爿屁股太大了，而且除了一桶酸泡菜之外，根本没有什么嫁妆；弗兰卡有个娃娃；玛丽亚跟所有的年青汉子都太要好了；艾娃有一百个兹罗提铜币，不过她是个懒婆娘，老是躺在床上。大家都想吃肥的，喝甜的，不干活儿。这些姑娘，她们都是纯金般的好姑娘！而且还有别的小姑娘，漂亮，可还没有长大成人呢。”

他们大家都哄然大笑，笑得鸽子也从屋顶上飞走了。

“我说的是实话。在小姑娘没有长大成人以前，我一个姑娘也不打算要，不管她长得多美！”

这时，克莱姆巴的老婆骂他不应该讲出这种话来。

“呀，我不过是开开玩笑。据说姑娘们喜欢这些个笑话也不下于其它笑话呢。”

姑娘们听见这话就生气了，象火鸡一样，脸涨得红红的，提出愤怒的抗议。

“他是个了不得的角色，我们谁也配不上他！”

“如果列普卡村的姑娘，你一个也看不上眼，那就到别处去找一个吧！”她们叫嚷道。

“不过，也有的是，也有的是！在咱们村子里，找个老姑娘比找个银币容易。啊，老姑娘可多呢！她们每逢礼拜六，天一亮就里里外外打扮起来了，梳头发，扎辫子，在果园里跑来跑去捉小鸡，拿去跟犹太老板换一瓶伏特卡，整个下午都在守候媒人上门来说亲。啊，难道我没有看见她们在屋顶上向我挥动手帕，大声叫喊，‘到我家来呀，马秀，来呀！’？——作母亲的，也跟着叫喊：‘先到凯特这儿来呀，马秀，到凯特这儿来！我一定给她增加嫁

妆——一块干酪，八个鸡蛋：马秀，到凯特这儿来！'"

他讲得那末逗，男人们肚子都几乎要笑破了；可是姑娘们气愤之至，她们大吵大嚷，吵得老克莱姆巴插嘴道：

"静一点吧，姑娘们！你们吵得就跟下雨前的喜鹊一样了。"

然而喧闹的声音依旧不断。因此，为了结束这场吵闹，他故意问道：

"马秀，乡长打架的时候，你可在场？"

"我没在场。不过听说柯齐奥尔两口子给打得挺厉害。"

"是啊，是报仇雪恨的毒打啊！他们给打得看着也可怕。——哦，哦，乡长真是肆无忌惮地打了个痛快啊！"

"他靠着乡村里大伙儿的面包养肥了自己，如今大要把戏作威作福起来了！"

"是啊，确确实实，他谁也不怕。谁会挺身出来跟他对抗呢？换了别的什么人，跟他闹一场，也得大吃其亏——他可不会损失一根毫毛。他认识官府里的人，他可以在这儿为所欲为。"

"那是因为你们都是绵羊，听任他胡作非为。他把你们都压下去，把自己抬得高出于众人之上！"

"我们自己推选他当乡长的，我们必须尊重他的管辖。"

"不过，当初把他抬上去的人，可以重新把他撵下来。"

"轻点儿，马秀，可别那末大声儿说话，人家会听见的。"

"——听见了就去告密。他就会知道我所讲的话了——不过，他要有胆量的话，让他来跟我吵架吧！"

"玛蒂亚斯是唯一可以和乡长对抗较量的人，可他都快死了。别的人呢，谁也不会挺身而出的：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困难，自己就够受的了。"老人结束了他的话，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大家都跟着老人站起来，有的去休息一会儿，有的去伸伸腿

松松裤带；别的人——姑娘们——到池塘里去洗盆子，稍稍来点儿消遣。可是，马秀却马上去竖支柱打木桩，着手修理房屋了，克莱姆巴呢，点着了烟斗，在门口台阶上坐下。

克莱姆巴喷着烟雾，心里又想到了刚才的谈话。他愤愤不平地说道："为别人打抱不平，给自己找大麻烦！"

太阳高悬在房子上空，下午天气炎热。果园里的树木不摇不晃，阳光在飒飒作响的树叶间跳动着，花瓣纷纷飘落到青草地上。蜜蜂在苹果树枝丫之间嗡嗡而鸣；沿着苍翠树丛的这一头到那一头，池水闪闪烁烁；鸟儿寂静无声。整个村子里弥漫着一种午后酣畅的慵倦气氛。

克莱姆巴为了振作精神，不让自己打瞌睡，便溜到马铃薯坑那边去。

一会儿以后，他回来了，拚命吸着那已经熄灭的烟斗，啐着唾沫，把落到前额上的长头发甩回去。

"你看了吧？"老婆从门口探出头来问他。

"看了。我们的马铃薯，如果一天只吃一顿，也只能挨到收获之前！"

"一天只吃一顿！"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家人口多！——十张狼吞虎咽的嘴巴，嘴巴下面还有十只饥饿的胃！——我们得另外打主意了。"

"无论怎么样，可别打小母牛的主意。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不愿意把它卖掉。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牲口可得留着！"

他挥挥手，好象要赶掉一只纠缠不清的黄蜂似的；她走了，他又重新点上了烟斗。

"蠢头蠢脑的老太婆！……如果必要的话……一头小母牛可不是什么要我们为它牺牲性命的圣物啊！"

现在阳光直射到他的眼睛里来了;他只是背转身去,更加缓慢地吸着烟斗。他放松了裤带(刚才吃的马铃薯,在肚子里胀得厉害),开始瞌睡起来了。鸽子在茅屋顶上咕咕地啼,树叶微微颤动,发出睡意蒙眬的梦呓。

"汤马斯!"

原来是阿伽沙的声音。他张开眼睛。她正坐在他身边,一脸关切、忧虑的神色。

"收获之前这几个月,是你最困难的时候,"她说。"我手头有点儿钱,如果你愿意,你拿去用吧。我是留着作自己的丧葬费的;不过,你如果手头拮据,我愿意借给你。干么要把小母牛卖掉呢?它生下来的时候,我就站在它身边;它是头良种母牛,出奶很多。我呢,托天主的福,说不定能活到收获的时候……那时候,你就可以把钱还我了。急需的时候,跟亲戚借钱,哪怕是对一个农民来说,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把钱拿去吧!"她把总共三卢布的银币塞到他的手里。

"不,你拿回去吧,我会另想办法的。"

"你瞧,我还可以加上半个卢布。拿着吧。"她小声儿央求他。

"不。不过我还是很感谢你。你的心肠太好了。"

"那么,就这样吧:这儿总共是三十个兹罗提:请你拿了吧!"她往她的钱袋里瞧瞧,忍住眼泪,数着一个个五戈比的小钱。这在她是个艰巨的牺牲,她拿出来的每一个小钱都带给她一阵剧烈的心疼。

钱币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引诱人的魔力很大。当他打量着这些钱币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闪耀着贪婪的光芒;都是全新的光亮的钱币啊!可是,他深深地叹一口气,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自

已克制住了，于是对她说道：

“好生把这些钱藏起来吧，要不然的话，就会给人看见的，而且说不定会来抢走你的钱呢。”

她仍旧低声求他把钱拿了；然而他再也不说话了，于是，她又慢慢地把她那有如至宝的钱币收了回去。

过了一会儿，他问她道：“你干么不和我们一起住呢？”

“我怎么能跟你们一起住呢？我一点也不中用了，连鹅群也管不住了——我身体很坏，每天都在等着咽气。的确，死在自己的亲戚家里，心里就比较舒畅——舒畅得多。哦，哪怕是死在小母牛待过的牛棚里也好。而且，我准备好了四十个兹罗提的丧葬费，也许连做一场弥撒的钱也足够了……做一场弥撒，才适合一个农民的亲戚的身份！……我会把我的羽毛被头留给你们的……你也不用害怕，我会象睡觉一样安安静静地死去的，死得比你们意料的还快；很快，很快……”她躁急地支支吾吾地说道，心里卜卜地直跳，等着对方说一声：“跟我们一起住吧！”

他可不说，却装得听不懂她那语无伦次的话；他欠伸身子，打了个呵欠，不安地在正屋、储藏室和草堆前走来走去……

她痛苦地呜咽呻吟。“真是的，他怎么会让我住呢？他，一个有声望的庄稼人——我，一个可怜的叫化婆！”

于是她就走了，开始象平日一样地在村子里东找西寻，找一个她能够以可尊敬的农妇身份体面地死去的地方。

她迈着蹒跚的脚步，走呀走呀的寻找那一角之地，她始终象大风中的游丝一样飘来飘去，总想粘牢在谁也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啊。

村里的人拿她当笑话讲，喜欢说她应该和自己的家族住在一起，并且用假装友好的口气，对克莱姆巴家的人说道：

“可不么，她是属于你们那个家族的，何况她自己还存着丧葬费，再说呢，她也不会麻烦你们多久了。除了跟你们一起住，她又该跟谁住在一起呢？”

那天夜里，克莱姆巴娃的丈夫把阿伽沙讲的话告诉她时，她就想起了村里人说的那些话。他们俩这时躺在床上，孩子们已经开始打鼾了，她悄悄地劝丈夫道：

“我们有地方给她住的……她可以睡在干草上……也可以把鹅儿赶出来，关到小棚子里去——至于吃的东西，她需要的也不过是聊胜于无的那末一点儿……而且，她也没法儿拖多少日子了……何况，埋葬的费用，她自己可以出钱。——这样一来，人家就不会说我们的坏话……羽毛被头也归我们的了：我们要另外搞一条羽毛被头，可不容易呢。”她急不及待地把这个问题给丈夫指了出来。

克莱姆巴的回答，只不过是自始至终的打鼾；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他说：

“如果阿伽沙穷得一个子儿也没有，我应该收留她；这是天主的意志，我不能违背。可是，既然情况象现在这样，人家一定会说，我们收留她，是贪图她死后留下的东西。事实上，人家都责备我们过去没有留她，让她出去要饭。——不，现在不能收留她了。”

克莱姆巴娃事事听从她的丈夫的意思，但她伤心地唉声叹气，因为羽毛被头落空了。她起了床，催促姑娘们出去干活儿；因为那一天她们非种卷心菜不可了。

正是五月里天气最好的时候。和风吹拂，麦子漾起微波粼粼。果园里的树木摇摇曳曳，喃喃细语，摇落一片片的花瓣；紫丁香和绣球樱的一簇簇沉重繁花，使空气里弥漫着芳香。风从

田野里送来了歌声，铁匠铺里，铁锤在铁砧上叮叮当当地响。从大清早起，大路上就充满了人和嘈杂的人声；妇女们拿着盛在筛子和篮子里的菜秧，折到卷心菜田里去了。

早晨的露水还没有完全干燥，黑色的田野上，不少犁好的垄沟里满满的积水在阳光下闪闪烁烁，到处都星罗棋布地缀上了红色的围身布和红色的裙子。

克莱姆巴娃带着她的女儿们到田里去了；这时候，她的丈夫带着儿子们，正在给修理房屋的马秀当助手。

不过，老克莱姆巴立刻就觉得太阳光太热，他叫了巴尔绥雷克，踅过去看望波利那。

"天气真好，朋友，"他说，从巴尔绥雷克的鼻烟匣里抓了一小撮鼻烟。

"好极了。可是，但愿这种大热天可别太久了。"

"四面八方都在下雨，我们这边，也一定快轮到下雨了。"

"不过，看上去天要旱呢：树上生满了虫子。"

"还有那些蔬菜，长得挺晚啊！一场干旱就会把它们毁了。可是，天主赐福，也许不至于弄到这种地步。"

"哦，市集上的情况怎么样？你的马可有什么消息？"

"我送了警官三个卢布，他答应我想法子。"

"凡是我们的东西，啥也保不住的！我们经常在惊惶里过日子，就象野兔一样，真是无可奈何！"

"我们的乡长不过是摆摆样子的傀儡，"巴尔绥雷克小心翼翼地低声说道。

"我们应该另外找一个乡长。"克莱姆巴怒气冲冲地嚷道。

巴尔绥雷克以眼示意，叫他留神；可是他继续激昂慷慨地说了下去：

“他给我们村子丢尽了脸——你可听到他昨儿干的好事吗?”

“哦,打架的事么?那倒不算什么。——还有更恶毒的事呢,他在乡政府里搞的鬼把戏,说不定要叫我们大吃苦头呢。”

“不过,乡政府里也有个约束的:出纳,文书,还有乡政府的其他人员,都监督着他呢。”

“就象叫饿狗去看管肉一样!咳,他们准会监督看管得挺好挺好的,弄到末末了儿,我们农民要为他们的玩忽失职吃亏受罪。”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还有别的什么新闻吗?”

巴尔绥雷克挥了挥手,啐了一口唾沫;他不想多说话。他是个性子倔强的人,而且又是个怕老婆的人,这就使他越发缄默了。

他们走到了波利那家。犹兹卡正在门廊里削马铃薯。

“你们进去吧,爸爸一个人躺在那里。汉卡出去种卷心菜了;雅格娜在她娘家干活。”

房间看上去空空洞洞的。不时有一枝二枝紫丁香从窗口探进来,阳光打窗外一片青枝绿叶中筛过,漏进房间里来。

老人象往常一样地躺着,可是瘦得多了,灰白色的胡子密密地长满了毫无血色的面颊。脑袋上还绑着绷带,灰色的嘴唇好象要说话似的微微颤动。

他们向他问好。他没有答话,也没有动弹,一点反应也没有。

“你不认识我们吗?”克莱姆巴握住他的手,问道。

老人似乎毫无知觉,再不然就是正凝神谛听着屋檐下营巢的燕子的呢喃声,或是外边儿树叶轻拂墙头的飒飒声。

“玛蒂亚斯！”克莱姆巴一面叫他，一面轻轻地摇撼他的身体。

病人惊醒了，眼皮抖动着，眼睛向周围看望。

“你听得见么？——我是克莱姆巴，他是巴尔绥雷克，都是你的老朋友：你一定认得我们的！”

他们等了一会儿，仔细打量着他。

“小伙子们！”病人突然用雷鸣般的声音嚷了起来。“我一个人在这儿呀！快来救命呀！揍他们，揍那些狗肏的！揍他们！”他举起手来，好象要挡住对方的拳头似的，接着便倒在床上了。

犹兹卡听到叫声就奔了进来，把新的湿绷带按在他的脑袋上。现在，他重新又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了，眼睛睁得大大的，闪闪发亮，透露出十分恐惧的神情。

他们走了出来，心里痛苦而又沮丧。

“咳，”克莱姆巴说道，“他不再是个活人了……是个死尸了！”

维蒂克的鹳鸟在果园里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风不时地把树枝吹进敞开的窗子，把窗子遮荫住了。

他们回去了，沉浸在悲哀的沉思默想里，仿佛刚才扫了墓似的。

“我们大家都会落到这个地步的！”克莱姆巴终于说道。

“一点也不错，”另一个叹息道，“他是毁了，别人可因此得到好处了。”

“常言道：一只山羊只死一次——死了，就不再死第二次了。”

“我们也快要跟着他去了。”

他们用冷漠的眼睛望着周围的世界，望着高低起伏的麦浪，

远方的一目了然、轮廓分明的森林，正在泛青变绿的田野，以及春天温暖明朗的白昼，而他们的心灵，也就安于一种冷酷的听天由命的思想了。

“不；注定了的事情，人是无法避免的。”

两个人就这样分别了。

这一天和以后的几天里，人们也去探望过垂死的老人；可是他一个人也认不出来，终于大家都不再去看他了。

神父曾经说过：“他所需要的只剩下祈祷了，祈祷他早日去世。”

因为人人心里充满了自己的烦恼和困难，大家便自然而然地把他忘了，即使提起他，也跟提到一个死人差不多。

究竟有谁在关心他呢？

有的日子，他甚至一滴水也喝不到，差点儿饿死，幸亏维蒂克心肠好，总是抓点儿他能搞到的东西，送给“东家”去吃，有时他还偷偷挤点牛奶，送给“东家”去喝。他确实对受苦的病人充满了关怀和敬爱，而且也为病人惴惴不安，这种不安使他终于问彼特道：

“没有忏悔就死掉的人，就得进地狱吗？”

“千真万确。可不么，神父在教堂里告诉过我们不知多少回了。”

“那末……老东家也要进地狱吗？”他害怕地划了个十字。

“他是个跟谁都一样的人！”

“什么？老东家跟谁都一样？”

“你象白菜头一样地没有头脑！”彼特说道，他生气了，因为他看出来维蒂克并不相信他的话……

波利那家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

这时候，由于乡长打架那件公案的缘故，村子里活动频繁，双方都在急急忙忙地物色有利于自己的证人。

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多大重要性：然而乡长使出浑身解数，全力以赴；他在列普卡村的势力很大，因此全村有半数以上的人站到他那一边去了。他们知道他不是什么圣人；可他毕竟是乡长，有办法叫他的敌手吃亏倒楣。因此，他倚靠威胁、讨好和伏特卡，搞到了他所需要的大量证人。

柯齐奥尔病势沉重，卧床不起，神父把临终圣餐也给他送去了。至于病情究竟如何，大家意见分歧，有的人甚至悄悄地说：这不过是装个样子，无非给乡长增加点儿麻烦就是了。——可是，谁真正知道该怎么估量这种病情呢？

与此同时，柯兹洛娃整天跑来跑去，告诉人家说，她把母猪和一窝小猪都卖了，好给她的丈夫买药；她几乎每天站在乡长家门口，破口大骂，嚷嚷着说是她的丈夫巴尔特克快要死了，呼吁天主和一切诚实的人们为她作证，站在她这一边。

然而，袒护她的，只有村子里的穷人和三四个软心肠的妇人；柯勃司倒也袒护他，他是村里第三流的农民，也是个最爱打官司最爱吵架的男人。其他的人不愿意听她那一套。有的人对她所说的话毫不在意，有的人，出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劝她跟乡长言归于好。

从此以后，村子里争吵频繁；因为柯勃司的嘴巴毫没遮拦，又动不动就要挥舞老拳；而妇女那一边呢，也是贫嘴恶舌，无所不用其极。她们的愤怒和怨恨是最为激烈的：因为，富裕农民和乡长既然结成一伙，她们怎么能指望占据上风呢？

结果，犹太老板也对柯齐奥尔一家人嗤之以鼻，拒绝赊东西给他们了。

打架后一个礼拜，人人把这件事以及有关的牢骚和哭诉都听够了，腻烦得再也不想听了。

然而，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出现了新的助手，于是村子里又重新起哄了。

普洛希卡跟磨坊老板联合在一起，站出来强有力地公开声援柯齐奥尔一家人。

他们对这件案子可根本没放在心上；各人有他自己的目的，各人图谋着自己的利益。

普洛希卡是个卑鄙阴险、野心很大的人，他对于自己的财富和聪明，具有无限的信任；至于磨坊老板呢，为了金钱，他可以不惜冒生命危险。

两派之间的斗争就这样的开始了，激烈得很，可又客气得很，他们表面上友好相处，象过去一样地互相谈笑，甚至手挽手地一同上酒店去。

机灵的列普卡村人很快就感觉出来了，这个联盟的目的，不光是替柯齐奥尔伸冤泄恨——很可能是争夺乡长的职权。

年长的人点点头说道：

“既然他利用职权发了财，别人也会这样做的！”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村子里的纠纷也与日俱增。

有一回，大约也是这个时候，家家户户传遍了一个消息：有几个德国佬正在酒店里歇脚。

正如有些人所猜想的，那些德国佬无疑是到波德尔赛去的。

人们的心里产生了一阵惴惴不安的好奇心。消息从这个果园传到那个果园，人们隔着篱笆互相议论纷纷，不少人赶到酒店里去瞧个明白。

消息是真实的。五辆带篷的大马车（一律漆上黄蓝两色，配

上铁车轴)，停在酒店门口。车子上装满一件件的家具，妇女们都坐在车里。在酒店里酒柜跟前，十个德国佬正喝着酒。

他们都是高大、壮健、胡子满面的家伙，身上穿着深蓝色的带兜儿外套，大肚子的腰带上挂着银链条，脸上容光焕发，显然一向吃得挺好。

农民们成群站在一起，离德国佬不太近；他们一面叫着酒，一面冷眼旁观，听着德国佬谈话，可是什么也听不懂。马秀能说依地语，就设法用这种语言跟他们谈话，他说得那末流畅，酒店老板因此惊讶地瞧着他。德国佬对他傻看，可是答不上话来。乡长的兄弟格利哥里，这时候跟他们说了几个字的德语；德国佬听到以后，就象猪槽边的猪一样，互相咕噜咕噜地说了几句，随即转过身去，背对着农民们。

马秀看到这情形就恼火了。"咱们来揍他们的猪鼻子！"他嚷道。

"对啊，要不就用棍子给他拦腰搔痒，弄得他们开口说话。"

亚当·克莱姆巴，一个性格暴躁的年青小伙子，大声叫道：

"我去打最近的那个家伙的肚子；如果他回手的话，你们大家就赶过来大干一场。"

可是大家把他拦住了；德国佬可能猜到有人要伤害他们，买了一桶啤酒，走掉了。

"嗨，长裤子的家伙，别急急忙忙地跑啊，说不定裤子会在路上掉下来呢！"

德国佬赶车上路的时候，农民们在背后大声叫喊：

"猪猡！"

德国佬走了不久，犹太老板就告诉农民道：德国佬几乎已经把波德尔赛买了下来：十五户人家要在那边的农场上落户了。

“这样一来，我们就给围困在这块穷苦的地方里，拥挤到死了；德国佬却可以在广阔的田地上扩大耕种、繁殖子孙了！”

“那末，让我们付出更高的代价，把他们撵出去吧！”斯泰和·普洛希卡对刚才讲话的格利哥里说道，“你既然自以为聪明，那就动动脑筋想想办法吧！”

“狗肏的！”马秀用拳头擂着酒柜，大声骂道。“这是件叫我们家破人亡的事！如果德国佬在波德尔赛落了户，我们就休想在列普卡村安家了。”他对这件事的后果是看透了的，他曾经到过许多地方，见过世面，他知道德国佬是什么样的人。

听他说话的人，开头还不大相信。不过，这件事反正总使他们烦恼，他们这就开始思考起来：祸殃怎么能从波德尔赛的邻居们那儿落到列普卡村他们的头上来呢？

每天都有牧人和过路人来讲起：波德尔赛的土地在测量了，地界的界石竖立起来了，水井也开掘了。由于好奇而朝着伏拉那边蹓跶的许多人，也用亲眼目睹的事实，证实了这个消息。

可是，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那可还没有打听明白。

他们叫铁匠去打听真相，因为他跟德国佬交上了朋友，替他们钉过马掌；可是铁匠回避这个差使，他既没有打听到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什么。

终于打听到消息、弄明白真相的是格利哥里。

事实是这样的，大地主欠某个德国佬一万五千卢布，他还不了那笔债。那德国佬提议用波德尔赛抵债，差额则用现金偿付。大地主似乎倾向于同意这个办法，可是他偷偷地在物色别的买主，因为德国佬只肯出六十卢布一英亩地。

“大地主非同意不可，”格利哥里说道，“大地主家挤满了犹太人，大家都在向他大声讨债。林务官告诉我，大地主的母牛都

被扣起来抵充税款了。现在，他怎么能还债呢？一切东西都卖光了。他跟我们打的官司没有了结之前，他也不能把森林斫掉。——不，不论什么价钱，他都得把波德尔赛卖掉。”

“啊，这样的田地，足值一百卢布一英亩！”

“那你就出这价钱把地买了吧，他一定十分高兴出售的！”

“咳，钱可没有啊！钱从哪儿来呢？”

“那末，德国佬就一定把全部土地弄到手了，我们呢，什么也弄不到！”

他们怀着悲伤的预感，继续谈论下去。失掉这样的土地，可真是天大的厄运。土地离他们那末近，物产那末丰盛，要是让自己的儿子和女婿来耕种，真是合适极了！他们可以在那儿建立起另外一个村庄，牧场肥沃，水源丰富……可是现在这么一来，就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德国佬在那儿落了户，德国佬就会占据上风，把穷苦农民排挤得命都没有的。

“这些小家伙将来上哪儿去安身呢？”老人们瞧着黄昏时分在大路上玩儿的孩子们，悲哀地叨咕道，——孩子是那末多，原有的房子几乎无法容纳他们了。“不过，既然我们不过是凭自己田里的出产勉勉强强过日子，怎么可能再买什么田地呢？”

他们绞尽脑汁，费尽心思；他们甚至跑到神父那里去请他出主意。然而神父也根本没有主意可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空壶里倒不出水来！”

“咳，‘有钱能使马儿跑。’可是没钱的穷人不论跑到哪儿，哪儿都遇上逆风！”

大发牢骚也没有用，痛哭流涕也没有用！

把事情弄得更加糟糕的是：气候变得特别炎热：时间还在五月里，气候可跟七月一般。太阳从东方升起，蓝蓝的天空里蔚成

一片大火：所有的高地上，所有的沙土里，蔬菜都萎倒了。休耕地里的野草干枯了，马铃薯秧开头倒出得很好，现在小得可怜的幼芽却还没有布满地面。只有去年秋天播种的小麦没遭到什么灾害，已经在吐穗了，长得又茂盛又高大，被小麦包围的低矮的茅屋似乎变得更加低矮了，它俯瞰着地面蹲居在那里，在起伏波动的麦林之中只露出了屋顶。

夜里又热又闷，躺在屋子里很难受，人们都在果园里睡觉。

由于天气十分炎热，人们接二连三地遭到麻烦事儿，收获前的日子又比往年艰苦难熬，结果是列普卡村的人们吵架打架空前多起来了。仿佛人人都喜欢触犯自己的邻居，村子里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地地道道的折磨。从天蒙蒙亮的时候开始，村子里就响起了吵嘴和恶言恶语，每天总要发生新的纠纷。一忽儿是柯勃司和他的老婆大打大闹，神父只得去教训他们一顿，劝他们和好；一忽儿是巴尔绥雷克的老婆，为了一只猪闯进了她的胡萝卜田，跟古尔巴司大打出手；一忽儿是普洛希柯娃跟村长吵了一场，为的是两家的小鹅混在一起，分不清楚了。除此以外，还有无数的口角，为了孩子们的事，为了邻居之间不友好的言行，或是为了随便什么可以引起拌嘴、大叫大嚷和破口大骂的小事儿。好象全村遭到了天罚，招来了无穷无尽的吵架、失和以及诉讼。

安姆勃罗司甚至在陌生人面前嘲弄这种急躁好斗的脾气，他说：

“感谢天主的恩惠，今年收获之前，我的日子倒不怎么难过！没有人死亡，没有人出生，没有人结婚；可是人家天天请我喝酒，讨好我，求我给他们作证人！但愿他们只要再吵嘴打架那末几年，我就可以喝酒喝到老死了！”

列普卡村的情况的确不妙；可是最糟糕的要数多米尼柯

娃家。

西蒙跟大家一起被释放回来了，安德烈的腿现在也好了；他们不象别的人家那末穷困窘迫，照理应该象从前一样过好日子了。远不是那末一回事！多米尼柯娃的儿子们再也不愿意服从她了。他们变得忤逆了，老是跟她闹别扭，挨打要反抗，而且拒绝干那些妇女干的活儿！

“你得雇个女佣！”他们刻薄地说道，“要不你就自己来干吧。”

多米尼柯娃一向用铁棍管束他们，专横地压制了他们好多年；所以，现在看到儿子们起来反抗她，她是十分吃惊的。

“这还了得！”碰到这种情况，她就会大声叫嚷，愤怒地跳起身来，抓起棍子要打；可是儿子们坚决抵抗，跟她一样顽强不屈。天天都争吵得可怕，在住房周围追来追去地打架，直闹得邻居们跑来劝架方才住手。

神父亲自把多米尼柯娃的儿子们叫去，教训他们应该和睦而顺从地过日子。他们耐心地恭恭敬敬地听神父训话，按照规矩吻神父的手，谦卑地拥抱神父的双膝；可是他们依旧我行我素，毫无改变。

“我们不是小孩子了；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非要母亲屈服不可。可不么，全村的人都在笑话我们了！”

愤怒和恼火使老婆子面色蜡黄，黄得象榅桲一样。不论她做什么事，她都没法儿占据上风，现在，她一反过去的惯例，既不上教堂做礼拜，也不跟人谈天说地，却不得不在家里干活儿！她经常叫雅格娜回来帮忙；但是，雅格娜使她感到羞辱和伤心的地方，可也不少。

乡长经常来探望她，他自称是来向她请教的：事实上呢，却

是来把雅格娜带出去，跟她在果园里调情。

在村子里是什么事情也没法儿瞒过大家的，出了什么事，大家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们的罪恶的私情，变得愈来愈露骨地出丑了，某些正直的人好几次跟老婆子就这件事提出过忠告。

老婆子又有什么办法呢？不管你恳求也好，哀求也好，雅格娜还是得意洋洋地放荡下去，倒象故意要气坏母亲似的。在雅格娜看来，哪怕是最深重的罪孽、最可耻的行为，也比待在她所厌恶的丈夫身边，更为可取。

汉卡也根本没有什么反对这种暧昧行为的举动，而且十分坦率地说道：

“没有一个人阻挡得了乡长盗用乡村里的公款，只要这种局面存在下去，雅格娜便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对雅格娜，乡长没有舍不得的东西，他尽心竭力地从镇上给她买东西回来，如果他办得到的话，他会把雅格娜放在金边画框里供起来呢。让他们去胡闹吧……等着瞧他们的下场吧！——反正我跟他们毫无关系！”

的确，汉卡自己的烦恼也够受的了。不论律师向她需索什么，她都照给照付了；可是至今还不知道安蒂克什么时候将要审判，等着他的又是什么命运。而这时候安蒂克可在监狱里瘦弱憔悴下去，一心指望天主会垂怜保佑他。——除此之外，家里的情况也在恶化。

彼特最近变得骄横了——毫无疑问，铁匠在收买他；彼特只干他自己愿意干的活儿，别的啥也不管。有一回，汉卡到镇上去了，他就整天在外边儿闲逛；她威胁着说是等安蒂克回来时，要彼待当面把这件事交代清楚，他就嘲弄地回答道：

“等他回来？土匪是决不会这样轻易释放的！”

这种刺耳侮慢的话使她血都沸腾了，她真想打他一个巴掌；可是，打了他巴掌又有什么好处呢？她不得不暂时忍受这种侮辱，留待时机有利时再计较。不然的话，这长工会撒手走掉的，所有的活儿就都要落到她头上来了。事实上，她也没有法子撑下去了，在紧张的劳动中，她的身体也垮了。常言道："纯钢也被铁锈腐蚀，岩石一季后就要风化"；那末，一个孱弱的女人又怎么能永远顶得住呢？

五月将要终了的一天，神父跟风琴师乘着马车到什么地方去参加祭典了。安姆勃罗司跟那些近来经常出入酒店的德国佬喝得醉醺醺的，他既没有在教堂里敲打晚祷的钟，又没有把教堂的大门打开，让大家进来做五月礼拜。

因此就决定改在墓地里做礼拜；在靠近停柩门的地方，有个小小的神龛，里边安着一个圣母像。每年五月里，姑娘们用彩色纸带和金黄色的皇冠把它装扮起来，在它周围撒上野花，同时又千方百计地修修补补，使它不至于完全倒坍。这个圣母龛年代久远，拆裂、崩落、破破烂烂，连鸟儿也不再在这里筑巢了；如果万一有个牧童躲到这里来的话，那也不过是在秋雨滂沱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给这圣母龛挡住冬天的风暴的，是墓地的树木，老菩提树和几棵细长的白桦树，以及附近的一些歪歪斜斜的十字架。

许多人聚集拢来了，很快地给圣母龛装饰上花朵和绿叶；在圣母像的脚下点上一支蜡烛和几盏小灯以后，大家便虔诚地跪下了。

铁匠跪在前边儿撒着郁金香和野玫瑰的圣母龛门口；他领唱起赞美诗来。

那时太阳已经落山了很久，天色正在逐渐暗下来；但西方天

边上依旧是猩红欲燃、金光灿烂，而高空里则是一片淡翠浅绿。万籁寂静无声；桦树长长的枝条飘拂下垂，有如悬泉，麦子摇曳俯首，仿佛在静听着蟋蟀尖锐颤动的鸣声。

牲口正在踏上归途；在已经看不见的田野、村子和小径里，荡漾着牧人响亮的歌声，中间还夹杂了漫长而忧郁的哞哞牛鸣。当人们凝望着圣母的脸，提高嗓门儿唱的时候，圣母也伸出手来祝福芸芸众生。

晚安，洁白的百合花！
　　晚安！

空气里弥漫着年青的白桦树的香气，夜莺开始施展它的歌喉了，起初是不相连续的鸣叫，接着力量便逐渐充沛，终于发出了泡沫迸溅的流水般的金石之声——奇妙的百啭千啼的乐章，珍珠落玉盘似的旋律；而在不太远的地方，响起了雅赛克先生的小提琴声：这琴声那末甜蜜、温柔、有力地给人们的歌唱伴奏着，它仿佛来自飒飒瑟瑟互相磨擦的麦秆，又仿佛是土地本身正在吟咏着五月的诗篇。

人，鸟，琴，都欢欣鼓舞地一起歌唱着；当这些音乐停下来歇一口气的时候，无数青蛙合唱队便一齐急急忙忙地发出了嘶哑的咯咯声，好象在催促这些音乐重新开始似的。

歌唱就这样继续不断——一会儿是这一些歌唱者，一会儿是那一些。

礼拜拖得很长，弄到后来，铁匠就对他背后的人们再三叫唤道：

“喂，别把唱词儿拖得那末长！”因为许多人把调门无限止地

拖长了。

铁匠对玛蒂亚斯·克莱姆巴说的话更是过分:"别这么大叫大吼的;你可不是在学牛叫啊!"最后,大伙儿一起把声音唱得和谐合拍了,他们的歌声象一群鸽子似的在苍茫的天空里翱翔。

> 晚安,洁白的百合花!
>
> 　　晚安!
>
> 我们衷心敬爱的玛利亚,
>
> 　　晚安!

现在,天空全黑了,温暖而又十分宁静; 才开始出现那末几颗星星,闪闪烁烁,好象露珠。

姑娘们一对对的,互相挽着腰肢,一起唱着歌走回家去。

汉卡正独自一人走回家去,手里抱着婴儿,心里转着念头;这时,铁匠走过来了,跟在她身边走着。

她一直不言不语,快到家了,眼看他还在自已身边,这才说道:

"你进屋去吗,米哈尔?"

"我只到门廊里,"他低声答道,"我有话跟你说。"

她多少有点激动。铁匠又要告诉她什么新的苦难吧?

"你可能去看过安蒂克吧,"他说。

"去过,可是人家不放我进去。"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那末,你就说说你所知道的事吧!"她忐忑不安地颤栗着。

"我知道什么呢?不过是从警察局探员那里打听得到的那些事罢了。"

“什么事？”她把婴儿抱得更紧了。

“审判以前，安蒂克是不会释放的。”

“怎么回事？”她用嘶哑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道。“律师跟我说的，正好相反啊。”

“那是因为安蒂克可能会逃跑。遇到这种情况，那个囚犯是决不会释放的。记住啦，今天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看你的。——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可是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是正确的。……不过，现在先听听我不得不说的话吧：我现在说的都是真情实话，就跟忏悔时说的话一样。——安蒂克的处境十分悲惨，他一定会受到残酷的惩罚：也许要判十年徒刑！你听见了吗？”

“我听见了，我一句话也不相信，”她用突如其来的自我控制的力量说道。

“亲眼见到就相信了；我告诉你的都是真情实话。”

“照着你那一套方式说的实话，”她一面讽刺地微笑着，一面回答道。

他似乎给惹得生气了，可又热烈地向她保证，他到她家里来，除了给她友好的忠告以外，并无其他目的。她听着他说话，可又不耐烦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母牛还没挤奶，在牛栏里哞哞地叫；鹅群还放在外边儿，没有进棚；小马驹跟拉帕在院子里打打闹闹，孩子们正在储藏室里玩耍。对于铁匠正在讲给她听的一切事情，她根本不相信。“不过，我要让他讲下去，”她心里想，“等我摸到了他的底，知道了他的目的再说，”她警惕地戒备着。

“那末，怎么办呢？”她机械地问道。

“办法倒有一些，”他悄悄地说道。

她突然把脸冲着他。

“花足了钱，甚至在审判之前他就可以假释。那时候他就有办法逃跑了。哪怕跑到哈美利加[①]去！到了那边，他们就逮不到他了。”

“天主啊！逃到哈美利加去！”她惊惶地叫了起来。

“别出声儿！我跟你讲的是极秘密的事。这是大地主跟我说的话。‘让他逃走吧，’大地主说，‘在西伯利亚流放十年，随便什么人都会给毁了的。’……大地主昨天才跟我说的。”

“啊！离开我们的村子……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土地……逃跑吗？”在她看来，这不过是遭殃受难罢了。

“他们要的钱，如数花足了，其余的事情安蒂克就好办了——把钱送过去吧。”

“可是钱——我从哪儿去弄钱呢？……天主啊……跑到世界的背面……跟大家离得远远的！”

“他们开口要五百卢布。哦，你不是掌管着公公的钱吗？把它挪用一下；我们以后再一起商量善后办法——救安蒂克的命要紧！”

她看透了他的阴谋诡计，便站起身来。

“顽固的狗东西！老是在那个老问题上纠缠不清！”她说，打算丢下铁匠走开了。

“这是愚蠢！”他失掉了耐心，大声嚷道。“我不过是说漏了嘴。你的丈夫在监牢里给关瘦了，在这种时候，难道你还是非要为一句话生气恼火不可吗？——哼，你为了他的释放的事，究竟出了多少力气，他总会知道的！”

她重新坐下，完全不知所措了。

---

① 哈美利加：铁匠讲错了，应为亚美利加。当时波兰农民因为活不下去，确有不少人远走他乡异国的。

他花了好些时间跟她讲起哈美利加，讲起他所认得的、跑到哈美利加去的人，他们写信回来，甚至给家里寄了钱来。安蒂克可以立刻逃跑出国；米哈尔认识一个把许多人领过国境线的犹太人。大批的人都是这样跑出国境的。汉卡以后也可以跟着去美国，根本不会引起人家的注意。格利哥里会从军队里回来，用他承继的遗产还清一切债务；如果他还不了债，购进房地产的买主是很快就找得到的。

"你去向神父请教吧，"他结束他的忠告道，"你瞧着好了，神父会赞成我的计划的。我只不过是劝你做该做的事，可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私利。——但是，这件事要保密，可不能对旁人提起一个字，要不就会给宪兵知道的。知道了，安蒂克就根本不会出狱，说不定还要加上脚镣手铐呢。"他严厉冷酷地说完了这一番话。

"可是，哪儿去弄那笔可以使他释放的钱呢？"她呻吟着说道。

"我认识一个住在莫德利查的人，他可以出借款子——利息很高。哦，钱是有办法弄到的！我可以打赌，我能想法子弄到钱的。"

他继续劝了她好久，最后又突然溜掉了。她想问题想出了神，铁匠走掉她也没有觉察。

别人都上床睡觉了，只有维蒂克似乎在等候着他的女主人。月亮升到了天空里，一弯银色的镰刀在深沉的苍穹里移动着。草原上蒙着白茫茫的雾霭，黑麦上缀着金红色的花粉；池塘里波平浪静，好象冰场一般，在树木掩映之间闪闪生光。打破寂静的，只有夜莺的流水汩汩般的啼啭声，这寂静啊，静得叫人耳鸣。

"天啊！抛开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一切——逃

之夭夭！”汉卡想着，反复地想着这一件事情；她的恐惧愈来愈厉害，她觉得她那颤栗的心在痛苦的利爪中缩作一团了。

这时候，拉帕大声吠叫了起来；鸟儿不再啼叫了，大风在树枝的黑影里呼啸、呜咽。

“拉帕看到古巴的鬼魂了！”维蒂克喃喃地说道，敬畏地划着十字。

“傻小子！睡觉去吧！”汉卡说道。

“可是，古巴确实来的，他照料马儿，给它们添草料。哦，来过不止一次呢！”

汉卡根本没留意维蒂克的话。如今一切都陷落在深沉的寂静里了；她坐在那里，就象由于令人震惊的痛苦而四肢动弹不了的人一样，嘴里反反复复地说道：“抛开整个儿世界，逃之夭夭！——永生永世，慈悲的耶稣啊！——永生永世啊！”

第九章

圣灵降临周装饰门户的绿枝还没有完全枯萎的时候，一天早晨，罗赫出乎意外地到村子里来了。

不过，罗赫是在望过弥撒、跟神父作了一番长谈以后，才绕到村子里去的。村里没有多少人在家，大部分都在马铃薯田里忙着干活儿；可是，消息照例很快地传布开去，好多人赶来欢迎久别的老人了。

罗赫还是那个老样子，依旧穿着那件灰色的带兜儿外套，颈子上挂着那串念珠，倚着手杖，可是昂起了头，慢慢地走来。风吹得他的一头白发飘飘散散的，可是他瘦削的脸上焕发着亲切和蔼的光彩。

他向周围凝望，对眼睛看到的一切欣然微笑，用不同的方式跟每一个人打招呼；他拍拍小孩子的脑袋，十分快慰地跟妇女们打招呼说话，因为他看到一切都恢复了旧观。

大家好奇地问起他在什么地方待了那末长久，他答复道："在钦斯托霍瓦，祈求免罪。"

看到罗赫回来，大家都很高兴，立刻就把全村的消息都告诉他了；纷纷求他出主意，向他诉说邻居的不是，人人都但愿能秘密地把自己的困难讲给他听。

罗赫告诉他们：他疲倦极了；他们得等一下：他会在列普卡村待上一二天的。

大家一听到这话，纷纷请他到自己家里去住。可是他说，他早已答允开头先在汉卡家住；以后，如果有人留他，他可以多住几天。所以他就上波利那家去了。

汉卡当然欢迎之不暇。罗赫刚放下手杖和布袋，就要进房去看波利那。

"爹睡在果园里，房间里太热了，你到果园里去找他吧——我们趁这时候给你煮点牛奶……如果你喜欢的话，再给你煮几个鸡蛋。"

罗赫立刻来到果园里，在低垂的树枝下弯着腰向病人走去；病人躺在篮子似的吊床里，床上铺着一件羊皮外套。拉帕蜷缩在他的脚边，守着他；维蒂克的鹳鸟雄赳赳地在树木之间高视阔步，仿佛在保卫着他。

在这古老的枝繁叶密的果园里，茂盛的树木完全把阳光挡住了，只有几点光斑，象金色的蜘蛛似的，在下边儿草地上摇曳不定。

玛蒂亚斯·波利那仰面躺在那里，树枝在他的头上晃动着它们的郁苍苍的衣衫，柔和地喃喃细语，只是偶然被风掀动，漏出一块蓝天，让一道阳光泻在他的脸上。

罗赫在他身边坐下。病人立刻向他转过脸来。

"啊！玛蒂亚斯，你可认识我？你可认识我？"

一丝笑影掠过波利那的脸上，他的眼皮微微颤动，他的灰色的嘴唇牵了一牵，可是没有发出声音来。

"如果天主保佑，你还是可以恢复健康的。"

这句话，他一定是听懂了的，因为他摇摇头——似乎是不自觉地——转过脸去，望着摇曳的树枝，以及偶尔射进他眼里来的阳光。

罗赫长叹一声，对着病人划了个十字，走回屋子里去了。

"你瞧，"汉卡问道，"爹现在不是好些了吗？"

罗赫思索了一番；接着便用严肃低沉的声音答道：

"灯快灭的时候，总是突然亮一下的。说不定，玛蒂亚斯快要不行了。在我看来，他居然拖了这么久，实在有点奇怪呢。"

"他什么也不吃；时常连牛奶也不喝。"

"你们该随时准备料理后事了。"

"我们确实该准备起来了。——安姆勃罗司前天就这样嘱咐过我，他劝我别把做一口棺材的事耽误了。"

"你不妨准备棺材吧，"他悲伤地答道，"那棺材也不会空摆着太久了。——急于要离开这个世界的灵魂，什么东西也拦阻不住的，哪怕是我们的眼泪也拦阻不住的。要不的话，就会有人活上好几百年啦。"接着，他一面啜吮着她给他煮好的牛奶，一面问起村子里的事情来了。

她告诉他的事，他一路上走来的时候都听见过了；但她终于扩大了范围，急不及待地谈起她自己的苦难。

"犹兹卡哪儿去了？"

"她在田里，跟柯莫尔尼基们和雅姑斯叮卡一起在拾掇马铃薯。彼特到森林里去了，替斯泰和去运那盖新房子的木材。"

"啊，他在盖新房子？"

"是呀。雅赛克先生送给他十棵松树。"

"送给他吗？我倒听说过类似的话，可是我没法儿相信。"

"因为这是不可思议的！起初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位先生口头答允了，'口惠'是谁都办得到的。老话说得好：诺言是玩具，骗得傻瓜空欢喜。——可是，雅赛克先生写了封信给斯泰和，叫他拿信去见大地主。连薇隆卡也出来反对：干么要白白地跑破

一双靴子呢？何况还会因为居然相信大地主而遭到嘲笑呢？可是斯泰和自作主张地去了。据他说，他把那信送进去的时候，大地主就把他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请他喝伏特卡，而且说道：'你把货车开来好了，管林人会标出十根木材给你的。'克莱姆巴和村长把货车借给了斯泰和，我又把彼特借给他帮忙。大地主果然在森林里的空地上等着他，亲自挑了十根最直最长的木材给他，都是去年冬天为犹太人斫下来的木材！现在斯泰和正在盖着他那漂亮的新屋呢。——斯泰和怎样道谢，又用什么样的受之有愧的话来感谢雅赛克先生，那就无须说了。事实上，我们大家都把雅赛克先生当作一个乞丐，一个傻瓜：他究竟有什么财产，谁也说不上来；他在圣像下、麦田里拉提琴，有时说些没头没脑的话，就象个神经不正常的人一样。然而，他竟是那末一个大人物，大地主也照他吩咐的办事。哪一个会相信竟有这种事情呢？"

"别看他这个人的外表，得看他的行为。"

"可是，送给人家这么多木材，据马秀说，至少值一千个兹罗提，却只不过是为了听一句'多谢您'！哦，这样的事，我可从来没有听见过！"

"据说他想把那老房子弄过来，住在里边度过他的余生。"

"荒唐可笑！老房子的价值跟一只破木底鞋差不多，不过值一只破木底鞋。——人家都在怀疑他有什么阴谋！薇隆卡就把全部事情去请教神父；神父责备她，骂她是个傻女人。"

"她是傻。——人家送给你，就该收下来，感谢天主保佑就是了。"

"说是这么说，不过，无缘无故的得人钱财，而且得的是一个大地主的财物，岂不是天大的怪事吗？从来没有听见过！可有什么人，完全出于好心好意，给过农民东西的吗？我们去向人家

请教一件事情，哪怕最简单的事情，人家也要看看我们拿什么东西去孝敬他呢。你倒空着双手去招呼一个官儿吧，管保他会跟你说：'明天来'！或是'下礼拜日来'！咳，为安蒂克的事奔走，倒教会了我该怎么办事，我已经如此这般花了不少钱了。"

"你提醒得好，叫我想起安蒂克的事来了。——我到镇上去过了。"

"看见他了吗？"

"没有时间去看他。"

"不久以前，我也去过，可是没见到他。天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

他微笑。"说不定比你所想的还要早些。"

"天啊！你说什么？"

"真话。我在警察局听人家说，安蒂克也许可以在审判之前释放。可是得有人给他缴五百卢布的保释金。"

"铁匠说的也是这个数目！"于是她就把铁匠的主意逐字逐句地说了一遍。

"这里面有点道理；不过，这话从他嘴里讲出来，可不保险！他一定是在为他自己的利益打算。——别忙着卖东西。'出门时骑骏马飞行，归家时穿破衣步行。'——可有什么人能代缴保释金？咱们总得找到个人。——如果手头有这笔钱就好了！"

"也许有，"她怯生生地说道，"我手头有点现款，可是我算不清楚。"

"拿来给我看吧；我们一起来算。"

她走开了，立刻又回来了，她闩上门闩，把一包东西放在他膝头上。

纸包里有纸币，有几个银币和金币，还有六串珊瑚项链。

“这些是他已经去世的老婆的东西。他把它们给了雅格娜，后来又从她手里拿了回来，我猜想大概是这样。”她蹲在罗赫数钱的靠背椅子旁边，悄悄地说道。

“四百三十二个卢布，五个兹罗提——玛蒂亚斯交给你的，可是？”

“是的——是的！”她结结巴巴地说道，脸都涨红了。“复活节后给我的。”

“这笔钱还不够一些，不过你可以卖掉一些牲口。”

“这好办。我们的猪可以卖掉……不会再生产的母牛也可以卖掉。犹太人想买它；它还可以值几个蒲式耳的麦子吧。”

“那末，我们可以不用求人帮助就把安蒂克保释出来了。你手头有这笔钱，是不是有谁知道呢？”

“爹给我这笔钱去打点衙门，把安蒂克放出来的。他不许我跟别人提起一个字。你是第一个知道这事的人。——如果米哈尔……”

“你放心好了；你的秘密保险不会泄漏。我听说机会到了的时候，我们就一同去保释安蒂克。我的亲爱的孩子，乌云会吹散，天气会晴朗起来的！”他说，她跪下来谢他，他吻她的头顶。

她淌出欢喜的眼泪。“我的亲生父亲也不能比你再待我好的了，”她呜呜咽咽地说道。

“感谢天主，你的丈夫要回到你的身边来了！——雅格娜上哪儿去了？”

“今天早晨，她陪着她母亲和乡长到城里去了。据说多米尼柯娃是找公证人去的，她要把她的全部土地都让雅格娜来继承了。”

“土地全归雅格娜？——那末她的儿子呢？”

"儿子要她分地，她故意要气死他们。现在他们家闹得象个地狱了，乡长站在多米尼柯娃一边，自从老子死后，乡长就被指定为孤儿的保护人了。"

"是这样吗？关于乡长，我还听到了别的闲话。"

"你听到的是真情实况。乡长确实关心雅格娜，可他那关心的行径啊，我倒不好意思讲。他已经过了壮年了，可是精力充沛；她呢，是个荡妇。我不是把道听途说重新讲一遍，我亲眼看见他们在果园里。"

"我想在什么地方躺一躺，可以么？"

她要请他躺在犹兹卡的床上，但是他宁可到牛棚里去睡觉。

临出去的时候，他说："小心把钱藏好！"

吃午饭时罗赫才露脸。吃过饭，他正要到村子里去走走时，汉卡犹犹豫豫地提出了一个要求。

"罗赫，你肯帮助我们装饰圣台吗？"

"啊！对了，明天是圣体节——你们把圣台设在什么地方？"

"设在年年搭台的老地方：大门外。我立刻派彼特到森林里去搞枞树和松树的青枝，雅姑斯叮卡和犹兹卡赶紧去弄花儿来扎花圈。"

"圣烛和烛台可准备好了？"

"今天早晨，安姆勃罗司才答允替我从教堂里拿一些来。"

"别的圣台都搭在谁家里呢？"

"池塘这一边，搭在乡长家门口；池塘那一边，搭在磨坊老板和普洛希卡家门口。"

"我一定帮忙：可是我得先去看看雅赛克先生。天黑以前，我就回到这儿来。"

"那末请你告诉薇隆卡，叫她明天早晨到这儿来，来出一

把力。”

罗赫点点头，朝着斯泰和的茅屋的废墟走去了。

雅赛克先生，跟往常一样，坐在进门的地方，吸着烟，摸着胡子，远远地望着鸟儿在起伏的麦浪之上飞翔。

茅屋前面，紧挨着樱桃树，摆着几根巨大的木材；老别列察慢吞吞地在木材之间走来走去，一忽儿用斧头敲一下，一忽儿用小斧削去一个凸出的木节，嘴里始终在跟木材大声说着话儿。

“哈哈！你们居然到我院子里来了。多谢，多谢！马秀马上就会把你们锯成象象样样的栋梁，决不会辱没你们的。说真的，你们住在我这儿，就可以不淋雨了，挺安全的，放心好啦。”

“他跟木头说起话来，倒象木头是活人似的！”罗赫有点儿惊讶地说道。

“你坐呀：他今儿个快乐得疯疯癫癫的。——你听他说呀！”

“你哪，可怜的受苦人，也住在森林里；现在你可以休息了，谁也不会再来跟你捣麻烦了！”老头儿双手爱抚着树脂斑斑的树皮，继续说道。

接着，他又踅到了扔在路旁的、最粗大的一根木材跟前，蹲下身子，紧挨着它的横切面，心满意足地打量着它那沁出树脂来的黄色年轮，口中唠唠叨叨地说道：

“那末大的一棵树？可还是照样给弄倒了，可不是吗？犹太人自然乐意把你搞到城里去，可是，天主大发慈悲，让你留在这儿，跟你的亲人，跟你的庄稼汉待在一起了：庄稼汉会在你身上挂上圣像，神父会给你洒上圣水。是啊，是啊！”

雅赛克先生听到这话，面露微笑；他跟罗赫说了几句话，便拿起提琴，沿着田塍向森林走去了。

罗赫待在那里，听薇隆卡讲话，黄昏缓缓地降临了。

第二天是个节日，所以白天的农活结束得比平时早。妇女们开始在户外编结花彩，孩子们抱着苍翠的菖蒲和灯心草跑进院子里来。普洛希卡和磨坊老板的家门口，桦木和枞树的枝条堆了好儿堆，以便插在搭台的地方，姑娘们用青枝绿叶装饰着台后面的墙头。她们还用石子和沙土把大路上的许多窟窿都填满了。

罗赫告别了薇隆卡，刚走上白杨大道的时候，一个骑马的人出现了，他没命地驰骋飞跑，搅得尘土飞扬。给斯泰和运木材的车子挡住了他的路，他就打算绕过车子，从田地里飞跑过去。

“你跑得那末急，要把马摔倒的，”人们大声劝他也没有用。他从他们身边擦过，飞驰而去，直跑得马儿气喘吁吁。

“亚当！”罗赫喊道，“等一下！”

小克莱姆巴才停了那末一忽儿，刚够他嚷嚷着把话讲完：

“要知道，有两个人给谋杀了，躺在森林里。天啊，我害怕极了！我正好在附近放马，正跟古尔巴司这小子一起回家，刚走到波利那家的十字架那儿，突然，我的马吃惊地蹦了起来。我一瞧，就看见两个人倒在杜松树丛里。我大声叫唤他们；可他们也不应一声，就跟死人一个样儿。”

“傻瓜啊，你在说什么傻话呀？”听他说话的人嚷道。

“不信就自己看去：他们就倒在那儿。古尔巴司也看见的，可是他跑到柯莫尔尼基那儿去了。”

“天主啊！——那就赶紧去报告乡长吧。”

“乡长到城里去了，还没有回来。”有人说道。

“那就去报告村长！他在铁匠铺附近，跟别人一起在修路。”亚当蹄声得得地驰去的时候，人们在后边儿喊道。

谋害人命的消息，闪电似的传遍了全村，人们害怕地划着十

字。有人把事情告诉了出来打听消息的神父；大家十分躁急地等候着村长回来——村长带着克莱姆巴和几个干活的人，早已立刻乘车赶到出事地点去了。

他们等候了好久好久。村长回来的时候，天色在黑下来了；叫大家惊异的是，村长带着乡长的马和四轮马车一起回来了。而且，村长也恼火得厉害，他咒骂着，鞭打着他那可怜的老马，竭力要从人群中走过了事。可是，有人抓住了马笼头；他被迫停车，就大声嚷嚷道：

"这些个恶作剧的小鬼！他们搞了一场鬼把戏。根本没有人给谋杀；只不过有人在树丛里睡熟了。哦，小克莱姆巴闹得大家惊慌不迭，我只要逮住他，就非惩办他不可，而且要狠狠地惩办他！——就是这样，我遇上了乡长，带他一起回来了……就是这末一回事！——吁！——啊！小鬼！"

"可是，"有个人一边向敞开的马车里张望着，一边儿说道，"乡长生什么病啊？他伸开四肢躺在那里，象个病人似的！"

"没有别的，他睡熟了！"村长鞭打着马儿，急驰而去。

"多么淘气的鬼东西啊！竟这样的造谣生事！"

"这全是小古尔巴司干的好事；干这种鬼把戏，他总是带头的！"

"该用棍子揍这两个小子，揍得他们站不起来！叫他们再也不敢无事生非地吓唬人！"

大家对整个儿事情十分气愤，走回家去时，在路上遇到了背着沉重的野柴的柯莫尔尼基们。走在她们前头的却是柯兹洛娃，虽然她因为负荷过重而把腰弯得很低。看到了村子里的人，她就挺直了腰，让背后的野柴撑住自己的身体。

"他巧妙地把你们骗了，村长把你们骗了！"她嘲笑道，疲倦

得几乎话也说不出来。"哈哈！森林里的确没有死人，不过，也许比死了人更糟糕。"

一大群人立刻被她的话吸引过来了；于是她就把她的新闻讲开了：

"我正顺着森林小径朝十字架走回来的时候，古尔巴司吓得要死，跑到我这边来了，说是有死人倒在附近的杜松丛里。我想，无论如何，还是去看一看的好。我们去了，我老远就看见两个人倒在那里，象死了的一样。斐利普卡拉拉我的袖子，拖我走开，格利哥里的老婆喃喃地念着祷告，我也觉得浑身汗毛凛凛的……可是我划了十字，向他们走去，睁开眼睛一瞧——我瞧见了什么呀？乡长大人，脱掉了外套，躺在那里；躺在他身边的，是雅格娜·波利诺娃：两个人都睡得昏昏沉沉的……嘴里都喷出来一股强烈的酒气……而雅格娜呢，那种不穿什么衣服的模样儿，我也没有脸皮讲出来……乌七八糟，就跟所多玛①一样！我年纪虽然很大，可是这样的丑事却从来没有听见过。——后来村长跑来了，雅格娜就溜掉了；可是乡长大老爷连马车也上不去——他醉得象猪一样！"

只听得有人说道："慈悲的天主啊！这倒是列普卡村的一件新鲜事儿！"

"如果是一个长工和一个女佣，倒也罢了！——可这是一个大农户，一个父亲，而且是我们的乡长啊！"

"波利那躺在那里，人都快要死了，没有一个人照料他喝水；而她呀！……"

"这娼妇，我真想点着圣烛把她驱逐出境！不，我要在教堂

---

① 所多玛：罪恶之城的代名词。典出《圣经·旧约·创世记》：所多玛与蛾摩拉均为罪恶之城，耶和华用硫磺与火，毁灭了这两个城和城里的居民。

前面用棍子揍她!"柯兹洛娃再一次嚷嚷道。

"多米尼柯娃上哪儿去了?"

"他们把她甩在城里了;她妨碍他们。"

"啊,这罪恶,这丑事呀! 它给我们大家都丢尽了脸。"

"那个雅格娜呀——毫无廉耻之心——到了明天,又会重新干出这无耻的勾当来的!"

人们继续在家里大加指责,心里充满了恐怖和愤怒,有些软心肠的女人还哭了起来,生怕天主的审判会连累了大家;整个村子里充满了议论和哭泣。

有几个年轻小伙子把古尔巴司叫到一边,跟他打听详细的情况。

"我们这位乡长啊,是个搞女人的有名人物,"亚当·瓦赫尼克说道。

"他非遭到报应不可:他的老婆一定会拉掉他的头发!"

"而且会跟他分居六个月。"

"哦,现在他可不在乎那些个了!"

"是啊,为了象雅格娜这样的女人,男人是什么蠢事都做得出来的!"

"当然啦。大地主家的小姐里头,也找不出一个比雅格娜漂亮的来;她对不论哪个男人瞧一眼的时候,就直透心窍,弄得人神魂颠倒的!"

"那么甜蜜可爱呀!——怪不得安蒂克·波利那……"

"住嘴,小伙子们! 古尔巴司是个撒谎的人,柯兹洛娃也是:她们所说的一切,都是因为心里恨她,我们还没有知道事情的真相呢。"马秀用十分关切的口吻插嘴道,可是他的话因为乡长的弟弟格利哥里的到来而打断了。

“怎么样？彼得还在睡觉吗？”他们问格利哥里道。

格利哥里回答道：“那个人是我的亲哥哥；可是，他干出了这样的丑事以后，对我说来，他不过是一条恶狗罢了！”接着又愤愤然地补充道：“不过，那块臭肉才是罪魁祸首！”

“这是胡说！”彼特这个波利那家的长工大声喝道，推开众人向格利哥里走去；“谁说出这种话来的，谁就是一头汪汪乱叫的狗！”

大家都被这出乎意外的爆炸性的话吓了一跳；彼特握紧的拳头颤动着，他继续说道：

“除了乡长以外，谁都没有什么罪过。难道是雅格娜送给他珊瑚的吗？骗他上酒店去的吗？为了他整夜躲在果园里的吗？乡长怎样引诱她，怎样一步步地逼她！哦，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太清楚了！乡长可能还用迷魂药麻醉了她，难道我不知道吗？”

“你充当她的浑身毒疮的保护人起来了；你快闭嘴吧，要不你的裤带就要掉下来了！”

“不过，她会知道的，你曾经站出来为她辩护……而且她会重重地酬谢你呢！”

“也许赏你一条玛蒂亚斯再也不穿的旧裤子！”

他们冷嘲热讽，哈哈大笑，笑得肚子都快胀破了。

“既然她的丈夫不能为她辩护，我能为她辩护，我就要为她辩护。是的，我一定要为她辩护！狗东西！……可别让我再听到一句损害她的话！你们这些汪汪大叫的狗，如果她是你们的姐妹或是老婆，你们就会一声儿也不吭了！”

“什么话，你这马夫，我不许你开口！”斯泰和·普洛希卡大发雷霆地说道：“你有什么权利在这儿多管闲事，管你的马尾巴去吧！”

“你留点儿神，”瓦赫尼克补充道，“要不你就不止挨这一场骂呢！”

“你这肮脏的蓬头乱发的家伙，你可别管我们大农户们的闲事！”这就是他们临走时送过来的吆喝。

“啊，你们这些卑鄙的乡巴佬！——不错，我是个马夫；可是我至少从来没有偷点儿麦子去卖给犹太人！你们怎么会了解我！”他在退走的那群人后面大声说道；那群人多少也感到自己猥琐和卑鄙，什么也没有回答，径自回家去了。

那天晚上的气候很奇怪：风很大，可是十分明朗。太阳落山以后好久，高空深处开裂成了一个个巨大的血红的火的海湾。天地间弥漫着一种不安之感；巨风大声咆哮，可是风很高，只是猛冲着高高的树梢。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鹅群老是在院子里一齐大叫起来；狗紧张不安地跑来跑去，甚至跑到院子外边去了。没有人待在屋子里或是坐在门口台阶上；大家聚在离住房稍远的地方，跟邻居们低声谈着话儿。

汉卡跟几个朋友在一起，她们来安慰她，顺便再打听点儿关于雅格娜的事情。可是，当她们触及这个问题时，她鄙夷地回答她们道：

“这是个耻辱，是桩罪孽，可也是件不幸的事！”

“当然啦；明儿个全教区的人都要知道了！”

“人家一定要说咱们这个村子是最糟糕的了。”

“全列普卡村的妇女都要蒙上臭名声了。”

“因为列普卡村的妇女都是好样儿的，如果象雅格娜那样被人追求，她们大家都会做出同样的事儿来的！”雅姑斯叮卡嘲弄地说道。

“别胡扯了。现在可不是嘲笑的时候！”汉卡怒喝道，她的责

备是那末严厉，雅姑斯叮卡也就不再吭声儿了。

汉卡因为家丑丢脸，很是气闷；可是，最初涌上心头的那股怒气现在却消失了。她的朋友们回家去了，她就向屋子里的那一头打量了一番，表面上是瞧瞧波利那。看到雅格娜穿着衣服躺在那里睡熟了，她就闩上了门，在黑暗中小心地替雅格娜把衣服脱掉。

“但愿天主怜悯怜悯象她那样的命运吧！”这便是不久以后袭上她心头的思想，她对雅格娜充满了无限的同情。

雅姑斯叮卡一定是看到了汉卡这种态度的转变；因为，虽然是勉勉强强的，雅姑斯叮卡毕竟说道：

“雅格娜不是没有过错，不过乡长更是罪大恶极。”

“一点也不错；不论从哪一方面说来，应该受到惩罚的，是那个乡长——乡长！”汉卡回答道，她那末强烈地表示同意，彼特感激地看了她一眼。

深感看到了大家共同的义愤，普洛希卡和柯齐奥尔一家人便在村子里跑来跑去，鼓动人们起来反对乡长，一直闹腾到深夜。普洛希卡总是走进人家的家里，仿佛开玩笑似的说道：

“妙啊，妙啊，咱们这儿出了一个妙不可言的乡长了，论人物，全区就数他最棒了！”

看到人家不怎么附和他，他就把他们带到酒店里去；已经有几个小农户聚集在酒店里了。他殷勤地向他们劝酒灌酒，看到他们喝得脸红时，他就重新攻击乡长。

“咱们的乡长，干起事情来，可了不得啊，可不是？”

“而且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柯勃司小心翼翼地答道。

“我知道他的底细……我知道……我知道……可我不愿揭他的底，”西可拉咕咕哝哝道，他喝醉了，身体沉重地靠在酒柜上。

"我也知道你的底细……我知道……我知道……可我不愿揭你的底。"他继续咕哝道。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推翻。"普洛希卡一面叫酒店老板给大家再添酒，一面说道。"是我们推举他当乡长的，我们就可以罢免他。他这回干的事情，给全村丢了脸出了丑；可是，他还干过更坏的事。他总是跟大地主勾结在一起，损害我们乡村里大家的利益。他还打算在列普卡开办一个学校①，毫无疑问，介绍大地主把波德尔赛卖给德国人的，又是他。他不断地大吃大喝；他盖谷仓，买马；他个个礼拜吃肉；他还喝茶呢！——请问，他挥霍的是什么人的钱？多半不是他自个儿的钱！"

"我知道的，"西可拉咕咕哝哝道，"咱这乡长是一头猪，可是，我也知道，你也很乐意把你的猪鼻子伸到食槽里去吃的！"

"这家伙喝醉了，胡说八道！"

"我也知道，你决当不了乡长！"

因此，他们撇下西可拉，另找地方，一起商量到深夜。

第二天，对于乡长的丑行，更是议论纷纷，为之大哗，因为过去几年一直搭在乡长家门口的圣台，神父也下令禁止了。神父大清早就派人去把多米尼柯娃叫来了，她是昨天半夜三更才回到家里的。神父十分生气，他甚至把风琴师骂了一顿，用长烟管把安姆勃罗司打了一顿。

圣体节来到了，象过去几天一样，晴朗灿烂，可是显然又闷又热，寂静无风。打从黎明时起，太阳就残酷无情地燃烧着；空气是那末干燥，所有的树叶子都萎倒了；麦子纷纷倒伏，柔弱无力；沙土象火炭一样地烫痛着赤裸的脚，墙上涓涓不绝地渗出大

---

① 这是指沙俄的官办学校，专教俄文，不教波兰文，所以波兰农民反对。

滴大滴的树脂。

这场暴热确实是一种天灾，可是人们没有在意，大家都在埋头准备礼拜大典呢。指定在行列中捧圣骨龛、神座和圣像的姑娘们，疯也似的从这家跑到那家，不是在试穿衣服，便是在梳理头发；她们的长辈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赶快装饰圣台。——一个搭在磨坊前面；一个搭在神父住宅前面，顶替原来搭在乡长家门口的那一个；还有一个搭在波利那家门口，自从天朦朦亮开始，汉卡和她一家子的人就在那里忙着了。

汉卡她们也是第一个完工的，圣台装饰得十分美丽，人人称赞，甚至说是比磨坊老板家的还高出一筹。

这圣台确实更加华丽。大门口树立起一个用桦树枝编成的小小教堂，外面披着一块块五彩条纹的羊毛呢；小教堂里边，平台上设着隆起的圣台，用白餐巾和细麻布包裹，上面摆着圣烛和盆花，犹兹卡还给花盆贴上了各式各样的金色剪纸，以资装饰。

圣台上面，挂着巨幅圣母画像，两边儿还有几幅小型画像；为了加强整个儿布置的效果，她们又在圣台上空悬了一只鸟笼，笼中是娜斯特卡搞来的一只八哥。

从小教堂门口起，铺设了一道小径，两旁交替地插着枞树枝和桦树枝，中间匀净地铺上了黄沙，沙径上撒遍了菖蒲。

犹兹卡搞来了一大捧一大捧的矢车菊、燕草、野豌豆花，把它们绕在圣像上，烛台上，凡是绕得上花草的东西全都没有放过，甚至圣台前的地上也撒满了花朵。连住房也沾了一份光：墙垣和窗户饰满青枝绿叶，沉浸在一片苍翠之中，屋脊上又插遍了随风摇曳的菖蒲。

人人都忙着干活儿，只有雅格娜一人例外，她大清早就悄悄地溜出屋子去了，那一天再也没有露脸。

波利那家是第一个准备停当的，可太阳已经照遍全村，邻村来的马车辚辚之声也开始热闹起来了。

她们急急忙忙地穿戴打扮，准备上教堂去。

维蒂克一个人留在院子里，因为成群的孩子们涌将过来，对着圣台啧啧称羡，对着八哥大吹口哨。他想用一根大树枝拦住他们，不让他们走近来，可是不管用。所以他就把他的鹳鸟放了出来。鹳鸟偷偷地走过来，用它那尖利的嘴巴，对准孩子们赤裸的小腿又啄又刺，搞得孩子们叫喊着纷纷走散了。

弥撒钟声刚刚当当地响起来，她们便一起出发了。犹兹卡走在前头，浑身上下都穿着白衣服，手里拿着《圣经》，鞋子上打着鲜明的红蝴蝶结。

"维蒂克，你看我这身打扮可好？"她脚跟着地，在维蒂克面前旋转着身子，问道。

"你看起来跟最白的鹅一样漂亮！"他赞美道。

"你啥也不懂，就跟你脚上的靴子一般见识！可是汉卡说，全村没有一个人打扮得象我这样漂亮的，"她说，顿着足，把她的短裙子往下拉拉。

"我看得见裙子里你那通红的膝头，就象看得见羽毛下面的鹅肉一样！"

"傻小子！——可是，"她用警告的口气悄声儿补充道。"把你的鹳鸟藏起来吧！神父要跟仪仗一起出来的，说不定会看到鹳鸟，把它认出来的。"

"哦，不过，女东家穿得好漂亮啊！简直就象一只雄的火鸡！"他喜不自胜地喃喃自语，呆望着她们一路走去；接着，他想起了犹兹卡的警告，便把鹳鸟关在马铃薯窖里，把拉帕放出来看守圣台。安排停当，他就去看看玛蒂亚斯——老人还是象往常一样

躺在果园里。

村子里寂无人影。教堂里的礼拜已经开始了。神父出来做弥撒，风琴声震耳欲聋；布道结束，钟声齐鸣，把屋顶上的鸽子都吓跑了。人们川流不息地从教堂大门里涌将出来，法旗前伸下垂，圣烛烛火辉煌，白衣姑娘们捧着圣像，殿后的是神父，在红色华盖下，捧着金光灿烂的圣体龛。

他们列成一队，排开密集的人群，辟出一条长长的通路来，两边尽是摇曳不定的烛火。神父吟唱道：

主啊！我站在你的门口！

人群一齐高声应和，发出了响彻云霄的大合唱：

我的灵魂恭候你的吩咐！

他们吟唱着一路走去，在墓地狭窄的停柩门口大大拥挤了一番，因为聚汇在一起的人很多，包括整整一个教区的信徒。所有大地主家的人全都来了；有的地主老爷在两旁簇拥着神父，有的手里捧着圣烛紧跟在神父后面。高擎着华盖的是教区里的大农户们，不过，其中没有一个是列普卡村的，也许是因为最近出了丑闻的缘故吧。

他们循着钟楼上传来的一连串不绝于耳的钟声向前走去，从墓地的浓荫里走向开阔的空地——雪白耀眼，炙热如烤，燃烧的太阳用它的活火逼得人眨着眼睛。歌声响彻云霄，香烟和一团团尘埃一齐缭绕飞扬，圣烛的火光摇曳不定，鲜艳的花瓣不断地象阵雨般洒将下来，纷纷散落在神父的脚边。

人群向前涌去，脚步沉重，歌声遒劲有力，象是一条喧哗的色彩斑斓的溪流；人群中飘扬着绛色华盖，仿佛是急流中的一叶扁舟。圣徒的画像和雕像上蒙着纱、缀着花，前后左右法旗飘扬起伏。

他们向前走去，密集拥挤，脑袋紧挨着脑袋，人人拚命唱着圣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跟他一起歌颂天主的光荣，仿佛这些高大的菩提树，这些黑苍苍的赤杨树，这些在阳光下闪烁的流水，这些纤长的桦树，这些低矮的果园，以及绿色的田野和目力所不逮的茫茫远方，都在给圣歌声添上它们的衷心而欢乐的伴奏——歌声缭绕，飞越炽热的空气，上腾光辉灿烂的天空，直奔太阳！

合唱的歌声惊动了树上的叶子，把残留在枝头的花瓣也摇落到地上去了！

神父在波利那家的圣台前诵读了第一福音书，稍事休息，便向磨坊老板家走去。

现在天气比刚才更热了，而且很快就变得热不可耐了。每个人的喉咙都干燥得象尘土一样；太阳蒙上了一层白漾漾的雾霭；明朗的天空里浮动着一长条一长条的云翳；过分炽热的空气使景物的轮廓颤栗波动，仿佛是透过沸水所见到的模样。——一场风暴快要来了。

仪式足足花了一小时；神父浑身是汗，脸红得象甜菜根：然而他庄严隆重地继续执行着职务，从这个圣台走到那个圣台，听着大家诵读福音书，唱着各种赞美诗。

有时候，人们的歌声中断了，于是云雀高声啼啭，而“布谷，布谷”的叫声也不断地响起来了。这之际，教堂的大钟依旧毫不间断地轰鸣着。

虽然歌唱重新开始了，虽然庄稼汉们用宏亮的嗓子大唱而特唱，妇女们又脆又尖的声音偕同孩子们的娇声啭音也参加了进来，虽然那些带在行列中的小铃铛发出琤琤淙淙泉水般的声音，而踩在土地上的脚步声又是那末沉重，可是，大钟的轰鸣依旧自始至终是宏亮的，纯净而又高昂，充满了欢乐和阳刚之美，它那深沉的金石之声响彻天宇，仿佛是锤子敲在太阳这个铿锵的圆盘上，敲出了那些个强大的乐声，使整个儿田野震荡回响起来！

这之后，回到了教堂里，在室内作了冗长的礼拜：风琴大声鸣响，人们高声吟诵。

最后，会众终于散了；这时候，天空突然变黑，远远地响起了雷声隆隆，一阵阵干燥的疾风卷将过来，树木互相碰撞，尘土成团成簇地充塞于天地之间。

邻村来的人们，立刻快马加鞭地赶着车子回去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落下来了，搞得空气越发闷热，太阳却依旧把它那酷烈的炎热倾泻而下。阁阁的蛙声逐渐低沉下去，听起来越发使人困倦欲睡。阴霾更加逼近，远处的景色已经完全给遮住了；雷声又吼起来了，短促苍白的电光从青黑色的东方闪将出来了。

风暴是从东方来的，巨大的成块成堆的青石色的云霾，正以月牙形之势扩张开来，饱含着雨水——可能还有冰雹哩。风暴在树顶上呼啸而过，风暴在麦田里横冲直撞，鸟儿叫嚷着躲到屋檐下面，连狗也在找屋子躲藏了。牲口纷纷从田野里赶回家来；一柱柱一团团的尘土，在大路上乱蹦乱跳，隆隆的雷鸣愈逼愈近了。

太阳不久就淹没在一大片铁锈色的雾气里，阳光仿佛穿过一层半透明的玻璃窗似的射将出来。隆隆雷声逼近村子；狂风

一阵又一阵地袭来，简直要把树木连根拔掉。第一个霹雳打在远处森林里，整个天空立刻变成黑苍苍的颜色；太阳消失了。狂风愤怒地席卷而过，霹雳快速地接二连三地打将下来；大地随着雷声震动，闪电突如其来的夺目的闪光，使漆黑的天空顷刻之间辉煌雪亮。

房屋因雷声而颤动，万物心惊胆战，畏首畏尾。

然而，幸喜风暴越境而过，刮到另外一边去了。闪电打在远远的什么地方，风势减弱了，没有造成什么损害，天空也重新亮堂起来了。晚祷前不久，下过大量的雨，带来了大量的流水，所有的麦子立刻都倒伏了，磨坊的水渠里水势猛涨，波涛起伏，所有的田沟、田塍和田畦，都是积水流动，泡沫直冒。

直到黄昏时分，一切才恢复原状，雨歇了，太阳——一个明晃晃红橙橙的火球——从西方云层里放射出光芒。

列普卡村重新透过气来了，居民们重新凝望着世界，感谢地呼吸着雨后凉爽的空气和泥土的气息，特别是园子里桦树苗和薄荷的芳香。大路上的水潭水坑，在夕照中熊熊燃烧；树叶和青草闪闪发亮；冒泡儿的积水，快乐地汩汩鸣响着朝池塘倾泻而下，仿佛是液体的火焰。

微风吹得俯伏的麦子飒飒簌簌，如今从树林和田野里送来了爽快的凉意。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大叫大嚷，跑出家门，闯到小溪小沟里去玩水；鸟儿在枝头啁啾；狗儿东奔西跑；神父的珍珠鸡在篱畔发出铿锵的啼声；道路上，茅舍四周，到处是谈天说地、乐呵呵的招呼声，闹成一片。过了不久，在离磨坊不远的地方，响起了情歌的声音：

好久，好久，我等候又等候，

我浑身露水湿透；
亲爱的人，亲爱的人，
你开门，你让我进门！

于是，伴随着放牧归来的哞哞牛鸣，田野里也送来了牧牛汉子放开嗓子高唱的歌儿：

心肝呀，你满口答允，
收割了黑麦，就跟我成亲，
决不耽误，决不因循；
黑麦收割了，
小麦和燕麦也收割了，
你可依旧没跟我成亲！
　　噢咿，嗒哪，
　　嗒，嗒哪！

等候风暴停歇的那些马车，现在开始出动了；可是好多邻村来的农民都留了下来，在列普卡村的居民家作客——他们都是些不久以前仗义前来帮助妇女们干活的农民们。富裕的农户请他们到家里去大吃大喝；而穷苦的农民却邀他们的好朋友上酒店去，大伙儿一起热闹一番：人越多，就越是兴高采烈。

有几个乐师也赶来了；晚祷之后，酒店里立刻响起了小提琴幽静的旋律，低音提琴隆隆的音调，以及大鼓深沉的蓬蓬之声。

自从复活节以来，一直没有什么娱乐的机会，因此人们越发拥挤，迫切地要快乐一番了。

那末多的人挤在一起，房间里容纳不下，好大一伙人只得坐

在那些搁在酒店门外的木头上；不过，天气现在放晴了，天空里一片金碧辉煌的景色，因而在外边儿坐下的倒也不少，而且叫酒来喝了。

酒店里挤满了年青人，他们立刻跳起奥勃列克来，回旋之际，磕磕碰碰，踢踢蹬蹬，震得墙壁和地板咯咯直响。跟娜斯特卡一起带头跳舞的是谁？——除了多米尼柯娃的儿子西蒙，还有谁呢？他的兄弟安德烈拉住他的袖子，劝他别跳，可是没有用；他正处在一种狂欢难羁的心情里，他自己喝伏特卡，还强迫娜斯特卡和她的好朋友们喝，他把好些五戈比的钱币向乐队撒去，叫他们演奏得更带劲儿。他搂着娜斯特卡的腰，拚着全身力气大叫大嚷道："来啊，小伙子们，拿出劲头儿来啊！象波兰人那样地大跳特跳、大蹬特蹬啊！"

于是他就象脱缰的马驹子似的绕室驰骋，口里大叫大嚷，两脚狠狠地蹬着地板。

"这年轻的浪子啊，他充阔佬，靴子里可连根稻草也没有呢！"安姆勃罗司叨咕道；眼看着喝酒的人，他的喉咙里馋得直抽搐。"他两腿这么个跳动，倒象个连枷一样！……但愿这两腿别脱骱掉了下来，"他大声补充着走近来了。

"留神哪，要不你的腿可要掉下来了！"马秀冷冷地反唇相讥道，他指的是安姆勃罗司那条木腿。

"啊，我真希望跟你为友谊而干杯呢！"安姆勃罗司露出和解的笑容，回答道。

"喝吧，酒鬼！可是留神别把杯子也吞下肚子里去了！"马秀给他倒了满满的一杯酒，回答道，接着就背转身子不理他了。乡长的兄弟格利哥里正跟他那一帮人低声谈话；他们聚在一起，靠在酒柜上静听着，注意力十分集中，既没有留神周围跳舞的人

们，也没有在意摆在眼前的伏特卡。他们一共六个人，都是当地首富之家的人物，异常关切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可是，因为人愈来愈多，声音愈来愈闹，他们就立刻转移到犹太人的私室里，跟主人一起独占了这个房间。

这房间确实不大，塞满了犹太老板的小孩子们的卧床，因此桌子四周就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了。椽子上悬挂着一个铜烛台，插着一支牛油蜡烛，发出烟雾迷濛的烛光。

格利哥里用酒瓶斟了两巡，大家喝着酒，可谁也没有提起刚才中断的话头，马秀终于俏皮地嚷道：

"哦，格利哥里，给大伙儿说下去吧：我们坐在这儿，都象乌鸦盼望下雨似的盼着你呢！"

可是，格利哥里还没有开口，铁匠进来了，他跟大家打招呼，东张西望地想找个座位。

"呸！黑面孔来了，老是在没有播种的地方冒出来，出人意外！"马秀冲口而出地说道；不过，他还是按捺住怒气，立刻补充道："米哈尔，敬你一杯！"

铁匠一饮而尽，竭力装得若无其事，仿佛开玩笑似的说道："我倒不想打听别人的秘密；也许这儿不欢迎我吧。"

"正是这样！"普洛希卡答道，"你跟德国佬那末亲热——礼拜五吃咸肉，跟他们一块儿喝咖啡——象今天这样的节日，你还不如仍旧跟他们一起过节的好。"

"你说的话，就跟醉汉说的一样！"

"我说的不过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你跟德国佬经常有来有往的！"

"谁叫我干活，我就替谁干活：我不挑不拣。"

"干活！"瓦赫尼克暗示道，"你跟德国佬之间的关系，可不止

是干活呢！"

"你干的那种活儿啊，"普利乞克意味深长地补充道，"就象你巴结大地主搞我们的森林一样。"

"哈哈！看来我在这儿碰到了审判官了！——这件事情，你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啊！"

"随他去吧，"格利哥里说道，严厉地盯住铁匠躲躲闪闪的眼睛。"他尽可以按他自己的心意办事……就象我们也可以按自己的心意办事一样。"

"如果有个宪兵从这儿窗子里侦查一下的话，他会把你们当做阴谋叛乱的人逮走的。"铁匠勉强说着嘲弄讥笑的话，可他的嘴唇却愤怒得在哆嗦了。

"也许我们是要反叛，可不是反对你：米哈尔，你还不值得我们小题大做。"

铁匠这就拉上帽兜儿，走出房间，砰的把门碰上了。

"他听到了一点什么风声，到这儿来寻根究底的。"

"他也可能在外边儿偷听呢。"

"让他偷听吧：他会听到一些不中听的关于他自己的话呢。"

"伙伴们，现在听我说吧！"格利哥里庄严地说道，"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德国佬还没有把波德尔赛买下来，可是买卖文契随时可以签订。据说下礼拜四就要签字了。"

"这我们都知道：问题是，怎么办？"马秀不耐烦地嚷道。

"格利哥里，给我们出主意吧；你读书看报，学问大，你出得了主意。"

"你瞧，如果德国佬买下波德尔赛，在我们的贴邻定居下来，就会象'高尔卡村事件'重演一样，咱们住在列普卡村的人就要连透气也没有地方了。"

“我们的父辈唉声叹气，搔着头皮，可想不出该怎么办。”

“然而老人家又不愿意把田地交给我们！”好几个人立刻同声叫喊起来。

“德国佬，他们是什么人？”另一个嚷道。“有些住在列希卡，可我们农民把土地统统买了过来，把他们撵了出去。——的确，髙尔卡村正好相反，那倒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我们喝酒，我们不断地打官司，收场结果，我们都去要饭去了。”

“这么说来，我们以后也可以把波德尔赛买回来！”安蒂克的堂兄弟茵德雷克·波利那说道。

“说起来容易。眼下我们连六十卢布一英亩的价钱也出不起，将来怎么付得出一百五十卢布一英亩的代价？”

“如果我们的父辈肯把我们应得的那一份产业给了我们，我们要兴利除弊，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确实如此。我就马上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时，格利哥里插嘴道：“咳，你们这些傻瓜，这些傻瓜呀！我们的老一辈子掌握了全部土地，尚且不能做到收支平衡；你们倒还想从中挖出一部分土地来呢！”

大家弄得哑口无言——听了格利哥里一语道破的真理，都楞住了。

“不，”格利哥里继续说道；“毛病不在我们的父辈抱住了产业不放，而是在于列普卡村土地太少、人口太多。我们的祖父那一代养活三个人的一块田地，现在必须养活十个人了。”

“你说得一点不错！——是啊，就是这么一回事，”他们大家都同意他的说法，也为自己看不到这一点而十分羞愧。

“那末，”有人提议道，“让我们把波德尔赛买下来，然后大家平分。”

“你不妨把整个儿村子都买下来；可是钱从哪儿来呢？”马秀叨咕道。

“等一下嘛：说不定我们会找到一个办法的。”

“等一下，你爱等就等吧；我可等够了，等得厌恶透了。——我要离开乡村，到城市里去！”

“请便吧。可是别的人——也就是我们——必须待在这儿，采取这种或那种步骤。”

“真他妈的见鬼！家家户户住了那末多人，叫苦连天，我们住得那末挤，墙头没有挤坍，倒也是怪事。而就在附近，有的是广阔的土地，就盼着人去占有使用。不，我们都在挨饿，我们也没有买田买地的钱；我们也没法儿从什么人手里借到什么钱。真他妈的见鬼！”

格利哥里接着就把其他地方的情况告诉他们，他们伤心地静听着，马秀终于打断了他的话：

“人家日子过得很好，这跟我们有什么相干？把一盘菜端给饥饿的人瞧一瞧，又把它端走了，难道他就看饱了肚子？别的地方，人们都得到了保护；这儿可并不如此，这儿人人都象荒地里的野树一样过活，不论他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只要他付捐税，服兵役，服从官吏——有谁来关心他？”

格利哥里默默地听他说完，然后重新开言道：

“要把波德尔赛弄到我们手里，只有一个办法。”

这时他们都凑近来听他说话，因为外边大房间里突然充满了喧哗之声，玻璃窗随着格格震动，音乐也停止了。有人走了出去，回来哈哈大笑着把闹的乱子告诉大家。原来多米尼柯娃带着棍子来找她的儿子，引起了极大的纷扰。她打算把儿子们打一顿，撵他们回家，可是儿子们站起来反抗她，迫使她离开了酒

店；现在，西蒙正称心适意地喝着酒，安德烈喝得神志完全糊涂了，正冲着烟囱号叫。

他们不再想听下去，因为格利哥里现在把他的计划摊出来了。那是要列普卡村的人跟大地主和解，然后就以一英亩抵四英亩的比价，用森林去换波德尔赛的土地！

事情竟可能这样解决，使他们又惊又喜；格利哥里便接下去告诉他们，他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新闻，靠近普洛茨克的一个村子，就已经订立了一个类似的协议书。

“这办法对咱们农民有好处！——犹太人，再拿点伏特卡来！”普洛希卡冲着门口喊道。

“对呀，三英亩森林，不折不扣，要换十二英亩麦田！”

“十英亩森林，就可以换好大一块田地呢！”

“不过，大地主还得让我们拾些烧火用的木柴。”

“还得加上一个条件，按比价奉送森林附近的牧场一英亩！”

“盖房子的木材也得要一些！”

人人都有一项新的条件要添上。

马秀嘲弄道：“也得要匹马，再加上一辆车子一头母牛！”

“别乱嚷嚷！”格利哥里喊道，“如今农民们必须开会商量，然后去见大地主，把我们的要求提出来。说不定大地主会接受条件的。”

这时马秀插嘴了：

“除非刀子搁在他脖子上，大地主是决不会接受条件的。现在他急需钱用，德国佬哪天都可以把钱给他。我们的人搔头摸耳朵的，还没有商量停当一条意见，而妇道人家呢，也还没有说出她们的主张，一个月就过去了；这时大地主已经把波德尔赛的土地卖了，背过身去理也不理睬我们，却揣着钱等待法庭的判

决。格利哥里的计划好倒是好；不过，据我看来，要有好结果，非得用相反的办法不可！”

“那末你就说下去，马秀，给大伙儿出个主意！”

“不要空谈——也不要商量——只要行动起来……就象我们过去为了森林问题那样地行动起来！”

“行动起来，有时候是可能的，有时候却不可能，”格利哥里喃喃地说道。

“我管保是可能的……方法不一样；可是达到同样的目的。——咱们去告诉德国佬，别冒险买进波德尔赛！”

“难道德国佬是这样的大傻瓜——见我们害怕，乖乖儿地听话吗？”

“如果他们拒绝，我们就警告他们：休想播种、盖房子，也休想走出他们的田地一步。你们以为，他们会不害怕吗？吓，他们就会象那给烟熏出洞的狐狸一样。”

可是，这当儿格利哥里说话了：“就象天上有天主一样，这样威胁人家，准会搞得大家重新坐牢的！”

“我们不会永远关在牢狱里，我们出了狱，他们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他们不是傻瓜，他们首先要好好想一想，他们跟我们较量对抗，可有什么好处。——而且，我们把买主赶跑了，大地主就会改变腔调。——如果不……”

格利哥里再也不能保持缄默了。他跳起身来，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劝大家放弃这个冒冒失失上阵的计划。他指出这样蛮干必然会引起法律诉讼，会给大家带来新的灾难，很可能被判叛逆罪，在牢狱里关上好几年！他也给大家解说，一切事情，只要跟大地主单独协商，都可以和平解决的。他继续不断地跟大家讲着，讲得脸都涨红了，他吻他们，他乞求和恳求他们放弃这个

打算。大家都不听他的，他的话全白说了，马秀最后说道：

“你是在讲道！你讲的跟书本子里的一个样儿；不过，这种话我们可不要听！”

听了马秀的话，大家便用拳头擂起桌子来了，大家同时说着话儿，狂热地叫喊着：

“呜啦！呜啦！——打倒德国佬！驱逐那些长裤子的家伙！马秀说得对，我们要照他的话行动起来；谁害怕，就让他捂着脸躲起来吧！”

他们是那末慷慨激昂，没法儿跟他们讲道理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犹太人杨开尔拿着一瓶酒走进来了；他一边擦着泼在桌子上的伏特卡，一边听着大家说话；接着，他踌躇地说道：

“马秀给你们出了个好主意。”

“啊！现在杨开尔也反对德国佬了吗？这样的事，可能吗？”他们惊异地嚷了起来。

“因为我宁可帮衬咱们当地的人。咱们都在这儿过活——生活很苦，可是凭着天主的保佑，咱们也活下来了。……不过，德国人一来，不光是穷苦的犹太人，而且连狗也要没有东西吃了……啊，但愿德国佬统统倒毙！但愿瘟疫把他们一扫而光！”

“啊，一个犹太人站到我们这一边来了！谁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呀！”他们大吃一惊，楞住了。

“是的，我是个犹太人，然而我可不是树林里的野人；跟你们一样，我是这儿土生土长的，正如我的爹，我的爷爷，也是这儿土生土长的一样！……这样说来，难道我不是你们中间的一份子？……凡是对你们更加有利的，也会对我更加有利；你们成了更大的农户，我靠你们做的生意就会更加兴隆。——为了支持你

们这一个反对德国佬的妙计，我打算贡献整整一瓶甜酒！……波德尔赛的大农户啊，祝你们身体健康！”他大声说着，跟格利哥里干杯。

于是他们就大喝而特喝，兴高采烈，禁不住去亲亲犹太人的长长的胡子：他们叫犹太人坐在中间，把整个儿问题重新讨论一遍，逐点逐点地跟他商量请教。过了不多一会儿，连格利哥里也觉得减少了几分忧愁。

不过，现在会议却结束了，因为马秀跳起身来，大声说道：“到大房间里去吧，伙伴们！咱们去活动活动两腿吧！——今儿个讨论够了。”于是他们就一起走进大房间里去了。

马秀立刻把特雷莎从别人的怀抱里拉到了自己的怀抱里。其他的人也学他的样，把姑娘们从角落里拉将出来，一边叫唤着乐师们，便开始跳起舞来了。

乐师们立刻劲头十足地着手奏乐，因为他们都很明白：马秀不论赏钱也好，伸出拳头打人也好，都是干干脆脆、毫不迟疑的。

现在，酒店里边，人们终于兴高采烈地跳着舞，额头上热得热气直冒；喧哗声，顿足声，音乐声，以及大吵大闹的叫喊声，从每一个隙缝里涌将出去，就象从沸腾的锅子里冒出来的一般；而酒店外边的那些人，也都在尽情享受，他们碰杯互祝健康，谈话也愈来愈响亮、兴奋了。

已经是午夜了；星光亮晶晶地闪耀着，树木飒飒簌簌，窃窃私语；沼泽里传来了没有伴奏的、青蛙嘶哑的重唱，时不时地有个甲虫嗡嗡飞过。夜莺在果园里歌唱，一切都是温暖而芳香的。人们也很想享受夜间凉快的空气，不时有一对对的情侣，手臂挽着腰肢，离开酒店，消失在阴影里了；而酒店外边的谈话也响得厉害，人人快嘴快舌，大家一齐开腔，几乎都听不明白了。

“……我还没有松手，那猪还没有来得及把猪鼻子伸到马铃薯里，吓！那女人大吼大叫着扑到我身上来了！”

“……把她从村子里撵出去！赶她出去！”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人们也是这样对付这种女人的。在教堂门前，把她鞭打得流出血来，然后把她驱逐出境；于是村子里就平安无事了。”

“……犹太人，满满的来杯酒，快！”

“……我们必须选举一个新的乡长，大家都这么说。”

“……铲除罪恶要赶紧，要趁着它扎根未深！”

“……你敬我一杯酒，我就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拉住牛角别放手，牛不倒地不罢休！”

“……二英亩加一英亩等于三英亩；三英亩加一英亩等于四英亩！”

“……喝吧，兄弟，亲热得象我的亲兄弟一样啊！”

片言只语就这样从黑暗中迸发出来，究竟是谁在说话，说给谁听的，那可搞不清楚了；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赶上听到安姆勃罗司说话的时候。他醉得不成样子了，虽然脚步蹒跚得厉害，走也走不动，可还是在人群之间乱闯，没完没了地哼哼唧唧地讨杯酒吃。

“你，伏依蒂克，我替你洗礼的呀；你结婚时，我打钟打得两只胳膊都僵硬了：兄弟，只不过请我喝一杯呀！——或者，你愿意请我喝足一打兰① 吗？我还可以替她打‘永远安息’的丧钟，替你找第二个老婆——一个年青的老婆，肉头结实得象大头菜一样。兄弟，请我喝足一打兰吧！”

年青人不知疲倦地继续跳舞；整个房间里充满了飘动的衣

① 一盎斯等于十六打兰。

裙和带兜儿外套的窸窣声。随着音乐的旋律，也唱起了歌子；纵酒欢乐变得那末狂野热闹，连老太婆也参加进来了，尖声叫喊，又跳又蹦；雅姑斯叮卡排开众人，走到房间中央，两手撑腰，双脚按照一首歪诗的韵律蹬着地板，唱道：

我决不怕狼，决不怕，
二十多只也不在话下；
敌人我也不怕，不怕，
即使跟百来个人打架！

第 十 章

在马秀、格利哥里和他们几个伙伴看来，从圣体节到礼拜日那几天，过得慢极了。马秀替斯泰和盖房子的事，不得不搁一搁，其他的人也丢开了手头的工作，他们日以继夜地集中全力鼓动村民反对德国移民，极力主张非把德国佬逐出波德尔赛不可。

酒店老板不惮烦地百般怂恿大家，慷慨地请客喝酒——人家可不让他请客——甚至让人赊购欠帐。然而，事情可象爬山一样地吃力。老头儿们总是搔搔脑袋，长叹一声，在跟自己的女人商量以前，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女人们呢，却全体一致不赞成这种反对德国佬的轻举妄动。

“这不是干的傻事吗?”她们嚷嚷道。“为了森林吃的苦，难道还不够受吗?旧的创痛还没有平复，他们又要给我们招来新的祸殃吗?”村长的老婆，平常是个文文静静的女人，也几乎抓起长柄扫帚，要跟格利哥里动武了!

“如果你要挑唆我们再去闹事，我就一定去报告宪兵!那些懒鬼!——活儿不肯干，只想东逛西逛!”她在家门口冲着格利哥里咆哮。

巴尔缨柯娃也同样猛烈地对马秀大发雷霆。

“你们这帮游手好闲的家伙!我要放出狗来咬你们!……哼，我还准备着滚烫的开水呢!”

妇女们顽固地一致地起而反对一切劝导，辩论也好，恳求也

好，都充耳不闻，不愿意听从什么道理。她们气势汹汹地跟男人们大吵大闹，时常还要加上眼泪。

"我可要拉住我的丈夫不放！我一定要揪住他外套的下摆，揪得牢牢的，哦，哪怕折断我的胳膊也不松手！我们的痛苦已经够受的了！"

马秀愤愤地破口大骂。"但愿一个硫磺霹雳把你们统统打死！——就跟下雨之前的喜鹊一样，老是乱叫乱嚷，乱叫乱嚷！——教牛犊子说人话，也比叫女人懂道理要容易些。"他万分失望地说道。

"让她们去吧，格利哥里；你永远不会使她们明白过来的，"他慨叹道，"如果有个女人做了你的老婆，那时候也许会听你的。不然的话，跟她辩论啊——只有用棍子！"

"不，硬压是没有用的，"格利哥里说道，"我们必须用别的办法来对付她们。开头，我们不能跟她们闹对立，甚至还得赞成她们的意见……用这种办法一点儿一点儿地把她们争取过来。"

格利哥里不愿意死心塌地放弃一切希望。他开头虽然反对这个计划，及至信服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之后，他就全心全意拥护它了。他是个大胆顽强的角色，不论干什么都下决心要把它搞成功，绝不让任何困难挫折自己的勇气。人家当着他的面把门关上了，他就从窗子里跟人说话。人家恫吓他，他就按捺住性子，不惮烦地讨好奉承人家，跟她们谈谈她们的孩子，称赞她们收拾得井井有条，然后渐渐地言归正传；如果跟这个人话不投机，他就继续跟另外一个人说话。整整两天，村子里到处见到他的人影儿，在屋子里，在果园里，甚至就在田头上，跟人说着话儿，谈谈这个，谈谈那个，最后转入了正题。遇到搞不清楚的人，他就在尘土中画一个波德尔赛区域图，从而说明这个作战计划

对大家的好处。不过，虽然用了那么些心计，若不是罗赫给予帮助，他的辛苦也还可能是白费的。礼拜六下午，看到没法儿带动全村的人跟他们一起行动，他们就请罗赫到波利那家谷仓后面去碰头；他们在那儿向罗赫吐露了心中的意思，虽然很怕他会反对他们的策划。

可是，罗赫沉思了一会儿，回答道：

"这是违法的行动；不过，时间紧迫，我们要依法行动也来不及了。——我一定心甘情愿地帮助你们！"

罗赫立刻去见教区神父；神父正坐在花园里，他的仆人在附近刈割苜蓿。仆人在事后告诉大家：神父起初很生罗赫的气，把耳朵也塞住了，不要听他的话，可是后来他们一起坐在那里谈了好久。毫无疑问，罗赫把神父说服了；因为，人们在暮色中从田里归来的时候，神父也出了门，好象是为了透透空气，却从这家走到那家，先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临了却主要跟妇女们商量，而且给每个人的耳朵里送进了劝告，大意是：

"小伙子们的用意是好的。趁着时间还来得及，必须抓紧进行。你还是下决心吧：我要去见大地主，劝他同意。"神父既然克服了妇女们的阻挠，庄稼汉们也就开始觉察到神父赞助的计划是可行的了。

人们仍旧辩论了一个晚上；不过，礼拜日大清早就作出了决定：晚祷以后，以罗赫为首，大伙儿一起到波德尔赛去，由罗赫跟德国移民进行谈判。

罗赫答允了替大家去谈判；人们大声学着布谷鸟欢乐的啼唤，纷纷回家去了，而罗赫依旧坐在波利那家的门廊里，数着念珠，深深地思考着。……

早晨，时间还很早；人们吃了早饭，刚收拾好餐具，彼特还迟

迟没有吃完呢。这是温暖而不算太热的一天，燕子在空中飞掠而过，迅速犹如子弹横飞。太阳已经升到茅屋上空了，带露的青草在树荫里闪烁生光；清新的微风，从田野里吹来，麦香扑鼻。

跟往常的礼拜日一样，屋子里是静悄悄的：妇女们忙于收拾房间；孩子们一起在户外吃粥，他们挥动汤匙大声叫喊，不让狗儿拉帕走近来。母猪在阳光下墙脚边咕噜咕噜地叫唤，小猪用鼻子在它肚子上东探西探地找奶吃；鹳鸟把母鸡赶跑了，又跟着在院子里蹦蹦跳跳的小马驹跑来跑去。果园里的树木在窃窃私语，丫枝摇晃起伏；外边儿田野里，腾起了飞翔而过的蜜蜂的嗡嗡声，而云雀的歌声又响彻了云霄。

礼拜日的寂静是那末深沉，只听见池塘边鸭子的呷呷声，只听见在那儿洗手洗脚的小家伙们嘻嘻哈哈的声音。

大路上行人极少，它空荡荡地躺在那儿，给阳光照得明晃晃的。姑娘们在台阶上梳着头发；牧人的笛声象淙淙流水般地响起来了。

罗赫作着念珠祈祷时，把这些个声音都听在耳朵里了，但他大部分时间想的是雅格娜的事：他可以听到她在屋子里来往走动。她有时候走到他背后很近的地方，有时候又跑到院子里去了，回来的时候，在他跟前低垂着眼睛，面孔涨得通红。他为她伤心。

"雅格娜！"他抬起眼睛，亲切地低声叫她。

她屏息静气地猝然站住，指望他再说下去。可他似乎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只是喃喃地说了几个含糊不清的字，便沉默不语了。

她又走进屋子去，在打开的窗子旁坐了下来；她倚在窗槛上，伤感地望着阳光下的景色，望着象野鹅似的在璀璨的天宇里

浮游而过的白云。沉重的叹息从她的胸中迸发出来，眼泪不止一次地从她红肿的眼皮下滚出来，慢慢地从现在有些消瘦憔悴的面颊上流下来。唉！最近这几天里，她经受了多少煎熬啊！她走过的时候，妇女们背转了身体，有的还在她背后啐唾沫哩。她的朋友们掉头不睬她；小家伙们鄙夷地哈哈大笑，古尔巴司家的最小的孩子有一回用泥土扔她，大声叫道：

"你啊，乡长的姘妇！"

这话象刀子一样的刺心；她觉着羞愧得气也透不过来。

可是，天主在上，这件事情难道全是她的过失吗？他把她灌醉了——醉得眼睛看不见天主的世界了！——而现在大家都咒骂她，全村的人都象躲避堕落败坏的人一样地躲避她：根本没有人站出来为她辩护。

现在她上哪儿去才好呢？她们会当着她的面砰的把门关上——不，还会放出狗来咬她。逃到她母亲家里去是毫无用处的：不管她怎样哀求，怎样痛哭流涕，母亲还是把她撵了出来……要是没有汉卡，她雅格娜早就做出自暴自弃的事情来了……是啊，只有她——安蒂克的妻子——只有她汉卡向雅格娜伸出了援助的手，保护她不受敌人的侵害！……不，不，不！她没有罪，乡长才是有罪的！他犯了引诱她的罪，强迫她作奸犯科的罪……不过，罪大恶极的是……他！……是那老鬼！(她的意思是指她丈夫)"他束缚了我的一生……如果我是个无拘无束的女人，有谁敢这样损害我？不，没人敢这样……我跟他一起过日子，享受过什么来着？既没有生趣，又没有自由！"

她继续往下想的时候，悲伤变成了愤怒；这就怒不可遏地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着。"的确，我经受的一切苦恼，都是他种下的祸根……没有他，我就会跟大家一样，仍旧安安静静地过着日

子……魔鬼使他拦住了我的路，用那块地迷住了我的母亲……弄得我现在必须忍受……忍受！——啊，但愿蛆虫赶快把你吞掉！”

在此盛怒之际，她透过窗子望出去，看到了树底下她丈夫躺在那里的吊床。她奔了出去，俯在他身上，残酷地象蛇鸣一样地嚷道：

“死吧，老狗，死吧！死得愈早愈好！”

他向她翻动着眼珠，嘟嘟囔囔地说了点什么；可是她已经跑掉了。发作了一阵，她心头也轻松了一些：她居然还有个人可以向他发泄心里的悲愤！

她回去时，铁匠正站在门廊里，却假装没有看见她，提高了嗓子，继续跟罗赫说话：

“马秀正在告诉村子里每一个人：说你要率领大伙儿去对付德国佬哩。”

“因为他们求了我，我打算跟他们一起去，同我们的新邻居会会面。”罗赫答道，把新邻居三个字说得特别响。

“列普卡村的人是在给自己铸造新的脚镣手铐——无非是自作自受罢了。跟大地主较量的事搞得他们晕头转向了，他们竟以为一批乌合之众拿起棍子大叫大嚷就可以阻止德国佬买进土地了。”

铁匠十分愤怒，他没法儿控制自己了。

“德国佬宁可不买也说不定，谁知道呢！”

“不见得吧！土地也丈量了；家属也搬来了。他们正在掘井，奠定基石呢！”

“据我所知，还没有当着公证人签约呢。”

“他们跟我赌神罚咒地说过：事情牢靠得跟签了约一样。”

“我是本着我所知道的情况说话;如果大地主找到更好的买主……”

“无论如何,列普卡可找不到这样的买主:这儿哪一个人身上也嗅不出余钱剩米的气味。”

“格利哥里作了点打算,我认为……”

“啊,格利哥里!”铁匠粗鲁地插嘴道,“他是个把大家引入歧途的、多管闲事的人,只会给大家带来祸殃!”

“哦,那我们就看将来的结果吧,我们就看吧!”看到铁匠怒气冲冲地扯着自己的胡髭,罗赫平静地微笑着回答道。

“警察局的保尔来了!”眼看着送信的人走进院子,罗赫大声招呼道。

“一封给安娜·波利那的公文。”保尔说着,从公文袋里掏出一封公函来。

汉卡局促不安地把那公文翻来倒去,不知所措。

“我来替你读吧,”罗赫说。

可是,铁匠走到他背后,视线越过肩膀,偷看公文;罗赫立刻把公文折叠起来,漫不经心地说道:

“许可证,你今后两个礼拜可以探望安蒂克一次。”

罗赫等到铁匠走了,这才跟着汉卡走进屋子。

“这公文里说的,不是我刚才告诉你的事:我认为不应该让铁匠知道这事。公文通知你,只要你有充足的担保或是交给法庭五百卢布,安蒂克就可以马上释放。——你怎么啦?”

没有回答。她说不出话来;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开头是满脸涨得通红,接着脸色又苍白得象死人一样,泪眼模糊,看也看不清了。她摊开双臂,一声长吁,俯伏在圣像面前。

罗赫走出房间,坐在门廊里,他欣然微笑着把公文重读了一

遍。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到房间里去看看。

汉卡跪在那里，满怀感恩之情，她喜不自胜，心都快要炸了。断断续续的短促的叹息声，不由自主的喃喃的低语声，充溢全室，犹如火光闪烁，火柱升腾，她用心血点燃的这火柱啊，冉冉升到了钦斯托霍瓦圣母的脚边。这幸福过于强大，她几乎不堪身受：她的眼泪象瀑布似的倾泻而下，洗净了过去一切忧伤痛苦的记忆。

最后，她站了起来，擦去眼泪，对罗赫说道：

“将来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在乎了。将来哪怕要发生最糟糕的事，也不会比我已经经历过的更险恶了。”

罗赫惊异地瞧着汉卡身上所起的变化。她的眼睛灼灼有神；她的面颊不再苍白，而是血色红润；人也不再弯腰曲背，看上去年轻了十岁的样子。

“赶快把东西卖掉，”他说，“把钱凑足了，咱们明天或是礼拜四就去接安蒂克回来。”

她高兴得晕头转向，再三说道：“安蒂克要回来了——要回来了！”

“一个字也别提！他回来的时候，反正大家都会知道的啊！我想起来了，咱们得让人家认为安蒂克是无条件释放的，不然的话，铁匠又要打听钱是从哪儿来的了。”

这些话他都是低声嘱咐她的，她答允听从这个嘱咐；可是，她对犹兹卡并不隐瞒，她非告诉她不可，非对她透露这个秘密的喜讯不可；她一个人承受不了这份快乐的重负。她坐立不住，走来走去，象是个喝得醉醺醺的人，她把所有的孩子都亲了二十多次，她跟马驹子说话，跟猪说话，又跟鹳鸟玩儿；更因为拉帕跟着她跑来跑去，若有所思地盯着她直瞧，好象有点明白这是怎么一

回事似的，她就凑到它耳朵边说道：

“傻家伙，谁也别告诉啊！我丈夫要回家来了！”

她笑一阵哭一阵，哭一阵笑一阵，接着便跟玛蒂亚斯说话去了，把全部事情统统告诉了他，直弄得他好象害怕似的翻滚着眼睛，发出含含糊糊的喃喃之声。她什么都忘记得干干净净，犹兹卡不得不提醒她：该准备上教堂去了。

她是那末兴高采烈，竟邀请雅格娜跟她们一起上教堂去；可是雅格娜拒绝了。

没有人把消息告诉雅格娜，但是，她从漏出来的一、二句话上，从汉卡的异乎寻常的快乐上，很容易地就猜测到了。这消息同样也使她十分高兴，而且触动了她的心，引起了一种秘而不宣的希望；她也顾不得要在路上撞见别人，跑到她娘家去了。

她闯进去的时候，正赶上一场猛烈的争吵到达高潮。

刚吃过早饭，西蒙在窗畔坐下，一边儿吸着纸烟，乱吐着唾沫，一边儿反复考虑了好久，向弟弟看了好几眼。终于说道：

“哦，妈妈，给我点儿钱，因为我得请教堂公布结婚预告呢。神父嘱咐我晚祷后去接受宗教审查。”

“可你要跟谁结婚呀？”她尖刻地冷笑着问道。

“娜斯特卡·哥拉勃。”

她就不再吭声儿了，只是忙着拾掇灶上的锅子。安德烈又添上了一些木柴，虽然火烧得挺旺，可他由于心里十分害怕，还是在吹火。西蒙等着母亲给他一个答复；得不到答复，他重新又说话了，这一回，语气也更坚决了。

“我需要一张五卢布的钞票，因为还得举行订婚仪式哩。”

“啊！——那末你已经请人到她家去做媒了没有呢？”

“克莱姆巴和普洛希卡去了。”

“那末，毫无疑问，得到的答复准是同意吧?”她咯咯地笑得下巴都发抖了。

“当然罗。”

“她是瞎母鸡闯在谷子堆上了，可不是吗?——这要饭的婆娘，她才不会想到说声不呢!”

西蒙皱紧眉头，可还是等着她说下去。

“你，到池塘里去汲水；还有你，安德烈，去把猪放出来，它在咕咕叫唤呢。”

弟兄两人无可奈何地照办了。可是，当西蒙汲水回来，他弟弟又在灶边走来走去的时候，老太婆又严厉地吩咐道：

“西蒙，给小母牛饮水去!”

“你自己去吧，我可不是你的女佣人!”他大胆地回答道，摊手摊脚地躺在长椅子上了。

“你听见没有?——别惹得我在主日惩罚你!”

“我跟你要钱，你听见没有?”

这时，她暴跳如雷地说道：“钱，我不给；结婚，我不答允!”

“你不答允，我也一样可以结婚!”

“西蒙，你还不沉住气。可别惹我冒火!”

他突然拜倒在她面前，卑躬屈膝地抱住她的脚。

“瞧，妈妈，我求你，我恳求你：我象头狗似的伏在你脚边!”

他哽咽不能成声。

安德烈也俯伏在她脚边，吻她的手，求她，可怜巴巴地呜咽着。

她挥舞着拳头，愤怒地把他们两个都甩开了。

“你胆敢违背我的意思，”她嚷道，“我就把你赶出家门，叫你自己闯天下去!”

可是西蒙的迟疑不决现在已经过去了。她的话惹恼了他，他的血沸腾了。派吉斯家的天生的固执劲儿占了上风，他笔直地站起身来，大踏步地走上前来。

“把钱给我！”他怒吼道。“我再也不等了，我再也不求你给钱了！”

“决不给你！”她大发雷霆地喊道，眼睛东张西望，想找一件打架的武器。

“不给，我就自己来搜！”

他象野猫似的一窜，跳到大柜子跟前，扭开盖子，就动手把里边的衣服通通掏出来，丢在地板上。她尖叫着向他扑过去，起初是想把他拉回来，可是一点也拉不动他。于是她一手揪住他一大把头发，一手噼噼啪啪地打他的耳光，同时又大叫大嚷着乱踢他的身子。他摔开母亲，继续搜索金钱；可是，外阴部挨了狠狠的一脚，他就使劲把她推开，推得她朝天一交，跌倒在地板上。不过她立刻就爬了起来，抓起火钳，向他冲过去。他不愿跟母亲打架，只是竭力招架着，设法夺走她手里的火钳。这一架闹得房间里又乒乒乓乓响成一片；安德烈泪如泉涌，在他们周围跑来跑去，大哭大叫：

“妈妈啊！看在老天爷面上！妈妈啊！”

雅格娜正在这当儿进来了，她跑上前去劝架。可是劝不了。多米尼柯娃象条水蛭似的缠住西蒙不放，疯也似的愤愤地打他；虽然他竭力忍让，跳来跳去的躲闪，她却越发猛烈地揍他，拳头象雨点似的落在他身上，他痛得失了理智，又还手打了起来。

他们就这样地象狗打架似的扑来扑去，进进退退地在房间里打趔趄，猛烈地撞在墙上，撞在家具上。

现在邻居们也跑进屋子里来了，竭力要把他们拉开，可是拉

开不了。打架不停不歇，母亲痛殴儿子，儿子设法不让母亲近身。可是，他终于按捺不住，使出浑身的力气，抓住母亲的腰部，往前一甩。她一个踉跄，象段木头似的倒在炉火熊熊的灶头跟前、几只沸水锅子中间，轰隆一声，整个灶头都坍下来，压到她身上来了！

人们立刻把她从坍倒的砖灶中抢救出来。她受到严重的烫伤，可她根本不顾疼痛和裙子着火，还是要向他直扑过去！

“不孝的逆子，该死的东西！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她疯疯癫癫地怒吼道；人们不得不硬把她拉回来，把裙子上的火扑灭。人们用湿布敷在她烫伤的地方，可她还是打算向儿子冲过去。

“滚得远远的！别让我再看见你！”

西蒙呢，上气不接下气，浑身上下都挨了打，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身上淌着血，万分惊惶失措地站在那儿对着母亲呆看。

纷扰的喧声还没有开始减退，她就挣脱了妇女们的包围，窜到灶头背后的一根竹竿跟前，把挂在上面的西蒙的衣服拉将下来，丢到窗外去了。

“滚！让我的眼睛再也看不见你！这儿的东西，没有一件是你的，全是我的！……哪怕你要饿死，一块田、一匙吃的东西，也不会给你的！”她声嘶力竭地嚷道；最后，痛得厉害，再也受不了了，她这才十分可怕地呻吟、叫喊起来。

于是就把她抬到了床上。

涌进来的人那末多，屋子里塞得满满的，过道里也一样地挤；甚至打开的窗户里，也是人头挤挤。

雅格娜茫然不知所措，完全没了主意。老妇人如今正痛苦

得厉害、大号大叫。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她的脸和颈子全都可怕地烫伤了，她的胳膊灼伤了，她的头发烧掉了，她的两只眼睛也差一点看不见东西了。

西蒙走出屋子，坐在挨着墙头的小果园里，下巴颏儿靠在拳头上，象死尸似的一动也不动，浑身都是伤痕，脸上凝着血块：他在静听着母亲的呻吟。

过了一会儿，马秀来到他的身边，拉住他的手，说道：

"到我家里去吧。如今你跟这儿毫无干系了。"

"我决不走！……土地是我的，祖宗传下来的土地，就是我的土地：我一定要留在这儿！"他郁悒而顽固地叨咕道。

劝也好，求也好，都打动不了他：他仍旧坐在那儿，再也不说话了。

马秀想不出好办法，就挨着他坐下了；可是安德烈把刚才扔出来的衣服，打成一个包裹，放在哥哥的面前，怯生生地说道：

"一起走，西蒙！我要跟你一起出走！"

"狗娘！"西蒙猛捶着墙头嚷道，安德烈听了一惊；"我斩钉截铁地说过了，我决不走；我可决不走！"

他们又都不开口了，屋子里传出来可怕的叫喊声。安姆勃罗司来给老妇人包扎了。他把新鲜的无盐奶油敷在烫伤灼伤的地方，贴上一种草药的叶子，再在叶子上涂一层凝固的牛奶，然后一古脑儿用湿布包裹起来。他关照雅格娜经常在布上滴些冷水；接着，一听到弥撒的钟声已经在当当的鸣响，就赶紧到教堂里去了。

确实是望弥撒的时候；路上人头挤挤，马车辚辚而过，许多熟人都打算来探望病人，雅格娜终于不得不请她的喜欢刺探的邻居们吃闭门羹，只留西可拉的老婆跟她待在一起。

现在屋子里又寂静无声了。多米尼柯娃不声不响。平静、低沉、单调的风琴声，隐约可闻；合唱队的歌声，颤音连绵，又象哀诉又象抚慰似的曲调，穿越一个个的果园，荡漾过来。

两个年青人仍旧都坐在茅屋外面。马秀正低声说着话儿，西蒙点头回答；安德烈躺在草地上，凝望着他哥哥抽的香烟的一缕缕烟氤，纠结在一起，袅袅地升到茅草屋顶之上，好象淡蓝的游丝。

马秀终于站起身来了，约定下午再来。他打算到教堂去，可是看到雅格娜坐在水滨，他就走到她的身边来了。

她正在池水里洗脚，盛满水的水桶放在一边。

"雅格娜！"他从赤杨树下走近来，悄悄儿地低声叫唤。

她立刻把裙子放下来，遮住膝头，用眼睛瞧了他一眼——如泣如诉的、充满痛苦和忧愁的一眼，他觉得心如刀割。

"怎么啦，雅格娜？身体不舒服吗？"

树木寂静无声地摇曳着，把星星点点的光与影洒落在她那富有光泽的头上，仿佛是绿色和金色的雨。

"没什么不舒服，不过处境困难。困难。"她转眼不瞧他。

"如果我能出把力……或者给你出点主意……"他亲切地继续说道。

"啊？你上回不是把我丢在果园里走掉了吗？……而且从此以后永远不来亲近我了！"

"那是因为你撵我啊！……雅格娜啊，我怎么敢来呢？"他的语调是温和的，充满同情的。

"是我撵你，可我在后面叫你唤你——你就听也不要听！"

"你叫我回来吗，雅格娜？真的吗？"

"真的。——哪怕我死了，也没有人会走到我身边来的。我

是个孤零零的可怜虫，人人都可以任意羞辱我，欺侮我！”

她的脸在发烧；她心烦意乱，转过了脸，双脚乱泼着水。——马秀在沉思。

继之而来的是沉默无言；这时，风琴仍在鸣奏出和谐的乐声，有如涓涓流水，平稳而柔和——一川圆熟柔美之音。池水闪烁生辉，涟漪从雅格娜的脚边蜿蜒开去，仿佛彩虹色的水蛇。而在她和他之间呢，彼此眉目传情，双方的视线都缠绕在一起了。

马秀愈来愈心醉神迷了；他真想把她抱在怀里，象疼小孩似的疼她：紧紧地抱在胸前，用最温柔的抚爱来安慰她。

“我还以为你没有情谊呢！”她低声说道。

“我决不是这种人；你也知道的。”

“也许，去年不是这种人，”她说，可又不加思索地补充道，“反正都一样，现在你跟别人相好了！”

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愤怒和嫉妒咬啮着他的心。

“因为……因为你曾经……你是……”

他没法儿把梗在喉咙里的充满憎恨的话骂出口来，于是就按捺住怒气，粗暴地说道：

“再见了！”

他转身就走，不然他就会骂她跟乡长干了好事了。

“你再一次地走掉了！——可是为什么呢？我做了什么损害你的事情呢？”

她感到震惊和痛苦。

“没有——没有……不过——”他急急忙忙地说道，凝视着她那深蓝色的眼睛，他感到忧愁、愤怒和柔情轮番地在他心里翻腾——“不过——雅格娜！把那可恶的东西从你身边赶开吧！把他赶开吧！”他十分诚恳地反复说道。

“笑话了！我曾经说过他好话吗？我现在又有什么要拉住他不放的行动呢？”她愤愤地嚷了起来。

马秀站在那里，惶惶惑惑，犹犹豫豫。

犹如风暴突起，她哭得浑身发抖，泪水从发烧的面颊上倾泻而下。

“咳，他毫无心肝地坑害了我！——他灌醉我，使我人事不知！……可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谴责他！……谁也没有一点儿怜悯心；你们都在大叫大嚷：打倒她，打倒她！”她辛酸地哭泣着。

“恶棍！我一定要收拾他！”马秀握紧拳头嚷道。

“对呀，收拾他，马秀！收拾他！这样你就……”她那迫切的求助声渐渐在口角边消失了。

他二话不说，赶紧上教堂去了——她在池塘边坐了好久，心里琢磨着他会不会真的挺身而出，再也不许人给她罪受。

“也许，安蒂克会！”她的脑子里出现了这样一闪念的估计。

她回到家里，内心还由于这个秘密的、并非不愉快的期望而激动着。

钟声當當地响着，人们从教堂里走将出来，空气里充满了欢笑的声音；可是那些在多米尼柯娃家门口经过的人，都默默地走着路，脸色阴沉，互相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色。

村子里旁的人家午餐时响起的一片谈笑声，在多米尼柯娃家可听不见。她躺在那儿呻吟、发烧，可没有什么人急于要去看望她。雅格娜也不耐烦老是待在母亲床边，她常常走到门廊里，有时还散散步，走到院子门口；再不然就坐在窗口，望着窗外，厌倦地巴望着来个变化。西蒙一动不动地坐在茅屋外边。只有安德烈想到该做饭了，就动手做起饭来。

吃过午饭不久，汉卡来探望了。她处在一种古怪的激动状态里，问了无数的问题，对烫伤的病人深深关切，可又不时地朝着雅格娜那一面，偷偷地不安地看上一眼，深深地叹息。

过了一会儿，马秀拐进来看西蒙了。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到德国佬那边去吗？”

“我决不离开这个地方，这是我祖宗和我自己的土地；我决不离开这儿一步，”他回答道，他心里只有这么一个念头。

“你是头大蠢驴！——只要你愿意，那就在这儿一直坐到明天吧。”马秀被西蒙的愚蠢惹得恼火了；这时雅格娜正送汉卡出去，他就跟汉卡一起走出去，连看也没有看西蒙一眼。

他们沿着池塘边的大路走着。

“罗赫已经离开教堂了吗？”他问。

“是的，许多农民在等着他呢。”

他朝后看看，看见雅格娜在背后瞧着他们。他赶紧回转头来，低垂着眼睛，问汉卡道：

“神父果真在讲坛上谴责什么人了吗？”

“干么问呢？——你已经听见了。”

“我去晚了，没赶上布道。——别人告诉了我一些，可我以为他们是在撒谎。”

“他谴责了……不止一个人。——啊，他把拳头握得紧紧的！——要严厉对待罪人，要向他们扔石头。——这谁都可以办得到。——可是没有一个人能阻止罪恶的事情啊！”她对家丑感到深切的痛苦，她的心情十分愤怒。——“可是，”她压低了声音，补充道，“乡长干的事，神父可一句也没有提起过。”

马秀粗野地骂开了。他很想再问一个问题，可是犹豫不决；他们默默地往前走去，汉卡对整个儿事情都很生气。是的，她心

里想，雅格娜是犯了罪。一点也不错，她应该受到惩罚……可是在讲坛上公开谴责她，几乎是指名道姓地谴责她——那就太过分了。她是波利那的妻子，不是普普通通的娼妇啊！——神父一句也没责备玛格达或是磨坊里的姑娘们：可是谁都知道她们的行为如何！——还有格鲁霍夫的大地主太太，难道大家不知道她跟九个农民相好的事吗？神父可有一个字触到了她呢？作为波利那家的主妇，汉卡的尊严受到了伤害。

"神父……神父他提到特雷莎没有？"这个问题终于提出来了，他讲得那末低，她几乎听不出来。

"提了。神父提了两个人。大家都猜得出神父指的是谁。准是有人怂恿神父谴责她的。"

马秀气得几乎要炸了。

"据说，不是多米尼柯娃，便是巴尔绥柯娃出的花样。多米尼柯娃是为了西蒙和娜斯特卡的亲事向你报复，巴尔绥柯娃满心要你跟她女儿玛丽亚成亲！"

"哈哈！毛病竟出在这儿啊？我可做梦也没有想到。"

"男人只看见鼻子底下的事情。"

"哦，巴尔绥柯娃已经报了仇、泄了恨；可她还会遭到特雷莎狠狠的反击的。再说呢，为了气死多米尼柯娃，西蒙非与娜斯特卡成亲不可，我要亲手促成这桩婚事。——这些个捣麻烦的老太婆啊！"

"她们使出了阴谋诡计，诚实的人因此就吃苦遭殃，"她悲哀地说道。

"人人都要损害别人：在这儿过日子可不容易啊。"

"玛蒂亚斯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有个人可以约束他们，还有个人讲的话，他们非听从不可。"

“一点也不错。咱们的乡长是个啥也不懂的笨蛋，他又干出了这种把戏，人们对他再也不能容忍了。噢，如果安蒂克回来了，那有多好啊！”

“他要——他要回来了！很快就回来！不过，”——她的眼睛闪着亮光——“大家会听他的话吗？”

“会听的。我跟格利哥里和别的人都商量停当了。安蒂克回来时，我们就以他为首，来整顿乡村。你瞧着吧。”

“现在正是时候。村子里的事情松松垮垮的，象是掉了制轮楔的车轮。”

现在他们走到波利那家的房子跟前了，有好些人已经聚集在门廊里——大约有不到二十个农民，带着最好的长工，准备出发。然而，就象上次参加森林大战一样，所有的村民都嚷着要去……一个人也不退缩！

“我们的乡长应该跟我们一起去，”有人一面剥掉木棍上的皮，一面说道。

“大官儿把他叫到区公署去了，”另外一个人回答道，“文书说，将要命令他召集会议，叫列普卡村和莫德利查村投票开办学校。”

“他可以召开会议，但是我们决不投票开办学校！”克莱姆巴大笑道。

“办了学校，我们就得立刻按耕地亩数增付捐税了。就象在伏拉那样。”

“当然啦，”村长认可道，“可是，大官儿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服从啊。”

“我们得接受他的什么命令啊？叫他命令他的宪兵别跟盗贼合伙抢劫我们吧！”

“格利哥里，你越发无礼了，”村长严厉地说道，“人们的舌头，已经把你的话，远远地传到不要它们去的地方去了！”

“你吓不倒我的。我知道我们的权利，可不怕什么大官儿。只有你这只可怜的蠢羊，见了官厅里的随便哪一个家伙，都要浑身上下发抖。”

他说得那末响，大家对他的粗暴都觉得吃惊，不止一个人因此发抖。克莱姆巴继续说道：

“可是，这样的学校，对我们确实没有什么用处！我的儿子亚当到伏拉去上了两年学。教员每年从我那儿拿去三蒲式耳马铃薯，逢到圣诞节复活节什么的，又从我老婆那儿拿去鸡蛋和黄油。这一切又有什么结果呢：孩子既读不出波兰文的祈祷书，又念不了最起码的俄文！而我那小儿子，去年冬天罗赫教他的，倒能写写字，读读上等人读的书了。”

“那末，”格利哥里说，“让我们请罗赫来教孩子们吧。”

这时，村长打人群里稍稍走出几步，压低了嗓门儿说道：

“我知道，罗赫可能是最好的教师，他也教过我的孩子们；可是他不能当教师。警察局已经发现了线索，他们正在侦查他的行踪。警察局长在公事房里见到我，再三问起罗赫的事情——说什么他相信罗赫准在教孩子们读书，把波兰书报分发给老百姓。——我们必须关照罗赫，叫他小心注意才是。”

“这件事可糟啦，”老普洛希卡说道，“他是个虔诚的好教徒；不过，整个村子说不定因为他的缘故要遭殃……是啊，非采取措施不可——而且要快。”

“啊，你这家伙！”格利哥里愤愤不平地低声说道；“难道你是个想出卖罗赫的懦夫吗？”

“如果他煽动老百姓反对政府，弄得我们大家家破人亡，我

们大家都该这么办。你年纪轻，不懂事；我可牢记着独立战争时发生的事情，过去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们农民就要挨棍子。我们跟这帮人搞不到一起去。”

“啊，你倒想当起乡长来了！你可不比有洞的破靴子高明！”

他们不再说下去，因为罗赫从屋子里出来了。他环顾人群，划了十字，大声说道：

“是时候了——以天主的名义，出发吧！”

罗赫迈步向前，大群的农民象波涛汹涌似的在大路中间走着，后面还跟着几个妇人和小孩。

白天的炎热过去了，晚祷的钟声在当当地响着，太阳正朝森林那边转动过去。天气晴朗，地平线十分明显，遥远的村落清晰可见。

为了鼓舞士气，有人用橡木棍子敲打着地面；有人往手掌里吐口水，一路前进的时候，摆出一副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来。

妇女们走到磨坊跟前就停住了，男子汉们慢慢地走上斜坡，脚下扬起了一缕缕的尘土。

他们默默地踏着沉重的脚步前进，脸上的神情豪迈坚毅，眼睛炯炯有光，无所畏惧。

他们的队伍行动庄严隆重，就象在圣歌行列里一样；如果有什么人开口讲话，别人严厉的脸色立刻就把他制止住了。这可不是谈天说地的时候：人人为了即将到来的大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发掘着勇气和力量。

他们在十字架和村庄界石附近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可是他们仍旧默默无言，凝望着眼前的景色：处在果树园之间的依稀可见的列普卡村的茅屋，乡村教堂的涂金圆顶，广阔的绿油油、绿油油的田畴。他们听着牧羊人在远处吹弄笛子的声音，尝味

着春天甜蜜的安宁和欢乐，不少人感到心情沉重黯淡，他们满怀痛苦的忧虑，眺望着波德尔赛。

“来吧！”罗赫大声鼓舞着他们。“咱们可不是上这儿来浪费时间的！”因为罗赫在农民们的身上看到了决心减弱的明显迹象。

他们转过身来，笔直地向农场建筑物走去。他们走的路，带着他们经过长满杂草的土地，矢车菊长得瓦蓝瓦蓝的、可怜巴巴的黑麦田，金花黄澄澄一片的、晚莳的燕麦田，红遍了野罂粟花的、稀稀朗朗的小麦田，以及嫩秧还没有冒出地面的马铃薯田。每走一步，都可以看到粗心大意、草率马虎的迹象。

“犹太人也不会耕耘得比这更糟了！看着也叫人生气！”有人愤愤地咕哝道。

“最蹩脚的长工干的活儿也要比它好些。”

“这家伙，虽说是个大地主，对他自己的那份神圣的土地，可毫不尊重！”

“不，他对待土地，就跟只挤牛奶不喂饲料的人一样，如果颗粒无收，也是毫不奇怪的！”

如今他们走到了休耕地上。没有多远，兀立着火烧过的、乌黑的建筑物残骸；果园里是一片黑压压的烧焦的树干。周围是些住房，有的屋顶也坍掉了，烟囱却僵硬漆黑地矗立在那里。可以看到房子附近有一群人：都是些德国佬。铺路石上放着一桶啤酒；有一个人在台阶上吹笛子，其他的人，个个悠闲自在，坐在长凳上或是草地上，身上只穿一件衬衫，嘴里含着烟斗，用陶壶喝着啤酒。好些孩子在户外跳跳蹦蹦，壮健的牛马在附近吃草。

德国佬看见有人来了；因为他们站起身来，用手搭个凉棚，朝着来人张望，嘴里用德国话大叫大嚷。可是，其中有个老人说

了二三句话，大家又静静地坐下来喝酒了。吹笛子的人吹出最悦耳动听的曲调；云雀高高地在他们头上歌唱；麦田里传来蟋蟀急遽不断的鸣声，愈叫愈响，也可以间歇地听到鹌鹑的啼声。

被太阳烤过的土地，给农民的脚踩得直响；钉着平头钉的鞋子，走近来踏到石子上时，更是橐橐有声：德国佬依旧纹丝不动，好象根本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似的，却坐在那里品味着啤酒和夕暮空气里的芳香。

踏着缓慢而沉重的步伐走过来的农民们，现在挨近德国佬了，他们紧握着棍棒，竭力不让呼吸急促起来；然而，他们的心卜卜地跳动，背脊上热烘烘的，喉头干燥得厉害。不过，他们还是排好阵势，大胆地瞪眼瞧着德国佬。

"赞美天主……"罗赫站定身子，用德语说道，这时候，全体人马便在他背后围成了一个半月形。

德国佬齐声回答了罗赫的招呼，可是大家依旧留在原地，没有挪动身子。只有胡子灰白的老头儿一个人站了起来，向周围看看，脸色有点儿发白。

"我们是为了一桩事情来拜访你们的。"罗赫开始说道。

"那就坐下谈吧。我看你们都是列普卡村的庄稼人；让我们象邻居那样一起谈谈吧。——约翰！菲列茨！给我们的邻居端椅子。"

"多谢，我们要谈的事用不了多大工夫，站着谈就行了。"

"用不了多大工夫？"老人用波兰语大声说道。"全村的人都来了，能三言两语就说完吗？"

"不过是因为这件事跟大家的利益都有关系。"

格利哥里意味深长地补充道："而且我们把三倍多的人都留在家里了。"

"好吧，我们很高兴跟你们见面——既然你们先来拜访我们，那就赏光跟我们一起喝杯啤酒吧。"

"多慷慨呀！"好几个人嚷道，"我们可不是为啤酒来的！"

罗赫瞧了大家一眼，叫他们别作声。德国老头儿冷冰冰地说道：

"请说吧。"

接下来是一阵寂静，短促的呼吸声清晰可闻。列普卡村的人互相靠得更拢了，激动得身体都在发抖；德国佬象一个人似的一齐站了起来，迎着对方排成密集的队伍，跟农民们恶狠狠地你瞅我、我瞅你，捻着胡子尖儿，低声叨咕着。

妇女们在一旁看着，心慌意乱；孩子跑去躲在过道里了；墙脚边的几头黄褐色的狗开始咆哮了；至少有说句"福哉马利亚"那末长的时间，双方默默无言地对峙着，象是两群公羊，转动着火红的眼睛，挺紧着背脊，沉倒着脑袋，准备随时互相猛扑。接着，罗赫打破了沉默，以清楚洪亮的声调，用波兰语这样说道：

"我们以全村的名义，用友好的方式，来请求你们：买波德尔赛土地的事，不要成交。"

"对了！对极了！我们就为这档子事来的！"他们大家纷纷表示同意，用棍子叩打着地面。

对于德国佬，这可是个晴天霹雳。

"他说什么？他要什么？我们根本不明白，"德国佬结结巴巴的，以为自己没有听明白。

于是罗赫重新又说了一遍，这回是用德语讲的；罗赫说完时，马秀就嚷开了："你们滚吧——带着你们的长裤子滚吧——见你妈的鬼去吧！"

听到这话，德国佬跳了起来，象被人兜头泼了沸水似的。他

们吵开了，愈吵愈凶，他们蹬着脚、挥舞着胳膊，恶声恶气地嚷着听不懂的土话，这就吵得越发纠缠不清了。有几个德国佬举起拳头，装出要向农民们冲过去的样子；农民们坚定不移地象垛墙似的兀立在那里，咬牙切齿，大胆无畏地瞅着德国佬，捏着棍棒的手紧张地抽搐着。

“怎么啦，你们都疯了吗？”德国老头儿举起双手大声说道。“你们要禁止我们买地？为什么？凭什么权利？”

罗赫平心静气地详详细细地说明了全部情况；可是德国佬气得脸都涨红了，大叫大嚷道：

“谁出钱买，土地就属于谁！”

“我们可不这样想，”罗赫严肃地回答道，“我们认为：土地应该属于需要土地的人。”

“属于？怎么属于啊？不出钱买，难道强抢吗？”他冷笑着嚷道。

“凭我们的双手，就能出大价钱买地。”罗赫用同样严肃的口吻答道。

“我们干么浪费时间开这种玩笑呢？我们已经买下了波德尔赛，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它将永远是我们的了。谁要不乐意，就让他滚吧，别走近我们这边来！——哦，你们干么还呆在这里呢，请吧！”

“为什么？”格利哥里怒吼道，“来告诉你们：别碰我们的土地！”

“你们自己别来碰吧！”

这时有人叫道：“听着：到目前为止，我们提出的可还是邻居的请求！”

“你们威胁我们？我们就告到法院去！吓，制服你们，有的是办法。你们为了森林大打出手，该吃的官司还没吃到头呢：你

们还要多吃点官司，两桩案子一同判罪！”德国老头儿要想哈哈大笑，可是他太激动了，笑不出来；而他的伙伴们呢，都冒火了。

“肮脏下贱的魔鬼！”

“臭强盗，狗强盗！”德国佬大叫大嚷，扭动着身子，好象在洞穴里被惊扰的蛇似的。

“狗东西！放安静点儿，人家在跟你们说话！”马秀向他们怒吼道；可是德国佬根本不睬他，开始要一窝蜂地走过来了。

罗赫怕闹出全武行来，就把自己人聚在一起，劝他们沉住气；可是他约束不住，吵吵嚷嚷的声音一个响过一个。

“谁第一个走近我们，就打他的耳刮子！”

“他们想挂点儿彩呢。”

“怎么，伙伴们，难道让他们这样羞辱我们大家吗？”

“不，不！我们决不让他们羞辱——决不！”其余的人喊道，威胁地逼上前来；这时，马秀把罗赫拉到一旁，象愤怒的狼一样，露出牙齿，挺身而出。

“你们这些德国佬，听着！”他握紧拳头吼道。“我们抱着诚实的心意，好言好语地跟你们商谈；你们非但用吃官司吓唬我们，而且还要侮辱我们！好吧；从此以后，我们就用另外一手对付你们。你们拒绝了我们的请求；那末，我们就在这儿，当着你们的面，当着天主和众人发誓：你们休想在波德尔赛安居乐业！我们来提出和平解决的办法；可你们偏要干仗！好极了，那就干仗吧！你们有法院支持，有官吏支持，有万能的金钱支持；而我们呢——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赤手空拳。谁能占谁的上风——咱们走着瞧吧！——让我再告诉你们一句，让你们以后可以记得我早已说在头里：火，不但能烧掉稿草，而且能烧掉砖瓦房屋，能烧掉没有长熟的麦子；牲口在牧场上，也会突然倒下；人呢，也会

无法逃避致命的灾难。记住我告诉你们的话吧：白天干仗，黑夜干仗，处处干仗。”

“干仗！干仗！——愿天主保佑我们！”大家一齐喊道。

德国佬跳过去抓起靠在墙上的长棍子；有些人跑去拿枪，捡石子，妇女们尖声叫喊。

“只要有一个人对我们放了一枪，各个村庄的人全都会马上赶到这儿来的！”

“长裤子，要是你们杀死我们一个人，我们就把你们打死，象打死疯狗一样！”

“斯瓦比人！别打我们农民，要不你们就得挨揍。”

“最饿的狗也不想碰你们这种死尸。”

“长裤子，你敢碰一碰我们！”他们大声挑衅道。

现在双方快要接触了，人人虎视眈眈，蹬着脚，用棍棒敲着地面，胡乱地唬人骂人，热血沸腾，急不及待地要揪住敌人厮打。但罗赫终于成功地把自己那帮人多少调到了后方；他们转一个身，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两翼撤退了，德国佬在背后嘲弄地叫喊着。

“可恶的猪，从我们的村子里滚出去吧！”

“要不就待到夜间大红公鸡[①]把你们叫醒吧！”

“我们还要顺道来看看，跟你们的姑娘跳舞呢！”

农民们的话愈说愈激昂，罗赫不得不要求他们沉默下来。

暮色降临了；凉爽的风吹过麦田，银灰色的露水沾在潮润的青草上，安静而芳香的黄昏笼罩着大地。

农民们正在走回家去，白色的兜儿在背后拍挞拍挞地扑动着。他们又是讲又是唱，搞得树林闹盈盈的，他们不时的停下步

---

① 当地民间迷信：大红公鸡夜间啼叫，是遭到火灾的征兆。

来，吹着口哨，眼红地望着波德尔赛的田地。

“这些土地，很容易划分，”老克莱姆巴说道。

“是啊，我们可以把它划分成完整的田庄——每个农场都有它自己的草地和一小片牧场。”

“如果德国佬让步，那就好了！”村长叹了口气，说道。

“不用担心：我们知道他们准会让步的，”马秀担保道。

“我想要大路附近的那块地，就在那一头，”亚当·普利乞克说道。

“我要中间靠近十字架的那一块，”另一个说道。

“我要离伏拉很近的那块田，”第三个说道。

“咳，”第四个叹了口气说道，“我只要能搞到田庄里那个果园地就好了！”

“你们多精明啊，都想把最好的田地抢到手！”

“好了，好了，别吵吵了；土地有的是，够我们大家分配的。”格利哥里劝说道，因为他们几乎要吵架了！

“如果大地主同意了，把波德尔赛给了你们，”罗赫说道，“你们就有好多好多活儿要干呢。”

“活儿尽管多，我们也要想法干好它！”他们十分快乐地嚷道。

“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儿，决不会感觉辛苦的！”

“按照这样的条件，谁会不愿意把大地主的土地都接受下来呢？”

“只要大地主肯把土地出让——那就瞧着吧！”

“吓，我们得象树木一样扎根在土地里；谁有本事就叫他来拔吧！”

他们就这样一路谈着走近自己的家去；现在步子走得更快了，因为他们看到妇女们跑出来迎接他们了。

第十一章

黎明时分，整个乡村都笼罩着叆叇青雾，好象熟透了的梅子似的，汉卡坐着马车来到家门口，家里的人都还在酣睡呢。不过，一听到响亮的车轮辚辚的声音，拉帕就欢喜得吠叫起来，在马儿跟前跳跳蹦蹦的。

“怎么啦，安蒂克呢？”犹兹卡站在门口台阶上嚷道，一边把裙子从头上套下去。

“不出三天就可以放回来了，”回答是平静的，她一边说话，一边吻着小孩子们，把点心分给他们吃。

维蒂克从马棚里跑出来了，小马也跟在他后面飞跑着，它嘶鸣着笔直地向还没有卸下挽具的母马跑去；彼特正在把一包包的东西从车子里搬下来。

“动手割草了没有？”汉卡一边儿问，一边儿立刻坐在门槛上给婴儿喂奶。

“昨儿中午就动手割了，一共五个人。斐利普，拉法尔，柯勃司，干活抵债；亚当·克莱姆巴和马秀，是出钱雇的短工。”

“怎么？——马秀·哥拉勃打短工？”

“我也觉得奇怪；可他自己要来干活。他说，他那木匠活儿搞得他老是要弯腰，他要拿上镰刀干一阵，把背脊挺挺直呢。”

这时候，雅格娜打开她房间里的窗子，向外探望。

“爹还在睡觉吗？”汉卡问她。

“是的，睡在果园里。昨儿夜间屋子里太热，我们让他睡在外边了。”

“你母亲的身体怎样？”

“还是老样子；也许多少好了点儿。照料她的安姆勃罗司，昨儿从伏拉请了个羊倌来，羊倌给她用热水熏，涂上油，说是只要她从现在起在家里待上九个礼拜，到时候就会痊愈了。”

“这是医治烫伤的最好的办法！”汉卡说道；她换一只奶给婴孩吃，注意地听着她外出时发生的种种事情。不过她也没有听多久：大白天来临了，天上一片嫣红，空中横贯着一道道光芒。露水从树上滴将下来；鸟儿在巢中啁啾不休；牛羊的鸣声响彻全村；铁锤在镰刀上敲敲打打，清脆响亮的叮当之声，刺耳地闹成一片。

汉卡一脱掉出门穿的衣服，便跑去看波利那；波利那躺在树下一只大篮子似的吊床里，盖着一床鸭绒被头，睡得很熟。

“听着！”她拉拉他的胳膊，说道。“安蒂克不出三天就回家来了。他已经解到政府的监牢里去了。罗赫带着必须支付的钱跟着他同去的。他们两个人快要一同回来了。”

老人突然坐了起来，擦擦眼睛，好象在听她说话；可是他立刻又倒了下去，把鸭绒被头一拉，蒙住脑袋，又重新睡熟了。

没有跟他再谈下去；而且，割草的人就在这时候进到院子里来了。

“昨儿，”斐利普告诉汉卡，“我们在卷心菜田旁边的那块牧场上割的草。”

“今儿你们要过河，到村郊市场附近去；犹兹卡会把地方领给你们看的。”

“那是在‘鸭子窝’；好大一片地呢。”

“那儿的草长到齐腰那末高，茂盛极了：跟昨儿割的那片牧场大不相同。”

“牧场上的草那么糟糕吗？”

“是呀，全干枯了：觉着象割什么毛刷似的。”

“那末今儿个割起来可以轻便多了，草上的露水也很快就会干的。”

他们立刻出发了：马秀最后一个走，他在雅格娜房间里抽着烟，临走时悻悻地向背后瞧了一眼，象被抢去了一碗牛奶的猫儿似的。

村子里其他人家，不久也出动大批人马，割草去了。

又大又红的太阳刚升起，气候就渐渐暖和起来，不久就变得确实十分炎热。

割草的人们排成单行前进，犹兹卡拖着一根竹竿，走在前头。

他们走过磨坊。牧场笼罩在一片低低匍匐的雾霭里，赤杨树的枝梢从雾霭中探出头来，仿佛一缕缕浓烟似的；河流也在那银灰色的屏障下这里那里地闪现着，迸射出熠熠的光芒；浸透露水的青草在地上垂倒着头；东风散发着百花柔和的芳香，田凫的鸣声随着东风荡漾过来。

犹兹卡带领大家来到界石附近，量了量她父亲的牧场，把竹竿插在边界上，便跳跳蹦蹦地回家去了。

他们脱掉上衣，卷起裤脚管，排成队伍，把镰刀柄插在地里，用砥石磨砺着镰刀的锋刃。

“这青草密得跟羊毛一样啊，咱们总有人要累得满头大汗的，”马秀说道，他站在最前头，正挥舞着镰刀试试锋芒。

“草长得又密——又高！”他旁边的人说道，“哦，今年干草准

收得多！”

“是呀，如果天气好的话，”第三个人向天空瞧了一眼，说道。

“人在牧场割草，天在准备下雨。”第四个人说道，他咧着嘴笑。

“这句老话今年可不灵验了！——来吧，动手干吧，马秀！”

他们都划了十字。马秀紧一紧腰带，跨出一大步，向掌心里吐口唾沫，猛吸一口气，把镰刀伸进草丛，使劲迅速刈割起来；其他的人一个又一个地也跟着他动手了，他们站成斜斜的一行，以免发生事故。他们在这雾霭笼罩的牧场上，稳健地、有节奏地前进，开拓出一条路来，他们冰冷的镰刀闪烁生光，一刀割下去就发出唰唰的声音，一路上排成了长长的一行行割下的青草，草上露水浓重。

微风簌簌地在草丛里吹过；头上，田凫叫得更频繁更悲哀了。他们左右摆动着身体，不倦地继续刈割着青草，一步步地征服着牧场。只是偶尔有人停下手来，磨磨镰刀，挺挺背脊，接着又一个劲儿地刈割着，在背后堆起了愈来愈多的草料。

太阳还没有升到村子上空，所有的牧场上都响彻了刈草人挥动镰刀的声音：处处有镰刀的青钢在闪闪发光，处处听到砥石霍霍磨刀的声音，处处闻到刈割下来的青草的强烈香味。

真是割草的大好天气。古话确实是这样说的："动手割草，当天下雨"；可是今年却截然相反。霪雨天气倒是被干旱取而代之了。

这几天，早晨虽有润湿的露水，然而接着却干燥得火辣辣的，就象发烧的病人一样；到了夜间，可又热得如烘如烤。有些井水和小河已经干涸；麦子正在萎黄，草木也枯槁了。无数虫豸侵蚀果树，果实还没有成熟就开始落下来了。母牛从青草枯萎

的牧场上饿着肚子回来，已经挤不出奶水了；而大地主又不许任何人在他的开垦地里放牧牲口，除非付出代价：每头牲口五个卢布。

许多人都拿不出那末多的现钱来付给大地主。

而且，抛开这些特殊灾害不算，今年收获季节以前的困难，也比往年这种时候常有的困难来得厉害。

他们预计六月里准要下雨，田里的收成全靠这雨：不仅这样，他们还掏出钱来做了求雨的弥撒。现在，有些人家确实没有东西可以放到锅子里去煮了！

然而，最糟糕的是，连年纪最大的居民，也记不得过去什么时候有过那末多的打官司的麻烦事儿：森林大案还没有了结，乡长的丑事仍旧使大家不和，还有多米尼柯娃跟她的儿子打架，还有德国佬，还有其他种种邻居街坊间的吵架：纠纷那末多，事实上，没完没了的吵呀闹呀的，使他们几乎把更加实际的困难都忘掉了。

当然，割草汛一到，所有的人都开始比较舒畅地透过一口气来，穷一点的农民急急忙忙地到大地主庄园上去找活儿干，富一点的呢，对别的事都不闻不问，立刻着手割他们的草了。

可他们也没有把德国佬完全忘了，每天总派一两个人到那儿去看看他们的动静。

德国佬还在波德尔赛，掘井和垒石头盖房子的事却停顿了；正如铁匠有一天所说的那样，德国佬告了一状：为金钱问题控告了大地主，并以"威胁阴谋罪"对列普卡村民提出了控诉。

听到这消息，农民们从心底里笑了出来。

那天中午时分大家在牧场上议论纷纷的，就是这件事情。

那是个非常炎热的中午，烈日当头，天空里高悬着白漾漾一

片光芒，周围一团咄咄逼人的热气，象是从炉灶里发出来似的；没有一丝儿风；树叶蜷缩了；鸟儿静默了；又短又稀的阴影几乎什么也遮荫不了；灼热的青草蒸发出强烈的芳香；麦田、果园和茅舍，仿佛包裹在白色的火焰之中；一切东西似乎都在空气中融化着，而空气又频频颤动，犹如火上慢慢煮沸的水。甚至小河也流动得更缓慢了，河水闪闪生光，好象融解了的玻璃，而且清澈透明，水流下面的每一条白杨鱼，沙砾河底上的每一块石子，在两岸明亮的倒影里拖着脚走的每一只蝲蛄，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一种深沉的宁静，织着它那催眠的网，覆盖在阳光灿烂的大地上；除了苍蝇的嗡嗡声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吵闹的声音了。

割草的人们，坐在河岸上一丛高大的赤杨树荫下，捧着小碗吃午饭。马秀吃的是他妹妹娜斯特卡送来的，其余的人呢，是汉卡和雅姑斯叮卡给送来的。送东西来的人，毫无遮荫地坐在大太阳下的草地上，用头巾裹着脑袋，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谈话。

“我，”马秀刮着空碗，说道，“我总是认为德国佬这几天就要走的。”

“神父也这样想，”汉卡说。

“大地主愿意他们走，他们才会走呢，”老是要跟人辩论的柯勃司大声说道，他摊手摊脚地躺在一棵树底下。

“怎么？”雅姑斯叮卡象平素一样讥讽地问道，“难道他们不怕你大叫大嚷，不逃跑吗？”

谁也不注意她的嘲笑；有人说道：

“昨天，铁匠说，大地主要跟我们讲和了。”

“现在米哈尔也站到我们这边来了，奇怪！”

“他啊，”老妇人骂道，“他看到这样可以捞到更多的好处啊。”

“据说，磨坊老板也在大地主那儿替村里的人说好话呢。”

“这些好心肠的人！现在他们都站到我们这边来了！”马秀说道。“为什么？——我来告诉你们吧。调解成功的话，大地主答允给铁匠一大笔酬劳。磨坊老板恐怕德国佬会在波德尔赛高地上搞起一个磨坊来。酒店老板跟村里人友好，是担心他自己的利害关系：他心里满明白：德国佬定居的地方，犹太人休想混饭吃。”

“大地主要和解，这么说来，他是见我们农民害怕吧？”

“老妈妈，你可说对了；这帮人中间，最怕我们的就是大地主。”

马秀说到这儿就停住了；维蒂克正从村子里拚命地飞跑过来。

“太太，赶快回去！”维蒂克老远就嚷开了。

“啊，家里着火了吗？”汉卡惊惶失措，结结巴巴地说道。

“老东家，老东家在大叫大嚷，要什么东西呢。”

汉卡立刻飞跑回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从早晨起，玛蒂亚斯就变得反常了，他抓住被头，好象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汉卡到牧场上去之前，曾经嘱咐犹兹卡特别小心照顾老人，犹兹卡也去看了他好多次；午饭之前，他一直静静地躺在那儿，可是到了吃饭时分，他突然大叫大嚷起来。

汉卡到家时，老人坐了起来，大声叫道：

“我的靴子——靴子在哪儿呀？给我拿来，快！”

“我马上到杂物间里去拿来！”她顺着他的意思说道；因为他似乎神志十分清楚，两眼锐利地打量着周围的东西。

“真混帐！我大大地睡过头了！”他长长地深深地打了个

呵欠。

“大天白日了，你们还在睡觉，你们大家都在睡觉！——叫古巴准备好耙子，”他命令道，“我们要去播种。”

她们站在老人的面前，踌躇不决，这时老人突然垮了，无可奈何地倒在地上了。

“别担心，汉卡，我一阵头昏。安蒂克可在田里——可在田里干活儿？”她们把他抬到床上时，他反反复复地问道。

“在田里，”汉卡结结巴巴地说道，“大清早就在田里了。”因为她怕拂逆了他的心意。

他目光四射地打量着周围，嘴里说了不少话；不过，十句中只有一句是神志清醒的，其余的都是呓语。他又要起床出门，又叫人拿靴子来——接着便双手捧住脑袋，可怜地呜咽起来了。汉卡知道老人临终的时刻快要到了；她嘱咐大家把他抬到屋子里，下午去把神父请来。

神父立刻带着圣餐来到了，可是他只能给波利那作临终涂油礼了。

“按照他的情况，别的都不需要了，”神父说，“不出几个钟点，他就跟他的祖先在一起了。”

晚上，许多人来波利那家探望，因为他似乎就要咽气了，汉卡把送终的圣烛点亮，搁在他手里。但他不久就落入了酣睡。

第二天，并没有什么变化。他认得出人，说话也不糊涂，却接连几个钟头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象具死尸。

铁匠老婆不断地守在他床边；雅姑斯叮卡也在，她想用熏烟法给他治病。

“算了吧；你会搞得房子着火的。”他出乎意外地突然说道。

中午，铁匠来了，打量着老人半开半闭的眼睛，这时候老人

露出奇怪的笑容，说出了这样的话：

“米哈尔，不用费神了；我很快就要睡熟了——睡熟了！”

说罢，他就面壁而睡，再也不吭气了。他显然是在迅速地走着下坡路，所以他们现在都小心翼翼地守着他；特别是雅格娜，她心里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

“我一个人来侍候他。这是我的权利。”她告诉汉卡和玛格达道，态度毅然决然，她们也就不反对了。

她再也不离开屋子：一种朦朦胧胧的恐惧压迫着她。

全村的人都到牧场上去了：打从黎明时分起，割草就开始啦，天上刚微微透露出一点红色，他们就动身到牧场上去了。一排排只穿一件衬衫的农民遍布田野，看上去象是灰白色的鹳鸟，他们磨快了闪闪有光的镰刀，整天使劲儿割着青草；铁锤整天当当响地打着镰刀，姑娘们把割下来的草堆在一起时又唱起了即兴的歌曲。

这些青翠光泽的草地上都聚集着人们，喧哗而又热闹；响亮的歌声和哄然的笑声，跟割草的铮铮声互相应和，活儿到处都干得又欢又带劲儿。每天傍晚，血红的太阳向树林那边沉落下去，空气里充满鸟儿啁啾的声音，青草和麦叶似乎都随着蟋蟀愉快的鸣声颤动起伏，沼泽里的青蛙奏起啯啯的小夜曲，散发出馥郁之气的大地上腾起了芳香——于是，所有的大路上都缓缓地走动着载满干草的又大又重的货车；割草的人们唱着歌儿步行回家；而在经过人们的践踏、如今发黄了的牧场上，兀立着挨挨挤挤的草堆和草垛，好象许多胖胖的多嘴婆娘，蹲着静静地交谈。鹳鸟在草堆之间高视阔步；田凫在草堆上空打着盘旋，发出凄凉的鸣声；而沼泽里升起来的白濛濛的雾气，正在向它们弥漫过来。

穿过波利那家的窗子，传来了这些个人和自然界的声音——人生和劳动的欢乐的声音，还飘来了麦子、草原和阳光的芳香；可是雅格娜却听不到也闻不到。

茅屋周围的灌木，挡住了强光，给屋子里敷上了一层绿幽幽昏沉沉的薄暗。苍蝇嗡嗡地叫；守在老东家身旁的拉帕，不时地打呵欠，接着又去奉承雅格娜——她接连几个钟点静静地坐在那里，手脚不动弹，脑子不思想，宛如一尊石像。

玛蒂亚斯不再说话也不再呻吟了。他只是静静地躺在那儿；然而他的眼睛在不停地转动着——他的这双明亮的眼睛，象玻璃球一样闪耀着光芒，冷冰冰地固执地盯着雅格娜直瞧，象利刃似的洞穿了她的身体。

雅格娜背过身去，不看他，竭力要忘掉这双眼睛。可是不管用——不管用！它们从每一个幽黯的角落里凝视着她，它们在天空中浮动，发出可怕的光芒，而且还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魔力，使她不得服从它们的召唤，也瞅着它们，象瞅着无底的深渊一般。

有时候，她好象从恶梦里惊醒过来似的，会求他发发慈悲：“求求你，别这样瞧我：你是在把我的灵魂撕掉呀！别这样瞧我！”

毫无疑问，他听到了她的话：他浑身一阵颤栗，他哑口无言地扭动着脸，仿佛要放声大哭似的，他的眼睛瞪得更加凄惨了，巨大的泪珠从他死灰色的面颊上滚下来了。

于是，雅格娜迫于极度的恐惧，从屋子里跑出去了。

她躲在树荫里，偷偷地眺望着那些充满了人群的牧场，热闹而欢乐的牧场。

这景色使她伤心地哭泣。

于是她就逃到她母亲家去。可是，她才进了门，看到黑洞洞

的房间，闻到药物刺鼻的臭味，又赶紧跑掉了。

她又哭起来了。

于是她就在外边儿徘徊，用渴望的眼睛，眺望着乡村的景色。可是触景生情，勾起了更辛酸、更凄凉、更痛苦的眼泪；她伤心地痛哭着她自己的悲哀的命运，有如被同伴抛弃的、折翅断羽的鸟儿。

日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毫无变化地过去了。汉卡跟村里的人一起专心致力于割草工作，到了第三天，她才从大清早起就待在家里了。

"今儿是礼拜六：安蒂克准要回来了！"她一面满心高兴地想着，一面动手收拾屋子，准备迎接安蒂克。

中午到了又过去了，安蒂克还是没有到家。汉卡跑过教堂，朝着白杨大道张望。

人们正在用车子装草，赶紧运回家来，因为天气快要变了。天气闷热，公鸡啼叫，雹云高悬，风呼啸着直打转转。

大家都以为要刮大风下大雨，结果却只下了短短的一阵雨，虽然雨量不少，可立刻被干燥的土地吸收掉了，只不过使空气凉快了一点儿。

晚上，闷热总算减退了一些，散发着干草和润湿了的泥土的气味。雾霭在道路上弥漫开去；月亮还没有升起来；黑暗的天空只是稀稀朗朗地嵌着几颗星星。屋子里的灯光，闪烁如萤火虫，透过果园，映在池塘里，碎为万千光点。到处都有人在户外吃晚饭。附近，空气因流水般的笛声而颤动不已；从田野里传来蟋蟀的低吟，随之俱来的还有秧鸡和鹌鹑的啼声。

波利那家也都在户外吃饭：干草已经运到了家，汉卡请大家吃一餐头等的晚饭；汤匙碰着大盆子，叮叮当当地响得挺热闹。

时常听到雅姑斯叮卡嚼舌头说怪话，引起一阵阵哄然大笑。汉卡不时地从锅子里舀出菜来，给大家添满盆子，同时又自始至终躁急地留神着大路上的声音，哪怕极小的声音也没有放过；她经常溜到院子里去，看看安蒂克是否来了。

安蒂克可一点影踪也没有；只有一回，汉卡目光所及，见到了特雷莎的人影儿，她身子靠在篱笆上，显然是在等候着什么人。

雅格娜这会儿闷闷不乐，心里不痛快。马秀这一天没捞到机会同她说话，便跟彼特气势汹汹地吵起架来，这时候安德烈来叫他姐姐雅格娜了：她妈妈要见她。

大家这就散了；可是马秀还磨磨蹭蹭地待了一阵才走。

过了一会儿，汉卡也走到外边去，徒然地再向黑暗中张望安蒂克的影踪，这时候，她听到池塘边上传来了马秀的粗暴愤怒的声音：

"干么这样紧跟我不放？我不会逃走的……我们给人家七嘴八舌地还说得不够吗？"——他还说了不少残酷无情的话，回答这些话的，是风暴似的呜咽，是泪如雨下。

不过，正等候着丈夫归来的汉卡，对这件事可一点儿兴趣也没有，这时候，她根本不关心旁人的言行。雅姑斯叮卡替她料理晚上的家务，她自己抱着婴儿逗弄他，婴儿可真磨人；她摇晃着婴儿，带着婴儿去看望病人了。

"安蒂克说不定一忽儿就到家了！"她在房门口台阶上大声说道。

波利那躺在那里，两眼盯着灯火；灯在壁炉架上冒着黑烟。

她在波利那耳边悄悄地说道："安蒂克今天释放了，罗赫在接他，"她的发光的眼睛打量着他，瞧他是否明白了。他好象不

明白：他既没有动一动，也没有瞧一瞧她。

“也许他现在进村了。大概是进村了，”她一边儿想，一边儿再三地跑出去看。——她深信他一定回来，她等久了，心里着急。她自言自语，走路歪歪斜斜，象个醉汉似的。她向黑暗诉说她的希望，她挤牛奶的时候把心里的话讲给母牛听，告诉它们大家：主人就要回来了。

她继续等待。——可是，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去，把她的力量和耐性消耗殆尽了。

入夜了，村子里的人上床睡觉了。雅格娜从娘家回来，立刻就上了床。茅屋里的人不久也都沉沉入睡。汉卡仍旧留神着屋子外的动静，直到深更半夜；然而，又是累又是哭的，终于精疲力尽，她也灭了灯躺下了。

现在，整个大地都沉没在安息的宁静之中。

村子里的灯光一盏又一盏地熄灭了，好象入睡时闭上的眼睛。

月亮爬上深蓝色的、撒满闪烁繁星的高空；月亮愈升愈高了，象是振动银翼、腾空飞翔的鸟儿。疏疏落落的云朵安眠了，蜷缩成为柔软的白色绒球；而大地上一切生物也都静静地躺着，慵倦疲惫，沉沉入睡。只有一只鸟儿时不时地唱出柔美悦耳的歌曲；只有流水昏昏欲睡地喃喃低语；沐浴在月光里的树木时常摇摇晃晃，仿佛梦见了白天。有时候，一条狗狺狺而吠，一只蚊母鸟振翅飞过；低低地俯伏在地面上的水气现在开始包裹田野，可是行动迟缓，就象精疲力尽的母亲包裹她的婴儿一样。

从几乎看不见的果园和房屋附近，传来了人们平静的呼吸的声音，他们深信夜间天气温暖，都在露天睡觉哩。

波利那家里也一样，占优势的是睡眠和宁静，只有炉边的蟋

蟀嘘嘘而鸣，雅格娜的呼吸急促起伏，犹如蝴蝶鼓翼。

准是在半夜以后的什么时候(第一遍鸡啼已经在啼了)，波利那开始动弹了，这时月光透过窗扉照进来，把它那虽然冷冰冰、却又翻腾不已的银光灿烂的激流，倾泻在波利那的脸上。

波利那在床上坐起来，咳一声嗽，竭力要开口说话，可是除了喉头咕噜咕噜一阵乱响之外，却发不出声音来。

他这样坐了一会儿，茫然瞪眼望着周围的事物，并且用手指在被头上的月光里摸索着，好象要抓住那刺激他眼睛的灿烂光带。

“天亮了……是时候了，”他终于喃喃地把话说了出来，人也笔直地站在地板上了。

他从窗子里向外探望；就跟一个睡了一大觉的人一样，他以为天亮了，自己睡过头了，有些紧急的事情正等着他去办哩。

“我非起来不可了，是时候了，”他一边反复说着，一边划着十字，开始做起晨祷来了。接着他就东看西看，寻找自己的衣服。衣服没有找到，他也就把衣服完全忘了；接着，他举起双手，做出了要想梳头的软弱无力的姿势。他的祈祷一开口就中断了，他只能用嘶哑的声音含含糊糊地吐出一些不相连贯的字句。

将要做的事情的模糊打算，已经做的事情的回忆，以及卧病时周围发生的事情仿佛留下的印象等等，在他的脑海里激荡着。朦胧的记忆倏忽即逝地袭上他的心头，过去的活动，原来模糊得象收割过后的田畦一样的，现在却突然明白清楚地呈现在眼前了；记忆在他的脑子里具体化起来，竭力要脱颖而出，可老是在片刻之间又化为新的幻影，他还没有掌握住就消失无遗，正如腐朽的纱绢化作尘灰一样。所以，他的脑子烦躁不安，犹如蔓延开来而又找不到燃料的野火一般，接着，脑子又不由自主地想到别

处去了。

因此，他现在不论做什么事情，只不过是出于习惯性的动作而已，正如多年打着转转、拖动打麦机器的马儿，一旦任其自由行动，还是打转转一样。

他打开窗子，向外眺望；他呆呆地瞧着杂物间，想了好久，又去捅捅炉子——接着，就象躺在床上时那样，只穿一件衬衫，光着脚丫子走出去了。

门半开着，过道里月光泛滥。拉帕蜷缩在门槛上睡觉。它听到脚步声便醒过来了，吠叫起来了；看到是自己的主人，便跟他走了出去。

玛蒂亚斯在茅屋外停下步来，搔着耳朵，竭力追想等着他去干的、最紧要的工作究竟是什么。

狗欢天喜地地对着主人又跳又蹦，主人象从前一样地抚摩着狗，同时却又惶惑不知所措地向四周打量着。

夜色明朗，好象白天似的。月亮现在升到茅屋上空了，把深蓝色的阴影投射在白墙上，使池塘里的水象明镜一样灿烂发光。列普卡村依旧象死一般的寂静，只有两三只鸟在丛林里吵吵闹闹地飞翔。

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他赶紧跑到院子里。所有的门都大开着，男人们在储藏室的阴影里打着鼾。他走进马棚，抚摸马的身体；马在他的抚摸下发出嘶鸣。然后他向牛棚里凝望：母牛成列地躺在那里，月光下只看得见牛的屁股。

接着，他要想从小屋里拉出一辆车子来；可是猪栏附近一把闪光的犁又夺去了他的注意力，他向犁走去……还没有走到，早就把犁忘掉了。

他在院子中央猝然站住，向四面八方张望着，因为他觉得有

人在叫他。

水井上的辘轳高高耸立在他的面前，投下长长的影子。

“这是什么呀？”他问，等着别人回答。

印上一道道月光的果园，似乎挡住了他的路；银色的叶子在跟他窃窃私语。

“谁在喊呀？”他问，在一棵树旁绊了一下。

紧跟着他走的拉帕发出一声呜咽。听到狗叫，他站住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他高兴地说道：“一点也不错，好狗！是啊，是播种的时候了！”

片刻之间，他的脑子里也掠过这样的想法：一切都从记忆中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正如干燥的沙砾从指缝里漏掉一样。

新的念头不断地使他东转西转，使他惶惑迷糊，好比纺纱锭子绕着它纺出来的纱转个不停，可转来转去还是在老地方。

“是啊，是啊，是播种的时候了，”他反复说道，赶紧走到宅子前面毗连田地的地方。那儿，他看到了辛酸回忆中的干草堆，去年冬天烧掉了，现在刚重新堆起来。

他打算走过干草堆，可又突然跳了回来。刹那之间，他看到了过去，回忆使过去变成了现实。他从篱笆上抽下一根木桩；双手象舞弄干草叉似的舞弄着木桩，向前直冲，眼睛里冒火，准备猛打猛杀；可是，还没有能打将下来，木桩就从他衰弱无力的手里落下来了。

干草堆后边儿，沿着环绕马铃薯田的大路，伸展着一长条耕地。他在耕地附近站住了，用困惑的眼睛瞧着周围的景物。

月亮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用雾霭般的光芒沐浴着大地；覆盖着露珠的大地，仿佛痴迷入神，静悄悄地躺在那里。

从高田里，从天地相接处雾气濛濛的远方，涌来深沉而不可

渗透的寂静；从牧场上升起了白茫茫的水气，弥漫在麦田里，把麦田笼罩在温暖潮湿的氛围里。

长在田边上的、高大苍黄的黑麦，不胜麦穗的重负，垂倒了头，伏在田塍上，而下垂的麦穗，好象巢中羽毛未丰的小鸟的番红花色小嘴。小麦勇气十足地挺立着，笔直如庭柱，昂起了乌油油的脑袋。燕麦和大麦尚未吐穗，碧绿如牧场，但月光给它敷了一层银色，朦胧雾霭又给它添上暗影。

是鸡啼第二遍的时候了，夜已逝去不少了。田畴在安息，在沉沉酣睡，有时轻轻地窸窣作响，仿佛是白天辛苦的回音，有时吐出叹息之声，就象母亲躺下来跟婴儿一起休息时的叹息一样。

波利那立刻跪下来，动手把泥土装到衬衫兜里，就象把种子放到播种袋里一样，他装得很多，几乎站不起身来。他划十字，他左右挥动手臂，估量手所能及的范围，接着便开始播种起来了。

泥土很重，他伛偻着身体，一步又一步地慢慢走动着，同时挥动手臂，在空中划一个半圆形，把"种子"撒到田地里，就象神父祝福一般。

拉帕跟着他；受惊的鸟从它脚边窜起来时，它就去追它一阵，随后又回到主人身边来了。

在这春天深夜的神秘境界里，波利那笔直地凝望着前方，穿过一块块的麦田，向前走去，象个祝福着每一块泥土和每一束麦穗的精灵似的；他继续不断地播种着，永远播种着。

他在田沟里磕磕绊绊，在洼地上趔趔趄趄，有时候甚至摔了一交。可是他对这些完全不知不觉——除了朦朦胧胧的、不可抗拒的、要想在土地上播种的渴望之外，他一无所知。

他就这样走到了一块麦田的尽头。兜里的泥土撒完时，便

再捡一些，继续播种下去。道路给树木或是荆棘挡住时，他就转过身来再走。

他走了好多路。鸟儿的啁啾听不见了；整个村子消失在黑沉沉的雾霭里了；波涛滚滚的褐色麦海在他四周汹涌着。他站在那儿，孤独而又迷惘——象是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的一个幽灵。接着，他重新向列普卡村走回来了，向那重新听得见鸟声啁啾的地带走回来了，向那目前暂时静止的、芸芸众生的活动的圈子走回来了：他，这个流浪者，又被汹涌麦海的巨浪，冲到生存的岸滩上来了！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他就这样毫不疲倦地继续播种着，有时候停下来让四肢稍稍休息一下。休息了一下，他又重新开始他那无用的劳动和徒然的辛勤了。

后来，夜临近尽头了，他工作得更慢了，休息得更频繁了，也忘记捡起泥土来当做种子了，他只是空手播种着：现在他仿佛是在把他本人播种在祖先的田地里，把他生活过的一切岁月，他一生中接受的一切东西，播种在祖先的田地里，他是在把一场神圣的收获还给永生的天主！

在他一生最后的片刻里，异乎寻常的奇迹出现了。天空变成灰白色，象是一大块尸布；月亮落下去了；所有的灯光熄灭了；整个儿大地陷进了一片突如其来的黑暗之中——一片不折不扣的黑暗，阴沉惨淡，无从摆脱，深不可测。接着，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东西，好象从……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冒出来了，而且在那些阴影里走动起来了，脚步是那末沉重，踩得大地都震动了。

接着，一阵巨风，挟着不祥的喃喃呓语，从树林那边刮过来了。

田野里的树木在摇摇晃晃；麦子和青草不寒而栗地起伏不

定；从一块块颤抖着的田地里，传来一声恐惧的微弱呻吟：

“东家啊！东家！”

大麦的青穗痉挛地颤动着，仿佛在哭泣，而且俯下头来吻他疲倦的脚。

“东家啊！”黑麦田锐声叫道，挡住了他的路，洒下一阵露水之泪。鸟儿发出悒郁的叫喊。风在他的头上呜咽。雾霭把他裹在潮湿的、涓滴不绝的氛围里。叫声愈来愈响亮，愈来愈悲哀，而且老是反复呼唤着：“东家啊！东家！”

他终于注意到了这个声音，悄没声儿地答道：

“瞧，我在这儿：你要什么呀？说吧！”

没有回答；可是，当他打算继续前进、用疲倦的空手播种时，大地用强有力的声音，对他大喊道：

“在我们这儿留下吧！在我们这儿留下吧！留下来吧！”

他惊讶地站住了。森罗万象似乎都在向他逼将过来。青草在爬过来，麦子在向他涌过来；田地在围攻他；整个儿乡村腾空而起，又向他压将下来。他惊惶害怕，很想大声叫喊；可是他紧闭的喉咙却不让声音发出来。他竭力要逃走，但是力气完全没有了。土地逮住他的双脚，麦子纠住他的双脚，田沟使他绊倒，坚硬的土块妨碍他的步伐，树木又摇动着树枝阻挡他的道路。他被大蓟刺伤，被石子碰伤，被愤怒的风追逐，被黑夜引入迷途，还有许多声音在四面八方大叫大嚷：

“跟我们待在一起！待下来吧！”

突然之间，他毫不动弹了，森罗万象也跟着不动了。他的眼睛，如今在临终之际发黑了，竟清楚地看到了电光闪闪。天国展开在他的眼前了——天国里，永生的圣父坐在麦叶宝座上，向他伸出神圣的手，温和地跟他说道：

“人的灵魂啊，到我这里来吧；疲倦的劳动者啊，到我这里来吧！”

波利那听到这话就头昏眼花，站立不住，象在举扬圣体时一样，他伸出了双手：

“天主啊，我感谢天主！”他喊道，脸朝下，摊开四肢伏在最神圣的天主面前了。

波利那就这样在天主慈爱的时刻里倒下了，死了。

* * *

曙光亮起来了；拉帕俯在波利那身上长久而悲痛地号啕哀鸣。

第　一　章

玛蒂亚斯·波利那就这样死了。

拉帕发出可怕的狺狺绝叫和号啕大哭，纵身扑到门上，叫人开门放它进去，这就把睡在屋子里、趁礼拜日休息一下的人们都吵醒了，然后它拉拉人们的衣服，往外跑几步，又回过头来瞧瞧人们是否跟它跑去，这就使汉卡终于有所觉察。

“去吧，犹兹卡，瞧瞧那狗要我们去干啥。”

犹兹卡高高兴兴地跟着狗跑出去，一路上跳跳蹦蹦的。

狗把犹兹卡带到了她父亲的尸体旁边。

犹兹卡一看到尸体，就发出可怕的尖厉的叫喊声，她们因此立刻都跑了出来，发现波利那浑身冰凉僵硬，脸朝下俯伏着，就象他临终时那样，双臂举成十字形，保持最后一次祈祷的姿态。

她们把尸体抬到屋子里，仍旧要设法把波利那救活。

千方百计的抢救，都毫无效果，躺在她们面前的是一具尸体，只不过是一具尸体罢了。

迸发出了一片辛酸凄楚的哭声：汉卡呼天抢地，哭得空气都震动了；犹兹卡哭得也厉害，不亚于汉卡，她还把脑袋往墙上猛撞；维蒂克和小家伙们放声恸哭，拉帕在屋子外边又是哀号又是吠叫。只有彼特一个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看了太阳一眼，就回到马厩里上床睡觉去了。

玛蒂亚斯如今躺在榻上，笔直僵硬，毫无生气，仿佛一块晒

干的泥土，或是一棵斫倒的树木。他握紧的拳头里仍旧捏着一小撮沙土。眼睛睁得大大的，远眺着天国某处，流露出一种惊喜的神色。

然而，从尸体上散发出来的死亡的气息，是那末凄凉，那末悲哀彻骨，使她们不得不用被单把尸体覆盖起来。

波利那去世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村。太阳才升到屋顶的上空，吊丧的人们便接二连三地涌来了，他们掀起被单，仔细端详他的眼睛，并且跪下来为他祈祷。其余的人，亲眼看到实际的例子，感到天主主宰着人的生命，心中敬畏有加，站在那里绞着双手默默哀悼。

与此同时，守丧的人们的哭泣声，继续不断地回响着。

接着，安姆勃罗司到了，他把大伙儿撵到屋子外面，关上门，同雅姑斯叮卡以及爬进门来在尸体旁边祷告的阿伽沙一起合作，动手为死者最后一次效劳。他总是心甘情愿为死者效劳的，往往还讲不少机智俏皮的话，但是这一回啊，他不知怎么的感到心情沉重。

"任何人的幸福都不过是这么一回事！"安姆勃罗司一边给波利那脱掉衣服，一边叨咕道。"每逢死神心血来潮，她就揪住你的颈子，打你耳光；而你呢，一咽气，就被弄到'神父的牛棚'里；可有什么人抗拒得了死神呢？"

甚至雅姑斯叮卡也是悲伤的，她用很沉痛的心情说道："可怜的人！在这个人世间，他们毫不关心照顾他，他还不如死了的好！"

"真的吗？那末，是谁做了什么损害他的事呢？"

"难道他们对待他是挺好的吗？"

"世界上谁又是万事称心如意的呢？咳，哪怕是大地主，国

王，也得遭难受苦啊。”

“他可既不必挨饿，又不必受冻；此外我们就没法说了。”

“啊，好奶奶，挨饿又算得了什么？心病折磨人，可厉害得多了。”

“确实如此。我经历过这种痛苦。雅格娜使他心都碎了，他自己的子女也没放过他。”

“不过，”阿伽沙打断了她自己正念着的祷告，插嘴道，“他也有好的子女，他们并没做对不起他的事。”

雅姑斯叮卡暴躁地冲着阿伽沙说道：“念你的祷告吧！你，就数你最好。吓，她始终都在听人讲话，难道她还会为死人哼挽歌吗？”

“请问，如果他的子女都是不好的，他们会这样为他痛哭吗？你倒听听他们的哭声！”

“如果他留给你这么多财产，你就会哭得惊天动地了！”

这时安姆勃罗司插嘴了。“别说话了，”他说；“雅格娜来了。”

雅格娜急匆匆地走进来，却呆呆地站在房间中央，一动也不动，连话也说不出来。

他们正在给尸体穿上干净衬衫。

“啊！……咽气了？”雅格娜终于说道，眼睛盯住波利那瞧着。恐惧揪住了她的咽喉，也揪住了她的心；她浑身血液冰冷，几乎气也透不过来。

“他们没告诉你？”安姆勃罗司问道。

“我在母亲家里睡觉：维蒂克现在才来叫我的。他确实死了？真的死了？”她踅近波利那，突然发问道。

“我在给他穿衣服，当然不是为了大喜，而是为了大殓！”

雅格娜听不明白，她脚步蹒跚，把身体靠在墙上。她以为自

己正在沉沉大睡，被梦魇纠缠住了。

她有好几次离开房间，但总是出去了又回来了：要想避而不看尸体是办不到的。她几次三番跳起身来想跑出去，然而她还是待下来守灵了。有时候，她一直跑到篱笆边，视而不见地越过田野远眺；或者，她就坐在茅屋外边，却又同那个房间和犹兹卡挨得较近。犹兹卡正在哭泣，扯着头发，老是在哀号：

“我的爸爸啊，我的去世的爸爸啊！去世了啊！”

里里外外是一大片嚎咷痛哭和呜咽抽泣的声音。在所有守丧的人中间，唯独雅格娜与众不同，她虽然四肢发抖，肺腑深处心潮起伏，却掉不下一滴眼泪，发不出一声哭泣。她只是来回踝蹬，眼睛阴郁地发光，表情严峻而又惶恐。

幸亏汉卡不久就克服了失魂落魄、六神无主的状态，她虽然涕泪滂沱，倒还能照料一切，铁匠和他的妻子到来时，她已镇静自若了。

玛格达哭泣；铁匠问起老头儿去世的详情，汉卡一一说给他们听了。

“天主耶稣让他去世得那末轻易，倒是件好事。”

“可怜的老人家！他往田野里跑，是想逃避死神的追逐啊！”

“昨天晚上我去看他，他还跟平常一样安静。”

“难道他不说话？一句话也不说？”铁匠擦着没有泪水的眼睛，问道。

“一句话也不说。我替他盖上鸭绒被子，喂他喝了点东西，就走开了。”

“走开了吗？那末他是独个儿起床的了！如果有人在那儿看护着他，也许他还不会死呢，”玛格达哭哭啼啼地说道。

“雅格娜睡在她母亲家里。她老是睡在母亲家里，眼前老婆

子病得很厉害啊。”

“这是必然如此的！——如今果然如此了！”铁匠说道。“这三个多月他一直是半死不活。不论是谁生这种病，也都是没法儿治好的，还不如让他快点死掉。他不再受苦了，让我们为此感谢天主吧。”

“是呀，你也很清楚，刚得病的那些日子里，请医生和抓药吃，我们也花了不少钱……可是全都不管用啊。”

“啊！”玛格达哀叹道；“他是个多么好的农民，多么能干的人才！”

“我感到最伤心的是，安蒂克回家时就看不到活着的老人了。”

“安蒂克不是小孩子了，不见得会因此就哭鼻子的——你还是考虑考虑办葬礼的事吧。”

“一点也不错，一点也不错。——咳，可惜罗赫现在恰巧出去了。”

“没有罗赫我们也能办。不要发愁：我会照料一切的，”铁匠答道。

铁匠露出一副愁眉苦脸，但，当他动手帮助安姆勃罗司折叠死人的衣服时，显然是在用假面具掩盖着某种隐蔽的动机。他在杂物间一束束毛线和零星东西之间找寻了好久；然后他又爬上梯子去——他说是去找那挂在高处的靴子。这家伙象一副手提风箱似的气喘吁吁，却快嘴快舌地为死者祷告，念得比阿伽沙还响，而且不断地追叙着死者的善行德行。但，与此同时，他的眼睛却在房间里东张西望，他的手却滑到枕头底下去了，或是伸到垫子的稻草里去摸索了。

雅姑斯叮卡终于尖酸刻薄地说道：“你是特意在寻找什么东

西吗?”

“如果你不寻,就找不到了!”他回答道。于是他就公开地搜寻起来了。米哈尔从风琴师家急急忙忙赶来催安姆勃罗司回去,可是有人来到也丝毫阻挡不了铁匠的搜索。

“安姆勃罗司,马上就来啊:四个婴儿在教堂里等着受洗礼呢。”

“让婴儿等着吧,我必须首先把波利那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不,安姆勃罗司,你还是去的好,”铁匠说,一心想把安姆勃罗司摆脱掉。

“我自告奋勇要做的事,我一定要做。我不会不久又去殡殓另一个象波利那这样的人的。米哈尔,你替我在教堂里对付一下吧,”他转过来对那少年补充道,“让教父、教母们拿着点亮的蜡烛,绕着圣坛转圈子:他们会投给你好多戈比呢。”接着又瞧不起地说道:“怎么?你要当风琴师呢,可你连一场简单的洗礼仪式也还应付不了?”

这时汉卡带马秀进来,量量波利那的身材,好给他做棺材。

“别舍不得木料,把他最终的宿舍做得大一点吧,”安姆勃罗司用悲伤的语调说道,“让这可怜的人至少在死后享点福吧!”

“主啊,主啊!”雅姑斯町卡小声儿说道,“他活着的时候,田地很多,还嫌不够;现在死了,四块棺材板就很够了!”

阿伽沙中断了祷告,泪水满面,结结巴巴地说道:

“他是个有田有地的人,就要象个有田有地的人那样下葬;但,有些可怜的人,却不知道要死在哪家哪户的篱笆下呢……愿永恒之光照耀你,愿——”她又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

马秀一言不发,只是点点头,他量过波利那的身材,作了个

祷告，便出去了。虽然这天是安息日，他却立刻动手干活。必要的工具，茅屋里一应齐全；几块干燥的栎木板，原是早就准备下了的，堆在楼上。马秀立刻在果园里安排了一个工作场地，卖力地干着活儿——而且使那奉命给他当助手的彼特，也出力干活。

天早已破晓了，太阳发出欢乐的灼灼欲燃的光芒。自从早餐时刻以来，天气已经十分炎热；整个儿田野和果园，都在慢慢地沉浸到白漾漾的沸腾的水蒸气里沐浴了。

有些地方，憔悴无力的树木微微抖动着叶子，就象为炎热所苦的鸟儿扑动翅膀一样。安息日的闲散气氛弥漫全村。燕子在池水面上飞掠而过，大车把邻村的人们载往教堂，在车子后面扬起尘埃如云；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动静了。……不时有一辆车子在波利那家门口停下，有人透过打开的门窗朝屋内探望，向坐在那儿的凄凄凉凉的一家子致意，并且发出沉重的叹息。

安姆勃罗司快马加鞭，赶紧把出殡大殓的准备工作搞好：过不了多久，床搁到果园里，床上的被褥摊在篱笆上晾着；接着他就叫汉卡把杜松果拿来熏陈尸室。

但这时候汉卡却什么也没听见。她擦掉眼睛里最后的泪水，正朝着大路望过去，一心指望她随时可以看到安蒂克回来。

但，时间一个钟点一个钟点地过去，安蒂克却并不回来，汉卡想打发彼特到城里去打听安蒂克的消息。

“不要去，”别列察反对道，他从薇隆卡家来，刚走进门；“他打听不到消息的，只不过叫马辛苦一趟罢了。”

“可是警察局里总有些消息的。”

“准有消息；可是警察局礼拜天不办公。再说呢，如果手掌里弄不到油水，他们是啥也不会告诉你的。”

“唉！”汉卡对她的小姑诉苦道，“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唷，将来安蒂克还会使你感到芒刺在背呢，”铁匠嗤之以鼻地说道，迅速对坐在屋檐下的雅格娜看了一眼。他搜索钱财毫无结果，激起了一股无名火，恶狠狠地补充道：“他的两腿，必定因为戴脚镣而变得僵硬了；所以，他怎么能赶紧回家来呢？”

汉卡什么也没有回答，重新又跑出去看望大路。

弥撒钟声响起来的时候，安姆勃罗司嘱咐维蒂克几句，就上教堂去了。他叫维蒂克好好地给死人的靴子擦点儿油，因为靴子干燥得发硬，没法儿给死人穿到脚上去。

铁匠同马秀一起到村子里去了，茅屋里只留下妇女和维蒂克。维蒂克忙碌地给靴子擦油，拿到火上去烘软，有时候朝着犹兹卡那边儿瞧上一眼；犹兹卡的呜咽在逐渐微弱下去。

如今大路上压根儿没有什么动静，人们都在教堂里做礼拜；在波利那家里，除了阿伽沙在为死者念连祷外，也听不到什么声音。祈祷声如鸟儿啁啾，与杜松的烟氲一同冉冉升腾；雅姑斯叮卡正用杜松熏着茅屋和过道。

她们听到礼拜开始了。赞美诗从教堂里飘扬开来，在正午的寂静中清晰可闻，高音调的起伏有致的风琴声，也传到了她们的耳边，愉快而又悠远。

汉卡在屋子里安静不下来，所以她走到篱笆边踏脚墩附近，想在那儿把祷告念完。

“死了，死了，死了！”念珠在她的指缝间慢慢滑过去时，她心中这样沉思。——但她仅仅是用嘴唇在祷告罢了，她的脑子里，她的心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大惑不解的想法，而忧惧也不少。

“三十二英亩土地。还有牧场。一小块森林。偏屋和牲畜！”她长吁一声，爱惜地对她面前广阔的田地看了一眼。

“如果我们能花点儿钱把他们打发掉，把所有的土地都抓在手里，就象当年安蒂克他爹的光景，那有多好啊！”

骄傲和野心充满了她的灵魂；她朝着太阳凝望，无所畏惧地微笑，继续数着念珠祷告，胸中洋溢着称心如意的希望。

“不，我哪怕一半土地也决不放弃。一半房屋也是我的。我的那些奶牛，别人连一头也休想弄走！”

她就这样思量盘算了好久，一面念着祷告，用泪眼对那些土地瞧了又瞧。土地披一身阳光，仿佛是一袭金线织成的衣服。在那些土地上，黑麦欣欣向荣，锈红色的垂倒的麦穗摇摇摆摆；一块块颜色较深的大麦田在阳光中熠熠生辉，滋润而又微光闪烁；鲜明碧绿的燕麦（中间星星点点地撒满了开着黄花的杂草），在干燥的炎热里微微颤动；繁花盛开的紫云英，象一块血红的头巾似的铺陈在山坡上，一只大鸟张开翅膀，平衡身体，在紫云英上空往来滑翔；蚕豆开着白花千朵，兀立在那儿守护着土豆的幼苗；洼地里有几块亚麻田，小巧的花朵发出璀璨的蓝色，象是孩子在眩目的光芒里眨巴着的眼睛。

一切是那末美丽得惊人！在此期间，太阳愈来愈炽烈了；而温暖的微风，饱含着无数鲜艳花朵的芳香，以生气勃勃的力量，从田野里吹拂过来，使人心旷神怡。

“本乡本村的土地啊，神圣的、最最神圣的土地啊！”她一面说，一面俯下身子亲吻土地。

她听见教堂里的朗朗钟声在空气中回荡。

“亲爱的耶稣啊！一切，呀，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啊！”她热烈地喃喃低语，重又做起祷告来了。

但她听到附近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她小心翼翼地向四周张望。樱桃树下站着雅格娜，她身体靠在格子篱笆上，正陷在不愉

快的沉思里。

"咳，从来没有片刻的安宁！"汉卡叹息道；因为，一看见雅格娜，不由得勾起了尖锐刺心的回忆——象扎手的荨麻一样尖锐啊。

"是啊，还有移赠给她的土地。那可是事实！可不么，整整六英亩土地！啊，这贼！"她转脸不看雅格娜，可是她再也作不成祷告了。过去的日子里所吃的亏所遭的难，都涌上了心头，它们就象猎狗，不仅狂吠，而且猛咬，搞得她烦恼痛苦之至。

中午不久就过去了；原来畏缩的影子再一次地从树底下和房子附近爬出来了。稍稍向阳俯倒的麦子田里，纺织娘发出轻微而又尖锐的乐声；断断续续地，还有甲虫营营而鸣，或是鹌鹑扬声高啭。而气温却愈来愈热不可耐了。

大弥撒现在结束了，妇女们从教堂里出来，到池塘边脱掉鞋子，打破了汉卡独自一人的安静；大路上人和车子挤得满满的，汉卡这就回屋子去了。

波利那的遗体终于小殓就绪，供人吊唁了。

他躺在房间中央一条宽阔的板凳上，身上盖着一块布，四周是点燃的蜡烛。已经替他洗过身体，梳过头发，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但他的面颊上被安姆勃罗司的剃刀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已用一小片纸头遮住了。给他穿上了最好的衣服：白色的带兜儿外套（为了同雅格娜举行婚礼特地缝制的），条纹裤子，以及差不多是全新的靴子。他辛劳过度的枯槁的双手里，捧着钦斯托霍瓦圣母像。

遗体旁边摆了一大桶冷水，使空气保持清凉；瓦片上放着正在熏烧的杜松果，吐出一股芳香的烟，使房间里弥漫着淡蓝的雾气，透过烟雾，令人畏惧的死之威严，朦胧中隐约可见。

玛蒂亚斯·波利那，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能干的人，一个纯粹的基督徒，一个世代相传的农民——列普卡村第一号头面人物，他的遗体就这样默默地躺在那儿，供人吊唁。

他准备好了，快要离开了，快要同他的亲属和一切他所认识的人们告别，踏上伟大的征途了。

他的灵魂已经在天主的审判席前通过了，如今在烛光、烟氲和不断的祈祷声中，无力地微笑着躺在那儿的，不过是他的衰朽的肉体，不过是他的灵魂一度居住过的空虚的躯壳罢了。

接着是人们排成没完没了的队伍前来吊唁，有的叹息，有的捶胸，有的沉思，有的哭泣；人们压抑的呜咽和低声耳语，仿佛秋雨淅沥。人们来了又去了，来了又去了，没有穷尽似的；富的和穷的，少的和老的，男的和女的，全列普卡村的人都来了。

虽然天气晴朗喜人，波利那的去世，却使整个村子变得阴郁和凄凉；人人感到深切的悲哀，大家对于"人人难逃一死的不幸命运"都在议论纷纷。

死者生前的朋友，许多人在屋子里踟蹰不去，有些主妇留了下来，要想用朴素的慰问语言，安慰汉卡和玛格达和犹兹卡，结果却由衷地同她们一起哀悼和哭泣了。

没有人同雅格娜说过一言半语。虽然雅格娜其实也不在乎主妇们的同情，但被她们这样难堪地丢在一边，她还是觉得痛苦；所以，她走到园子里，坐在那儿听马秀乒乒乓乓地钉棺材板。

"这个活宝啊！"乡长老婆在雅格娜背后嗤之以鼻地说道，"她倒居然大胆露脸了！"

"啊，随她去吧！"另一个主妇说道，"现在可没有工夫来考虑她的罪行。"

"是呀，让天主耶稣去管吧，天主以后会对罪行作出审判

的，”汉卡软心肠地补充道。

“至于你说的辛酸事儿，乡长会大大酬谢她的，”铁匠冷笑一声，说道；磨坊老板请他去，他就走了。也亏得如此，因为主妇十分恼火，象只火鸡，正准备向他扑过来呢。

铁匠发出一阵狞笑，匆匆忙忙地走掉了。其他的人留下来谈话，可是谈话没精打采，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心中悲伤，一部分是因为热得厉害。天气也确实太热了，所有的花卉草木都蔫儿了，墙上流泪似的渗出树脂来。

突然，听到了一声悠长而痛苦的牛鸣；一个农民赶着一头母牛，在池塘对岸经过。

农民紧拉着牛绳，他们默默地在一旁呆看。

“我猜得出，是把这母牛拉到神父的公牛那儿去配种，”雅姑斯叮卡说；但是没有人对她说的话发生兴趣。

晚祷的钟声响了，人们同汉卡告别。汉卡派维蒂克去请铁匠，要铁匠和她一同去找神父，讲好波利那葬礼的费用。维蒂克一忽儿就回来了，说是铁匠正同大地主和磨坊老板一起商量事情，一块儿吃着茶点哩，他的马儿系在门外，在树荫底下搔扒着土地。

“铁匠同大地主商量事情！——多新鲜的事儿！”但汉卡等不及了，她穿上最好的衣服，由玛格达陪伴着上神父家去。

神父在院子里，捎口讯说他愿在那儿接见她们。

神父坐在树荫下，靠近篱笆。院子中央，离农民用绳子拉紧的一头漂亮母牛不远，有一头强壮的花公牛正绕着母牛打转转；神父的长工拉着链子的一头，费劲地把公牛拉住，不放它乱闯。

“伐莱克！稍为等一下：公牛还没有准备好，”神父大声叫道。然后，神父擦擦他光秃秃的脑袋，招呼汉卡她们过来，问起

波利那的去世，以最大的仁慈安慰她们。但，当她们问起葬礼的费用时，他就打断她们的话，不耐烦地说道：

"这些事情以后再谈。我又不是什么敲榨勒索的人。玛蒂亚斯是村子里最大的农民；他不能草草下葬。不，我告诉你们，不能草草了事，"他粗暴地重复道，他的作风就是这样。

她们拥抱他的双脚，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

"啊！"神父突然喊道，"你们这些小流氓！我一定要揍你们！瞧他们，这些坏孩子！"神父是在对风琴师的儿子们说话，他们正偷偷摸摸地在篱笆外探头偷看——"哦，你们看我的公牛怎么样啊？"

"一头壮健的牲口！"汉卡答道："比磨坊老板的牲口好！"

"这两头牲口大不相同啊，就象公牛和货车大不相同一样！你们瞧瞧这公牛！"神父和她们一起走近公牛，他拍拍公牛的侧腹，如今它正在逼近母牛了。

"啊，多么好的颈子！多么好的背脊！多么壮健的胸膛！多么好的喉头垂肉呀！"神父大声喊道，兴奋得气也透不过来了。"嘿，这不是公牛，简直是美洲野牛！"

"的确，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一头牛！"

"是啊，你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是一头荷兰纯种公牛。花了我三百个卢布呢。"

"要那么大的价钱？"她们惊异地叫了起来。

"三百个卢布，一个戈比也不少。伐莱克，让它去吧……不过现在要小心；母牛是微不足道的——马上就要给它配种了……是呀，公牛可是非常昂贵的。但另一方面，列普卡村的人，如果他们想要有头等品种的牛犊儿，就得付给我至少一个卢布，再加十戈比给长工的小账！——磨坊老板是恼火了，可我讨厌他

的公牛生出来的那些可怜巴巴的牲口。——哦，那就跑开吧！”神父看到妇女们难为情地转过脸去了，便这样说道。妇女们动身时，他在她们背后叫唤道：“明天我们把遗体运到教堂里去！”农民手忙脚乱，控制不了他的母牛，神父就上去帮忙。

“用不了多少时候，你就会为了一头你生平从未见过的小牛犊儿，跑来感谢我的。——伐莱克，带公牛去休息一会儿……尽管事实上它可以根本无需休息……区区小事，算不了什么！”神父吹牛道。

汉卡她们到风琴师家里去，因为她们必须同他达成单独协议。她们不得不在他家里喝咖啡，喝过之后又谈判了好些时候，所以她们回家时，牲口也都在回来了。

雅赛克先生含着烟斗吞云吐雾，同马秀一起站在门廊里。雅赛克要想聘请马秀帮斯泰和盖房子，可是马秀似乎不怎么乐意受聘，不愿把话说定。

“至于锯木板，那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至于盖房子……难道我懂行吗？我对故乡已经感到腻味了，也许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去。——不，我没法儿把事情说定，”他这样说的时候，眼睛瞅着雅格娜；她正在牛棚外给母牛挤奶。

“那末，我明儿早上把棺材做好，然后我们可以来商量这件事情，”他说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雅赛克先生走进陈放波利那遗体的房间，热情地为他作着长长的祷告，擦了好多泪水。后来他对汉卡说道：“但愿他的儿子就跟他一模一样！他是个好人，是个真正的波兰人；他同我们一起参加起义；他自觉自愿参加的。我亲眼看见他战斗的：他打击敌人毫不留情。咳！他丧失生命，是由于我们的缘故啊！……我们该死。”他补充道，仿佛是在跟自己说话似的。汉卡虽然不

大懂得他说的所有的话，然而他的言语之间洋溢着仁慈之情，使她感激万分，她和身倒在他的足边，拥抱他的双足。

“别这样！”他愤愤地嚷道。“如果和你们不是平等相处，我成了什么人呢？”

雅赛克对波利那再看了一下，在蜡烛上点着了烟斗，便离开这个地方，刚走进过道的铁匠向他打招呼，他也没答理。

“嘿，今儿个这么傲慢？”铁匠嚷嚷道；不过，因为他正兴高采烈，这点儿失礼也没怎么惹恼了他。铁匠坐到他的老婆身边，悄悄儿地同她说道：

“玛格达，有件事你非知道不可，大地主正在设法同我们村子妥协——而且指望我给他帮忙。当然啦，我要捞它一大笔。可是，你别声张！我的老婆，关于这件事，连一句悄悄话也不能说：这可是件大事啊。”

铁匠这就上酒店去了，他邀请人们到酒店去同他商量大事。

沿着西边地平线上的那一片天空，看上去象是一大张生锈的铁皮，只有很少的几块云仍在上方发出金色的光芒。

大家做完黄昏时的所有家务，便在遗体周围聚拢来了。在波利那的脑袋附近，点燃了愈来愈多的蜡烛；安姆勃罗司再三地剪短蜡烛芯子，照着书本唱赞美诗；所有在场的人也都随声唱和，一个接一个地饮泣和痛哭。

邻居们也来了，但由于屋子里很闷热，都留在屋子外面，一面跪下，一面哼着连祷文中冗长而悲伤的曲调。

这一切一直持续到深夜；这时大家都回去休息了，只留下安姆勃罗司和阿伽沙守灵到天明。

他们两人守灵，开头还高声唱着赞美诗。可是，当周围的一切声音和活动都停止的时候，他们就感到昏昏欲睡了；接着，甚

至拉帕走进来舔它主人的靴子，也没有把他们吵醒。

子夜前后，天地万物都变得黑暗异常，压根儿没有一颗星星发亮。而且，到处是一片深沉、死寂的静默，除了树木轻微的飒飒声，或是遥远的、消失在远方的某种怪声（不是叫嚷呼唤，也不是轰然碰撞之声）外，没有任何声音打破这种寂静。

此时此刻，列普卡村家家户户都没有灯光了，只有波利那家还被苍白的烛光所照亮；在黄色的烛焰下，恰好看得见遗体，只是被缭绕香烟弄得模模糊糊，仿佛是透过一团淡蓝色的雾霭所看到的。不过，安姆勃罗司和阿伽沙，脑袋垂倒在遗体上，两个人都在呼呼大睡哩。

短促的夏夜不久就过去了，仿佛赶紧要在第一声鸡啼以前离开似的。所有的蜡烛，一支复一支地都熄灭了，只剩下最大的那一支蜡烛，仍在吐着长长的摇摇晃晃的火焰，象是一片金叶。

灰白色的、雾气濛濛的曙光，终于照进房间，照到波利那的脸上来了，他仿佛多少有点儿从沉沉酣睡中醒过来了，正在谛听着雏鸟第一声啁啾，并且透过没有血色的眼皮凝望着依然遥远的黎明。

此刻，池塘发出叹息之声，池水慵倦地荡漾着。森林开始黑沉沉地显现，看上去象是拥抱着大地的连绵黑云。正在消融的夜透出磷光，分散在这儿那儿的零星树木，清晰地露出形体，映衬着正在亮起来的地平线，象是一簇簇黝黑的羽毛，而第一阵早晨的清风也吹过来了，戏弄着果园里的树木，并且在睡在户外的人们的耳朵里喃喃细语哩。

然而，睁开眼睛醒来的还是少数，因为人多少有点儿疲倦，礼拜日或是赶集以后，往往是这样的。

于是，雾霭沉沉的白天来临了，虽然太阳尚未升起，却有云

雀朗诵晨祷，流水潺潺欢歌，麦子响起丰富多采的乐声；不多一会儿，又有羊咩咩哀鸣，鹅嘎嘎叫嚷，人声此呼彼应，门轧轧地响，马萧萧地嘶，以及起身干日常工作的人们熙来攘往的声音。但，波利那家的房子里却还是一切都静悄悄的。

她们正在沉睡，绞得她们心痛肠断的悲哀，把她们压垮了。

风从打开的门窗里吹进来，嘘嘘地吹动老人的头发，拂得最后一支蜡烛的火焰前后左右乱晃。

波利那象一块石头似的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儿，不再打算亲自出马赶紧干活，也不再打算督促别人辛勤劳动了：如今他对一切召唤都永远不闻不问了！

风正在大起来，以更大的力量穿过果园，使树木摇摇晃晃，簌簌作响，忽东忽西，忽俯忽仰，似乎要透过窗子，偷偷地瞧瞧波利那灰白色的脸。修长苗条的蜀葵也是要瞧瞧波利那，它弯下身子，俯向窗口，同脸颊渲红的乡村少女煞是相象。时刻有一只蜜蜂从大地主的蜂房飞到这屋子里来看看，或者是一只蝴蝶借着烛光来瞧上一眼；一只燕子犹犹豫豫地发出呢喃的鸣声，窜进了屋子又窜了出去；还有苍蝇、大甲虫以及各种昆虫也都要进来。所以，房间里充满了一种寂寞的嗡嗡嗜嗜、唧唧啾啾的声音——所有这些昆虫的声音，都在反反复复地念道：

"死了——死了——他死了！"

太阳升起来了——一个巨大的又红又热的圆球，它使所有这些昆虫的声音都沉寂下去了；然后，太阳又突然把它辉煌灿烂的、万能的、给万物以生机的脸遮掩起来，藏在浓厚的雾霭后面了。

世界蔚为灰白色；顷刻之间开始沛然降下温暖的小雨点，不久就听到雨点落在每一块田地每一个果园里的声音，淅淅沥沥，

响个不停。

大路凉爽起来了，散发出独特的雨水的气味；众鸟尽情高唱，表示欢迎；世界沐浴在淡灰色的、颤抖着的、濛濛细雨里；干渴的麦田，萎缩的叶子，树木，喉咙干燥的小溪，烤干的泥块——都在酣畅地痛饮，而且在默默地吐露感谢之情。

“多谢了，雨水兄弟！多谢了，雨云姐妹！我们大家都感谢你们！”

睡在打开的窗子附近的汉卡，第一个被洒在她脸上的雨点弄醒了，她立刻跑到马棚去。

“起来，彼特！雨来了。——跑去把苜蓿堆成锥形小堆。快！要不苜蓿就会发热霉烂了！——还有维蒂克，你这懒孩子！把我们家的牛赶到田野里去。别人家的牛，现在都在外边了。”汉卡一边说话，一边把鹅从棚子里放出来，鹅儿就赶紧跑到池塘里去欢乐地泼水戏水了。

汉卡正这样忙着的时候，铁匠来了；他们一起商量定当一件事情：为了准备明天举行葬礼的酒席，该到镇上去买哪些东西。铁匠拿了钱；但坐上车要走的时候，他唤住汉卡，悄悄说道：

“汉卡，分一半给我吧；关于你盗取老头儿的钱的事，我就决不泄漏一个字！”

汉卡的脸涨得象甜菜根一样地红，她怒气冲冲地大声嚷道：

“你要说什么，你就说去吧，去说给全世界听吧！——瞧这家伙！他以为大家都象他一样呢！”

铁匠捻着胡子，瞪眼瞧她，接着就驱车走了。

汉卡确实很忙，不久就听见她在到处发号施令的声音。

在波利那遗体的两边，又点了两支新的蜡烛，遗体上铺了一条被单。阿伽沙继续不断地祷告着，隔一会儿就在炽热的煤上

添些杜松果。

早饭以后，雅格娜从她母亲家里回来了，不过，她对死人十分害怕，一直没有走进房间，只是在屋子外边徘徊，瞧马秀做棺材。他刚把钉子敲好，正要在棺材盖上添个白十字时，看到了她：站在马棚门口，一声不响，心中十分哀恸地瞅着漆黑的棺材盖。

“雅格娜啊！”他同情地悄悄说道，“现在你是个寡妇了——是个寡妇了！”

“是，是，我是！”她用凄凉的克制的声音答道。

他觉得她十分可怜：那末憔悴，那末苍白，那末神色凄然，象一个受到虐待的孩子。

“这是常见的命运啊！”他庄严地对她说道。

“寡妇！寡妇！”她反复说道。泪水涌到她深蓝色的眼睛里；深沉的叹息发自她的肺腑。她跑到外边儿雨水之中大哭特哭，汉卡出来把她拖回屋子里去。

“哭有什么用呢？我们也受不了啊。可是，对于你，一个孤零零的寡妇，这倒确实是个更大的打击，”汉卡软心肠地说道。

雅姑斯叮卡总是那个老样子，她在这时插嘴道：

“哭个死去活来吧！不过，一年还没有过完，我就要为你唱一支新婚燕尔的歌，唱得你如痴如狂地跳起舞来。”

“说这样的笑话，现在可不合时宜！”汉卡责备道。

“我说的是实情；不是笑话！唉呀，难道她不是富裕、美貌、年青吗？把男人们从身边赶走，她需要有根粗大的棍子才行呢！”

汉卡出去给猪洗澡，眼睛沿着大路张望。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她疑虑重重地想道，“原说是礼拜六要释放安蒂克的：今儿个礼拜一了，可他音讯全无！”

但她没有时间沉思默想。把其余的干草翻一翻，把刚割的苜蓿全部堆成锥形小堆，都需要她帮上一手，因为雨一直没有停过，正倾泻而下哩。

黄昏时分，神父同风琴师以及兄弟会的人来了，拿着点亮的蜡烛，来把波利那的遗体放进棺材里去。马秀把棺材盖钉好，神父念了些祷告，在棺材上洒了些圣水，人们便列成队伍把棺材送到教堂里去了，这时候安姆勃罗司敲着丧钟。

她们回到家里时，屋子里是多么空虚，寂静得多么可怕啊！犹兹卡精神上完全垮了。汉卡说：

"好多日子以来，他就象一具尸体一样了，可我们还是觉得有个主人和我们在一起！"

"不过，安蒂克就要回来了，"雅姑斯叮卡安慰她道，"那时就又有一个主人了！"

"但愿不久就如此！"她叹息道。

可是，因为下雨天有许多事情要做，她赶紧把眼泪抹了。"来吧，好人们！"她大声说道。"如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死了，他也是象石沉大海——永远捞不上来了；土地可不等人，咱们必须劳动、耕地。"

于是汉卡就把大家带去替土豆幼苗壅土。犹兹卡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婴儿，因为她悲不自胜，害病了。拉帕经常在她身边，瞧着她，还有维蒂克的鹳鸟，它缩起一只脚，独立在门廊里，仿佛守卫似的。

倾盆大雨下了好久，雨又猛又暖，所以这时候众鸟都停止歌唱，所有的野兽都默默地静听着倾泻而下的雨水的汩汩潺潺之声。只有鹅儿兴高采烈地在冒泡的水坑里游来游去，发出一片喧闹的声音。

"明儿一定是天气晴朗,"人们说道,他们从田野里回来,看到太阳在黄昏时明晃晃地照耀着,还用它那火红的眼睛偷看乡村哩。

"但愿明天仍旧下雨才好!对我们说来,雨水抵得上黄金万两!"

"可不吗,我们的土豆幼苗差点儿都毁了。"

"燕麦也干旱得厉害啊!"

"如今看来光景要转好了。"

"如果能接连下它三天雨,那就好了!"

大雨一直不停地落到夜间,农民们心情愉快,站在茅屋外呼吸着凉爽的芬芳馥郁的空气。同时,古尔巴司家的小子正怂恿男女儿童冲将出来,到邻近的高地上去点燃"索博特基"篝火。但是天气不作美,那天晚上只有几堆篝火在树林边缘闪烁生光。

维蒂克很想叫犹兹卡同他一起去参加"索博特基"篝火活动,可是犹兹卡说:"我不愿去。如今,我可没有心情玩儿……对世界上任何事情,我都提不起兴致来!"

维蒂克还是竭力怂恿她去。"咱们只是燃起一堆篝火,纵身跳过篝火……这就重新回家来了。"

"不去!而且你也得待在家里:你出去的话,汉卡会知道的。"她吓唬他道。

不过,维蒂克还是去了——而且很晚才回家,没赶上晚饭,肚子很饿,十分狼狈地溅得浑身都是泥浆,因为雨始终在下个不停。事实上,雨到第二天举行葬礼的时候才停。

即使是这个时候,天气也是多云有雾,把青翠欲滴的田野映衬得更美。田野里到处有纤细的银色溪水流贯其间。天气是新鲜、清凉、愉快的:土地浸透吸饱了雨水,似乎有强大的生命力在

发酵。

教区神父主持谢恩安灵弥撒。他后来由坐在圣堂两边靠背长椅上的斯伍皮亚的神父和风琴师陪伴着，用拉丁语唱着 Officium Defunctorum。波利那的遗体高陈在灵柩台上，处在点燃着的烛林之间。全村的人恭而敬之地跪在遗体四周，作着祷告，谛听着拖长的忧伤的挽歌——挽歌时而象恐怖的叫喊，使他们心惊肉跳，不寒而栗；时而吐出压抑的泣不成声的单音，低沉的痛彻心肺的呜咽，使他们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时而又以超凡入圣的狂喜之情，响遏行云，仿佛是处于永恒的幸福之境的天使唱的赞美诗；于是听众们就会擦掉他们的眼泪，或者发出一阵怎么也控制不住的哭泣。

仪式进行了整整一个钟点。最后，安姆勃罗司从烛台上取下蜡烛，分给会众们；神父在遗体前作罢祷告，便一面绕着遗体行走，一面摇晃着他的银香炉，使得周围的空气里都有蓝色的烟氤缭绕。然后，神父把圣水洒在遗体上，并以十字架为前导，向教堂大门走去。

接着，教堂里发出一片混乱的呼天抢地、嚎咷大哭、呜咽啜泣的喧声，这时候，几个最有地位的庄稼汉，扛着棺材，把它抬到门外的车子上。装棺材的大篓子里塞满了麦秸。雅姑斯叮卡用一块干净的麻布包好一只大面包，偷偷地把它丢在棺材底下——不然的话，神父们就会看见，就会阻挡这个迷信的举动。

凄凉的丧钟响了，黑旗举起来了，火光闪烁摇晃。斯泰和举起了十字架，两个神父吟诵道：

愿上帝怜悯我……

可怕的曲调，死的赞歌——无穷的悲哀的挽歌——开始呜呜咽咽地唱起来了，他们向墓地走去。

仪仗的前头是绣着骷髅和大腿骨的黑旗，飘飘荡荡，象一头恐怖的鸟，后头是银色的十字架，长长的一列手持圣烛的人们，最后是穿着黑色斗篷式长袍的神父们。

然后出现的是抬得高高的、一目了然的棺材，大声痛哭的居丧的人们，而全村的人们走在最后，悲哀凄凉，一言不发。甚至连病人和瘸子也都来送丧了。

空中灰色的云低垂，几乎要压在白杨树顶上了，云纹丝不动，仿佛专心听着人们唱赞歌。轻风吹拂过来的时候，树木对着棺材洒下了泪水，而田里的麦子弯倒了腰，好象是对那永远离开它们的主人鞠躬致敬。

挽歌同呻吟的钟声一起在空中荡漾，把死一般的寂静渗透到听众的心里；当居丧的人痛哭流涕的时候，旗帜悠悠飘扬，车轮轧轧作响——而云雀在遥远的田野里高唱。

赞美歌① 再一次地响起来了，对那些在场的人们，在感情上产生了魔术般的效果。

他们的心仿佛已经奄奄一息；他们的眼睛茫然若失地从大地之上瞧到灰色的天空，请求天主怜悯。随着情绪的紧张，他们的脸色愈来愈苍白；他们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不止一个人从他土色的嘴唇里吐出低声的祷告，并伴之以沉重的叹息、捶胸以及由衷的悔罪。而在大家的心头，都压着一种损失无可挽回的沉重之感，一种苦恼无穷之感，这就带来了深切的哀思，因而他们都情不自禁、放声大哭了。

---

① 拉丁语译本第五十一篇《赞美歌》，其第一句即："愿上帝怜悯我……"

他们沉思默想着人的不可避免的命运；人的种种努力都毫无结果；人的生活、欢乐、财产、希望全然是空虚——统统不过是烟云、尘灰、幻想和虚无罢了！——人出于愚蠢，把自己看得比任何人都高明——其实他不过是一丝微风，谁也不知道它从哪儿吹来，为什么要吹，又吹向哪儿；人，哪怕是全世界的皇帝，享受到一切可以想象得出的幸福，也难免一死：如此说来，人的灵魂又干么要拖上一个麻木不仁的肉体呢？人活着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人们列队行走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这些。他们以不可言说的苦恼的眼色，瞧着周围苍翠的田野，他们的脸绷得紧紧的，他们的灵魂在身体里颤抖。

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十分明白：他们的安身之所，唯一的安身之所，就在天主无限的善意和仁慈之中。

愿我主大发慈悲！……

神秘的拉丁文，好比一块块冻硬的泥土，落在他们的心上；当他们一路往前走时，他们本能地低头谛听这吟诵之声，正如人们必须对铁石心肠的死亡之镰低头一样。如今，对于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产生了完全听天由命的情绪——他们置之度外，漫不经意，就象他们所看见的、在附近田里露出来的灰色顽石一样，就象休耕地和开花的牧场一样，就象随时可能遭到雷击火焚、却勇敢地昂首仰望天国、默诵着欢乐的生命之歌的高大树木一样。

他们就这样地穿过全村，每个人都出神地思索着生死大事，感到仿佛是独自一人在无垠的沙漠里似的，并且以他心灵的眼

睛，幻见了他的祖祖辈辈给抬到墓地去的情景。如今穿过白杨树粗大的树干，望得见墓地了。

如今，在凄凉的钟声里，看到墓地的全景了。墓地隆起在麦田中间，一丛丛的树木，一个个的十字架和一个个的坟墓——在他们的面前敞开着世世代代都要渐渐掉下去的、可怕而贪婪的深渊。他们透过雨丝朦胧的空气凝望，自以为能看见家家户户在把棺材抬出来，出丧的行列在条条大路上蠕蠕移动，人人都在为失去亲爱的人哭泣呜咽，全世界充满哭声，淹没在辛酸的泪水里。

他们已经转了弯，折至教堂墓地的小巷里时，大地主也跟着他们来了，他下了马车，徒步伴送棺材——这倒有点儿难办，因为小巷很狭窄，两旁围着麦田的地方密密地种上了白桦树。

神父唱完赞美诗时，由雅格娜搀扶着的多米尼柯娃（她弯着腰走路，眼睛差不多瞎了），尽她力所能及，唱起诗篇来了："天主居住在……"他们都怀着热烈的虔诚之情同声唱和，表明自己对天主无限信任，并借以安慰自己的沮丧情绪。

他们就这样走进了墓园。

庄稼汉里的头挑人物扛着棺材，大地主在他们沿着黄色小径走过时亲手帮助抬了一下；他们走过草地、十字架、坟墓，来到小礼拜堂后、刚才在榛树和接骨木丛之间挖出来的墓穴跟前。

看到墓穴，哭声又迸发出来了，更加响了。墓穴周围都是旗帜和圣烛，人们围拢来，寒心地凝望着空虚的沙坑。

神父登上了挖出来的沙所垒成的沙堆，转了个身，提高嗓门儿对人们说道：

"基督徒和列普卡村的村民们！"

所有的声音立刻都静下来了，只听得遥远的钟声和犹兹卡

的呜咽声。犹兹卡伸出两臂扑在她父亲的棺材上，抱住棺材不放。

神父吸鼻烟，擦掉眼睛里的泪水，这样说道：

“兄弟们，今天你们在埋葬的是谁？我问你们，是谁？

“你们会回答我，葬的是玛蒂亚斯·波利那。

“而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现在所埋葬的，也是你们的最体面的庄稼汉，一个诚实的人，教会的真正的儿子。

“我认识他多年了，我可以证明，他一生嘉言懿行，为人表率，虔信宗教，经常忏悔，定期领圣体，热心帮助穷人。

“哎，他热心帮助穷人，”神父加重语气重复道，然后停下来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神父一停，哭声就更加响亮地迸发出来了。神父用悲伤的音调重新说下去：

“可怜的玛蒂亚斯！他再也不和我们在一起了！

“他去世了！——被死神攫走了，这狼为它自己在羊群中挑选了最好的公羊——在大天白日，毫无阻挡地把他攫走了。

“仿佛闪电击中高大的树木，把它一劈为二，残酷的死神之手就这样地把他打倒了。

“不过，正如《圣经》所说，他还没有死。

“因为，你们瞧，他这个来自尘世的游魂，站在天堂的大门口，敲着门，可怜地叫喊着，请求让他进门，圣彼得终于问他道：

“‘哦，你是谁？你想要什么？’

“‘我是列普卡的波利那；我求天主怜悯……’

“‘怎么！你的兄弟竟折磨得你再也活不下去了？’

“‘我统统都要禀告你的，圣彼得，’玛蒂亚斯说，‘不过请你先开一点儿门，好让我在天主仁慈的温暖里稍稍暖一下身体，因

为我在尘世逗留之后，浑身都冰冷了。'

"所以圣彼得把门稍为打开了一点儿，但还不让波利那进去。他说：

"'现在你把真相说给我听吧，因为说谎的人谁也不能在这儿骗人。——好人，你大胆地说吧，说说你为什么离开了尘世。'

"玛蒂亚斯这就跪了下来，因为他听到天使唱歌，小小的铃声朗朗，就象举行举扬圣体弥撒时一样。他垂泪答道：

"'我要道出真相，甚至就象忏悔一样。瞧哪，我再也不能在尘世待下去了。人与人相处就好象狼一样，吵架成风，大闹纠纷，犯违逆天主的重罪。

"'圣彼得啊，他们不是人，不是具有人性的人，简直可以说是疯狗……你瞧，他们作恶多端，我无法把他们所作的恶统统讲出来……

"'服从，丢掉了；诚实，丢掉了；种种仁德也都丢得干干净净了！弟弟起来反对他的哥哥，孩子起来反对他的父亲，妻子起来反对她的丈夫，仆人起来反对他的主人。他们既不尊重耆老，又不尊重高位显职，甚至对神父的圣职也不加尊重——他们再也不尊重任何事物了。

"'恶魔控制着每一个人的心；在恶魔的统治下，淫乱，酗酒，仇恨，日益滋长。

"'恶棍受恶棍驱使，那驱策小恶棍的恶棍，又受大恶棍的鞭策，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伙！

"'到处是诡计、欺诈、残酷的压迫和大胆的偷盗！你手里的东西才放下，别人就立刻把它抢走！

"'他们放出他们的牲口，在你最好的牧场上吃草，把牧草践踏糟蹋得不成样子。

“‘即使你只有一片土地，他们也会抢去，当作自己的田地耕耘！

“‘只要让一只家禽跑出你的园子，他们就立刻把它抓走了！

“‘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喝伏特卡，做不干净的丑事，把礼拜天主抛在脑后。他们是异教徒，谋杀基督徒的人，而他们的帮凶犹太人，若论诚实可靠和敬畏天主，倒胜过他们几十倍呢。’

“这时圣彼得打断了波利那的话，问道：‘啊，你们列普卡教区竟是这样的吗？’

“‘也许别处也好不了，但哪儿也不比列普卡村更糟。’

“于是圣彼得拍了一下巴掌，眼睛里闪出炯炯的光彩。他把拳头伸向下界，开言道：

“‘列普卡村的人们啊，你们竟是这个样子的吗？竟是这样可恶的无耻之徒，比德国佬还要糟糕的异教徒吗？你们拥有良田，土地肥沃，还有牧场和草地，一部分森林，你们竟这样自卑自贱吗？咳，你们成了无赖了，面包吃多了，人倒养肥了！——我一定要把你们的恶德败行告诉天主，从此天主就要严厉处置你们了！’

“玛蒂亚斯本是个好人，他竭力为他村子里的人们求情；但圣彼得发怒了，他顿着足，大声喊道：

“‘不要为他们说好话，一句好话也不要说：他们是恶棍，他们统统是恶棍！我告诉你一件事：叫这些犹大的子孙在三个礼拜之内改悔，修苦行，不然的话，我就要用饥饿、火灾和疾病严惩他们，叫这些流氓知道我的厉害，牢记不忘！’”

神父用同样的毫不留情的方式继续讲道，以天主的震怒威胁着人们，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全体会众发出悔悟的呜咽，以捶胸表示懊丧不迭。

过了一会儿，神父又讲到了去世的波利那，指出波利那是为了大家的缘故而丧生的；他在讲道结束时呼吁大家和睦相处，不要犯罪作恶，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回要挨到谁听候天主的严厉审判。

有人看到连大地主也擦了一下泪水。

下葬的仪式一结束，神父便跟大地主一起走了。砰的一声，棺材沉重地下放到墓穴里，沙土开始忽喇喇地倾泻在棺材上；这时候，爆发出了一阵暴风雨般的哭喊声，一阵震耳欲聋的嚎咷声，即使是铁石心肠，也要为之酸鼻的。

犹兹卡放声大哭；玛格达、汉卡、所有的近亲和远亲，甚至还有许多毫无亲戚关系的人，也都大哭了。雅格娜尖声痛哭，其声音之高，不亚于哭得最响的人；她觉得有什么东西揪住了她的心，撕裂着她的人，弄得她如疯如狂，不能自已。

"啊！啊！现在她哇哇地哭了：可她平时老是拿丈夫恶作剧呀！"有人偷偷地议论道，普洛希柯娃擦擦眼泪，说道：

"她很想讨她们的欢心，免得被赶出家门。"

"难道她以为她们都是大傻瓜，她这样一哭，就能使她们受骗上当了吗？"风琴师的老婆直捷爽快地评论道。

雅格娜完全没有留意旁人的说三道四。她伸开四肢躺在一个沙堆上，疯狂地嚎咷大哭，心里感到仿佛那些隆隆地倾泻而下的沉重泥块，如今正倒在她的身上，而那么悲痛地鸣响的丧钟是为她而敲的，人们那么悲伤地哭泣也是为她而发的。

村民们这时开始走散了：有的人临行时停步跪下，为某些死去的亲人祷告；有的人在坟墓之间徘徊，满脑子是凄凉的哀思；有的人在这里那里逗留未去，因为他们看到汉卡和铁匠正在按规矩邀请送葬者去吃丧事筵席。

坟墓上的泥土打结实了，黑色的十字架也插在坟上了，大家便三五成群地跟着居丧的人回到家里去，他们低声谈话，安慰她们，有时还掉眼泪。

屋子里已准备就绪，靠壁摆着一列桌子和高背长椅；客人们一坐下来，面包和伏特卡便端到他们面前。

客人们开头喝得很有礼貌，稍为撕点儿面包吃。风琴师念了一段合适相宜的祷告，大家为死者吟唱连祷，只是在铁匠巡回倒酒、雅姑斯叮卡给大家添面包时，才停顿一下。

妇女们同汉卡一起聚集在另一个房间里，喝茶，吃甜点心；由风琴师的妻子带头，她们唱着悲哀的伤心的曲调，弄得果树园里的母鸡也咯咯咯地叫起来了。客人们就这样且吃且喝，肃然起敬地追忆去世的波利那，为之垂泪哭泣，为他的灵魂唱虔诚的赞美歌——适合于这样的场合、这样的人物的赞美歌。

汉卡毫不吝惜食物和伏特卡，她慷慨地劝大家大吃大喝。正午时分，许多人都想走了，却端上来了一盆牛奶煮风肉，接着又端上来了卷心菜豌豆烤肉。

"别的人家，"波莱斯劳斯的老婆悄悄说道："哪怕是结婚的酒席，也没有这样讲究的菜啊。"

"确实如此；不过，他留给她们好大一宗遗产呢！"

"而且必定有一笔现款。"

"铁匠讲过，现款曾经藏在这屋子里——可是失踪了。"

"哎，铁匠还诉苦呢；不过，老头儿把钱藏在哪儿，铁匠肚子里是完全清楚的。"

风琴师这时有点儿酩酊了，他站起身来，手中拿着酒杯，用十分夸张的辞句，引证了不少拉丁语录，来恭维赞颂已故的波利那，人们尽管听不懂他讲的话，还是痛哭流涕一番，就象他们听

到弄不明白的讲道时便痛哭流涕一样。

人声热闹起来了，脸渐渐泛红了，人们用绝妙的方式叮当碰杯了：有人伸出一只手摸索杯子，伸出另一条胳膊抱住邻居的颈子，口中可怜地罗罗唆唆、结结巴巴地说话。有人还竭力保持那种适宜丧葬场合的悲伤语调，然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大家都找上自己喜欢的同伴，万分亲热地说着话儿，再三地干杯祝酒。

只有安姆勃罗司那天跟他平日不一样。他确实喝得不比任何人少，不，说不定还比任何人多，他已经尽他的酒量喝过了；可他这时垂头丧气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擦着眼泪，沉重地叹着气。

有几个客人千方百计要把他弄得心情愉快。

"别拉我了，我没有心思寻欢作乐，"他叨咕道，"我不久就要死了。就要死了！对着我呜呜哭叫的，看来只有狗了，说不定还有个老太婆会为我敲敲破罐子吧，"他说话含糊，呜呜咽咽地哭了。

"是呀，玛蒂亚斯受洗礼时，我在场；他第一次结婚时，我闹得可欢呢。他的父亲，也是我埋葬的。啊，那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天主啊！还有好多人，是我把他们埋到坟里，给他们敲响丧钟的啊！现在是轮到我去世的时候了！"

安姆勃罗司突然站起身来，跑到果树园里去了。维蒂克后来告诉大家：老头儿在茅屋背后坐了下来，哭了好久好久。

不过，安姆勃罗司可不是大家十分关切的人。而且正当黄昏临近时，神父由大地主陪伴着，出乎意外地走进门来了。

神父安慰遗族，拍拍孩子们的脑袋，喝了点犹兹卡给他沏的茶；大地主在同各色人等寒暄几句之后，接过铁匠递给他的酒杯，祝大家身体健康，并且对汉卡说道：

"若论谁有理由为玛蒂亚斯的去世而悲痛，那当然要数我了。如果他现在还活着，我就可能同列普卡村取得协议了。"他扫了周围一眼，提高声音补充道，"而且说不定我甚至会同意你们所有的要求。然而，我去跟谁谈妥条件呢？我同专员①风马牛不相及；你们这些人中间，如今也没有人能代表列普卡村的。"

村民们十分注意地听着，对大地主讲的每一个字，都掂了掂分量。

大地主讲了一些时候，提了几个问题；他要是对墙壁说话，效果也差不多。没有人想到要随意鼓舌或开口说话。

村民们只是点点头，搔搔脑袋，我看你，你看我……最后，大地主看到他无法打破猜疑谨慎的障碍，便跟着神父走了，所有的来客都送他到门口。

村民们的惊异和惶惑，在大地主走了以后，才从嘴里吐露出来。

"啊唷！大地主居然亲自参加农民的葬礼！"

"他讨好我们；看来他是有求于我们，"普洛希卡说。

克莱姆巴为大地主辩护。"为什么他不可以作为朋友来访呢？"

"你年纪活了一大把，可没长智慧。什么时候大地主作为朋友到农民家里来过？你倒说说看：什么时候？"

"他既然很想订立协议，必定还怀着什么鬼胎。"

"不过是他比我们更需要协议罢了。"

"我们有办法把事情拖延下去！"喝醉了的西可拉大声说道。

"你也许有办法拖延；我们大家可不行！"乡长的弟弟格利哥

---

① 指俄罗斯沙皇政府的代表。

里愤愤地嚷道。

人人都亮出他自己的观点，他们开始吵起来了。

“让大地主先放弃木材和森林地，然后我们就可以和他达成协议。”

“我们根本无需这么办。法庭就要判决了，一切都会依法归我们所有的！”

“这狗肏的！让他去要饭吧；他活该如此！”

“因为犹太人把他克住了，你瞧，他就呜呜咽咽地来求我们农民帮忙了！”

“从前大地主只是一个劲儿地吆喝：‘庄稼汉！给我让路，不然就留神我的鞭子！’”

这时有个喝得大醉的人大声喊道：“我跟你们说：永远别相信大地主；大地主和大地主之类的人物，都只会千方百计地坑害我们农民。”

这时铁匠高声说道：“农民们，听我的话吧——听我这识时务的话吧！如果大地主要同我们讲和、订个协议，那就无论如何要订个协议，俗话说得好：‘能弄到手的就拿，别往柳树上找梨子。’”

格利哥里强烈地支持铁匠的意见。

“这可说的是天理！——你们大伙儿都跟我上酒店去吧，让我们去把事情商量妥当。”

他们大家一齐跑出屋子去。由于天色已经晚了，一路伴送他们的，有鹅群的嘎嘎声，从田野归来的牲口的鸣声，还有不少牧童吹笛子的声音。

他们闹盈盈地走着，不止一个人放声大叫，只不过是为了在酒醉饭饱后抒发满足之情，而且，打个譬喻来说，放掉多余的

蒸汽。

与此同时，经过一番收拾，波利那家里一切都是寂静、凄凉和阴森森的。

雅格娜在她自己房间里东奔西跑，象鸟儿在笼子里乱扑翅膀一样；不过，她注意到别人都悲伤得呆若木鸡，便走出去了，一句话也没跟别人说。

这地方这时静得象坟墓一样。晚餐完毕了，晚上的家务做好了，她们大家都迫切地要想睡觉，可是哪一个人也不想离开大房间。她们坐在火炉旁边，端详着将熄未熄的余烬，战战兢兢地谛听着她们听到的每一个声音。房子外面一片沉寂；只有风间歇地嘘嘘吹过，不时地使树木飒飒簌簌，篱笆叽叽嘎嘎，窗玻璃丁丁震响。再不然就是拉帕狺狺而吠，背上的毛因恐怖而倒竖起来。接着，无穷的沉闷的寂静又重新笼罩一切了。

她们坐在那儿，因为愈来愈恐惧而哆哆嗦嗦，她们惊慌之至，不止一个人在自己身上划着十字，作祷告时上下牙齿格格打战。大家都感到确实有什么东西在走来走去：在上面阁楼里蹀躞，弄得椽子叽叽嘎嘎地响；在大门口摸索，又从窗口往里探望，弄得窗闩呱哒呱哒地响；然后又绕着整个儿房子踏着沉重的步伐兜圈子了。

突然，从马棚里传来一声马嘶萧萧。拉帕猛烈地吠叫着往大门上扑过去，犹兹卡涌出惊惶的眼泪，在无法控制的痛苦中大声叫了起来："是爸爸呀！天主啊！真是爸爸呀！"

于是雅姑斯叮卡就接连三次伸出手指，庄严地说道：

"不要哭泣。哭泣只不过使亡灵在尘世待得更久，你一哭，就会妨碍亡灵安心离去。打开大门，让游魂远走高飞，到天主耶稣的国土里去。——但愿他走吧，祝他平安吧！"

她们打开大门，顷刻之间，又是万籁无声，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发红的眼睛恐惧地东张西望，这时拉帕在每一个角落里闻闻嗅嗅，不时发出哀鸣，摇晃尾巴，仿佛是在向某一个人——某一个看不见的人乞怜呢。她们如今越发强烈地感到：死者的灵魂还在她们家里什么地方留连未去。

汉卡终于想起了《黄昏赞美诗》，她用颤抖而嘶哑的声音吟唱道：

今日我等所作所为，
尽皆上呈我主足下！……

其他的人由衷地同声唱和，心中感到大为快慰。

第　二　章

这是夏季里天气理想的一日。

上午大约十点钟光景：太阳站在东方与南方之间的中途，放射出格外炽热的火光。列普卡村教堂钟楼上所有的钟，都全力以赴地响起来了。

最响的是叫做彼得的钟：它放开嗓子发出雷鸣般的声音；就象一个农民，喝得有几分酩酊醉意，在大路上踉踉跄跄东摇西晃地行走，口中大吼大叫，要把心中的洋洋得意，说给全世界听听。

其次是稍为小一点儿的，据安姆勃罗司说是正式命名为保罗的钟，它响起了更加活泼、更加高昂的曲调，悠长铿锵，透着狂热的欢乐；就象一个少女，在春日里恋情洋溢，跑到原野上，奔进麦田里，对着风、土地、澄清的天空，对着她自己的欢喜万分的心，回肠荡气地纵情歌唱。

其三是名为悉格那妥尔卡的钟，它倾泻出丁丁之声，宣告弥撒开始了；就象一只小鸟，虽然白费力气，却尽其所能，用它那急急忙忙、咕咕喳喳的歌声来和其余两只竞争。

这三只钟一起鸣响，形成了一个宏大的管弦乐队——一支吼叫的巴松管，一只啭鸣的小提琴，一个叮叮当当的铙钹——发出尖厉而又颤动的乐声。这音乐十分庄严而又十分悦耳。

这天是当地的节日——圣彼得和圣保罗节——钟声那么欢乐地召唤人们，就是为了这个节日。

在教堂前面的广大空地上，在明亮耀眼的阳光和火烧般的炎热里，买卖人从清晨起就在搭起天篷摆摊子，在天篷下面放着桌子和柜台。

快乐的钟声刚传遍乡村，便有各式各样的车子，从极目可见的远方，扬起尘灰如云，滚滚而来，还有一大群一大群的人们步行而来。所有的大路、小巷和田塍上，红的是妇女的衣衫，白的是男子的带兜儿外套。

从这些钟的黄铜嗓子里仍旧吐出铿锵的音乐，把它们的赞美歌和响亮的祈祷，向太阳飘送过去。

"主啊！——主啊！——主啊，请怜悯我们！"

"圣母啊！——圣母啊！——最神圣的圣母玛利亚啊！"

"天主啊！——我向你呼唤——我呼唤——我大声呼唤！"

所有的房子都用青枝绿叶装饰点缀着；在这十分庄严的著名节日里，在列普卡全村的面貌上，有一番使人心花怒放、欢天喜地的气象。

不久，条条道路上都塞满了行人、马儿和车子；车子上的旅客惊讶地凝望着四周的景色：为了这一盛大的节日，大自然把村庄打扮得美丽极了。

整个景色都让位给洪水泛滥一般的野花了。每一条小径的旁边，都丛生着茂盛得惊人的、金色紫色以及柔和的白色的花朵。隐藏在麦田里的飞燕草和牵牛花探出了它们的芬芳的脑袋；每一块田里触目皆是风信子和矢车菊；曾经积过水的坑坑洼洼，如今长满了毋忘我草，使得那洼地看上去象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一小片蓝天。还有一眼看不到边的一簇簇的野豌豆，不可胜数的金凤花和蒲公英，野蓟和苜蓿的紫花，混杂在一起的雏菊和甘菊——以及无数的其他野花，只有天主知道它们的名字，因为

它们只是为天主而开花的。从田野里飘来了一股馥郁的香气，仿佛神父在教堂里对圣体焚的香一样芬芳扑鼻。

新到的人们以极大的愉快闻着这种种芳香之气，但还是不惜加鞭策马，匆匆忙忙地飞跑而去，因为天气热得不堪，简直是势不可当。

没有多久，整个列普卡村都挤满了，甚至挤到了森林的边缘。

不论什么地方，只要稍为有点儿庇荫之处，就有马车停下来，给马卸下挽具；至于教堂面前的空地，几乎挤得水泄不通了。

池塘边上，妇女们成行成列，她们从尘土飞扬的大路上走过来，把脚洗干净，穿上鞋子，打扮一番，好上教堂去。年长的农民们互相寒暄致意；年轻的一代——少男少女们——或者大伙儿眼红地在货摊面前走过，或者密密层层地围观一个奏筒风琴的人，筒风琴上坐着一只从海外带来的奇怪小兽，浑身上下穿的是红衣服。小兽的脸长得跟德国老头儿的脸一模一样，它东跳西蹦，做出种种滑稽动作，逗得少男少女们都捧腹大笑。

音乐奏得明快欢乐，他们不由自主地在原地跳起舞来。不过，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曲调在唱和着，那便是巡礼乞丐为求乞而唱的颂歌。从教堂大门口直到墓地的停柩门口，巡礼乞丐排成了两列；停柩门口坐着一个老是有一条狗给他带路的、胖胖的巡礼乞丐。唱得最热心的正是他；他用最慢的拖音，拖拖拉拉地把一个个的字唱出来。

听到举行大弥撒的钟声，整个儿人群都向教堂涌去，仿佛山洪猛涨似的；转眼之间，教堂里就挤满了——简直挤得可怕，人们感到自己的肋骨仿佛劈里啪啦地折裂了。确实有过一阵猛烈的拥挤，甚至还吵了几句，来做礼拜的人们，大部分不得不留在

教堂外面的墙旁树下。

有几个神父是从较近的教区来的。树下搭有忏悔室，神父立刻在室里就了位，开始听村民忏悔。

天气闷热得极为可怕，风已经息了，但人群耐心地聚集在忏悔室的四周或是教堂墓地里，想找个躲避酷热的地方而不可得。

汉卡和犹兹卡一起到来的时候，弥撒正好才开始。但，哪怕要走到教堂门口也办不到了；所以她们便站在离墓地墙垣不远的、毫无遮掩的烈日之下。

风琴的轰鸣声宣告着大弥撒正在进行。大家都虔诚地跪下，要不就坐在草地上祈祷。这时正是中午，纹丝不动的空气里的暑热是惊人的。笼罩在人们头顶上的天空，象是白热化的炉灶里的瓦片，光芒咄咄逼人，照耀得人的眼睛都快掉出来了；脚底下的大地，周围的墙垣，也都闪耀着酷热；而可怜的人们一动也不动地跪着，几乎气也透不过来——仿佛是在太阳的残酷的光焰里烘烤似的。

从教堂里传出来风琴的乐声，中间夹杂着人们喃喃的祈祷声；有时远远地从圣坛那儿腾起了人语声；有时小铃铛响了，有时风琴师高昂而又嘶哑地唱了。接着，有一段不短的间歇，熔炉般的教堂里一片相对的寂静，这时芳香的烟氤从教堂大门里飘出来，织成淡蓝色的馥郁的花彩，在下跪的人们的脑袋周围袅袅缭绕。

但，在白昼耀眼滚烫的阳光里，教堂前的空地和墓地里散布着许多华丽夺目的衣衫，自有一种大百花园的气象。这些就是崇拜天主的善男信女，在这神圣的时刻，他们低首俯伏在天主的面前；而天主则藏在燃烧着的太阳的层层面纱之后，隐在笼罩着大家的神圣的寂静之中！

甚至巡礼乞丐也停止了他们的缠扰不休的求乞，只是偶尔有个乞丐从昏睡中醒来，说声"福哉玛利亚"，用较响的声音乞求布施。

天热得几乎象一场大火一样，田野和果园仿佛都快要化成白色的火焰了。

寂静也更甚地逼得人昏昏欲睡；有人打盹，有人跪在那里就睡熟了；有人退席，无疑是去用冷水清醒一下头脑的，因为听得见井边桔槔叽叽嘎嘎的声音。

洪钟配合教堂里全体会众的合唱而镗镗震响的时候，他们才完全醒过来了；那时，旗帜飘扬着出了教堂，跟在后面的是神父，他仅仅由教区里的大地主搀扶着，在绛色华盖下高举着圣体龛，走入仪仗行列。全体教区居民都在神父背后跟了上来。这是条波动着的满潮的人流，人们以庄严强烈的宗教热情唱着上达天堂的圣歌，同歌声相应和，人流绕着教堂的墙垣缓缓流动。墙垣白得发亮，在太阳下璀璨生光。人流之上飘浮着绛色的华盖，被香炉里升起的烟氤完全遮住了，只是偶尔这些烟云里有条裂缝，才可以看到一眼华盖下的圣体龛，金光灿烂，好比太阳。旗帜象大鸟一样在拥挤的人群的头上扑动着翅膀；雾一样的轻纱裹着圣骨龛，人们抬着它蹒跚前进。风琴雷鸣，欢乐的钟轰隆隆地响；全体村民一起从心底里唱出歌来，他们心迷神醉，灵魂悠悠荡荡地飞远了，向天国，向天主，向正义的太阳飞去了。

* * *

礼拜终于结束了。大地主们从教堂里出来，想找个有点儿树荫的地方，可是找不到，后来安姆勃罗司在一棵树下给他们腾了点地方，弄来了几把椅子，使他们方便不少。

伏拉的大地主也来了，不过他并不同其他地主们一起坐下，

却一刻也不停地到处走动。他看到列普卡村民中的熟面孔，就走过去打招呼，象个朋友似的。碰巧见到汉卡，他就从人群中挤到她身边去。

“你丈夫还没有回来吗？”

“咳！还没回来。”

“你当然要去接他的吧？”

“办好公公的丧事之后，我立刻就去了，可是人家通知我：要过一个礼拜才释放，那就是这礼拜六才释放呢。”

“那么保释金——保释金又怎么讲定的呢？你把钱都付出去了吗？”

“罗赫在料理这件事，”她谨慎地有所保留地答道。

“如果你付不了这笔钱，我愿意替安蒂克作保。”

“谢谢，十分感谢，”她深深鞠躬致意道，“大概罗赫能一手把种种事情料理停当的，如果不行，他也会给逼得另想别法的。”

“你可记住了，如有需要，我愿意替他担保的。”

大地主向前走去，看见雅格娜挨着墙坐在她的母亲身边，正专心诚意地作着祷告；大地主想不出和她谈话的话题或是托辞，只是对她微微一笑，就回到他那些大地主同伴身边去了。

雅格娜的眼睛盯着大地主家里的人，她对年轻的地主太太们很感觉兴趣，对她们的那种衣着打扮，她不禁叹为观止，而她们面孔之白净和腰身之纤细，也使她惊奇不已。主啊，她们呼出的芬芳的气息，香得同香炉里喷出来的缭绕香烟一样！

还有她们轻轻摇动、使双颊凉快的那件东西哩！呀，倒是很象火鸡的尾巴！还有那些地主少爷们，走过来同她们眉目传情！她们那么高声大笑，周围的人都大吃一惊啊！

这时候，从列普卡村的尽头，也许是从靠近磨坊的桥边，传

过来一阵突然的马蹄得得、马车辚辚的声音，扬起的一股白漾漾的尘埃越过了树冠。

“望弥撒的话，可来得太晚了！”彼特低声对汉卡说道。

“正好赶上吹熄蜡烛！”有个人大笑着说道。

其他的人视线越过墙垣，张望着池塘边上的大路。

过了不多一会儿，在一阵暴风雨般的汪汪犬吠声中，一长列白篷运货车便出现在眼前了。

有人喊道：“德国佬！从波德尔赛来的德国佬！”

确实是德国佬。大致有十五辆左右由壮健的马儿拉动着的运货大马车。妇女和孩子们坐在马车里，还可以看得见用篷布遮盖着的整套家具什物。许多魁梧的红头发的德国佬，在这些马车旁一边大踏步赶路，一边抽着烟斗。几只大狗在他们的身旁奔跑，时常对着列普卡村的那些猛烈冲击它们的狗，露出牙齿，狂吠反击。

村民们走拢来看德国佬，有几个人甚至跑出墓地，凑近去细看。

德国佬好不容易通过这车马杂乱的地方，慢慢地驱车前行；但，当他们经过教堂的时候，竟没有一个人脱下帽子致敬。他们瞪眼睛、吹胡子——无疑是怀恨在心。他们还用杀气腾腾的眼神瞅人。

“哈哈！长裤汉！……臭死尸！”

“马生的孬种！”

“猪拉的屎！”

这一类的臭骂象下雹子似的嚷开了。

“怎么样？”马秀对他们喊道，“德国佬，究竟是谁胜利了啊？”

“究竟是谁不得不滚蛋了，是你们还是我们？”

“我们的拳头太硬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来吧，歇一会儿吧；今天是我们地方上的节日——我们要同你们一起在酒店里寻欢作乐。”

德国佬不答理，只是挥动鞭子，策马前进。

“别跑得太快了，不然你们的裤子会掉下来的！”

这时有个孩子向德国佬丢了块石子，随即有几个人跟着捡起砖头要扔过去，不过，有人及时把他们劝阻了。

“让他们去吧，小伙子们，让这些瘟神离开我们这个地方吧。”

“你们这些不敬神的狗杂种，叫你们突然暴死！”

一个列普卡村的妇女伸出拳头，在德国佬后面大叫：

“但愿你们都象疯狗一样的死掉！”

德国佬就这样地走过去了，在白杨大道上消失了，这时，马车的辚辚声随同马车所扬起的冲天尘埃一齐消失了。

列普卡村的居民欢天喜地，无心再做祷告了，却过来聚集在大地主的周围，人数愈来愈多。这使大地主大为高兴，他愉快地和他们谈天，请他们吸鼻烟。

“啊！”大地主终于说道；“你们把他们熏出去了，嘿，这帮家伙溜了！”

格利哥里用假装惋惜的口吻答道：“我们的老羊皮的气味，他们的鼻子受不了。而且他们和我们做近邻，他们也太娇嫩了：如果我们和他们任何人打上一架，呀，那他就立刻被打倒了。”

大地主好奇地问道：“怎么，你们已经在什么时候一起打过架了？”

“啊，不……那还算不上打架……我们的马秀先打招呼：‘赞美耶稣基督，’德国佬没有还礼，因此，马秀只不过把德国佬

轻轻拍了一下。一瞧，那家伙竟立刻浑身是血，差点儿要见魔鬼去了。"

"他们是个手脚娇嫩的民族，"马秀温和地解释道，"用眼睛看外貌，他们强壮得象棵栎树；可是伸出拳头打过去，就感觉好象打在一床羽毛被褥上了！"

"而且，住在波德尔赛，他们时运也不济。据说，他们的牛都死了。"

"确实如此，如今他们连一头牛也没带走啊！"

"柯勃司可能知道一些情况……"有人刚开口说话，就被克莱姆巴敏锐地打断了：

"大家都知道，他们的牛都是瘟死的。"

人们前仰后合，暗暗好笑，但还是克制住了，这时铁匠挤上前来，说道："如果德国佬走了，我们都是托大地主阁下的福。"

"因为我宁可把我的田地卖给我本乡本土的人，条件如何，毫不计较，"大地主使出浑身解数表白道，而且继续丑表功，说是他的祖父和曾祖父也总是同农民站在一边的。

西可拉听到这话便冷笑，低声说道："是呀，这倒是事实，大地主的父亲用马鞭子抽打我的背脊，叫我牢记他的恩典！如今我背上还有伤疤呢！"

不过，大地主显然没有听到西可拉的话，他继续讲着为了撵走德国佬他曾经怎样出过力、伤过脑筋。农民们听他讲话时客客气气地点头称是；但对于大地主的那份慈悲心肠，农民们却都保留自己的看法。

"我们的恩人嘴里的奶油，必定是不会溶化的，"西可拉冷笑道，克莱姆巴叫他闭嘴别说。

当他们这样互相恭维的时候，一个穿法衣的神父，手里端着

一个盘子，挤到人群中来了。

“呀，那不是风琴师的儿子扬尼克吗？”

是扬尼克，不过他现在穿着神父的法衣，正在募化。他向每个人道好，募化也很顺利；因为大家都认识他，不纳点儿贡就让他走过去是不可能的。人人都解开各自的钱包，时常有一枚银的兹罗提叮叮咄咄地落在盘子里的铜币中间。大地主抛出了一个卢布，伏拉的少妇们投入了不少小银币。扬尼克大汗淋漓，脸红得象火一样，可是他兴高采烈，容光焕发，毫不疲倦地穿过墓地进行募化，他不放过一个人，对每个人都说句好话。他遇到汉卡，亲切地向她鞠躬致意，所以她贡献了二十个戈比。但，当他面对面地遇到雅格娜，在她面前把盘子里的钱摇得叮咄响的时候，她抬起眼睛——却惊讶得话也说不出来了。他被她的失魂落魄弄得吓了一跳，一句话也不说，立刻朝前跑过去了。

她甚至忘了拿钱丢在盘子里，因为她盯着这青年人看得正出神。——简直就是两旁圣坛上画着的圣徒的肖像啊，她想，那末年青，那末修长，看上去那末美丽！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向她投来了多大的魔力啊！……她擦擦眼睛，一再地划十字，还是摆脱不掉这一魔力。

雅格娜的周围一片嘁嘁嚓嚓的低语声。

“不过是个风琴师的儿子罢了，可他穿得好神气呀！”

“他的母亲一提到他，就象火鸡一样自鸣得意。”

“从复活节起，他一直在学校里学习当神父呢。”

“神父今天叫他来募化的。”

“那个贪婪的老守财奴，至少对他的儿子是够慷慨的了。”

“当然啦，当上神父的光荣，岂不也给老头子增光吗？”

“是呀，老头子将来也可以获利不少啊。”

但，雅格娜正用入了迷的眼睛瞅住扬尼克，人家说的话，她一句也没听到。

礼拜完全结束了，会众正在散出去；当汉卡向大门走过去时，巴尔绥柯娃带着重要消息来找她了。

“你可知道，多米尼柯娃的儿子西蒙同小姑娘娜斯特卡之间的结婚预告，刚才公布了！”

“噢，那么多米尼柯娃会有什么意见呢？”

“当然又要有一场大吵大闹。”

“她根本没办法阻挡：西蒙是对的，而且也到了结婚的年龄了。”

“家里要吵得象个十足的地狱了，”雅姑斯叮卡评论道。

汉卡叹息道：“实际上，吵架和违逆上帝的罪难道还少吗？”

普洛希柯娃便问她：“你可听到关于乡长的新闻吗？”这就把她的大肚子和发胖的脸讨厌地靠近来了。

“我为殡葬的事忙得晕头转向，近来又有许多事要料理，因此，村子里发生什么事情，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嗯，政府机关里的头头告诉我丈夫说：村子里的账目上，短缺了一大笔钱。如今乡长正东奔西跑哀求别人借钱给他；因为随时都会来调查的。”

“公公过去常说，一定会弄出这样的结局来的。”

“哎呀，他可神气、骄傲呢，还装出个大人物的模样来；这一回他可得为他的大模大样吃苦遭殃了。”

“可以没收他的土地吗？”

“当然可以没收；如果不够退赃的话，他还得进监狱，”雅姑斯叮卡说道；“这流氓花天酒地的享受过了，该叫他受那罪有应得的惩罚！”

“我搞不明白，为什么他近来一直不在我家露脸，连公公的葬礼也不参加。”

“啊，他关心的不是波利那，而是波利那的寡妇！”

可是，雅格娜正搀着她母亲的手经过，她们就不吭声了。不过，虽然老婆子多米尼柯娃弯着腰走路、眼睛还裹着绷带，雅姑斯叮卡仍旧忍不住要讥刺她一下。

“西蒙什么时候结婚呀？我们今天在教堂里听到宣布结婚预告，觉得真是出乎意料啊！其实，如今小伙子不肯做姑娘们做的家务活儿了，很难禁止他当个男子汉大丈夫了。何况，”她嘲笑地补充道，“如今娜斯特卡也愿意替他做家务活儿啊。”

多米尼柯娃突然挺直身子，气呼呼地对雅格娜说道：

“带——带我走开吧，不然毒蛇又要咬我了。”

她呜咽着走开了，普洛希卡吃吃地笑了出来。

“她尽管眼睛瞎了，你是什么人，她心里可十分明白！”

“她也不见得完全瞎了眼了，至少她能留神揪掉西蒙的头发呢。”

“啊，愿天主开恩，别让她再伤害别人了！”

谈话没有再继续下去。走近大门时，人群大为拥挤，汉卡就同其他的人挤散了；听不到她们很欣赏的那种背后残酷地挖苦人的话，她倒并不感到多少遗憾。她给每个巡礼乞丐一个戈比；给那带狗的盲丐五个戈比，并且对他说道：“巡礼的人啊，到我们家里来吃饭吧！——到波利那家来吧！”

巡礼乞丐抬起头来，翻动着他那啥也看不见的眼睛。“我想你就是安蒂克的妻子吧。——愿天主赐福给你！——我一定来……马上就来。”

出了大门，人群就不那末密集了；但外边儿也坐着巡礼乞

丐，人数更多，排成并列的两行，发出各种不同的哀求声。行列尽头是一个年轻人，眼睛上方戴了个绿色眼罩，他一面以提琴伴奏，一面唱着关于“古代国王”的民歌。他身边围了一大群人，时常有人把钱币投到他的帽子里。他的演唱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

汉卡站在靠近墓地的地方，寻找着犹兹卡，却出乎意外地看到了她的父亲。

他也置身于巡礼乞丐之间，伸出双手请求布施，用巡礼乞丐的异乎寻常的哀鸣乞求着。

开头，她以为是自己的眼睛看错了，她擦擦眼睛，再瞧瞧。没有错。正是——正是——她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个巡礼乞丐！天主啊！”她感到羞耻，脸涨得火红，她用头巾盖住额头，从她父亲坐在那儿的马车背后绕到他身边去。

“怎么，啊，怎么你在这里啊？”她哭哭啼啼地说道，身体缩在他背后，以免被人看见。

“汉卡！……是呀……是我呀。”

“跟我来吧！——到家里来吧！——马上就来！——天主耶稣啊，竟这样给我们大家丢脸！来吧。”

“我不愿意来……我早就想做巡礼乞丐了。……如果好心肠的人愿意周济我，我干吗要拖累你们呢？……我决心同其他的巡礼乞丐一起上路……去见识世界……参拜圣殿……听听新鲜事情。——嗳，我还会给你把钱带回家来。你瞧，这一个兹罗提是给你的：拿它给小彼特买个玩具吧。——给！”

汉卡坚决地一把抓住了父亲的领子，几乎用足全力把他从杂乱的马车之间拖了出来。

“听我说，立刻跟我回家！——啊，难道你不识羞耻吗？”

“你放手，不然我要跟你生气了！”

“把那个叫化袋扔掉！快！不然就给别人看见了！”

“你好生听着，我喜欢干啥就干啥。常言道：‘谁是饥饿的兄弟，叫化袋就是他的衣食父母。’为什么我该觉得羞耻呢？”他说完这话，身子使劲一扭，挣脱了她的手，在马匹和车子中间窜了出去，没了影儿了。

教堂周围都是拥挤的人群，当然休想去追寻他了。

虽然浑身都湿透了汗水，喉头差点儿被尘埃塞住，暑热又接近火熏火烤，人们在这沸腾的大锅里却依旧尽情欢乐，玩个心满意足。

筒风琴快乐地鸣响，巡礼乞丐大声嚷嚷，小孩子们吹着新买的陶鸟哨子；马儿互相咬啮着、嘶叫着，因为那天异乎寻常地受到苍蝇的困扰；男人们同他们的朋友聊天，或是结伴去瞧瞧货摊；包围货摊的人，姑娘们特别多，她们聚集在货摊跟前，好比蜜蜂聚集在蜂房周围。

货摊上出售的，大致就是一年一度的集市上出卖的那些东西：圣像、食物、家常美点、服装、缎带、念珠等等；每一个货摊前都汇集了一群人，他们从教堂里出来就在货摊前止步了。

逛过货摊，有的上酒店，有的直接回家去。还有些人，疲倦不堪，便在马车底下或是果园和场院附近，躺了下来，吃点东西，休息休息。

处身于这样猛烈的暑热之中，他们几乎连气也透不过来，没有什么人想聊聊天儿，甚至连动也不想动；许多人感觉昏昏沉沉，几乎要昏厥过去。正是在这个时候，村民们都坐下来吃午饭了，因而这个地方终于也逐渐沉静下来。

神父在家里为邻村的神父和大地主们大摆筵席。透过打开

的窗子，可以看到客人们的脑袋；从窗户里传出了谈话声和碰杯声，同时也飘出了使过路人流口水的鲜美的香味。

安姆勃罗司穿上他最好的衣服，戴上他所有的军队里的勋章之类的东西，正继续不断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可以听到他再三地在门廊里吆喝："你们这些小流氓，快滚开，要不我就把你们打个半死！"

可是他的威吓一点也不起作用；顽童们象麻雀，全都爬在篱笆上，胆子最大的甚至爬到窗户下面来了。安姆勃罗司只能吆喝，用神父的棍子吓唬他们。

正在寻找父亲的汉卡，这时正好来到安姆勃罗司跟前，问他是否看见过他。

"别列察吗？——哎，天热得那么可怕，他一定在什么荫凉的地方睡觉了。——啊呀，你们这些小鬼！"他嚷道，顿着足追赶顽童们去了。

汉卡心烦意乱地走回家去。薇隆卡来和她一起吃饭，她就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

但薇隆卡只是耸耸肩膀。

"他参加到巡礼乞丐那一伙里去，又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损失，倒可以替我们减少困难。比他处境好的人，结局也同样做了巡礼乞丐呢！"

"不过，天啊，让我们自己的亲生父亲出去要饭求乞，这对我们是多么大的耻辱啊！——安蒂克又会怎么说呢？——还有别的人，我们的邻居们，他们难道不会大叫大嚷，说我们把他撵出去讨饭吗？"

"他们要嚷嚷，就让他们去嚷嚷吧！谁都能嚼舌头的，可是谁愿意出力周济呢？一个人也没有。"

“可我——我决不允许我的父亲去求乞。”

“那末高傲自大？那你就接他去养他吧。”

“我要接他养他的！——你，你连一丁点儿食物也舍不得给他吃——啊，我现在明白了！……是你把他逼到这种地步的！”

“什么？什么？我家里有什么东西是宽裕的呢？难道叫我把食物从孩子们嘴里挖出来给他吃吗？”

“你可别忘记了，他把土地传给了你们，他在法律上就可以要求你们养他。”

“自己没有，怎么给人吃？我可不愿搞得心碎肠断。”

“就该这样，总得给爸爸吃：爸爸有优先权！他不止一次地来向我诉苦：你叫他挨饿，你对待爸爸，还不及你对你的猪关心呢。”

“说得一点也不错啊。我叫爸爸挨饿，自己却象个有钱的太太一样过好日子！我的身体长得那么肥胖壮实，所以衬裙也从屁股上滑下来了，几乎连爬行的力气也没有了！”

“别这样说了，人家会以为你说的都是真的了。”

“可我真是这样苦啊！要是没有杨开尔的话，我们吃的土豆和盐也弄不到手呀。——啊，俗话说得一点不错：‘饱汉哪知饿汉饥’。”

她就这样说下去，越说越是怨气冲天，这时候，那个巡礼盲丐，由狗牵引着，出现在茅屋附近了。

“你就靠近房子坐在这儿吧，”汉卡说道，急急忙忙地去给他端菜。

菜肴已经摆在树荫之下，各种菜的香味向盲丐的鼻子里直扑过来。

“麦片肥咸肉，真是好极了。祝你招财进宝！”乞丐喃喃说道，

他嗅着菜香，咂着嘴唇。

乞丐的狗蹲在紧挨着墙的地方，它张大嘴巴喘气，把舌头也伸了出来；暑热是那末猛烈，要把他们统统都融化掉哩。在这炎热得令人昏昏欲睡的寂静里，只听得汤匙刮净盆子的声音，有时还有屋檐下燕子呢喃的声音。

"啊，再有一小杯酸牛奶的话，该多凉快呀！"巡礼乞丐感慨系之地说道。

犹兹卡立刻答道："别急，我去替你拿点儿来。"

"哦，你今天大声叫化，收入不少吧？"彼特用汤匙懒洋洋地敲着盆子，问道。

"天主怜悯一切罪人；亏待巡礼乞丐的事，天主也不记在心上！——收入不少，可真不假啊！无论谁看到巡礼乞丐，就必定眼望青天，不然就绕道回避。再不然的话，掏出几个可怜巴巴的小钱，倒想找个五戈比的钱币回去。我们巡礼乞丐都快要饿死了！"

"不过，"薇隆卡反驳道，"今年收获之前那段青黄不接的艰难日子，压得我们大家好苦。"

"那倒是实情；不过，尽管如此，可没有人短缺伏特卡呀。"

犹兹卡把一碗酸牛奶递到盲丐手里，他就迫不及待地喝起来了。

不久，他又开口道："听人家说，列普卡村的村民要同大地主妥协了，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也许他们会妥协，"汉卡说，"如果大地主承认他们的权利的话。"

"你可知道，"维蒂克插嘴道，"德国佬离开我们这儿了！"

"啊，但愿他们遭瘟断气！"巡礼乞丐愤愤地捏紧拳头，大声

骂道。

“这么说，你也吃过德国人的苦头？”

“昨天晚上我到德国佬那边去过的：他们放出狗来咬我！……这些人类的渣滓，狗养的匪徒……我听说列普卡村的人闹得挺凶，德国佬待不下去了……哈哈！我也要活活地剥掉他们的皮，叫他们哪一个身上也不留一片皮！”他说道；他喝完酸牛奶，喂饱了他的狗，便准备走了。

“现在是你的收获时节，你必须走一趟把它收进腰包啊，”彼特讽刺地说道。

“我确实必须走一趟。去年我们总共只有六个巡礼乞丐在这里，今年我们有二十四个之多，我们叫喊的声音，震得我的耳朵直响。”

犹兹卡说：“请你到我们家里来宿夜吧。”

“你这把穷苦饥饿的人牢记在心的姑娘，愿天主赐你健康长寿！”

“好一个饥饿的人！肚子那末大，都快走不动了！”彼特一面瞧着那盲丐在大路中央用叫化棒探着路上的障碍，吃力地蹒跚行走，一面嘲笑道。

接着，大家又走出家门去了：去参加晚祷，欣赏风琴美妙的声音，在教堂里哭个畅快，然后再去逛逛货摊，对着陈列在那儿的五光十色的东西，哪怕只不过饱一饱眼福，也是好的。

西蒙给娜斯特卡买了一串琥珀项链，一些缎带和一块鲜艳的猩红头巾；娜斯特卡把它们立刻都穿戴在身上了。于是他们俩互相用手臂搂着对方的腰肢，从一个货摊走到另一个货摊，洋溢着喜悦之情，陶醉在欢乐里了。

犹兹卡跟在他们后面，到处对出售的东西还价，始终伤心地

数着她的钱——总共才一个可怜的兹罗提!

雅格娜离他们不远,假装没看见她的哥哥,独自走着,悲伤而又孤独。所有这些飘扬的缎带,如今都不能使她兴高采烈了,简风琴奏的曲调,拥挤的人群及其喧哗热闹,也都不能使她兴高采烈了。

她跟着人群随波逐流地一路走过去,人家停下来她也停下来,她既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又不知道要上哪儿去。

马秀悄然来到雅格娜身边,柔声低语道:

"可别把我从你身边撵走!"

"我几时撵过你啊?"

"确实撵过一回。还连撵带骂呢!"

"因为你说了你不该说的话——我不得不如此。——有人——"

她突然不说下去了;扬尼克正挤在人群中向她慢慢地走过来。

"他在这儿啊,怎么办呢?"马秀指点着那个年青神父,低声说道。人们要来吻扬尼克的手,他微笑着拒绝了这种敬意。

"他举止行动倒象是大地主家的子弟似的。可我记得清清楚楚,不久以前,他还跟在牛屁股后面跑呢!"

"他,放牛?——决不会的!"她大声说道,一想到扬尼克放牛就伤了她的心。

"我已经说过了嘛。我记得一点儿不错,有一天,他让牛到普利乞克的燕麦田去吃麦,自己却在一棵梨树下睡熟了,风琴师因此打了他一顿。"

雅格娜离开马秀,怯生生地向那年青的神父走去;他向她微笑,可是发觉旁观者都在瞧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便立刻把眼睛转

过去了；他在一个货摊上买了几张小小的圣徒版画像，分送给随便哪个想要的人。

她象生了根似的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用热情的眼睛凝望着他。她的殷红的唇边浮现出了微笑——明朗，宁静，甜如蜜的微笑。

“雅格娜，送你一个守护神，”他说，递给她一张圣阿格尼画像。——他们两人的手刚一接触，便分开了，象是被火烫痛了缩回来似的。

她浑身哆嗦，不敢说一句话。他补充了一二句，可她依旧默默无言，她的眸子沉溺在他的眼睛里。

人群把他们两人挤散了。她把木版画像放进紧身胸衣里，向她的四周张望了好久。再也看不见他了，他又进了教堂；教堂里正在进行另一场礼拜。但她在幻想中还是看到了他。

“他同圣坛上的圣徒是多么相象啊！”她把内心的思想高声说了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姑娘都盯着他瞧的缘故！——她们都是傻姑娘。‘腊肠恐怕不是为狗做的吧’。”

她赶紧向四周一看：原来马秀就站在她身边！

她喃喃地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想方设法要摆脱马秀，可是摆脱不了，马秀一步步地紧跟着她。然后，也是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大胆把问题提了出来。

“雅格娜，你母亲对西蒙的结婚预告怎么说呢？”

“母亲能说什么呢？他有他自己的意志，如果他打定主意要结婚，那就让他结婚吧。”

他做了个苦脸，犹犹豫豫地问道：

“可是请你告诉我，你母亲肯把西蒙那一份田地分给他吗？”

“我怎么知道呢？母亲什么也没有跟我说。他自己可以去问母亲嘛。”

这时西蒙和娜斯特卡来和他们结伴，再加上突然出现的安德烈，他们五个人就这样结成了一伙。西蒙先说话：

“雅格娜，你别支持母亲；她会亏待我的。”

“不，我支持的是你。——可是，天啊！这几天你的变化真大啊！……简直是棒极了！”的确，现在她眼前见到的哥哥是个十分漂亮的年轻人——胡子刮得精光，背脊挺得笔直，帽子侧在一边，披一件雪白的外套！

“因为我不再是母亲使唤的苦力了。”

“不受管束了，你日子过得安乐吧？”她问道，对他的精神抖擞觉得高兴。

“去问问你手里放掉的鸟儿，你就知道了……你听说结婚预告宣布了吗？”

“那么，什么时候结婚呢？”

这时，娜斯特卡温柔地偎依在他的身边，用手臂挽着他的腰，回答道：

“三个礼拜以后，打谷进仓以前，”说话时她的脸涨得通红。

“婚礼如果在酒店里举行的话，我就不愿去求母亲让我用她的房子了。”

“不过，你可有地方给你妻子住吗？”

“当然有啊；我要搬到我们家里母亲的房间对面去住。我不到村子里去租房子住。让她把我该得的那份田地分给我——我就可以搞得挺好！”他说道，自信得趾高气扬。

“而且，我们也不会让娜斯特卡两手空空出嫁的，”马秀宣布道，“要给她一千个兹罗提现金做陪嫁。”

这时铁匠来了，把马秀拉到一边，说了句悄悄话，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他们继续谈着话，充满了空想的细节。西蒙眼睛闪闪发光，想到一旦得到了自己应得的东西，他就可以安心干活，就会成为一个好农民。啊，人们不久就可以看到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娜斯特卡凝视着他，惊奇得张开了嘴巴。安德烈用同样的意思说着话；只有雅格娜神思恍惚，他们说的话她只听到了一半光景。她对这些话也不感觉兴趣。

"雅格娜！"马秀大声说道。"到酒店里来吧。乐队要演奏呢。"

"我对这种娱乐再也不喜欢了。"她悲伤地回答道。

她泪眼模糊。他向她的眼睛扫了一眼，拉下帽子，推开挡路的人，跑掉了。在神父的住宅前面，他遇到特雷莎。

"上哪儿去呀？"她胆怯地问他。

"上酒店去。铁匠在那儿召开一个会议。"

"我很乐意跟你一起去。"

"既不是我把你抛在一边，又不是酒店里没有座位。不过你得留点儿神，不然的话，因为你的眼睛东瞧西瞧，人家又要说你坏话了。"

"他们硬是在讲我坏话，就象狗撕裂死羊一样，他们要把我撕得粉碎啊。"

"那末，为什么引起人家说坏话呢？"他问道，现在他逐渐不耐烦了。

"为什么？嘿，你自己知道为什么！"她用嘶哑的声音回答道。

他向前走去，走得很快，她几乎跟不上。

他突然向她转过身来。“得了，得了！”他大声说道：“瞧你，哭得象头小牛犊儿！”

“不，不是的！不过是一点儿灰尘掉到我眼睛里去了。”她回答道。

出乎意外地，他放慢了步子，而且同她肩挨肩地走着，十分温存地对她说：

“这点儿零钱给你：到哪个货摊上去给你自己买些东西吧。——然后你再到酒店里来，我们一起跳舞。”

她真想拜倒在他脚边感谢他。

“钱，我倒不在乎；可是你的好心好意，那是多么伟大的情谊啊！”她结结巴巴地说道，她的脸红得象火一般。

“哦，那就来吧；不过，来得晚一点。黄昏以前，我忙得不可开交。”

他在台阶上作了个告别的微笑，便走进酒店去了。

酒店里人很多，又闷又热。大店堂里人挤得满满的，正喝着酒互相闲聊；单间小室里却坐着列普卡村青年里的头挑人物，为首的是铁匠和乡长的弟弟格利哥里。还有几个年龄较大的农民：村长，普洛希卡，克莱姆巴以及波利那的堂兄弟亚当。连柯勃司也不请自来，想方设法进了单间。

马秀进来时，格利哥里正十分认真地讲着话，还用粉笔在桌子上写着字。

根据大地主所提出的协议，大地主答允按照四英亩换一英亩的比例，用波德尔赛的农田来换取村民们出让给他的森林地，而且他还要让村民们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到同样多的土地。此外，大地主还要赊给他们盖房子用的木材。

格利哥里把这些条件一条又一条地都讲了出来，还把数字

算了出来：土地怎样分，每人又可分到多少。

“‘诺言是玩具，傻瓜空欢喜。’”普洛希卡咕哝道。

“不过，这——这是事实，不是诺言。大地主要在公证人那儿对这一切都签字的——可别忘了这一点！我们村子里的人可以到手好多土地呢！列普卡村里每一户人家都将有一份额外的家产，我的户主们啊，你们考虑考虑吧！”

铁匠反复说着大地主指使他说的话。

他们注意地听他说，不发一言，一面注视着桌子上的粉笔数字，一面思考着问题。

“是很不错——是个好机会；不过专员会批准吗？”村长第一个说话，他用手指搔搔蓬乱的头发，问道。

“专员非批准不可！”格利哥里雷鸣似的吼道，“我们开会作出了决定，我们就不必请求官员批准。当官的可毫无办法！我们就要这么办！”

“批准不批准，也不用那么大声嚷嚷啊。你们谁出去看看，警察可在墙外偷听？”

“刚才我看见警察正在柜台上喝着酒呢。”马秀说。

“那末，大地主可曾说他什么时候去签字呢？”有人问道。

“如果你们要明天签字，明天也行。”他答复道。“只要我们接受协议，大地主便立刻签字，这之后，我们就可以丈量土地了。”

“这样说来，夏收以后，我们立刻就到手土地了。”

“于是在秋天里把土地好好耕一耕？”

“啊！妙极了！……那时就有奔头了！”

大家开始兴奋地谈话。他们满心欢喜；一想到快要成功了，他们的眼睛发亮，他们伸出手臂，仿佛要去抓住那盼望已久的田产似的。

由于心中十分高兴，有的哼着小曲，有的叫犹太人拿酒来。有的对他们将要分到的那一份土地讲了不少胡言乱语。对于行将归他们所有的新的土地、财富和幸福，人人都有种种幻想。

他们象喝醉的人一样：嘴里喋喋不休，拳头擂着桌子，双脚顿着地板，闹成一片惊人的喧哗。

“啊！那时候——那时候列普卡村的地方节日准是热闹非凡了！”

“每逢狂欢节，就会有好多好多的人结婚！”

“呀，列普卡全村的姑娘都算上，也不够数啊！”

“嘿，我们就从镇上再娶点姑娘来！”

“小伙子们，静一点！”普洛希卡老头大声说道，他擂着桌子叫大家静下来。“你们这样哇啦哇啦地大叫大闹，就象安息日犹太人在他们的会堂里一样。——我要想讲的话是：大地主的提议里边，可有什么阴谋诡计？”

这是在他们的热情上泼了一桶冷水。他们大家突然都变得沉默了。最后，村长说道：

“我也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使得大地主那末宽厚大方的呢？”

“是呀，”有个年纪较大的人附和道，“其中必定有什么问题，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几乎白白地送掉那么多土地呢？”

格利哥里勃然大怒，嚷了起来：

“依我看来，你们是一大群尽说傻话憨话的笨蛋！”

于是他再一次地作了种种解释，直讲得浑身大汗。铁匠也尽其所能地渲染一番。可是都没有使普洛希卡老头信服。他只是摇摇头，怀疑地笑笑；格利哥里按捺着怒火，浑身发抖，终于捏紧拳头向他扑了过去。

“既然你认为我们的主意一钱不值，那末，把你的想法讲出来吧！”

“我要讲的。——我对这帮猎狗是看透了；你们要听信我的话：在看到白纸黑字写下来之前，你们什么也不要相信。他们一向是靠损害我们养肥自己的；现在他们是想用别的阴谋来赚大钱。”

“如果你这样想，你不妨不投赞成票；但你不要阻挡别人！”克莱姆巴喊道。

“你——当初跑到森林里去和大地主斗的人们，其中有一个就是你啊；难道你现在反而袒护起大地主来了？”

“当初我去斗过，今后如果有必要，我一定再去斗！我可不袒护大地主，我只不过是赞成那个对我们大家有利的公平协议罢了。只有傻瓜才看不出这样的契约是对列普卡村有好处的。只有傻瓜才拒绝送上门来的好处。”

“你们才统统都是傻瓜呢！你们为了一副吊裤子的背带，情愿把裤子卖掉。——哎，双料的傻瓜啊！因为，如果大地主现在愿意给这么多，也许将来他还得多给呐。”

他们继续争论着，其他的人都赞成克莱姆巴的意见；吵闹声震耳欲聋，所以杨开尔走了进来，把一瓶伏特卡放在桌子上。

“请吧，请吧，各位好农民！”他喊道，“为波德尔赛——为这新的列普卡村——干杯！祝你们大家都在那儿发家致富！”他说着就把伏特卡向大家传递过去。

喝酒引起了一番更厉害的喧哗热闹；不过，这时人人都赞成那个协议了，只有普洛希卡是例外。

在所有的人中间，铁匠讲话讲得最响，——他担任这个好差使，必定得了不少钱——他大捧特捧大地主及其光明正大的意

图，他买酒请大伙儿喝，一忽儿是伏特卡，一忽儿是啤酒，一忽儿是配有所谓“香精”的朗姆酒。

他们就这样地尽兴大喝起来，——有几个人确实尽兴得太过分了——这时，一直没有说过一句话的柯勃司突然跳起身来，用恶狠狠的臭骂攻击大家。

“这对我们柯莫尔尼基又有什么好处呢？”他锐声问道，“难道我们只是充当‘猫脚爪’，给人利用吗？我们无田无地，我们大家都反对这个协议。有人大腹便便，胖得路也走不动；别的人却饿得要死，这象话吗？土地必须平分给我们大家。——你们和大地主，你们统统都是腐臭的死尸！——瞧瞧他们吧，那些光着背脊的家伙，把头抬得高高的，仿佛他们还瞧不起我们大家呢！”他大叫大嚷，恶言恶语，所以他们便把他撵出门去了；但他仍旧在酒店外边继续痛骂和诅咒。

随后他们就分手了，有的回家，有的因为音乐刚开场，便乘兴跳起舞来。

黄昏正在降临。满天都是熊熊的火云，把果园的树冠和田里的麦穗染成了赤色和金色。潮润而柔和的风在吹拂，青蛙的鸣声和鹌鹑的啼声响起来了；还听得到田畴里纺织娘清越的叫声，麦秆永远不断的飒飒声，路过大车的辚辚声，以及不时传来的、踏上归途的醉汉的唱歌声，响成一片。

这些声音渐渐地消失了。村民们坐在房子外面，享受着黄昏的宁静和凉快。

男孩子们在磨坊附近洗澡，又是泼水，又是叫喊；小姑娘们在篱笆里面，正唱着乡村的山歌。

波利那家里几乎没有什么人。汉卡跟孩子们出去了；彼特躲到什么地方去了，雅格娜在晚祷后就走了。

只有犹兹卡和那个盲丐在家；犹兹卡正忙于黄昏时分的家务。盲丐坐在门廊里乘风凉，他一面念着祷告，一面注意地谛听着维蒂克的鹳鸟走过来的声音，鹳鸟正在侧身行近乞丐，要用它的嘴巴对他的腿来个奇袭。

"啊，你这恶棍，该死的，啄得好疼啊！"他嘟嘟囔囔地骂道，一面把两腿缩到屁股底下，将长长的念珠挥来挥去。可是，鹳鸟只不过后退了几步，它那伸得长长的嘴巴，又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进攻了。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的！这回你可啄不到我了。——不过，倒是一只聪明的鸟儿！"他喃喃地说道。但就在这时候他听见院子里有人拉提琴；为了更加舒畅愉快地听听提琴的乐声，他接连挥了几下念珠，把鹳鸟撵走了。

"犹兹卡，是谁提琴拉得这么好呀？"

"没有别人，就是维蒂克！他跟彼特学拉的提琴；如今他老是在拉提琴，闹得人家的耳朵里嗡嗡直响。——维蒂克，别拉了，给小马喂苜蓿去吧！"她使唤他道。

提琴声停止了。巡礼盲丐突然想到一个念头，维蒂克进来时，他便用十分友好的声调对他说道：

"这钱给你。拉得这么好的提琴，可真值五戈比哩！"

维蒂克高兴得不得了。

"你也能拉敬神的曲调吗？"

"我听到过的，我都能拉，不论是什么曲调。"

"啊？不过，'每只狐狸都称赞它自己的尾巴美。'——哦，请了，请你拉拉这个曲调吧，"他就象羊叫似的哼了一支巡礼乞丐叫化的曲调，清越而缓慢，还有点颤音。

维蒂克在巡礼乞丐唱完之前，已经把提琴拿来了，他第一遍

拉的是毫不走样地模仿巡礼乞丐所哼的曲调，接着再奏一遍时却还配上了他在教堂里听到过的变奏曲。巡礼乞丐大吃一惊。

"好啊，小家伙，你甚至还可以成为风琴师呢！"

"唔，从大地主庄园里听到的音乐，到大家在酒店里唱的山歌——我什么都会拉。"维蒂克这样夸口道，继续把他所听到过的曲调，每曲都拉上一段，一直拉到鸡棚里的鸡都咯咯乱叫，已经回家的汉卡差他去帮助犹兹卡干活，方始罢休。

汉卡坐在门廊里，一边给她的婴儿喂奶，一边同巡礼乞丐谈话。乞丐自始至终都在给她讲那些不可思议的故事，她也不表示怀疑，只是静听着，她那悲伤的眼睛向外眺望着夜色。

雅格娜还没有回来。她出去看几个女朋友；可是，纷扰不宁的心情翻腾不已，她哪儿也待不下去。她再三地感到非离开女朋友家不可，她终于一个人在村子里徘徊。她长久地凝视着池水，如今黑魆魆的，可是在微风吹动之下依然隐约可见；她凝视着微微摇曳的树影；她凝视着屋子里的灯光，灯光照在池塘水面上，又在远处消失了。接着，她又不由自主地向前走去，眼睛越过磨坊，望了一下笼罩在温暖白雾中的牧场，这时候田凫扑动着翅膀，在她头顶上空飞过。

在高大的昏昏欲睡的赤杨树下，流水翻滚着穿过水闸，往下注入阴暗的河口；她在这里侧耳倾听水声，觉得这声音是个悲痛的呼唤，是个如泣如诉的曲调。

她从列普卡村的这一头徘徊到那一头，惘然若失，好比那些找不到出口的流水，永远在通不过的石墙之间悲伤地激荡。

有什么东西在咬着她的心。不是哀愁，不是憧憬，也不是恋爱的感觉。她的眼睛里燃烧着一种枯涩的红光，她感到自己胸中冒出来一阵可怕呜咽，仿佛快要把胸膛都撕裂了。

过了一段时间，她自己也弄不明白是怎么搞的，竟发觉自身已走近神父的住所了。一辆马车和几匹马停在大门外；她听见马儿烦躁地用脚蹴地的声音。只有一个房间里有灯光，客人们正在那儿打牌。

她对这一切都好整以暇地看了个心满意足；然后她便沿着克莱姆巴的田地和神父的大园子之间的那道篱笆走将过去。她紧挨着树篱溜过去，心中十分焦躁激动；下垂的树枝把树叶上的露水泻到了她的脸上。她机械地向前移动，从来没想到她的脚步正在把她带到哪儿去……风琴师家的平房终于兀立在她眼前，挡住了她的路。

四个前窗都打开着，还点着灯。

她把身体缩在树篱黑影里，向前挨过去，直挨到近得可以往屋子里张望为止。

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灯；父母和孩子们在灯下喝着茶，但扬尼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正在跟他们谈话。

她听得清扬尼克说的每一句话，地板发出的咕咕嘎嘎的声音，时钟继续不断的滴答声，甚至连风琴师的沉重的呼吸声她也都听到了。

扬尼克正在讲的是她毫不理解的事情，她连一个字也没有能听明白。

不过，她一面象注视圣徒像似的凝望着扬尼克，一面象饮酒似的谛听着他说话的每一个声音，对她说来，真比最甜的蜂蜜还要甜啊。有时候，他走到房间的那一头去了，这就看不见他了；然后他又重新出现，来到灯火照投下的光圈里了。他有好几次站在窗口，她生怕被他看见，便把身体缩到后面；但他总是不过仰望星光灿烂的天空，说几句有趣的话，逗得人口角微笑、眼睛

闪光而已。最后，他在他母亲身边坐下，他的小妹妹们爬到他的膝上，搂住他的颈子，而他也疼爱地拥抱和爱抚她们，同她们一起嬉耍，终于屋子里响彻着天真无邪的笑声。

时钟响了。他的母亲站起身来，说道：

“你老是在说话，可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了；你明天大清早就得出发了。”

“一点不错，亲爱的母亲。——咳！在我看来，今天这一天实在太短了！”他诉苦道。

雅格娜的心象绞也似的疼痛，泪水象泉水般的涌到了眼睛里。

“不过，”他补充道，“我们快放假了，而且我们的校长答允让我早点回家，只要神父写信要求他就行了。”

“我一定求神父写信；不用担心，神父会写信的，”他的母亲说道，她正在对着窗子的地方给他铺一个床。

睡前道别又长又热烈，他的母亲把他抱在胸前，吻他。

“睡吧，我的最亲爱的，好好睡吧。”

如今他终于独自一人在房间里了！

雅格娜看到她们在别的房间里踮着脚走路，压低声音说话，以免打搅了他。她们关上窗子，整个房子不久就寂静无声，让扬尼克可以睡得更熟。

雅格娜本来也要回家去了，可是有什么东西使她象生了根似的迈不开步子；她着魔似的站在那儿，朝那最后一扇打开着的、亮着灯光的窗子里呆望。

扬尼克对着一本大书诵读了一会儿；接着便在窗畔跪下，划着十字，合掌作着祷告，两眼仰望天空，口中开始吐出动人的喃喃低语。

深夜了。万籁俱寂；星星在高空闪烁。田野里吹来温暖芬芳的风，不时地有树枝簌簌轻拂，鸟儿啾啾低啭。

雅格娜此刻愈来愈情不自禁。她的心疯狂地跳动，她的眼睛里闪耀着火光，她丰满的嘴唇烧得火烫。她本能地向扬尼克伸出手去；尽管在此同时她内心里是畏畏缩缩的，她还是感到有一种奇怪的、不可抗拒的亢奋激动之情支配着她，她不得不把身体靠在篱笆上，她哆哆嗦嗦，篱笆也就吱吱嘎嘎地响。

扬尼克向窗外和四周张望一下，又继续作祷告了。

这时她内心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她是永远也搞不明白的。那么一股火焰流贯四肢，深入骨髓，把她烧得好不痛快，她简直要大声叫喊出来。颤栗象迅雷闪电似的震荡着全身；她觉得一阵燃烧的旋风把她席卷而去；迫不及待地要冲出口来的、狂野的叫喊，充塞在她整个儿身体里，一种莫可名状的渴望使她万分紧张。她要向扬尼克爬去——爬得近些——再近些——但那也只是为了用她的嘴唇去吻他的雪白的手——向他下跪——在他身边凝视他——仿佛对着圣徒像似的对着他祷告！不过，她还是克制住了，一种神秘的恐惧之感，怕犯罪闯祸的蒙眬之感，把她吓住拦住了。

“耶稣啊！仁慈的耶稣啊！”从她的嘴唇里漏出了低沉的呻吟。

扬尼克站起身来，从窗口探出头来张望，而且好象已经看到她似的，说道：

“谁在那儿啊？”

雅格娜吓得命都快没有了，她屏息静气。她的心停止跳动，她因某种神圣的恐惧而浑身瘫软无力。她的灵魂，在焦虑不安的痛苦和大喜若狂的烦恼之间摇摆——仿佛就在她喉咙里跳

动！

可是扬尼克除了篱笆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关上窗子，迅速脱掉衣服，把灯也灭了。

于是夜色笼罩着她了。她仍旧在那儿呆了好久，盯视着寂静的黑暗的窗子。黑夜的凉意沁入她的肌肤，把银色露珠洒在她炽烈的欲望上，把她血液里的热情之火熄灭掉，把一种不可言说的幸福之感润泽她的整个身心！她的灵魂里弥漫着一种甘美庄严的安宁——日出前做着梦的花朵的安宁——于是她就倾吐出了没有言语的祷告，祈求天福极乐——心灵洁净的梦所带来的狂喜之情的神奇舒畅——有如春天曙光初露时的不可言传的欢乐。随着祷告，她流下了念珠般大的快乐之泪——感恩节贡献给天主的念珠上的连珠啊！

第　三　章

“汉卡呀，请问，我可以回家去吗？”犹兹卡恳求道，她把自己的头倒在教堂椅子的座位上。

“好呀，回家去吧，象一头傻小牛似的去到处奔跑吧！”低头数着念珠的汉卡，抬头看了一眼，责备犹兹卡道。

“可是我感觉昏头昏脑，疲倦极了！”

“都快结束了，别那么坐立不定的。”

神父正在结束一场为波利那的亡灵而作的小弥撒，那是家属为波利那第八天的忌日特别恳请神父主持的。

波利那的所有的近亲都坐在两边的座位上。唯独雅格娜和她的母亲跪在圣坛前面。在唱经班里的什么地方，阿伽沙正在喃喃地大声作着祷告。

教堂里凉快，安静，阴暗，只有一道亮光从打开的门里射进来，把直到圣坛为止的那一片地方照亮。

风琴师的学生米哈尔为弥撒执事，象往常一样，小铃玎玎珰珰地摇得很响，也象往常一样，燕子飞出飞进，他的脑袋便跟着燕子转动。

神父把弥撒结束了，他们大家都走出教堂门，到墓地去；但他们经过钟楼的时候，安姆勃罗司叫唤他们。

“神父要同你们说话呢。”

神父几乎立刻就赶来了，他胁下夹着祈祷书，擦着秃顶上的

汗水。他亲切地对他们表示了欢迎，便说道：

“我的朋友们，我要说的是：你们为死者举行弥撒，真是功德无量。弥撒会帮助亡灵升向天国，得到永久的安息。我敢向你们担保，必定会如此的。”

神父闻了鼻烟，猛烈地打过喷嚏，便问他们今天是否打算分遗产。他们说，举行葬礼之后，通常都是在今天这个忌日分遗产的；他听到这样的答复，便继续说道：

“关于这件事，我有些话要对你们讲。在分遗产的时候，你们记住，一切都要征得大家的同意，处理要公平合理。别让我听到你们有什么吵闹和纠纷。波利那花了一生的心血才创了这一份兴旺的家业，如果他知道你们象狼抢吃羊羔似的争夺遗产，那他在坟墓里也要转辗反侧、睡不安宁的。而且，天主禁止你们亏待任何遗孤！犹兹卡还不过是个不懂事的小女孩子；格利哥里又远在他乡。让每个人都得到他应得的一份遗产，连一分一厘也不差！——分遗产的时候，也要注意尊重他那大家都知道的遗嘱。说不定此时此刻他的亡灵正瞧着你们呢！……正如我总在布道中告诫你们的：和睦是个伟大的道德——和睦支持着世间的一切——失和就一事无成——只会犯罪和违背天道。还有，你们应该念念不忘教堂。波利那总是慷慨解囊的，不论是为了圣烛也好，弥撒也好，其他任何需要也好，他从来不吝惜钱财。就因为这个缘故，凡他双手操劳的，天主都保佑它兴旺发达。”

神父用这种调子继续讲了好一会儿。她们以感谢的心情拥抱神父的双膝。犹兹卡大声哭泣着跪下去吻神父的手。神父把她抱在怀里，吻着她的头顶，安慰她道：

“小丫头，哭是愚蠢的：天主特别关怀孤儿。”

汉卡深受感动，低声说道：“她自己的亲生父亲也不可能比

神父更慈爱了。”神父自己也十分感动，因为他连忙擦去一滴眼泪，把鼻烟递给铁匠，并且改变了话题。

“怎么样，你们正在同大地主达成协议吗？”

“正在协商；今天我们有五个人到大地主的庄园去了。”

“赞美天主！我一定要为这种和解的意愿免费举行一场弥撒。”

“我以为全村该庄严隆重地诵一场还愿弥撒。可不吗？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无缘无故的，不是都到手了一块新田地吗？”

“你说得对，米哈尔。我在大地主面前替你们说过好话了。——哦，你们走吧：可要记住和睦与公平合理！”

“啊，还有件事呢，米哈尔！”铁匠刚走开，神父又在他背后叫唤他道，“回头你上我家来看看我那双轮马车，右边的弹簧弄歪了，碰到车轮轴杆了。”

“噢，大概是拉兹诺夫教区的胖神父把它压坏的吧。”

他们大家都到波利那家去，雅格娜走在最后面，她母亲自个儿走不了路，她搀扶着她。

这天不是休息的日子，池塘边的大路上行人很少，只有一些小孩子在玩儿。虽然是大清早，太阳已经很猛，只是被风调节得气候宜人罢了。风吹得强劲有力，足以叫果树园里结满红熟樱桃的树枝东摇西摆，麦田里激起喧哗的波浪直冲到篱笆跟前。

家家户户的房屋都打开着门窗；被褥摊在树篱上晾着，人人都出了家门下田干活去了。有人在把最后一批干草弄回家来，干草芳香扑鼻；堆得高高的货车在树木下经过，在树枝上留下了长长的一束束干草，摇摇曳曳，仿佛犹太人飘拂的长髯。

他们一路走回家去，心里思量着遗产该如何分配的问题。

一支民歌小调被风吹送过来了，可能是从有人在干活的马

铃薯田里传来的；从磨坊那边传来了水轮转动的声音，其间还夹杂着洗衣妇在附近捣衣裳的声音。

“如今磨坊是在继续不断地磨粉啊，”玛格达说道。

“是呀，收获之前，是磨坊老板日进斗金的时期。”

汉卡叹息道：“今年的日子比去年难过得多。人人都在辛酸地诉苦，柯莫尔尼基们确实是在饿肚子了。”

“还有柯齐奥尔一家子，”铁匠补充道，“他们东游西荡，随便什么东西，只要伸手可拿的，他们都捞去了！”

“别这么说。穷苦的人都在千方百计把生活维持下去。昨天柯兹洛娃把她的小鸭卖给风琴师的妻子了，这才换来了一点钱。”

“她们不久就会把钱统统喝光的，”玛格达答道。“我不想说什么损人的话；可是说也奇怪，父亲下葬时我丢了一只雄鸭，我儿子却在他们家的牛棚后面找到了鸭毛。”

“就在同一天，把我们家的被褥拿走的，又是谁呢？”犹兹卡问道。

“他们控告乡长的案子，什么时候开庭？”

“不会那么快。不过普洛希卡是支持他们的，他们要把乡长夫妇弄得狼狈不堪。”

“普洛希卡对于别人家的事情，总是要插一手。”

“我们的朋友在到处讨好，他自己想当乡长啊！”

这时，杨开尔揪住一匹瘸腿马的鬃毛，拖着它走过，马甩尾巴反击，用足全力抵抗。他们哈哈大笑，拿杨开尔打趣。

“你们倒是好，可以哈哈大笑！我为这头牲口可吃足苦头了！”

“给它塞满麦秸，装上一条新的尾巴，然后牵着它到市集上

去；把它当做一匹马是绝对不行了，不过你可以把它当作一头牛卖掉！”铁匠嚷嚷道。他们哈哈大笑，因为那马把身体一扭，挣得了自由，跃进了池塘，不管你威吓也好，恳求也好，它可躺下来在水里打滚了。

“一匹希奇古怪的马，一定是从吉普赛那儿买来的。”

“你摆一桶伏特卡在它面前，说不定就可以把它引上岸来！”风琴师的妻子插嘴道。她坐在池塘边上，瞧着一群绒毛仿佛黄色杨花的小鸭，而一只母鸡却惊惶地沿着岸边一面跑一面咯咯地叫。

“好漂亮的一群小鸭——想必是从柯齐奥尔家买来的吧？”

“是的。不过小鸭总是要溜到池塘里来，”她撒了一把土耳其麦子在水里，设法把小鸭呼唤回来。

不过，看见小鸭正在向对岸游过去，她就急急忙忙地追到那一边去了。

他们一到了家，汉卡忙着准备早餐，铁匠便到处走动，正房里的每个角落，宅基上所有的地方，都去看过了，连马铃薯窖也察看过了。最后，汉卡禁不住说道：

“你以为马铃薯短少了吗？”

“不见实物，我决不瞎买东西。”他答道。

“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得比我还清楚啊，”她一面倒咖啡，一面生硬地说道。“来吧，多米尼柯娃！来吧，雅格娜！一起来喝咖啡吧！”

因为她们母女两人一到家就进了对面的房间，把门也关上了。

起初没有人愿意开头说话。汉卡极端谨慎，心存戒备，她殷勤地请大家吃东西，大量地给大家倒上咖啡，但她的眼睛却始终

小心翼翼地看着铁匠；铁匠正从他的座位上东张西望，眼光朝着各个不同的方向射去，一再地清清喉咙，象要说话似的。雅格娜愁眉苦脸地坐着，她的眼睛闪着水汪汪的光，仿佛才不久痛哭流涕过似的。多米尼柯娃在她身边悄悄地说着话儿。犹兹卡从这个盆子跟前飞跑到另一个盆子跟前，盆盆盛满煮马铃薯，只有她一个人同往常一样，无拘无束地信口闲谈。

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闷局面之后，铁匠说到正题上来了。

"那么，我们怎么分遗产呢？"

汉卡一惊，但她立刻恢复了镇静；她显然已经考虑成熟，沉着地答道：

"我们究竟怎样分遗产吗？我在这里只不过是看管我丈夫的产业罢了，随便什么事情，我都无权决定。安蒂克回来时，他会处理分遗产的事的。"

"不过他什么时候回来呢？事情可不能这样拖延下去啊。"

"非拖延不可！公公生病时，事情就拖延下来了，只有拖到安蒂克回来。"

"不过，安蒂克并不是唯一的继承遗产的人。"

"然而安蒂克是长子，土地要从父亲手里传给他。"

"继承土地，他同我们任何人比起来，并没有更多的权利。"

"你们也可以分得一份土地，只要安蒂克乐意这么办。我可不同你们为这件事争吵：作决定的不是我。"

"雅格娜！"她的母亲怂恿道，"讲一下你自己应得的权利吧。"

"我干么要讲呢？她们知道得够清楚的了。"

汉卡的脸色变了，红得发紫了；她踢了蜷缩在她脚边的拉帕一脚，咬牙切齿地说道：

"侵犯我们权利的事，哎，我们可记得牢牢的！"

"正如你所讲的。胡言乱语是无足轻重的，可是那六英亩地——却是雅格娜死去的丈夫移赠给她的。"

"只要你手里有移赠的凭据，谁也不能把土地抢走的，"玛格达愤愤地嚷道。她在此之前一直一言不发，坐在那里给孩子喂奶。

"当然啦，笔据是正式签过字、检验过的。"

"不过，大家都必须等待一个时候，雅格娜和其余的人也得等待。"

"当然啦。不过，属于她个人的东西，她可以立刻拿走的：她的母牛，她的小牛，她的猪，她的鹅……"

"不行！"铁匠用强硬的口吻插嘴道，"这些都是公共财产，要平分给大家的。"

"大家平分吗？这是你的意图吗？我给女儿的陪嫁，别人谁也不能拿走！"她提高嗓门儿，大声喊道："你们打主意要分掉她的衬裙吗？也要打她的羽毛被褥的主意吗？"

"我不过开个玩笑；你倒立刻跟我吵架了！"

"因为我看透了你的心！"

"得了，得了，这一切吵吵闹闹有什么用呢？"他继续说道，"汉卡，你说得对；我们必须等到安蒂克回来。——我现在就得赶紧走了，去同大地主会面了：他们等着我呢。"他说罢就站起身来。

可是，看到他岳父的羊皮挂在角落里，铁匠便想把羊皮拉下来。

"这羊皮给我最合适了。"

"别动它，羊皮是挂在那里晾干的，"汉卡说。

"好吧，那么让我拿走这双靴子。这靴子只有靴统还可以，

而且全都打了补钉了。”他一面找借口，一面设法把靴子取下来。

“一件东西也不要动。如果你拿了一件，人家就会说你把一半家产都拿走了。让我们先搞一个遗产清单，正正式式搞一个。清单没搞好，篱笆上的木桩我也不准抽掉一根。”

“哼！”玛格达说。“可是父亲的羽毛垫褥没有了，也不会记在遗产清单上了。”

“我已经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你们了。就在老人去世之后，我把垫褥摊在树篱上晾一晾，有人夜间来把它偷走了……光我一个人，我无法什么都照料周到。”

“奇怪的是那个贼竟那么近便凑手！”

“你这话的意思是说我当时把东西偷了，现在来撒谎骗人吗？”

“安静些，玛格达，别吵架。……偷被褥的人，就让他用它来做自己的裹尸布吧！”

“呀，光是羽毛就有三十磅重呢！”

“你听着，闭嘴！”铁匠对他的老婆吆喝道；他请汉卡跟他一起到院子里去，说是他想看看猪。

汉卡跟他去了，心里却加意戒备。

“我很想对你进一番忠告。”

她注意听着，捉摸不透对方会讲出些什么来。

“这几天，随便哪个晚上，在搞出遗产清单之前，你必须把两头牛赶到我的牛棚里。我们可以把母猪托付给我们的堂弟，并且尽可能把一切东西藏到我们的熟人家里去。——同谁打交道，我会关照你的——你一定要在遗产清单上声明：谷物都卖给杨开尔了；你给杨开尔两蒲式耳，他就愿意为任何事情作证了。磨坊老板肯收留一匹马，可以在他的场院里边喂养。至于器皿工

具，有的可以藏在马铃薯窖里，有的可以藏在黑麦田里。……我讲给你听的，是一番友好的忠告！……他们都这样干的——一切并非傻瓜的人都这样。……你曾经拚着命干活，正是你应该分到较多的遗产。对我，你只要给点面包屑就行了。别害怕：我一定自始至终给你帮忙；哦，我也要把这件事当做我自己的事来办：叫所有的田地都归到你自己手里！……你只要听我的话：谁也不会给你更好的忠告了。——吓，连大地主也高兴地听从我的忠告呢。——哦，你看怎么样？"

她以轻蔑的神色，目不转睛地瞅着铁匠，用慢吞吞的声调答道：

"属于我的，我一点儿也不愿放弃；属于别人的，我同样一点儿也不要——不多拿也不少拿，就是这样！"

铁匠站立不稳，仿佛挨了一闷棍似的——接着，他愤愤地瞪眼瞧着她，声嘶力竭地说道：

"还有，你把老头儿的东西据为已有的事，我也不会向任何人吐露一言半语！"

"你愿意说给什么人听就说给什么人听好了！——可我一定要把你的忠告讲给安蒂克听，他会为这事找你说话的！"

这辛辣的詈骂他可没法儿吞咽下去。不过，他只是向地上啐了一口唾沫，便匆匆忙忙地走掉了，走时又从打开着的窗子外向他的老婆叫唤道：

"玛格达，仔细留神一切东西，不然这儿还要发生失窃的事呢！"

然而，铁匠走过时，汉卡用多么鄙夷轻蔑的神色瞧着他啊。

铁匠被汉卡的藐视气得往外跑，却遇见了刚走进院子里来的乡长的妻子，便停下步来同她商量了一会儿，依旧愤愤地捏紧

着拳头。

她随身带来了一件公文。

“汉卡，这公文是给你的；警察从官府捎来的。”

“也许是有关安蒂克的事情！”她胆战心惊地猜想着，用围裙裹着手把公文接了过来。

“我看是有关格利哥里的事。我丈夫出门去了，到区公署去了——警察只说是关于格利哥里去世的事，或者……”

“耶稣，玛利亚啊！”犹兹卡大声叫喊，玛格达害怕得跳了起来。

势不可当的恐惧袭上心头，她们无可奈何地把那不祥的公文翻过来复过去地端详。

“雅格娜，也许你能看得懂这公文吧，”汉卡恳求地说道。

她们站在雅格娜的周围，提心吊胆，气也透不过来；然而，雅格娜虽然花了好长时间想方设法要把字拼出来，后来还是只好作罢了。

“我读不出，这公文不是用我们波兰文写的。”

“而且也不是当着她的面写下来的，”乡长的妻子嘲笑道，“不过，有些别的事情，她倒比一般人高明呢。”

“去你的吧，”多米尼柯娃怒吼道，“让人家安静点儿吧。”

但乡长的妻子不愿错过打击多米尼柯娃的机会。

“你责备邻居倒很有一手。不过，你最好还是管管你的女儿，禁止她躺在那儿等候别的妇女的丈夫吧！”

“算了，别再多说了，好太太，”汉卡眼看一场争吵就要爆发，便插嘴劝道；但乡长的妻子却反而越发恼火了。

“啊，现在我要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免得以后再说！——她，她破坏损害了我的家庭生活，我到死也不会饶恕她的！”

“好吧，你就把你肚子里的话倒出来吧！恶狗也吠叫得比你响亮呢！”多米尼柯娃咆哮道。老婆子冷静对待，雅格娜却脸红得象甜菜根了。雅格娜虽羞不自胜，却借莽撞顽固遮羞；仿佛故意惹恼对方似的，她昂起头，两眼紧盯着对方，脸上还露出奚落的神色和恶意的微笑。

这神色，这微笑，激怒了对方，对方便用滔滔不绝的谩骂，数落她的放荡丑行。

“你这是疯言疯语，怨恨使你象喝醉一样神志迷糊了！”老婆子想把愤怒引开去，这样说道。“你的丈夫，要为我女儿的不幸，在天主面前承担严重的罪责。”

“不幸！——可不吗，他引诱的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年青闺女呀！……哈哈，好一个闺女，在每一棵绿色灌木下面，同每一个男人……”

“闭上你那贫嘴恶舌，不然的话，尽管我眼睛瞎了，我的双手还是一定会揪住你的头发的！”老妇人威胁地叫嚷道，她的手紧紧地握住拐杖。

“啊，你要试试吗？——只要你碰一碰我！只要你敢碰！”她反复说道，夹杂着挑衅的叫喊。

“哈哈！靠着损害街坊邻居养肥自己的人，现在竟敢纠缠、烦扰邻居——象刺果一样难以摆脱吗？”

“你说，我做过什么事损害了你呢？”

“你丈夫将来关到监狱里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乡长的妻子举起拳头向多米尼柯娃扑过去；但汉卡把她拉了回来。汉卡疾言厉色地对她们两人说道：

“太太们，看在天主面上，别吵架了！——难道你们要把我的家变成酒店吗？”

这句话立刻把她们的吵架喝住了。双方都呼吸急促，喘着大气。泪水从遮住多米尼柯娃的眼睛的绷带下面淌下来，但她是首先恢复理智的，她紧握双手，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坐了下来，说道：

“天主宽恕我这个罪人吧！”

乡长的妻子在一阵愤怒之中冲了出去；不过她又折回来，从窗口伸进头去，对汉卡大声说道：

“你听我说，把这荡妇从你家赶出去！趁着现在还来得及，就把她赶走，不然的话，你就要后悔莫及了！别让她在你家屋顶下再待下去了，再待一个钟头也不行，不然的话，这个地狱里出生的害人精，会搅得你自己待不下去的！汉卡啊，保卫你自己吧——为了保自己，你就要残酷无情，不要对她存丝毫慈悲之心。她只是躺在那里等着把你的安蒂克据为己有……难道你看不见她现在为你准备了一个阳间地狱吗？”她把身体再往房间里探进去一些，向雅格娜伸出拳头，用最激烈的憎恨之情叫喊道：

“我还有句话，还有句话对你说，你这个从地狱里出来的恶鬼！我要亲眼目睹大家用棍棒把你驱逐出了列普卡村，我才会瞑目死去，才会作神圣的忏悔！——啊，你这贱人，畜生一样的荡妇，从村子里滚出去，滚到大兵那里去吧！你只配在兵营里卖笑！”

乡长的妻子走了，屋子里就象坟墓里一样地寂静。多米尼柯娃心中悲愤交集，默默地淌着眼泪；玛格达轻摇婴儿入睡；汉卡沉浸在折磨人的思索里，两眼凝视着炉火。雅格娜脸上虽然还保持着同样顽固莽撞的表情，还保持着同样的恶意的微笑，可她的脸色已经变得象尸布一样苍白了。乡长妻子最后那几句詈骂，已经贯穿她的灵魂深处；她觉得仿佛挨了千刀万剐似的，

每一刀都叫她流出生命的鲜血：一种残酷无情的折磨，迫使她竭尽全力大声叫喊，甚至要把脑袋往墙上撞去。可是她强自镇定，拉拉母亲的袖子，痛苦地小声儿说道：

“妈妈，走吧。让我们从这个地方逃出去吧。赶紧逃吧！”

“说得对，走吧；因为我是心力交瘁了。不过，你一定要回来，看守那些属于你的财物。”

“我不愿意待在这儿！我厌恶这个地方，待下去可受不了。——我为什么闯进这个门户啊？哪怕折断一条腿或一只手，也比进这个门好！”

“请问，难道待你这么坏吗？”汉卡平静地问道。

“还不如一头用链子锁起来的狗呢！哪怕在地狱里，也一定比我在这儿身受的痛苦要少啊！”

“那倒奇怪了，你居然能忍受那么长久；这儿没有人软禁你。你象风一样自由自在，说走就走！”

“我要走的。但愿瘟疫叫你咽气，因为你——你是这么一个人！”

“别咒人，不然的话，我也会把我吃你的亏受你的罪，当面痛骂你的！”

“你们大家——住在列普卡村的那么多人——你们大家干么都反对我？”

“坐得正，立得直，行为正派，就没有一个人会对你说一句辛辣刺痛的话！”

“别说了，雅格娜，别说了；汉卡对你可没有恶意。”

“让她也跟其余的人一起吠叫吧。是呀，让她吠叫吧！既然是狗，他们的种种吠叫，对我就都是恶意中伤。我干了什么事触犯了他们呢？我抢了谁杀了谁呢？”

“你干了什么事？你居然还有脸问呢！”汉卡精神恍惚地叫道，对着她站了起来。“你不要逼人太甚，不然我就要讲出来了！”

“那就请你讲吧！谅你也不敢讲出来！我才不把你放在眼里呢！”雅格娜大声嚷道，现在她的愤怒达于极点，象大火似的在心里蔓延开来；她什么事都准备干出来，哪怕是最糟的，也豁出去了。

汉卡一想到安蒂克对她不忠实的事，泪水立刻涌到了眼睛里，往事重现，带来了剧烈的痛苦，她结结巴巴的，好不容易才把话说出口来：

“你倒说说，你跟他——跟我的丈夫，干了什么事？你到处钉牢他，从来不肯放松他，你就象缠住人的狐狸精！……”她上气不接下气，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

雅格娜跳起身来，她象是一头困守洞穴、陷于绝境的母狼，准备把她碰上的任何东西都撕成碎片。她心中燃烧着最为猛烈的憎恨，愤怒达到了顶点，如疯如狂，她用带刺的话攻击她的对手，一句句从她的嘴唇里迸发出来，就象一下又一下的鞭打似的。

“果真如此吗？——这样说来，倒是我在追逐你的丈夫了，是不是？然而，没有人不知道我总是把他从我身边赶走的！他象一头小狗，老是在我门外呜呜地哀叫，只指望能看到一眼我的鞋子也好！——是的，后来他用暴力抱住了我，直至我丧失知觉，由于我昏头昏脑，这才由他摆布，称了他的心愿。——现在我可要把全部真相告诉你了……不过，我一说出来，你就要伤心后悔了！他爱我——他爱我之深，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他躲避你，甚至讨厌你；可怜的男人，他想到你的爱情就要呕吐；梗在他的喉咙里，象一块腐臭的肥肉，又宿又霉，叫人受不了；他回想起你

来，就要极端厌恶地呸呸地吐口水！不仅如此，为了不要再见到你，他情愿伤害他自己。……你追问真相；现在你可知道真相了！——此外，我还要告诉你——你可别忘了——只要我对他讲出一个'爱'字来，那末，你去亲吻他的脚时，他就会一脚把你踢开，他就会紧跟着我走遍全世界！——你把我的话掂掂分量吧，永远别胆敢妄想你自己是和我旗鼓相当的。——你明白了吧？"

雅格娜说得又响亮又激动，说到后来，她成了个摆脱种种约束的女人，无所畏惧，空前美丽。甚至她的母亲也惊讶地听着她说话，惊讶中还搀和着恐惧；因为如今展示在她眼前的是另一个妇女，可怕、邪恶、危险，仿佛孕育着闪电的乌云。

雅格娜的话直刺汉卡，使她痛苦得奄奄一息。这些话残酷地打击她，压倒她，蹂躏她。她感到浑身无力，失魂落魄，几乎同那被霹雳击倒的树木一样地昏迷不醒。她呼吸困难；她的嘴唇发白，她往后瘫倒在凳子上。她觉得她的痛苦似乎在把她撕成碎片——不，简直在把她碾成砂粒：尽管胸中依然激荡着深沉而干涸的呜咽，泪水却已经从她的脸上消失了，剧烈的折磨之苦，使她的脸色发灰。她仿佛诚惶诚恐地凝视着那一片空虚——突然呈现在她眼前的那一片深渊；她战栗发抖，被暴风疾卷、濒于毁灭的麦穗，就是这样发抖的。

雅格娜早已和她的母亲到房子的那一厢去了；犹兹卡在磨坊池塘边牧放小鸭；但汉卡依旧一动也不动地坐在老地方，象一只给夺走了雏鸟的母鸟，不能自卫，嚷也嚷不起来，飞也飞不到哪儿去，只不过有时扑动一下翅膀，吐出一声哀鸣而已。

不过上天垂怜汉卡，给了她一点儿安慰。她重新恢复了神志，在圣像前跪了下来，痛哭流涕，许愿要到钦斯托霍瓦去朝圣，如果事实证明她听到的是一派胡言的话。

汉卡甚至对雅格娜也不再感到愤怒了；她只是见她害怕；她不时听到雅格娜的声音，她就划十字，仿佛驱除恶魔似的。

接着她就动手干活。尽管她干活时心不在焉，但她富有经验的双手却干得几乎象往常一样地灵巧娴熟；不过，那一天她始终没有想到要把孩子们带到户外去，要把屋子里收拾得整整齐齐。最后，煮好午餐，装在盆子里，她就叫犹兹卡给田里干活的人们送去。

这时她独自一人，心情不复激动，便坐下来回忆着雅格娜所说的每一个字。她虽然明白事理、心地仁慈，但作为妻子，自尊心受到打击，对此却耿耿于怀；回忆几次三番地使她怒火中烧，回忆招来的折磨使她心痛肠断。她脑子里不止一次地充塞着可怕的报仇雪恨的念头。但她终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

"说到长得好看，我确实没法儿和她相比。不过，我是安蒂克的结发妻子，我是他的孩子的亲娘。"想到这里，汉卡又恢复了信心。

"哪怕安蒂克误入歧途，追求她，他也一定会回到我身边来的！——而且，无论如何，"她望着窗外，又自我安慰道："安蒂克永远不能娶她作老婆！"

下午正在化为黄昏，这时汉卡心里突然想到了一个必须采取的措施。她靠在墙上，考虑了一二分钟；接着她就擦擦眼睛，大踏步走进过道，打开雅格娜的房门，响亮而镇静地说道：

"滚出去，滚！——立刻从这屋子里滚出去！"

雅格娜从高背长椅里倏的站起身来，目不转睛地对她看了好几秒钟。汉卡于是从门口往后退了一二步，用嘶哑的声音重复说道：

"你立刻就走，要不我就叫长工撵你出去！——立刻就撵！"

她再一次声色俱厉地强调道。

这时多米尼柯娃老婆子很想干预其事，急于要作些解释和道歉；但雅格娜只是耸耸肩膀而已。

“一句话也不要跟她说——不要跟这个讨厌的稻草人说！她想要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她从柜子底里拿出一张纸来。

“这就是你想要回去的那张移赠契纸和六英亩土地：你拿去吧，吃吧，塞饱你的肚子吧！”

她把契纸丢到汉卡的脸上，鄙夷地找补道：

“吃得你噎死吧！”

接着，雅格娜根本不理会母亲的规劝，立刻动手收拾她自己的一切东西，拿到屋子外边去。

汉卡感到晕头转向，仿佛在眉心里挨了一拳似的；但她捡起了那张契纸，威胁雅格娜道：

“快些滚，要不我就叫狗咬你！”

这时候，惊讶诧异还是在汉卡心上占着压倒的优势。啊！把整整六英亩土地丢了出来，竟象人们扔掉一只破罐子一样？——她怎么能这样呢？汉卡想，这个女人一定神经错乱了；汉卡用惊异的眼睛瞅着雅格娜。

雅格娜再也不注意汉卡了，她正在把自己的照片取下时，犹兹卡大叫大嚷着走进屋子里来了。

“把珊瑚项链留下；那是我的母亲传给我的，那是我的——我的——我的呀！”

雅格娜正要把项链解下来，却又住手了。

“不，”雅格娜答道，“我决不留下。项链是玛蒂亚斯给我的：是我的东西！”

犹兹卡大叫大闹，汉卡终于不得不把她喝住。于是一切又归于平静；雅格娜似乎变得又聋又哑。她把她的东西都清理出来之后，便赶紧去叫她的兄弟来帮忙搬运。

多米尼柯娃不再反对，但她对于汉卡或犹兹卡说的话，却一句也不回答。只是在她女儿的东西都搬上了车时，她才站起身来挥舞着拳头，说道：

“命运中可能发生的千灾百难，都不会放过你！”

汉卡听到咒骂虽然因痛苦而有点气馁，却处之泰然，她在老婆子的背后说道：“维蒂克放牛回来时，他会把你们的母牛送到你们家去的。其余的东西，晚上也派个人来运回你家去吧。”

当她们默默地离开，绕着池塘走去时，汉卡对她们凝望了好久。她没有闲工夫思索考虑，因为雇工们不久就回来了：所以她小心地把契纸藏在柜里，上了锁。但整个晚上她颓丧而又悒郁，听到雅姑斯叮卡赞美她的所作所为，她也并不感觉愉快。

短工们重新回去干农活以后，汉卡就带着犹兹卡一起到亚麻地里去除草，那儿有好几处地方野花都已经长得黄澄澄的。汉卡拚命干活，想借此把多米尼柯娃的威胁恫吓之词从心中驱除出去，可是驱除不了；安蒂克回来时会怎么说呢？她对这一点特别感到不安。

“我把契纸给他看时，他一定会皱紧眉头的！——啊，真是傻瓜！——六英亩土地呢！光是这片土地本身，几乎就是个农场嘛！”

“呀，汉卡，我们把那封关于格利哥里的信给忘了！”犹兹卡叫喊道。

“是呀，我们忘了。——犹兹卡，放下手里的活儿吧！我到神父家去，请他把信念一念。”

可是神父不在家里，当她远远望见脱掉了黑色法衣的神父在和短工们一起干活时，她担心神父会为了她刚才的举动公开斥责她。“因为，毫无疑问，”她想，“现在他必定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所以，她就找磨坊老板去了，老板这时正和马秀一起在看锯床试车。

“我老婆刚才告诉我，你已经把你的晚婆婆象熏蚊子似的赶出去了。哈哈！你看上去象只鹌鸰，却生着老鹰的爪子呢！”磨坊老板一面大笑，一面开始看信，但他刚看了第一眼，就大声叹息道：“唉，消息糟透了！你们的格利哥里淹死了。——还是早在复活节季节里的事呢……来信通知你们：到区公署去办好申请手续，就可以领取格利哥里的遗物。”

“格利哥里死了？——那么身强力壮！——那么年轻！——他还不过二十六岁，——而且原来定在秋收季节要回家的。——竟淹死了！大慈大悲的耶稣啊！”汉卡听到噩耗便扭动着双手，呜呜咽咽地哭泣。

“好啦，看来遗产都朝你这边涌来了。”马秀怀着敌意，辛辣地说道。“你只要把犹兹卡撵出家门，波利那家的全部财产就都是你和铁匠的了。”

“你已经和老相好特雷莎丢开手，同雅格娜这个新欢搞上了吗？”汉卡打断马秀的话，回敬道；这么一来，马秀便突然变得全神贯注于试车了，而磨坊老板却不由得发出哈哈大笑。

“啊，好一个一拳来一脚去！——好一个勇敢的小妇人！”

汉卡在回家途中弯到玛格达家去，把噩耗告诉她。玛格达痛哭流涕，说了许多哀伤叹息的话：

“这是天主的意思。……啊！一个象栎树一样的壮健汉子……全列普卡村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的……唉，壮丁的命运啊，不

幸的命运啊！——今天在家里，明天就走了！……然后是遗物归家属：米哈尔明天上公署去，把遗物领回来……可怜的人！他是多么渴望重新回家来啊！”

“一切都是天主安排的。他遇到水总是倒霉的。记得有一回他险些儿淹死在池塘里，克莱姆巴救了他的命……想必他命中注定要死在水里的！”

她们一起哀悼，哭泣——然后便分手了；因为她们两人都有许多活儿要干，特别是汉卡。

消息很快便传开了。从田野里干活回来的人们，已经在谈论格利哥里和雅格娜的事情：大家都由衷地为格利哥里伤心，却并不是大家都为雅格娜惋惜；对于雅格娜的事，意见是分歧的。妇女们（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女人）斩钉截铁地站在汉卡一边，猛烈地攻击雅格娜；男子们，虽然犹犹豫豫，倒是倾向于支持雅格娜的。这甚至引起了一些口角。

马秀从锯木厂回家的途中，听到人们在议论纷纷。起初他只是吐吐唾沫，表示轻蔑，或者低声咒骂一句；但是，在普洛希卡屋子外面听到人们的议论时，他禁不住愤愤地嚷了起来：

“汉卡没有权利把雅格娜驱逐出家门：雅格娜在那家里有她自己的财产。”

这时，普洛希卡的脸色红润、身材魁梧的老婆，冲着他干起来了。

“哪里会有这种事情。”她大声说道，“谁都知道，汉卡并不否认雅格娜的土地所有权。不过，汉卡还担心别的事，因为安蒂克随时都会回家来。谁能提防得了住在家里的惯窃呢？难道叫汉卡声色不动、对他们的偷情也眼开眼闭吗？难道叫她这样吗？”

“胡说！这一切都和这件事毫无关系。你那没遮拦的舌头

唠唠叨叨的，不是为了主持公道，而是出于妒忌和恶意！”

你用棍子捅马蜂窝，马蜂便统统飞出来围攻你：妇女们就是这样围攻马秀。

“啊，真是岂有此理！你倒说说看，雅格娜有什么可妒忌的？因为她轻佻风骚、水性杨花吗？因为你们都象狗一样地追逐她吗？因为你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想和她勾搭吗？她是全村的耻辱，祸根。难道我们对她这些丑事妒忌吗？”

“说不定你们是妒忌的：男子汉可弄不明白你们。你们是衰老的肮脏婆娘，对太阳光都会憎恨的呀！如果雅格娜长得象酒店女招待玛格达一样，哪怕做出最丑恶的事来，你们也会原谅她的；可是，只不过因为她是长得最美的女人，你们大家就都想把她淹死——哎，居然想用一汤匙的水把她淹死呢！”

这一番话引起了一场风波，马秀只得逃跑，他一边儿跑一边儿嚷道：

“臭婆娘，烂掉你们的舌头！”

经过多米尼柯娃家时，他从打开的窗子往里张望。房间里点着灯，可是看不见雅格娜，他便不想走进屋去了；他遗憾地向自己的小屋走去，半路上遇见了薇隆卡。

“啊，我刚才到你家里去过。——斯泰和已经把新宅基搞好了，把树干也准备好了，你这就可以动手把树干锯成木材了，你什么时候来呢？”

“啊，也许永远不来了。我对这个村子厌恶极了，也许有一天我会抛弃一切——翻山越岭，远走高飞！”他一面擦身走过，一面愤愤地嚷道。

“一定有什么事情猛烈地刺痛他了，”薇隆卡向波利那家走去，一路上猜测道：“究竟是件什么事情呢？”

晚饭已经做好了，汉卡好整以暇地把一切都告诉薇隆卡。雅格娜给撵出家门的事，薇隆卡听得津津有味；但，听到格利哥里去世的噩耗，她只是说道：

"他死了，来分遗产的人这就少了一个了。"

"少一个人来分——可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

"再加上大地主为交换森林不得不付出的土地，每人就差不多可以到手十七英亩的田地……想想看！……甚至别人的死亡，对那些已经富裕的人也是一笔收益啊！"薇隆卡懊恼地叹息道。

"我对财富倒不在乎，"汉卡说。不过，当她睡到床上，反复想起这件事时，她感到内心有一种不可为外人道的喜悦。

于是她跪下来作晚祷，听天由命地说道：

"格利哥里既然死了，该是天主的意思吧。"她为格利哥里的永远安息热诚祈祷。

第二天中午时分，安姆勃罗司到她家里来了。

"你上谁家去了？"她问。

"柯齐奥尔家。有个孩子给烫死了。她叫我去的，可是，除了一具棺材和几块泥土，什么也不需要了。"

"死的是哪一个孩子？"

"今年春天她从华沙领来两个孩子，死的是小的那一个。孩子掉在沸水桶里，差点儿给煮熟了。"

"看来这些孤儿似乎同她处得不好。"

"处得不好。——她可没有损失：安葬费她也领到了。——不过，我来看你是为了别的事情。"

她心神不安地瞧着他。

"你要知道，多米尼柯娃带着雅格娜上法院去了——我猜想，大概去控告你把雅格娜撵出家门。"

“让她去控告好了。我不在乎。”

“她们今天早晨去忏悔，接下来就同神父长谈。她们所说的中伤你的话，我一半也没听到；可是她们说的话，使神父愤愤地挥动着拳头！”

“一个神父——居然干涉起别人的事情来了！”她不由自主地脱口说道。可是，这个消息整天痛苦地纠缠着她，她心里充满了惶恐之情和不祥的猜测，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夜间，一辆马车在她家门口停下来了。她气喘吁吁、心惊胆战地跑出门去；但，坐在马匹背后座位上的，只不过是乡长罢了。

“你已经知道格利哥里的事了，”乡长开始说道，“这是灾难，但也无话可说了。——现在我还有个好消息向你报喜。今天——最晚是明天，你就重新见到安蒂克了。”

“你在骗我吧？”她问；这消息实在太好了，一时难以相信。

“乡长告诉你如此这般，你就应当相信。我从官府得到通知的。”

“他回来就好了；确实是他该回来的时候了，”她冷淡地回答道，仿佛一点儿欢喜之情也没有似的。乡长考虑了一会儿以后，便象一个朋友般的同她说起话来。

“你对付雅格娜的那一手，把事情弄糟了！她对你提出了起诉，这将使你受到法律惩处，因为你使用暴力、不依法律、擅自惩罚泄愤。你无权把她从她住的房间里驱逐出去。——虽然事情不大，可安蒂克回家时，你们俩都因此要被关进监牢！——你还是听从我诚心诚意的友好劝告：把事情和平解决吧。我一定尽我所能，叫对方撤销起诉；不过对方所受的损害，你也必须赔偿她。”

汉卡昂然挺胸，站在乡长面前，把她心里所想的，直率地对

他说道：

“你讲这种话，是给我的受害人，或者说，你自己的姘妇，充当辩护士吗？”

乡长的鞭子狠狠地抽打马儿，马儿纵身飞驰而去。

第　四　章

汉卡经历了种种痛苦的事故之后，当天夜里通宵未能合眼。她始终认为她听到有人在家宅周围、大路上，甚至紧挨着房子蹑手蹑脚地走动。她侧耳谛听。屋子里的人都沉沉入睡了。尽管树木飒飒作响，夜是寂静的，夜色也不太黑暗，因为星星闪耀着朦胧的光。

屋子里闷得透不过气来。拦在床底下栖息的小鸭，发出难闻的气味，可是汉卡不愿打开窗子。她身底下的眠床和枕头都是热烘烘的，热得发烫；她辗转反侧，心里愈来愈焦躁不安，脑子里百感交集，浑身大汗淋漓。最后，她愈来愈控制不住自己的惶恐忧惧的情绪，便从床上跳将起来，只穿着内衣，光着脚丫子跑出去，擎着胡乱抓到的一把斧头，跑到院子里去了。

院子里什么都是敞开着的。彼特摊开四肢躺在马厩外边，大声打着呼噜。马儿正嚼着干草，身上拴的链子叮叮当当地响。母牛倒没有给拴住了过夜，它们或是在院子里任意走动，或是躺在那里反刍，口角边湿漉漉地垂着涎水，它们向汉卡抬起长着角的大脑袋，转动着深不可测的眼里的黑眼球。

汉卡又回到床上躺下，眼睛瞪得大大的，竖起耳朵静听着，有时候她十拿九稳地觉得自己听到了人声和脚步声。

"也许邻居有人睡醒了，正说着话呢，"她自言自语，竭力给疑团找个解释；但，窗玻璃刚从黑色变成灰色，她就立刻起床，重

新跑到外边去了，这一回她披上了安蒂克的老羊皮。

门廊里，维蒂克的鹳鸟站在那儿睡觉，一只脚缩在身子底下，脑袋伸在翅膀下面；一群鹅挤在栅栏里，形成一团朦朦胧胧的白色。

背后的田野里，泛滥着一大片低垂的灰白色雾霭，只有最高的树冠冒出在雾霭之上，象是浓黑的烟柱。

池塘在黑暗中发出反光，象是盲人的大眼睛，在池塘四周簌簌作响的赤杨，便是眼睫毛；而附近一带，却都笼罩在昏昏然无从透视的雾霭里，沉沉入睡。

汉卡挨着屋子坐下，身体靠在墙上，打起瞌睡来了。当她重新张开眼睛时，她惊讶地看到黑夜已经过去，云层全都燃成红彤彤的，象是一片遥远的大火。

"如果他出发得早，马上就可以到家了，"她朝着大路望去，自言自语地说道。打过一个短短的瞌睡，她神清气爽了；为了消磨日出之前的时间，她拿起孩子们的衣服，到池塘里去洗涤，这时候，天色愈来愈明朗了。

响起了第一声鸡啼，其他的鸡便迅速地跟着啼叫，连成了一片响彻全村的啼声。也听得到云雀在鸣啭，不过是断断续续的；这时候，白色粉墙和浸透了露水的空荡荡的大路，逐渐清晰可见。

汉卡正忙着洗衣服时，有个鬼鬼祟祟的脚步声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好奇地向四周张望，这时有个人影儿从巴尔绥雷克家的院子里出来，打树丛之间溜掉了。

"啊——那是来和玛丽亚幽会的人呀！他究竟是谁呢？"她看不清拿不准，因为人影儿很快就消失了。"咳！那么骄傲的一个姑娘！一个自高自大、以美丽自豪的姑娘——竟私留情人过

夜！——这种事情谁想得到啊？”

汉卡感到震惊。她再向四周瞧瞧，看到磨坊里的一个长工正从村子的另一头溜回来。

“他那个玛格达住在酒店里，他一定是刚从酒店里回家来！——这种男人啊！到了夜间，就象狼一样东闯西闯！——胡作非为！真气人！”她叹息道，但这时却有一种焦急不安之感，使她神经过敏、情绪激动。她继续在凉水里洗着衣服的时候，这种激动之情倒也很快消逝了；她以虽然克制却依旧热情洋溢的声音，开始唱起赞美歌来。

曙光染红天空，
我对天主歌颂！

歌声在自天而降的露珠上荡漾开去，同正在到来的黎明化为一体。

该是起床的时候了：开窗声，木底鞋的卡嗒声，响亮的呼唤声，都说明村子正在醒将过来。

汉卡把她洗好的衣服晾在篱笆上，跑回去叫醒她家里的人。可是，他们睡得正熟，脑袋刚抬起来又倒在枕头上了。

使汉卡十分生气的是，彼特竟对着她大叫大嚷：

“他妈的！太早了！我要睡到太阳出来才起床！”他不肯动窝儿。

娃娃们在大哭，犹兹卡在哀求：

“亲爱的汉卡，让我再睡一会儿吧！我才上床不久呢！”

汉卡于是哄孩子们睡觉，把鸡群赶到院子里，耐心地又等了几分钟；后来，太阳快要喷薄而出了，天空高处一片熊熊大火，池塘在曙光里映得通红，这时她就重整旗鼓，唠叨吆喝起来，闹得

睡觉的人们不得不起床。维蒂克懒洋洋地搔着痒走过来，在屋角上擦擦背脊，汉卡便用尖刻的话训斥他：

“狠狠地揍你一顿，你才会赶快醒来！——是这样吧？你这小狗，干么要这样呢！你昨夜为什么不把母牛关在牛棚里？你存心要叫它们在黑暗中互相抵破肚子吗？”

维蒂克跟她顶嘴，但是，因为她猛扑过来，他就抢先溜得不见影踪了。接着，她一面向马厩里张望，一面叱责彼特道：

“马儿在啃着空槽哩！——你呢！太阳出来了，你竟然还在床上躺着！你这懒骨头！”

“你咕咕喳喳的，倒象下雨之前的喜鹊，”他嘟嘟囔囔地还嘴。“吓，全村都能听见你的声音了！”

“让大家听见好了！让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地地道道的懒崽子，贪吃懒做的寄生虫，鬼混游荡的二流子！——不过，如今主人就要回家了，我可以担保，他一定会叫你们循规蹈矩的！”

“犹兹卡，”她这一回是在院子的那一头叫喊，“斑牛的乳房涨得硬硬的：给它挤奶要仔细，别象你上回那样，挤一半留一半的。——维蒂克！你吃了早饭就出去；如果你象昨天那样，让羊群迷路，我可要追究了！”……她就这样走来走去，发号施令，到处督促人们干活，她自己也自始至终都在尽力干活：喂鸡，喂那挨在房子附近的猪，把一桶薄薄的面粉蛋奶糊糊端给刚断奶的小牛喝，把煮烂的麦片粥给小鸭子吃了，又将它们赶到池塘里去。维蒂克背上挨了一拳，也到手了一袋食物。连鹳鸟也没有给忘记；她摆好一只小瓦锅在它面前，锅里盛满了上一天煮的马铃薯。鹳鸟克里克一克里克地叫，把长嘴巴伸到锅里，高兴地开怀大吃。汉卡到处走动，事事留神，把一切都管理得十分井井有条。

维蒂克刚把母牛和羊群带去放牧，汉卡就跑到彼特那儿去

了，她对他那种吊儿郎当的样子，实在看不顺眼。

“把牛棚里的牛粪统统收拾干净！”她下命令道。“堆积在那儿，对母牛在棚里过夜有害处，弄得它们浑身都是粪，脏得跟猪一模一样了。”

正是这个时候，太阳的燃烧得红彤彤的眼睛从远方张望着他们，而柯莫尔尼基们也赶来干活了：他们租了亚麻田和马铃薯田，用劳动来偿付田租。

汉卡叫犹兹卡动手削马铃薯皮，她自己给娃娃喂了奶，将围身布裹在头上，嘱咐道：

“这儿的每一桩事情，你都要留点儿神！如果安蒂克回来，你就来通知我：我在卷心菜田里。——来干活吧，好样的人们，趁着天气凉快，还有露水。咱们先把卷心菜掘起来，吃过早饭，再动手接着干昨天的活儿。”

大家沿着从前掘过泥炭的废墟走下去时，有几只田凫在她们头上盘旋，也有些鹳鸟在低洼的沼泽地上跋涉，脑袋向前伸着，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空气里弥漫着沼泽的气味，其中还混和着香蒲和白菖的芳香。——泥炭田的废墟上长满了一丛丛的香蒲和白菖。

于是她们动手干活，一面掘卷心菜，一面便谈起话来，当然是从那没有穷尽的话题——天气说起。卷心菜长得很好，可是杂草丛生：蒲公英又高又大，水萍连绵蔓延，野蓟甚至蔚然成林了。

“人不需要的，不播种的，却长得最多，”一个妇人一面把杂草根上的土块打掉，一面说道。

“一切罪恶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另一个妇女说道，“谁也不播种罪恶，可是世界上充满了罪恶。”

“因为罪恶的生命力强！”雅姑斯忛卡插嘴发表她的独特见

解。“哎呀！只要人活着，罪恶就存在。常言道：‘消灭罪恶，断送一切欢乐。’又说道：‘要不是不惜代价培育罪恶，人早就死尽灭绝了。’——可见，罪恶必定也有益处，就象杂草一样：罪恶和杂草毕竟都是天主创造出来的啊！”

雅姑斯叮卡的这种神学理论，受到汉卡严厉的驳斥。“什么！……天主创造罪恶？只是因为人象猪一样，用鼻子东拱西拱的，把一切事情都弄糟了。”于是大家就不再说下去了。

太阳已经升到高空；雾霭完全消失时，其他妇女也一群群地从村子里出来了。

汉卡嘲笑她们。

“好样儿的干活能手！一直等到露水快干了才上工，怕沾湿她们的双脚吧？”

“大家可并不都象你那样急着要干活。”

“大家可并不都象我那样给逼得非干活不可啊，”汉卡叹了一口气，回答道。

“哦，你丈夫这就回来了：你可以休息享福了。”

“我发过誓了，如果他回来了，我要到钦斯托霍瓦去过圣母节。乡长通知我，他今天要回来了。”

“衙门里的人必定知道的，所以这个消息是靠得住的。——今年步行到钦斯托霍瓦去的人可多呢。据说，风琴师的老婆也要去朝拜圣地，她还对我说，神父要和大家一起去朝圣呢。”

雅姑斯叮卡拿神父的打算取笑。“谁替他捧着肚子呢？靠他自己可朝不了圣。——不，不过是嘴上说说罢了，神父往常总是说说罢了。”

“我倒和别人一同去朝圣过几次，很想每年去一次，”斐利普卡叹息道，她正从池塘那一边走过来。

“人人都渴望有段闲逛的时光。”

“啊，天哪！”她继续说下去，对别人的嘲弄，根本没在意。“真是开心极了！一路上尽是有趣的事物，看得人乐呵呵的！而且你见识了世界，听到了不少东西，也做了不少祷告！……在几个礼拜之内，你觉得自己摆脱了一切烦恼和忧虑。觉得自己好象重新投胎做人似的！”

“一点不错，好多人对我讲过同样的感受，”汉卡说，“朝圣的人得到天主神恩格外的保佑。”

有个小姑娘，穿行于芦苇和一丛丛茂盛的赤杨之间，正急急忙忙地在向她们赶来。汉卡用手遮住阳光，定睛看去，认出小姑娘就是犹兹卡，听到她远远的在叫喊，还挥动着双臂呢。

“汉卡，汉卡！安蒂克回家了！”

汉卡丢下锄头，跳了起来，仿佛要象鸟儿似的飞回家去；但她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放下原来卷起的裙子，虽然欢天喜地之情和怦怦的心跳使她几乎说不出话来，她还是象压根儿没听到什么消息似的，平静地说道：

“我不在，你们继续干活就是了；早饭，回家来吃吧。”

妇女们你瞧瞧我，我瞧瞧你。

“她不过是表面上镇静罢了，”雅姑斯叮卡说道，“不然的话，人家要笑话她想丈夫想得忘形了。——要这样控制自己，我可做不到！”

“我也做不到！——但愿天主保佑，安蒂克不再走错路才好！”

“如今雅格娜不再挨着他住了，他总可以改邪归正吧。”

“啊呀呀！一个男子闻到了女人衬裙的气味，他就会跑遍世界钉牢她的！”

“这话说得对。野兽贪食，也不象有些男子好色那样，竟弄

到坑害自己的地步。”

妇女们就这样谈谈说说，松松垮垮，差点儿要停止干活了。这时汉卡正在赶回家去，一路上同犹兹卡和她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说着话儿，尽管她对她们说的话也好，她们对她说的话也好，她都没有在意。

“罗赫和他一起来的吗？”她再三问道。

“是的，——我已经回答你好儿遍了啊！”

“他的脸色怎么样？——怎么样？”

“这叫我怎么说给你听呢？——他一进门，在门口就问：‘汉卡在哪儿？’我回答了他，就跑来找你——我全都讲给你听了啊。”

“他问起我呢！——但愿天主……！但愿他……”她高兴得身不由己，连说话也不连贯了。

她老远就看见他和罗赫一同坐在门廊里；他一看见她，就走到院子里来迎接她。

她愈往前走，步子愈慢；因为两腿发软，她抓住道旁的篱笆，以防跌倒。她觉得呜咽梗塞了喉咙，脑子里迷迷糊糊的，她口里只迸出了这几个字：

“你回家了！——终于回家了！”——她再也说不下去，因为欢喜的眼泪使她噎住了。

“终于回家了，亲爱的汉卡！”他用充满深情厚爱的、有力的拥抱，把她紧抱在胸前。她以不可控制的热情，偎依在他的胸侧，这时幸福的眼泪流过她苍白的面颊淌了下来，她的嘴唇颤抖，她象孩子一样天真纯朴地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丈夫。

她好久才能说出话来；不过，说实在的，有什么话能表达她心中的感受呢？她恨不得跪在他面前，吻他脚上的尘土；她的唇

边迸发出一句半句话时，它们不过象是奉献在他面前的鲜花，发出幸福的芳香、浸润着她心血的露珠的鲜花；她忠诚的眼睛洋溢着无限的情爱，怀着一片靠主人的意愿和宠爱过日子的小狗的赤胆忠心，把这些鲜花放在他的脚下。

“你可真瘦啊，最亲爱的汉卡！”他温情脉脉地抚摩着她的脸，说道。

“瘦也不奇怪，我吃了那么多苦，等了那么久！”

“可怜的女人！”罗赫这时插嘴道；“她一向拚命干活，劳累过度了。”

“啊！你也回来了，罗赫！我怎么竟把你忘了呢？”她迎上前去，吻他的双手，他笑着答道：

“很容易忘啊！——闲话少说，过去我但愿能把你丈夫弄回家来；如今他可回来啦！”

“是呀，他真的回来了！”她大声说道，她站在安蒂克面前，爱慕地打量着他。同过去比较，现在他白得多了——体态英俊多了——那么美丽，那么一表堂堂——仿佛换了个人似的！她瞧得傻了。

“你的眼睛那么打量着我，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变了吗？”

“不，没有什么变化……可是，总有点儿不一样！”

“噢，我重新干庄稼活的时候，不久就会恢复我从前的老样子的！”

这时，她窜进屋子里，抱着新生的小儿子出来了。

“安蒂克，你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呢！”她大声说道，把大哭大叫的婴儿举了起来。“你瞧瞧吧，可象你呢，好比两粒豌豆，一模一样。”

“多棒的小家伙，”安蒂克用外套的下摆裹住婴儿，摇他哄

他。

“我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罗赫！——喂，彼得，到爸爸这儿来呀，”她把另一个孩子推上前去，孩子爬上安蒂克的双膝，咿咿呀呀说着稚气的话。安蒂克温柔地爱抚他，象对待那另一个孩子一样。

“亲爱的小东西！小逗逗！——彼得长得好大啊！——他已经会说上几句话呢……”

“噢，他可懂事呢，还挺聪明！要是他能弄到一根小鞭子，他就立刻噼噼啪啪地赶鹅去了！”她走过来蹲在孩子们身边。“彼得！来！来喊‘爸爸’！”

孩子确实含含糊糊地发出了类似“爸爸”的声音，接着他又象鸽子似的自言自语起来，一面还拉他父亲的头发。

“犹兹卡，”安蒂克说道，“你干吗这样斜着眼睛看我呀？到这里来吧。”

“不过我不大敢，”她说。

“到我这里来，傻丫头，到我这里来吧！”他以和蔼可亲的、兄长的情谊拥抱她。

“如今你在一切事情上都要听我的话，就象过去你听父亲的话一样。别害怕：我决不会苛待你的；在我手里，你也不会吃亏遭难的。”

小姑娘想起父亲和淹死的格利哥里，突然痛哭流涕。

“听到乡长告诉我格利哥里去世的时候，我悲痛得目瞪口呆。”安蒂克说。“他同我多亲密啊！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已经考虑好我们该怎样分田分地，我甚至想到给他找个老婆！”他十分伤心地说下去时，罗赫为了使大家的思绪从这个悲戚的话题转移开去，便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道：

“谈谈倒是挺好，不过肚子饿得哇哇叫总不行啊！”

“哎呀！我忘得一干二净了……犹兹卡，你替我捉住那两只黄色小公鸡……咯，咯，咯！过来吧！……你们先吃鸡蛋？还是吃点儿新鲜面包和昨天才做的黄油？——一点不错，先把小公鸡的头宰了，再把它们在开水里烫一烫，去掉毛！……我用不了多少时候就会把一切准备好的……我竟忘了做菜，我真是个大傻瓜！”

“汉卡，别杀鸡了；以后再吃鸡吧。现在我倒想吃点儿家常便饭，吃点儿家乡风味的东西，我吃城里的菜肴都吃厌了：给我马铃薯和酸菜汤就行了！”安蒂克愉快地笑着说道。“不过，要给罗赫另外做个菜！”

“多谢了；说到吃菜，你们和我口味是一样的，别另外做了。”

汉卡出去准备菜肴。此刻马铃薯已经在煮了，她只要到伙食房里去拿一根大香肠来做酸菜汤。

“安蒂克，这是我特地为你留着的。你捎口信叫我杀一头猪过复活节，这香肠就是用那猪肉做的。”

“这大香肠挂起来，倒很象美丽的花彩；不过，靠天主保佑，我们会把它吃个精光的！——哦，罗赫，礼物搁在哪儿呀？”

老人把一个大包裹拖到前面来，安蒂克便从包裹里掏出各种各样的东西。

“汉卡，这是给你的，你到外边去时围着吧。”他递给她一条羊毛围巾——正好跟风琴师老婆的那条围巾一模一样！——墨黑的底色上缀着大红大绿的方格花纹。

“给我的！安蒂克啊，你真好，你没有忘记我！”她感激极了，不由得叫了起来。

“罗赫提醒我的，”安蒂克老实说道，“要不，我就忘记了。我们一起去挑选、购买的。”

他们带回来好多礼物：他还给汉卡买了一双皮鞋，一块包头的丝头巾：天蓝色，上面缀着黄色小花。犹兹卡也得到这么一件礼物，不过是绿色的；还有绉边和几串念珠，用一条长缎带扎在一起。给孩子们的是姜饼和口琴；甚至还有一包东西搁在一边没有打开，那是送给铁匠老婆的。维蒂克和长工彼特，他也没有把哪一个忘了。

他把新奇的礼物一件件地拿出来，她们大家都啧啧称羡，仔细端详，并且试试尺寸大小！欢喜的眼泪从汉卡的面颊上奔流而下；犹兹卡惊讶得糊涂了，用双手捂着脑袋。

"这些礼物，你们都受之无愧。罗赫告诉我，庄稼活儿你们桩桩件件都料理得挺好。——大家别说了，我不是来接受大家的道谢的！"他大声说道，因为她们都在挤过来拥抱他，表示感谢。

"我做梦也从来没有想到买这样美丽的皮鞋，"汉卡试穿新皮鞋时说道，她依旧是欢喜得要流泪的心情。"我穿起来稍为紧了一点儿，因为我现在光脚丫子走路；可是到了冬天，皮鞋就合脚了。"

罗赫问起村子里的情况。汉卡都一一讲了，可她忙于准备菜肴，回答得丢三拉四、杂乱无章。没有多久，她便在他们面前摆上了一大盘煮马铃薯，里边夹着许多肥咸肉；还有毫不逊色的一大盆酸菜汤，汤里荡漾着粗大的香肠，从各方面看来都象是个浮动的车轮。

于是他们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

"这才是我喜欢吃的菜，"安蒂克高兴地大声说道；"大蒜放得多，香肠才够味儿！吃过这个菜，人才觉得肚子里有点儿东西，踏实了。可是，在监牢里……他们给我吃什么呀——他妈的见鬼去吧！"

"啊，可怜的亲人，你一定饿坏了！"

"唉！弄到后来，我什么都不想吃了！"

"小伙子们告诉我：监牢里给你们吃的东西，只有饿狗才吃得下去，真是这样吗？"

"这话有点道理；不过最糟的还是给关在屋子里头。天气寒冷的时候，倒还可以熬一下；可是，太阳晒得暖烘烘的时候，我闻到了土地的气味，——啊，那时候我就冒火了！我甚至想拆掉窗口的栅栏；可是他们不让我拆。"

"他们在监狱里打人——这是真的吗？"汉卡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当然打人。不过，那时监狱里满满的都不是好东西，天天打他们也是应该的。可是，没有人敢动个手指头碰我一根汗毛！谁敢碰我……吓，我就当场结果他的性命。"

"是啊，确实是这样啊！你力气那末大，世界上有谁能打倒你呢？"她说，得意地用眼睛瞅着他，并且体贴入微地留神着他的眼色和手势。

汉卡已经把床铺和枕头给他们搬到了储藏室里；他们不久就吃完饭，到那儿去睡觉了。

"我可以断定，"安蒂克大笑着说道，"我们两人在那儿都会大睡特睡，睡得骨头都酥了！"

汉卡给他们把储藏室的大门关上之后，她可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为了掩饰这种感情，她跑到芹菜田里去除草，她泪如泉涌，不时地向四周张望。她流的是欢喜的眼泪——为什么流泪？因为太阳暖烘烘地晒着她的肩膀，苍翠的树叶在她头顶上飘拂；因为鸟儿歌唱、花香扑鼻；而且她觉得内心深处是那末舒畅、宁静、幸福！——仿佛她刚奉行忏悔礼回来一般——也许比

忏悔之后更加心情舒畅呢!

"主啊,天主耶稣啊,这一切,都是靠你保佑啊,"她抬起泪眼仰望上苍,喃喃地低声祷告,身受大恩,她的灵魂里充满了深刻而难以形容的感激之情。

"一切都不可思议地变了,"她喜极若狂,唏嘘不已。——在他们睡熟的整段时间里,她始终处于一种甜蜜的魂不守舍的境界。她守护着他们,好比母鸡守护雏鸡一样;她把孩子们远远的带到果园深处,免得他们把睡觉的人吵醒了;她把家畜家禽都撵到院子外边去了,也不管猪是否拱掉新生的马铃薯,鸡是否扒坏黄瓜的秧苗。

这一天长得令人痛苦,但也无可奈何。早餐,午餐的时间过去了:他们还是在沉沉酣睡。她把所有的人都派出去干活了;她不在场,他们究竟在劳动还是在偷懒,她都毫不在意。她或是继续站在那里守望,或是在正屋和储藏室之间悄悄地走过来又悄悄地走过去。

她几次三番把他买给她的东西拿出来,穿穿脱脱,口中嚷了出来:

"世界上还找得到象他这样亲切温存、体贴入微的男人吗?"

可是,她终于跑到村子里,瞧见妇女就招呼道:

"你可知道,我那当家的回来了!如今正在储藏室里睡大觉呢!"

她的眼睛和脸都在微笑,容光焕发;她全身散发出欢欣鼓舞的情绪,使大家都很惊讶。

"那个囚犯在她身上施展了什么魔法啊?哎,她为这男人高兴得疯疯癫癫了。"

"你瞧着吧,用不了多久,她就会变得自高自大、趾高气扬

了！”

“啊，不过只要安蒂克老毛病重新发作，就会弄得她低声下气的。”妇女们这样多嘴多舌地闲扯着。

妇女们的种种闲话，她一句也没听到。——她立刻回到家里，准备一顿头等的正餐。可是，听到有几只鹅在池塘里吭吭地叫，她就跑出去，把石子连珠炮似的打过去，不许它们吵闹；这就险些儿引起一场同鹅群的主人——磨坊老板娘的吵架。

她刚把下午的便餐给她家在田里干活的人们送去，安蒂克和罗赫两个人便从储藏室里走出来了。房子前面凉爽的树荫底下，已给他们摆好了正餐。啤酒和伏特卡齐全，甚至还有餐后的水果——从神父家捎来的半筐红熟的樱桃。

“好丰盛的正餐，”罗赫微笑着说道；“简直是一席喜酒啊！”

“庆祝一家之主回家，总不该弄点次等菜肴吧？”她答道，她忙着照料他们吃菜，自己却吃得很少。

正餐刚吃好，罗赫便到村子里去了，说是晚上再来；这时，汉卡对她丈夫说道：

“你去看看田地庄稼吗？”

“当然啦！我的‘假期’满了；现在我必须抓紧干活了。——天主啊！真没想到，我竟那么快就继承父亲的田产了！”

他感慨系之，跟在她后面走去。她先带他去看马厩，三匹马和一匹马驹子在厩里喷着鼻息蹬着地面；然后再去看空牛棚和谷仓，仓里堆满了新近刈割的干草。他朝猪栏里边看看，向堆放各种农具和工具的棚子里瞧瞧。

“那马车得搬到打谷场上去，这儿太热，漆正在剥落呢。”

“我嘱咐彼特不止一次了；可这家伙只当做耳边风。”

她把猪和鸡鸭都唤到身边来，因为数量很多，她非常得意；

然后她向他讲起庄稼活儿：种了什么，种在哪块田里，各种庄稼又收了多少。她讲完时，他说：

"我简直想象不出你一个人是怎么料理这许多事情的。"

"为了你的缘故，我还能做得更多！"她悄悄说道；听到他的称赞，她喜不自胜，悄声细语这就热烈地从心底里涌了出来。

"汉卡，你是好样儿的……很能干，很有办法！——真是出于我的意料之外。"

"我不得不干啊，情势所迫，只能这样。"

他们看过樱桃半熟的果园，芹菜田和洋葱田，卷心菜还没有长大的菜田，便回家来了；当他们走过他父亲以前住的房间时，他从窗口向里边张望了一下。

"雅格娜上哪儿去了？"他看到房间里空空如也，诧异地问道。

"在她娘家。我把她撵出去了。"她用坚定的声音回答道，一面仔细观察着他的脸色。

他皱皱眉头，想了一下，便点起一支香烟，用平静而又仿佛漫不经心的口吻说道：

"多米尼柯娃是只凶恶的野兽；给撵了出去，不打官司是不肯罢休的。"

"我昨天听说，她们母女俩一同去告了一状了。"

"唔，唔，'从告状到判决，有好长一段时间'；可是我们必须把事情好好考虑一下，别让她施展诡计把我们耍了。"

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他听——当然没提好些细节。他听她讲下去，也不提出什么问题，只是皱紧了眉头。但是，当她递给他那张契纸时，他却嘲弄地哈哈大笑。

"你拿了这张纸也不妨……不过，这纸是毫无用处的！"

“怎么会呢?——这就是你父亲写给她的笔据啊!”

“断了的拐杖有什么用? 如果她到公证人那儿去挂失,宣布这张契纸无效,那倒是有点用处的。她把契纸扔给你,是嘲笑作弄罢了!”

他耸耸肩膀,抱起小彼得,向篱笆旁的踏脚墩走去。

“我到田里去看看就回来,”他回过头来对她说道;她听出了话里的意思,虽然很想同他一起去,也就停步了。他走过当初的草堆(如今已修整一新,堆满了新刈的干草),从沉重的眼皮下瞅了一眼。

“草堆是马秀堆好的!”她站在踏脚墩那儿大声告诉他。“光是一个顶,就用了好几十捆干草哩。”

“好,好,”他对这种小事不感兴趣,含含糊糊地答道,沿着田塍,穿过马铃薯田,大踏步地走开去了。

村子里这一边的田地,这一年种的几乎都是秋播作物:所以他没有遇见几个人,遇见的,也只是简简单单打个招呼便各走各的。可是不久他就走得更加缓慢了,因为开始感到彼得抱在手里很重,炎热而没有风的天气也使他怪难受的。他停下步来,几乎对每一块田都仔细检查一番。

“啊! 野草长得太多,亚麻简直气也透不过来了!”他瞧着一块块的亚麻田说道,亚麻的花朵蔚成一片天蓝色,可是中间星星点点生满了野草的黄花。

“她买了没有筛过的亚麻子,自己也没有筛就播种了!”

然后他紧挨着大麦田停下步来,大麦发育受阻,干渴缺水,田里长着野蓟、春黄菊和棱模,麦子倒看不大见。

“他们下种的地太潮湿了。——这猪啊! 他把田地毁了! 他把土地耕得这样,真该扭断这混蛋的颈子! 怎么耙的地呀,到处

都是狗尾草和茅草！”他很是恼火。

但，他一会儿就来到一大片黑麦田跟前，麦穗沉甸甸的，在阳光里起伏波动，飒飒作响。这是个鲜明的对照：黑麦长得十分茂盛，麦秆粗壮，麦穗饱满。

“长得象一片松林！啊，那是我父亲播种的……哪怕大地主也拿不出更好的黑麦来！”——他捋下一颗麦粒，放在手里揉搓着。麦粒饱满漂亮，但还柔嫩，容易被冰雹打伤。

不过，他停留的时间最长、赞赏不置、饱看一番的，要数小麦田了。小麦长得倒不很整齐，这儿密密地成丛成簇，那儿稀稀地空出一块来，可是麦穗通体光润，颜色浅黑，密密麻麻，颗粒大大的。

“头等的收获！虽然种在坡地上，却没有遭到一点儿干旱……收获的是足赤纯金！”

走到村子尽头，他回过头来凝望。人们在教堂墓地附近刈割苜蓿，镰刀在牧场上挥动闪烁，仿佛闪电的光芒。一群群的白鹅在休耕地里啄食；人们涌来涌去，象是蚁群。在更高更远的地方，依稀可见孤零零的几处人家，多节拱曲、俯垂在大路上的树木；再就是越来越多的大片土地，连绵溶入远方，仿佛溶入波涛起伏的苍海似的。

万籁俱寂；闷热的空气在颤动；它仿佛是白热火焰化成的气氛，可以看见有只鹳鸟在其中走来走去或敛翅站住，有只乌鸦飞翔而过，热得喙裂，嘴巴张得大大的。

高高的天空但见一片浓烈的深蓝色，只有几朵白云浮游而过。可是在地面上，干燥而炽热的风却在撒野：一忽儿旋转蹒跚象个醉汉，一忽儿突然长啸着跳将起来；再不然就躲藏在看不见的什么地方，然后又出乎意料地从麦田里冒了出来，捉弄着麦

子，吹得它东倒西歪，麦浪涌过来涌过去——同样突然地，风又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它到哪儿去了，这时麦田里一片窃窃私语，仿佛在抱怨风行动粗暴呢。

安蒂克来到森林边缘他家那块休耕地上，心里又冒火了。

“还没有翻耕，也还没有施肥！我们的马儿闲着，牲口的粪成堆地浪费掉了……这些对他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下流的混蛋！——叫一切都……”他狠狠地咒骂着，走近白杨大道旁的十字架。

不过，这时他倦了乏了，还有点儿头晕，喉咙里沾满了尘埃，他在波利那的十字架附近的白桦树荫中坐下。小彼得睡熟了，他把这孩子放在他脱下的外套上；然后他擦掉额上淋漓的汗水，眺望眼前的景色，陷入了沉思。

森林在下午刚投下的阴影，正迟疑不决地转移到麦田里去。阳光下红彤彤闪耀的树冠，正互相飒飒地说着话儿，而下面榛木和山杨的低矮树丛，却颤抖得象患疟疾的人一样。啄木鸟不断地啄着；喜鹊在看不见的地方鼓噪。不时有蜂虎鸟掠过纷披苍苔的老橡树——那鸟可是一团飞翔的彩虹！

从森林里阳光也难得射进去的幽静深处，吹来一阵凉风，这种风饱和着蘑菇与松脂的气味，以及烈日下将沸未沸的池水的气味。

突然见到森林上空有一只老鹰出现；老鹰在田野上盘旋着，它停顿片刻，便向麦田里猛扑下去。

安蒂克跳上前去挡住老鹰，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串羽毛从天上飘荡而下，那强盗从空中逃掉了，下面，几只鹧鸪在痛苦地叽叽乱叫，一只吓坏了的野兔乱窜乱逃，白色的短尾巴上下摆动。

“动作干净利落！好勇敢的盗贼！”安蒂克心中想道，重新坐了下去。“是啊，老鹰也得想法子弄点东西吃吃。这是天经地义！”他一边琢磨，一边把外套盖在小彼得身上，因为无数黑色的野蜂和大蜂正嗡嗡地绕着他们飞舞。

他回想起最近的那些日子里，他是抱着多么迫不及待的心情，多么强烈地渴望着重新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啊。

“这些恶棍，折磨得我好苦！”他咒骂道。接着他就一动也不动了。——正好在他面前，有四、五只鹌鹑互相啼唤着，胆怯地从黑麦田里探出头来，一听到声音却又立刻缩了回去。原来有一群麻雀降落到一棵白桦树上，扑动着翅膀，吵着嘴，打着架，又咭咭喳喳、吵吵闹闹地飞到下面沙土上去了……突然，它们都不吭声了，身体也仿佛在地上生了根，一动也不动了。——老鹰又飞翔而过啦，飞得那么近，老鹰的黑影子正在下面的麦田上掠过！

“吵吵闹闹的小东西！老鹰立刻把你们吓得不吭声了！”安蒂克沉思默想。“同人类一模一样的。多少人只消吓唬一下，就立刻不作声了！”

有几只鹡鸰飞到大路上，在他身边跳跳蹦蹦，他伸手一抓，几乎抓到了一只。

“我差点儿就可以给孩子逮到一只蠢鸟呢。”

随后，成群的乌鸦接二连三地从森林里飞出来，看见什么就啄什么。闻到了人的气味，它们便小心翼翼地歪着脑袋凝望，张开丑恶的嘴巴，愈来愈近的跳将过来，绕着他走动。

“啊，不！我可不是给你们当大菜吃的，”他哈哈大笑，把一块泥土向乌鸦扔过去；乌鸦象被人发觉的偷儿一样，悄悄地逃跑了。

可是，过了一阵以后，当安蒂克这样凝望着乡村，全神贯注

于乡村的一切声音与景色的时候，他周围所有的小动物都开始大胆地靠拢挨近他了。蚂蚁在他的背上爬行，蝴蝶再三逗留在他的头发上，瓢虫在他的脸上漫步，绿色大毛虫以极大的兴趣在他的靴子上象勘探似地爬行着；松鼠也从森林里探出头来张望，红棕色的尾巴翘得高高的，仿佛在考虑它们要不要接近他。然而，他对哪一个小动物都没有在意：他的心沉浸于一种梦幻似的境界里，乡村的景色在他的心里唤起了这种境界，使他充满了不可名状的快感。

他觉得他自己仿佛就是吹过麦田的风，就是青草上柔和苍翠的光泽，就是流过灼热的沙滩、穿越刈割不久散发清香的牧场的那粼粼溪水。他觉得他自己同那在大地上空高飞的鸟儿合而为一，以"生命"的不可思议的伟大鸣声，朝着太阳高呼：好象他已经变成了麦田的簌簌作响，松林的萧萧摇曳，变成了生长不息的万物的闯劲和动力；好象他也变成了那在欢乐中抚育万物的、神圣的大地母亲的神秘莫测的神力了。他也知道他自己，知道所有这些东西都荟萃于他一身了：所有他看到的，他感觉到的，他接触到的和理解到的，他捉摸不透而只见到浮光掠影的东西。——他所捉摸不透的东西，许多人在垂死的片刻才清楚地看见；而且只是朦胧地隐约出现于人的灵魂里，蔚然成气，把灵魂高举到未知境界里，灵魂在这种境界里流下不可言传的极乐之泪，而无法满足的渴望却又象石头似的把灵魂压了下来。

但这些个遐想都象浮云似的掠过他的心头：一个还没有能搞清楚，第二个就取而代之，跟第一个同样地具有吸引力，却更加难以领悟。

他是清醒的，然而有一种仿佛睡意的困倦之感，落到了他的眼皮上；他不知怎的被引进了神飞魂越的境界，他所感觉到的，

就象人们在弥撒最神圣的时刻所感受到的一样：灵魂在崇拜敬慕中悠悠飘扬，向着天使居住的花园，向着幸福的土地——乐园或天堂飘去！

他虽天性刚强粗鲁，决不多愁善感，然而在这些神圣的时刻，却准备俯伏在大地之上，用热烈的接吻去吻它，用最亲密的拥抱去抱它。

"究竟是什么东西弄得我这样心醉神迷呢？没有别的，必定是空气的变化，"他擦擦眼睛，皱皱眉头，咕咕哝哝地为自己的感情找个辩解。但事实上确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主宰着他，如今他浑身洋溢着欢乐的安详之感，那是无论如何摧毁不了的。

他知道自己回到土地上来了，回到他的土地，他父亲和祖先的土地上来了；他感到灵魂欣悦，心脏每一次跳动都在欢乐地大声向全世界宣告："我重新回到这里了，我要永远留在这里了！"——这难道有什么奇怪吗？

他振奋精神，下定决心迎接新的生活，走上他父亲和祖先的道路：要跟他们一样，弯着腰肩负起艰辛劳动的车轭，勇敢地不知疲倦地拉着那车轭，直到小彼得来接替他为止。

"仁慈的耶稣啊，只要这是你的旨意，年青的就要继承年老的，儿子就要继承父亲，一代又一代的，继续不断地劳动下去，这就是人世的规矩，"他沉思冥想，心中这样说道。

他双手捧着脸，低垂着脑袋；因为如今他百感交集，良心的谴责又唤起了伤心的回忆——他承认自己犯了许多罪恶，而这些回忆所触及的，便是使他蒙受奇耻大辱的辛辣痛苦的真相。

他的这种忏悔是件难事，他发觉要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安宁可大不容易；但他击败自己的固执，克服自己的骄傲，用真正的悔过之心，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以极端的严厉和公正的判断，

检查自己的一举一动。

“我过去不过是个声名狼藉的傻瓜罢了！”他怀着深切的悲哀想道，嘴唇一扭，露出苦笑。“世界上的一切都必须按照一定的规矩秩序各就各位。啊，我父亲说得可聪明呢：‘所有的车子在同一条路上行驶的时候，谁从车子上摔下来就倒霉了，就会在车轮下被碾得粉身碎骨。’——不过，每一个人都必须运用他自己的理智，由他自己来认识体会这个道理；这可确实要花很大的代价啊。”

这时从树林里传来了牲口哞哞鸣叫的声音。牲口正在扬起的大片尘埃里纷纷回家：牛群，羊群，看守着牛羊、留神不让它们到田里吃麦子的狗儿；打了好几下才撵回来的、哇哇乱叫的猪群；以及悲伤地寻找着失踪的母亲的小牛犊儿。牧人们有几个骑马，其他的都和牲口一同步行，他们鞭打和吆喝着牲口，吵吵嚷嚷的谈话也滔滔不绝。

安蒂克带着彼得站在路边让牲口走过，这时维蒂克看到了安蒂克，便走过来吻他的手。

“我看你这一阵长得好大啊。”

“我确实长大了。去年秋天给我穿的长裤子，现在不过勉强遮住膝盖罢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女主人一定会给你一条新裤子的。——牧场上的草，可够牛群吃的吗？”

“咳！不够吃，草都干了枯了。如果主妇在家里不给牲口吃饲料，它们就压根儿没有奶了。——把彼得交给我吧，我让他骑一会儿马。”他恳求地补充道。

“那他就一定从马上摔了下来！”

“哪里的话，摔不了：我常常让他骑在我们家那匹小雌马上，

带他到处跑的！何况，还有我在那儿扶着他呢。——他喜欢骑马，喜欢对着马儿大叫大喊！”——维蒂克抱起孩子，把他放在一匹垂头缓步的老马背上。彼得用他的小手抓住马的鬃毛，用他的光脚跟敲打马的肚子，兴高采烈地大声叫喊。

“好样儿的小家伙！我的亲爱的孩子！”安蒂克赞叹道。

西沉的太阳把天空染成一片金黄和淡淡的宝石绿，风平静下来了，降下的露水使麦穗垂倒了头，这时安蒂克便立刻离开大路，找一条直达他家的捷径走回去。

安蒂克缓缓而行，许多回忆接踵而至：回忆中有雅格娜，形象生动，如同真的一样。他擦擦眼睛，想抹掉这个幻影，可是抹不掉。一点也由不得他，雅格娜同他肩并肩地散步，就象从前那样；而且就象那个时候一样，她仿佛全身焕发出一种招人喜欢的光彩，这种光彩使他的热血往脑袋里奔涌。

“汉卡把她撵了出去，也许倒是件好事！雅格娜之于我，好比肉上的溃疡——正在化脓的溃疡！——不过，过去的事情决不会重演了，”他说，一种不可思议的痛苦猛啮着他的心；接着，当他走进家门时，又严厉地责备自己道：“我真是放荡到了极点了！”

院子里，她们都在忙于黄昏时要干的活儿，犹兹卡在牛棚外一边唱着尖声尖气的小调一边挤着牛奶，汉卡在门廊里煮着风肉。

安蒂克走进去看看他父亲的房间时，他的老婆跟了过来。

“我们把这里的东西整理就绪以后，就搬到这边来住。——家里可有点儿石灰？”

“有，我在集市上买了点儿石灰，明天叫斯泰和来：叫他把这房间粉刷一下。——将来我们住在这里一定舒服得多了。”

他一面考虑一面对每个角落都打量了一下。

"你到田里去了?"她怯生生地问他。

"去了。一切都安排得很好。汉卡,我自己也不会搞得比你更好些。"

听到他称赞她,她高兴得脸都涨红了。

"只不过有个问题,"他继续说道,"叫彼特回去养猪吧,可不要他耕种我的地了! 这是个不中用的蠢货!"

"我把他看透了,我已经在物色别的长工了。"

"哦,我来对付他,——如果他不听话,那就叫他滚蛋!"

汉卡听到孩子们在哭,便跑过去了。安蒂克走到院子里,继续查看每一件东西。他摆出一副主人的态度,十分威严,只是偶尔吐出一句半句话来;彼特感到吃惊,维蒂克不敢走近来,跟他保持一段敬而远之的距离。

犹兹卡正在给第三只母牛挤奶,哇啦哇啦地唱得愈来愈响:

漂亮的母牛,
别动,别动,
让我挤奶满桶!

"哎呀,"安蒂克对犹兹卡高声喝道,"你哇哇大叫,简直象是在活活地剥你皮呢!"

犹兹卡沉默了一会儿;但她天性大胆泼辣,不久又唱起来了,只是这一回把调门放低一些。

漂亮的母牛,
我妈向你恳求:
今晚千万别动,

别动，别动！

"你能安静点儿吗？一家之主在这儿啊！"汉卡提着水去给母牛喝，责备地对犹兹卡说道。

安蒂克从她手里接过水桶，摆在母牛面前，大笑着说道：

"拚着命哇哇大叫吧，犹兹卡，拚着命哇哇大叫吧；你这样叫，很快就可以把屋子里的老鼠都赶跑了！"

"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她不痛快地回答道，很想吵它一架。但是，他们夫妇俩刚走开，她就不唱了，只是鼻子里愤愤地哼了一声，仍旧对他哥哥侧目而视。

汉卡正忙着喂猪，搬过来一桶桶沉重的饲料，安蒂克看在眼里，觉得她可怜。

"你干这活儿太累了，叫小伙子来搬吧，"他说，"我要给你找个帮忙的小丫头；雅姑斯叮卡除了狗一样的哀号外，对你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她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

"到她子女那儿去了，去跟他们和好了！——给我找个小丫头？哦，有个丫头倒可以方便些，不过花费太大了！——我一个人也可以想法儿对付的。可是，随你的意思办就是了。"汉卡是那么感激不尽，她没有捧住丈夫的手接吻，那倒是奇怪的了。她欢天喜地，又说道："有了个小丫头，我就可以养更多的鹅，就可以再喂一头猪出售。"

安蒂克把事情反复考虑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现在我们手里有自己的田地了，我们办事必须配得上大农户的身份，要象父亲一样始终保持体面才好！"

吃过晚饭，安蒂克走出屋子，去迎接兴高采烈地来祝贺他回家的朋友和老相识们。

“我们一直在盼着你啊，”格利哥里说道，“就象大旱盼下雨一样。”

“唉，那群恶狼把我关起来了，关在那儿，跑不掉呀！”

大家在房屋的阴影里坐下。四面八方都是灯光，天空是明朗的繁星；磨坊的池水喃喃细语，有时还发出呜咽的声音；池塘四周的人们正在享受着黄昏的凉意。

罗赫把无关紧要的谈话打断，插嘴道：“你们可知道：官方首长已经决定，要在两礼拜以后召开会议，投票创办学校哩！”

“这可不关我们的事，”小普洛希卡说道。“让老一辈的人去管好了。”

格利哥里尖锐地反驳道：“把责任推在老一辈身上，自己偷懒睡大觉，那是再容易也没有了。村子里的事情弄得这样糟糕，就是因为我们年轻一代怕麻烦的缘故。”

“让老一辈把田地交给我们，我们就一定把责任担当起来。”

一场争吵正在开端，这时安蒂克插嘴道：

“我们当然需要办一个学校；不过，官方首长要我们办的那种学校，我们连捐款半个戈比也不应当投票赞成。”

罗赫非常赞同安蒂克的意见，怂恿大家抵制这件事情。

“你们投票赞成每人捐款一个兹罗提，结果却非出一个卢布不可……哎，投票造法院房子的事，搞得怎么样啊？你们捐的钱，把他们养得肥肥胖胖的；他们挺起了大肚子恩将仇报！”

“我坚决反对这次投票，”格利哥里说道，他拿起一本书，坐到罗赫身边不声不响地读着。

以后就没有怎么谈下去；连马秀也不过讲了三言两语，只是两眼牢牢地瞅着安蒂克。他们都准备回家去时，铁匠却出现了。他说他刚从大地主家里来，接着就对列普卡村和村子里的居民

大骂而特骂。

“什么事叫你这么气恼啊？”汉卡从窗子里探出头来说道。

“啊，究竟什么事？我说出口来也觉得不光彩。我们村子里的农民统统都是蠢材和笨蛋！他们拿不定主意。——大地主对待他们，就象对待男子汉大丈夫和有田有地的业主一样；而他们，他们做出来的事，却不过是象牧鹅人一般见识。合同已经搞好了，只要签个字就行了。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这一个搔搔脑袋、咕咕哝哝地说道：‘我签字呢……还是不签字？’这一个巴不得仍旧和他的老婆重新商量商量。另外一个，想把接连自己田地的那一小片牧场弄到手，就嘀嘀咕咕地大发牢骚。——同这种家伙打交道，能有什么办法呢？——大地主正生气呢！——大地主不愿意再谈什么合同了，也不许列普卡村的牲口在他的牧场上吃草，谁到那儿去放牧，就罚谁的款。”

这件意想不到的人祸，使大家都心慌意乱；他们对犯了过错的人，责备得怎么厉害也不嫌过分。马秀悲伤地说道：

“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领头的人。我们都象迷路的羊群。”

“米哈尔已经把这一点给大家指出来了，难道他说的还不够明白清楚吗？”

“米哈尔，他啊！哪儿有油水可捞，他就往哪儿跑；他还同大地主勾结在一起：因此没有人相信他。大家只不过听他讲讲；至于照他的话办，那可……”

这时，铁匠赌神罚咒说，他关心的仅仅是全村的公益，他甚至尽义务花了许多工夫奔走说合，要把合同搞成。

“哪怕你在教堂里起誓，”马秀咆哮道，“大家也仍旧不会相信你的。”

“那末，就让别人来试试吧，”铁匠反驳道，“咱们瞧着他怎么搞出名堂来吧。”

“一点不错，当然应该由别人出来一试身手。”

“谁来试试？神父？还是磨坊老板？”有几个人冷嘲热讽地问道。

“谁？——当然是安蒂克·波利那！如果他也不能使大家头脑清醒，那就必须死了这条心了。”

“我？——我吗？”安蒂克慌了，结结巴巴地说道。“有哪一个人肯听我的话呢？”

“大家都愿意听你的话！你是个能干的人，是我们中间头挑的人物。”

“说得对！——对极了，对极了！——你，只有你，没有第二个人！——我们都跟你走！”腾起了纷纷叫喊的声音——看来，铁匠觉得很煞风景。他扭着身体，捻着胡髭，不怀好意地微笑着，这时，安蒂克说道：

“唔，唔，俗话说：‘拿驴子当马骑。’——我只能试试看：咱们下回仔细商量这件事吧。”

客人们临走时，有几个人把安蒂克拉到一边，鼓励他接受下来，作个带头人，并且答允支持他。克莱姆巴说：

“我们必须有个人带领我们；这个人要头脑聪明，手艺高强，还要诚实可靠。”

“还要能指挥大家，”马秀大笑着补充道，“必要时不惜使用棍子。”

罗赫已经到门廊里虔诚地作祷告去了，如今只留下安蒂克独自和铁匠在一起。

他们悄悄地谈着问题，谈得很长久。汉卡这时在屋子里走

来走去，抖掉褥子垫子上的灰尘，换上干净的枕套，自己象要参加什么庄严隆重的仪式似的洗了澡；她在窗口梳着头发，张望着外边儿那两个人，心里愈来愈不耐烦。她也聚精会神地听着铁匠讲话；铁匠劝安蒂克不要担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因为他休想对付得了这些农民，而且大地主也反对他。

“那是胡说八道！”她在窗口向他大声说道，“大地主自己表示过，要在法庭上保释你呢。”

“如果你们知道的多得多，那末，这个问题就不用谈下去了，”他大声嚷道，粗暴凶狠，象只恶狗。

安蒂克懒洋洋地打着呵欠，站了起来。

“不过，”客人最后说道，“再关照你一下，我的话就结束了：你要审讯以后才开释获得自由；谁知道那时候你的事情会怎样呢？处在你这种地位，你怎么能管别人的闲事呢？”

安蒂克坐了下来，陷入沉思。铁匠不等他回答，便回家去了。

汉卡朝窗外看了安蒂克不止一次，可他没有注意她。她终于用小心翼翼的、恳求的声调，呼唤他道：

“来吧，安蒂克，是睡觉的时候了；你一定很疲倦了。”

“来了，汉卡，来了！”他说道，沉重地站起身来。

她一面用颤抖的嘴唇开始作晚祷，一面匆匆忙忙地脱掉衣服。

他万分烦恼地走进房间，心里想：“如果要把我送到西伯利亚去，那我怎么办呢？”

第 五 章

“彼特，搬木柴来！”汉卡在房子门口向外喊道。她浑身沾满面粉，做面包弄得十分邋遢。

烘面包的炉灶里，熊熊的火焰轰隆轰隆地响。她扒动煤块，把煤块摊开，然后就赶紧揉搓面团，做成一块块面包坯子，搬到她已经放在过道里阳光下的木板上，让它们更快地发酵。她急急忙忙地来回奔跑，因为盖着褥子焐暖的揉面桶里，面团涨得几乎要溢出来了。

“犹兹卡，再添点木柴进去，灶里有个角落几乎发黑了！”

然而犹兹卡不在她身边，彼特也不赶快照她的吩咐去做。彼特正在把干粪装上车去，他一边儿堆积、压紧粪团，一边儿同一个在储藏室外忙于搓草绳的瞎眼巡礼乞丐不断谈天说地。

下午的太阳十分炎热，墙上渗出树脂般的液体，吹过来的风倒象是从炉灶里涌出来的一般，人们动一动就觉得疲乏不堪。成千上万的苍蝇嗡嗡叫着麇集到粪车上来了，马儿受到苍蝇的围攻，给惹得十分恼火；为了躲避苍蝇的叮咬，马儿拉扯着缰绳，用足力气挣扎着，差点儿把缰绳也挣断了，也许会把腿也折断了。

院子里暑热蒸腾，还弥漫着刺鼻的粪臭，甚至附近果园里的鸟儿因此都再也唱不下去了；母鸡半死半活地蜷缩在篱笆下，猪咕噜咕噜地在井边烂泥里打滚。巡礼乞丐突然猛烈地打着喷嚏：

原来从牛棚那边迎面扑来了一股更加讨厌的恶臭。

“巡礼老汉，天主保佑你！”

“我知道，那可不是香炉里的香烟；我虽然对臭气也闻惯了，可是这股臭气冲到鼻孔里，却比鼻烟还辛辣！”

“不过，一切事情，习惯了，也就好受了。”

“傻瓜！你可认为我是专嗅粪臭的吗？”

“我不过是把军事教官打我耳光时我老爷爷说的话，重新说一遍罢了。”

“哈哈，哈哈！——请问，你习惯了吗？”

“这种军事训练，我不久就受不了啦，有一天，在一个冷僻的角落里，我遇到了这个混帐军官，我就打得他脸肿得象个大南瓜一样……从此他再也不打我耳光了。”

“你当兵服役的时期长吗？”

“整整当了五年兵啊！我没有钱买通长官，不能退伍；所以我不得不扛着枪杆子。起初，我啥也不懂，不论哪一个人，想欺侮我就可以欺侮我，我缺吃少穿……后来，伙伴们教我：需要什么就捞什么……或者答允同伙房女佣结婚，叫她弄点东西给我吃。那些俄罗斯大兵给我乱起绰号！还嘲弄我讲的话，讥笑我祷告的方式！”

“该死的异教徒，他们竟敢讥笑我们的祷告？”

“他们就是讥笑啊；后来我挨个儿揍他们的肋骨，揍得他们不敢再笑！”

“你必定是个大力士！”

“力气倒并不特别大，”他露出夸耀自己的微笑，回答道，“不过我能一下子打败他们三个人！”

“你上过战场吗？”

“当然。打土耳其人。我们狠狠地打败了他们，我们狠冲狠打！”

“彼特！”汉卡在屋子里叫他；“木柴在什么地方呀？”

“在老地方，”他含糊不清地说道，声音低得听不见。

“你家女主人在叫你呢，”巡礼乞丐说。

“让她去叫吧！嘿，难道要我去替她洗刷锅子吗？”

“你没有耳朵吗？”她大声喝道，从屋子里向他跑来了。

“我可不到灶上去烧火；那不是我分内的事！”他大声顶嘴道。

她这就使出浑身解数把他狠狠地骂开了。

彼特这一边巴不得吵一场，便恶声回骂；她立刻对准要害，更加凶狠地给了他一顿臭骂，他便把木叉往粪堆上一插，愤愤地嚷道：

“现在你可不用同雅格娜打交道了：你吵吵嚷嚷也休想把我吓跑。”

“我要干什么，你瞧着就是了……你可别忘了！”

她一面继续痛骂那蛮横无礼的家伙，一面忙着干活：把一块块面团搬到门廊里，将木头丢进灶膛里，或者照料一下孩子们。但由于灶火旺盛，房间和过道里又闷又热，劳动和逼人的燠热简直累得她精疲力尽。聚集在四壁之上的苍蝇，也是叫人忍无可忍的，她用树枝把它们赶开时气得都快哭了，她浑身大汗淋漓，怒不可遏，愈来愈不耐烦，手里的活儿也愈干愈慢。

她正把最后一块面团做成面包上灶烘烤时，彼特准备赶着车子到外面去了。

“等一下，吃了点心再走！”

“嚯！吃点心呢！——行，我还是吃一点的好：尽管吃过午

餐，我肚子里可已经饿得够呛了。”

“难道午餐太少，你没有吃饱吗？”

“可怜巴巴的一点儿东西，吃到肠子里，象水通过筛子一样，一下子就漏个精光了。”

“你说出这种话来，太蛮横无礼了！怎么，你就非吃肉不可吗？你倒说说看，难道我躲在角落里大吃香肠吗？我给你吃的东西，在这种青黄不接的时节，别的农户还拿不出来，没法给他们的长工吃呢！你瞧瞧柯莫尔尼基吧，人家给他们吃的是什么东西？”

她把一壶酸牛奶和一只面包拿到门廊里，他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有时还丢一小片面包给鹳鸟吃。鹳鸟已经从果园里赶回家来，现在它站在那里，象只狗似的，瞧着他吃点心。

“一点味道也没有，——薄得象撇掉奶酪的牛奶，”他吃饱了便叨咕道。

“看样子，只有吃奶油你才过瘾吧？那你就等到你自己有奶油时再吃好了！”

当他再也吃不下去，拿起缰绳准备出发时，她挖苦地对他说道：“去给雅格娜干活吧，她会把你喂得肥肥胖胖的！”

“那倒是真的。雅格娜在这儿当家的时候，家里没有一个人饿肚子的！”他用鞭子打了一下马儿，用肩膀推了一下车子，这就使车子开动了。

他的话刺到了她心坎上，可是在她找到词儿回骂之前，他就跑掉了。

燕子在屋檐下呢喃，一群鸽子歇在门廊里咕咕啼鸣。她把它们赶走了；接着又听见猪叫的声音，她连忙跑出去，生怕她家的猪闯到洋葱田里去。幸亏不过是邻居的母猪在篱笆的那一边

乱拱。

“只要你那猪鼻子伸到我们的篱笆里边来，我就狠狠地收拾你！”

可是，她刚回来干活，鹳鸟便跳到门廊里来，它鬼鬼祟祟地走动了一会儿，先瞪着右眼瞧瞧一块块面团，再瞪着左眼……然后就把长嘴巴啄到面团里，大口大口地吞吃面团！

汉卡发出一声大叫，向鹳鸟直扑过去。

鹳鸟拚命把面团咽下肚去，张开嘴巴飞掉了；但，当她抓住鹳鸟，把它打了一顿以后，它就飞了起来，躲到储藏室的屋顶上去。鹳鸟在屋顶上待了好久：一面发出克里克—克里克的叫声，一面把粘在嘴巴上的面团擦在茅屋顶上。

“啊，你这小贼！只要给我抓住了，我就打得你粉身碎骨！”她吓唬着鹳鸟，同时把鹳鸟在面团上啄出来的窟窿补好。

这时犹兹卡进来了，汉卡的全部怒火便都发泄在犹兹卡身上。

“你这野丫头，你到哪儿去了？——老是这儿那儿地乱跑，象尾巴上缚了个气泡的猫儿一样！——你干活吊儿郎当，我一定要告诉安蒂克！——现在去把灶里的灰扒出来，赶快！”

“我不过是在普洛希卡家陪伴凯特罢了。大家都到田里去了，连一个给这可怜的女孩子拿碗水的人也没有！”

“那么，她生什么病呢？”

“大概是天花；她脸色血红，浑身火烫。”

“如果你传染上了天花，我就送你到医院里去。”

“可能传染吗？我早就在病床边待过，也没受到什么伤害啊。你生孩子时，我就服侍过你，难道你不记得了吗？”她用她那独特的、荒谬可笑的、不加思索的方式，咭咭喳喳地讲下去，同时

赶开苍蝇，准备从灶膛里扒出灰烬来。

她扒灰时，汉卡又打断了她："啊！你得把点心给田里干活的人送去。"

"马上送去，马上送去！——我要给安蒂克煎几个鸡蛋吗？"

"煎吧；可是留点儿神，油别太多了！"

"呀，你舍不得给他吃吗？"

"我怎么会舍不得？不过油太多了，他可能不中意。"

犹兹卡喜欢奔跑；所以她赶紧把活儿干完，汉卡还没有关上灶门，犹兹卡已经把三瓶酸牛奶和烘好的面包放在围身布里，跑出门去了。

汉卡在窗口对她大声叫唤道："瞧瞧晾在那里漂白的麻布有没有干，你回来的时候再浸一次水，太阳落山之前，麻布一定会晒干的。"

不过，这冒失的小姑娘这时早已踩着踏脚墩越过篱笆了；听得见她正在唱的歌声荡漾回来，看得见她亚麻布包的头发在黑麦田里一路飘动过去。

在靠近森林的耕地上，柯莫尔尼基们正在把彼特先前运来的大粪撒在地上，安蒂克则把大粪翻到泥土里。结实的泥土，虽然不久前已经耙松过，却又硬得象石头一样，在阳光下烤得干干的；马儿不得不拚命使劲拉犁，挣得挽具都快绷断了。

安蒂克好象胶合在铧犁柄上似的，顽强地扶犁策马前进，他全副精力都集中在这工作上了；他有时也拍的一声一鞭子抽在马屁股上，但大多是他嘴里发出咂咂的声音来鼓励马儿前进，因为这活儿确实是十分劳累。他用坚定稳健的手掌握着犁把，犁出一条条的垅沟，开成笔直的一垅垅田畦，小麦田照规矩都是要耕成这个样子的。

乌鸦沿着垅沟跳跳蹦蹦，啄食蚯蚓；原来在田塍上吃草的栗色马驹子，再三地向母马身边靠拢来，急于要想吃奶。

“这么大了还要吃奶！这贪馋的东西是怎么回事！”安蒂克愤愤地说道，用鞭子抽打马驹子的后腿。马驹子跑掉了，尾巴耸得高高的；安蒂克继续耐心地干活，只是偶然打破沉默，和妇女们说一、二句话。他又烦恼又疲倦，彼特来到时，他便大发脾气。

“这些娘们，”他嚷嚷道，“巴不得借口你来得迟了，停工歇手；你却慢吞吞慢吞吞，象个拣破烂儿的！你为什么在森林边上耽搁那么长久？我看见你的！”

“为什么吗？个中原因，还在那儿呢；你自己可以去看；会等你去看呢！”

“你这该死的贫嘴恶舌！——唯一哦，老家伙，唯一哦！”

可是这时马儿走得慢了，浑身冒汗，筋疲力尽了。他自己脱得只剩衬衫和短裤，还是大汗淋漓，他的双手也感到活儿紧张辛苦。所以，看到犹兹卡时，他从心底里大声叫了起来：

“好极了！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大家肚子正饿呢！”

安蒂克把垅沟犁到松林边上便歇手了，他替马儿卸掉铧犁，放它们在森林旁的青草路上吃草；接着，他就把身体往树林边上一躺，象只饿狼似的吃起点心来了。这时犹兹卡始终叽叽喳喳地说个不休，直到他听得厌烦才罢。

“让我安静点吧。——我可不要听你的闲嗑牙！”他暴躁地说道；犹兹卡呢，也暴躁地回敬了一下，便跑到树林子里去采草莓了。

松林安静，干燥，散发出清香，仿佛是在太阳猛烈的光焰下渐渐死去。只看见一小片苍翠之色，可是从松林深处吹出来的轻风，却充满松脂的芬芳，飘送鸟声的啁啾。

安蒂克摊开四肢躺在草上，点起一支烟卷儿，向远方望去，仿佛透过一重浓雾似的，他看见大地主骑在马上，跃过波德尔赛田野，有几个人跟着他，扛着丈量土地用的标杆。

树干呈紫铜色的高大松树，巍然耸立，投下摇摇曳曳的催人入睡的浓荫。安蒂克本来很快就要睡熟了，却传来了货车迅速转动的辚辚声和熟悉的打招呼的声音："赞美耶稣基督！"风琴师家的仆人，正把树干运到磨坊去。

柯莫尔尼基们一个个的走出森林返回家去，每人的肩上都扛着一大捆木柴。雅姑斯叮卡拖着沉重的步子，落在行列的最后头，她背着重担，身体弯得几乎触到地面了。

"在这儿歇歇吧。——啊，你的眼睛都快从眼窝里蹦出来了。"

雅姑斯叮卡在安蒂克的对面坐下，把身上那捆木柴靠在一棵树上，几乎气也透不过来。

"这样重的活，可不是你干的呀，"他同情地对她说道。

"是呀，我现在觉得完全压垮了，"她答道。

"把肥料堆放得靠拢一点儿，再靠拢一点儿！"他大声嘱咐他的长工彼特道，然后又继续同她说话："为什么没有个人代替你干活呢？"

她只是用阴郁的神色回答他的问话，而且把她那充满痛苦的发红的眼睛也转了过去。

"你的模样儿大变了！——你退让屈服……完全换了一个人了。"

"'铁锤之下，燧石也要粉碎。'"她垂倒了头，呜呜咽咽地说道，"而且，'受苦受难使人衰老，比铁锈腐蚀钢铁还快'呀。"

"眼前这个季节，哪怕富裕的农户也很困难啊。"

“困难！只要有野荞乔栾那煮麦麸可吃，那就谁也别说日子难过吧。”

“天啊！今儿晚上到我家来吧：我们总还可以找出二三蒲式耳马铃薯给你们。秋收的时候，你可以给我家干点活儿抵账。”

她控制不住感情，一阵痛哭，连感谢他的话也说不出来。

“而且，”他好心肠地补充道，“可能汉卡还会有别的东西给你呢。”

“要是没有汉卡的话，我早就饿死了！”她呜咽着说道。“说真的，你们什么时候用得着我，我一定什么时候去干活。愿天主赐福于你们！我倒不是替我自己说情：我是挨饿惯了的。可是我家那些可怜的小孩儿在哭哭啼啼的：‘奶奶，给我们东西吃呀！’——但是家里没有东西可给他们吃的！真的，我哪怕斫掉双手，从圣坛上偷了东西卖给犹太人，也要给他们吃东西。”

“这样说来，你又和儿子们住在一起了？”

“难道我不是他们的母亲吗？在这种穷困的日子里，我怎么能丢开他们呢？今年种种灾难似乎都落到他们头上了。他们的母牛死了；他们的马铃薯烂了（连留种的马铃薯也没有，也得买了）；大风吹倒了他们的牛棚；而且，雪上加霜，我媳妇自从上一次分娩以来，一直病到现在。他们如今是听天由命了。”

“确实如此，可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你儿子伏依蒂克嘴巴里老是冒出一股酒气，心里只想着酒店啊。”

“如果他有时候喝得太多，那也是穷困逼得他这样的，”她急于为她的儿子辩护道，“他有活儿干的时候，对犹太人的酒店，倒是连张望也不张望一下的。但，只要是穷人，他喝的每一杯酒，都被认为是犯了罪作了恶。——咳！天主对待穷人一向是冷酷的，十分冷酷的。——天主竟然这样揪住一个贫穷愚蠢的傻瓜不

放，这难道是对头的吗？干么要这样呢？他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啊？"她咕咕哝哝地说道，抬起眼睛瞅着苍天，满脸愤怒挑战的神色。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难道你不曾咒骂过他们吗？"安蒂克意味深长地说道："你几次三番地咒骂过他们啊！"

"啊，我们的天主竟然听我愚蠢的叫嚷，这可能吗？"但她又用内心不安的口气补充道："一个母亲，即便她在咒骂她的子女的时候，也并不真心希望他们倒霉的。——俗话说：'愤怒苦恼憋死人，破口大骂才解恨！'是呀，何况……"

"你儿子把牧场典出去了没有？"

"磨坊老板肯出一千个兹罗提，可是我不肯答允。东西到了这只狼手里，魔鬼亲自出马也夺不回了。——而且说不定会找到有现钱的主顾吧？"

"确实是一片好牧场——一年能刈割两次草。如果我现在手头有现钱就好了！"他叹息道，十分贪婪地舔着嘴唇。

"玛蒂亚斯要是把这牧场弄到手，一定很高兴，因为牧场离雅格娜的地很近。"

提到雅格娜的名字，使安蒂克吃了一惊。可是他只不过停顿了一下，接着就一面随便眺望着田野的景色，一面漫不经心地问道：

"多米尼柯娃家日子过得怎么样？"

可是雅姑斯叮卡猜到了他心里的意思，薄薄的嘴唇微微一笑，挨近来说道：

"这个家呀，成了她们大家的地狱了！人人都是一副出丧送葬的面孔；家里一片凄凉苦闷的气象，谁都弄得心都冷了。她们哭得眼睛都肿了，听天由命地过着日子。特别是雅格娜——"

于是她把雅格娜遭的难、受的苦和孤寂的生活，编排了一个故事，讲给安蒂克听——为了引出他的知心话来，还加上种种阿谀奉承的话。但安蒂克仍旧保持沉默，尽管他心里涌起了对雅格娜的狂热欲望，弄得浑身都在发抖。

幸亏犹兹卡从森林里回来了，使局面为之一变。她把捡来的草莓倒在他的帽子里，拿起空奶瓶，跳跳蹦蹦地走回家去。雅姑斯叮卡也不等他说出知心话来，就痛苦地呻吟着站起身来，走掉了。

"彼特！"安蒂克直截了当地下令道："带她坐你车子回去！"

安蒂克重新抓住铧犁的柄，耐心地翻耕晒得又干又硬的土地，他象驾了轭的牛那样，俯身向前，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耕耘上，但心头涌起的欲望却无法抑制下去。

他觉得这一天特别冗长。他几次三番目测太阳的高度，估量田地的长度——还有不少地要耕耘呢。他心里的烦恼逐渐增加，他鞭打马儿，愤怒地对妇女们大叫大嚷，催她们赶快干活。他内心的激动也愈来愈按捺不住，数不清的念头一齐在他脑子里翻腾，所以他手里的铧犁再也掌握不稳，往往一歪，碰到石头上了。在靠近森林的地方，铧犁在树根下面切入太深，犁刀猛地一扭，掉下来了。

毫无疑问，活儿是干不下去了。他把犁刀拿出来，放在轻便橇车上，套上一匹马，跑回家去。

屋子里没有人，一切东西都乱七八糟，沾满了面粉：汉卡在果园里跟一个邻居吵架哩。

"这女人啊！她倒总是有工夫吵架！"他走进院子时咕咕哝哝地说道。他进了院子更生气，因为他从棚子里拿出来的另一把铧犁损坏得很厉害。他修了好久，正不耐烦时，却听到吵架还

在进行，汉卡提高嗓门儿，变成尖声绝叫了。

“如果你赔偿我损失，我就把猪还你；不然的话，我就要告你的状！春天我晾在漂白地上的麻布，是这猪搞坏的，要赔；马铃薯是这猪现在吃掉的，要赔！这猪干的坏事，我都有真凭实据可以证明。——啊，好一个聪明的娘们呀！——倒想损害我的利益，养肥她的猪，可不是这样吗？可是我决不放弃我的权利！”

汉卡就这样嚷嚷下去，她的邻居用同样凶狠的语言反击，吵架就愈来愈激烈恶毒，双方都伸出拳头，越过篱笆打过去了。

“汉卡！”安蒂克把铧犁扛到肩上，大声喝道。

汉卡立刻朝他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披头散发，象只愤怒的母鸡。

“哎，你哇啦哇啦吵得好厉害呀！全村都听得到你的声音了。”

“我在争我自己的权利！”她大声叫道。“什么，难道听任别人的猪在我家果园里乱闯乱拱吗？糟蹋得这个样子——难道我连一句话也不说吗？”可是安蒂克用一句尖刻的话喝住了汉卡：

“去梳梳头换换衣服，尽量弄得象个人的模样吧。”

“现在吗？我干活儿也必须打扮得象上教堂一样吗？”

他鄙夷地瞅着她，因为她看上去象是有什么人拿她当作扫帚扫过地似的。然后他就走出门去了。

铁匠正忙着干活；老远就听到他的铁锤响亮悦耳的叮当声，锻铁炉炽热得象个地狱，随着风箱有节奏地扇出的风暴似的气流，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

米哈尔正和他的助手一起干活——锻造一根根的长铁条；他的脸象个黑人模样，他仿佛出于深仇大恨似的在铁砧上敲打，不倦地敲着打着。

“这些个粗大的车轴是给谁做的？”

“给普洛希卡的运货马车做的车轴。他要把木材运到锯木厂去。”

安蒂克卷了一支纸烟，在门阶上坐下。两个铁锤不断地猛烈敲打，势不可当，一锤复一锤的，有节奏地打在火红炽热的铁条上，铁匠按照用户的意思掌握手里的活儿，使铁条在铁锤的打击下逐渐成形。整个铁匠铺都在震动。

“你也有意思运木材吗？”米哈尔问道，他把铁条深深地插到火焰里面，便拉着风箱扇火。

“照我看来，磨坊老板不会赞成的。我听说他是风琴师的伙伴，他同犹太人又是一搭一档。”

“可是你有马啊，”他亲切友好地说道，“你有马和一切必要的东西。你的彼特啥也不干，光在院子里闲逛。——而且他们给的报酬也不少。”

“秋收之前有点儿钱收入，当然是件好事情；可是话又说回来，难道我去求磨坊老板帮帮我的忙吗？”

“不；要跟木材商人直接打交道。”

“我可不认识木材商人啊！——你肯不肯替我去讲讲……”

“既然你求我，我愿意去讲——我今天就去找他们。”

安蒂克赶紧跑出门去，因为这时铁锤飞舞，火花纷纷向四面八方飞溅开来。

“我一会儿就回来，我只是去看看他们运回来的是什么木材。”

在锯木厂里，干活儿的人也忙个不停：斧头正在劈削一根根的原木，使之成形成材，锯子发出刺耳的声音，把粗大的树干锯成木板，流水从水车轮上倾泻到河里，象沸腾一般，冒泡泛沫，沿

着狭窄的排水渠两岸涡卷而下。树枝也没有怎么斫掉的松树原木，从运货马车上轰然卸将下来，连大地也震动了。六七个工人忙于挥舞斧头，劈掉丫枝，以便锯成木板，其他的人正在把锯好的木板搬到太阳下晒干。马秀是那儿的工头，安蒂克看得出他正忙得不可开交：一面自己干活，一面指挥别人劳动。

他们两人热情友好地见了面。

“啊，巴尔特克怎么样了？”安蒂克打量着四周，问道。

“他在列普卡村住厌了，离开我们上别处去了。”

“有的人必须老是东奔西跑的！——这儿堆了这么多的木材，看来今后活儿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可干呢！”

“也许要干上一年，或者还不止一年。如果大地主跟我们大家讲妥条件的话，他要把一半森林都斫掉出售的。”

“啊，原来如此！我看见他们又在波德尔赛农场上丈量土地呢。”

“是的：每天总有一二个人讲妥条件的——这些傻里傻气的蠢人！他们不肯大伙儿一起跟大地主订个合同，因为他们希望大地主会让他们多到手一点。如今他们背着别人，单独和大地主秘密订约，人人争先恐后。”

“有的人就跟驴子一样，你要它往前走，你得拉它的尾巴。一点也不错，他们确实都是傻里傻气的蠢人——大地主利用这种情况，当然捞到了很大的好处。”

“眼前你遗产已经到手了没有？”

“没有。父亲才死了不久，而且我们也许不把田地分开；不过我已经把全部遗产仔细清查过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个人影儿在河对岸的赤杨树之间出现了。安蒂克认为可能是雅格娜。这个想法使他坐立不安，虽然还在

和马秀谈话，眼睛却频频向河对岸张张望望。

“啊，”他突然说道，“我必须去洗个澡：天气热得难熬极了。”说罢便朝下游走去，装出象是要找个方便的地方洗澡似的。可是他走到对方看不见的地方，便加快步子跑起来了。

一点不错，正是雅格娜，肩上扛着锄头，到她的卷心菜田里去干活。

他不久就赶上了对岸的雅格娜，向她招呼致意。

她小心地回头瞧瞧；在他拨开菖蒲丛探出身子来时，她认出了安蒂克，她突然站住，惊惶而又迷糊，不知如何是好。

“怎么啦，你不认识我了吗？”他迫不及待地低声说道，同时试图渡过河去，可是没渡成。

“怎么可能不认识你呢？”她低声答道，一面担心怕事地向她背后的卷心菜田张望。远远的有几个妇女在菜田里，一片苍翠上泼了几块红色。

“你躲在什么地方啊？我哪儿也找不到你。”

“什么地方？你的女人把我撵出来了，我跟母亲住在一起。”

“关于那件事情，我很想跟你谈一谈。来吧，雅格娜，今儿晚上到教堂墓地里来同我见见面吧。我有话要同你说。一定来吧！”他十分恳切地求她。

“来吗？——那么，如果被人看见我又跟你在一起，又如何是好呢？——过去的事情，我已经受够了啊！”她回答道。可是他那么苦苦地恳求她，她的心就软了，觉得这个男人也是挺可怜的。

“你能有什么新的话可说呢？你干吗要叫我啊？”

“雅格娜，难道现在我已经完全成了陌路人了吗？”

“不是陌路人；可也不是我的人！我再也不想这种事情了。”

“不过你一定来，不会叫你后悔的！——你怕墓地吗？那么

就到神父的果园里……雅格娜，你没忘记这个地方吧？没忘记吧？”

雅格娜扭过头去，她的脸涨得通红。

“别说傻话；你叫人难为情！”她心慌意乱得厉害。

“来吧——来吧——来吧！我一定等到半夜！”

“那就等吧！”她转过身子，向卷心菜田跑去了。

安蒂克贪婪地凝望着雅格娜的背影，心中充满欲望，血管里热情沸腾。真想追上去，当着大家的面，把她紧紧抱住——好不容易才按捺住了。

“没有什么——不过是天气太热，把人烧得昏头昏脑了，”他心中想道，赶紧脱下衣服洗澡。

凉爽的河水使他镇静下来；河水的凉意也使他恢复了理智，于是他开始反省思考。

“我真是软弱得可怜，一点儿小事就弄得我这样激动！”

他感到惭愧，他向四周张望，担心有人会看见他同雅格娜在一起；接着他就把他所听到的种种非难雅格娜的闲话，小心谨慎地进行分析估量。

“你啊，人倒确实是个美人！”他想，鄙夷之中不无遗憾之感。但，当他在一棵树底下站住的时候，雅格娜的幻影突然出现在他眼前：美丽非凡，光彩照人。于是他大声说了出来：

“走遍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个象她这样的美人啊！”

这句话是他长叹一声之后的独白，他迫不及待地渴望着再一次见到她，把她抱在怀里，紧紧地抱在他的胸口，尽情地吻她的红唇，吮尽她口中最后一滴甜蜜。

“雅格娜啊，只不过这最后一次！就这一次；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他向雅格娜大声呼吁，仿佛她就在眼前似的。这之后，他

擦擦眼睛，呆呆地瞅着四周的树木，过了好一会儿，这才得以鼓足勇气，走回铁匠铺里去。米哈尔一个人在铺子里，正在修理安蒂克的铁犁。

“装那么重的大量木材，”铁匠问他道，“你的车子吃得消吗？”

“只要有木材可装！”

“我既然答允了，就一定算数：就象木材已经装上你的车子一样。”

安蒂克用一段粉笔在门上演算起来。

“我算出来了，”他兴高采烈地说道，“在秋收以前，我可以赚到大约三百个兹罗提。”

“对你那个案子，”铁匠出其不意地说道，“这笔钱也是迟早有用的。”

安蒂克的脸上立刻愁云密布，他的眼睛也黯淡无光了。

“说到我那个案子，真是象梦魇一样啊！我一想到它，就垂头丧气，连活也不想活下去了。”

“我很明白你的心情；可是你至今不曾设法保护自己，我就不明白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总得有点行动才好。牛伸长颈子听任屠夫杀戮；你，男子汉大丈夫，难道你也甘心这样受害吗？”

“没有人能用自己的脑袋把石墙撞破的，”安蒂克辛酸地叹息着答道。

米哈尔使劲儿继续干活；安蒂克坐在那儿陷入了不安和恐惧的沉思，脸色发黑，神情大变，终于跳起身来，惊惶地探首张望。他的姐夫故意让他苦恼了好一阵子，用十分狡猾阴险的眼

睛瞅着他；最后却低声说道：

“莫德利查村的卡西米尔找到了一条出路。”

“就是那个逃到‘哈美利加’去的人？”

“就是他。是个机灵鬼！——可不吗，还是个果断的家伙：他知道他非这么办不可，他就这么干！”

“他们有凭据证明他杀了宪兵吗？”

“他才不等他们找到证据呢。他不是傻瓜，不会甘心在监牢里烂掉的。”

“他是光棍一个，他可以远走高飞。”

“一个男子汉，总是尽自己力所能及，救自己的命。你瞧，我并没劝你采取哪一种办法，我不过是把别人已经做过的事情告诉你罢了。不过，伏里察村的伏依蒂克·该大，劳役监禁十年，去年复活节才刑满回家。哦，总算不是终生监禁，服刑期满还能留下一条性命。”

“十年！我的天哪！”安蒂克揪着自己的头发，喃喃地说道。

“是啊；十年内还要做苦工呢。”

“我什么都受得了熬得住，就是坐牢不行！天主呀，我在监牢里不过几个月，人都几乎发疯了。”

“而你三个礼拜就可以飘洋过海到达那边了：你去问问杨开尔吧。”

“不过，远得可怕啊！我怎么能抛弃一切——抛弃家庭、子女、土地、故乡——逃到远得可怕的地方——永远不回来呢？”

安蒂克完全惊慌失措了。

“可是许多人都自愿到那边去了；而且谁都做梦也没想到要回到我们这个天堂里来。”

“可我别说去了，连想想也受不了。”

“话是不错。不过，你去看一看伏依蒂克的模样儿，听一听他讲劳役监禁的情况吧；你就会觉得，那可连想想也更加受不了呢。你瞧，他这个人还不满四十岁，可是头发都白了，身体弯了，站也站不稳了；他吐血，行动困难，谁都看得出来，他是不久于人世的了。——不过我毋需多说了，你有你自己的头脑，你必须作出决定。”

这时候铁匠就默不作声了；他已经在安蒂克的心里播下了烦恼的种子，满可以万无一失地等待它逐渐发芽成长，带来他所指望的收获。所以，把铁犁修好以后，他轻松地说道：

“现在我要出去找木材商人了。你把你那运木材的车子准备妥当。——至于那另外一件事，也别烦恼了。天命如何——势必如何；而天主是仁慈的。——我明儿晚上去看你。”

然而，安蒂克却忘不了铁匠的话。他吞下了友谊的诱饵，却给钩住了咽喉，就象可怜的鱼儿吞下诱饵，给鱼钩钩牢卡住一样。他感觉十分疼痛，他不得不忍受激烈的痛苦的折磨！

“十年！十年！啊，我怎么能忍受十年的监禁？”这个杞忧使他浑身瘫痪麻木。

安蒂克回到家里，便把运货马车推进储藏室，打算收拾一下，准备明天使用；但他深切地感到浑身疲乏，全然使不出劲儿来，只得对正在井边饮马的彼特大声嘱咐道：

“给马车的车轴上点油；明天要用车，把准备工作做好。明天你得把木材从森林里运到这儿的锯木场呢。”

彼特压根儿不喜欢这种劳累的重活，听到这个命令便恶狠狠地骂街。

“记住了，说话要有礼貌；你按照我的嘱咐干活就是了。——汉卡，明天给马儿三倍的燕麦当饲料；还有你，彼特，从牧场上给

马儿搞点新鲜苜蓿来:马儿必须吃得多才好干活。”

对于汉卡提出的问题，安蒂克只给了个含含糊糊的答复;不久他就转悠到马秀那儿去了。现在他同马秀十分友好。

马秀刚干完活儿回家，饱尝一天暑热之后，正啜着一碟酸牛奶，在屋子外边乘凉。

安蒂克听得出来，在附近什么地方，有一种不绝如缕的声音——一种哀怨伤心的哭声。

“这是谁的声音啊?”

“除了我妹妹娜斯特卡，还有谁呢?她的婚姻大事，真够我受的了!——如今她的结婚预告都公布了，下礼拜日就要举行婚礼了——嗨，你瞧!多米尼柯娃却托村长给我们捎来了口讯:全部家产都是归她一个人所有的;她连一块田也决不分给西蒙，甚至不让西蒙踏进她的家宅!这老婆子说话算数，不会改变;她这个人，我是一清二楚的!”

“那么西蒙呢?他有什么意见?”

“他还说啥呢?打从大清早起，他就坐在果园里，哑口无言，象根木头，甚至跟娜斯特卡也没说过一句话。我怕他神经已经错乱了!”

“西蒙!”马秀向外边果园里喊道，“上这儿来吧。小波利那到这儿来看望我们呢，说不定他能出点好主意。”

过了一会儿，西蒙来了，坐下了，却没跟哪一个说句话打个招呼。他看上去完全垮了，身体单薄得象一块白杨树板。只有他的眼睛在燃烧，他瘦削的脸上露出了已经不顾一切地下定决心的神情，世界上没有东西能使他改变这个决心了。

“嗯，”马秀用温和的语调问他道，“究竟怎么办，你打定主意了吗?”

“拿起一把斧头，象杀狗一样把她宰了！”

“傻瓜！这种疯疯癫癫的话，留着到酒店里去说吧！”

“天主在上，我一定要杀死她！除此以外，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她把我从我父亲的土地上赶跑，把我逐出家门，她什么钱都不给我——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变成了孤儿，啥也没有，给抛弃在这个世界上；我上哪儿去——哪儿去呢？我的生身母亲竟这样虐待我！”他用袖子擦掉眼泪，呜呜咽咽地说道。接着，他突然跳了起来。“不！”他大声嚷道：“我用一切母狗的名义起誓，我决不宽恕，决不——哪怕因此死在监牢里也决不宽恕！”

他们安慰他，使他平静下来。他静坐不动，可是脸色阴沉，处于一种一声不吭的愠怒心境里，所以对娜斯特卡呜呜咽咽的低声细语，他也不愿回答。其他的人在一起商量，考虑他们怎样才能对他有所帮助；可是他们找不到办法，因为多米尼柯娃以她的无可救药的顽固，搞得人无从着手。但，娜斯特卡终于把她哥哥拉到一边，向他提出了一个计划。

“她出了个极妙的主意！”马秀厓回来时兴高采烈地大声说道。“她说：叫西蒙用分期付款的办法，向大地主买下六英亩波德尔赛农场的田地。——这岂不是个好主意吗？”

“办法倒确实是好。——不过……钱从哪儿来呢？”

“娜斯特卡这个真心实意的人，她自己有一千个兹罗提的现金；无论如何，这笔钱可以为成家立业开个头。”

“一点不错；可是家畜、房子、农具、种子在哪儿呢？”

“在哪儿？——靠这双手！”西蒙突然叫道，他跳起身来，挥动着两只手臂。

“这，说得挺好；不过，你能办得到吗？”安蒂克怀疑地问道。

“只要我有了田地——有了可以耕种的田地……你就看我

的本领吧！”他劲头儿十足地喊道。

“那么，我们只要去跟大地主谈判，把田地买下来就是了。”

“等一下，安蒂克，等一下；让我们把这件事从各方面都考虑一下。”

“你们将来会看到我把一切都搞得好好的！”西蒙忙不迭地说道。“过去，是谁在耕种我母亲的田地？是谁在替她收割庄稼？——就是我一个人！你们说说吧，我农活儿干得不行吗？我是懒崽子吗？让全村的人来评论吧，——不，甚至可以让我母亲自己来作证！……啊，只要我有了田地就好了！……我最最亲爱的兄弟们啊，帮助我把田地弄到手吧，我到死也会感谢你们的！”他大叫大嚷，一忽儿哭，一忽儿笑——由于希望的到来，他欢喜得如醉如痴了。

西蒙稍为平静了一点儿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深思熟虑起来，仔细商量这个计划，看看要采取什么措施。

“只要，”娜斯特卡不放心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只要大地主愿意接受分期付款的办法就好了。”

“如果马秀和我担保如期付款，我想大地主会接受的。”

娜斯特卡感谢他的好意，真想去吻他的双手。

“我自己受过苦，所以明白别人受苦的滋味，”他说，站起身来要走；因为大地上已经黑了，只有天空还是亮的，晚霞在西方红光焕发。

安蒂克踌躇了一会儿，不知脚步要朝哪个方向迈去，但他终于向家里迈出了步子。

他慢吞吞地向前行去；走到后来，还是走近了家门。窗户打开着，已经点上灯了，孩子们在屋子里哇啦哇啦地哭闹，汉卡提高了嗓门儿嚷嚷，犹兹卡用尖锐刺耳的声音顶嘴。安蒂克打不

定主意，直到拉帕高兴地汪汪吠叫着跳过来时，他这才由于一时冲动，大发脾气，踢了那狗儿一脚，转身回到村子里，沿着通向神父的果园的那条小路走去了。他悄没声儿地走过风琴师的家门，所以连一条狗也没吠叫；他在神父的园子外面溜过去，立刻来到分隔克莱姆巴和神父的田地的那条宽阔田塍上。

他完全隐藏在树木的黑沉沉的阴影里。

一钩薄薄镰刀似的新月，已在幽暗的天空熠熠生光。逐渐出现的繁星，数量愈来愈多；晚间虽然炎热，露珠却在降落到大地上来。鹌鹑从黑麦丛里飞出来，嗡嗡鸣叫的甲虫飕的一声在田里飞过，而牧场上的芳香和岑寂，又使人头脑发晕，恍恍惚惚。

看不见雅格娜。

只见教区神父穿一件白色罩衫，正在百米之外走来走去，作着祷告；表面上看来神父十分专心，根本没注意到他那在他自己的可怜巴巴的休耕地里吃草的马，已越界闯到克莱姆巴家的茂盛的苜蓿田里去了。苜蓿田黑魆魆地隆起在田塍的那一边，郁郁葱葱，小花无数。

神父踽踽而行，有时低声祷告，有时仰望繁星，有时驻足静听。一听到从村子那头传来的低之又低的喃喃语声，他就立刻转过身来，好象正在对自己的马儿大生其气似的。

“灰马，你闯到哪儿去了？呀，闯到克莱姆巴的苜蓿田里去了吗？喜欢吃人家的东西，是不是？怎么，要我狠狠的打你的肚子吗？嘿，真要我动手打吗？”他的声音听上去很严厉。

然而，神父的几匹马正吃得津津有味；尽管它们把苜蓿田糟蹋得厉害，叫它们不吃，神父却于心不忍。所以，他一面向周围张张望望，一面找理由说服自己道：

“可怜的牲口，让它们吃一点儿吧，让每一匹马吃一点儿吧！

我要为克莱姆巴家老婆子的长眠安息作些祷告，或者用别的办法补偿他们！——啊，这些贪吃的畜生！它们多么喜欢吃苜蓿啊！"

神父重新走过来又走过去，作着祷告，留神着四周的动静，做梦也没想到安蒂克在看着他，在静听着，在越来越焦急地等待着雅格娜。

这样过了一些时刻。安蒂克终于想到走过去把自己的烦恼讲给神父听。

"这么有学问的人，一定想得出好办法来的！"他想，这就从谷仓的阴影里溜出来，大胆地出现在墙角附近，随即大声干咳着踏上田塍。

神父听到有人走近来，便对他的马儿吆喝开了：

"调皮捣蛋的东西！惹是生非的畜生！我的眼睛只能盯牢你们，只要有一忽儿不注意，你们就一定立刻跑到邻居的田里去了！啊，你这蠢东西！——栗色马，你滚开！"他拉起衣服的长长的下摆，迅速地把马儿赶出了苜蓿田。

"啊！原来是波利那！"来人走近时，神父大声说道。"哦，近来好吗？"

"神父，我是来请教你的，我到你府上去过。"

"是的，我出来蹓跶作祷告了，也照料一下马儿，因为伐莱克到大地主家去了。然而我这些不光彩的畜生——请不要见怪！——我简直拿它们没有办法。——你瞧，克莱姆巴田里的苜蓿长得多么茂盛啊……简直象个森林了！他下的种子，跟我的是一模一样的……可我的苜蓿遭了霜冻，我田里啥也没长，尽长野菊草和野蓟了。"他沉重地唉声叹气，在一块石头上坐下。

"坐下吧；咱们一起谈谈。天气多好啊！三个礼拜以后，我

们就可以听到开镰收割的叮当声了。我敢说，一定如此。”

安蒂克坐了下来，竭力倾吐压在心头的苦恼，神父留神听着，还不时地呵斥马儿，一撮又一撮地吸着鼻烟，大打其喷嚏。

“上哪儿去了？哪儿去了？——那可不是我们的地！——你瞧，这些蠢材多么不听话啊！”

可是安蒂克的诉说进展不大；他结结巴巴，有些解释又离题太远。

“我知道你处境十分困难。——跟我说说吧——坦率地统统说给我听吧：说出来了，心里就舒畅了！有话不跟神父说，还能推心置腹地去对谁说呢？”

神父摸摸安蒂克的头，把鼻烟递给他；安蒂克在神父怂恿之下，终于把心里的秘密都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了。

神父听安蒂克讲完，然后长叹一声，说道：

“杀死守林人的事，我来审判的话，只判你违背教规，只要用苦行赎罪就是了。你是为了救你父亲才大打出手的；何况那个人是个荡子，又不信教：也算不得什么大损失。不过法庭是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你的。至少要判你四年苦役！至于逃亡……一点不错，在阿美利加，日子可以过得下去。然而出了狱，日子也可以过得下去的。——不过，要在两种苦难中有所取舍，倒是件难事啊！”

神父一忽儿赞成安蒂克马上逃亡国外，一忽儿又劝他待下来服苦役，最后下结论道：“有一件事毫无疑问是要做到的：坚信天主保佑，等待天主大发慈悲。”

“可是他们会给我戴上脚镣手铐，把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啊！”

“唔，人们还是从西伯利亚回来的；我就亲眼看见一些回来

的人。”

“就算回来吧，出去了那么多年，我的田地会变成什么局面呢？我老婆怎么能把庄稼活儿维持下去呢？——什么都要搞得乱七八糟了！”

“我真心实意但愿能为你做点事；可是我能做什么呢？——等一等：我要在这儿的基督变容祭台上为你举行弥撒！请你替我把这些马儿赶到马棚里去吧；正是时候了——是的，是的，正是睡觉的时候了。”

安蒂克心烦意乱，把有关雅格娜的事全都忘了，直到他走出神父的院子时这才记起她来，他赶紧去找她。

雅格娜蹲在谷仓的阴影里，正等着安蒂克哩。

“噢，叫人等好久——好长久啊！”

雅格娜的声音变了，嘶哑了……也许是由于露水下降的缘故。

“我怎么能从神父身边溜开啊？”他反问道，他伸出手臂去拥抱她，可是她把他推开了。

“我哪有什么心情做这种事情！”

“你变化太大了，现在我再也弄不明白你了！”她的态度伤了他的心。

“因为你抛弃了我，所以我这个样子！”

“如果你是另外一个人，你也不会更加不同。”他向她挨得更近些。

“你既然长期把我丢在脑后，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我从来没有把你丢在脑后；难道我能从监牢里飞到你身边来吗？”

“我孤零零一个人——一个人抱着一肚子悔恨，陪着一个活

尸！”她不寒而栗。

“难道你从来没想到来探监吗？啊，不，你的脑袋里塞满了别的念头！”

“安蒂克，安蒂克啊！”她不敢轻信地叫了起来。“难道你真的希望我去探监吗？”

“难道我能说得尽如何如何希望吗？——我象个白痴，天天趴在铁栅栏上，盼望你来探监。”他突然痛苦得浑身发抖，住口不说了。

“我的天主啊！在那儿，在草堆后面，你不是咒骂过我吗？不是还有往日你对我的宿怨吗？宪兵把你逮捕的时候，你话也不跟我说，连看也不看我一眼啊！你对大家都说过亲切的话，对狗也说了亲切的话——我都看在眼里——可你一句亲切的话也不跟我说！”

“雅格娜，我对你可没有什么怨恨。然而，一个人的灵魂受到折磨，他就把自己和全世界都忘得干干净净了。”他俩一时说不出话来，肩并肩、臀部挨着臀部站在那儿，月光正照耀在他们的脸上。两个人都呼吸困难；两个人都被炮烙似的回忆弄得心神不宁，两个人都痛苦得眼睛里盈盈欲泪。

“从前，你并不这样对待我的，”他郁郁不乐地说道。

象个小女孩似的，她突然涕泪滂沱地哭将起来。

“那么，请问我该怎么对待你啊？你毁了我的一生，把我糟蹋到这种地步，弄得现在大家都把我当做狗一般看待，难道你还嫌不够吗？”

“我毁了你的一生？——由于我的缘故吗？”他恼火极了。

“一点不错，就是由于你！由于你的缘故，那个凶恶的婆娘，那个贱货，才把我撵出你家的门！由于你的缘故，我成了全村的

笑柄！”

“噢，难道你不再同乡长，还有别的男人，勾搭了吗？嘿嘿！”他冷酷地叫嚷道。

“这一切——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由于你的缘故！”他的话直刺到她的内心深处，她用嘶哑的声音说道。“你干么象强迫一条狗似的强迫我呢？难道你自己没有老婆吗？我不懂事；你愚弄我，弄得我心目中只有你，看不到世界上还有别的男人。然后你又为什么抛弃了我，让我变成了被男人玩弄的牺牲品？”

可是他痛苦得暴跳如雷，咬牙切齿地说道：

“难道我确确实实强迫你成为我的后母的吗？后来谁看中你就让谁沾便宜，难道是我强迫你的吗？”

“啊！你为什么不伸出手指头来阻拦我呢？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决不会听任我这样下去，而是会挽救我……换了别人早已挽救我了！”她的悔恨是那末明白清楚，那末真诚，那末无限深刻，因此他找不到话为自己辩护了。过去的一切气恼都已经在心里消失无遗，他重新感觉到爱情在心里沸腾。

“别说话了，雅格娜，别说话了，我的小妮子！”他温柔地低声说道。

“而且我还受到这种侮辱：在所有男人中间，你，你居然站出来和别人一起指责我！”她把脑袋靠着谷仓，呜呜咽咽地啜泣。

安蒂克把雅格娜带到田塍上。他把她抱拢在自己的胸前，热情地爱抚她，摩弄她丝一般的柔发，擦干她泪水沾湿的面颊，他吻她颤抖的嘴唇，吻她泪如泉涌的眼睛——她那可亲可爱的充满忧愁的眼睛！他的种种柔情蜜意，阵雨般地倾泻而下；她的哭泣随即渐渐停歇了，她低垂的脑袋偎依在他胸膛上，她以孩子般的信赖，用手臂抱住了他的颈子。

可是安蒂克此刻百脉贲张，如焚如炽；他的接吻愈加猛烈狂暴，他的拥抱简直要把对方的骨头都压碎了。

雅格娜起初认识不到她所面临的情势，也不明白自己内心的变化。只是在她感到自己完全不由自主、重新领略到他的热吻的力量的时候，她这才竭力挣脱他的拥抱，几乎要哭出来地、害怕地恳求他道：

“放我走！安蒂克，看在天主面上，放我走！——我要叫喊了！”

然而，逃走是不可能的了；安蒂克的疯狂的冲动压倒了一切抗拒，彻底地占着上风。

“最后一次——最后，最后一次啊！”他用嘶哑的气喘吁吁的声音吐出了这句话。

于是他俩都觉得天旋地转，都猛不顾身地投入了沸腾的漩涡。他俩纵情相爱，就象过去他们曾经纵情相爱一样——头晕目眩，心迷神醉，销魂欲死了。

就象以往一样——就象昔日一样——就象回到了过去一样！

他们忘记了一切——除了把他们席卷而去的热情的风暴，除了他们自己的不知餍足的欲望外，他们一切都忘记了。雷霆扑在树木上，树木熄灭了雷霆的火，而自己也被火烧毁了，他俩就是这样在他们自己的情欲的风暴之中互相毁灭着对方。在这最后一次的热情勃发之后，销魂的喜悦瞬将永远消逝，但在这片刻销魂之际，他俩过去的爱情复活了。

一会儿以后，他们又肩并肩地坐了起来，都觉得内心里阴沉沉的。他们偷偷地你瞧瞧我、我瞧瞧你，仿佛有所害怕似的，彼此都避开对方的流露出羞愧悔恨神情的眼睛。

安蒂克再一次地以他渴望接吻的嘴唇寻求雅格娜的嘴唇，可是没有达到目的，她嫌恶地转身避开了他。

他徒然用他过去深情地呼唤她的爱称在她耳边悄悄叫唤。她仰望月亮，一句话也不回答。她的这种态度，在他的内心里激起愤怒，使他的热情冷却下去，而且让别扭和暴躁取代了热情。

他俩坐在一起，无话可说，谁都不耐烦对方坐在身边，谁都在等待对方站起来走掉。

雅格娜内心的爱情之火，连最后一颗火星也熄灭了，如今只剩下灰烬了；她用难以掩饰的憎恨首先开口道：

"事实上，是你象个强盗一样，仗着力气大，糟蹋了我。"

"啊，雅格娜，难道你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吗？"他想再拥抱她，但她猛烈地把他推开了。

"既不是你的，也不是任何人的！——听明白了！——不，我不是任何人的！"

她重又大哭起来，但这一回他既没有爱抚她，也没有安慰她。可是，过了好一会儿，他十分严肃认真地问她道：

"雅格娜，你愿意和我一起逃走吗？"

"逃到哪儿去？"她答道，泪眼凝视着他的脸。

"干么不逃到'哈美利加'去呢？雅格娜，你愿意去吗？"

"可你拿你老婆怎么办呢？"

他象给螯了一下似的大吃一惊。

"老实告诉我，你要把她毒死吗？"

安蒂克搂住雅格娜的腰，接吻象雨点似的落在她的脸上，他恳求、乞求她和他一起逃跑——逃到一个地方，永远和他厮守在一起。他把他的计划和希望说了好久；他突然想到了同她一起逃走的念头，就象一个醉汉抓住篱笆站稳踉跄的脚步一样。他

说话也象个醉汉，因为他亢奋狂热，不能自已。她听他讲完，然后用冷冰冰的鄙夷口吻说道：

“因为你曾经迫使我犯罪，你就认为我有那么傻，竟相信你这种胡说八道吗？”

虽然他发誓说他讲的都是真情实话，虽然他以一切神圣的东西发誓赌咒，她却连听也不要听，一个劲儿地在挣脱他的怀抱，她说：

“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要跑。我干么要跑呢？虽然孤单单一个人，难道缺吃少穿吗？”她把围身布裹在头上，小心翼翼地向周围打量。“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干么那末急急忙忙呢？难道你家有什么人会来找你吗？”

“倒是你应该回家的时候了：汉卡早已替你铺好了床，迫不及待地渴望着你呢！”

这话使他象狗一样地咆哮起来。

“那边酒店里有人等着你呢，”他恶毒地说道，“我不说也罢。”

“那就告诉你吧，”她辛辣地故意强调道，“不止一个人在等着我呢：可不吗，他们还准备一直等到天明呢！说实在的，你满心想做我独一无二的情人！你也太厚颜无耻了！”

“那你就走吧——滚吧！滚，甚至滚到犹太老头儿身边去吧！”他几乎是把这话啐在她脸上的。

但她站住不动。他俩站在一起，吃力地喘着气，充满憎恨的眼睛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心里都在搜索着最使对方伤心的话。

“你有话要跟我说，现在就说，我决不再跟你见面了。”

“别担心：我决不求见！”

“哪怕你伏在我脚下苦苦哀求，我也不愿见你！”

“那当然啦；你太忙了，你夜夜都要跟那么多男人幽会啊！”

她听到这句话就嚷道：“老天爷叫你象野狗一样不得好死！”她从踏脚墩上跳过篱笆，跑到田野里去了。

他并不跟她跑，也不在后面呼唤她，只是在一旁观看她穿过田野，象个影子似的消失在果园间；他擦擦眼睛，仿佛刚醒过来似的，他愁眉不展，心情恶劣，嘟嘟囔囔地说道：

“我完全丧失了理智！主啊！一个女人，竟能把一个男人这样引入歧途啊！”

安蒂克回到家里，不知怎么的感到万分羞愧。他不能宽恕自己的所作所为，这些事情象鬼魂一样残酷地纠缠着他，烦扰着他。

屋子里闷热，苍蝇又多，他的床搭在果园里，正等待着他去睡哩。

然而他无法入睡。他躺着仰望天上闪烁的繁星，静听黑夜岑寂的跫音，正在为怎样对待雅格娜而打定他自己的主意。

“跟她在一起也好，不跟她在一起也好，我都不能生活下去！”他低声诅咒她，痛苦地长吁短叹，他辗转反侧，把盖在身上的被单推开，将脚伸到积有露水的长草里沾湿，以求凉快。然而他丝毫没有睡意，他的心事同先前一样地折磨着他。

屋子里，有个孩子哇哇地哭起来了，汉卡喃喃地说了几句哄孩子的话。他抬起头来谛听，但不久一切都重新归于寂静。于是他的心里又开始百感交集，过去的欢乐的记忆，在眼前浮游而过，仿佛春天芬芳馥郁的和风。但他现在不再是旧梦的奴隶了；现在他能顶住旧梦的魅力，镇静审慎地沉思默想，并且面对旧梦下定自己的决心，其态度之庄严，犹如参加神圣的忏悔仪式一般。

“这必须停止——永远停止！——这是冒渎天主的邪恶罪

行！——难道我要人家重新笑话我吗？——难道我不是一个有田有地的人，一个父亲吗？——是呀，我一定要——我现在一定要结束这一切胡作非为了。”

他觉得要把这个决心坚持到底，痛苦是难以名状的；但他还是下定了决心。

一个痛苦而又深刻的念头，兜上了他的心头：“一个人一旦失足犯了错误，就有可能弄到甘心堕落、至死也不能自拔的地步！”

这时天已黎明，天空仿佛披着一件灰白色的斗篷，然而安蒂克尚未入睡；曙光刚来临，汉卡便在他身边出现了。他以充满悲哀的眼睛异常温和地瞧着她，当她把昨儿深黄昏铁匠来跟她说的话告诉他时，他用手亲热地抚弄着她蓬乱的头发。

“如果运木材赚了钱，我一定在市集上买点东西给你。”

男人对她这样殷勤体贴，使她高兴得容光焕发，她逼着他给她买一只配有玻璃的餐具柜，“就跟风琴师家那只一模一样的。”

“用不了多久，你就想买一只象大地主家那样的沙发了！”他哈哈大笑着说道；可是，他满口答允了妻子所要买的一切东西后，很早便起了床，准备重新肩负起劳动的重轭，着手干那始终在等待着他的活儿。

安蒂克同铁匠又作了进一步的谈话；吃过早饭，他立刻派彼特把粪肥运到田里去，自己则带着两匹马来到森林里。

林中空地上，劳动正在紧张利索地进行：许多人正忙于把冬天伐倒的树木加工成为木材；接连不断的斧头斫伐声和锯子磨锉声，使人想起了永远在叩击树木的啄木鸟。列普卡村的马儿正在青草茂盛的林间空地上吃草，几堆篝火的烟雾袅袅上升。

他想起当初在这儿大打出手的情景，现在看到列普卡村的

人们同热普基的“贵族”以及其他的人一起和和气气地工作，他点头称赞。

“苦难给了他们教训：一个十分必要的教训，可不吗？”他对雅姑斯叮卡的儿子斐利普说道，斐利普正在把松木锯成方材。

“不过，毛病还不都出在大地主和大农户身上？”斐利普不痛快地叨咕道，一面继续把松树上的枝丫斫掉。

“不如说，倒还不如说，毛病出在愚蠢的怨恨和恶感上！”安蒂克说道。

他在他从前杀死守林人的地方站住了，自言自语地低声咒骂，因为他觉得当年的愤怒又重新在心里翻腾。

“这混蛋！把我弄到这种地步的，都是他！——如果办得到的话，我真想叫他吃更大的苦头呢！”他愤愤地吐了一口唾沫，便动手干活。

他整天不断地把木材运到锯木场去，活儿干得象卖命一样：然而他的心里既忘不了关于雅格娜的回忆，又摆脱不掉迫在眉睫的审讯。

几天以后，他从马秀那里听到：大地主愿意不仅接受分期付款的办法，而且在木材之外还给他们别的木头；所以娜斯特卡的婚礼推迟了，等西蒙在自己的土地上定居落户时再办。

但他对别人的事情没有多大兴趣；而铁匠却几乎每天都来看他，不断地吓唬他，讲到他的不幸的处境，还说可以资助他逃跑，如果他手头拮据的话。

安蒂克在这种时刻，倒很想抛弃一切，逃之夭夭；可是，瞧瞧周围的乡村，想想逃跑就意味着永远离开这一切，他就惊慌失措，哪怕坐牢遭难也在所不惜了。

然而，一想到坐牢，也使他心里充满绝望。

这些个内心的矛盾斗争把他压垮了，使他日益憔悴、痛苦，对待家里的人也越发生硬、粗暴。究竟是什么在作祟呢？汉卡想尽办法要探究原因，却无从知道。她曾经立刻怀疑到他说不定又跟雅格娜重新勾搭上了。但是，她自己仔细观察，暗中花不少钱叫雅姑斯叮卡留心探查，以及其他人等的察访，都向她证实这两个人现在毫无瓜葛，从未幽会，所以她在这方面倒是放心了。然而，不论她怎样忠诚地象个奴仆似的干活：准时给他准备最好的菜肴，把屋子收拾得成了整齐清洁的榜样，把家畜饲养得十全十美……都没有丝毫效果。他始终愁眉不展，闷闷不乐，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要骂她，而且还不止是没有好言好语。更糟糕的是他默默无言地往来踱蹀，象秋夜一样的凄凉悲伤，不冒火，不发脾气，只是深沉地长叹；他还时常和他的熟人一起在酒店里喝到深更半夜。

她不敢公开问他；罗赫却向她保证，他觉得没有出什么岔子。也许这话不假。老人如今只是到了夜间才在她家露面。白天里他总是带着圣书跑来跑去，教给农民向耶稣的圣心祈祷——俄国政府已严格禁止波兰人在教堂里作这种礼拜。

一天晚上，大家都在一起吃晚饭，狗儿突然在池塘附近猛烈吠叫起来了。罗赫便放下汤匙，全神贯注地静听。

“有陌生人来了。——我去瞧瞧是什么人。”

他一忽儿就回来了，脸色十分苍白，说道：

“路上军刀闪闪发亮。——如果有人问起我，就说我到村子里去了。”

他从果园的树丛里溜掉了。

安蒂克倏地站了起来，脸色白得象死尸一样。狗儿在篱笆外吠叫；听得见有人踩着笨重的步伐走进门廊里来了。

"他们是来捉我的吗?"他吓得要命,结结巴巴地说道。

大家都吓得目瞪口呆:宪兵在门口出现了。

安蒂克一动也不动,眼睛瞅着打开的门窗。幸亏汉卡没有完全慌了神,还想到端出椅子来,请他们坐下。

宪兵们说话也还客气,立刻示意要吃晚饭,所以汉卡不得不给他们炒了几个鸡蛋。

"那末晚了,你们上哪儿去啊?"安蒂克终于大着胆子问道。

"有公事在身啊!我们忙得很哪,"宪兵头目答道,向四周扫了一眼。

"一定是追捕盗贼吧?"安蒂克比较放心地说道,他从杂物间里拿出一瓶酒来敬客。

"追捕盗贼——和其他犯罪的人……为我们干一杯吧,户长。"

安蒂克便陪着喝了一杯。于是宪兵们动手吃炒鸡蛋,吃到汤匙刮响了空盆子方才罢休。

家里的人默默地坐着,象吓呆了的兔子一般。

宪兵把盆子里的东西吃干净以后,又喝了一杯伏特卡;宪兵头目擦擦嘴巴,郑重其事地说道:

"你从监狱里出来了好久了吧?"

"这事当然是您队长大人最明白不过了。"

宪兵头目不耐烦地摇晃着身体;接着就突然问道:

"罗赫在哪儿?"

"哪一个罗赫呀?"安蒂克用反问来答复问话,他已经当场弄明白了宪兵的来意,感觉安心放心得多了。

"人家告诉我,有个罗赫和你们住在一起?"

"队长大人可能说的是那个时常到村子里来的乞丐吧?——

一点不错，他是叫罗赫。”

宪兵头目又露出不耐烦的样子，他用威胁的神气说道：

“别跟我耍什么把戏，大家都知道他和你们住在一起！”

“他确实有时候住在我们这里，可他同样也住在别人家里。他走到哪一家，就在哪一家睡一宵：他一向如此。有时睡在屋子里，有时睡在牛棚里，往往就躺在篱笆旁边睡觉。——队长大人可是在什么方面对这个人感觉兴趣吧？”

“我吗？我对他毫无兴趣；我是来调查的。”

“他是个善良诚实的人，”汉卡这时插嘴道，“他到东到西都不做把水搅浑的事。”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他是何等样的人！”他有所强调地嘟囔道，然后他使出各种手段探听关于罗赫的情况，甚至不惜把鼻烟拿出来请客。可是他们都回答得很巧妙，他依旧一无所得；最后，他觉得再也追查不下去了，便愤愤地站起身来，大声说道：

“我宣布，这个人就住在你们家里！”

这时，安蒂克冲口而出：“难道你认为我把他藏在口袋里了吗？”

“波利那！”宪兵头目凶狠地回击道：“你放明白点儿：我是为了公事上这儿来的！”——不过，他临走时态度就比较友好了：作为礼物，他带走了十二只鸡蛋和一大块新鲜黄油。

维蒂克一步步地跟踪着宪兵，回来后告诉大家说：宪兵到过村长和神父的家里去，也曾设法到几户窗子里还有灯光的人家去瞧瞧；只是因为狗汪汪地吠叫，他们啥也没有发现，象来的时候一样，一无所获地走掉了。

这件意外的事把安蒂克搞得失魂落魄，所以，剩下他和老婆

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立刻把他的苦恼告诉了她。

她一个字也不打断他的话，一直听他说到已经无路可走，只有卖掉一切，到国外去——甚至到“哈美利加”去。

她这时就在他面前站起身来，脸上苍白得毫无血色。

“我坚决不去！”她大声嚷道，苦着脸皱紧眉头。“不去，也不让孩子们去送死！我可不去！如果你强迫我去，我就用斧头劈开孩子们的脑壳，然后我自己跳井自杀。我现在说的都是真话，不是吓唬你。天主啊，救救我吧！”她跪在圣像面前呼喊道，就象人们庄严宣誓一样。

“嘘，别嚷嚷，别嚷嚷，亲爱的！”安蒂克说道，“我不过说说罢了，决没有走的意思！”

她气也透不过来，好不容易忍住眼泪，继续把话说下去：

“你可以去服劳役，期满再回来。啥也不用担心：我会把一切料理好的，一块田地也不会丢失。你还不了解我这个人！——不会丢失的，我会把一切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且天主也会保佑我度过这种艰难困苦的日子。”接着她便不出声地饮泣了。

他也沉默了好久。他终于说道：

“听天由命吧！我反正一定要在家乡等候审判了。”

铁匠的阴谋诡计，结果就这样彻底失败了。

第 六 章

“安安静静睡那么一觉吧，别打扰我了！”马秀厉声吼道，他情绪不好，翻身睡到另一边去了。

西蒙安静了一会儿；可是马秀才重新打鼾，西蒙便立刻从谷物囤后面溜了出去；因为他们睡在贮藏室里，他自以为看得见一缕缕最早的熹微朦胧的曙色。

他在黑暗中摸索，朝着昨儿晚上就准备好的工具摸去，他心急慌忙，有件工具被他碰倒在地上，砰的一声，闹得马秀在睡梦中骂人。

黑暗依旧笼罩着大地，虽然星星正在逐渐暗淡下去，东方有点儿晨光明灭可见，公鸡扑动着翅膀发出第一阵啼叫了。

西蒙把他所有的东西统统装上一辆手推车，车子偷偷摸摸地经过茅屋，绕着池塘行去。万籁俱寂，只有流水经过打开的闸门，发出汩汩的声音。

大路躺在果园的阴影里，黑沉沉的，只有几处粉墙依稀可见；凭着水面星光反映，才勉强认得出池塘来。

当他经过母亲的茅屋时，他放慢步子，侧耳细听。有人在院子里往来蹀躞，不断地喃喃自语。

“谁在那儿呀？”他听得出是他母亲的声音。

他站住了，一声不吭，屏息静气，直到老妇人不再等他答复、重新开始行走，他才敢动弹。

“她在夜间往来徘徊，倒象个受尽折磨的幽灵！”他心中想道，发出悲伤的叹息，惶恐地溜过去了。

他还勉强看得见她——一个用手杖探索着道路、在树木之间悄悄地走动的影子，一面走路，一面还在喃喃地念着连祷。

“她虐待我的种种事情，正在使她的良心疼痛、疼痛呢！”他对自己说道，他心底里有一种奇怪的聊以自慰之感；他走上了尽是车辙和坑坑洼洼的大路。一踏上大路，他便走得飞快，仿佛有人撵他似的，再也顾不上什么车辙和坑坑洼洼了。

他一直没有停步，直走到十字架跟前方始歇脚；两条通向波德尔赛的大路在这儿相交。天色太黑，还不能做什么事情，他便在十字架旁边坐下等待，也缓过一口气来。

“这该死的时辰，叫人连田野和树林都看不出分不清了！”他用眼睛向四周瞅了一下，咕咕哝哝地说道。他周围都是悸动着的黑暗，只有天空里几缕淡金色的晨光。

等待是十分无聊的，所以他设法作点儿晨祷，但，一只手搁在露水浸润的土地上，他时常把祈祷的词儿忘了，因为这时候称心如意的欢乐涌上了他的心头：他如今有了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农场！

“我如今把你弄到手了，永远不让你跑了！”他想。他的心里充满了由爱情激发起来的勇气、欢乐和无限的决心，他热情地放眼打量着森林旁边那昏暗朦胧的一片——大地主卖给他的六英亩土地，正在那儿等着他去耕种哩。

“亲爱的孤儿般的土地呀，我一定把你当作心上的宠儿，只要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决不抛弃你！”他一面说话，一面把褴褛衣衫上的老羊皮裹得更紧些。夜间的寒意多少有点冷得彻骨。他把身体往后靠在十字架上，不久就鼾声大作、沉沉入睡了。

他重新跳起身来时，田地方始渐渐看得见了，但还蒙着薄薄的一层灰白色的水气，看不大清楚；麦子上滴着露水，下垂的麦穗起伏波动，碰到了他的身体。

“大白天了！——干活了！”他欠伸着四肢说道，然后跪在十字架面前作祷告，但，这一回不象往常那样不过是机械动作，赶紧作完了事。今天可截然相反，他最最虔诚地恳求天主保佑。他万分热诚地抱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双脚，眼睛恳切地凝望着耶稣受苦受难的脸，祈求耶稣保佑。

“保佑我吧，大慈大悲的耶稣啊！我自己的亲娘狠毒地虐待我。我是属于你的，我好比是个贫穷的一无所有的孤儿，求主庇护我吧！是的，我是罪孽深重的；仁慈的天主啊，你就救救我吧！——我要为你作一次——哦，二次弥撒！我还要供奉圣烛；而且，如果我创业顺利，力所能及，我要造个龛室来供奉你！”他把嘴唇热烈地贴在十字架上，这样许愿道；然后他跪在地上，绕着十字架膝行一周，低首下心地吻着大地——站起来时便感到神清气爽、斗志昂扬，非言语所能形容。

接着，他踏上那块归他所有的土地，欢天喜地的叫了起来："你瞧着吧！啊！你瞧着吧！”这块土地座落在树林边上，一边和列普卡村的田地相毗连。然而，天哪！这是什么土地，什么土地啊！只不过是乱糟糟的一块荒地罢了，遍地是废弃的陶土和沙坑留下的窟窿，在在长满了野梨树，梨树四周又处处是蒺藜和荆棘。隆起的地面上，茜草、野甘菊和羊蹄草丛生，密密麻麻，有的地方还长着一棵矮小的松树，或是一小簇赤杨、杜松之类。地势较低和积水成洼的地方，芦苇和香蒲又长得十分茂盛。总而言之，这是一块俗话所说的“狗也要对它号啕大哭”的土地。甚至大地主也劝西蒙不要买这块地。可是，西蒙坚决要买。

“这地卖给我正合适！我一定在这地上搞出点名堂来！”

马秀看到这块荒芜凄凉的土地，大吃一惊，也劝西蒙别买。“这是一小块贫瘠的泽地，只宜给农民的看家狗在那里庆祝婚礼。”——但西蒙固执己见，用两句话来结束这件事情：

“我已经决定了。有一双好手干活，土地就是好的！”

西蒙因为价钱便宜，——每一英亩才六十个卢布——大地主另外还答允帮助他搞到木材和其他东西，便把这块土地买了下来。

“我那时说过的话，现在一定要做到！”他用灼灼发光的眼睛凝望着四周，大声说道。他把手推车停在小径上，便沿着用树枝插在地上作为标记的地界，走上一圈。

他满怀深切的喜悦，缓步走去，脑子里把工作排了个先后次序：干什么活，先从哪儿着手。他要干的事业，是为他自己，为娜斯特卡，为派吉斯家族的子孙后代干的；他如饥如渴，迫不及待地要开始创业了，就象刚抓住一头小羊、尝到颤抖的羊肉的滋味的一只野狼一样。

接着他就开始为自己要盖的房子仔细选择地址。

“最好把房子盖在同村子遥遥相对的地方，一边紧挨着森林：这样，暴风雪就可以挡掉，木材运过来也不太远。”

他作出了这个决定，搬来石头标明了房屋的四至，便脱下老羊皮，虔诚地划着十字，随即向手上吐一口唾沫，动手平整土地，把拔去树木留下的窟窿填满。

这时太阳升起来了，金光灿烂；牲口哞哞地叫，井边的辘轳咕咕嘎嘎地响，凉爽的风在麦田里飘拂而过，象往常一样，带来了车声辚辚、人声嘈嘈。对这些事情，西蒙啥也没有注意，只是埋头苦干，不过偶尔歇一歇，伸直一会儿背脊，擦掉额上的汗

水……又重新干起来了，那种毫不放松、得寸进尺的顽强劲儿，就象水蛭一样。他干活的时候，按照他自己的习惯，始终在同他所见到的每一件东西说话，仿佛它是有灵性的一般。

如果他不得不把一块石头从地底下挖出来，他就跟它解释道：

"你躺在那里休息了好久了；来吧，是时候了，去替我的房子奠基去吧。"

斫掉一丛刺李，他就冷笑着说道：

"抵抗也没有用，蠢东西：你抵挡不了我。怎么，难道我会让你站在这儿撕破我的裤子吗？"

对于多年的野梨树丛，他就说：

"你们长得太密，都挤在一起了，非搬掉不可；不过，你们倒可以给我的猪棚铺地，铺出来的地板也不比波利那家的差！"

有时候，他停下来换一口气，他往往用充满热情的眼睛痴痴地望着他的土地，对它低声悄语道："我自己的——啊，我自己的土地啊！"

这块杂草丛生的、贫瘠的土地，大家都不去耕种、不屑一顾的土地，他对它却十分怜惜，他就象跟一个娃娃说话似的，关怀备至地对它说道：

"耐心点儿，再耐心等待一会儿吧：我一定耕耘施肥，你会象周围的土地一样开花结果的。别担心，我会使你满足、叫你高兴的。"

太阳这时升起来了，阳光直射到他的眼睛里。

"多谢了，老天爷啊！"他眨巴着眼睛大声说道；接着又补充道："天气还要干热一个时候呢！"因为正在升起的太阳红得不能再红了。

远远地响起了弥撒的钟声，列普卡村的烟囱里，都吐着羽毛似的蓝色炊烟。

“你胃口很好，可不吗？”他跟他自己说道，他把裤带束得更紧一点，伤心地叹息道：“可是母亲再也不会给你送早饭来了！”

波德尔赛的其他土地上，这时也有不少人，象他一样，都在他们新买的土地上干活；他看见斯泰和·普洛希卡正在用两匹健壮的马儿犁地。

“啊！”他想，“老天爷啊！我只要能有一匹这样的马就好了！”

约瑟夫·瓦赫尼克正在用车子搬运石子，给房屋铺地基；克莱姆巴和他的儿子们正沿着他们那块土地的四周掘出一条沟来；乡长的弟弟格利哥里正在大路上靠近十字架的地方，用一根木杆测量着什么东西。

“那儿，”西蒙心里想，“盖个酒店，地点倒是好极了。”

格利哥里把木桩插在地里，标明了他心目中的地址以后，便过来同西蒙打招呼。

“嘿！嘿！”他大声嚷道，惊讶地睁圆了眼睛。“我看你使出这么大的劲头儿干活，简直是一个人可抵十个人啊！”

“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啥也没有！有的只是一条裤子、一双赤手空拳啊！”

西蒙挺不高兴，也不愿打断手里的活儿来聊天。格利哥里劝告了他几句，便回到他自己的土地上去了。继格利哥里之后，其他的人纷纷走过来，有的给他鼓励打气，有的谈天说地，有的只是抽支烟，嘻嘻哈哈笑一阵；可是他们却使西蒙很不耐烦，他终于冲着普利乞克指责道：

“你还是干你自己的活儿去吧，别来打搅别人！干活的日子

嘻嘻哈哈地玩儿——这也太不象话了！”

所以大家也就不再走过来了，西蒙独自一人留在那块荒地上。

阳光亮得叫人睁不开眼睛，热得烤人；太阳把世界笼罩在一片光芒闪烁的雾里。

“噢，好热；可你也休想轻易把我赶跑！”他对太阳说道；看到娜斯特卡给他送早饭来，他便迎上前去，用贪馋的手赶紧接过麦片粥来。

娜斯特卡打量着田地，心情远不是兴高采烈的。

“唉，在这种荒地沼泽地上能长出什么东西来呀？”

“一切庄稼都能长！——你瞧着吧。连给你做糕饼用的小麦也能长出来！”

“啊，一点不错！——那就是俗话所说的：‘青草茂盛时，骏马已饿死’！”

“不会这样的，娜斯特卡。如今我们有了自己的土地了；我们过日子就容易得多了——整整六英亩土地啊！”他一面提醒她，一面飞快地把粥喝完了。

“我们能吃泥土？——我们怎么熬过冬天啊？”

“这包在我身上，你别担心。我统统想过了，我会有办法的。”

他放下空罐头，欠伸一下四肢，便带着她去看荒地上的一切，解释给她听。

“这儿，”他兴高采烈地大声说道，“就是我们将来盖房子的地方。”

“我们的房子？也许是用泥巴做的吧，就象燕子的窠似的？”

“用树木和树枝，泥和沙，用我们能弄到手的东西来造房子：凑合着住它二年，等我们富裕了再盖好的。”

“依我看来，你心里想望的还是地主人家那样的大房子呢！”她用不愉快的口气答道。

“住在自己的破屋里总比寄人篱下强。”

“普洛希卡的妻子愿意让我们跟她住过冬天，她真心诚意为我们腾出一个房间。”

“真心诚意！——我知道的，凡是叫我母亲气恼的事，她都真心诚意要干的，她总是跟我母亲过不去。——什么也不用担心，娜斯特卡；我要给你造个房子，有窗，有壁炉，应有尽有。你瞧着吧，从现在起，三个礼拜以后，哪怕我要累得胳膊都掉下来，也一定把房子造起来；是的，就象向天父祈祷一定要用‘阿门’结束一样，一定把房子造起来。”

“那末，你当然是不得不单枪匹马自己来干吧？”

“马秀会帮忙的，他已经答允了。”

“你的母亲，”她结结巴巴地说道，“会不会在哪一方面也来给你一点帮助呢？”

“我宁死也不求她帮助！”他勃然大怒道；然而，看到她十分沮丧，他立刻觉得自己对不起她，便在黑麦田旁挨着她坐下，结结巴巴地作个解释。

“我怎么能去求她呢，娜斯特卡？她把我撵出家门，还骂了你一大通！”

“不过，天啊！哪怕她光给我们一头母牛也好啊！我们就同巡礼乞丐中最低等的乞丐一样：压根儿什么也没有啊！真叫人想想也害怕。”

“可是，娜斯特卡，会有一头母牛的：我脑子里已经想到有一头母牛了。”

“没有房子……没有牲口……什么东西也没有！”她把头靠

在他胸口，哭了起来，他给她擦眼泪，抚摩着她的头发。他自始至终感到万分悲伤，居然能忍住眼泪，倒是个奇迹。——突然，他抓住铁锹，跳起身来，假装生气地嚷道：

"妇道人家，要敬畏天主！有那么多的活儿要干——你却啥也不干，光是唠唠叨叨诉苦！"

她十分尴尬，跟着他站起身来，但啃心的忧愁使她开口道：

"哪怕我们不至于饿死，这荒野里的狼也会把我们吃掉的。"

这一回他可真的生气了。一面转过身去干活，一面对她吐出了严厉的指责：

"上这儿来说废话，哭哭啼啼，还不如待在家里的好。"

她想使他息怒，可是他把她推开了。

"老天爷啊！"他想。"的确，女人和男人的血是相同的，可是男人具备的理智，女人却没有。财富不从天上掉下来，靠我们双手干活去争取，可不靠哭哭啼啼。——女人都跟孩子一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垂头丧气，一会儿怨天尤人。——老天爷啊！"

他继续咕咕哝哝地自言自语下去，后来手里的活儿吸引着他全部的注意力，他就把世界上其他事情统统丢在脑后了。

事情就这样一天复一天地进展下去。他总是天蒙蒙亮就起身，晚上很晚才回家，好几天不跟任何一个人交谈一句话。如今特雷莎或别的什么人给他送饭来，因为娜斯特卡在神父的马铃薯田里做短工。

人们也来看他怎样干活，不过站得远远的，因为他讨厌聊天儿。他的不知疲倦的劳动使大家惊讶不置。

"这家伙有很大的坚强毅力，这可谁也不曾料到啊！"克莱姆巴用喉音说道。

“难道他不是多米尼柯娃的后代吗？”有人哈哈大笑着答道。但，始终仔细地瞧着他干活的格利哥里却说道：

“他干起活来确确实实象只公牛；可是我们，我们应该帮帮忙，别让他累坏了。”

“我们应该帮忙，一定得帮忙，”大家也都同意；“因为他值得我们帮助。”可是没有人自动地挺身而出，人人等着西蒙先来求他们帮助。

西蒙可不愿求人，甚至也没想到去求人。所以，有一天看到一辆车直奔他这边来，他便十分惊奇。

车是安德烈赶来的，他快乐地呼唤道：

“哎，是我呀！告诉我吧，耕哪儿的地？”

西蒙有好大一会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你竟敢这么大胆！——可是，可怜的人儿，你会挨打的！——你瞧着吧！”

“我不在乎。如果她打我，我就到你这儿来，永远不回去了。”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出的主意吗？”

“都是我自己的主意！我老早就想来了，但是开头她们都看住我。——雅格娜也劝我别来。”

他一面准备耕地，一面把全部事情详详细细的告诉西蒙；然后他们就一起耕了一整天的地；临走时，还答允明天再来。

第二天太阳刚出来，安德烈果真来了。西蒙看到弟弟面颊上有点儿发青泛紫的地方，可是到一天的活儿干完以后，他才问他：

“她打得你很厉害吗？”

“噢，她是个半瞎子，轻易逮不住我；我也躲着她点儿，不让她抓住，”他答道，有点儿伤心。

“那末雅格娜……她并没有告发你吧？”

“当然没告发我……她倒不是这种人。”

“唉，一个女人脑子里想干什么事情，可有什么人捉摸得出来啊？”他深深叹息，嘱咐弟弟别再来了。

“现在我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往后，播种的时候，你来帮帮我的忙。”

所以，西蒙又独自一人，日复一日地干着活儿，就象马儿绕着圈子牵动打谷机一样，全然不顾可怕的孤独和炎热。现在的天气比前些日子更热了——象地狱一样热烘烘、红通通，简直是一场大火灾。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在田野里干活，因为活的火焰正从天空倾泻而下。笼罩着一片白热，如烤如灼；没有凉风吹拂，没有鸟儿啼啭，没有人语喧哗，太阳自东徂西稳步运行，不断地撒下暑热和干旱。

然而西蒙仍旧象开头一样天天干活，甚至夜间也睡在田里，以便醒过来就干活，不浪费一点儿走路的时间。马秀竭力劝阻，可是毫无效果。西蒙简短地答道：

“礼拜天我会休息的。”

礼拜六晚上他回到家里，筋疲力尽，吃吃晚饭就睡熟了；第二天他又几乎睡了整整一个白天。直到傍晚他才从稿草床上起身，穿得齐齐整整，坐下来吃正餐：菜肴很多，盆子里堆得高高的，家里的妇女都在一旁侍候，就象侍候大人物似的，仔细留心他的眼色，老是给他添菜，劝他多吃；然后，他吃得饱极了，松松裤带，老爷似的伸个懒腰，兴高采烈地大声说道：“啊，多谢，多谢！——现在让我们出去稍为乐一下吧！”

他就带着娜斯特卡上酒店去了；马秀带着特雷莎也一起去了。

犹太老板向他弯腰鞠躬，不待招唤就把伏特卡送到桌子上来，还称他为“老板”，这使西蒙得意非凡。他按照体面喝了该喝的酒，便挤到头面人物中间，对各种事物发表他的意见。

酒店里已经客满，乐队正在奏乐助兴，但跳舞还没有开始。人们只是相互干杯，象往常一样抱怨着干旱、艰难时势，等等。

连波利那家的人、铁匠和他的老婆也都来了；不过他们走到单间里去了，想必正在那里开怀畅饮，因为犹太老板一再地送伏特卡和啤酒进去款待他们。

“今天安蒂克两眼盯着他老婆，就象狗盯着骨头一样：他变了，不再是过去的安蒂克了！”安姆勃罗司没精打采地咕哝道，眼睛朝着单间里瞅去。单间里传来愉快的寻欢作乐的声音。

雅姑斯叮卡立刻作出了答复：“因为他宁可穿他自己的木底靴，也不愿穿那人人都可以套在脚上的长统靴！”

“是呀，”有人回答道，“不过这种靴子并不夹得脚痛啊！”于是整个酒店里哄堂大笑；大家都知道靴子指的是谁。

西蒙没听见也没大笑。他多少有点儿醉了，双手抱住安德烈的颈子，对他说道：

“现在你必须记住我是个什么身份的人，而且要听我的话，服从我！”

“我……我很明白，”安德烈结结巴巴地说道，酒意促使他伤心落泪了。“不过，母亲吩咐……吩咐……”

“母亲再也算不了什么了！现在我是个有田有地的人：要听我的！”

可这时乐队已经奏起了一支舞曲；当人们开始用脚跟蹬得地板砰砰作响，成双作对起舞的时候，西蒙搂住娜斯特卡的腰，解开带兜儿外套，把帽兜掀在一侧，同好手们一起大嚷着“嗒，嗒

哪”，脚下蹬出最响的声音，冲进去跳舞了：眼花缭乱地旋转，摇摇摆摆地前进，欢乐，热闹，喧哗，象是激流猛涨奔腾。

但是，跳过两次舞以后，西蒙便由着妇女们把他带回家去了，到她们家时他立刻醉意全消，他在屋子外面坐下。雅姑斯叮卡陪他坐下，而且同他好好的作了一次长谈；结果，后来虽然夜已深了，西蒙也曾想到要回去，他倒不再急急忙忙地要走了，却彷徨等待，缠住娜斯特卡不放，象只风箱似的唉声叹气。

最后娜斯特卡的母亲对他说话了：

“别走了，就在我家储藏室里住一宵吧：深更半夜的，你还辛辛苦苦地跑到哪儿去呢？”

“我在棚子里替他打个地铺吧，”娜斯特卡说。

“娜斯特卡，别那么冷酷无情对待他啊！”雅姑斯叮卡瞪了她一眼说道。

“什么……你在想什么呀？不晓得你还要说出什么话来呢！”娜斯特卡厉声说道，十分狼狈。

“嗨呀！他不是你的爱人吗？在婚礼前一二天同房又有何妨呢……再说，这个可怜的人，他为了你象头公牛一样地干活，确实也应该有点犒赏才好！”

“啊，说得对极了！娜斯特卡！娜斯特卡！”西蒙大声说道，她逃跑，他就追上去，抓住她，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接了不少的吻，说了不少恳求的话。

“娜斯特卡，心肝，难道你要把我从你身边撵走吗？在这样的深更半夜也要撵我走吗？”

她的母亲突然要到过道里去料理什么事情了；雅姑斯叮卡退将出来，说道：

“娜斯特卡，别拒绝他啊！世界上的幸福是那么稀少：幸福

来临——就象瞎眼母鸡找到一粒谷子一样机会难得——可别把幸福放过哪!”

她在院子里碰到马秀;马秀机灵地猜到了几分,他对屋子里的西蒙大声说道:

“我可没有你这种忍耐功夫!”

可是第二天破晓又看见西蒙在拚命干活了,而且毫无疲惫之感。只是在娜斯特卡给他送早饭来时,他对麦片粥倒不太馋,而是更加贪婪地要吻一吻她樱红的嘴唇。

“如果你不忠于我,你就会给烫得皮开肉绽!”她一面这样威胁恫吓,一面却偎依在他的胸前。

“娜斯特卡,你是属于我的,我是决不放开手的了!”他真心实意地喃喃说道;接着又打量着她的眼睛,低声补充道:“头胎准是个男孩!”

“你真是个糊涂虫!不过,是谁把这些顽皮淘气的想法装到你脑袋里去的呢?”娜斯特卡把他推开,满脸涨得绯红,跑掉了。在不怎么远的地方,雅赛克先生出现了:他嘴里含着烟斗,胁下挟着小提琴。他走上前来,说道:“赞美天主,”打过招呼,又问了西蒙一些问题。西蒙洋洋得意,吹嘘着自己取得的成就,却又突然闭嘴,诧异惊讶地转动着眼睛。雅赛克先生竟放下提琴,脱掉外套,动手干起活来,正在翻动、打碎一大块泥土哩!西蒙的铲子脱手掉了下来,他张口结舌,下巴也下垂了。

“你有什么可诧异的?”

“天哪,雅赛克先生竟跟我一起干活?”

“我要帮助你,而且决心帮助你把你的房子盖起来。你认为我办不到吗?——你瞧着就是了。”

他们从此在一起干活。老人确实没有多大力气,对劳动也

不习惯；可是他自有高明的办法使工作进行得更好更快。西蒙口服心服地依照他的一切指示办事，时常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天哪！这可和一向见惯的世道大不相同！他毕竟是个大地主啊！"

雅赛克先生只是莞尔微笑，接着他便和西蒙谈起话来，把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奇闻异事讲给他听；如果西蒙有勇气的话，他早就怀着惊讶和感激之情，拜倒在老人的膝下了。到了晚上，西蒙便跑到娜斯特卡那儿，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她，最后发表意见道：

"人家都说他是傻瓜：然而他满脑子都是聪明智慧，比得上任何一个神父！"

"有些人说起话来聪明，做起事来愚蠢。如果他头脑健全，他怎么会忽然来帮你的忙呢？怎么会去照料薇隆卡的母牛呢？"

"确实，这一点我搞不明白。"

"只能说是他疯疯癫癫吧。"

"无论如何，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对于雅赛克先生的慈悲心肠，西蒙是无限感激的。但是，虽然他们同在一起干活，在同一个饭匣里吃饭，在同一条被子里睡觉，在他们的交往之中却丝毫没有亲密无间的情谊。

"他可始终是属于地主乡绅门第的人物啊，"西蒙怀着深深的敬意和万分感谢的心情，嘱咐他自个儿道。在雅赛克先生的帮助下，房子正在逐渐盖起来，简直就象面包发酵一样；马秀也来给他们帮忙时，克莱姆巴的儿子亚当从森林里搞来了他们所需要的大小木料，没有多久，从列普卡村就可以清楚地望见这房屋了，模样儿一天胜似一天。马秀辛辛苦苦干了几乎整整一个礼拜的活，还指挥大家劳动；礼拜六下午房屋大功告成，他在烟囱顶部插上一簇青枝绿叶，又干他自己的什么活儿去了。

西蒙粉刷了屋子，把刨花和垃圾扫掉。雅赛克先生挟着小提琴来了，微笑着说道：

“鸟窠造好了，该请母鸟来了。”

西蒙答道：“明天晚祷以后，我们就举行婚礼了。”便俯伏在雅赛克先生脚边向他道谢致意。

“啊，不过我也不是专诚给你帮忙的！人家把我从列普卡村撵出来的时候，我要到你们家来住宿的！”他点上烟斗，漫步向森林走去。

虽然房屋已经落成，一切都舒齐了，西蒙还是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舒展着疲倦的四肢，以喜出望外的欢乐心情打量着新房子。

“我的房子！呀，我的房子啊！”他反复说道；显然他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用手摸摸墙壁，绕着房子走一圈，从窗口往里张望，嗅嗅石灰水和泥土的强烈刺鼻的气味。他回到列普卡村准备明天的婚礼时，已经是深黄昏了。

西蒙要举行婚礼的事，村里人人都知道了；多米尼柯娃也有邻居告诉了她，但她仍旧装出什么也没有听到、毫不知情的样子。

礼拜日清晨，雅格娜好几次从她母亲的屋子里溜出来，拿着一包包各式各样的东西悄悄穿过果园，把它们送到娜斯特卡家去。老妇人明明知道雅格娜在做什么事情，却压根儿不加阻止，只是默不作声地往来踱蹀，神色阴沉，所以，安德烈直到望过弥撒以后，才大着胆子走近她的身边。他小心翼翼，不敢挨得太近。

“妈，我要出去。”

“倒不如把马带到苜蓿田里去的好！”

“你可知道？……我是去参加西蒙的婚礼。”

“赞美天主，幸好这不是你的婚礼！”她辛酸地答道，“——那就去吧；可是，只要你喝醉了，我就决不放过你，你瞧着吧！”老婆子说完威胁的话，便摸索着走到邻居家去，这时，年轻小伙子把他最漂亮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了。

“是的，我要喝醉！……哪怕只是为了气死她，我也一定要喝醉！”他叨咕道，赶紧向马秀家跑去，正好赶上他们都要动身到教堂里去了。然而，这是个十分安静的婚礼，没有唱歌声，没有欢呼声，也没有音乐声。教堂里也同样静悄悄的，只点着一对圣烛：娜斯特卡流了不少害羞的泪，西蒙把愤怒、挑衅的眼色，投在周围寥寥可数的贺客身上。幸亏在结婚仪式完毕时，风琴师奏出了美妙轻快的调子，使得大家手舞足蹈，满心欢乐。

婚礼一结束，雅格娜便立刻回到她母亲那儿去了，只是不时地来探望一下。马秀拉小提琴，彼特长笛伴奏，还有人为他们使劲儿狠击铜鼓。尽管是在很小的屋子里，他们也开始跳起舞来，还有好多客人喜欢在户外跳舞，在摆好喜酒的桌子之间往返回旋。有的人在吃菜，有的人在干杯祝酒，谈笑风生。然而，大家都是文文静静的；因为这是大天白日，头脑也没醉得迷迷糊糊，谁都不想大哗大闹。

西蒙老是缠在他的新娘身边，把她拉到角落里，拚命地吻她，因此大家都取笑他；安姆勃罗司心里不痛快，叨咕道：

“可怜的家伙！今儿你享福吧，明儿你就得还债了。”他说话的时候，贪馋的眼睛盯牢着巡回传递的酒杯。

宴会确实不大热闹欢腾；而且也不能指望有多大的闹酒欢宴，因为好多人都是按照礼貌规矩的要求，前来坐上一会儿，稍为吃一点儿东西，夕阳烧红天空时便告辞回家去了。不过，马秀倒是非常轻松愉快，他拉着琴，唱着歌，强迫姑娘们和他跳舞，还

巡回敬酒干杯；雅格娜露脸的时候，他始终陪伴着她，还向她做着媚眼，全然不顾特雷莎的眼睛里莹然欲泪。

雅格娜对马秀很冷淡，可也没有理由避开他。她只是耐心地听他说话，一面却留神着波利那家的人是否到来，她但愿不要遇到他们。幸亏波利那家没有人来，村子里第一流的有田有地的人家，谁都没有来。这些大农户倒并没有谢绝主人的邀请，他们都恰如其分地送来各种礼物，为筹备喜筵协助一臂之力。大农户没有来吃喜酒，引起大家的议论，雅姑斯叮卡作了个很有特色的解答：

"如果有许多美味可口的好菜，满屋子都散发出伏特卡的香味，客人就撵不出屋子去了，哪怕用棍子打也撵不出去了！可是，舌头上滴酒不沾，肚子里空空如也，人家怎么会高兴来呢。"

雅姑斯叮卡这时劲头儿来了，淘气起来了。颠三倒四的雅斯耶克独自坐在角落里，悲伤地唉声叹气，擦着鼻子，用眼睛远远地瞅着娜斯特卡；这一切她都看在眼里，便去逗他向娜斯特卡大献殷勤。

"你去跟她跳舞吧，能占到什么便宜就占什么便宜！你母亲不会同意你娶她的；可是，如今她有了丈夫了，你就去缠住她大跳其舞，说不定她会报答你的爱情的！"

接着她又滔滔不绝地倒出一番话来，闹得人们震耳欲聋，安姆勃罗司这时酒也喝够了，同样唠唠叨叨嚼起舌头来了，他们俩使全场活跃，人人捧腹大笑。在玩笑和欢乐中度过的、短促的夏夜，终于出乎意外地结束了。

这时大家都走了，留下的只有家族和安姆勃罗司——他要把瓶底里的最后一滴酒喝干。新婚夫妇决心立刻到他们的新居去。马秀希望他们再待一会儿；可是西蒙已经向克莱姆巴借来

一匹马和一辆马车，他不肯听马秀的话。所以他把柜子、日用器皿和被头褥子等装上马车，扶娜斯特卡庄重地坐在马车最高的地方，跪下来接受丈母娘的祝福，然后同他的舅兄接吻，向其他的人深深一鞠躬，自己划了个十字，便扬鞭策马，驱车出发了；全家的人伴送着他。

他们默默无言地向前走去，直走到磨坊附近时，看到有一对鹳鸟高高地在他们的头上盘旋。老婆子见到这个景象，便拍手说道：

"大吉大利！这是最好的兆头，你们将来子孙满堂！"

娜斯特卡稍为有点儿脸红，可是，在后边儿推着车子的西蒙，却洋洋得意地吹着口哨，兴高采烈地东瞧一眼西瞧一眼。

终于只剩他们两个人时，娜斯特卡打量着她的新居，但见一片寒酸凄凉景象，不禁泫然泪下。可是西蒙大声嚷道：

"傻丫头，别哭！别人家东西还要少呢，他们正在羡慕你呢！"

西蒙已经精疲力尽，而且有点儿喝醉了。他和身倒在角落里的一摊稿草上，不久就鼾声大作……而娜斯特卡却挨近窗口坐着，俯瞰列普卡村白色的房屋，继续不断地流泪。

这种闷闷不乐的心境倒持续不久。全村的人似乎都约好了一起来给她援助。克莱姆巴的老婆第一个上门来，一手挟了个母鸡，一手提了个篮子，篮子里是一窝小鸡。这是个良好的开端；几乎每天都有个主妇来探望她，而且没有一个主妇是空着手来的。

主妇们对她的照顾，使她心里非常感动。

"亲爱的人，"她说，"叫我怎么报答你们才好啊？"

"说句衷心道谢的话就行了，"西可拉的老婆道，她给娜斯特卡捎来了一块麻布。

“你日子过得安逸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送给也是日子难过的人，”普洛希柯娃补充道，她从围裙下拿出一块好大的咸肉来。

娜斯特卡收到了许多礼物，足够她对付好长、好长一段日子了。一天晚上，暮色苍茫，颠三倒四的雅斯耶克，把他的狗克鲁契克牵来了，拴在靠近她的房子的地方，接着，仿佛怕有什么灾祸会临头似的，拔脚溜掉了。

人家把这件事告诉娜斯特卡时，都开心地哈哈大笑，娜斯特卡却鄙夷地撇着嘴唇皮。

“娜斯特卡，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为你采了不少草莓呢；他母亲把草莓从他手里拿走了！”

第七章

雅姑斯叮卡到波利那家去。她采了些野生草莓，给犹兹卡送去。汉卡在屋子外面挤牛奶；雅姑斯叮卡便坐在屋檐下，把娜斯特卡收到的礼物一一告诉汉卡。

“不过，”她下结论道，“她们送她礼物，是要气气多米尼柯娃。”

“同时也是帮助娜斯特卡。”汉卡修正老婆子的话道，“顺便说一句，我也应该给她捎点什么东西去。”

“如果现在有什么我拿得动的东西要捎去，我很高兴去跑一趟，”雅姑斯叮卡告诉她道。这时听到从屋子里传出来一个微弱的恳求的声音——犹兹卡的声音。

“汉卡啊，把我的那只小母猪给她吧！我知道我快要死了，娜斯特卡会为我的灵魂祈祷的！”

汉卡觉得犹兹卡的意见很好；她立刻嘱咐维蒂克把那小猪送到娜斯特卡家里去，因为她不想亲自送去。

“维蒂克，”犹兹卡喊道，“你告诉他，小母猪是我送的。还有她必须赶快来看我：我现在不能走动了。”

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十分悲伤，满肚子不高兴。她已经卧床一个礼拜了，发高烧，浑身是痂皮鳞屑。起初她们让她躺在果园树荫下，因为她坚决这样要求。可是她的病情愈来愈严重，雅姑斯叮卡便禁止她睡在外边了。

“你必须躺在黑暗里，”雅姑斯叮卡说，“太阳光把发出来的痘疹又赶到身体里边去了。”

所以犹兹卡一个人躺在黑暗的房间里，呜咽呻吟，有气无力地抱怨：小孩子也好，她的朋友们也好，都不许进来看她。如今雅姑斯叮卡就充当犹兹卡的监护人，不论谁想进来，就撵他出去，甚至用棍子来撵！

雅姑斯叮卡和汉卡这样说过话，便把野生草莓给生病的小姑娘吃，并且为她准备一种软膏，那是用纯净的荞麦面粉，加上新鲜淡奶油和许多鸡蛋黄拌和调制的。她把软膏涂在犹兹卡的脸上和颈子上，涂得很厚，外面再裹一层湿布。小姑娘驯服地接受治疗，只是有点儿担心地问道：

“痘疱会在我脸上留下麻点吗？”

“只要不去搔它们，就一个麻点也不会留下。——就跟娜斯特卡一样。”

“可是痘疱又痛又痒，天哪！……那就请你把我的双手紧紧缚住吧，不然的话，我就熬不住要搔！”由于犹兹卡认真恳求，而且禁不住要撕破自己的脸颊，老婆子便对她喃喃地念着咒语，点燃干燥的石莲，用烟来熏她，还把她的双手缚在身体两侧；然后，老婆子就出去干她自己的活儿了。

犹兹卡一动不动地躺着，静听苍蝇的嗡嗡声，也静听另一个不时在她脑袋里响起来的、奇怪的嘈嘈之声。仿佛在梦里一般，她也时常听到家里的人踮着脚走进来看她，又踮着脚走出去了。接着她又幻见不少树枝，结着殷红的苹果，低垂在她的脑袋的上方，可是她却无力伸出手去摘取；然后是一群羊挤到她的四周，可怜地咩咩地叫着……可是维蒂克走进房间里来了，她立刻认出了他。

“你已经把我的小母猪送到娜斯特卡那儿去了？——她说什么来着？”

“啊，她高兴极了，差点儿要跟猪尾巴接吻了！”

“你这淘气的小鬼！竟拿娜斯特卡开起玩笑来了！”

“不过我说的是实话！——她嘱咐我跟你说，她明天一定来看你。”

突然之间，犹兹卡开始左右摇晃着身体，惊惶地大声叫了起来：

“把它们撵走！——它们要把我踩倒了！——咩！咩！咩！”

接着她又突然虚脱，一动不动地躺着，仿佛沉沉睡去似的。维蒂克走出房间，但经常过一会儿就进来探望。有一次，她焦急地问他道：

“仍旧是中午吧？”

“快要到半夜了：人人都睡熟了。”

“的确：天很黑。”

“把这些麻雀拿出去吧：它们咕咕喳喳叫得象没有长毛的小鸟。”

他正在给她讲麻雀窠的事，犹兹卡突然大叫着坐了起来。——“灰牛到哪儿去了？维蒂克，别让它走失啊，不然的话，父亲要用鞭子打你了！”

接着她又把他喊到身旁，跟他说悄悄话：“汉卡不许我去参加娜斯特卡的婚礼；可是我不听她的，我还是要去……穿上深蓝色的紧身胸衣……还有那条我在赦罪节穿过的裙子……维蒂克！替我摘几个苹果；可是小心别让汉卡把你逮住啊。”然后她又突然安静了，仿佛又迅速地沉沉睡去了。

维蒂克好几个钟头都守在她的身旁，替她赶掉苍蝇，给她喝

水。汉卡嘱咐他待在家里看护她。克莱姆巴的儿子小玛蒂亚斯在放牧他父亲的牲口时，顺便照料一下波利那家的牲口。

呼吸不到自由自在的森林里的空气，维蒂克感到沉闷痛苦；然而，犹兹卡的病情深深地打动了他，为了她，正如俗话所说的，他愿意把天空也拉下来。为了使她感觉兴趣，引她笑一笑，他什么事都愿意干。

有一天，他给她带来整整一窝小鹧鸪。

"犹兹卡，你摸摸它们吧！摸摸它们，它们就会对你啾啾地叫！"

"我没法儿摸它们啊！"她抬起头，呜咽道。

他解开她的双手，她把扑动着的羽毛未丰的小鸟，捧到她那可怜巴巴的软弱而又麻木的手里，挪近她的脸和眼睛。

"啊，它们的灵魂在它们的身体里扑腾扑腾地跳！可怜的鸟儿，它们多害怕啊！"

"什么？我亲手逮到的，难道我放它们走吗？"他抗议道，不情愿把鹧鸪放走。然而他还是把它们放走了。

另外一次，他给她弄来了一只小野兔，他提着野兔的耳朵，把它放在盖着犹兹卡的鸭绒被头上。

"亲爱的小野兔，逗人喜欢的小野兔，把你从妈妈身边捉出来了！"她低声说道，她象抱个娃娃一样，把小野兔拢在自己的胸前，温柔地抚摩它。可这小野兽却象受到折磨似的叫喊起来，从她手里逃了出去，它窜过过道里的鸡群，吓得鸡群大叫着四散逃跑，而且就在门廊里打瞌睡的拉帕面前冲出门去，跑到果园里去了。拉帕立刻猛追猛赶；维蒂克大喊着紧紧跟上；吵吵嚷嚷，闹得厉害，连汉卡也从院子里跑出来了。这当儿犹兹卡哈哈大笑，险些儿把肚子都笑破了。

“狗儿把小兔子逮住了吗？”她焦急地问道。

“不见得！”维蒂克大声说道，“不；狗儿只看到了小兔子的尾巴，它钻到麦田里边儿就没了影踪了，就象石子丢进水里一样。——兔子可是飞毛腿啊。——别伤心，犹兹卡，我一定给你再逮一只。”

维蒂克能弄得到的东西，他都给犹兹卡送来：有时是好几只金黄斑点的鹌鹑，有时是一只刺猬，有时是一只驯服的松鼠——它在房间里跳来跳去，十分有趣，简直是举世无双；再不然就是一窝雏燕，它们啁啁啾啾地啼叫得好不伤心，以致母燕跟着它们飞进了房间，犹兹卡因此叫他把它们送回燕子窝去；有时还有许多别的珍奇新鲜的东西；此外，便是他们两人能瞒着大人吃完吃光的那些苹果和梨子了。可是，到了后来，犹兹卡对一切东西都感觉厌倦，她疲乏地转过脸去，任何东西都再也引不起她的兴趣了。

“这一切，我都觉得没意思！给我弄点新鲜玩意儿来吧！”她喃喃地说道，甚至对鹳鸟也转过脸去，不想看它。鹳鸟这时正大摇大摆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把它的长嘴巴伸进每一只锅子和盘子里去，要不它就故意躲藏起来，想对大门口的拉帕来个突然袭击。有一次，维蒂克活捉了一只七彩的叫做蜂虎的鸟儿，给她送来时，她倒欣赏了一会儿，不过也只有这么一次。

“好漂亮的鸟儿！看上去，象是涂了颜色的！”

“可得留神，别让它啄你鼻子：这是只不好对付的恶鸟。”

“它并不想逃走嘛。——这种鸟驯服吗？”

“不驯服，可是我已经把它的翅膀和腿都缚住了。”

这鸟使他们高兴了一阵；可是它憔悴了，一动也不动地蹲在那儿，也不肯吃东西，不久就死了，使全家的人都大为悲伤。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

屋子外面，气候渐渐地一天热似一天：白天，人们已不能在田里干什么庄稼活儿，夜间，也不过是在巨大炉灶上度过的、闷热得透不过气来的时辰罢了，即便是在户外和果园里，也是如此。干旱正在迅速地变成灾难。牲口饿着肚子从牧场上回来，哀鸣着回到自己的棚子里。马铃薯干瘪得象榛子那么大；有几块田里，生长不良的燕麦，露出地面不过几英寸；大麦的叶片枯萎了；黑麦过早地干了，不结实的麦穗白漾漾的。人们深深地陷在困难之中，因此，每天夕阳西下时，人们都抱着空虚的希望，寻找天气行将变化的迹象。可是天空中连一朵浮云也没有。人们的头上只有一大片亮晶晶白漾漾的、炫目刺眼的光芒；太阳总是毫无遮翳地落山了，连一丝半缕水汽的影踪也没有。

不少人在天主变容祭台之上圣像之前哀哀哭泣，热心求雨；可是毫无效果。田地愈来愈干，愈来愈燥；果实没有成熟就从树上掉下来了；溪里的流水极少，磨坊和锯木厂都关门了，寂静而又凄凉；陷入绝望的人们联合起来，凑份子举行斋奉圣餐的许愿大弥撒！

他们所作的祈祷是那么真诚和热烈，即使是铁石心肠，也不可能不为所动。

天主确实也对他们发了慈悲之心。一点儿不错，第二天又是闷热得厉害，人人大汗淋漓，溽暑炎炎灼灼，弄得鸟儿昏昏然堕落地上，牛儿在牧场上遍地哀鸣，马儿不肯走出马棚，人们疲倦困乏，匍匐在干枯的果园里，不愿离开树荫。却说到了正午时分，当万物似乎就要在白热的炎炎熔炉里呼吸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竟出现了奇迹——突然腾起一股浓雾，遮住太阳的光辉，使它黯然失色，仿佛有一把灰尘撒在太阳这个圆盘上了；不久就听

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好象有无数头鸟儿在高空振翅飞翔似的，而铅灰色的云层又从四面八方聚集拢来，一刻比一刻阴沉，一刻比一刻狰狞可怕，咄咄逼人。

此刻人人满腔都是恐惧之情；虽然忧心忡忡，大家却都一动也不动，一声也不吭。

远处隐隐约约有不少雷声；接着便卷起了狂风，尘灰密集成团，涡卷盘旋着上升天空；太阳发出一种病态的光芒，黄得象沙土似的。于是万物迅速地暗将下来，天上充满了密集的闪电——仿佛有人在空中噼噼啪啪地挥舞着火鞭子。随着第一个霹雳从天上打将下来，人们便从屋子里跑出来了。

立刻腾起了一片吵嚷喧闹的声音。这时太阳完全瞧不见了，在无法形容的旋风所引起的一片大混乱之中，在互相牵连重叠的漆黑漆黑的云块之间，却泻下了一道道令人眼花缭乱的光芒；隆隆的雷鸣挟闪电以俱来；接着，倾盆大雨哗哗而下，呼呼大风在树木间长啸而过。

霹雳一个紧接一个打将下来，迸发出亮得叫人眼睛也睁不开的光芒；雨水象瀑布似的倾泻而下，什么东西都被挡住了，看不见了；挟着冰雹的阵风，这里那里地乱刮。

这种状态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如今麦子倒伏了，大路变成了污浊冒泡的溪流。接着，风雨的势头缓和了一点儿了，天色在晴朗起来了，但巨雷再一次地隆隆轰鸣，仿佛是几百辆马车在冻硬了的土地上辚辚驰来——而大雨也再一次地倾盆而下。

人们惶惶然地从屋子里向外张望。有的人家点上了供神的灯，念着赞美诗："圣母啊，我们飞到你的身边，求你庇护！"有的人家把圣像端了出来，借以保佑自己，驱除外来的邪魔。后来，感谢天主！暴风雨过去了，没有造成多大损害。只是在风暴临

去之际，雨点开始下得稀稀朗朗的时候，从浮游在乡村市梢上空的一片孤云里，打下来一个霹雳，这团火焰正打在乡长的谷仓上！

片刻之间，火焰和浓烟从谷仓里直窜起来，大家惊惶地向出事地点跑去。谷仓从开头就没有挽救的指望，大火象烧掉一堆干燥的木片儿似的把它吞掉了；但安蒂克和马秀以及其他的人，都使出如疯如狂的劲头儿来救火，保住了柯齐奥尔家的房子及其邻舍。幸亏大路上积水成河，可以随时取用：好儿家的茅草屋顶已在开始冒烟，而无可挽救的谷仓里迸发出来的火星，正又密又快地向四周飞扬开去啊！

乡长出门去了；打大清早起，他就一直在镇上办理公事。不过他的妻子倒在家里，她面对这个损失，一筹莫展，悲伤地到处乱跑，象一只受惊的母鸡。危险过去了，人们都回家去了，这时走到她身边去的，除了柯兹洛娃，还有谁呢？柯兹洛娃两手撑腰，满嘴都是嘲弄的话，又响亮又尖锐。

“你瞧到了吧？乡长太太，因为你损害了我，所以天主惩罚你了！一点不错，天道报应啊！”

乡长的妻子张开手掌向柯兹洛娃直冲过去，大有打一架的可能；可是安蒂克费了好大力气，总算成功地把她们拉开了。他狠狠地责骂柯兹洛娃，所以她象一头挨了一顿痛打的狗儿似的，唁唁狂吠着回到自己家里去了。

“哼，乡长太太！你逞威风就是了，你！我决不罢休，一定叫你连本带利奉还！”

这时候风暴已经卷到森林地带去了，太阳也已经重新出现。一簇白云横过蔚蓝的天空，空气凉快而清新，鸟儿鸣啭；人们走出屋子去弥补暴风雨造成的损害，开闸放水。

安蒂克在回到自己的家门附近时，出乎意外地遇到了雅格娜，她手里拿着锄头和篮子。他亲热地向她招呼致意；她象头狼似的瞪着眼睛瞧瞧他，便一言不发地走过去了。

“竟那么目中无人！”他愤愤地咕哝道；接着，他看到犹兹卡在院子里，便狠狠地责备她不该跑到屋子外边潮气很重的地方来。

犹兹卡的病现在确实好得多了，他们已经允许她整天在果园里躺着。她的天花痘盖正在顺利脱落，没有留下疤痕；雅姑斯叮卡依旧偷偷地给她敷上药膏，汉卡抱怨黄油和鸡蛋的浪费太大了。

她的病在逐渐痊愈，所以她几乎整天独自躺在那儿，维蒂克如今也重新放牛去了。只是偶尔有个小姑娘来看她一下，罗赫来陪她坐一会儿；再不然就是阿伽沙老婆子来了，象往常一样，说什么她在秋收季节一定会在克莱姆巴家里去世，象一个农家主妇那样体面地去世。但经常给她作伴的只有：狗儿拉帕，它始终守卫在她身边；鹳鸟，她一声召唤它就跑过来了；群鸟，它们飞到她身边啄食面包屑。

有一天，趁着屋子里没有人的时候，雅格娜带了一大把牛奶硬糖来看犹兹卡，犹兹卡还没来得及谢她，她听到什么地方有汉卡的声音，便拔脚跑掉了，只是隔着篱笆喊道：

“但愿牛奶硬糖能补养你的身体！”——说完就没了影儿了。

雅格娜接着就跑到她哥哥家里去，也给他捎点儿东西。

雅格娜看见娜斯特卡站在一头母牛身边，母牛从木桶里喝着水。西蒙正在附近搭一个棚子，使出全身力气吹着口哨哩。

“啊！”她大吃一惊，大声嚷道，“你们那末快就把母牛也弄到手了？”

“是到手了啊：岂不是一头漂亮的母牛吗？”娜斯特卡答道，颇为得意。

“确实是一头很好的母牛：一定是大地主家的良种。你在哪儿买的？”

“虽然不是我们出钱买的，可这头母牛是属于我们的了！我统统都要告诉你的——可你决不会相信我的话。——昨儿大清早，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用身体摩擦我家的墙壁，我想，大概是从牧场里给撵出来的猪，正擦掉粘在身体两侧的泥巴吧。所以我重新躺下睡觉，但还没有睡熟的时候，又听到了模模糊糊的哞哞的牛鸣声。我走出门去；但见门旁站着一头母牛，用绳子拴住，面前放着一束苜蓿，母牛的乳房丰满，母牛抬起头来看我。我擦擦自己的眼睛，以为这是夜间的梦境。然而不是梦：这明明是一头活的母牛，哞哞的鸣叫，还舔着我的手指呢。于是我便断定它是从什么牛群走失的，西蒙也说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找它的。只是有一点倒很奇怪：这母牛是用绳子拴着的。无论如何，一条母牛怎能拴住自己呢？——可是，中午到了，没有人来把它领回去，这时奶水从它的乳房里淌出来了，我就替这可怜的牲口把奶挤掉了。我问遍了全村的人；大家对走失母牛的事，都一点儿也不知道。老克莱姆巴说，这很可能是窃贼耍的诡计，我还是把母牛送到宪兵那儿去的好。我很不乐意，可我又没有别的办法。——第二天中午时分，罗赫也来了，他说：

“‘你是诚实的，你又是穷困的；因此天主耶稣把一头母牛赏赐给你了！’

“‘一头从天上掉下来的母牛！哪怕是傻瓜也不会相信这种事情啊。’

“罗赫哈哈大笑；他准备走了，说道：

“‘这头母牛是归你所有了：不用担心害怕！没有人会把它从你手里拿走的。’

“于是我以为这头母牛是罗赫送给我的，便跪下来向他道谢；但他却回避开了。

“‘如果你万一遇到雅赛克先生，’罗赫微笑着继续说道，‘可留神别向他道谢啊：他是个用棍子向四面八方乱打的人，因为他不喜欢接受人家的感谢。’”

“如此说来，把母牛送给你的人，原来是雅赛克先生啊！”

“对穷人这样慈悲心肠的，世界上难道还有别的人吗？”

“一点不错，把木材送给斯泰和造房子，还在别的方面帮了斯泰和不少忙的，就是雅赛克先生。”

“毫无疑问，他是个圣人，我一定天天为他祈祷。”

“可你得留点儿神，提防别人把母牛偷走！”

“啊，偷走我的母牛吗？那我就要跑遍世界去找母牛，就要把窃贼的眼睛挖出来！我们的天主决不会容许这样的窃案！——西蒙把牛棚盖好之前，我一定要让母牛夜夜同我们一起睡在屋子里。雅斯耶克的狗儿克鲁契克也会留神保护母牛的。——啊，我亲爱的母牛，我的心肝宝贝！”她大声喊道，用手搅住母牛的颈项，吻着它那粉红色的嘴巴；母牛发出一阵轻微的咯咯的笑声，狗儿欢乐地吠，鸡群吃惊地啼，而西蒙的口哨声又比任何声音都响亮。

“毫无疑问，你们得到了天主的保佑！”雅格娜说道，她凝神望着他们俩，发出类似内疚的叹息。他们俩看上去都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特别是西蒙。过去他始终被认为是个窝囊废，是个代人受过的替罪羊，谁想在他身上擦擦脚就可以擦擦脚——可是现在！能说会道，举动敏捷，仪表堂堂，确实是换了一个人

了！……

沉默了好一阵子以后，雅格娜问："哪些田是你们的？"

娜斯特卡把他们的田地指给她看，并且告诉她：他们要播种什么，种在什么地方。

"可是种子从哪儿来呢？"

"西蒙说我们会弄到种子的；所以我们一定弄得到种子。因为他不说事实上办不到的空话。"

"他是我的亲兄弟；可你说的话，仿佛是说给别的什么陌生人听似的！"

"他是那么善良，那么聪明，那么埋头苦干！……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没有人！"娜斯特卡十分强调地断言道。

"当然啦，"雅格娜悲伤地表示同意道。"垒起土墩标出地界的，是哪一家的田地啊？"

"安蒂克·波利那家的。不过现在还没有着手耕耘，因为他们等着分地。"

"他们要分到的那块地倒是挺不错的，很好的一份家业呀。"

"啊，他们待我们极好，但愿天主十倍地保佑他们！安蒂克向大地主担保我们分期付款，还这样那样地帮了我们不少忙。"

"安蒂克！……担保分期付款！"雅格娜大吃一惊。

"而且汉卡也心肠极好：她给了我一头小母猪。它现在还不过是一头吃奶的小猪，却是头良种，将来长大以后，对我们大有用处呢。"

"你告诉我的当真是件奇怪的事情。汉卡给了你一头吃奶的小猪？这简直不可思议！"

她们走回屋子里，雅格娜从她的手巾包里拿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递给娜斯特卡。

“这是一点儿小意思……以前我没法儿捎来……犹太人还没把买鹅的钱付给我。”

他们十分感谢她；临走时，雅格娜说道：

“再等上一阵子吧；将来母亲的心肠会软下来，把家产分一些给你们的。”

“我可不要她的家产！她虐待了我，让她带着这种罪孽进坟墓吧！”西蒙突如其来地勃然大怒，气势汹汹，雅格娜因此没再说一句话就走了，她阴郁、沮丧地走回家去，觉得很不舒服。

“我算是什么呢？一根谁也不关心的枯木干柴，”她一面走一面寂寞地叹息。

大约走到半路上，她遇见了马秀。他正朝他妹妹家走去，但他转身和她同行，注意地听她讲西蒙的事。

“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富裕的，”他悒悒不乐地说道。

他们继续谈下去，但他觉得很不自在。他迫不及待地有些话要跟她说，却又十分为难，不知怎样说才好；雅格娜这时正俯瞰着沐浴在夕阳余辉里的列普卡村。

接着，他说道：“在这狭窄的小世界里，我觉得闷死了！”他几乎是自言自语，说给自己听的。

她用疑问的眼神转过来瞧他。

“你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吧？你苦着脸，倒象是喝了醋似的！”

听到她这样问他，他就告诉她：他厌恶他的生活，厌恶这个乡村，厌恶这一切，决心远走高飞，到大千世界去流浪。

“哦，如果你想有个变化，那就结婚好了！”她大笑着说道。

“话是不错，我想望的女人要是情愿，那该多好啊！”他大声说道，情急地凝视着她的眼睛；她心慌意乱，也感到不太愉快，就转脸瞧着别处。

“问问她嘛！谁都肯和你结婚的；已经盼望你托媒人去说亲的，也决不止一二个啊。”

“如果她拒绝我又怎么办呢？——那可丢脸、痛苦了。”

“遇到这种情况，你就托媒人带着伏特卡到另一家去。”

“我可不是这种人。我一心一意看中了一个，就没法儿再对别人产生感情了。”

“啊，对每个姑娘，年轻小伙子大多是一样地喜欢，所以他们总是乐于同一切姑娘厮混。”

他对这一点并不否认；但他立刻改变了进攻的方式：

“雅格娜，你可知道，小伙子们就是在等你服丧期满；不久就会有许多媒人带着伏特卡上门来的。”

“让他们自己喝吧！我一个也不嫁！”她声明道，说话时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对方不由得仔细琢磨起她的意思来了。她说出了她内心的意愿：他们一个也不在她眼里，她只看中扬尼克——她的扬尼克！

想起扬尼克使她唏嘘叹息。雅格娜喜滋滋地缅怀思念着扬尼克；马秀大为懊恼，转身回到他妹妹那儿去了。

雅格娜用她那不安宁的恍恍惚惚的眼睛，凝望着虚幻的空间，自言自语地说道：

“此时此刻，他正在做着什么——什么事情呢？”

突然，有人抓住了她，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她拚命挣扎。

“我受到了大损失，你还不安慰安慰我吗？”乡长冲动地低声说道。

雅格娜大怒，从他的怀抱中挣脱了出来。

“你再碰我，我就把你的眼睛挖出来，把全村的人都叫到这儿来！”

“别嚷嚷，雅格娜，别嚷嚷！瞧，我送你一件礼物！”他把一串珊瑚项链硬塞到她手里。

“去你的！”她说出这种话来，也许有几分是由于心中恼火的缘故。“你送给我的一切礼物，在我看来，都不过是垃圾罢了！”

“且慢，雅格娜，你——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乡长给弄糊涂了，结结巴巴地说道。

“就是这么个意思：你是头猪！从今以后，你别再跟我说话！”

雅格娜火冒八丈，甩开乡长，向家里跑去了。

她的母亲正在把马铃薯的皮削掉；安德烈在屋子外面给母牛挤奶。雅格娜也就忙碌地动手料理晚上的家务，尽管她仍旧气得浑身发抖，无法平静下来。暮色四合时，她又出去闲逛了，临走对她母亲说道：

“我到风琴师家去瞧瞧。”

她不久便看到了扬尼克房间里的窗子在黑暗中明晃晃地发亮；米哈尔正在房间里吊灯下写什么东西，风琴师和他的妻子坐在屋子外，享受着夏晚的凉意。

他们跟雅格娜打招呼，顺便告诉她：“扬尼克明天下午就回家来了！”

雅格娜听到这话，喜不自胜，几乎要昏倒在他们的脚边。她的双膝发软，站立不住；她的心跳得厉害，几乎气也透不过来。为了礼貌的缘故，她坐下来和他们闲谈几分钟，然后就沿着白杨大道向树林飞跑而去，速度之快，象一头被人追猎的野兽……“主啊！主啊！”她满怀不可思议的感谢之情呼唤道，她伸开两臂，泪水从眼睛里涌将出来；一种奇妙的欢乐之感兜上她的心头，这种感情是那么强烈，使她迫不及待地要大笑大叫，要如疯如狂地奔跑，要亲吻她周围的树木，亲吻她脚底下在月光里蔚为银色的

田野！

"扬尼克要回来了——要回来了——要回来了！"她自言自语地柔声哼道，突然以飞鸟的速度向前冲去；她被她的欲望和预感所驱策，继续向前奔跑，仿佛是奔向她命中注定的结局，奔向非言语所能形容的欢乐。

雅格娜回家时，夜已经深了。全村都是漆黑漆黑的，只有波利那家还有灯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辩论；她一路上别的不想，只想着明天扬尼克要回来的事。

回到家里，她可没法儿入睡。一听到她母亲发出震耳欲聋的打呼噜的声音，她就不再躺在那儿辗转反侧了，她起身坐在门外，能在那儿打个瞌睡就打个瞌睡，要不就等待天明。

她不时能听到波利那家说话的声音越过水面传来，他家的一厢点着灯，她看到倒映在对面池塘里的灯光荡漾抖动。

她的眼睛凝望着灯光的倒影，把万事万物统统忘掉了……却陷在一大堆阴郁的思想情绪里，它们象轻纱似的将她包裹起来，席卷而去，带到那满足不了的渴望的宇宙里。

月亮下去了，乡村一片暗棕色。繁星在高处闪烁；偶尔有一二颗流星以极快的速度从高空摔将下来，吓得她手脚都发抖。有时微微的清风轻轻掠过，好比温柔的手在抚摩；接着是从田野里飘来了怡神悦性的馥郁熏风，使她伸手摊脚、挺直身体，陶醉在芬芳的香气里。

雅格娜全神贯注地沉溺在这种幻境里，个中甜蜜的情趣，非文字所能形容，她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象树苗上饱满的幼芽，内部正积聚着树液和葱翠的活力……而夜在静悄悄地小心翼翼地消逝，好象故意不打扰那处于幸福极境的人性。

在安蒂克的房间里，跟他和格利哥里一起商量的人们正在

议论明天要在区公署举行的那个大会——乡长叫列普卡村的农民都去参加这个大会。

房间里大约有二十个农民——安蒂克和格利哥里这一派的全班人马——给他们照亮的，只有那在壁炉架上闪闪烁烁的一支小蜡烛。

罗赫坐在暗影里，他正在详细地解释，官方提出要在列普卡开办学校，最后将造成什么结果；格里哥利则在具体嘱咐每一个人：怎样投票，跟区长该说些什么话。

他们聚首讨论了好久，提出异议的和反对的也很多；但最后全体都同意了，于是便在天色未明时分手，因为他们早晨又得很早就起身了。

雅格娜就这样地一个人待在屋子外面，始终没有合眼，仍旧沉溺在她那夜间的幻境里，仍旧象作着爱的祈祷似的念叨着这几个字：

“他要回来了——他要回到村子里来了！”

如今白昼已在地平线上露出灰白色的曙光，她本能地转过身来，向着东方的天空鞠躬致意。——似乎她很想知道，这将至未至的一天，会给她带来什么。——她怀着恐惧而又欣喜的感觉，把自己委诸势所必至的命运。

第 八 章

时间快到中午了，暑热愈来愈猛烈。人们都聚集在区公署的门外，可是区长还没有出现。文书好几次跑到大门口，用手遮住照到眼睛上的阳光，朝着两旁种植多瘤杨柳的宽阔大道张望。什么也看不到，但见昨天大雨留下的水潭闪闪生光。——有一辆大车缓缓行来，一个农民的白色带兜儿外套在树木之间晃动。

他们都在耐心等候。唯独乡长一个人忙忙乱乱地跑来跑去，坐立不定，心神不安，一忽儿张望着大道，一忽儿又督促着在公署前广场上填平坑坑洼洼的人们赶紧干活。

“快点儿，小伙子们！看在天主面上，快点儿吧！这样拖拖沓沓的，大人来到的时候，你们还没完工呢！”

人群中有个声音嚷嚷道：“留神点儿吧，不然的话，你这样惊慌失措，会出事故的！”

“哦，伙计们，振作起精神来吧！我在这儿有公务在身；这种玩笑可开得不是时候。”

“大家都知道，只有我们乡长一个人是敬畏天主的！”一个来自热普基的农民说道。

这时乡长勃然大怒，尖声叫嚷道：“如果有谁再说一句话，我就把他关到监狱里去！”——接着他便绕道跑到公墓去了。公墓座落在高地上，区公署也矗立在高地之上。

公墓由许多老树遮荫着，透过老树的丫枝，可以见到教堂的

灰色塔楼，黑色十字架的横档伸展在石墙之上，俯瞰着穿过村子里的大路。

还是什么也看不到影踪。乡长丢下村长一个人和老百姓在一起，径自走进区公署里去了。不断地有人被文书叫到公署里去，文书趁这机会客气地提醒对方别忘了他拖欠的捐税，未付的建筑法庭房屋的捐款，以及其他种种更加重要的事情。文书提到的这些事情，他们每一个人确实都感到头痛：在秋收之前这么艰难的时节，他们怎么缴得起税款呢？所以他们只是卑躬屈膝地向他行礼，有的甚至还吻他的手，也有人把他最后一文钱塞在文书的张开的手掌心里。不过他们都恳求文书宽限到秋收以后，或是下次赶集的时候。

这个文书啊！他可是个狡猾的浪荡子弟，奸诈阴险的老狐狸！他搜刮老百姓钱财的办法可多着哩！他对这个人许下无穷无尽的诺言以敛钱，对其他的人又利用他们害怕宪兵的心理敲榨勒索。对这些人，他因一味地阿谀奉承而占了便宜；对那些人，他以熟不拘礼的友好态度对待他们而得到好处。他总是用某种方法从每一个人身上捞到一点东西。他需要燕麦，他要搞几只小鹅孝敬区长，再不然他让人答允给他弄点捆麦子的草绳来。不论愿意不愿意，他要什么，他们就得答允给什么。然后在他们临走的时候，他又把他最熟悉的人拉到一边，装出友好的姿态对他们说道：

“留神啊，你应该投票赞成创办学校；因为如果你投票反对，我们的区长就会大生其气，说不定要取消你们和大地主签订的关于森林的合同。”

“这是怎么一回事？”普洛希卡诧异地嚷嚷道。“呀，那合同是我们双方自愿签订的啊。”

“是的；不过，你可知道这俗话？‘大地主只和大地主亲密无间，大地主对农民可从来没有交情。’”

普洛希卡大为吃惊，走掉了；文书继续把农民叫进来，用不同的方式吓唬每一个人，但都硬压大家做同样的事情——投票赞成创办学校。

许许多多人，大约有二百多个，都聚集在区公署外边；起初他们按村子分成好几群，各人和自己熟悉的村人在一起，例如列普卡村的人就和列普卡村的人在一起。但是现在知道区长的意思是要他们为创办学校的事投票，他们就开始混杂在一起了，按照志同道合从这一群走到那一群。只有热普基村的“贵族”们瞧不起其他的农民，傲然不和他人合群。其余的农民都立即混在一起了，好象盛在盆子里的扁豆，都散布在广场上，但其中大多聚集在墓地树荫之下或是马车附近。

然而人头最密集的地方，却是大酒店周围。大酒店设在区公署对面，周围有一簇树木环绕，仿佛座落在一个枝叶成荫的小树林里；许多人在炽热的日光里站了这么长久了，便上这儿来喝一杯啤酒解渴。酒店里已经挤得满满的，许多人三五成群地在树底下闲逛，议论着听到的新闻，留神瞅着区公署和区公署另一头的房子——文书就住在那儿，那儿最为忙碌，也最为热闹。

文书的妻子不时地从后窗伸出她那肥胖的脸蛋，大声叫道：

“赶快，玛格达！你这懒丫头啊！但愿你折断腿才好呢！”

可以听到这个姑娘时常在房间里跑来跑去，脚步很重，震得玻璃窗格格地响；有个娃娃老是使劲儿尖声嚎哭；在什么地方的背后，鸡群在惶恐地呱呱乱叫；还有个警察，气喘吁吁，在麦田里大路上追捕小鸡哩。

“看来他们要办筵席请区长了。”有人说。

“据说文书昨天用马车装回来半车子好酒呢。”

“那他们又要象去年一样喝得烂醉了。”

“哦，他们花得起这笔钱。还不是老百姓拿钱出来？他们伸出手来捞什么东西，又有谁去监督啊？”马秀说道；另一个人连忙大声制止他：

“别说了！宪兵来了。”

“宪兵象狼一样到处巡逻：他们上哪儿去，走哪一条路？——谁说得上来呢？”

所以他们惴惴然默不作声地站在那儿，这时宪兵们在区公署门前排成了一行，宪兵附近站着好几个人，其中最突出的是磨坊老板，乡长以及铁匠——铁匠离得稍远一点，聚精会神而又有所戒备。

“磨坊老板！——他对他们摇尾乞怜，象头饿狗似的。”

“看到宪兵在哪儿出现，就要提防区长啊！”格利哥里走到安蒂克、马秀、克莱姆巴和斯泰和正在一起说话的地方，大声嘱咐道。然后他们便分散开来，同老百姓混在一起，强有力地宣传他们的主张。大家一言不发地听他们说话，有一二个听众露出为难的神情，叹息呻吟，搔搔头皮，或者对那正在互相靠拢的宪兵们看上一眼。

安蒂克背靠酒店的一隅，简短地说着话，但很有信心，很有威信的样子。在另一群人中间，马秀正在风趣地说话，使许多人听了他的笑话哈哈大笑。在靠近墓地的那一群里，格利哥里正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仿佛正在朗读一本打开着的书籍似的。

风格尽管不同，但他们讲的话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要反对区长，要投票反对创办学校，不理会那些平素趋奉官吏的人。

其他的人一言不发，可是全都点头同意：即使是最大的傻瓜，他心里也很明白：创办这种学校，不过是要大家缴纳新的捐税罢了，那可谁也不喜欢。

然而群众心里却七上八下，他们不安地换个腿站站，咳着嗽，清清嗓子——对于反抗区长大人和他那一帮子人物，他们惶恐害怕得厉害。

他们你瞅我我瞅你，不知如何是好，心中暗暗叫苦；人人都在小心翼翼地察言观色，留神着最富有的大户们流露出来的动向。至于磨坊老板和各个村子的头面人物，看来他们之故意出头露面，是为了在宪兵和文书的心目中留个好印象。

安蒂克去跟他们说话；可是磨坊老板粗暴地答道："除了傻瓜，谁都知道该怎么投票！"说罢便向铁匠转过身去了。铁匠随声附和着每一个人的意见，他老是在从这一群人踅到那一群人，狡猾地窥测着事态发展的风向。他跟文书谈话，同磨坊老板闲聊，请格利哥里闻一撮鼻烟——自己却始终巧妙地不露声色，弄到最后，谁也不知道他究竟站在哪一边。

这时候，大部分人逐渐倾向于投票反对创办学校了。他们连正午的炎热也满不在乎，在广场上分散开来，比刚才更加响亮更加勇敢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就在这当儿，文书从敞开的窗口向外边儿吆喝道：

"喂，来一个人呀！"

谁都没有动弹。

"来个人替我跑到大地主家去取鱼。早晨就该把鱼送到这儿来的，可我们现在还在等着。——来人哪！"文书颐指气使地喊道，"赶快！"

这时有人大胆答道：

“我们可不是上这儿来给你当听差的！”

“让他自己跑去拿鱼吧！他不乐意拖着个大肚子走路呢！”人们听到这话便哄然大笑，因为文书的肚子确实大得象个大鼓一样。

文书破口大骂。可是，隔了一忽儿，乡长就从屋子的后门口出来，绕过酒店背后，到村子外边大地主家里去了。

“他必定是在文书太太的房间里给娃娃们换尿布、洗尿布呢 所以他出去透透新鲜空气了。”

“啊，是的，文书太太不喜欢她的房间里有股臭味。”

“一会儿以后，她又会找到别的活儿叫乡长替她干的。”

“奇怪的是还没看到大地主露面呢，”他们有点儿诧异地说道；但铁匠露出狡黠的微笑答复道：

“大地主可聪明呢，他不会来的。”

他们露出寻根究底的神气瞅着铁匠。

“其中自有缘故，”铁匠解释道，“难道他必须投票赞成创办学校吗？……不然的话，难道他该来和区长大人争吵吗？他决不会投票：想想吧，他得缴多少捐税啊！他才不来呢，他是个聪明人。”

“可你——你站在我们一边吗？米哈尔，你说呀！”马秀急于想知道铁匠的态度，一个劲儿地追问。

铁匠象条给踩了一脚的蚯蚓似的挣扎着，他由于左右为难，含含糊糊地说了一二个字，便溜过去同磨坊老板说话。磨坊老板已经兜到农民们身边，正跟老普洛希卡说着话儿，声音很响，好让其余的人也听得见。

“我的忠告是：遵照官府的意思投票。必须有个学校：最坏的学校也比没有好。你们想要的学校，你们决不会搞到手的：用

脑袋去碰墙壁，那是毫无用处的！你们不愿意投票？——那么，他们就不来征求你们的意见了。”

“不过，”一个在一旁听着的人大声说道，“如果我们不出钱，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你才愚蠢呢。他们会把钱拿去的。你们抗捐吗？——他们甚至会把你最后一头牛也卖掉，而且因为你违抗官府，还要送你去坐牢。这不是一清二楚吗？”他转脸对着列普卡村的老百姓，补充道：“因为，这回你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可不是大地主，而是区长大人：大人可不是好惹的！——我嘱咐你们：遵照他们的命令办事吧，事情不再恶化就谢天谢地了！”

跟他抱同样看法的人们便纷纷随声附和；老普洛希卡沉思了一些时候，突然说道：

“你说得对；罗赫把我们村子里的人引入歧途了。”

一个普热莱克的庄稼汉强调地对这番话补充道：

“他是和大地主站在一边的，所以煽动我们反对政府。”

四面八方腾起了反对他这话的一片叫喊声；可他并不气馁，人家容许他说时他就立刻继续说下去。

“那些人，”他明哲地瞧着周围的人说道，“那些帮助他的人，都是傻瓜。如果有谁不爱听我这话的，那就站出来吧，我一定当面叫他傻瓜。这种人不明白自古以来一向如此：地主士绅反抗政府，却把我们农民弄得家破人亡；清算旧账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不得不受罚遭难的倒是谁啊？嘿，是我们农民！哥萨克兵驻扎在我们村子里，是谁挨打？是谁吃苦受罪、被关进监牢？只有我们农民啊！地主士绅决不会为你农民出一把力；他们鬼鬼祟祟地溜掉了，这些出卖农民的犹大，见死不救，把我们抛弃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庄园里请政府官吏大吃大喝呢！”

有个人喊道:“咳! 在地主士绅的心目中，我们农民算什么东西呀,他们居然会为我们出力吗?”

另一个人嚷道:“如果他们办得到的话，他们明天就会把农奴制恢复的!”

前面一个发言人继续说道:“格利哥里刚才说:‘叫他们在学校里用波兰语教书;如果他们不肯的话，那我们就投票反对,也不拿出钱来给他们办校。’——说得挺好。然而，只有长工能对他的主人说:‘我不愿意干了,’当面出他一口怨气，回头又赶紧跑掉,免得挨一顿鞭子。我们农民可不能逃跑,我们必须死守在土地上,忍痛挨打。所以,我说你们赞成办校还是要比对抗官吏少吃些苦头。一点不错，他们决不会在学校里教波兰语;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也永远不能把我们都变成俄国人。我们不论哪一个人，都将象现在那样，甚至象我们的母亲当年教我们的那样,始终只用波兰语对天主祷告,跟自己人说话!

“最后，让我再重复一遍:只为维护你们自己的利益挺身而出! 让大地主们去互相撕得粉碎吧，这可不是我们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咬去打吧,这一帮子也不比那一帮子好,都不是我们农民的兄弟。但愿他们统统瘟死!”

他说到这儿时便被挤在他周围的群众大声喝住了。磨坊老板和其他一些人支持他，可是不起作用。拥护格利哥里的那些人挥舞着拳头逼将过来,形势看上去十分险恶,这时老普利乞克大声说道:“宪兵听着呢!”

这话使大家沉静下来，也使这个老头儿有机会用愤怒的声调吐露他的意见:

“他讲出了一个十分正确的道理:我们必须关心我们自己的利益!——大家静一静嘛! 你们已经发表了你们的意见,也让别

人讲讲他们的意见啊！——这些家伙吵吵嚷嚷，自以为是大人物呢！——如果叫喊就算是开动脑筋的话，那么，每一个嗓门儿挺大的吵吵嚷嚷的人，甚至比咱们的神父都头脑聪明了！你们讥笑我，我倒要向你们重提当年的事情……那时候我们的波兰贵族们不是反抗了吗？还记得他们怎样蒙骗我们农民，怎样赌咒发誓，说什么只要波兰一旦独立存在，我们就可以称心如意……就可以有我们自己的田地，自己的森林，自己的一切东西。贵族们又是许愿又是演讲，于是我们其他的人都去帮助贵族了；可我们现在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如果你们要当傻瓜，你们不妨听信贵族的话；不过我是头饱经沧桑的老鸟了，决不为谷壳自投罗网的！”

“打他的嘴巴，叫他闭嘴！”有人嚷道。

可老人还是继续说下去：“如今我也是个贵族了，比哪一个贵族也丝毫不差；我有我的权利，谁也不敢动我一根毫毛！”

嘲笑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把他的话都淹没了。

“你是头猪，对着中意的东西咕噜咕噜乱叫；只要有个猪圈，猪槽满满的，你就高兴了。”

“将来养肥了，你就会尝到脑袋挨棍子、喉咙挨刀子的味道了。”

“上次赶集的时候，宪兵不是揍了他吗？还说没人敢动他一根毫毛呢！”

“他倒是个贵族大老爷，听任虱子吃他。”

“塞在他靴子里的稿草，确实也能说出跟他同样聪明智慧的教训来呢。”

“他连鸡的好坏也辨别不出来，倒上这儿来指导我们了！”

老头儿气得唾沫四溅，可嘴里只是说：

“你们这些土地上的渣滓……对白发老人也不知道尊敬！”

"那又该怎么样呢？难道因为毛是白的，白毛母马就必须受到尊敬吗？"

人们都为之哄然大笑。但人们的注意力不久便转到区公署的屋顶上去了：警察约瑟夫已爬上屋顶，正抱住烟囱，向远处张望哩。

"约瑟夫！"他们嘻嘻哈哈地对他喊道。"闭上嘴巴呀，不然的话，就有东西掉到你嘴里去了！"因为有一群鸽子在他头顶上打盘旋。但警察只是用足全身力气大声叫喊：

"他来了……来了！已经走过从克里莱克村拐过弯来的地方了！"

群众密密地聚集在区公署周围，静静地沿着道路望去，路上也还是空无车辆行人。

文书赶紧穿上他最讲究的衣服；空气中重又充满了他老婆的吆喝声，盆子碟子的叮当声，移动家具的隆隆声，以及许多人来往奔跑的脚步声。不多一忽儿，乡长也出场了：他站在门槛上，脸红得象甜菜根，汗水直冒，气喘吁吁，却已经挂上了乡长的绶章。他向周围的群众扫了一眼，厉声喊道：

"大家肃静！区公署可不是酒店。"

"上这儿来，彼得！我有话跟你说！"克莱姆巴对他大声喊道。

"这儿可没有彼得！我是政府官吏，"他傲慢地答道。

这话立刻引起了注意，大家拿它大大地取笑了一番，直笑得前仰后合；但，乡长突然庄重地喊道：

"让路！给区长大人让路！"

一辆马车在大路上出现了，又震又摇地越过车辙和坑坑洼洼，在区公署大门前停了下来。

区长把手举到帽子附近，农民们纷纷脱帽，一时肃静无声，

乡长和文书便快步跑上前来，扶区长下车，宪兵们笔挺地摆出立正的姿势，站在大门两旁。

区长走下车来，脱下白色的防尘罩衣，转过身来望望聚集在那里的群众，他摸摸亚麻色的胡须，装出一副威严的神气，点了点头。接着他就踅进文书的住宅，文书正在屋子里低头哈腰请他进去。

马车驶去了，农民们在早已摆好的桌子旁边围拢来。他们以为会议现在就要开始了。但，事实上区长要过好一阵子才露脸哩，此刻倒是从文书的屋子里传来了碰杯声和欢笑声，以及令人垂涎欲滴的菜肴的香味。

农民们等得焦灼，也热得耐不住了，许多人设法溜到酒店里去。可是乡长不准他们走。

“别溜了！——谁缺席，就要罚谁缴纳罚金！”

这话把大家喝住了；可是人们瞧着文书家拉上了窗帘的窗子，心里很不耐烦，说了许多骂街的话。

“他们不好意思给人看见大吃大喝！”

“他们倒也做得极对：我们只有唾沫可咽，看见人家喝酒，只会使我们觉得更渴啊！”

拘留所设在区公署同一幢房子里。如今从拘留所里出来了一个警察，他揪住缰绳拉着一头巨大的牛犊，牛犊使劲地反抗。突然向警察冲将过来，把他掀倒在地，便撒腿飞跑了，尾巴在扬起的尘埃中翘得高高的。

“捉贼！捉贼！”人们大笑着喊道。

“啊，好一个大胆的无赖，竟冲出拘留所，对乡长大老爷翘起了尾巴！”

人们还对警察说了许多嘲弄讥笑的话，要不是在场的全体

村长帮忙，他就没法儿把牛犊拉到院子里去。他们经过一番追逐，喘息未定，乡长这时却又下令把拘留所彻底打扫干净，乡长亲自监督大家好生干活，自己也帮了不少忙，生怕区长大人要巡视检查一番。

“不过，亲爱的乡长！你还得点上香把拘留所熏一下，不然的话，区长的鼻子会闻得出拘留所里拘留了什么东西！”

“不用担心：再喝上几杯，世界上任何气味他都闻不出来了！”

其他的揶揄讪笑是对乡长而发的，他都听到耳朵里去了，只是牙齿咬得紧紧的，眼睛里冒出火来。然而，人们热得够呛，饿得够呛，等得够呛，最后连讥笑嘲弄也进行不下去了。所以，尽管乡长唠唠叨叨的，大家都急急忙忙地朝酒店里和树荫下走去了；格利哥里冲着乡长说道：

“你尽管叫嚷到天黑吧，我们可不做跟在你脚跟后面的走狗！”

格利哥里说罢，看见不再受到宪兵的监视，十分高兴，便重新在农民中间走来走去，分别提醒每一个人，应该按照什么方针投票。

“再说呢，”他下结论道，“别害怕，正义是在我们这边。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思投票，事情就会按照我们的意思办理；我们不愿意要的东西，谁也不能强迫我们接受。”

不过，农民们还没有在树荫底下摊开四肢躺一躺，或是在酒店里开始吃上一口东西，各村的村长就大声叫唤自己村子里的人们回去。乡长也来到了，他威风凛凛地喊道：

“首长已经在这儿啦！——赶快来吧！——现在我们就要开会了！”

“闻到了油水，他就来劲了，”农民们很不高兴地咕哝着，慢吞吞地向区公署走去。“我们可不必着急；让他等着吧！”

每一个村长都站在自己那一村的老百姓的前头，乡长挨着文书的助手，坐在桌子旁边。助手吹口哨吓唬鸽子，鸽子在屋顶上打着盘旋，形成一团飘浮移动的白云。

有个宪兵突然立正，用俄语喊道：“肃静！”

然而，使老百姓失望的是，出来的只有文书一个人，他手里拿着几张纸，挤到桌子后边的一个座位上。于是乡长摇铃，威严地说道：

“良民们！我们开会了——那边，莫德利查村的人，静一点！——我们的文书就要给你们宣读关于创办学校的文件：你们要仔细听着，这样你们就可以了解全部要领。”

文书戴上眼镜，开始宣读文件，读得缓慢而又清晰。

屏息静气听了一会儿以后，有人叫道：

“唉，我们啥也没有听懂！”

“用我们的波兰语宣读！我们听不懂俄语！”许多声音附和道。

这时，宪兵们开始目不转睛地对老百姓虎视眈眈。

文书的脸上怒气冲冲，可他还是把文件译成波兰语宣读下去。

这下子大家都肃静无声了，集中注意力听着文件里的每一个字。文书慎重其事地读下去：

“有鉴于此，已决定在列普卡村建立学校一所，兼供莫德利查村、普热莱克村、热普基村以及邻近村落上学之用……”

文件接着指出：教育之益处极大，政府日以继夜考虑者，唯人民之启蒙与进步之道，以及防范种种恶劣影响之法而已……

文件接下来便转到经费概算上了：购置土地需款多少，建筑校舍需款多少，教师薪金每年需款多少，最后则以预算结束：老百姓理应投票赞成征收附加税每英亩二十戈比。——文书不读了，他擦擦眼镜，用他的个人意见补充道：

“区长已经向我保证：如果你们现在投票赞成附加税，他就批准今年动工修建校舍，这样，明年秋天你们的子弟就可以上学了。”

文书用这番话结束之后，老百姓谁也没发表什么意见。人人沉思默想，耷拉着脑袋，仿佛被新的负担压倒了。最后，乡长说道：

“我们的文书刚才给大家宣读的文件，你们都听到了吧？”

“确实听到了！我们又不是聋子！”有几个人答道。

“那么，谁反对这个计划的，不妨站出来讲讲吧。”

然而，他们只是我瞅你、你瞅我，你推我、我推你，要挺身而出，却谁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

“那么，”乡长提议道，“让我们立刻投票解决附加税问题，然后大家就回家吧。”

“好极了，”文书按照正式手续庄严地问道：“诸位一致同意这个计划吗？”

“不！不！”格利哥里大声嚷道，还有二十多个人纷纷响应他的话。

“我们不需要这种学校！我们不想创办这种学校！捐税原来就够重的了！——不要学校，不要！”四面八方响起了反对的声音，而且愈加大胆了。

听到喧闹的声音，区长走了出来，站在大门口。大家看到区长，喧闹的声音逐渐沉寂了下去。区长捋着胡须，十分和颜悦色

地说道：

“哦，善良的庄稼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大人亲自问我们就更好了！”站在最前面的人说道，后面的人要涌上前来听区长说话，推推搡搡的，挤得他们身体左右摇晃。这时区长把身体靠在大门口的柱子上，用俄语说了几句话，可他老是打呃，削弱了说话的效果。

宪兵们跳将出来，对老百姓吆喝道：

“脱帽！脱帽！”

这时听到有一个声音严厉地责骂宪兵道：“滚开，你们这些害人虫，不要干扰我们的事情。”

区长虽然曾经十分和颜悦色地讲过话，却以发号施令的口气，用波兰话收场道：

“立刻对附加税投票吧，我可没有闲工夫等待！”

区长满面怒容瞅着众人，看来大势不妙。众人不由得诚惶诚恐；他们动摇了，行列里交流着低低的胆小怕事的窃窃私语。

“啊，咱们投票吗？——普洛希卡，你说咱们怎么办？——格利哥里到哪儿去了？——首长命令我们投票啦！——那么，来吧，弟兄们，咱们就投票吧！”

可是，格热拉挺身而出，毫无畏惧地表态道：“为这种学校，哪怕出半戈比的捐税，我们也不赞成！”

“我们不赞成！不，我们不赞成！”上百个人附和道。

区长对这种情况皱起了眉头。

乡长吓得目瞪口呆，文书的眼镜从鼻子上掉了下来。可是格利哥里毫不惧怕地顶住了大人物的眼色，他正要开口说话时，普洛希卡却挤上前来，深深一鞠躬，低声下气地说道：

“请区长大老爷容许我用我们的波兰语说话，用我们自己的

思想考虑问题。——至于投票创办学校，我们倒是情愿的，不过，一英亩地要缴二十个戈比附加税，我们是负担不起的。如今正是艰难的季节，现款短缺。我说完了。”

区长不作答复，仿佛心无二用，正在深思似的，只是有时点点头、擦擦眼睛罢了。乡长鉴貌辨色，心领神会，便强烈地为创办学校辩护；属于乡长一派的人也照样发表主张，其中磨坊老板最为突出；格利哥里一派的人插话辩驳，也遭到嘲笑；格利哥里终于发怒，大声叫道：“这叫做空桶往空虚里倒东西——全是空话！”他利用这个机会走到前面，大胆地问道：

“我们倒要请问，这新办的学校是哪一种学校？”

“同其他的学校一模一样！”区长说道，把眼睛张得大大的。

“正好是我们不要的那种学校。创办一个波兰语的学校，哪怕要交半卢布一英亩的附加税，我们也投票赞成；创办其他学校，那就一个小钱也不出。”

“那种学校毫无用处！”有人喊道。“我的孩子在那儿念了三年书，连起码的知识也没有学到手。”

“安静，良民们，安静！”区长怒喝道。

羊在活跃起来，狼在等待时机。

“那些妖言惑众的家伙！他们的煽动，会使老百姓闯祸遭殃的！”

这时，人人都竭力要讲得比旁人响亮，各执己见，喧哗声震耳欲聋。人们三五成群地分散开来，互相争论着，愈争愈激烈，特别是格利哥里那一派，他们反对创办学校最为坚决顽强。乡长，磨坊老板，以及这一派的其他人等，走来走去地解释，恳求，甚至以可能发生的可怕后果相威胁，可是都毫无效果，大部分群众已经控制不住，他们激动得火冒三丈，争论得嗓子都嘶哑了。

区长坐在那里同文书低声商量，仿佛对乱哄哄的情况满不在乎，却听任众人说个畅快；当他认为众人无谓的吵闹已经吵够了的时候，他便嘱咐乡长摇铃。

“肃静！”各村的村长雷鸣似的吼着。“肃静！好生听着！”

大家还没有完全安静下来，区长就发出命令道：

“学校，注意啦，非办不可！所以嘛，就得服从，你们要遵照命令办事。”

区长说话的腔调，极为冷酷严厉；可是众人再也不害怕了，克来姆巴当场答复道：

“我们对哪一个人也不强迫他用脑袋走路；同样，让别人也容许我们用波兰语说话吧，这原是天主赋予我们的权利！”

“住嘴！”乡长白费力气地摇着铃，尖声喊道。“还不住嘴？你这狗养的！”

“我把我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在我们的学校里，非教波兰语不可！”

“卡尔本柯！伊凡诺夫！”乡长叫唤宪兵。这两个宪兵站在人群的中心；农民们可立刻把他们团团围住了，他们听到有个声音悄悄说道：“我们有三百人。只要你们有人胆敢动我们一个人，就叫你们知道厉害！”

于是人群慢慢地让出一条路来，让宪兵走出去；宪兵一走，人潮就冲了过来，把通路淹没了，把区长围住了，汹涌起伏，暴怒的群众发出了低沉而愤懑的咕咕哝哝的声音；人们屏息静气，低声咒骂，时刻有这个或那个发出类似这样的牢骚：

“每个生物都有它自己的声音；唯独不许我们讲本国话！”

“老是下命令，除了命令还是命令！农民听着：服从，缴税，用你们的帽子扫地！”

“他们快要弄得我们到储藏室后面去也要请求批准了！”

“那么有权有势的人物，让他下令叫猪仔跟夜莺一样唱歌吧！”安蒂克大声说道。众人哈哈大笑，安蒂克十分激动，继续说道：

“要不就下令叫鹅跟牛一样哞哞地叫吧。猪仔跟夜莺一样唱歌了，鹅跟牛一样哞哞地叫了，我们就投票创办学校！”

“他们要征税，我们就缴税；他们要征兵，我们就当兵；可是留神……”

“别唠叨了，克莱姆巴！——沙皇陛下亲自下的命令，明明白白规定：我们的学校和法庭都要用波兰语！一点没错，沙皇亲自下的命令，我们就要服从沙皇！”安蒂克大声嚷道。

“你是什么人？”区长大人两眼紧盯着安蒂克的脸，追问道。

“我是什么人？——这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安蒂克指着桌子上的花名册，大胆地回答道，尽管他这么回答时，觉得自己的心怦怦地跳。“我可不是喜鹊撒下来的粪便！”他虚张声势地补充道。

区长对文书嘱咐了几句，文书过了一会儿便宣布这个事实：安蒂克·波利那尚未解除刑事罪嫌，不得参加区民大会。

安蒂克气得满脸通红，可是，他还没有能开口说话，区长便用眼色对宪兵示意，并且冲着他大声喝道：“把这家伙驱逐出会场！”

“伙伴们，千万别赞成这种学校！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不用害怕！”安蒂克毫不屈服地叫喊道。

安蒂克于是踏着缓慢的步子，走出村庄去了，一面还回过头来瞧着仍旧钉在他后面、走得更慢的那两个宪兵，就象一头狼炯炯地瞅着两只狗一般。

但，这件意外的事情已经给大会重新带来了混乱。每个人似乎都着了魔似的，他们叫嚷，咒骂，吵架，威吓，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大吵大闹！

他们的詈骂，不仅牵涉到学校和安蒂克，而且扯到了无关紧要和毫不相干的事情上去了——仿佛是突然发疯发狂似的。格利哥里和他那一派的人，竭力使大家安静下来，可是毫无效果。他们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进，他们愤怒地彼此乱叫乱嚷，象饲养场里激怒了的火鸡一样。

后来，有个村长看到屋檐下摆着一只空的大桶，想到了一个主意：用他的手杖如疯如狂地敲打着大桶；木桶发出响亮而空洞的隆隆声，终于使人们部分地恢复了理智。

气得昏头昏脑的区长趁此机会喊道："够了，别唠叨了！肃静，我要讲话了，肃静！——服从我的命令。——投票创办学校！"

大家在顷刻之间给吓得目瞪口呆，感到浑身发冷，毛发悚然。人们面面相觑，也不存反抗区长的梦想。区长站在那儿，冷酷地、威胁地站在他们面前，翻动凶恶的眼睛，瞅着受惊的群众。

区长又坐下了，这时乡长和他那一帮子人便再一次地想方设法吓唬农民就范。

"赞成创办学校吧！——我们非赞成不可啊！"

"你们听到没有？灾难临头了啊！"

就在这同一个时候，文书按照花名册点着名，传来了继续不断、反复不已的"到！""到！""到！"的声音。

点完名，乡长命令那些赞成创办学校的人走到右边，举起手来。

好些人走到右边去了，可是大部分到会的群众却不肯移动一步。

区长便皱紧眉头，下令点名投票，“以便一切严格公正地办理”。

格利哥里听到这个命令吃了一惊。他心里已经料定了：大多数群众会软下来，不敢投反对票。

投票花的时间很长，因为老百姓人数众多；但结果终于公布了：

“赞成，二百票；反对，八十票。”

格利哥里一派的人提出严重抗议。

“我们受骗了！——重新投票！”

“我说：我反对；可是他们把我算到赞成办学校那一头去了。”有人坚决声明道，马上又有许多人跟着声明；最激昂慷慨的人主张把花名册撕了，宣告这次投票无效。

说也幸运，一辆从大地主家出来的马车，这时在区公署门外经过，不管愿意不愿意，老百姓不得不后退让路。区长看了一个听差递给他的一张名单，庄重地宣布道：“这样很好，我们要在列普卡村创办一所学校了。”

谁也没有再说什么话；群众都站在那里默默地瞅着他。

区长在几件公文上签过了字，便登上马车出发了。

老百姓都深深地鞠躬到地。区长可不理会老百姓，连瞧一眼也不瞧，他对宪兵嘱咐了几句以后，马车便转入支路，向莫德利查的大地主家驰去了。

群众的眼光默默地望着区长的马车。最后，格利哥里那一派中有个人说道：

“温顺的羊会露出尖利的牙齿，咬得比狼还深；咳，我们毫不提防的时候，就把我们踩在他的脚下了！”

“除非我们都是傻瓜，又给吓唬住了，他们就压根儿控制

不了我们！”

格利哥里吃力地呼吸着，他瞧瞧周围的人，低声说道：

“就今天来说，我们失败了：斗争是艰难的；可老百姓还没学会怎样反抗。”

“只要什么都能把他们吓唬住，就学不会怎样反抗。”

“天哪！真是个不讲理的人！连法律也被他踩在脚下了。”

“是呀，法律是对付我们的，可管不了他！”

这时，一个来自普热莱克村的农民向格利哥里诉苦道：

“我心里想支持你；可是你瞧！区长的眼睛盯住了我，我话也说不出来，文书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了。”

“他们作了很多弊，我们很有理由起诉。”

“咱们大家都到酒店里去吧！”马秀喊道。“但愿一个硫磺霹雳把他们都砸个稀巴烂！”然后他向群众转过身来，大声说道：

“你们可知道，伙计，区长忘了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们是一群乱哄哄的羊和狗。你们那么服从，会得到重赏的；可你们是那么糊涂的糊涂蛋，不仅应该剪掉你们身上的毛，而且应该活活地剥掉你们的皮。”

他们跟他顶嘴，有的人甚至痛骂他；但他们的注意力这时被一辆马车吸引住了；赶车的是个犹太人，扬尼克坐在车上。

扬尼克立刻被一群人围住了，格利哥里把经过情况告诉他。扬尼克静听着，跟他们说了一会儿话，便坐车走了。

其他的人都聚到酒店里；在那儿喝了两杯酒，马秀便大声吼道：

“我告诉你们，一切都得怪乡长和磨坊老板不好！”

“一点也不错，”普洛希卡附和道，“他们俩始终在游说，施加压力，进行威胁！”

“还有，区长这样吓唬我们，倒象是他对罗赫的事全都知道了呢！”有人结结巴巴地说道。

“如果区长不知道，也一定有人告诉他了。我们中间出了告密的家伙了！”

“宪兵，”格利哥里不安地瞧了一眼，问道：“宪兵都到哪儿去了？”

“朝着列普卡村那一头走去了。”

格利哥里陪同其他的人在酒店里逗留了一会儿，便趁着大家不注意，立刻溜将出来，穿过田里的捷径，向列普卡村走去了。

第 九 章

安蒂克离开会场，心里的滋味，就象猫在牛奶碗旁边被赶走一样。他甚至在考虑是否还是回到会场去的好；看到宪兵在背后跟踪时，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在路上折了一根大树枝；身体靠在篱笆上，他动手把它削成一根木棍儿，一面用眼睛瞟着那两个“黄狗子”——宪兵们正尽量放慢步子跟着，可又禁不住很快就走近他了。

“上哪儿去呀，老伯伯？”他用嘲笑的口吻，问那年纪较大的宪兵道。

“公事在身啊，庄稼人。——咱们是同路吗？”

“同路，我倒很高兴；不过，我看不见得同路吧。”

安蒂克向四周望望，看到没有旁人，只有那两个宪兵钉牢他，不过离区公署还是太近了；所以他仍同宪兵一起走，身体紧挨着篱笆，仔细留神着突然袭击的时机。

老宪兵一面小心警戒，一面继续用友好的口吻谈话，他恨恨地抱怨：从大清早起还没吃过东西哩。

“文书已经用最丰盛的筵席款待了区长，”安蒂克答道，“他必定留下好东西给你吃呢，老伯伯！——唉！乡下可弄不到这么讲究的菜肴啊！——只有风肉或是卷心菜！——这种东西怎么能请你们这样的大人物吃呢？”他嘲弄着，故意惹他们生气。年轻的宪兵是个魁梧的壮丁，眼睛里闪烁着怒气，嘴里咕噜咕噜地低声

骂街，可是老宪兵却不接碴儿。

安蒂克仍旧在跟宪兵耍贫嘴，这时他加快了步伐，宪兵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撵得上他，他们笨拙地跟在他后面稀里哗啦地闯过水潭，踉踉跄跄地踩在坑坑洼洼里。

村梢空荡荡的，寂无人影，熊熊的太阳在燃烧。这儿那儿偶尔有个农民瞪大了眼睛瞅着他们走过去，或是两三个小孩子从浓荫里向外张望，唯独乡村里的狗坚持不懈地紧跟在他们后面，汪汪地大吠大叫。

老宪兵点了一支香烟，叼在嘴上继续说话，他慨叹自己的命运不好：不论白天黑夜，压在身上的公事没完没了，根本没有休息的机会。

"真的这样吗？这表明如今要从农民身上榨取钱财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了！"

老宪兵口出恶言，痛骂安蒂克，用脏话把他后母的事也骂进去了。安蒂克不想用侮辱的话互相对骂，他紧紧地抓住手里的木棍儿，重新上阵，这回是单刀直入地对宪兵进行攻击：

"我说的是简单明白的真理：你们在乡村里的公事，只会招来狗儿冲着你们吠叫；至多是有时候有些可怜的庄稼汉的最后一文钱落到了你们的口袋里！"

老宪兵虽然心里恨恨的，脸都发青了，手也紧握在刀柄上了，可他还是默不作声地忍耐着。只是在他们刚走过村子里最后一所房屋时，他才出其不意地向安蒂克猛扑过去，并且对他的同伴大声叫道：

"抓住他！"

然而，这个突然袭击失败了。早在宪兵能动手抓他之前，安蒂克就用木棍儿猛击两下，把他们两个都打得踉跄败退。安蒂

克跳到一边，背靠房屋站定身子，挥舞着木棍儿，露出象狼牙一样闪闪发亮的牙齿，吐出嘶哑的、不连贯的、不成句的吼声：

“滚你们的……你们休想逮住我！……哪怕来四个宪兵也太少！……狗东西！……我要打掉你们所有的牙齿！……你们想干什么？……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你们想打一架吗？——很好；可你们先去叫一辆装你们的尸体的大车……那就来吧。——来碰我一下吧。——我倒要瞧你们试试身手呢！”安蒂克怒吼道；飞舞的木棍儿在空中呼呼地响。安蒂克杀气腾腾。

宪兵看到安蒂克这种架势，两个人都呆呆地站住了：对方身材那么魁梧，内心激烈的怒火更使他气焰万丈，手里的木棍儿正发出不祥之兆的声音：嗖嗖……嘘嘘……呼呼！老宪兵觉得进攻是不可能的了，便想方设法把整个事情变成一场玩笑。

“哈哈，哈哈，妙极了！……上当啦！上当啦！我们拿你开了一个绝妙的玩笑！”他突然捧腹大笑起来，同时，仿佛笑得不由自主似的，两个宪兵都后退了几步；但，当他们继续后退到脱险的时候，老宪兵就突然改变腔调，挥动着拳头，凶狠地咆哮道：

“庄稼人，你可不是再也不和我们见面了；咱们后会有期！”

安蒂克也咆哮着回答：“但愿瘟疫首先把你们俩送终！哦，你们怕我揍你们，所以你们就想方设法变成开玩笑了！——我也要跟你们会面交谈的……不过是好汉对好汉，没有旁人！”他一面愤愤地说话，一面瞧着宪兵走得没了影踪。

“这些家伙——动手袭击我呢！”他想。“蠢才！宪兵是猎狗，我是兔子！”——他仔细思量。——“就因为我在大会上说了那一番话！不过这一番话倒是确实不会合乎区长的口味的。”

安蒂克现在走近大地主的庄园了，庄园座落在村子外不太远的地方，他就在那儿坐下休息一会儿，使自己镇静下来。透过

木栅栏望得见地主的白色公馆，背后映衬着一个落叶松林子，打开的窗子阴沉沉地向外张望，象是许多洞窟。圆柱游廊里坐着几个人，可能是在吃点心，因为仆役在他们身边来回走动，还有杯盘相碰的叮当声。有时还听得见兴高采烈的笑声。

“这些人真阔气啊！吃呀，喝呀，啥也不用发愁！”他掏出汉卡放在他口袋里的干酪面包当饭吃时，心中寻思道。

他啃着面包，眼睛浏览着种植在大路两旁的巨大的菩提树，这时树上繁花满枝，蜜蜂嗡嗡麇集，柔和甜润的芳香使人身心愉快。一只鸭子在邻近的池塘里呷呷地叫；青蛙也在那儿懒洋洋地咯咯而鸣；他周围的灌木丛林随着许多草虫的鸣声而簌簌摇曳；从田畴间传来了纺织娘的大合唱，时高时低。过了一会儿，仿佛是由于炽烈的阳光倾泻而下，这一切声音终于都沉静下去了。万籁俱寂；一切生物都躲避着那蹂躏一切的暑热——只有燕子是例外，它们始终象箭也似的急飞突进，闪过来掠过去。

热得厉害，他的眼睛都痛了，即便是坐在树荫里，也还觉得如蒸如烤。水潭都晒干了，一个也不剩了，从差不多成熟了的麦田和干燥硬结的休耕地吹来的风，仿佛是从打开的火炉里吹来的一般。

安蒂克充分休息以后，便向邻近的森林迅速走去；但，他从阴影里步入阳光中时，感到浑身一震，仿佛进入了冒着白色火焰的熔铁炉似的。他的带兜儿的外套早脱了，只穿一件衬衫，象一张炽热的白铁皮似的，粘贴在他潮湿冒汗的身体上。他把靴子也脱了，赤脚踏着灼热的沙子嘎吱嘎吱地向前走去。

低矮的小白桦树，东长一棵，西长一棵的，还形不成什么树荫；黑麦的麦穗萎顿了，在大路边上低垂着，而杂花在燃烧的阳光里也都耷拉着脑袋。

一片闷热的沉寂：看不到人影儿，哪儿也见不着飞鸟或生物的影踪。没有一片树叶在飘动，没有一茎草叶在摇曳。倒象是正午的魔鬼已经扑在乡村之上，正用它那干燥的嘴唇，吸尽昏迷大地的全部力量呢。

安蒂克更加缓慢地向前走去，心里一直想着大会上的事情：他一会儿勃然大怒，一会儿鄙夷地哈哈大笑，一会儿又因气馁而心情沉重。

"这种人，对他们有什么办法呢？——刚走过来第一个宪兵，就把他们吓唬住了！……如果给他们下命令，要服从宪兵的靴子，他们也会服从的！——他们都是羊，愚蠢的羊！"他想道，抱怨的心情里混和着怜悯的情绪。

"确实，我们的日子都不好过——我们人人都象受折磨的鳗鱼一样挣扎着！每个人都是那么倒霉，穷得连气也透不过来，他干么要为那些跟他关系不大的事情操心劳神呢？咳，可怜的人们，那么愚昧落后，那么穷苦悲惨！他们究竟需要什么，他们还不大明白呢！"想到农民们的悲惨生活，他就感觉痛苦，内心不由得同情他们。

"猪要把鼻子伸向天空，可难呢——人也是如此！"他这样思量着，心中极为苦恼，但也还没有从痛苦中得到任何裨益，只不过感到他自己的境况跟别人一样的困苦——或许更加困苦。

"只有那些从来不动脑筋想一想的人，才能心满意足地把日子过下去！"

他摇摇手作了个绝望的姿势，然后继续往前走去，一路上沉思默想，竟出了神，险些儿在一个犹太人身上绊了一交；那是个收破烂儿的，他正在一块麦田边上坐着。

"你正在休息？这天气确实热得可怕！"安蒂克说，他站住了

一会儿。

“热吗？咱们是在一个大熔炉里，这可是天罚啊！”犹太人突然开口道。他站起身来，把一条带子挽在他那年迈的圆肩膀上，将自己跟手推车套在一起，十分劳累地把车子推动前进。手推车上塞满了破烂儿和木箱，它们的上面高高地堆着几筐鸡蛋和一笼雏鸡。大路上的沙土很厚，天气又热不可耐，犹太人不得不拚着老命推动车子前进，又不得不时常坐下来休息。

“奴契姆，你要赶不上了，安息日就近在眼前了！”犹太人自言自语，含着眼泪责备自己。“推呀！奴契姆，向前推呀！你身体强壮得象匹马一样！来吧，奴契姆！一——二——三！……”发出一声亡命的呐喊，他可以把车子往前推上二十步光景，接着却又停下来了。

安蒂克本想点点头就从犹太人身边走过去了，可是犹太人诚恳地叫唤他道：

“老板，我求求你！你帮帮我的忙，我一定好生酬谢你。我再也推不动了，我确确实实再也推不动了！”犹太人往前倒在手推车上，上气不接下气，脸色象纸一样地苍白。

安蒂克一句话也不说，把带兜儿的外套和靴子丢在车上，抓住车把，使劲地把车子向前推去，车辆轧轧地响，尘土飞扬。犹太人跟在他身边奔跑，一面跑一面喘息，一路上还说些闲话，让那给他帮忙的人开心。

“推到树林边上就行了：那边的大路好走。不远了。我一定给你五个戈比，一个也不少。”

“去你的戈比吧！傻瓜！难道我在乎你的钱？你们犹太人看来，世界上金钱就是一切。”

“别生气，老板，我一定把漂亮的玩具送给你的孩子们。——

不要？——那么，针、线、缎带总要的吧？——不要？——那我就送你面包卷，烤饼，牛奶硬糖……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因为我什么都有——或者，老板，你要不要向我买一包烟草？或者要不要我送你一瓶高级伏特卡？就是我只送给我最好的朋友的那种伏特卡——凭良心讲，确实是只送给我最好的朋友的那种伏特卡。”

这时候，一阵咳嗽，咳得他的眼珠子都快从眼眶里掉出来了……安蒂克把步子放得更慢，犹太人抓住手推车，设法由他自己来推车。

“这回可要丰收了，”犹太人换了个话题，继续闲聊道，“黑麦在跌价了。”

“是呀，遇上歉收，我们农民的收入就更少了；丰收也好，歉收也好，反正是农民倒霉！”

“不过，天主赏赐给我们好天气，结穗的麦子已经干燥了。”他捋了几粒麦子，放在手里搓了几搓，又送到嘴里尝尝。

“好极了，好极了；不过，天主耶稣对大麦的收成却毫不保佑，大麦全完蛋了。”

他们东拉西扯，终于谈起了早晨的大会。看来犹太人对这方面倒有个特别情报。他小心翼翼地向四周张望了一下，说道：

“你知道吗？早在去年冬天，区长为了在列普卡村盖学校，已经跟营造商订立了合同！我的女婿还是他的代理人呢。”

“什么？在去年冬天，在大家投票之前吗？你告诉我的是怎么一回事啊？”

“难道区长还要请求别人许可吗？他在区里，岂不象大地主在自己的庄园里一样吗？”

安蒂克又问了他几个问题，奴契姆一一回答，讲了许多荒乎

其唐的细节，最后用逆来顺受、聊以自慰的口吻说道：

“世界上的事情必须如此。庄稼人靠种田过日子，生意人靠买卖过日子，大地主靠地产过日子，神父靠教区过日子……当官儿的，就靠众人过日子。必须这样，这样就好了。所有的人都该有个谋生之道，可不是吗？”

“照我看来，一个人竟然诈取别人，总是不好的；倒是人人应该正直地生活，并且象天主嘱咐我们那样生活。”

“有什么办法呢？人必须有啥力量过啥日子。”

“哦，我知道那句谚语：‘每个人削他自己种的萝卜的皮。’然而事情因此就搞得糟透了。”

犹太人点点头，但他还是保留自己的观点。

他们终于走到了树林边上，那儿大路上积的沙土不怎么厚。安蒂克放下手推车，替他的孩子们买了一个兹罗提的糖果；犹太人要想酬谢他时，他大声说道：

“你真傻！给你帮忙，我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罢了。”

于是，安蒂克便大踏步朝列普卡村走去。现在他置身于凉快的树荫之中，头上只见到一小块天空，脚下只有薄薄的一道璀璨的阳光。这栎树、松树和白桦树之林，都是高大的百年老柯，枝叶密密层层地挤拢在一起，树根附近又郁郁苍苍地长着下层林丛：榛木，颤杨，杜松，鹅耳枥，以及零零落落的几丛冷杉，贪婪地向天空伸展枝丫，争取阳光。

昨天下过雨，大路上还有许多水潭闪烁生光，折断的树枝和树梢也不少，都散乱地躺在地上。有些地方，有棵细长的树给连根拔起来了，横倒在路上，那儿寂静、凉快而又幽暗，发出一股霉味儿和蘑菇的香气。

树木耸立，静止不动，仿佛在凝望着天空沉思默想：只是偶

尔让几缕阳光从枝叶隙缝里漏将下来，象金色的薄纱似的，落在层层叠叠的苍苔上，而野生的草莓，红如凝结的血块，星星点点，洒在苍白的青草丛里。

树林里的凉爽宜人和深沉的寂静，使安蒂克为之神往，他因此坐到一棵树底下，不知不觉地打起瞌睡来了，只是在听到喷着鼻息的马儿飞驰奔腾的声音时，方才醒来。原来是骑着马出来蹓跶的大地主，安蒂克走上前去打个招呼。

他们按照街坊邻居的方式，象往常一样互相致意。

"热得可怕，啊？"骑马的大地主说道，一面抚摩着他那安定不下来的马儿。

"天是真热。——过一个礼拜，我们就得开镰收割了。"

"在莫德利查那边，已经在收割黑麦了。"

"那边的土地沙多；不过，今年各处都要收割得早一点。"

大地主向安蒂克打听区公署前开大会的情况，瞪着眼睛听他讲会上发生的事情。

"你真的要求创办一所波兰语学校？——公然坚决要求吗？"

"我说过了：我的舌头从不扯谎。"

"好大的胆子啊！当着区长大人的面，提出这样的要求！——妙，妙！"

"法律上是这样规定的嘛，再清楚也没有了；我有权利提出这样的要求。"

"可是你怎么会想到要求创办一所波兰语学校呢？"

"怎么会想到吗？因为我是个波兰人——不是德国人，也不是其他国家的人。"

"可是，这种想法，是谁教给你的呢？"他挨近身子，压低声音问道。

“不教，小孩子也能学会正确思考问题的，”他躲躲闪闪地回答道。

“啊，”他用同样的语调继续说道，“我看是罗赫在你们中间做的工作，已经开花结果了……”

“这个人，同阁下的亲属在一起，尽其所能，教我们农民。”

安蒂克打断大地主的话，插嘴道。他在“亲属”两字上加重了语气，而且目光锐利地瞧着对方。大地主局促不安，竭力改变话题；但安蒂克故意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大讲其农民的委屈，农民的愚昧落后和无依无靠的状况。

“那是因为农民对谁的话都不肯听信。我知道得很清楚，神父为了农民的幸福怎样辛苦奔走，又怎样的劝导农民克勤克俭……可这一切心血统统白费了。”

“布道说教可不管用，这和给死人点一炉香差不多！”

“那么，请问什么才管用呢？——我看你在监狱里学到的东西不少啊，”他反唇相讥道。对方的奚落，使安蒂克两眼冒火，面孔渲红；但他镇静地答道：

“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特别是这么一个道理：我们农民之所以吃苦受罪，都是贵族的过错！”

“一派胡言！贵族究竟对你们农民做过什么害人的事呢？”

“害人的事吗？——波兰独立自主的时候，贵族一点也不关心老百姓，只是拿起鞭子逼老百姓干活，压迫老百姓；而贵族自己却寻欢作乐，跳舞跳得国家崩溃毁灭：弄得我们现在必须从基础开始，重建我们的国家。”

大地主是个脾气急躁的人，他火冒十丈：

“你这无礼的庄稼汉！贵族和贵族的所作所为，不用你多嘴多舌！你还不如去关心掏粪吧！你咬紧牙齿，缩进舌头，把舌头

缩在紧里边吧，免得别人替你把舌头割掉！”

大地主对着马儿狠抽一鞭，便沿着大路疾驰而去了。

安蒂克也给惹恼了，怒气冲冲，不亚于对方。

“狗东西！”他愤愤地叨咕道。“当真是什么伟大的绅士呢！还不是狗子狗孙！他用得着农民的时候，就跟大伙儿称兄道弟！真是条害人虫。他本人连烤白虱都不如！”他怒不可遏，大步走去，一路上愤愤地踩烂了不少毒菌。

安蒂克离开树林向白杨大道走去时，听到了似乎熟悉的、两个人说话的声音；他向前探望，看到树林边上几棵白桦树的树荫下，有一辆沾满尘土的有篷马车，离马车几步之外，风琴师的儿子扬尼克和雅格娜正站在一起。

安蒂克擦擦眼睛，自以为是眼睛看错了。眼睛倒没看错。这一对儿站在离他二十步路还不到的地方，你凝视着我、我紧瞅着你，容光焕发，喜形于色。

安蒂克大为诧异，他竖起耳朵听他们在说些什么话；可是他只听得出他们在大声说话罢了。

起初，安蒂克认为这是偶然邂逅：雅格娜从森林里出来，正遇到扬尼克乘了马车到村子里去。但这时一阵猜疑兜上他的心头，一种具有切肤之痛的辛酸之感，把他纠缠住了。

“不！他们只可能是约好了相会的。”

安蒂克再一次地端详着青年人天真无邪的面貌，看到对方脸上焕发出圣洁的安详的神情，他便逐渐心平气和了，尽管他仍旧不能解释为什么雅格娜打扮得那么讲究到森林里去，为什么她的天蓝色的眼睛那么闪烁生光，为什么她的猩红的嘴唇那么颤动，为什么她那么明显地洋溢着欢喜之情。安蒂克仔细瞧着雅格娜：她胸膛隆然高耸，俯身向前，把一个树皮编成的小篮子

送到扬尼克面前，他从篮子里取出草莓，自己吃一些，喂一些到她的嘴里，这时候他的眼睛闪闪生光，仿佛是饿狼的眼睛一般。

"……他几乎是个神父了，可他还要象孩子一样玩儿！"

安蒂克用怜惜的口吻，悄悄地说了这几个字，便赶紧溜回家去，因为太阳的位置告诉他：已经是下午吃点心的时候了。

"我的溃疡（他指的是雅格娜）引起我的疼痛，但也只是在我偶然碰了它的时候！……啊，她的眼睛多么贪馋地盯着那小青年直瞧呀！好象她要一口把他吞下去似的！——咳，随她去吧！随她去吧！"

不过，不论他想怎么样，他的"溃疡"还是使他感到如受酷刑似的痛苦。

"她象躲避瘟疫似的躲开我！……这小家伙是个新筛子，正好挂在她那个木钉上。——倒也幸运，她和扬尼克在一起可以消除她的烦恼！"他说道，心情愈来愈激动。"咳！有些女人天生是这样的宝贝，不论哪一个男人，只要对她们吹一声口哨，她们就跟着他跑了！"

但是，尽管他跑得很快，火烧火燎的回忆还是纠缠着他。虽然有几个人在他身边走过，他却一个也没看见；走到村子里，看见扬尼克的母亲时，他方始平静下来。她坐在一条水沟旁边，她最小的儿子在她附近的沙土里打滚，一群白鹅在白杨树之间吃草。

"你放鹅放得相当远啊，太太，"他说，站停了擦擦脸。

"我出来接扬尼克的，他这会儿就要回来了。"

"我刚才看见他在森林边上。"

"啊，是他吗？那么，离这儿很近了。"她失声叫道。她跳起身来，叱责白鹅不该闯到道旁的黑麦田里去；白鹅正把麦田糟

踢得很不象话。

“他的马车停在十字架附近;他好象在和一个娘们说话。”

“是的，他必定是碰到了熟人，聊个天儿。好心肠的孩子!哪怕是遇到一头陌生的狗，他也总是要摸摸它拍拍它才走开的。——那么这女人是谁呢?”

“我没有能看得很清楚，不过，我想她大概是雅格娜吧。”他看见老太婆听到雅格娜的名字便撅起了嘴，他也就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补充道:“我说不上来，因为他们悄悄地走进灌木丛林里去了。毫无疑问，那是因为天气太热。”

“天主的圣徒啊!你的脑袋着了魔中了邪吧?扬尼克!——去跟这样一个女人鬼混!”

“她不比别的女人坏哪!”他突然生气，反驳道。“说不定还比别的女人好呢!”

风琴师的妻子低头编织，她的手指摆动得更加快了。

“什么!快要当上神父的扬尼克，竟同这样一个女人勾勾搭搭?”于是她想起了她听到的某些关于神父的故事，心烦意乱地把一支编针插在头发里，她决心追究这件事情，并且问问……可是安蒂克已经走了;而大路上这时扬起了大团尘埃。两分钟以后，扬尼克以最温柔的感情拥抱着她，从心底里叫唤道:

“我的亲爱的，我的心爱的妈妈!”

“天主的圣徒啊!——松手呀，你这年轻的大力士，松手呀:你抱得这么紧，我气也透不过来了!”但，儿子松开手时，母亲却扑上来抱他吻他，如饥如渴地上下打量着他。

“可怜的小家伙。学校使你瘦得多了!我的可怜的儿子，你脸色多么苍白，神情多么憔悴!”

“喝圣水的人可长不胖啊!”他大笑着答道，随手把他的小弟

弟向空中抛去，直抛得小弟弟喜滋滋地格格大笑方始罢手。

“不用担心：我们立刻会把你喂得饱饱的，养得胖胖的，”她疼爱地抚摸着他的面颊，说道。

“哦，咱们坐车回去吧，亲爱的母亲，这就可以快一点到家。”

“哎，那些鹅！主啊，主啊！又跑到黑麦田里去了！”

他跑过去赶鹅，因为鹅正在任意拔麦秆吃麦穗。然后他把小弟弟放在车子里，自己则在大路中央步行。

“你瞧！”他母亲大声说道，“这小鬼抹得满脸都是红色？”她指点着马车上的孩子。

“是的，他自己动手把我的草莓吃起来了。吃掉吧，吃掉吧！——我遇到雅格娜从森林里采了草莓回来，她给了我一些。”他的脸涨红了。

“波利那刚才告诉我，他遇见了你们俩……”

“我没看见他；他必定是在远处经过。”

“孩子啊，村子里的人，隔了一道墙，啥也看得见——连压根儿没发生的事情也看得见。”她字斟句酌地说道，眼睛却俯视着她那闪闪发光的编针。

扬尼克显然没有领会母亲的意思。看到一群鸽子在黑麦田里低低飞翔，他把一块石子对准其中一只扔过去，开心地说道：

“这些都是神父的鸽子：吃得那么胖，谁都一看就知道了！”

“别多嘴多舌的，扬尼克！说不定会给人家听到的！”她温和地责备儿子道，可她心里已经设想儿子成了教区神父，她在他身边颐养天年，在和平与幸福里安度一生的余年。

“那么，菲列克斯什么时候回来过暑假？”

“哎，妈妈，你不知道吗？他坐牢了。”

“天主的圣徒啊！坐牢了！做了什么坏事啦？——我过去常

常说，我早就说在前头，他会落得一个糟糕的下场的！——这么一个不中用的东西！——如果他成为一个低级文书，对他说来，也就是人尽其才，到了顶了；可是磨坊老板偏要把他培养成个博士！……而且他们是那末趾高气扬，为他们的宝贝儿子骄傲得不得了！如今他坐牢了——对他们倒是一大安慰呐！”她说道，因为幸灾乐祸而浑身发抖。

“不过，妈妈，不光是坐牢呀，他给关在华沙的城堡里了。”

“关在城堡里？那么，”她压低了嗓门儿，“一定是什么政治犯啦！”

扬尼克讲不出更多的情况给她听，也不想讲给她听；她结结巴巴地继续说道：

“我的亲爱的孩子，你要记住，你永远也不要和这种政治上的事情有什么牵扯！”

“不会的！在我们神学院里，任何人谈论政治就要被开除的。”

“你明白吗？如果有什么牵扯，他们就要开除你，你就永远做不成神父，而我——我就会因耻辱和悲痛而死去！天主啊，可怜可怜我们吧！”

“我的亲爱的母亲，你不用为我担心。”

“你是知道的，为了使你有更好的前程，我们吃辛吃苦、拚死拚活；家里的困难可大呢——我们人口多，我们的收入始终在减少；要不是我们自己有点儿田地，那神父会弄得我们都饿死的。哎，现在神父直接和农民打交道了，不论是婚礼也好，葬礼也好。谁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的吗？神父说你父亲拿农民的东西太多了——神父自己充当农民的恩人，却拿别人的利益充当牺牲品。”

“不过，”扬尼克结结巴巴地插嘴道：“父亲确实也拿得太多了。”

“啊！你站出来审判你自己的父亲吗？——即使是确实的吧，他又为谁贪心来着？为他自己吗？不，为了你们大家；为了你，为了供你上学！”她感到伤心之至。

扬尼克正要请求母亲原谅，但恰巧在这时候听到池塘对岸传来叮叮当当的铃声，他大声说道：

“妈妈，你听！一定是神父给哪一个病人送临终圣餐去了！”

“不见得吧，神父大概是在摇铃阻止蜜蜂逃跑；可能蜜蜂正聚集在他的园子里呢。神父关心他的蜜蜂和公牛，超过了教会的工作。”

他们刚走过教堂墓地，突然听到蜂群嗡嗡轰鸣的声音，扬尼克险些儿来不及向马车夫大声叫道：

“蜜蜂来了！——拉紧缰绳，把马稳住，要不马会脱缰逃窜的。”

一大群蜜蜂正发出嗡嗡轰鸣的声音，在教堂广场附近飞行，它们象一团隆隆震响的云霾似的腾空而起，来回盘旋，寻找一个栖息的好地方，有时低掠下来，在树木之间飘浮。跟在蜂群后飞跑的是神父，他只穿着衬衫和裤子，光着脑袋，上气不接下气，不断地从圣水器里把水撒到蜜蜂身上。追随在神父附近的是安姆勃罗司，他在灌木林的树荫下匍匐前进，使出全身力气摇铃呐喊。他们绕着广场跑了两圈，一点也没有放慢速度；因为蜜蜂飞得愈来愈低了，仿佛要降落在哪一间茅屋顶上似的。吓了一跳的孩子们已经从茅屋里逃出来了；可是蜜蜂接着又飞得高了一些，笔直地朝着扬尼克的马车飞过去了。扬尼克的母亲发出一声嘶叫，把衬裙翻过来往头上一盖，跑到最近的沟渠里蹲下去；

鹅群蹒跚着逃开了；马匹险些儿脱缰逃窜，幸亏马车夫用布罩住了它们的眼睛。然而扬尼克平静地昂首站在那儿，蜂群在他头顶上空盘旋了一下便走了，向教堂钟楼飞去。

“水！快，趁它们还没有重新逃跑！”神父大吼着追了上来，赶到蜜蜂跟前，就把水象阵雨似的向它们身上大量泼去；蜜蜂的翅膀沾湿了，没法再往前飞了，便开始在钟楼的窗口停留下来。

“安姆勃罗司！拿梯子和筛子来！——赶紧，不然它们又要飞走了！——迈开步子，赶紧哪！——扬尼克，你可好吗？替我搬个香炉来，里面放几块火炭：我们必须用香来熏，熏得蜜蜂安静下来！”神父精神十分紧张地大声嚷道，一面向那正在停留下来的蜂群不断地洒水。神父还没有来得及说声“福哉玛利亚！”，梯子就搬来了，安姆勃罗司摇着铃，扬尼克让香炉里升起了馥郁芬芳的冉冉烟云，仿佛是从烟囱里冒出来似的；这时候神父便爬上梯子，俯视蜂群，在蜜蜂中搜索蜂王。

“哈哈，蜂王在这儿哪！谢天谢地，如今它们逃不走了！——不过它们在疏散开来了：扬尼克！用香烟从下面熏蜜蜂！”神父喊道。他手套也不戴，便把一堆堆蜜蜂捧到手里；这是很大的一群蜜蜂，他把它们倒在一只大筛子里。尽管蜜蜂躲在他头上，爬在他脸上，他却一点儿也不害怕，始终在跟蜜蜂说着话儿。

“留神哪！蜜蜂在生气，会刺人的，”神父从梯子上走下来时，向其他的人警告道。他周围的蜜蜂蔚为一大片云霾，嗡嗡轰鸣，正从四面八方向他涌将过来。神父踏到地上时，他高举着筛子，谨慎而又严肃，仿佛高举圣体龛似的。扬尼克摇晃着手中的香炉，在一旁伴随神父；安姆勃罗司跟在后面，一会儿摇铃，一会儿向蜜蜂洒水。他们就这样地排成仪仗向神父的养蜂场走去。在神父的住宅背后，单独拦了一块地方，便是养蜂场，里边约有几

十个蜂房，嗡嗡轰鸣，仿佛每一房蜂群都快要分房了。

神父正在把蜜蜂放进新的蜂房，这时扬尼克觉得好不疲倦和饥饿，便悄悄地溜回家去了。

一家人看到扬尼克都兴高采烈，对他殷勤体贴的那股热闹和忙乱劲儿，简直无法形容。第一阵热情勃发之后，他们叫他在桌子边坐下，给他端来了各种好吃的东西，哄他吃，逼他吃，纠缠不清地要他吃，大家都想来到他的身边或是侍奉他一下，直闹得满屋子都是喧哗的乱哄哄的声音。喧闹之际，乡长的弟弟格利哥里闯了进来，焦急地问他们可曾在什么地方见过罗赫。可是他们没有见到过他。

"我哪儿也找不到他，"格利哥里忧心忡忡地说道，也不坐下来谈谈，便到别的人家去寻找罗赫了。格利哥里刚走，神父又派人来叫扬尼克。扬尼克磨磨蹭蹭，尽可能拖延时间；不过，拖到最后，当然啦，他还是不得不去。

神父正坐在门廊里，他象个父亲那样拥抱扬尼克，叫他在他身边坐下。他十分和蔼可亲地说道：

"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祈祷了。——不过，你可知道我今年新添了多少蜂房？十五个！新蜂房跟老蜂房一样兴旺繁盛，跟哪一房老的都比得上；有的新蜂房里，已经积存了四分之一的蜂蜜。我还有蜂群要分出来；我嘱咐安姆勃罗司照看着蜜蜂分房，他却睡熟了，真是蠢材！如今蜜蜂都到哪儿去了呢？到树林里、森林里去了！——还有磨坊老板偷了我一窠蜜蜂；我说，确实是他偷了！蜜蜂飞到他家的一棵梨树上，他就说蜜蜂是他的，请他还给我，他竟不理不睬。他为那头公牛的事，心里恼火，这就是他的报复……这强盗！——你听到菲列克斯什么消息吗？……啊，这些混账东西，它们象黄蜂一样刺人！"神父

突然中断了谈话，用手帕赶走那些飞到他秃顶上来的苍蝇。

"我只知道他给关在城堡里。"

"如果光是坐牢倒还罢了！……我那么苦口婆心地告诫他！……这蠢驴不肯听我的话；如今他可大难当头了。……那老头儿是个吹法螺的粗人；我倒替非列克斯可惜：一个聪明年轻的淘气鬼，拉丁文念得滚瓜烂熟，不比哪一个主教差！……俗语怎么说来着？哦，'不作非分之事，不犯违禁之罪'……还有，'驯良的牛犊长膘，胜如吸双倍的奶。'……当然罗……当然罗……"他一面赶走苍蝇，一面继续说话，声音愈来愈轻了。"你回忆回忆，雅西奥，你回忆回忆。"神父的脑袋往后一靠，便萎倒在他那大扶手椅里，睡熟了。然而，扬尼克站起身来要走时，神父却张开眼睛，喃喃地说道："那些蜜蜂累得我筋疲力尽了。——改天晚上你来同我一起祈祷……你要注意，别跟农民太亲近啊。记住这句老话：'同谷壳混在一起，就要一起被猪吃掉！'真的，给吃掉了，也就什么都完了。"神父说完这话便把一块手帕盖在自己的脸上，转瞬之间就睡熟了。

扬尼克的父亲认为：神父所讲的话无疑都是至理名言。所以，当长工从牧场上把马儿带回家来，扬尼克跨上其中一匹的时候，老头儿大声叫道：

"立刻跳下马来！一个神父，骑没有鞍子的马，跟牧人混在一起，成什么体统！"

扬尼克尽管很喜欢骑马驰骋，也只好顺从地跨下马来；这时暮色已经降临，他到园子里去作晚祷。但他心不在焉，无法全神贯注地祷告。有个小姑娘，在附近什么地方颤声唱着歌儿；有几个妇女在隔墙的果园里闲谈，一字一句都掠过露珠沾湿的青草，传到他的耳边；孩子们大叫大嚷着在池塘里洗澡；从另一个方

向，又传过来哈哈大笑的声音；接着是母牛哞哞的鸣声，神父喂养的珍珠鸡响彻夜空的金属般的啼声。整个园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仿佛是个嗡嗡轰鸣的蜂房一般。这一切都使他心神不定，当他终于静下心来，跪在黑麦田的边缘上，抬头仰望星空，神游天外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一阵刺耳的叫喊、嚎啕和咒骂的声音，他吓了一大跳，十分震惊，便跑回家去问他的母亲：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真是打架还是开玩笑。他的母亲恰巧出来叫他回去吃晚饭，她说：

“哦，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约瑟夫·瓦赫尼克多喝了几杯，刚从警察所放出来，正在跟他老婆斗呢。这婆娘早就需要好好揍一顿了。不用你操心，她不会受到什么伤害的。”

“可她大叫大嚷，象是在活活地剥她的皮啊。”

“她总是这样闹的，如果他拿起棍子打她，她倒会挺安静了。明天她会回报他的，她会温温和和的！——来吧，亲爱的，晚饭都快凉了。”

扬尼克疲倦极了，他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便上床睡去。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出来，他已经在走动了：他在麦田里徜徉，采些苜蓿喂马，惹得神父的火鸡愤愤地对他咯咯乱叫，还跟狗儿友好戏耍，逗得狗儿摇尾乞怜，几乎挣断了身上的铁链；他把麦粒撒给鸽子吃，帮小弟弟驱赶牲口，替米哈尔劈柴；他瞧瞧果园里的梨子熟了没有，跟马驹子闹着玩儿；他各处都跑遍了，对他所见到的一切东西，都象朋友和兄弟一样，用热情的眼睛打着招呼——哪怕是花朵盛开的蜀葵，晒在阳光里的小猪，哪怕是野草和荨麻。而他的母亲则满脸慈爱的神情，在后面望着他跳跳蹦蹦，她一面对着这少年莞尔微笑，一面喃喃自语：

“他发疯了——完全疯了！”

扬尼克就这样逛来逛去，他容光焕发，好比七月的天气：明媚，灿烂，充满温暖，以深切的爱拥抱着整个世界……他直逛到弥撒的钟声开始叮当作响，这才离开一切，赶紧向教堂走去。

这是谢恩弥撒。扬尼克穿着新法衣，法衣上鲜明地镶着红色缎带。他从圣器室里出来，走在神父的前头。风琴奏乐，唱诗班发出宏大的男低音，歌声使圣坛上的烛火摇摇曳曳。一大群信徒围着圣坛跪下，礼拜开始了。

扬尼克充当弥撒的助祭，主持法事的神父朗朗吟诵，他应答唱和，在间歇的时刻里，他狂热地作着祷告；不过，他还是忍不住要留神瞧瞧雅格娜，瞧瞧她那紧盯着他的、亮晶晶的深蓝色的眼睛，瞧瞧她那微启红唇上似隐似现的微笑。

弥撒结束以后，神父立刻把扬尼克带到家里，叫扬尼克替他抄写许多东西；他一直抄到中午，才有工夫去拜访村子里的熟人。

扬尼克先到他最近的邻居克莱姆巴家去看看，可是他们一个人也不在家里。他穿过两头敞开的过道望去，但见有个什么东西在角落里动弹，并且听到了一个嘶哑的声音：

"我在这儿……我，阿伽沙！"她撑起身体，惊异地举起双手。"主啊！原来是扬尼克少爷！"

"请躺着吧，别撑起来！……啊，你身体不好吧？"他温和地问她。他搬来一段树桩，坐下来端详她的脸，脸是那么衰老那么消瘦，他几乎认不得她了。

"我正在焦急地等待天主，盼望天主大发慈悲。"她的说话里有一种奇怪的庄严声调。

"你生什么病啊？"

"没有病。不过是油干灯草尽，死神临头了。克莱姆巴家把

我收留在这里，只是为了让我不死在外头：所以我躺在这儿——祷告天主，等待我的末日……等待死神敲门说道：‘你这疲倦的灵魂，跟我走吧！’”

“可你为什么不住在里边——住在房间里？”

“咳，不到我的最后时刻，我不愿意打扰他们。眼前的情况是：他们一定得把牛犊牵出去，才能给我腾出地方来。……不过，他们已经答允了，在我快要咽气的时刻里，他们会让我躺在他们自己住的房间里——躺在圣像下面的床上，点上临终的圣烛，握在我的手里……然后去把神父请来，替我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给我举行一个真正的主妇的葬礼！再说呢，我已经把一切费用都付给他们了，而他们又都是诚实的人：也许他们不会欺骗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婆的吧。——我不会长久麻烦他们了；他们是当着证人的面，当着证人的面答允我这些条件的！”

“你一个人躺在这儿不觉得厌倦吗？”他说话的声音象要哭出来似的，也有点儿颤抖。

“扬尼克少爷，我在这儿其实过得很好。从过道望出去，我可以看到许多东西：人们在路上行走，人们互相谈着话儿；有的人进来看看，有的人还同我说几句亲切的话，说我也可能健康起来在村子里走动呢。当他们都去干活的时候，我可以看看鸡在垃圾堆里搜扒，然后是麻雀跳进过道里来，或者是太阳在下山之前往这里张望一会儿，或者是有个淘气的孩子朝我这儿扔一个泥块；白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还有……到了夜里……他们来看我——啊，好多人呐！……”

“他们？谁呢，啊，来的是谁呢？”他俯身凑近老婆子，仔细端详着她那似乎已经失明的眼睛。

“我自己的亲人，去世已久的亲戚和老相识。——我告诉你，

小少爷，他们确实来了！——还有一次，”她露出不可名状的喜悦，悄悄地说道，“有一次，圣母亲自来了，温和地对我说道，‘躺在那儿吧，阿伽沙，天主耶稣会赐福于你的。’她就是钦斯托霍瓦的圣母，我看到她那缀满黄金和珊瑚小珠的帽子与披风，立刻便把她认出来了。她抚摩我的头发，说道：‘孤独的人啊，你不用害怕；在天国的宫廷里，你将成为第一流的贵妇，地位极高的夫人。’”

老妇人软弱无力地哼哼唧唧地说着话儿，象正在逐渐睡去的小鸟低声啁啾一般；扬尼克俯身凑近老人，凝视着，谛听着，就象探视深不可测的深渊的人，静听某种隐藏着的东西在发出潺湲之声，静观人心界限外神秘的闪光明灭！他感觉心惊胆寒，然而又不能迅速跑掉，躲避这人性的残渣，这枯萎的麦穗，这颤栗的生命——象一道幽光，即将在黑暗中熄灭了，却还在梦想着未来的新生与光荣呢！他还从来没有如此贴近地亲眼目睹人的残酷命运，认识到这一点时，他自然是惊惧气沮的。他的心中充满悲伤，泪水涌到了他的眼睛里；他低头弯腰，满怀深切的同情，嘴唇颤抖抽搐，吐出了热烈的祈求。

年迈的阿伽沙振作精神，抬起头，万分激动地喊道：

“扬尼克啊！最最纯洁的年青人啊！亲爱的神父，我的贴心的亲人！”

扬尼克后来又待了好久，他靠墙站在那儿，身上感受着阳光的温暖，眼睛饱览着灿烂晴日的景象。他所看到的生命，在他的周围欢跃沸腾。

就在附近，有个人的灵魂在死神的手掌里挣扎，这，究竟有没有什么大不了呢？

太阳依旧照耀，麦田簌簌作响；遥远的高空里白云飘浮而

过；孩子们在大路上玩耍；枝头成熟的苹果红通通的；铁锤打着铁砧；人们正在修配一辆货车，并为来日的收割淬好镰刀；空气里飘扬着刚出炉的面包的香味；妇女在一起闲谈，头巾在篱笆、田野和院子之间往返移动。——人仍旧象平常一样，万世不易地过着日子，熙熙攘攘，忙忙碌碌，充满了忧愁和小小的计谋，没有人会想到谁将首先堕入死亡的深渊！

所以扬尼克不久便摆脱心上的悲哀，继续到村子里去串门子了。

扬尼克在马秀身边逗留了一会儿，马秀正在给斯泰和的屋子砌墙，垒得相当高了；跟普洛希柯娃聊了一阵，她正忙于漂白麻布哩；拜访了一下犹兹卡，她仍旧卧病在床；他听听乡长老婆大发牢骚；看看铁匠给镰刀淬火，替钩镰安上锯齿形的刀刃；也望望妇女和姑娘们在园子里干活：大家看到他都很高兴，象欢迎朋友一样地欢迎他，而且颇为自豪地瞧着他——列普卡村的好孩子，农民们的自己人！

扬尼克最后拜访的是多米尼柯娃家。她正坐在屋子外面纺纱，他心里感到诧异：她眼睛上蒙着绷带，怎么还能纺纱呢？

"我的手指摸得出纱线是粗是细，"她说。扬尼克来访，老婆子十分高兴，便叫唤正在院子里干活的雅格娜。

雅格娜立刻跑来了，身上薄薄地只穿着衬衣和衬裙；她一看见扬尼克，脸红得象樱桃，赶紧举手遮掩，跑进屋子里去了。

"雅格娜，给我们拿牛奶来吧，扬尼克少爷想必要吃些点心了。"

雅格娜拿来满满一壶牛奶和喝牛奶的杯子。她已经在身上披了一块披肩，但还是狼狈之至。当她垂头低眉把牛奶倒出来时，她的两手发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扬尼克在场的时候，雅格娜始终没说一句话；但，他要走的时候，她送他到大门口，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背影，直到望不见影踪为止。

扬尼克身上自有某种东西不可抗拒地吸引着雅格娜，以强大的力量激得她热情奔放；为了制止自己赶上去追她，她飞跑到果园里，抓牢一棵果树，双手抱住，用足全身力气抱了个满怀。她站在那儿，上气不接下气，几乎发疯发狂，苹果累累的树枝低低垂下，仿佛给她披上斗篷似的，把她掩盖起来了。她半闭着眼睛，幸福的微笑隐约浮现在唇边，尽管她也感到一种模糊的恐惧，一种害怕而又愉快的激动之情——类似她在春日之夜望着窗子里的扬尼克时所体味到的那种感情。

雅格娜也吸引着扬尼克，尽管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吸引力。他常常顺便到她家里去看望，逗留片刻，内心里觉得这种拜访自有一种不可言说的乐趣。她天天上教堂，望弥撒时始终跪着，似乎正在热烈地甚至是出神地祈祷；他亲眼目睹这种情景，欣喜之情油然而生。有一天，他同他母亲谈起了她的这种热烈的虔诚行为。

母亲的回答是："哦，如果说有什么人需要祈祷天主请求宽恕的话，她倒是一个！"

扬尼克的灵魂洁白无瑕，好比世上最白净的花朵，所以他压根儿没听懂这些话的真正的意思。而且，由于雅格娜经常在风琴师家出入，家里的人都喜欢她，他又觉得她的虔诚行为很了不起，他确实对她的人品毫无怀疑。他只是觉得奇怪：自从他回家以来，她怎么一次也没有来过。

他的母亲答道："我刚才派人去找她来了。家里有许多衣服要烫呢。"

雅格娜不久就来了，可是穿得很漂亮，他觉得奇怪。

“怎么？你要去参加婚礼吗？”

有个姑娘大声说道：“倒不如说：她接受了什么人的求婚。”

“谁敢向我求婚！我立刻把他撵走！”雅格娜大笑着答道，脸红得象一朵玫瑰花，因为大家的眼睛都瞧着她。

扬尼克的母亲安排她立刻烫起衣服来，他的妹妹们也参与其事，扬尼克便和她们一起厮混。一会儿以后，他们大家都很开心，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引起哈哈大笑，老婆子终于不得不斥责他们了。

“安静点儿吧，你们这些咭咭喳喳的喜鹊！——扬尼克，你还是到园子里去的好。你坐在这儿咧开嘴嬉笑可不合适啊。”

扬尼克这就不得不出去了，按照他往常的习惯，他总是到村庄外的田野里去，甚至一直走到列普卡村边界上，坐在那儿读书或是沉思。

雅格娜对扬尼克常去的地方，心里一清二楚，知道到哪儿去找他，哪怕只是用心灵的眼睛去找；她永远绕着他飞行，就象飞蛾绕着烛火一样，而且她也不由自主。因为她是被一股温柔的力量驱向扬尼克的，她毫无抗拒地听从自己的冲动，她心甘情愿地屈服于那股力量——它象泡沫直冒的汹涌春潮般把她冲向前去，而她甚至也不问春潮会把她冲到哪一个海滩上，这一切又如何了局。

不论她深夜躺下休息的时候，还是她清晨起身的时候，她都是心里卜卜地跳，嘴上继续不断地反复念叨道：

“我要见到他——见到他——再一次见到他！”

每当神父出来念弥撒经的时候，她时常跪在圣坛前面；风琴奏出动人心弦的乐曲，香炉里升起馥郁的烟氤，低声的祈祷涌向

天主的宝座；而她那充满崇拜之情的眼睛，却一味凝视着扬尼克。——他穿着白色法衣，身材修长，容貌美好，合着掌，在芳香的烟霭里和透过彩色玻璃窗泻进来的斑斓的光芒里来回走动。在她看来，他便是真正的天使：从画框里走将出来，露出甜蜜的微笑，渐渐向她走近来的天使。于是整个天国进入了她的灵魂，她俯伏在尘土之中，亲吻着他的脚走过的地方；热烈的激情势不可当，她心醉神迷，因纯粹的人间天福而进入了如疯如狂的状态，她就随着其他的人高唱赞美诗："神圣，神圣，神圣啊！"

有时候，弥撒结束了，人们已经回家去了，安姆勃罗司拿着叮叮当当的钥匙来锁教堂的门了，雅格娜却依旧跪在那里，凝视着空空如也的、扬尼克曾经站过的地方——身心沉浸在神圣的恬静里，沉浸在陶醉的欢乐里，这种欢乐甚至强烈到令人痛苦的程度——流着大滴大滴的透明如水晶的眼泪。

对于雅格娜说来，如今每天都象是庄严隆重的节日，纵情欢乐的良辰，永不休止的崇拜之乐激动着她的灵魂；当她眺望着村庄的时候，成熟的麦穗，晒热的土地，果实累累、枝条下垂的果园，遥远的森林，以及象天主一样君临世界的伟大的太阳，——凡此种种，都协调一致地，在她的灵魂里一齐唱着同样的赞美诗："神圣，神圣，神圣啊！"声音直达天庭。

"处在这样的时刻，"她想，"人感到自己是多么强大啊！人可以和天主角力——压倒死亡——甚至同自己的命运搏斗！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境况里，人生永远是一大欢乐；哪怕是最起码的虫豸也得到他的仁爱！……他每天早晨跪下来感谢天主，每天晚上祝福那过去的一天；他心甘情愿地献出他所有的一切，因为他将依旧富裕；随着这些奇迹般的日子一天天地继续下去，他的仁爱的力量将日益增长！

“而他的灵魂升得高高的——高高的——高出在大千世界之上！他瞧着繁星就象瞧着近在身边的东西！他多么勇敢地把他的手伸向天国和永远幸福的日子，他看得清清楚楚，世界上没有东西能束缚他的仁爱的力量，也没有东西能把它撇开！”

在此期间，那些令人腻烦的准备夏收的日子，象往常一样地滑过去了。她东奔西跑、辛勤劳动，可她满口歌声，不亚于任何云雀；她兴高采烈，不知疲倦，脸上处处都透露出喜悦来，那是喜悦之花，象玫瑰花丛或欣欣向荣的蜀葵，也许更象天国乐园里的奇葩——她那明眸光艳动人，朱唇永远莞尔微笑，真是可爱可掬！甚至老年人的眼睛也在欣赏她；青年农民们重又三五成群地来到她家附近，为了爱情而长吁短叹。不过，她把他们一一拒绝了。

“你高兴的话，赖在这儿不走也行；可你休想得到什么好处！”她嘲笑地对每一个青年说道。

“她瞧不起我们大家！她目中无人，就象大地主家的贵夫人一样！”他们向马秀诉苦。马秀只是辛酸地唉声叹气。他自己难道有更大的特权吗？他也不过是在黄昏时分跟她的母亲聊聊天，瞧着雅格娜在屋子附近匆匆来往，听着她唱歌罢了。他瞧瞧听听，每次回家时总是情绪愈来愈低落，中途弯到酒店里去的次数也愈来愈多了，从酒店回来，就把心里的气恼都发泄在周围每一个人身上。特别是对特雷莎，他折磨得她十分痛苦，使她觉得人生是一大包袱。有一天，她遇到雅格娜，禁不住要表示她心头的怨恨——她背转身子，啐了一口唾沫！

可是雅格娜神情恍惚地走着路，看也没有看见特雷莎就走过去了。

特雷莎勃然大怒，对那些在附近池水里洗衣服的姑娘们说

道：

“瞧她高视阔步地走过去了——不论白天黑夜，对谁也不瞧上一眼！”

“而且，”另一个姑娘说道，“打扮得花花哨哨，倒象今天是地方上的节日似的！”

“她每天坐在那里梳头发，要梳到中午才罢休呢！”

“她老是在买缎带和首饰！”姑娘们齐声附和道，心中充满了憎恶。最近一些时候以来，不论雅格娜什么时候在村子里出现，总是处处有妇女们咄咄逼人的眼光盯着她，这种眼光象猫脚爪一样地尖利，象毒蛇的牙齿一样地伤人。她们每一次都要找点岔儿来责骂雅格娜。雅格娜路过的时候，主妇们正在普洛希卡的院子里喊喊嚓嚓地议论：

“她竟然把自己抬举得比我们大家都高贵，真叫人受不了！”

“而且打扮得象个地主太太；她这钱是从哪儿来的？”

“难道她没有得到乡长的宠爱吗？”

“据说，安蒂克对她也很慷慨的。”

不过，这时雅姑斯叮卡插嘴了。“啊，不是这样，安蒂克对她，不过象狗对第五条腿一样，满不在乎了！如今她来往的是另外一个对象！”她微笑，露出一脸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神气；所以大家都纠缠着她，要她讲出来这对象是谁。她不肯讲，她对她们说道：

“我可不是散布流言蜚语的人！你们有眼睛，自己去弄个水落石出吧！”

从此以后，成百个妇女的眼睛空前严密地侦察着雅格娜的一切举动。那么多的猎狗追逐着一只兔子！

雅格娜尽管经常受到刺探隐私的眼睛的监视，却完全不知

不觉，我行我素；如今她天天看到扬尼克，整个身心都沉溺在他的眼睛里，既然获得了这样的幸福，她就无论如何也不会留神那些监视了。

雅格娜几乎每天都要到风琴师家里去，而且总是在扬尼克在家的时候。有时候，他偶然坐在她的身边，她知道他的眼睛在瞧着她；于是她的脸上容光焕发，烧得通红通红的，她的双脚颤抖，她的心卜通卜通地跳，象铁锤敲打。有时候扬尼克在隔壁房间里给他的妹妹们上课，她就屏息静气地谛听着，全神贯注于他那甜润的嗓音，以致老婆子也问她为什么这么热心地侧耳细听。

“因为扬尼克少爷教的学问那么高深，我压根儿啥也听不懂！”

“那么你很想听课吗？”她问道，露出了可怜雅格娜的微笑。“我的儿子念的可不是什么稀松平常的学校！”她自豪地补充道，而且继续把她的扬尼克大大吹嘘了好些时候。她是喜欢雅格娜的，而且欢迎她常来；这女人干各种家务活儿都心灵手巧，并且时常带些东西来送给她——梨子啦，野生草莓啦，越桔啦，有时甚至还送她一块新鲜黄油呢。

雅格娜热心地仔细听着老婆子所说的话；但，扬尼克一离开家，她也就匆匆忙忙地走了——她说她要到她母亲家去了。她喜欢隔着一段距离凝望着扬尼克；有时候她也躲在黑麦田里或是大树背后，爱慕地端详打量他好久好久，心里柔情洋溢，泪水不由自主地淌了下来。

但，她心中最为快乐，倒是在短促晴和的夏夜里。她母亲刚睡熟，她就立刻把卧具搬到果园里了；她朝天躺在那儿，透过树梢的间隙，仰望星星闪烁，甜蜜地梦想着“无穷无尽的世界”。闷热的夜风在她的脸上吹拂而过，繁星俯瞰着她睁得大大的眼睛。从

芬芳馥郁的黑暗中传来的鸣声，气也透不过来的树叶的低语，周围沉沉入睡的人们断断续续发出的声音——有气无力的叹息，受到压抑的沉重的呼叫，胆怯的吃吃的笑声——都在她心里融化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音乐，如火如荼地刺激着她，使她喘气，颤栗，从床上掉了下来，就象从树上掉下来的果实一般，在沾满露水的凉爽草地上打滚。她摊开四肢躺在那里，浑身无力，落在强有力的万能的大自然的手掌之中，就象成熟的稻田，果实累累的树枝，辽阔的黄澄澄的小麦地一样，等待着镰刀，鸟雀，疾风，等待着行将到来的任何命运，漫不经心地期待着一切命运！

雅格娜就这样度过了短促晴和的夏夜与灼热的七月的白昼：昼夜象愉快的梦一样在她的身边逝去，梦一再反反复复，总是愈来愈称心如意。

而雅格娜往来走动，也是如在梦中，不知道究竟是白天还是黑夜。

多米尼柯娃注意到雅格娜有些异乎寻常的变化，但她不知道是什么变化；她只是对雅格娜的出乎意外的万分热烈的虔诚行为感到高兴，时常对雅格娜说道：

"雅格娜，我告诉你：谁寻求天主，天主就会来到他的眼前！"

雅格娜这就文静谦逊地露出了对幸福有所期待的微笑，可是她什么也不说。

有一天，雅格娜完全意外地遇见了扬尼克，他手里拿着书，正坐在作为村庄界标的土冢旁边。她没法儿逃走，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心慌意乱，脸涨得红极了。

"呀，雅格娜，你在这儿干么啊？"他说。

她结结巴巴地说了些话，生怕他猜到她是怎么一回事。

"坐下吧；我看得出来，你又热又疲倦。"

她正在犹豫要不要听从他的话，扬尼克已经拉住她的手，使她坐在他的身边了；她赶紧拉拉裙子，盖住她那赤裸的双脚。

扬尼克也并不安逸自在；他似乎又狼狈又苦恼，惶惑地向四周张望。

附近一个人也没有。列普卡村的屋顶和果园，象遥远的岛屿似的浮现在麦子的海洋上，麦浪在轻风中翻滚起伏。有一种野麝香草的温暖芬芳之气，同黑麦的香味混和在一起。一只鸟正在他们头上高空里翱翔而过。

为了打破难堪的沉默，他开口道："天气热得可怕啊。"

"昨天也是挺热的，"她答道，心里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嗓音嘶哑，几乎话也说不出来了。

"快要开始收割了。"

"是呀，快收割了，"她附和道，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脸庞。

他莞尔微笑，竭力用一种无拘无束、随随便便的语气，对她说道：

"啊，雅格娜，你一天比一天长得漂亮了！"

"我漂亮吗？不，不见得吧！"她结结巴巴地说道，脸色变得赧红，深蓝色的眸子放出火焰般的光芒，嘴唇微微颤抖着露出了内心喜悦的微笑。

"告诉我老实话吧，雅格娜，你不想再结婚吗？"

"再也不结婚了！现在我独身，不是很幸福吗？"

"难道你看得中的人，竟一个也没有吗？"他问道，胆子逐渐大起来了。

"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她摇摇头，显示内心幸福感的、梦一般的眼睛，固定不移地凝望着他。他探身向前，端详着她眼睛里的蔚蓝深处。在她的眼神里，可以看到一种充满了甘之如

饴的和深切信赖的祈祷，仿佛一颗虔诚崇拜的心在望弥撒最神圣的时刻所发出的强烈呼喊。她的灵魂在她胸中激荡，好比阳光普照田野，好比鸟儿在大地上空高高飞翔、放声歌唱。

扬尼克突然畏缩起来了，心里乱得奇怪，他擦擦眼睛，站起身来。

"我必须回家了。"他向她点头告别，穿过田野，向村子里走去，一面打开书本，且读且走。他的眼睛偶然离开书本，向四周看望，他猝然站住了。

雅格娜跟着他呢，在他背后不过几步路！

"这条路，"她怯生生地解释道，"也是我回家最近便的路。"

"那我们并肩走吧，"他答道，态度生硬，不大喜欢跟她作伴；他一路走，一路小声地读书。

"书上写些什么？"她瞧了一眼打开的书本，问道。

"你要听的话，我就给你念一些。"

附近有一棵亭亭如盖的大树；扬尼克便坐在树荫下朗读。雅格娜在他对面蹲下，一只手支住下巴颏儿，热心地静听着，贪婪的眼睛上上下下地把他看了个饱。

"你可喜欢这些描写吗？"过了一会儿，他从书本上抬起头来，问道。她脸红了，眼睛瞧着别处，不好意思地随口答道。

"我说不上来。——这不是关于国王的故事，不是吧？"

他有点生气的样子；他继续念下去，这回可又慢又清楚，每一个字都不轻易放过。他念到田野和玉米地……座落在桦树林里的地主庄园……大地主的儿子回到家里……一个姑娘带着孩子们坐在花园里！这一切都是用诗体写成的，就跟虔诚的赞美诗集里的诗一模一样，听起来同神父在讲坛上朗诵的诗篇差不多。诗句深深地打动了她，她觉得很想唏嘘叹息，划十字和流眼

泪。

不过，他们坐的地方却热得可怕。他们周围都是黑麦田，被矢车菊、野豌豆和牵牛花纠缠得乱七八糟的，形成一堵厚厚的墙，一丝使人凉快的风也透不过来。一片岑寂；打破这寂静的只有麦穗摇曳的簌簌声，枝头麻雀的啁啾声，蜜蜂飞过时的嗡嗡声。扬尼克的念书声甜润悦耳；雅格娜虽然目不转睛地象欣赏最美丽的图画似的瞧着他，一字不漏地侧耳细听着他所念的一切诗句，却不由得时常要打盹儿，因为她感到昏昏欲睡，要保持清醒实在费劲。

幸亏这时扬尼克停止诵读了，直瞪瞪地看着她说道：

"哎，不是写得确实美丽吗？"

"是，很美丽，很象神父的布道！"

扬尼克眼睛里闪出光芒，面颊涨得渲红，向雅格娜滔滔不绝地讲解着这首诗，而且他还引证了好几段描写田野和森林的诗行。雅格娜却插嘴道：

"呀，小娃娃都知道树木在树林里成长，水在江河里流动，人在田地里播种，干么还要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印成书呢？"

扬尼克大吃一惊，不高兴了。

"我，"雅格娜继续说道，"我只喜欢那些讲国王、毒龙、鬼怪的故事——听了浑身起鸡皮疙瘩、心象炭火一样燃烧的故事……罗赫有时给我们讲这种故事：我可以整天整夜地听他讲下去！——你可有讲这种事情的书？"

"谁看这种书？不过是废话连篇罢了，不过是荒唐的传说罢了！"他鄙夷地说道，很是恼火。

"荒唐的传说？哎，罗赫念给我们听的嘛：白纸黑字印成书的啊！"

"那么，他念给你们听的，都是些胡言乱语、毫无意义的东西！"

"怎么，难道这些神奇好听的故事只不过是胡言乱语和凭空瞎编吗？"

"不过如此！"

"那些白昼见鬼的故事也是胡言乱语吗？连那些毒龙的故事也是胡言乱语吗？"她问道，愈来愈大失所望。

他忍耐不住了。他说："我告诉你，这一切都不过是胡言乱语罢了。"

"不过，一切都是胡说吗？——耶稣基督和圣彼得一起旅行呢？"

扬尼克来不及回答她的问话；因为柯兹洛娃突然出现了，象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站在他们面前了，而且露出不怀好意的微笑，冷眼瞧着他们这一对儿。

"扬尼克少爷，"她悄悄地说道，"他们在找你呀，整个列普卡村都找遍了。"

"出了什么事吗？"

"满满的三车宪兵，到村子里来了。"

扬尼克吃惊地跳起身来，心烦意乱，力求得体地赶紧跑掉。

雅格娜也深为烦恼地回村子里去了，柯兹洛娃在她一旁走着。

"我怕是打搅了你们俩……的祷告吧？"柯兹洛娃蛇鸣似地说道。

"没有。他正从书上给我念诗体故事呢。"

"噢，我倒以为是另外一码事呢。他母亲托我寻他……我来到这一带，往周围一望，一个人也没有……于是我想到看看梨

树底下……这就瞧见了，原来我的斑鸠正在咕咕地谈情说爱呢。——这倒是个方便的好地方……谁也瞧不见！——呀，呀！”

雅格娜愤怒地摆脱掉柯兹洛娃，大声叫道："烂掉你的舌头，叫你永远哑口无言！”

柯兹洛娃在雅格娜背后嚷嚷道："你老是要有个人听你忏悔、赦你的罪啊！”

第 十 章

雅格娜一跑进村子，立刻就看出来了：村子里正在发生异乎寻常的事情。院子里的狗乱哄哄地吠叫，孩子们躲在果园里，从树木或是篱笆后面向外张望；虽然离太阳落山还有一大段时间，农民们却赶紧从田野里回来了；妇女们三五成群地窃窃私语；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焦急不安的表情，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露出惊惶和担忧的神情。

"出了什么事情呀？"雅格娜朝着房子周围东张西望，向巴尔绥雷克家的小姑娘问道。

"我说不上来；好象是从森林里开来了大兵。"

"耶稣玛利亚呀！大兵来了！"她吓得双膝发抖。

"小克莱姆巴说，"普利乞克家的小姑娘跑过的时候补充道，"是从伏拉开来的哥萨克兵。"

雅格娜十分惊惶，匆匆赶回家去；她母亲坐在大门口纺纱，正跟几个妇女正正经经地说着话儿。

"我们两个亲眼看到同样的事情——弟兄们坐在门廊里，他们的长官和神父在屋子里边。"

"而且他们派风琴师家的小伙子米哈尔去叫乡长来了。"

"叫乡长来！那就不可能是什么小事情了。啊，啊！看来要出什么乱子了！"

"说不定他们只不过是来收税的。"

“收税，要带这么多人马？不，一定是为了比收税更重大的事情呢。”

“也许是这样；可是，你听着，大兵来到，决没有好事情！”

雅姑斯叮卡走过来了，她说：“我可以告诉你们：大兵为什么开到我们这儿来。”

大家围了上来，象许多鹅儿似的伸长了颈子。

“大兵是来把我们女人抓到军队里去！”她说道，还发出了老鸦叫似的笑声；谁也没跟着她笑，多米尼柯娃生气地批评她道：

“你老是讲些叫人不痛快的笑话，还非讲不可呢！”

“把鼹鼠丘说成大山，老是小题大作的，是你！你抖得这么厉害，牙齿都快从你脑袋上掉下来了；可你们大家都还一心想听到要出什么事呢！村上来了宪兵，我心里可真发愁担忧啊！”

这时，普洛希柯娃挺起她那肥大的身体，走上前来，开始讲给她们听：她看到那些车子的时候，她自己如此这般地碰到了一些事情……

“别多嘴了！格利哥里和乡长从那边来了，正在快步朝着神父家跑去呢。”

她们的眼睛紧盯着池塘对岸两个正在移动的人影儿。

“嗳呀！还要格利哥里出场哩！”

她们的估计错了。格利哥里只是把他的哥哥推进屋子里去，他自己却站住了瞧瞧停在那边的马车，问问车夫坐在门廊里的是些什么人。然后，他就十分惶恐地跑去找马秀了。马秀正在给斯泰和盖房子，他横跨在房梁上凿洞，以便架上椽子。

“宪兵们还没走？”马秀问道，他仍旧凿着木头。

“没走；最糟糕的是，我们搞不清楚宪兵是冲着谁来的。”

“一定是灾难临头了，”老别列察结结巴巴地说道。

“也许宪兵是为了开大会的事情上这儿来的。那时候，区长威胁我们，宪兵走来走去，侦查谁是教唆列普卡村民的人。”马秀说着话，从屋梁上悄悄下来。

“那么，宪兵们大概是来捉我的吧！”格利哥里重新接口道，突然担忧得气也透不过来了。

“不，我认为宪兵是存心来捉罗赫的！”斯泰和断言道。

“确实是这样，他们已经查问过一次罗赫的情况了，我怎么忘得干干净净了呢？”他自己放心了，可又立刻为别人的命运担忧。

“毫无疑问，如果宪兵来捉人，那就准是来捉罗赫的！”

“不过，难道我们就让他们把罗赫捉去吗？”马秀大声嚷道，“他真是我们大家的父亲啊！”

“唉！我们无法抗拒宪兵，休想抗拒哪。”

“要让罗赫在什么地方躲起来——我们首先要赶快给他通风报信。”

“不过，说不定他们是为了别的公事上这儿来的，”斯泰和自己也不大相信地说道，“例如，为了乡长的事。”

“无论如何要给罗赫通风报讯，”格利哥里大声说道；他钻进黑麦田，绕过几个菜园子，不久就到了波利那家。

安蒂克坐在门廊里，正在一个小砧上，给钩镰刻上锯齿形凹槽。一听到如此这般的情况，他惊惶地跳起身来。

“他才进屋啊——罗赫！”安蒂克大声叫道，“你来，我们有事找你。”

“什么事呀？”老人从窗口探出头来，问道。但，他们还没来得及交谈，风琴师家的小伙子米哈尔就跑进屋子里来了，他跑得气喘吁吁。

“安蒂克，你要知道，宪兵现在上你家来了，已经走到池塘边了！”

“来抓我的！”罗赫低头叹息道。

“耶稣玛利亚呀！”汉卡在大门口尖声叫了起来，掉下泪来。

“哦，安静点儿！”安蒂克低声说道；他正在苦苦思索如何对付。“我们必须想出点办法来！”

“罗赫！”米哈尔大声嚷道，他折断一根粗大的树枝，露出怒目而视的样子。“我要跑遍列普卡村大喊大叫传播这个消息，我们决不抛弃你！”

“别开玩笑了！——罗赫！立刻跑到干草堆后面，钻进黑麦田里去吧。爬到垄沟里，好生躲藏起来，等我叫你时再出来。——赶快！趁宪兵还没有到这儿，先跑吧！”

罗赫抓起几张他放在房间里的纸头，递给躺在床上的犹兹卡。

“藏在你的身子底下，别让人把它拿走啊，”他低声嘱咐道。

罗赫不戴帽子也不穿上衣，窜进果园，象石子投在水里似的消失了，只看见干草堆后面的黑麦微微晃动而已。

“哦，格利哥里，你赶快走吧！汉卡，你仍旧干活去！米哈尔，你回去——一个字也别说出来！”安蒂克指挥停当，便坐下来干他那一度中断的活儿。他重新动手给钩镰刻上锯齿形凹槽，依旧不慌不忙，镇静自若。他时而把钩镰拿到亮光中去仔细端详凹槽，同时也向四面八方瞧上一眼；因为狗吠声愈来愈响了，不多一会儿，他就听见宪兵逐渐走近来的皮鞋声，军刀的晃动声，以及宪兵说话的声音了。

他的心在怦怦地跳，他的手在抖；可他竭力把活儿干下去，把凹槽刻得均匀整齐，还有板有眼地锤打着，直至宪兵们来到他

的面前，他才抬起头来看看。

“罗赫在你家里吗?”乡长问道，他怕得要死。

安蒂克向这帮子人瞧瞧，深思熟虑地说道：

“他一定是在村子里吧，我想。从今天早晨到现在，我还没见到过他呢。”

“把门打开!”宪兵队长雷鸣似地吼道。

“呀，门是开着的啊!”安蒂克也咆哮道，他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宪兵队长和他手下的一些人走进屋子去，其余的人监视着果园和棚屋。

这时，村子里半数的人都跑出家门来到大路上了，他们一言不发地看着望着宪兵们进行彻底的搜查。安蒂克不得不指这指那，把什么都打开来给宪兵查看，汉卡靠窗坐着，给婴儿喂奶。

搜查当然是毫无结果；不过他们到处寻找，十分留神，什么也不轻易放过，有个人甚至朝床底下张张望望!

有几本捆在一起的小书放在桌子上。宪兵队长向小书猛扑过去，极端仔细地查看起来。

“这些书你怎么弄来的啊?”

“大概是罗赫丢在那儿的……也就一直这样放着。”

“这儿的女主人不识字，”乡长解释道。

“你们中间有谁识字吗?”

“没有，”安蒂克答道，“学校里教得太好了，连祈祷书里的字，也没有一个人能拼得出来!”

宪兵队长把小书交给他部下，走到屋子的另一头去了。

“这儿怎么回事啊?——是个病人吗?”他一面说一面向犹兹卡走上一步。

“是的。她躺在床上两个礼拜了：出天花！”

宪兵队长赶紧退到过道里去了。

“罗赫长住在这一家吗？”他问乡长道。

“这一家也住，旁的人家也住，随他自己高兴：巡礼乞丐的习惯就是这样的。”

宪兵们把每一个窟窿，每一个角落都查看过了，连圣像背后都看过了；犹兹卡恐惧的眼睛始终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吓得浑身发抖。有个宪兵走近她的身旁，她如疯如狂地叫了起来：

“噢，难道我把他藏在床底下了？那就在这儿搜查吧，搜查吧！”

当他们搜查完毕之后，安蒂克便走到宪兵队长面前，深深一鞠躬，谦恭有礼地说道：

“请问，可是罗赫偷了什么东西了？”

宪兵队长把自己的脸逼近安蒂克的脸，瞪着眼睛，字字着力地答道：

“如果发现你窝藏罗赫，你们，你们两个人，就要一起流放！——听到没有？”

“我当然听到了，可是我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搔搔脑袋，好象挺迷糊似的。

宪兵队长愤愤地瞪了他一眼，走出屋子去了。

宪兵们挨次查了好几户人家，到处搜寻，盘问了许多人，直闹到太阳落山、大路上满是回家的牛羊的时候，他们才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地回去了。

现在村子里的人又自由自在地呼吸了，人们开始谈起搜查的情况——在克莱姆巴家、格利哥里家和马秀家的搜查情况——人人都说自己比别人看得清楚，一点儿也不害怕，却尽情

干扰、耍弄了宪兵们一番！

但，安蒂克单独和汉卡在一起的时候，却压低嗓门对她说道：

“我看这是件棘手的事情：再也不能留他在我们家住下去了。”

“怎么，撵他走吗？那么一个圣人！做了那么多好事的人啊！”

“真他妈的！烦死了！”他左右为难，想不出办法，便大声叫喊起来。然而格利哥里不久就同马秀一起来了；川流不息地有人来打听消息，正屋里总是客满，不宜商量事情，他们便躲在储藏室里，锁起门来计议。

他们从储藏室里走出来时，天色已经很黑了。汉卡已经挤罢牛奶，彼特也从森林里回来了。安蒂克套好了马车，格利哥里和马秀一走，他就立刻赶着车子，煞有介事地到处去寻找罗赫，其实是故意使全村的人弄不清真相。

村里的人原来以为罗赫一定是藏匿在波利那家的什么地方；给他一问，大家确实感到惊奇。但那两位朋友却放出风声，说是罗赫吃过午餐便立刻离开波利那家了，从此他就杳无音讯了。

“他倒幸好走了，不然的话，可要戴上脚镣手铐流放啊！”

于是，正象他们所计议策划的那样，村子里的人普遍都知道中午以后列普卡村内便见不到罗赫的影踪了。

村子里的人很是高兴，互相谈论道：“他预先察觉大难来临，所以跑到‘生长胡椒的地方’去了。”

“我说，让他别回来了；我们不需要他，”普洛希卡老头咆哮道。

马秀大吼着顶撞他道："他碍你什么事了？他有什么事情得罪了你了？"

"他扰乱了安宁，给列普卡村带来不少麻烦。为了他的缘故，我们大家都还要吃苦倒霉呢。"

"那么，你为什么不抓住他，把他交给宪兵呢？"

"如果我们大家有个默契的话，我们老早就该这么办了！"

马秀骂了一句，要扑过去打老头，大家好不容易才把他拦住。夜色深沉，大家便各自回家去了。

大路上寂无人影，人人都在家里吃晚饭，油煎咸猪肉的香味，随着快乐的谈笑声和汤匙盆子的叮㗳声，飘送到屋子外面来了。——安蒂克等待的正是这个时刻，他赶紧把罗赫带到犹兹卡睡觉的房间里；不过他一支蜡烛也不让点亮。

老头儿匆匆忙忙吃了一顿饭，把他留在屋里的衣服穿在身上，便同妇女们告别。汉卡伏在他的脚边，犹兹卡虔诚地流泪恸哭。

"天主和你同在！我们会重新见面的！"他泣不成声地说道，象慈父一样地把她们紧紧抱在怀里，亲吻她们的额角；但安蒂克催他赶快动身，他再一次地祝福妇人和孩子，自己也划了个十字，这就走出屋子，朝着靠近干草堆的篱笆旁的踏脚墩走去了。

"马车停在波德尔赛村西蒙家门口，马秀会驾车送你的。"

"不过我还得到列普卡村来一次——咱们在哪儿见面呢？"

"在靠近森林的十字架那儿，我们可以立刻赶到的。"

"那就好了，因为我有许多事情要和格利哥里说呢。"

不多一会儿，就听不见罗赫的声音，看不到罗赫的影踪了。

安蒂克给马车套上马，把一蒲式耳黑麦和满满一袋马铃薯装在车上，单独和维蒂克商量了一下，然后提高嗓门儿，故意用

大家都听得见的声音说道：

“维蒂克！驾车到斯齐梅克家去一趟就回来，听到没有？”

小家伙目光炯炯，飞也似的出发了；安蒂克在他后面叫唤道：

“跑慢一点，小淘气，要不你会把马跑瘸了的！”

罗赫这时候偷偷地走到了多米尼柯娃家。他有点儿东西留在她家；他关起内室的门收拾东西。

安德烈在大路边上望风，雅格娜不时地探出头来向院子里张望，老婆子坐在外室里听着动静，浑身上下都在发抖。

罗赫过了好一阵子才走出来和多米尼柯娃单独讲了几句话，接着他就要背起袋子出发了。可是雅格娜坚持着要替他背东西，至少替他送到森林边上。罗赫同意；他向其他的人告别，走到外边麦田里，小心翼翼地，悄没声儿地，沿着狭窄的田塍慢慢走去。

夜色晴朗，星光闪烁；大地寂静无声地沉沉入睡，只是偶尔有一阵狗吠的声音。

他们走近森林时，罗赫突然站住，拉着雅格娜的手：

“雅格娜，你听我说，”他用温和的口吻说道，“而且把我要说的话牢牢记在心里吧。”

雅格娜侧耳细听，尽管有一种不愉快的预感使她焦躁不安。

于是，罗赫就象听忏悔的神父那样说起话来，他向她提到了她的交往……她同安蒂克……她同乡长……特别是她同扬尼克的交往。

雅格娜背转着羞红的脸，十分屈辱地听他讲下去；但当他提到扬尼克时，她却不服气地昂起了头。

“不管怎么样，我和他可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情！”

罗赫温和地给她指出了他们所面临的引诱……以及魔鬼可能借此引起的罪恶和丑闻。

可是雅格娜不再听下去了；充塞她的心灵的，只有扬尼克的形象：不知不觉地，怀着热烈疯狂的爱情，她的鲜红的嘴唇喃喃念叨道：

"扬尼克，扬尼克啊！"

她的燃烧着热情的眼睛凝望远方，在幻觉之中绕着她所崇拜的头旋转。

"啊，我情愿跟他到天涯海角！"她不知所云地声明道。罗赫听到这话打了个冷颤，对她张大的眸子看了一眼，从此以后他就默默无言了。

树林边上，靠近十字架的地方，若明若暗，看得见有几个穿白色带兜儿外套的人影儿。罗赫顾虑重重，停住了脚步：

"那儿是谁啊？"

"就我们几个——都是自己人！"

"我累了，得休息一下，"他说着就在他们中间坐下了。雅格娜把袋子递给罗赫，便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十字架下，枝繁叶茂的浓荫里。

"哦，但愿你们的麻烦至少到此为止吧！"

"你离开我们以后，"安蒂克说道，"最糟糕的事情可要发生了。"

"不过，有可能，很有可能，有朝一日，我会回来的！"

这时马秀气炸了。"狗东西！"他嚷嚷道，"这样追捕人……简直是一群癞皮狗！"

格利哥里哀叹道："为什么，天主啊，究竟为什么？"

"因为，"罗赫庄严郑重地声明道，"因为我为人民要求真理

和正义！”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艰苦的；但，坚持正义的人，命运更是艰苦。”

“格利哥里，别悲伤；恶会变成善的。”

“我也这样想；我不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我们正在等待夏天来临，狼却在这时候把马儿吃掉了，”安蒂克叹息道，眼睛张望着黑暗中的白斑——雅格娜的脸。

“不过我要告诉你们：‘谁拔除莠草播下良种，谁在秋收时便会粮食满囤！’”

“如果他颗粒无收呢？——那样的事情也发生过的呀。”

“是的，不过播种的人总指望有百倍的收获。”

“那当然啦，谁愿意白白辛苦呢？”

他们在心里深思着这些事情。

起风了，白桦树在他们头顶上簌簌地响，从森林里传来一片萧萧之声，而麦浪起伏的沙沙声也从田里响到了他们的耳边。两排白云在天空里形成一条通道，月亮沿着这通道缓缓浮动；树木投下阴影，阴影里亮着斑斑月光；夜莺默不作声地在他们头上盘旋而过。他们的心里充满了悲哀。

雅格娜默默地流泪，她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要流泪。

“你何以如此悲伤？”罗赫象个慈父一般把手按在她的脑袋上，问道。

可是其他的人也一样，全都郁郁寡欢，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罗赫，如今他们把他当作圣人看待了。他正坐在十字架之下，十字架上受难的基督仿佛俯下身来，为他疲乏的白发苍苍的头祝福。

接着，罗赫向他们说出了一番充满希望和信心的话：

“你们啥也不用为我担心。我不过是结实累累的麦田里一颗麦粒罢了。如果他们逮捕我，我牺牲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留下的人何止千万？——我们每一个人都准备为事业而牺牲！……时机到了，便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城市和乡村，从茅屋和庄园，揭竿而起，一个接一个的，不断地牺牲生命，成堆成堆地垒在一起，化为石头，建筑我们所希望的神圣的教堂！我告诉你们，这个神圣的教堂将巍然矗立，万世长存，任何恶势力都无法压倒它，因为它完全是用鲜血和生命建筑而成的！”

接着他又告诉他们：一滴鲜血，哪怕是一滴眼泪，都不会白流；任何努力，也不会毫无结果。在每一个方面，就象在大量施肥的土地上一样，都会有新的力量、新的保卫者、新的不惜牺牲的烈士，茁壮成长起来，幸福的日子不来，是决不会罢休的。那可是神圣的日子，给全国带来复活、带来正义和真理的日子！

罗赫用火一般的热情讲着。他时常讲到某些高深的道理，所以他们不能完全听懂他所讲的话；但，他的热情之火也燃烧着他们，他们的心灵兴奋激动，随着他的说话升到了强有力的信仰与渴望的境界。安蒂克终于说道：

“天主啊！——你作我们的领袖吧，我至死也要紧跟着你！”

“我们大家都愿意紧跟着你，把一切阻挡我们的，不论是什么东西，都踩在脚下！”

“有谁抵挡得了我们，压得倒我们？有的话，让他来试试吧！”

大家纷纷说起话来了，说到后来，罗赫不得不叫他们停止大喊大嚷，安静下来；他要大家向他更靠拢一点，然后低声告诉他们，大家期待的日子是如何美好，大家的辛勤努力又将如何加速这一天的到来。

罗赫给他们讲了不少他们从未梦想过的事情，他们屏息静

气地谛听着，心里充满了一则以惧一则以喜的感情；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又强有力地激起他们的信念，正如人们在领圣餐时所感受的那样。他打开天堂，使乐园的景象呈现在他们的眼前；他们的灵魂拜倒在地，喜极欲狂，他们的眼睛看到了不可磨灭的奇迹，他们的心里响起了甜蜜的希望的赞歌。

“你们是有力量使这一切实现的，”他结束道，这时他已筋疲力尽了。月亮恰巧被云遮住；天空是灰色的，景色是朦胧的；树林发出口齿不清的呜咽，麦田簌簌地响，仿佛是害怕得发抖了。远远的有猜猜狗吠的声音。而他们依旧坐在那儿，沉默，驯服，凝神静听，因他的话而兴奋若狂，心里的感受就跟刚发过庄严誓言的人的心情差不多。

“此时此刻，我非走不可了！”他说道，于是站起身来，拥抱每一个人，紧紧地抱在心口上。他跪下，作了一个短短的祈祷，摊开双手俯伏在神圣的母亲——也许他再也见不到的土地——的胸膛上，这时候他们都忍不住流泪了。雅格娜出声地呜咽，其他的人情绪激荡，勉强忍住了眼泪。

他们和罗赫就这样分别了。

唯独安蒂克直接回列普卡村，同雅格娜一起回到村子里去了；其余的人都消失在森林边缘的阴影里。

他们俩默默地走了好久。后来他才说道：“小心别把你听到的话说出去，不论是谁，啥也不说。”

“请问，难道我是穿街走巷贩卖新闻的长舌妇吗？”雅格娜生气了。

“还有，”他声色俱厉地郑重其事地补充道：“天主不容，决不能让乡长听到什么风声！”

她的答复只不过是急急忙忙赶路；但他不愿意放她走掉，便

大踏步地傍着她行走，再三地瞅着她那泪水晶莹的愤怒的脸。

月亮重放光芒，把他们俩并肩行走的小径染成银白色，把树木歪歪扭扭的黑影子投在小径上。突然他的心怦怦地急速跳动；他的双臂，受到一种贪婪的欲望的冲击，微微发抖，他横跨一步，向她靠得更拢了。——他很可能突然伸出手去把她抱在怀里。但他没有拥抱她——他不敢这么做。她的顽固的、瞧不起人的沉默，使他退缩不前，他只是辛酸地对她说道：

"看来你好象是要躲避我似的。"

"因为我确实要躲避你！有人会看见我们在一起；大家就会多嘴多舌乱说乱讲了。"

"你可是赶紧要飞到什么人的身边去吧？"

"是的。谁有资格阻拦我？难道我不是个寡妇吗？"

"据说，（我想，也不是无稽之谈）你打算替某一个神父管理家务啊。"

她象一阵风似的迅速跑掉了，她的泪水象大雨滂沱似地沿着面颊淌下来。

第十一章

在良田里，人们已经在收割了；在瘠土上，人们也在为行将到来的收割作好各种准备。

那是在罗赫逃跑后不过几天光景。列普卡村里正在纷纷收拾好运麦用的车子，打扫干净储藏室，打开门户通风；在果园树荫里，人们正忙于搓草绳；在屋子里，妇女们正忙于为收割的人烘面包煮菜肴。这一切都引起了喧哗与忙碌，村子里看上去仿佛是在盛大节日的前夕似的。

而且还有许多人从邻近的村落赶到列普卡村来，特别是磨坊前东来西往的道路上，挤得象赶集的日子一样。大部分是带着麦子来磨粉的；仿佛故意刁难似的，水流很浅，只有一个闸可以放水，那水也还是泻得有气无力。但，人人都耐心地等着轮到他磨粉，因为大家要把储藏室里的陈麦赶在新麦入仓之前磨成面粉。

另外有不少人到磨坊老板那里来赊些面粉或碎麦片，有些甚至是赊几块面包。

磨坊老板本人卧病在床，但他仍旧指挥一切。他的老婆坐在外边儿靠近打开的窗子的地方，他老是大声对她吆喝道：

"对热普基人，一文钱也不能赊欠！他们袒护神父的公牛；如今让神父去帮他们的忙吧！"

他对一切恳求和哀求都无动于中：凡是"袒护"过神父的公

牛的人，谁都连一夸脱面粉也赊不到。

“他们不把我的公牛放在眼里，宁可偏袒神父的公牛，”他嚷嚷道，“如今就让他们到神父那儿去借面粉好了！”

他的老婆是个容貌丑陋、好发牢骚的女人，脸上缚着绷带，往往耸耸肩膀了事；遇到可能时，她也偷偷地把东西赊给好几个人。

克莱姆巴的妻子来商量，要赊一夸脱小米。

“拿现钱来！我一粒也不愿意赊给她！”

这可使她十分狼狈；她根本没带钱来。

“你的汤马斯跟神父亲密极了，叫神父把你要的小米儿借给你吧！”

克莱姆巴娃听到这话可生气了，她挑战地答道：

“是的，他同神父很亲近，而且还要亲近下去；但他再也不会踏进你家的门了！”

“常言道，‘蔑视困难，痛苦减少！’到别处去赊你的粮食吧！”

克莱姆巴娃退了出来，但心里苦恼，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家里确实是一文钱也没有了。她在半路上遇到了铁匠的老婆——她坐在关上店门的铁匠铺附近。克莱姆巴娃开始向她埋怨磨坊老板的势利时，她脸上露出笑意，答复道：

“让我告诉你吧，他有钱有势的日子也不会长了。”

“咳，谁对付得了这么有钱的人呀？”

“附近盖起了风力磨坊，我们就能对付他了。”

克莱姆巴娃惊讶得张大了眼睛，盯着她直瞧。

“我的丈夫，”她解释道，“正在盖一座风力磨坊。他刚和马秀一起出发，到森林里去搞木材了；磨坊将要盖在波德尔赛，靠近十字架的地方。”

“呀！——米哈尔盖一个磨坊！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种事情啊……好，好啊！——这个重利盘剥的家伙，倒是活该：他发财发福得太过分了。”

克莱姆巴娃的气愤得到了安慰，便兴高采烈地赶回家去了。看到汉卡在屋子外洗衣桶里洗衣服时，她走过去把这个出乎意外的消息告诉了她。

安蒂克在附近收拾他的马车，听到了柯莱姆巴娃说的话，插嘴道：

“玛格达讲给你听的事情是真的。铁匠在波德尔赛买了二十英亩的地，就在靠近十字架的地方……磨坊老板会气得发疯的！不过，他对待大家这么坏，谁也不会同情他的。”

“可有什么关于罗赫的消息吗？”

“什么消息也没有，”他答道，赶紧转身走开了。

“我认为，那可奇怪了。我们已经有三天没听到他的消息了。”

“啊，过去他也时常是这样的，失踪了，可又回到我们这里来了！”

“你们可有什么人到钦斯托霍瓦去吗？”汉卡问。

“有的：艾娃和玛蒂——今年有好几个人要去巡礼呢。”

“我也要去的，我现在洗的衬衫就是准备巡礼时穿的。”

“我想也还有许多别的村子的人吧。”

“她们选定的时节可真好呀，——正赶上农活最辛苦的时候！”安蒂克咕咕哝哝地说道；不过他倒不想阻止汉卡，她要去巡礼的目的，他心里一明二白。

雅姑斯叮卡走过来了。

“你们知道吗？”她大声说道，“一个钟头以前，约翰从军队里

回来了!”

“特雷斯卡的丈夫啊!特雷斯卡说他要到秋天才回来呢!”

“我刚才看到他的;穿得端端正正的……一心盼望着重新回到家里哪!”

“约翰是个好人,可又是个十分倔强固执的人……特雷莎在家里吗?”

“不在家,她在神父家里帮忙:把亚麻拔起来。今后会出什么事,她也心中无数。”

“列普卡村里又要闹纠纷了。人家当然会把一切都告诉他的,立刻告诉他的。”

安蒂克注意地听着,很是关切,但他什么话也没说。汉卡和克莱姆巴娃都真心真意地替特雷莎难过,而且担心会出乱子。雅姑斯叮卡打断她们的话,插嘴道:

“这种所谓公道根本算不了什么!她的丈夫几年几年地把她丢在那儿,孤零零地一个人过日子;可怜的人,如果她犯上点儿错误,他就准备宰了她!这有什么公道可说啊?他不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不妨由着性子胡闹:谁也不会说一句责备他的话。——世界上的事情搞得这样乱七八糟,真叫人气愤!——请问,难道妇女不是跟男子一样是人吗?难道妇女是一块石头,一段木头吗?……如果一定要惩罚妇女,那就让犯罪丝毫不比她轻的男人,也同样受到惩罚吧。为什么男的享受种种乐趣,而女的却遭到种种惩罚呢?”

“哎呀,”克莱姆巴娃说道,“开天辟地以来就是这样,而且还要这样下去,直到世界末日呢!”

“是的,事情会这样下去的——使人们伤心,使魔鬼开心;不过我却巴不得把世界上的事情翻个身。谁勾搭了邻居的老婆,

谁就非得终生养她不可……如果不养她——那就打他几十棍，把这个混蛋关进大牢！”

安蒂克看到老婆子那么义愤填膺，禁不住笑了出来；但她象复仇女神似的向他猛扑过去。

“你以为这是件可笑的事情，是不是？对你说来，这是可笑的！你这恶毒的坏东西，每个姑娘都是你最心爱的人儿——直到你把她弄到手为止！……弄到手之后，你就嘲弄耻笑她了。”

“快要下雨时的喜鹊，也没有你吵闹得厉害！”安蒂克反唇相讥道，他有点儿恼火。

雅姑斯叮卡走掉了，可是晚上又哭得很辛酸地回来了。

“出了什么不幸的事了？”汉卡惊讶地问道。

“什么不幸的事？我尝到了人世苦恼的滋味；好比喝酒，呷一口，头就晕了。”她又泫然泪下，一面啜泣，一面说道：“柯兹洛娃管起约翰的闲事来了，把一切都告诉他了。”

“啊，不过，她不告诉他的话，毫无疑问，也会有别人告诉他的。”

“可是我告诉你，那屋子里会搞出一些可怕的事情来的！我到那儿去过一次：没有一个人在家里。刚才我又顺便去瞧瞧。他们俩都坐在那儿——哭泣。桌子上放着他带给她的礼物——都打开了，可东西都没拿出来。主啊！我浑身哆嗦，我觉得倒象是瞧着墓穴似的。他俩啥也不说，一味地哭泣。马秀的母亲详详细细地告诉我了：我听得汗毛都竖起来了。”

“你可知道，”安蒂克问道，“他说了什么牵涉到马秀的话没有？”

“他深恶痛绝地咒骂那个野汉子。他永远不会饶恕他！不，不会！”

“难道你认为马秀会苦苦哀求他宽恕吗?”安蒂克用生气的腔调答道,接着就赶到娜斯特卡家去给他的朋友送讯了。

他看到马秀正在和他妹妹深谈,便把他拉到大路上,把听到的话统统告诉了他。

马秀唏嘘地喘不过气来,还咒骂了一阵。

他们一起回到村子里,马秀神色阴沉沮丧,一再地长吁短叹。

“我看得出来,”安蒂克字斟句酌地说道,“你心里万分苦恼。”

“为她苦恼吗?——我可不!她象块骨头一样梗在我的喉咙里,我巴不得吐出来呢。不,是别的事情使我不知如何是好。”

安蒂克觉得很诧异,可他不愿意探听查问。

“我相好过的女人不少,要为每个女人懊悔悲伤,我可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她自己送上门来,我就同她勾搭上了,有谁不逢场作戏的呢。不过,说实在的,我那场欢喜,不过是小狗掉进了井里罢了:她哭哭啼啼的,泪水抵得上十个女人。我躲避她;她钉牢我,就象我的影子一样。如今让约翰跟她寻欢作乐吧!——我再也不渴望谈情说爱了,我向往的是截然不同的事情。”

“的确,是时候了,你也该娶个老婆了。”

“娜斯特卡方才也在说这话呢。”

“我们村子里的姑娘,象罂粟花那么多,你大有选择的机会。”

马秀不加思索地信口答道:“这倒是早就选定了的。”

“那就让我替你去做媒,粮食收进仓后就结婚吧。”

不知怎么的,结婚这个主意却使马秀不高兴;他更加详细地问起约翰的情况,谈起西蒙开垦的田地,而且似乎漫不经心地透

露了一个消息：据安德烈说，多米尼柯娃要控告安蒂克侵占老波利那的未亡人雅格娜的权益。

“不过，没有人否认父亲曾分授财产给她。”安蒂克说道。“那份土地我决不放弃，但一定把土地的代价全部偿还给她。这好斗的丑八怪纯粹是为了喜欢打官司才起诉的！”

“雅格娜真的把地契还给了汉卡吗？”

“还了，可是这有什么用？她存心不到公证人那里去撤销财产分授权益啊！”

这事使马秀得到极大的安慰，他无法掩盖自己心里的全部感情，嘴里漏出了几句赞美雅格娜的话。

安蒂克不久就明白对方的全部心计了，他只是带着嘲笑说道：

“你可曾听到现在她们在说她什么坏话吗？”

“啊，那些老太婆始终是她的冤家对头！”

“好象她是在追求扬尼克——风琴师的儿子。”为了加强效果，他补充道，“而且十分厚颜无耻呢。”

马秀怒气冲冲，发火了。

“你亲眼看见的吗？”

“没，我才不去侦查她的行动呢：我跟她早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不过，倒是很有些人天天看见她去和扬尼克幽会……在森林里……或者在麦田里……”

“好好地揍她一个两个，这种流言蜚语马上就会停止的！”

“试试看吧；也许你会把她们吓唬住的；”安蒂克故意这样回答，虽然想到马秀可能成为雅格娜的丈夫，他的心里就因为妒忌而万分痛苦：象给疯狗咬了一口，中了毒似的。

马秀的说话大多是恶意的，甚至是冒犯的，安蒂克对他所说

的话却不作什么答复，不然的话，他内心的痛苦就要泄露出来了；不过，在他们分手的时候，安蒂克露出恶意的微笑，禁不住说道：

“谁娶这女人做老婆，谁就会有许多……复杂微妙的关系……”

于是他们便不大友好地分别了。

马秀走了一小段路，脸色便比较开朗了。

“她在冷淡他；正是这件事使他说出这样的话来！——让她去追求扬尼克吧！——他还不过是个娃娃呀；她爱的主要是神父的身分，人倒还在其次呢。”

他的想法很是宽大为怀，因为从安蒂克那里听到地契和财产分授权以后，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娶雅格娜做老婆了。他放慢了步子，心中计算着他需要用多少钱偿付安德烈和西蒙，才可使二十英亩土地完全归他自己所有。

“那老太婆倒是个麻烦，不过她也活不长久的了。”

回忆起雅格娜的轻佻胡闹来，确实也使他心烦意乱，可是他说道：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如果她要耍什么新的花招，我一定立刻使她断绝关系！”

他的母亲正在屋子外面等着他。

“约翰回来了！——他统统知道了。”

“这倒好了。我不必撒谎了。”

“特雷莎来过不止一次了：她说要投水自杀呢。”

“的确，的确……她可能自杀的啊！”他这样想着，心里痛苦得可怕，连晚饭也没碰一碰；他坐在那里，静听着跟他家只隔着一条小径的约翰的果园里可有什么动静。他的不安增加着，他

推开菜盆子，一支又一支地吸着纸烟，他激动得浑身发抖，怎么也控制不住。他咒骂他自己也咒骂全体女性；他竭力把愚蠢的事情付之一笑：可是全不管用。他的恐惧愈来愈厉害，折磨得他难以忍受。他几次三番站起身来，要想走出家门去找伙伴——然而他依旧留在家里，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夜色降临时，他听到有脚步声渐渐走近，接着，特雷莎一阵风似的冲了进来，双手抱住了他的颈子。

“马秀啊，救救我，救救我！——天哪！我一直在等你找你啊！”

他让她在他身边坐下，可是她象个娃娃似的偎依在他胸前，淌着眼泪，在极端绝望之中向他呼吁。

“人家统统告诉他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真的会回来！……有人来给我报讯时，我正在神父家亚麻地里干活……我几乎当场晕倒死去，我心里凉了半截，象个死尸似的走回家去。……你出门了……我去找你，可是找遍列普卡村也没找到你……我徘徊了好久，可是最后不得不走进家门——他站在那儿，脸色苍白得象被单一样；他捏紧拳头向我窜过来……要我老实讲出来。讲出真情实况！”

马秀四肢发抖，擦着脸上的冷汗。

“所以我就老实告诉他了：撒谎有什么用呢？……他抓起一把斧头，我以为我丧命的时刻近在眼前了……我向他大声呼喊：‘杀了我吧！杀了我，你就可以使我们俩谁都没事了！’可他连碰也没有碰我——只是瞪了我一眼，便靠窗坐下，哭起来了。……如今，我这个可怜的人，怎么办才好呢？我上哪儿去呢？……你救救我吧，不然我就要跳井了，或者用别的办法自杀了事！……救救我吧！”她尖声叫喊着倒在他的脚边地上。

“可怜的女人……我怎么能救你呢？……我怎么能救你呢？”

他深感辱没了自己，结结巴巴地说道；她如疯如狂地怒喝一声，跳起身来，说道：

"那么，你干吗要看中我？干吗要引诱我？干吗要引我犯罪作孽呢？"

"嘘，别嚷嚷！全村的人都要来看热闹了！"

她再一次地倒在他的怀里，疯疯癫癫地拥抱他亲吻他，以她的爱情、恐惧和失望的全部力量，大声喊道：

"我的唯一的亲人，我的千中挑一的亲人啊！你可以杀死我，可别拒绝我！——你爱我吗？你说呀，你爱我吗？——你就安慰我这一次，给我最后一次安慰吧；把我抱在你的怀里，可别听任我痛苦和毁灭！——在这广大的世界里我只有你一个亲人；是啊，只有你！只要让我跟你厮守在一起……我就象任何狗一样忠心侍候你……是的，我要做你的奴隶！"

这些便是从她破碎的心底里涌上来、从她呜咽的嘴里吐出来的热情的言语。

马秀象是被老虎钳钳住的人一般，辗转扭动着想挣脱束缚。他避免正面答复，尽力用接吻、拥抱和甜言蜜语去安慰她，对她所说的一切，都随声附和；与此同时，却又不耐烦地害怕地向四周看望，因为他怀疑约翰正坐在外边儿篱笆旁的踏脚墩上。

片刻以后，特雷莎对真实情况突然恍然大悟了；她把他推开，破口大骂，象拳击似的抨击他：

"撒谎的恶狗！你过去老是对我撒谎，可是今后你休想再欺骗我了！……你害怕了——你害怕约翰要揍你；所以你现在躲躲闪闪、扭扭捏捏，象一条被踩住的蠕虫！而我却信赖你象信赖最善良的男子汉一样。天哪！天哪！至于约翰，他待我这么好！他

带回来许多礼物——给我的礼物！——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不亲切不和气的话，而我又怎么报答他的呢？我却把我的信赖，托付给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一个恶棍！……你去勾引雅格娜吧！”她尖声叫道，握紧了拳头向他冲了过去。“你去吧——绞刑吏会让你们俩结为夫妻的！——一个荡妇和一个小偷——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她发出一声可怕的叫喊，昏倒在地上了。

马秀站在她身边，不知如何是好；他的母亲靠墙坐着，呜呜咽咽地哭。——这时约翰从果园里大踏步走到他妻子的身边……跟她说着温柔而又辛酸的、安慰的话。

“回到我家里来吧，被遗弃的人啊，回到家里来吧！别怕我；我决不虐待你！啊，决不！事实上你也受够了苦了。——回到家里来吧，我的妻子！”

他搀着她的手，扶着她走上踏脚墩、跨过篱笆；然后转过身来，对着马秀怒吼道：

“不过，你玩弄欺侮她的事，我可永远不会饶恕你——我这条命还活着的时候，我决不饶恕你！——天主保佑我吧！”

马秀羞愧得很，为之语塞，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他的灵魂里充满了辛酸，充满了折磨人的痛苦，他飞也似的跑到酒店里，喝了个通宵达旦。

这件事立刻传遍了全村，大家对约翰的行为充满了钦佩和尊敬之情。

“象他这样好的男子汉，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来！”妇女们说道，甚至感动得流泪了，但她们同时都十分严厉地责备特雷莎；只有雅姑斯叮卡一人是个例外，她十分热心地为特雷莎辩护。

“特雷莎可没有错！”听到果园里、院子里一片责备的话，她

大声说道："约翰开始服兵役的时候，她还不过是个小丫头。孤零零的一个人，小孩还没生一个，她需要有个爱惜她的人在自己身边。马秀象头猎狗一样追逐她；他奉承她，爱抚她，带她出去听音乐会……终于弄得这可怜的傻姑娘晕头转向了！"

有个妇女叹了口气，说道：

"为什么没有法律惩罚这种欺骗女性的男人呢？"

"他头发已经有点花白了，可依旧老是在追逐女人！"

"一个可怜的光棍，如果不偷人家的婆娘，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年青小伙子嘲笑着反驳道。

"如果她没有错，那么，他也错不到哪儿去，"斯泰和·普洛希卡说道："没有奉送的，就没有沾光的。"这句下流话几乎引起了全体女性的攻击。

但这桩事情也没议论多久，因为收获近在眼前，天气又极好。高地上，黑麦仿佛是在请人及早收割；大麦的成熟也不太晚，他们天天去查看。富裕的农户已经在雇佣割麦人了。

风琴师家第一个开镰收割，有十来个雇佣的割麦女工在干活，他的老婆和女儿们也帮上一手，风琴师自己全神贯注地监督着大家。扬尼克只是在弥撒完毕以后来帮帮忙，他对割麦的乐趣也没享受多久，正午的炎热刚开始，他的母亲就叫他回家去了，生怕太阳会晒得他头疼脑胀。柯兹洛娃咕噜道：

"他到雅格娜家去找荫凉的地方了——这才是他的出色行当！"

然而，家里不仅十分闷热，而且因为苍蝇无情袭击，十分讨厌，所以扬尼克便逛到村子里去了，他在克莱姆巴家的门外走过。他听到呻吟的声音从门户洞开的屋子里传出来。

原来是阿伽沙，她躺在靠近门口的过道里；其他的人都出去

割麦了。

扬尼克把她抱进房间，放在床上，喂她喝水，使她复苏过来，过了一会儿，她这才张开了眼睛。

“这可是我的大限到了，少爷，”她露出稚气的微笑，说道。

他本来想跑出去请神父来，但她拉住他的法衣，不放他走。

“今天圣母玛利亚对我说：‘疲倦的灵魂，准备明天动身吧！’所以，还有点时间呢，少爷！——明天！多谢了，多谢了，最最仁慈的天主啊！”她说话结结巴巴，声音逐渐沉寂下去了。一丝微笑在她的唇边若隐若现，她紧握着双手，瞩目遥望，落入了深沉的内心祈祷的境界。扬尼克断定老婆子寿终的时刻正在临近，便出去找克莱姆巴了。

只是到了下午，他才重新回到那儿去。她躺在床上，神志完全清楚。她的开了锁的小柜放在她身边的一只凳子上，她的冰冷的手，已经把她准备临终用的一切东西统统从小柜里拿了出来：一块垫在她尸体下的干净尸布；崭新的床单；圣水和仍旧完好的圣水刷；一大段临终用的圣烛；一个她死后要放在手里的钦斯托霍瓦圣母像；一件新的衬衫，一条条纹美丽的裙子，一只额前镶着深大褶边的帽子，一块裹在帽子上的头巾，以及一双从来没有穿过的鞋子。这一整套入殓时的装束，都是她生平行乞过程中乞讨搜集拢来的，如今她把它们摊放在她的周围，每一件都使她心里喜欢，她向她身边的那些人称赞它们质量优美；她甚至偷偷地往镜子里看了一眼，心满意足地悄悄说道：

“穿戴起来，多么富丽堂皇啊！我看上去简直就象能干的当家主妇了！”

她要大家在第二天黎明时分用这全套华丽的装束给她穿戴起来。

没有人反对或阻挠她；人人都设法使她的弥留时刻过得尽可能快乐幸福。

、直到黄昏，扬尼克始终坐在她床边高声念着祷告，她跟着他念，不时隐约露出微笑。

大家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她要吃炒蛋；但她也不过吃了一、两口就把盆子推开了；然后，整个儿晚上她都静静地躺着，只是在她睡熟之前才把老克莱姆巴叫到身边。

"一切都很好，"她急不及待地说道，"我不会打扰你长久了……不会长久了！"

第二天早晨，按照她的愿望穿戴好了，便把她移到克莱姆巴的老婆的床上去睡，但用的是她自己的被褥。她留神着一切都安排妥当，并且用她自己的颤抖的手，抚平她那薄薄的羽毛被子，把圣水倒出来，把圣水刷放在盆里，然后，一切都准备好了，她叫人去请神父来。

神父捧着天主圣像来了，在给她做好临终仪式之后，便要求扬尼克留在她身边送终。

扬尼克留下来了，坐在那儿诵读祈祷文。克莱姆巴一家人也留在屋子里，雅格娜不久也来了，她静静地躲在一个角落里。大家都肃静无声，象影子似的来回走动，眼睛忧虑地盯视着阿伽沙——她躺在那里，手里拿着念珠，神志仍旧十分清楚，同所有走进房间来的人道别。有几个孩子在门口和窗口向里边张望，她给了他们几个戈比。

"这是给你们的，"她兴高采烈地低声说道："可是要替阿伽沙作个祈祷啊。"

她按照"当家主妇理应如此"的规格，盛装躺在床上，头顶上方挂着圣像——正和她生平梦寐以求的临终仪式一模一样！她

处于一种宁静欢悦的心境，一种不可言说的幸福境界，愉快的眼泪从她的面颊上滚滚而下。她的唇边浮现出隐隐约约的然而是大喜若狂的微笑，而她的眼睛凝望着那苍穹深处，那点缀着铮铮作响闪闪发亮的镰刀、堆起一捆捆成熟沉重的黑麦的辽阔麦田，——还凝望着那些只有临终的灵魂才瞧得见的、更加遥远的深渊。

白日将尽，夕阳的红光泛滥全室时，她突然浑身猛烈地颤抖；她坐了起来，伸出双臂，用一种响亮而又完全改变了的声音喊道：

“现在我的大限到了——大限到了！”

她喊罢又倒了下去。

一阵响亮而又悲痛的嚎咷大哭之声突然爆发了，大家都在她床边跪下，扬尼克念着临终祈祷文。克莱姆巴娃点上了送终的圣烛；阿伽沙手里捏着圣烛，跟着扬尼克念祈祷文；但她的声音愈来愈微弱，终于消失了；她的那双被人生累得疲惫困乏的眼睛，也象将尽的夏日一样逐渐昏暗朦胧。永久的灰暗暮色笼罩着她的面孔，圣烛从她手里掉下来，她死了。

这个可怜的巡礼乞食的老太婆就这样去世了——仿佛她曾经是列普卡村首屈一指的贵夫人似的！安姆勃罗司在她咽气的时刻赶到，给她合上了眼睛；扬尼克为她的亡灵作了热烈的祈祷，全村的人成群结队来到她的遗体周围，祈祷——哭泣——并且不无妒忌地，对这样幸福的逝世、这样安宁的结局，感到惊讶。

可是，扬尼克凝视着这双没有生命的眼睛，这个被死神的爪子犁出皱纹的脸，这种饱经冰霜的冻土似的肤色，他感到十分震惊，非常惶恐，他就逃走了；他跑到家里，倒在床上，把脑袋埋在枕头里，大声哭了起来。

雅格娜紧跟着扬尼克追了上来。她自己也是又苦恼又沮丧，可她还是勉力安慰他，替他擦眼泪。他，象寻求母亲的抚慰一样，求助于雅格娜的安慰，他把疼痛的头靠在她的胸上，伸手抱住她的颈子，发出了一阵暴风雨似的呜咽哀泣的声音：

"我的天主啊！"他大声喊道，"死亡多么可怕啊！真使人毛骨悚然啊！"

正在这当儿，扬尼克的母亲进来了，看到了。她一看到这情景便气得满肚子都是怒火。

"这成什么体统呀？"她嘘声责骂道，向他们直冲过去，好不容易才中途站住了。"瞧她，瞧我们这温柔的保姆！可惜——可不是吗？——可惜扬尼克现在不需要保姆了，他长得够大了，自己会擦鼻涕了！"

雅格娜抬起泪水盈眶的眼睛，心慌意乱地把阿伽沙去世的事告诉她。扬尼克也走上前来，急于把全部事情解释清楚，说是他被这件事弄得心烦意乱、痛苦不堪。然而他的母亲早已被流言蜚语惹得十分恼火，她打断了儿子的说话：

"你是一头愚蠢的小牛犊儿！你最好还是什么也不要说，不然的话，你就要倒霉遭殃了！"

她大踏步走到门口，把门开得大大的，高声嚷道：

"至于你这个女人——出去吧！……以后再也别踏进我家的大门，不然的话，我就放出狗来咬你！"

"可是，我做了什么坏事啊？"雅格娜结结巴巴地问道，因为羞耻和屈辱，她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你给我立刻滚出去，不然我就放出狗来了！——汉卡和乡长太太都哭过了，我可没有意思象她们那样为了你哭泣！你这轻骨头！贱婊子！你再到我家里来谈情说爱，我就要教训教训

你！我就要教训教训你！——叫你一定记住这个教训！”她拚命提高嗓门儿叫嚷。

雅格娜淌着眼泪飞跑出房间……扬尼克震惊地站在那儿。

第十二章

扬尼克突然起步，要冲出去追雅格娜了。

“上哪儿去?”他的母亲挡住去路，严厉地问道。

“为什么——为什么你撵她走？因为她对我那么好心好意吗？这是不公平——不公平的——我不愿意把事情弄成这个样子。——你说说看，她究竟做了什么错事呢?”他大声嚷道。母亲使出狠劲儿抓住他，他正猛烈挣扎。

“安安静静地坐下吧，不然我要叫你父亲来了……嘿，她做了什么错事吗?——我马上就告诉你。你是个要当神父的人:我不愿意看到你在我的屋顶下搞个情妇，我不愿意看到你出乖露丑蒙受耻辱，在路上走过的时候，也被人指指点点地指责！这就是我把她赶出去的缘故！现在你可明白啦!”

“万能的天主啊!——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他愤愤地喊了起来。

“我说的是我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事。——我晓得你跟她常有约会；可是，天主可以作证，我从不怀疑你做了什么坏事！因为我想，如果我的儿子穿上神父的法衣，他是不会让他的法衣拖在污泥里的——不会使我永远咒骂他——不会逼得我把他从我的心上撕掉，并且在撕掉的时候把我的心也撕碎的!”她说话的时候，眼睛里燃烧着神圣的怒火，使扬尼克惊惶得呆若木鸡。“柯兹洛娃第一个使我张开了眼睛;”她继续说道，“如今我亲眼目睹

这婊子正在想方设法勾引你！”

他突然泪水直涌；他断断续续地——夹杂在一阵阵的呜咽以及对母亲荒谬猜疑的抱怨之间——把他们的约会的情况，统统坦白告诉了母亲，这就完全恢复了母亲对他的信任。她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给他擦眼泪，抚慰他。

“我为你担心，你也用不到奇怪。可不吗，她是全村最恶劣的婊子！”

“雅格娜……最恶劣的……！”他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讲起这种事情也感到羞耻；可是，为了你的前途，我必须讲出来。”于是她就把外边儿流传的那些攻击雅格娜的丑闻，毫无保留地统统倒了出来。

扬尼克害怕得发抖，他终于跳将起来，大声喊道：

“这不可能；我决不相信她是那么卑鄙无耻！”

“你要注意：说这话的是你的母亲；她可没有丝毫撒谎捏造。”

“不过这种话必定是撒谎。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他失望地使劲绞着自己的手。

“你这样拚命为她辩护，究竟是什么缘故？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必须为任何人辩护——只要他是无辜的。”

“你是个十足的傻瓜！”她按捺不住了；他不相信她的话，使她深感痛苦。

“如果你以为我是傻瓜——不说也罢——不过，如果雅格娜那么坏，你怎么能让她到我们家里来走动呢？”他问道，脸涨得血红，象一只愤怒的小火鸡。

“我做的事情，不必向你说明我的道理，你是个糊涂虫，没法

儿了解我的意思。不过，我可要嘱咐你：别跟她接近！因为，如果我碰到你和她在一起，我一定要——是的，哪怕是当着全村的人的面，我也一定要——打她一顿棍棒，叫她一个月也恢复不了健康！——你呢，也可以尝尝棍棒的滋味。"

她说罢这些话就碰上门出去了。

扬尼克压根儿没想到为什么雅格娜的好名声对他是那么重要，他呆在屋子里思考着母亲所说的话，反刍似的作着痛苦的反省，他的灵魂终于因这种令人作呕的臭味而恶心反胃了。

"她是那种女人吗？她，雅格娜吗？"他深恶痛绝地叹息道，如果她这时出现在他眼前，他也会愤怒厌恶地转脸不理她的。唉，这种事情他可从来没有想到过！而现在他却不得不怀着愈来愈大的痛苦思考这种事情！他有好几次差点儿跑出门去，把这许多罪孽和丑事通通抖出来，当面责骂她。"让她知道人家在说些什么，如果可能的话，让她亲自洗刷清楚。让她公开声明：这种种都是胡说八道！"他激动地继续思量着，愈来愈倾向于认为她也许没有什么过错。……他为她忧心忡忡，然后他心里又产生了对她的秘密的思慕……他们过去的约会，又追忆回想起来了，而且不无甜蜜之感……于是他的两眼蒙上了一层朦胧喜悦的雾霭，逐渐模糊起来了；他的心里一阵神秘的疼痛，他跳起身来，仿佛对着全世界叫喊似的，大声叫了出来：

"这都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吃晚饭的时候，他一直低首瞧着盆子，避开母亲的眼光，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尽管别人都在谈论阿伽沙去世的事。他脸色阴沉，吃东西挑剔，使他的妹妹们感到他讨厌，他抱怨屋子里太热，晚饭刚吃完，就站起身来，走到神父家去了。神父嘴里含着烟斗，坐在门廊里，正忙于和安姆勃罗司谈起各种各样的事情。

他回避他们，带着痛苦的思想作伴，到树荫下去散步了。

"然而，也许是真的啊！母亲决不会无中生有的！"

正屋窗子里泻出一长条一长条的灯光，照耀在草地和花坛上，狗儿便在那里蹦跳戏耍，汪汪地闹着玩儿。从门廊里传来了粗浊的说话声。

"你到猪谷去看过大麦吗？"

"麦秆还有些青呢；麦粒可干得象胡椒了。"

"你该晾晾法衣啦，都快霉坏了。——把我的白法衣白长袍拿到多米尼柯娃家去叫雅格娜洗一洗。——今儿下午谁把他的母牛牵到我这儿来了？"

"一个莫德利查村的人。磨坊老板在桥上碰见了他，就吹嘘他家的公牛壮健，甚至还说可以免费用他的公牛传种；可是这人宁可要用咱们的公牛。"

"这人是对的。出了一个卢布，就可以得到终身的利益……养出头等品种的牛来。——你可知道，阿伽沙葬礼的费用，克莱姆巴家付不付啊？"

"不用他们付钱，阿伽沙自己留下十个兹罗提作葬礼的费用呢。"

"她的葬礼，要庄严隆重，跟村里哪一位当家太太都比得上。哦！顺便说一句，你去告诉'兄弟会'的人，我愿意卖给他们没有漂白过的蜂蜡，他们要的漂白蜂蜡，得上别处去买。明天，米哈尔要照料教堂里的事；你得出去走一圈，催促割麦的人赶紧干活。晴雨表上指示着'天气变化'，我们要有一场暴风雨了。——到钦斯托霍瓦去的人，什么时候动身？"

"他们要求在礼拜四举行谢恩弥撒。"

这种谈话，扬尼克听着觉得讨厌，便走得远一点，来到隔开

果园和养蜂场的花格子矮篱笆附近，沿着一条树木成荫的狭窄小径往来徘徊，果实累累的枝条时常碰着他的脑袋。

这是一个闷得气也透不过来的夏晚，附近散发着蜂蜜的芳香，稍远是刚割下的黑麦的气息；酷热的空气里饱和着溽暑。刷了石灰水的树干在阴影里闪着白光，象是晾出来晒干的衬衫。听得见忧伤的呻吟似的挽歌从克莱姆巴家传来。

扬尼克对自己的烦恼考虑得厌倦了，他正要回家时，听到了养蜂场里有人情急地窃窃私语的声音。

他看不见人，但他站停了，屏息静气地谛听着。

“……你走吧……别缠住我，不然我要叫喊了。”

“……真傻……干么挣脱呢？……我做的事并不错啊……并不错啊！”

“……有人会听见的……看在天主面上，松手放开我吧……你快把我的肋骨都弄断了！”

扬尼克听得出是谁的声音：波利那家的长工彼特和神父家的女佣玛莉娜！扬尼克走了开去，对他们的私情多少有点儿感到兴趣；但，他走了几步以后，又走了回来，全神贯注地偷听着。由于灌木枝繁叶茂，夜色漆黑，他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但他不久便能听清楚他们断断续续的谈话了：这时更加清晰，更加热烈，仿佛火焰喷射而出；有时候，他也听到扭斗和深长的呼吸的声音。

“……漂亮，比得上雅格娜的随便哪一个……你将来会明白的，玛莉娜……只不过……”

“真的信任你吗？……难道我是这样的女人吗？……看在天主面上，让我松口气呀！”

沉重地摔倒在地上的声音，灌木枝丫劈里啪啦地折断了；接着，他们好象又从地上爬起来了，又象先前一样柔声低语，吃吃

地笑，相亲相吻了。

“如今我完全睡不着觉了……都是因为想念你呀，玛莉娜……最最亲爱的，都是因为你呀！”

“你对每一个姑娘都说这样的话！……我一直等你等到半夜……你却在向别人求爱……”

扬尼克战战兢兢，象一片白杨树的叶子。——起风了，风使树木微微地簌簌作响，仿佛树木在梦中说话似的；从养蜂场飘送过来的浓重的甜香，压得他气也透不过来；他的眼睛水汪汪的，一股亢奋的热流流贯全身，一种朦胧的欢乐之感浸透了他的身心。

“……她离我远远的，就象随便哪个星星一样！——如今她看中的是扬尼克啊！……”

扬尼克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他从矮篱笆上方探出身子，侧耳细听，也顾不得心里愈来愈激动了。

“一点不假，她夜夜都到他那儿去……柯兹洛娃撞见他们一起在树林子里……”

这时，一切东西都开始旋转起来了，他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几乎要晕倒了。与此同时，接吻、浅笑和低语的声音仍在继续。

“如果你……我就要用开水烫伤你的脑袋！……彼特！……彼特呀！”

他听够了。他快得象一阵风似的跑掉了，一路上扎破了法衣；他到家时脸红得象甜菜根，大汗淋漓，激动得发烧。幸亏谁也没注意他。他的母亲坐在壁炉旁边，正低声唱着黄昏赞美诗：

今日我等所作所为，

尽皆上呈我主足下。

同时她还纺着纱哩。他的妹妹和正擦着教堂烛台的米哈尔，也参加合唱。他的父亲已上床睡觉了。

他走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开始念祈祷文。但是，尽管他竭力把注意力集中到拉丁文句上去，他的心却老是重新听到了他刚才偷听到的喁喁情语和接吻的声音。最后，他的脑袋伏在祈祷书上，他不自觉地屈服于象热风一样袭上心头的遐想。

“如此这般？……事情都是如此这般的吗？”他沉思默想，越发恐惧欲栗，可又不无愉快之感。“事情都是如此的！”他突然大声重复道；为了摆脱使他心绪不宁的、可怕的幻想，他把祈祷书挟在胁下走到母亲身边，用压低了的声音告诉母亲：他要到阿伽沙遗体旁边去为她祷告。

“好，去吧，亲爱的：我过些时候去接你！”她回答道，满怀慈爱地看了他一眼。

克莱姆巴家的屋子里几乎是空空如也。只有安姆勃罗司一个人在那儿，他在白布遮盖的遗体旁边，对着一本祈祷书含含糊糊地诵念。床头上点着送终的圣烛，圣烛插在一个小壶里。果实累累的苹果树枝从开着的窗口伸进来；不时有个晚归的过路人也从窗口往里边张望。狗儿在过道里低声吠叫。

扬尼克靠近圣烛跪下，十分热心地祈祷起来，安姆勃罗司究竟是什么时候站起身来，蹒跚地走回家去的，他可一点儿也不知道。克莱姆巴一家人已经在果园里躺下休息了。——鸡啼第一次后，他的母亲才想了起来，方始赶来接他回家。

可是，回了家他也眼皮不重，不能成眠。每一次朦朦胧胧打个瞌睡时，雅格娜的形象总是出现在他眼前，维妙维肖，象真的

一样，他重新惊醒过来，擦擦眼睛，惶恐地向四周张望——但见整个屋子一片寂寥景象，只听得父亲在大声打呼。

"啊！……也许……也许那才是她所渴望的？"他回忆起她如烤如灼的亲吻，燃烧着的眼睛和嘶哑的声音时，心中这样思量。"而我——我却以为不过是……"羞愤交集，压得他浑身颤抖。他从床上跳起身来，把窗子开得大大的，坐在窗台上，以极其沉痛的心情，沉思默想着他无意之中犯的罪过、受的诱惑，一直想到破晓方才罢休。

第二天早晨举行弥撒时，他不敢抬起眼睛看人；但他越发热情认真地为雅格娜祈祷。如今他完全相信雅格娜罪孽深重了，虽然要他憎恨和厌恶雅格娜他却完全做不到。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弥撒结束之后，神父在圣器室里对他说道，"你拚命地唉声叹气，几乎把圣烛也弄灭了！"

"我的法衣憋得我热死了！"他转过脸去，避不正面答复神父的问题。

"一旦你穿惯了法衣，就同披上自己的皮一样轻易了！"

扬尼克吻过神父的手，便回家去吃早饭，他沿着池塘，拣那树荫的地方走过去，因为暑热真是火辣辣的。他在路上遇到了玛莉娜，她嘴里哇啦哇啦地唱着歌，手里抓住神父家的瞎眼老马的鬃毛，牵着马往前走。

关于玛莉娜的回忆，刺中了他的心坎，他愤愤地向她走去。

"玛莉娜，是什么使你这样快活呀？"他抱着羞答答的好奇心，目不转睛地对她注视。

"我血液里的青春活力！"她答道，满脸笑容四溢，雪白的牙齿都露了出来；她揪着老马的鬃毛继续前进，嘴里的歌也唱得越发热闹了。

“高兴极了！……在干了那样的事情之后啊！”他急急忙忙转身离开这个姑娘——她的裙子高高卷起，几乎露出雪白的膝盖——走到克莱姆巴家去了。阿伽沙堂而皇之地陈设在住房的中央，身上穿着节日的盛装，戴着帽子，帽沿上的褶边覆盖着额角，颈子上挂着好几串念珠，下身穿一条崭新的条纹裙子，脚上是系着鲜艳红鞋带的鞋子。她的脸仿佛是白蜡塑成的，洋溢着不可思议的喜悦。她的冰冷僵硬的手指捧着圣像，多少有点儿歪歪斜斜；床头点着两支送终的圣烛。雅姑斯叮卡正用树枝赶着苍蝇。壁炉里煨着杜松果，烟雾弥漫全室。时常有人进来为她的灵魂祈祷，几个小孩子在屋子外边儿玩耍。

扬尼克有点儿惴惴不安地往黑沉沉的房间里张望。

“克莱姆巴家的人都到镇上去了，”雅姑斯叮卡低声说道，“因为她遗留给她们的钱数目不小，她们为了给她送葬，不得不打扮一下。难道她不是他们的亲戚吗？当然是罗！不过，遗体要到今天晚上才抬出去，马秀还没有把棺材做好呢。”

房间狭小；蜡一般的脸及其不变的微笑，看上去阴森森的，扬尼克不得不划着十字，赶快跑出去了。他在门前台阶上遇到雅格娜和她的母亲一起进来。她一看见他就站住了，但他一句话也不说便擦身走过，甚至也没象往常那样打个招呼，说声“赞美耶稣基督！”只是在走近篱笆时，他才漫不经心地回过头来。她仍旧站在他擦身走过的地方，悲伤地从背后呆望着他。

他回到家里，推说头痛，不肯吃早饭。

“出去散散步，头痛就会好的，”她母亲劝他道。

“妈妈！我上哪儿去散步呢？你立刻会瞎疑心的……谁知道会疑心到什么事情上去呢？”

“扬尼克，你怎么能这样说话？”

“不是吗，妈妈，你难道没有把我关在我们家里吗？如果我非得不跟人说话不可，我还能出去吗？”

他的神经过分紧张，结果使母亲也很苦恼。……虽然如此，她用浸了醋的敷布裹住他的脑袋，叫他在遮暗了的房间里躺下以后，这一切也就结束了。她把小孩子们撵出了院子，象母鸡守着雏鸡似的照料着她的儿子，直到他美美地睡了一觉，饱饱地吃了一餐才罢。

“现在你可以出去散步了；沿着白杨大道走过去，那儿树荫浓，凉快些。”

他并不回答，然而，看到她小心留神着他走哪一条路，他就故意走上了一条相反的路。他在村子里闲逛：他到铁匠铺里看看熔铁炉，瞧瞧铁锤震耳欲聋地在铁砧上打铁；他朝磨坊里边张张望望；他进入一个又一个园子，走过亚麻田和凡是看得见鲜明猩红的妇女衣裳的地方。接着，他坐下来跟那个在田塍旁边照料薇隆卡的母牛的雅赛克先生谈天，又走到波德尔赛村西蒙的茅屋里，他们拿出牛奶来款待他。他逛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才回家，可哪儿也没看见雅格娜。

扬尼克在第二天阿伽沙的葬礼上才遇到雅格娜；从仪式开始直到结束，她的眼睛始终盯牢着他。他的祈祷书里的字母在他眼前跳动，他把连祷中应答的祈祷文都念错了。遗体送往墓地时，她几乎挨在他身边行走，全然不理睬他母亲的凶狠眼色和大声唠叨；她感到自己在他的面前融化了，宛如白雪在春天的阳光里融化一样。

当棺材降落到墓穴里去的时候，大家按照习俗发出了嚎咷哭声，他的耳朵里便听到了她的哀号声；但他心里很明白：这些呜咽不是为阿伽沙而发的，而是从一颗疼痛受伤的心里涌出

来的。

“我必须——必须跟她说说!”

他参加葬礼回来就在这个问题上下定了决心，但是他不能立刻脱出身来。为了参加朝圣巡礼，在中午前后，许多人从其他的村子，甚至从邻近的教区，都来到列普卡村了。

第二天早晨，为谢恩弥撒唱过赞美诗以后，巡礼者便将立刻出发；现在大家都在慢慢集合拢来，所以池塘旁边的大路上挤满了车子。也有许多人跑到神父的办公室去了，扬尼克不得不留下来帮助神父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是在黄昏早已来临的时候，他才找到一个方便的机会，挟着书，从储藏室后面悄悄溜出去，走到他一度和雅格娜坐在一起的那棵梨树下。

他根本没把书打开，却把书丢在草丛里什么地方了。然后，他看看田野的四面八方，便钻进黑麦田里；他偷偷地，几乎是四足爬行地，向多米尼柯娃家的园子行去。

雅格娜这时恰好在那儿掘马铃薯。她想不到有人在目不转睛地瞅着她。她时而疲倦地欠伸一下身子，用十分悲伤的眼睛东瞧瞧西看看，发出一声沉重的长叹。

“雅格娜!”他怯生生地喊道。

她的脸突然苍白得象块白帆布，她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几乎把他当作神奇的幻影。

扬尼克的眼睛里充满了光彩，心里充满了甜蜜的情绪。但他控制着自己，只是默默地坐了下来，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喜悦之感，凝视着雅格娜。

“我担心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扬尼克少爷!”

仿佛一阵芳香的风从草原上吹过来拂在他的身上，她说话的声音沁入他的灵魂，使之因不可言说的狂喜而激动万分。

“昨天晚上，在克莱姆巴家门外，你连看也不想看我呀！”

她站在他的面前，脸色红红的，象一丛盛开的蔷薇花；又象一枝因情热而低垂的苹果花，娉婷多姿，秀丽可爱。

“我因此想到我的心要碎了！”她补充道，泪水象金刚钻似的沾在她长睫毛上，蒙住了眼睛里蔚蓝色的天空。

“雅格娜！”他喊道；这是来自他内心深处的一声呼喊。

她在附近的一条垅沟里跪了下来；她身体紧挨着他的双膝，用她那炯炯有神的深邃的眼睛，牢牢地瞅着他。——她那一双眼睛啊，象天空一样地澄澈清明，又象天空一样地深不可测；——她那一双眼睛啊，一个眼风就直印到你的脑里，就象接吻一般，就象亲热的手的爱抚一样；——她那一双眼睛啊，既充满了微妙的诱惑，又洋溢着绝对的纯朴。

他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挣脱掉她施展在他身上的魅力，他声色俱厉地跟她说话，按照他母亲所告诉他的，历数她的种种罪恶和缺德的行为。她的眼睛牢牢地盯着他，他所说的话，她都如饮甘露，迫不及待地听到耳朵里去了，可是她压根儿没听懂他说话的意思，她的思想感情全然集中于一点上：她的灵魂从众生之中所挑选的那个人儿，就站在她的身边，嘴里说着话，眼睛发着光，而她自己则跪在他的面前，宛如跪在圣像的面前，满怀对于爱情的深之又深的信仰，正向他祈祷哩！

“现在你说吧，”他用强有力的请求，结束了他的那一番说话，“说吧，雅格娜，你说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

“都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她反复说道，而且显然说得十分真诚，他不能不相信她。接着，她俯身向前，胸膛靠在他的膝头上……用低沉颤抖的声音坦白了她的爱情……她对他打开了她的灵魂，就象对那听忏悔的神父一样；她和身拜倒在他的面

前，就象迷途的倦鸟倒栽下来一般；她吐露了听上去和祈祷相仿的热烈恳求，她毫无保留地献身于他的爱情……情愿做他想要和她一起做的无论什么事情。

扬尼克颤抖得象在暴风骤雨中颠簸的一片树叶，他要想推开她逃走；但他的脑子迷糊了，他只能低声细气地说道：

“别响，雅格娜，别响！别提这些事情，这些都是罪孽深重的！”

接着，她感到筋疲力尽，便停止说话了。他们俩都默不作声；他们谁也不敢正视对方的眼睛，但他们还是紧紧地挨在一起，彼此能听得见心跳和胸中又热又闷的喘息声。双方都感到欢天喜地；泪水从他们苍白的面颊上淌下来，但微笑却荡漾在他们两人的唇边，他们俩的灵魂都沉浸在深厚、宁静的幸福里。

这时太阳已经下山了，大地沐浴在一片夕照里，好象披上了金色的露珠。万籁俱寂，万物都默不作声，仿佛是在静听着奉告祈祷哩；似乎一切都在祈祷——祝福一天终了的、感恩和平静的祈祷。这时候，他们俩便穿过黑沉沉的田野走将出来，沿着长满野花的小径走去，边走边拨开垂倒的麦穗，越过了成熟的小麦田。他们俩向前走去，眼睛凝望着西方火一般的晚霞，凝望着辽阔的深邃的金色天空；他们的眼里是天堂，心里是天堂，他们的周围是天堂似的光环。

他们话也不说——连一句话也不说；不过，有时候他们的视线碰在一起，宛如电光闪烁：他们各自都因情焰的自燃而筋疲力尽，也不知道对方有什么感觉。

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唱着神奇的赞美诗，这诗从他们灵魂深处涌将出来，飞向四面八方，笼罩黑沉沉的田野。

他们也不怎么知道他们身在何方，走向何处，要达到什么

目的。

突然，一个刺耳嘶哑的声音打破了他们的美梦：

“扬尼克！——回家去！”

他立刻猛醒过来：原来他们走到白杨大道上来了，而他的母亲就站在他们两人的面前，面目狰狞，冷酷无情！——看到这个局面，他脚步蹒跚，言语支吾，只说出几个毫无意义的字来。

“回家去！”

她抓住他那毫不抗拒的手，拉他走开，他驯服地跟她去了。

雅格娜好象着了魔似的，跟在她们后面走来。老婆子从大道上拾起一块石子，用足全力向雅格娜扔过去。

“滚开！——你这母狗，滚到你的狗窝去吧！”她用下流恶毒的话尖声骂道。

雅格娜向四周望望，她确实不晓得这些话是故意骂她的。他们母子两人走得没了影儿时，她在小巷里徘徊了好久。全村的灯光都灭了，她才走到自己的家门口，在那儿一直坐到又一个大白天来临。

时间一点钟又一点钟地逝去；村子里的人一个又一个地起身，去干他们每天的活儿了；雅格娜依旧坐在那儿，沉浸于有关她的扬尼克的白日梦里：他跟她说的话，他们相对而视的眼色——他们挨得那么近！他们向一个地方走去，他们唱着歌……他们唱什么歌她可记不起来了……总是，总是同一个美梦，没完没了，反反复复！

她的母亲使她从梦中醒来，回到现实世界；但汉卡更是大见成效地使她清醒过来了。汉卡穿着巡礼的衣服来到她家，小心翼翼地向她伸出手来，同她们言归于好。

“我要到钦斯托霍瓦去朝圣了。如果我有什么得罪了你们

的地方，务请原谅我吧。”

“你说的话是亲切和善的，我谢谢你，”老婆子咕噜道，“可是你做的事情，已经不能挽回了。”

“咱们不提这个吧！——我最最真心诚意地请求你们原谅我。”

“我心里对你也不记恨，”多米尼柯娃沉重地叹息着答道。

“我也不记恨，尽管我吃的苦不小，”雅格娜庄严地说道；这时弥撒的钟声响了，她去穿衣打扮，准备上教堂。

“你们可知道？”汉卡过了一会儿说道：“风琴师的儿子扬尼克，要同我们一起到钦斯托霍瓦去。他的母亲亲口告诉我说，他自己坚持要去巡礼朝圣。”

听到这话，雅格娜打扮了一半就从房间里冲出来了。

“有小神父作伴，我们的巡礼就比较好比较体面了……那么，再会吧！”

她们友好地分别了；汉卡到教堂去，一路上把她得到的消息告诉大家。大家都很诧异，老婆子雅姑斯叮卡摇摇脑袋，说道：

“其中还有眼睛看不到的奥妙呢！如果扬尼克去巡礼，那可不是心甘情愿的。他才不愿去呢！”

不过这时候可没有人议论这件事情：村子里一半的人都在教堂里，巡礼弥撒已经开始了。

扬尼克象往常一样充当助祭者；但他的脸看上去更加苍白，而且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痛苦的表情。他的两眼变了颜色，仍旧泪水盈眶，他象透过雾霭一样地透过泪水看着教堂，看着伸展两臂始终躺在砖地上的特雷莎，看着雅格娜的诚惶诚恐的眼光，看着坐在教堂里地主座位上的、他的母亲，看着进来领圣餐的巡礼者们。——这一切他都是透过泪水模模糊糊地看到的，与此同

时，他那被致命的苦恼所压倒的心，阵阵剧痛，都快四分五裂了。

神父在圣坛上同巡礼者们告别，当他们从教堂里推推搡搡走出去时，他向他们洒圣水，给他们祝福。旗子举起来了，闪烁生光的十字架在前面为他们开路了，赞美诗唱起来了——巡礼者们便上路了。

雅格娜跟她的母亲和村子里其余的人一道为巡礼者们送行。她的气色不好，她的灵魂被痛苦折磨得发抖。她吞下辛酸的热泪，目不转睛地牢牢盯住扬尼克（他是她的一切的一切）；但现在她远远地望着他了，因为他的母亲和弟弟妹妹妒忌地挤在他的四周，她甚至连看也看不真切了，跟他说话的机会，那就更少了。

马秀，雅格娜的母亲，还有其他几个人，都跟雅格娜说过话，她却毫不在意。她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她的扬尼克永远走了，她永远，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了！

他们把巡礼者一直送到森林边上十字架附近；那些人唱着赞美诗继续前进，终于走得没了影儿了，只有扬起的一团尘埃，朦胧地显示出他们已经走到哪儿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她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村子里，悲伤地叹息道。

"我要倒下了，我要死了！"她确实把她内心的感受，看作是死亡的到来，因为她所忍受的痛苦，使她的体力丧失殆尽。

"啊，我如今怎么办，怎么办才好呀？"她眼睁睁地望着白昼说道，在她看来，白昼是多么荒凉，光芒刺眼，又是多么可憎。

她十分强烈地盼望着黑夜寂静无声的时刻，但夜深人静也没给她带来安慰。她通宵达旦地徘徊。她在家门附近走动，沿着大路走出去，甚至远达波德尔赛村和她最后一次看到扬尼克

的、十字架附近；她以她那用力过度而剧烈疼痛的眼睛，仔细审察着漫长宽阔的沙土道路，仿佛是要寻找扬尼克走过的脚印，扬尼克人影儿掠过的地方，扬尼克双脚踩过的一块泥土。

咳！对她说来，不论什么地方都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了——再也没有爱情——再也没有希望了！

尽管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可怕的凄凉与绝望的神色，象深不可测的忧愁之泉一样地闪闪烁烁，她的眼泪，终于也流干了。

在她祷告的时候，她的唇边往往迸发出辛酸的哀诉："我的天主啊，这种种受苦受难，究竟是什么缘故，什么了局啊？"……

第十三章

多米尼柯娃家里，日子迅速变得过不下去了。雅格娜象个神经失常的人似的在外面乱跑，世界上的一切她都漠不关心。安德烈干活吊儿郎当，到西蒙家去玩儿的次数愈来愈多。田里的庄稼落到了全然无人管理的地步。有时候，母牛没有挤奶便给放到牧场上去了，猪整天饿得咕噜咕噜地叫，而马啃着空无所有的饲料架。老婆子眼睛半瞎，又蒙上了绷带，不得不拄着拐杖，摸索着走来走去，她一个人可干不了这全部的活儿。如果她因为烦恼和耻辱而勃然大怒，那也是情理之常，不足为奇。

多米尼柯娃雇了一个柯莫尔尼基人干活，她自己也竭尽全力：有的事她自己干，有的事她想方设法叫子女干。不过，雅格娜对她的一切请求和规劝，似乎都充耳不闻；而安德烈呢，如果痛骂他，他就蛮横无礼地顶回来：

“你已经把西蒙撵走了；你就自个儿干活吧！他不需要你，他处境也不困难，他有一间茅屋，他有钱，他有一个老婆，一头母牛——他是一个出色的好农民！”——不过，他一面说这些话，一面留神着跟母亲保持一定距离，使她要打也够不着。

“是呀，是呀，”她意气消沉地叹了口气，答复道；“一点不错，那个不孝的东西倒搞得一切顺利呢。”

“是的，他搞得挺不错，连娜斯特卡也大吃一惊呢！”

“我必须雇个人手，定期帮我干活，”她把心里的打算，大声

说了出来。“或者干脆找个长工。”

安德烈搔搔脑袋，有点迟疑不决地说道：

“不过，干么要找个陌生人呢？明明有西蒙在此，只要你肯说一声就成了。”

“没请教你的时候，你就少管闲事！”她怒喝道；不过，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这是她要吞下肚子去的一丸苦药——她或迟或早总得让步，同西蒙重归于好。

但，最使她焦急的倒是雅格娜的情况。她从雅格娜那里得不到任何线索，便继续不断地把种种猜测、种种不相上下的不愉快的臆想堆积起来，终于弄得自己再也忍受不了，于是就在一个礼拜六的下午，带了一只肥大的鸭子作为礼物，摸索着走到神父家去。

她到了黄昏时分才回来，心情十分激动，大喊大哭，象黑夜里的秋风；但她一言不发，直到吃过晚饭，只和雅格娜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方始开口。

“你可知道，”她说，“关于你和扬尼克，有些什么流言蜚语在传播啊？”

“我可不爱听人家说闲话！”雅格娜挺不情愿地答道，她抬起眼睛，眼睛里放出狂热的红彤彤的光芒。

“不过，你得知道这一点，也得记住这一点：什么事情也瞒不过街坊邻居的眼睛。——‘你悄悄地做着的事情，人家在哇啦哇啦地讲。’——人家在议论着你所做的最最可怕的事呢！”

于是她就把她从风琴师妻子和神父那儿听来的丑闻，详详细细地都说了出来。

“……当天夜里，他们审问了扬尼克；他的父亲打了他一顿；神父用他那长长的烟斗柄，又打了他几下；他这就被送到钦斯托

霍瓦去了，保护他，免得他再受你引诱！——这个你听到没有？啊，你想想吧，你干的好事！”她愤愤地大叫大嚷道。

“耶稣玛利亚呀！——扬尼克挨打了！——挨打了！——天主啊！天主啊！”她跳起身来，象要做出什么疯疯癫癫的事情来似的……但她又重新坐下，咬牙切齿地咒骂道：

“叫他们胳膊枯瘦，双手烂掉！瘟疫来的时候，叫他们死得一个不剩！”接着她就辛酸地哭起来了，泪水从她肿胀的眼睛里流出来，就象鲜血从新的伤口里淌出来一样。

多米尼柯娃丝毫不顾女儿的痛苦，仍旧继续斥责她；她每一句话都是狠狠的一拳。她把女儿的许多罪恶和越轨行为，一桩不漏地，都给她揭了出来；同时也把她自己长期以来默默地忍受的一切痛苦，当着女儿的面，统统倒了出来。

“你难道看不出，这一切都必须结束、你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吗？”她愈来愈冷酷无情地叫嚷道，虽然她自己也在哭泣，泪水从绷带里沿着面颊淌下来。“你岂不要被人看成是下贱女人中最最下贱的吗？你如今岂不要被所有男人点点触触地指责吗？——善良的主啊，这是我晚年多大的耻辱，多大的耻辱啊！”她绝望地喃喃叹息道。

“我听说，你年青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比我好！”

这话十分有效地把多米尼柯娃的嘴巴堵住了。——雅格娜这就动手烫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的绉裥。这是一个刮风的晚上，树木都在簌簌作响。月亮在布满斑斑云彩的天空中浮游而过。村子里小姑娘在户外唱歌，有人拉着小提琴慌腔走板地伴奏。

她们听到乡长的妻子在门外经过，正说着话哩：

“昨儿他到警察局去了；去了以后，就没有消息了。”

“昨儿晚上，”回答的是马秀的声音，“他到区公署去了；据村

长说，区长已经派人来叫村长和文书去一趟了。”

等他们走过以后，老妇人又重新说话，不过这一次没有先前那样粗暴苛刻。

“你为什么把马秀往外撵呢？”

“我嫌他讨厌；既然讨厌他，干么还要他坐在这儿呢？我可不寻求男人，我也不需要什么男人！”

“不过，现在可到了时候了，是的，是到了给你自己找个丈夫的关键时刻了！有了丈夫，人家就再也不会这样攻击你了。即便是马秀吧——也不应该瞧不起他；他是个聪明伶俐的人，诚实正直的人。”

老婆子十分认真地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她的意见，说了好些时候，可是，雅格娜手里忙于烫衣服，心里充满了自己的烦恼，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所以她的母亲也就不说下去了，她拿起了念珠。夜深了。万籁俱寂，只听得树木萧萧摇曳的声音，水磨辘辘转动的声音。月亮如今完全被稠密的云层遮掩住了，虽然云层的边缘是银白色的，云层的隙缝间也漏出了寥寥几束银辉。

“雅格娜，你明天必须去忏悔。你摆脱了自己的罪恶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心情舒畅得多了。”

“为了什么目的呢？——不，我不愿去！”

“你不肯去忏悔！”她母亲的声音诚惶诚恐，十分刺耳。

“不去。赶紧惩罚，且慢帮助！——神父这种人，就是这么一回事。”

“嘘，别说了。不然的话，为了你说的这些恶言恶语，天主可要惩罚你啦！——而且我要嘱咐你：去忏悔，苦修赎罪，请求天主的宽恕吧；你这么做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还苦修呢！我受的苦还少吗？请问，究竟因为我做了什么

错事啊？毫无疑问，因为我恋爱，因为我受苦，所以我得到了这样的报应。对我说来，可能发生的最悲惨的事情已经临头了！”她以悲愤的心情继续为她自己恸哭。

唉，可怜的人儿！她没有预感到——一点儿也没有预感到她即将遭到的惩罚——远远没有预料到的、远为严酷的惩罚！

第二天是礼拜日，举行大弥撒之前，全村便传遍了一个谣言，一个难以置信的谣言——说是乡长盗用村子里的公款，因此被逮捕法办了。

起初，没有一个人相信；尽管每个钟头都传来新鲜的和更加可怕的细节，还是没有什么人信以为真。

村子里比较严肃的人们只是说："没事干的人喜欢编个故事，到处传播取乐。"

然而，铁匠从镇上回到家里，一一加以证实之后，人们就相信了，杨开尔就在酒店里讲给全村的人听了：

"这都是确实可靠的！村社里的公款短缺了五千卢布。他的田地要没收抵账，如果还不够的话，余款就得由列普卡村偿付！"

这就引起了一场猛烈的抗议的风暴。这是什么话呀！村子里大家处境都十分困难，到处是一片愁穷话苦的声音；再也没有塞饱肚子的东西了，许多人不得不借贷度日，勉强拖到夏收之后——在现在这样的当口，难道他们大家必须为盗用公款的贼还债吗？简直是忍无可忍了；整个村子都气疯了，诅咒、威吓和下流的骂人话，纷纷纭纭地嚷起来了，象一阵冰雹一般。

"我又不是跟他搭档的：我决不替他还债！"

"我也不是他的搭档呀！他吃喝玩乐过了，我现在倒必须吃辛吃苦，为他的胡闹还债吗？"不少人十分苦恼地这样说道，还忍

不住掉了眼泪。

“我的眼睛早就留神着他了；今天发生的种种事情，我也早已警告过大家的。那时候你们都不肯听我的话，现在你们可都看到了吧！”老普洛希卡别有用心地说道；他的老婆不愧为天作之合，当场就来个一吹一唱，什么人愿意听，她就重复说一遍。

这个消息难堪地压在大家的心上，那天上教堂去的只有几个人，大多数都在家里议论这件事。由于大家都感到气愤难平，他们便在屋子里和园子里，特别是在池塘边上，一起大发牢骚。最使他们疑惑不解的是：乡长这家伙，究竟把那么多的钱花到哪儿去了呢？

“他必定是藏在什么地方吧？他绝对花不了那么大的一笔钱！”

“不，他相信文书正直可靠；这会弄到什么地步，我们是很明白的。”

“可怜的人！他搞得我们大家都倒霉了，可他自己比哪一个都倒霉得厉害！”有几个老成持重的村民说道，这时候，普洛希卡的老婆挺着肥大的身体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她装出同情的样子，擦着没有眼泪的眼睛，走上前来：

“我说呀，可怜的妻子哪！——她过去是一个那末高贵、那末骄傲的夫人——现在她怎么办呢？田地和房产都要没收入官了，这可怜的女人就不得不去借房子住，替别人帮工了！花掉的这许多钱里面，好象她并没有享到多少福啊！”

“啊，不过实际上她倒是很享福的！”柯兹洛娃嚷嚷道，她象普洛希柯娃一样地攻击乡长的妻子，不过用的是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这两个快乐开心的恶人，他们俩过的都是王爷般的生活！——天天吃肉，她喝的咖啡要放半壶砂糖！他们俩都用平底

无脚杯喝不搀水的朗姆酒！我亲眼目睹他们从镇上装回来各种各样的好东西——满满的半车子！养得他们肚子这么肥大的，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呢？无论如何，决不是饿饭！”

尽管她的结束语荒谬之至，大家还是肃静无声地倾听她说话。不过，决定大家的态度的，却是风琴师的老婆。她碰巧（至少看起来是偶然的）在她们跟前经过，听着她们谈话，外表上漫不经意地说道：

“呀，难道你们不知道，乡长把这么多的钱花在什么地方吗？”

大家把她团团围住，硬是要她讲出来。

“那是够清楚的了：钱花在雅格娜身上！”

这可是个惊人消息，她们惶惑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自从春季以来，所有的教区都是别的事不谈，一直都在谈论这件事呢。——我一句话也不说；不过，你们倒是去问问，问随便哪一个人都行，哪怕到莫德利查村去问……你们就可以听到事情的真相了！”

她似乎不情愿再讲了，装出要同大家告别的样子；可是她们紧跟着她，简直逼得她走投无路。于是她就把那不能再声张出去的秘密告诉了她们：乡长给雅格娜买了好几只纯金足赤的戒指，好几条最最精美的丝头巾，此外还给了她不少珊瑚项链和大量现款！这些自然都是显而易见的谎话，可是她们都毫无保留地相信她了。只有雅姑斯叮卡愤愤地大声叫了起来：

“伟大的圣徒呀，这家伙原来是假慈悲和伪君子，替我们求求天主吧！——夫人，这一切，你都亲眼目睹的吗？”

“是的，我亲眼看到的！而且我可以起誓，哪怕是在教堂里起誓也行：乡长偷盗公款，就是为了雅格娜；是的，而且也大有可

能是她怂恿他干这勾当的！唉，她本来就是什么罪恶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这个无耻的、没有良心的女人，她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淫荡的畜生，老是在列普卡村里东逛西逛的，她跑到哪儿，就把耻辱带到哪儿！……可不么，她甚至还用尽心计引诱我家的扬尼克呢，那孩子天真无邪，单纯得象个娃娃！不过他逃出了她的手掌心，来到我的身边，统统告诉我了！只要想想这一点就够了：这个荡妇连个小神父也不肯放过，非要勾引他不可！"她上气不接下气，住口不说了，因为她心里的怨毒使她叽叽呱呱地说得太快了。

她的这些话，效果极为厉害，好比火星溅到了火药上。以前对雅格娜的种种反感——一切妒忌、争风吃醋和怨恨憎恶的感情——现在都重新复活了；在场的人都说出了她们要谴责她的话，吵吵闹闹，无法形容。每个人都大声嚷嚷，要把别人的声音压下去，其中还夹杂着愈来愈响的尖叫声。

"我们基督徒的土地上怎么能容忍这样的妖孽呢？"

"谁造成了波利那的死亡？你们难道忘记了吗？"

"她甚至还费尽心机勾引小神父！啊，大慈大悲的耶稣呀！"

"啊，多少酗酒、吵架和罪过，都是由于她的缘故才闹出来的呀！"

"她是败坏全村的祸根，就因为她的缘故，列普卡村被大家瞧不起！"

"只要她住在我们村子里，罪孽、邪恶和淫荡就永远不会断绝！今天乡长为了她偷盗公款，明天另一个人也会偷盗的！"

"驱逐她！把她象麻风病人似的驱逐到森林里去！"

"只有驱逐她！——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驱逐她！"她们吵吵嚷嚷，群情愤激，什么极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由于风琴师

妻子的建议，她们成群结队地赶到乡长家里。她们看到乡长的妻子泪水满面，凄凄惨惨，丧魂落魄，便抱着她哭泣，用最最温柔的话来安慰她。

过了一会儿，扬尼克的母亲提起了雅格娜。

"啊，这是千真万确的，"乡长的妻子绝望地哭泣道，"雅格娜是这一切的祸根……呀，她作孽犯罪，叫她象狗一样地死在沟里吧，她使我丢脸吃苦，叫她被蛆虫吃掉吧！"她倒在扶手椅子里，悲痛得肝肠欲断，她抽抽噎噎地哭了一阵子，欲罢不能。

大家也为她发愁、哭泣了好久；但由于日落西山，终于都回家去了。只有风琴师的妻子留了下来；她们两个关起门来商量，计议着要采取某种措施。接着她俩就挨家挨户地奔走，向全村进行游说，为她们正在着手的冒险阴谋作好准备。

参与她们这一阴谋的，有普洛希卡的妻子和她那一帮女人，有其他赞成她们的意图的几个女人；她们便和这些人一起去拜访神父。然而，神父对她们摊开双手，说道：

"我同这种举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无法阻止它，但我根本不想知道全部情况，明儿我要到查尔诺甫去整整一天呢。"

那天晚上到处是吵架，争执和密谋，闹得沸反盈天；暮色降临时，那些参与阴谋的人都到酒店里去了，风琴师在那儿请大家喝酒。农户中的头面人物以及列普卡村里几乎所有的已婚妇女都到场了，她们再一次地辩论着考虑着。大家已经一起商量了一会儿时，普洛希卡的妻子大声说道。

"安蒂克·波利那，他在哪儿啊？我们大家都聚会在这里了。他是我们中间首屈一指的人物；他不到场，我们作出的决定就没有效力啊。"

"是的，我们一定要去请他来；他非来不可！"她们大声喊道；

"他到场以前，我们什么事也办不成。"

"如果他偏袒她呢？"有个声音问道。

"难道他敢反对我们吗？我们，就是村社！因为我们大家——大家，大家都已经下定决心了！"

安蒂克已经上床睡觉，但村长去把他叫醒了。

"你必须去表明态度。如果你不肯去，那么，她们就会说你偏袒她，在我们开会时临阵脱逃！你过去犯的错误，妇女们也永远不会饶恕你了！——来吧，我们非把这一切解决不可了！"

安蒂克确实去了，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去了，怀着沉重难堪的心情去了。

酒店里挤得满满的，喧哗的声音嗡嗡地回响震荡。这时风琴师站到一条长凳上，象布道似的作了一番演说。

"……没有别的办法了！一个村子就象一座房子，如果一个贼偷走了一根大梁，另一个就会贪婪地捞去椽子，第三个就会拆掉墙头里的一根柱子；这样，房子一定会立刻坍下来，压在住在房子里的所有的人身上！依此类推：如果我们人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偷盗、杀人，做各式各样的坏事，行为放荡淫乱，请问我们的村子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告诉你们，它就不再是个村子了，在每一个正直的人看来，它不过是耻辱罢了！大家都要远而避之，一听到提起这村子时就划十字！哎，我告诉你们，天罚迟早要临到这样的村子头上，就象当年惩罚所多玛与蛾摩拉①一样！是啊，天罚临头，天罚要临到我们大家头上了，因为，无论是本人作恶的，或是容许罪恶增加的，都是有罪的！因为，《圣经》上也这样说过：'倘若你的手触犯了你，就把它斫掉；倘若你的眼睛犯

① 所多玛、蛾摩拉：典出《旧约》。这两个城市都曾繁荣一时，后因居民罪恶累累，不知悔改，天降大火惩罚之，乃惨遭毁灭。

罪，就把它剜掉，丢给狗吃。’——而且，我告诉你们，雅格娜害人，比时疫还要厉害，比任何瘟疫还要厉害；因为她散播道德败坏的种子，违犯天主的十诫，给我们招来了天主的震怒和可怕的报应。因此，要在眼前还来得及的时候，趁早把她赶出去！雅格娜罪大恶极；清算她罪行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他象公牛吼叫似的下了结论，面孔红得发紫，眼睛都快从眼眶里冒出来了。

“是呀，是呀！是清算的时候了！——我们，村子里的老百姓，不论是罚是赏，都有权执行！——把她从村子里驱逐出去！”大家高喊道，愈来愈慷慨激昂。

格利哥里和其他的人也讲了话，但是没有什么人听他们的。因为风琴师的妻子在讲雅格娜和扬尼克的事情，乡长的妻子对每个人都滔滔不绝地诉苦，加上其他的人也插嘴说话，这就喧哗得越发厉害，满堂都是怒吼咆哮的声音了。

唯独安蒂克一句话也不说。他靠近柜台站着，神情阴郁，牙齿咬紧，由于内心忍受着痛苦而脸色苍白；他几次三番按捺不住，真想抓起一条长凳，把这群乱叫乱嚷的人全部打成肉酱，踩在他的脚下：他对他们可厌恶透了！他虽然一杯又一杯地喝着酒，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只是向地上啐几口唾沫，低声咒骂而已。

过了一会儿，普洛希卡招呼安蒂克了，他用大家都听得见的声音，响亮地说道：“我们一致主张把雅格娜驱逐出村；安蒂克，你对这件事发表意见吧。”

群众突然肃静无声；每一双眼睛都盯着他：他们全都确信他会反对他们的。然而，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把肩膀往后一靠，挺起胸膛，用洪钟般的声音回答道：

“我和村里的居民生活在一起，同村里的居民是一致的。你

们要驱逐她吗？驱逐就是了。你们要抬举她吗？抬举就是了。——对我说来，反正都一样。"

他分开众人走了出去，对谁也没看一眼。

他们继续辩论了好久，甚至吵到了天色黎明；然而最后还是决定把雅格娜驱逐出去。

只有寥寥几个人为雅格娜说话；这几个人被大家一轰，也压下去了。唯独马秀无所畏惧地把他们大家挨个儿都骂到了；他在一阵极端愤怒之中把全村的人都辱骂一通以后，终于离开酒店，去恳求安蒂克搭救雅格娜了。

"你可知道作出了什么决定吗？"马秀在黎明时分问安蒂克道，他脸色苍白得象死人一样，从头到脚都在发抖。

"我知道。法律和习惯都在他们那一边，"安蒂克一面在井边洗脸，一面简短地回答道。

"让这种法律见鬼去吧！这都是风琴师和他老婆搞的鬼……难道我们该容忍这种冤屈吗？——她究竟有什么罪过呀？他们的一切谴责，都不过是撒谎罢了！……天哪！他们岂不是要把她象条疯狗似的从我们中间驱逐出去吗？"

"那么，你要对抗全村集会的决定吗？"

"你说出话来，倒象是支持他们那一边似的！"马秀用严厉责备的口吻大声说道。

"我哪一边也不支持。对我说来，雅格娜不过是块石头罢了。"

"安蒂克啊，救救她吧！——看在天主面上，替她出把力吧！我简直要疯了——疯了！你想想吧，她能有什么办法？能上哪儿去啊？……哎，这些恶棍，这些狗崽子，这些恶狼！……我要挥动我的斧头，把他们砍掉，一个也不放过！"

“我不论怎么样也不愿给你帮忙。他们已经作出决定了：一个人有什么办法对抗他们大家呢？——毫无办法！”

“哈哈！——你对她怀恨在心呢！”马秀突然说道。

“恨也好，不恨也好，只是同我自己有关，跟别人不相干！”安蒂克板着脸说道，他把身体往后靠在井栏上，凝望着天空。他对雅格娜的热情，原是克制住了的，可丝毫没有衰退，这时便和痛苦的妒忌一起在他心里翻腾汹涌；这两种感情折腾得他动荡摇摆，仿佛在狂风中呜咽的树木。

他向周围看看。马秀走了。在他看来，这村子成了个离奇陌生的地方了——叫嚣过分，令人作呕。

在这难忘的一天里，天气也有点儿古怪和反常。巨大肿胀的、圆盘似的太阳，在空中放出苍白的光芒，而暑热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又潮湿又气闷的燠热；天空里弥漫着低垂的、形态丑陋难看的云块雾气；常常有间歇的阵风刮将过来，卷得尘土密集地盘旋飞扬。一场风暴快要来了，在林木森然的天边上有电光在闪烁。

这时，人们的起哄骚乱也升到了顶点。他们疯狂地跑来跑去；几乎家家户户都听得见吵闹的声音；妇女们在池塘边上打架；狗始终在纷纷咆哮。几乎没有什么人到田里去干活。牛没有放出去，痛苦地在牛棚里哀鸣。那天也没有弥撒，神父大清早就离开村子了。每个人的焦急不安之感，一刻复一刻地在增长。

安蒂克看到人们都聚集在风琴师家门口，他就扛了一把镰刀，跑到他的一块靠近森林的田里去。大风吹得麦子起伏摇晃，甚至直吹到他的眼睛里，阻碍着他割麦；但他站稳脚步，一路割过去，一面还更加镇静地谛听着他听见的远处的声音。

“也许此刻他们快要动手了！”他的脑子里突然想到这一点时，心就怦怦地跳动，象铁锤敲打似的。一阵愤怒涌上心头，他

挺直身体，大有甩掉镰刀、跑去营救雅格娜之势；但他总算及时克制了自己。

“谁作了恶，谁就得受到惩罚！——但愿如此！ 但愿如此！”

倒垂的黑麦在他的膝头四周粼粼起伏，仿佛起风的湖上的波浪；大风吹乱了他的头发，吹干了他脸上痛苦的汗水。他几乎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因为他的精神是在雅格娜身边，——完全在她的身边，只有他那肌肉坚实、技术熟练的双臂在凭着本能干活：挥舞着镰刀，把黑麦一行行地割倒。

然而，有一回，借着风势，从村子里传来了一声尖利的叫喊，响亮而又拖得很长。

他把镰刀甩在地上，在黑麦中间坐了下来，黑麦象垛墙似的围着他。他匍匐在地面上，使劲儿把身体紧贴地面，拚命按捺自己趴下。虽然他的眼睛向列普卡村遥望，虽然他的心在恐惧中大声呐喊，虽然一阵可怕的颤栗从头到脚地震撼着他，他还是竭力约束自己，毫不懈怠。

“一切事物都必须循序进行，必须如此！我耕耘了播种，播种了收割；如果有什么东西阻碍我们，我们就把它象莠草一样地连根拔掉！”

他的灵魂里有一个历史久远的、铁石心肠的声音这样说道。——这究竟是谁的声音？……难道不是大地及其居民的声音吗？

他仍旧觉得自己在反抗，但现在他比较乐意听从这样的话了。

“即便如此吧。但人人都有保卫自己不被狼吃掉的权利！……人人都有自卫的权利啊！”

一些残余的悔恨，一些不着边际的想法，仍旧象刺骨的阵风

似的袭击他的心头，把他包围在黑暗之中，怂恿他站起来采取行动。

然而，他却跳起身来，磨镰刀，划十字，在手上吐口唾沫——坚决地动手干活了：他使出狠劲儿把黑麦一行行地割倒，他那镰刀的锋刃在空中呼呼地响，他周围好比墙垣一般的成熟的黑麦，随着镰刀的挥舞，应声簌簌倒下。

与此同时，在村子里，可怕的审判和惩罚的时刻已经来到了。那儿发生的事情难描难写。列普卡全村仿佛处于发高烧时的精神错乱状态；居民们似乎完全疯了。那些心肠比较软的人们，或者躲在家里，或者逃到田野里。其他的人聚集在池塘边上，他们沉醉于深仇大恨（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在找雅格娜报仇雪恨之前，已经开始用埋怨憎恨的话，互相拿对方泄愤出气了。

但，全体群众一忽儿就出发了，象猛涨的冒着泡沫的洪水，向多米尼柯娃家涌去。乡长的妻子和扬尼克的母亲领先带头，一帮嚎叫着的愤怒的乌合之众跟在后面。

他们象一阵风暴似的冲进屋子去。多米尼柯娃要想挡住，——却立刻被踩倒了。安德烈跳上前来援助母亲，也立刻被打倒。最后是马秀，他在内室的门外，竭力要把大家挡回去；但是，尽管他用足全力挥舞着棍棒，半分钟还不到，他就挨着墙躺倒了，人事不省，脑袋也给打破了。

雅格娜上锁落闩，把自己藏在凹室里。当大家破门而入时，她背靠着墙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但她既没有招架防御，也没有大声叫喊。她的脸白得象死人一样，眼睛瞪得大大的，料想就要死了，浑身上下都在发抖。

仇恨搞得人心狠手辣，成百只手赶紧伸出来把雅格娜抓得

牢牢的；象一棵灌木被连根拔起一般，雅格娜被他们席卷而去，拖到了外边院子里。

"把她捆起来，不然她会乘着我们不注意溜走逃跑的！"乡长太太嘱咐道。

路旁停着一辆为雅格娜准备的运货车，车上套着两头黑色母牛，车里装满猪粪，一直堆到车顶。他们把那捆得紧紧的、毫无抵抗的雅格娜，抛进了粪堆里。然后，在震耳欲聋的喧闹声中——这里面包括哄笑、辱骂和诅咒，每一句话都是存心致人死命的一刀——这个行列就出发了。

行列停在教堂前面，柯兹洛娃咆哮道：

"咱们在这儿剥光她的衣服，在教堂门廊里鞭打她！"

"哎，"另一个喊道，"象她这样的贱货，总是在教堂外鞭打的。"

"咱们要打得她鲜血迸溅！"

但安姆勃罗司已经闩上了停柩门，手里拿着神父的枪，靠近边门站在那儿；众人停下来时，他对他们大声吼道：

"第一个闯进这门来的——我一定开枪把他打死，正如我希望慈悲为怀一样！……我一定象杀一条狗似的杀死他！"他看上去那么冷酷，那么可怕，又拿着枪准备开火，众人便忍耐住了，转个弯子走到白杨大道上去了。

众人急忙赶路，因为风暴随时可能突然袭来。天空变得愈来愈阴沉，高高的白杨树在大风里摇摇晃晃，一团团叫人睁不开眼睛的尘埃，从他们的脚下飞扬起来，遥远的雷声隆隆轰鸣。

他们喊道："赶快，彼特，赶快！"他们不安地望着天空，这时吵闹得也不太厉害了；因为大道中间的沙土很深，都在道旁走着；只有一两个雅格娜的死敌，才不时走近车子去尖声叫嚷：

“你这猪仔！你这荡妇！你这长毒疮的婊子——滚到兵营里去吧！”

波利那家的长工彼特正赶着车，因为别人谁也不愿意干这差使。他在车旁行走，鞭策着母牛，在没人注意、能说句话的时候，就对她说一二句怜惜的话。

“不远了……你受的委屈，一定可以报仇雪恨的；现在暂且忍耐一下吧。”

雅格娜浑身绳捆索绑，躺在猪粪上，鲜血从她挨打过的四肢上渗透出来。她贻羞终身，名誉扫地，凄惨极了，就这样躺在那里，对她周围发生的事情，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感觉，然而泪水在她皮青肉肿的脸颊上流淌下来。有时候，她的胸膛也鼓了起来，好象要发出呼喊似的——可是这呼喊却永远没发出声音来。她失魂落魄，呼喊声卡在喉咙里了。

“赶快，彼特，赶快！”众人吆喝着催他迅速赶车；焦急的心情使他们的疯狂多少平静了一部分，他们跑着快步前进，来到标志着列普卡村界的土冢附近。

他们在这儿抽掉车子一边的木板，把雅格娜象令人恶心的垃圾似的连同猪粪一起倒下车来。听到砰然摔到地上的声音；雅格娜仰面朝天跌倒了，就这样毫不动弹地躺在那里。

乡长太太跑上前来，用脚踩着雅格娜的身体，发出蛇一般的嘶嘶的声音：“你再回到村子里，我们就放出狗来把你撵出去！”她举起一块硬得象石头的泥土，残酷无情地打着雅格娜，口中补充道：“这是你害了我的子女的报应！”

另一个人给了她第二个打击：“这是你给列普卡村丢丑的报应！”

“叫你永远、永远毁灭！”

“叫你死了也永远不得葬身在神圣的土地上!”

“叫你只得饿死渴死!”

随着这些恶骂，土块、石子和一把把的泥土，象雨点似的打在雅格娜身上;而她却一动也不动地躺着，仰望在她头上摇曳的树木。

接着是天色逐渐黑暗，一阵密集的大雨开始倾泻而下。

彼特因为“车子上有些东西要收拾一下”而耽搁了，所以众人并不等他，三五成群地走回村去，精神上颇有沮丧、压抑之感。他们走到半途上遇见了多米尼柯娃：衣服撕破了，浑身都是血迹，呜呜咽咽地，拄着拐杖摸索前进。当她发现谁在她身边经过时，她用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叫嚷道：

“瘟疫，天灾，大火，洪水——都不会放过你们!”

众人听到这话，耷拉着脑袋，惊慌失措地逃走了。

*　　　*　　　*

这是一场猛烈的风暴。天空变成猪肝色，尘埃卷成挺着肚子的朵朵乌云;白杨萧萧哀鸣，给吹得弯腰曲背，连树根都动动摇摇的;大风咆哮着同小麦搏斗，又呼啸着向那簌簌颤栗的森林奔腾而去。孕育着冰雹的、歪歪扭扭的、青石色和紫铜色的云块，被那川流不息的、光芒炫目的霹雳劈了开来，化作中间鼓起的绒毛堆和水汽濛濛的圆丘，这里那里地在低空浮游，其实，冰雹不过是稀稀朗朗地下了几阵，打掉了一点儿树叶和树枝罢了。

除掉几次间歇之外，这场风暴闹腾了一整天，黄昏来临时方始停止，接着便是黑暗、凉快而清新的夜。

第二天又是天气晴朗，天空里一片云也没有，遍地露珠闪烁生光。

列普卡村子里，如今一切又恢复老样子了。太阳刚从地平

线上升起来，大家好象事先共同约定一般，立刻就一齐涌出去收割了；田塍上也好，大路上也好，都有车子辚辚而过，煞是热闹。

弥撒钟声当当地从教堂里传出来的时候，人人都在田里站起身来静听钟声；离得最近的那些人甚至能听得见风琴模糊的音调。有些人跪下来作晨祷，甚至大声祷告；有些人发出虔诚的呼喊，从中取得鼓舞劳动的精神和力量；每一个人，至少都划了十字……然后，大家又使出最大的劲头儿着手干活了。

收割就这样整天进行着：这简直是一个艰苦辛劳的、时刻不停的、收获最多的礼拜仪式。几乎没有什么人留在家里。家家户户的门都开得大大的；连孩子、老人和病人也都到田里去了，甚至狗都挣脱了缚住它们的绳子，窜到收割的地方去了。

没有一个人偷懒，没有一个人站着打量邻居的收获：他们大家都俯身在麦垅之上，额上流着汗，以不知疲倦的勤奋精神，辛辛苦苦地收割麦子。

只有多米尼柯娃家的麦田里仍旧没有收割——仿佛给忘掉了似的。麦粒一颗颗地落到地上，麦穗干燥得枯萎了。没有人上这块田里去，过路的人转过了头，不想看这凄凉景象。不止一个人感到很是同情，若有所思地看了他的邻居一眼；不过他宁可比先前更加辛勤地重新埋头割麦：现在可不是他们站着为毁灭与荒芜而沉思默想的时候啊。

因为现在麦收正是最忙碌的时候：日复一日的，充满了最最辛苦的劳动，可又极为欢欣鼓舞。

最后，天气继续晴朗，他们把割下来的麦子捆成一束束的，每八捆垒成一堆放在田里，以便在方便的时候运回列普卡村去。这时，笨重的运货马车车轮滚滚，在每一块田里，每一条小路上行走，来到村子里每一家的储藏室前。金色麦粒汇集而成的

波浪，一路涌过来，涌进了院子，涌到了打麦场上；有几棵带着胡须一样的黄色麦芒的麦秆，甚至飘浮在池塘里，或者高挂在道旁的树木上；整个乡村里弥漫着新割的麦秸和成熟的新麦的香气。

不少打麦场上的连枷已经在打麦了，因为人们都急急忙忙地要用麦粉做成面包。在外边儿，在收割过的广大田地里，一群群的鹅儿搜寻着落在地上的麦穗，羊群和牛群也在那儿大嚼着。田里点起了一些篝火；小姑娘们整天唱着歌儿，发出欢乐的声音，这同人们的呼唤声和马车的辚辚声交融在一起，使快乐的村民们的被太阳晒黑的脸，更加容光焕发了。

黑麦还没有完全收割，高地上的燕麦成熟得满可以开镰了，而你简直看得见大麦迅速在成熟，小麦黄金般的锈色一天浓似一天。没有时间休息，甚至没有工夫吃饭，他们是那么筋疲力尽，许多人吃吃饭就当场睡熟了，然而，他们晚上回到家里时，列普卡村里却是闹盈盈的，谈天和大笑，音乐和歌唱，一片欢乐的声音。

是的，青黄不接的艰难时节是过去了，仓廪是满的，麦子是多的，每一个人，无论怎样贫穷，都自豪地抬起了头，很有信心地瞻望前途，期待着渴望已久的幸福日子。

就在这些黄金般的收获的日子里，有一天，当他们把大麦收进来时，那年老瞎眼的巡礼乞丐，由他的狗带路，在村子里经过。天气热得厉害，然而老头不愿在任何地方歇一下，他赶紧要到波德尔赛去。歪歪扭扭的两腿拖着沉重的肚子，他要走这一程路可是件难办的事，他只能慢慢地一路挨过去；伸长着颈子，注意听着他听得到的每一个声音。有时候他在割麦人身边停下步来，说声“赞美天主”，把鼻烟递过去，如果有个铜板丢到他手掌里，就含含糊糊作个祷告，而且仿佛毫不在意地问起雅格娜的消息

和村子里的事情。

然而，他听不到什么关于雅格娜的情况；他们很不情愿地回答他，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胡乱说给他听。

但是在波德尔赛村，在走近那个十字架时，他恰巧遇到了马秀——他在附近为铁匠的风车磨坊加工木材。

“请你带我到西蒙家去吧，”巡礼乞丐说道，他拄着拐杖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

“你在他家找不到什么安慰的，他家啥也没有，只有哭泣和忧愁。”马秀回答。

“雅格娜还在生病吗？听说她的脑子出了点儿毛病？”

“脑子倒没毛病。——不过，她老是躺在床上，几乎把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忘记掉了。……她的情况，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也会感动的……咳，所谓‘人’，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哎，竟这样毁灭一个基督徒的心灵！……可是，我听说她的母亲要想控告列普卡全村的人。”

“她赢不了这场官司。那个决定是在全体村民会议上作出的；并没有越权。”

“啊，群众的愤怒是个可怕的东西！”巡礼乞丐说话时不寒而栗。

马秀激动得恼火了。“是的，是可怕的；然而也是愚蠢的，恶狠狠的，十二万分不公平的！”

马秀把巡礼乞丐带到屋子附近，自己进屋去了。然而，他只过了一会儿就擦着眼泪重新走了出来。

娜斯特卡正在屋檐下纺纱，巡礼乞丐在她身旁坐下，掏出一个蓝瓶子来。

“注意，这药水必须每天给雅格娜洒三次，也要用它来摩擦

她的头顶；一个礼拜以后，所有的伤疤都会褪掉的。普热洛甫的嬷嬷给我的灵药。”

“愿天主给你赐恩！两个礼拜已经过去了，她仍旧人事不知地躺在那儿。只是有时候露出要逃到什么地方去的样子来……接着是痛哭……是呼唤扬尼克。”

“还有多米尼柯娃，她的情况怎么样？”

“她也象死人一般，不过她老是坐在女儿身边。唉，她看来是活不长的了！”

“那么多人给毁了呀，天主啊！——西蒙在哪儿呢？”

“眼前总是在列普卡村里。如今他肩膀上的责任很重，他不得不照顾两处田里的农活。”

娜斯特卡把一个五戈比的辅币放在巡礼乞丐的手里，但他不肯接受。

“给她捎瓶药水来，是我自己的一番心意……我还要在基督变容祭台上为她祈祷！——她是个心肠最好的人，象她这样关心穷苦人的，还很少见呢！”

“这倒确实不假，她的心肠是很好的……不然的话，她也许会少吃点苦。”

奉告祈祷的钟声从列普卡村飘扬过来了，随之俱来的是辚辚的车声，砥石上磨镰刀的霍霍声，以及遥远的断断续续的歌声；而西方空中的尘埃，蔚为一片金黄色，开始笼罩茅屋、田野和森林，把它们的轮廓弄得模糊了。

巡礼乞丐拄着拐杖站起身来，把村子里的狗赶走，把自己的乞食袋掖掖好，说了声：“亲爱的人们，愿天主永远与你们同在，”便上路出发了。

（一九七九年八月译毕）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农民　　（下卷）
作者=（波兰）莱蒙特著　　吴岩译
页数=697
SS号=11304073
出版日期=1997年08月第1版